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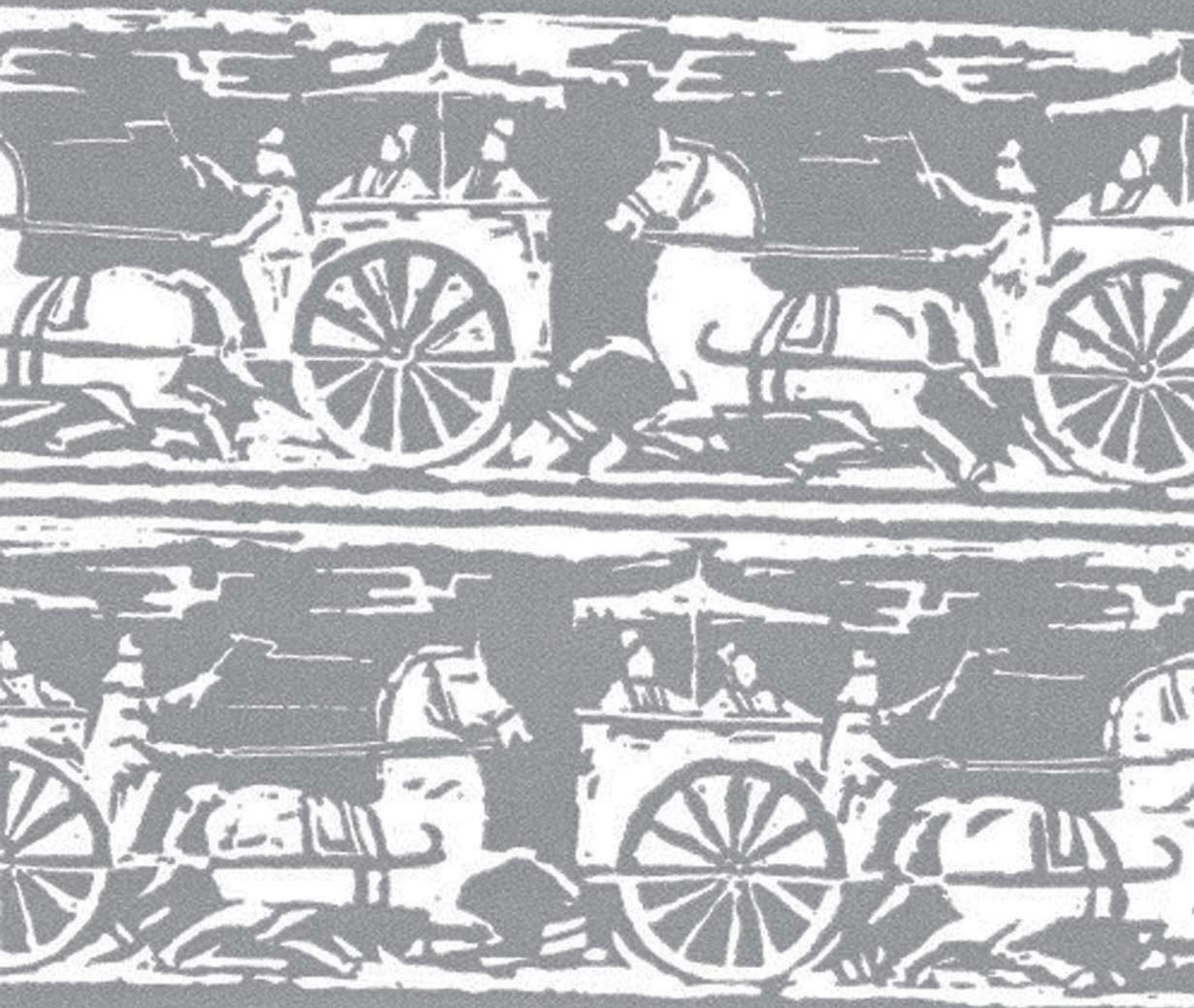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53
书号 K2[illegible]
[illegible]

资治通鉴全译

第十册

齐明帝建武元年甲戌起（公元494年）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壬子止（公元532年）

卷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五十五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九

齐纪五　阏逢阉茂，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

建武元年

1 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大赦。

2 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以主幼时艰，密为自全之计，令作部造仗[1]；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襄阳，子懋欲胁取以为将。显达密启西昌侯鸾，鸾征显达为车骑大将军；徙子懋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单将白直、侠毂自随[2]。显达过襄阳，子懋谓曰："朝廷令身单身而返，身是天王[3]，岂可过尔轻率！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显达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违敕旨，其事不轻；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4]。"子懋默然。显达因辞出，即发去。子

懋计未立，乃之寻阳。

3 西昌侯鸾将谋废立，引前镇西谘议参军萧衍与同谋。荆州刺史、随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鸾欲征之，恐其不从。衍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二人唯利是从，若啗以显职，无有不来；随王止须折简耳。"鸾从之。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白龙为游击将军；二人并至。续召子隆为侍中、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旧将，鸾疑之，以萧衍为宁朔将军，戍寿阳。慧景惧，白服出迎[5]；衍抚安之。

4 辛亥，郁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6]。

5 癸亥，魏主南巡；戊辰，过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为祝文曰："乌呼介士，胡不我臣！"

【注释】

①作部：南朝时各州设置有作部，是主要制造武器的部门。

②门直、侠毂：南朝时宗室诸王的自卫亲兵。

③天王：萧子懋自称天王，是指自己是天子家诸王。

④此间人：指襄阳人。

⑤白服：当时官员获罪叙职须穿白服。

⑥崇安陵：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后，追尊其父文惠太子为文帝，陵曰崇安陵，庙号世宗。

【译文】

齐纪五　甲戌（公元 494 年），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

建武元年（甲戌，公元 494 年）

1 春，正月，初一，郁林王改年号为隆昌；大赦天下。

2 雍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想到皇帝年幼，时势艰危，秘密做些自我保全的计划，命令主管营造的作部制造武器。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驻襄阳，萧子懋想威胁他使他做自己的将领。陈显达秘密向西昌侯萧鸾报告，萧鸾征召陈显达做本骑大将军，调迁萧子懋做江州刺史，命令仍保留部属协助镇守襄阳，仅仅随身带领着白直、夹毂队的自卫亲兵。陈显达路过襄阳，萧子懋对他说："朝廷命令我单身回返，我是天王，怎能过于轻率！现在我还想带着两三千人跟随我，您看怎样？"陈显达说："殿下如不留下部属，那是大大违背皇上的旨意，这事论罪起来可不轻，而且这里的人也不见得可以收录使用。"萧子懋无话可说。陈显达于是辞别出来，就动身走了。萧子懋的计谋没有成功，就到了江州刺史的治地浔阳。

3 西昌侯萧鸾将谋划废黜郁林王，请来前镇西谘议参军萧衍，和他共同谋划。荆州刺史、随王萧子隆，性情温和，有文才；萧鸾想要征召他，怕他不依从。萧衍说："随王虽然有美好的名声，其实平庸愚劣。既没有足智多谋的士人，爪牙只依赖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而已。这两人唯利是从，如果拿显要的职务来诱惑他，没有不来的；至于随王，只须写封信招呼，就会自己来的。"萧鸾照他的话去做。征调垣历生做太子左卫率，卞白龙做游击将军，两个人都应召到来。接着征召萧子隆做侍中、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崔慧景，是高帝、武帝旧属的将领，萧鸾猜疑他，派萧衍做宁朔将军，戍守寿阳。崔慧景恐惧，穿了白服出去迎接，萧衍安慰他。

4 初五，郁林王在南郊祭天；十二日，祭拜文惠太子世宗墓崇安陵。

5 十七日，北魏主到南方巡视。戊辰二十二日，经过比干的坟墓，用太牢祭祀，北魏主自己写祝祷文说："唉呀！耿介的士人，为什么不做我的臣子！"

6 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阁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宦者徐龙驹等。珍之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皆先论价，旬月之间，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诏旨。有司至相语云："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帝以龙驹为后阁舍人[1]，常居含章殿，著黄纶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画敕；左右侍直，与帝不异。

帝自山陵之后，即与左右微服游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掷塗、赌跳[2]，作诸鄙戏，极意赏赐左右，动至百数十万。每见钱，曰："我昔思汝十枚不得[3]，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钱上库五亿万[4]，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胜计；郁林王即位未期岁，所用垂尽。入主衣库，令何后及宠姬以诸宝器相投击破碎之，用为笑乐。蒸于世祖幸姬崔氏[5]，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决于西昌侯鸾。鸾数谏争，帝多不从；心忌鸾，欲除之。以尚书右仆射郡阳王锵为世祖所厚，私谓锵曰："公闻鸾于法身如何[6]？"锵素和谨，对曰："臣鸾于宗戚最长，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赖，唯鸾一人，愿陛下无以为虑。"帝退，谓徐龙驹曰："我欲与公共计取鸾，公既不同[7]，我不能独办，且复小听[8]。"

卫尉萧谌，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谌已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卫，机密之事，无不预闻。征南谘议萧坦之，谌之族人也，尝为东宫直阁，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旧人，甚亲信之。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谌还乃安。坦之得出入后宫，帝亵狎宴游，坦之皆在侧。帝醉后，

常裸袒，坦之辄扶持谏谕。西昌侯鸾欲有所谏，帝在后宫不出，唯遣谌、坦之径进，乃得闻达。

何后亦淫泆，私于帝左右杨珉，与同寝处如伉俪；又与帝相爱狎，故帝恣之。迎后亲戚入宫，以耀灵殿处之。斋阁通夜洞开，外内淆杂，无复分别。西昌侯鸾遣坦之入奏诛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杨郎好年少，无罪，何可枉杀！"坦之附耳语帝曰："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事彰遐迩，不可不诛。"帝不得已许之；俄救原之，已行刑矣。鸾又启诛徐龙驹，帝亦不能违，而心忌鸾益甚。萧谌、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无复悛改，恐祸及已；乃更回意附鸾，劝其废立，阴为鸾耳目，帝不之觉也。

周奉叔恃勇挟势，陵辱公卿。常翼单刀二十口自随，出入禁闼，门卫不敢诃。每语人曰："周郎刀不识君！"鸾忌之，使萧谌、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援，已巳，以奉叔为青州刺史[9]，曹道刚为中军司马。奉叔就帝求千户侯；许之。鸾以为不可，封曲江县男，食三百户。奉叔大怒，于众中摇刀厉色；鸾说谕之，乃受。奉叔辞毕，将之镇，部伍已出。鸾与萧谌称敕，召奉叔于省中，殴杀之，启云："奉叔慢朝廷。"帝不获已，可其奏。

溧阳令钱唐杜文谦[10]，尝为南郡王侍读[11]，前此说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尽粉灭，匪朝伊夕；不早为计，吾徒无类矣。"珍之曰："计将安出？"文谦曰："先帝旧人，多见摈斥，今召而使之，谁不慷慨！近闻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共语，皆攘袂槌床；君其密报周奉叔，使万灵会等

杀萧谌，则宫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书，斩萧令，两都伯力耳。今举大事亦死，不举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⑫，父母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鸾杀奉叔，并收珍之、文谦，杀之。

【注释】

①后阁：指内宫中的后阁，皇帝书房。

②赌跳：南朝王室贵族中一种游戏，赛跳高，跳得高者为胜。

③十枚：其余版本均作“一枚”，译文从“十枚”。

④上库：皇宫中的仓库，其储备用作军事储备。

⑤齐库：皇帝的仓库，所储备供皇帝及家人使用。

⑤蒸：同“烝”，古代指子辈与母辈通奸。

⑥法身：为郁林王萧昭业的字。

⑦公：指鄱阳王萧锵。

⑧且复小听：指郁林王年幼即位时，由萧鸾专权局面。

⑨青州：南朝宋于郁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侨置，齐时徙治朐山（今连云港市西）。

⑩溧阳：县名，汉以来属丹杨郡，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南。

⑪南郡王：指郁林王萧昭业，即位前曾为南郡王。

⑫录君：指西昌侯萧鸾，时鸾录尚书事。

【译文】

6 皇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阁将军曹道刚、周奉叔、宦官徐龙驹等人。珍之所议定推荐的人和事没有不答应的；朝廷内外重要的官职，都先议论好价钱，一个月之间，家产累积到千金；擅自取用朝中的物品及占用差役供自己役使，不必等皇帝的命令。主事的官吏甚至相互谈说：“宁可拒绝皇帝的敕令，不能违背舍

人的命令。"皇帝派徐龙驹做后阁舍人，常住在含章殿，戴着黄纶帽，披着貂裘，脸朝南，向着书桌，替皇帝签发敕令；左右侍候当值，和对待皇帝没有两样。

皇帝从祭拜崇安陵之后，就和左右之人穿了便服步行到市中里弄游玩；喜欢在世宗崇安陵的隧道中，投掷泥块，比赛跳高，做各种鄙陋的游戏，极尽心意赏赐左右之人，动辄到达几百万。每次看到钱，就说："我过去想你一枚都得不到，现在可以用你了吧？"世祖积聚钱币，储备供军国之用的上库有五亿万，供君主私用的斋库也超出三亿万，金银布帛，数也数不完。郁林王即位不到一年，挥霍得几乎尽了。进入主衣库，命令何后及宠姬用各种宝器互相投击，把它们投击得破碎，以此嬉笑收乐。又与世祖宠幸的妃子霍氏淫乱，更改她的姓氏为徐氏。朝廷的政事，不分大小都由西昌侯萧鸾决定。萧鸾几次劝谏力争，皇帝都不肯听从；心里猜忌萧鸾，想要把他除掉。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锵是世祖厚爱的臣子，皇帝私下对萧锵说："公是否听说过萧鸾对待法身怎么样？"萧锵素来温和谨慎，回答说："臣子萧鸾在同宗亲属之中，年纪最大，而且接受先帝的嘱托，臣等人都年轻，朝廷所依赖的，只有萧鸾一个人，希望陛下不要为此忧虑。"皇帝退回宫殿，对徐龙驹说："我想和公共同商议制服萧鸾，他既不赞同，我不能独力办成，姑且再听任萧鸾专政一段时间。"

卫尉萧谌，是世祖同族的子弟，自从世祖在鄂州的时候，萧谌已是他的心腹。等到世祖即位，萧谌常掌管宿卫，机密的事情，没有不预先知闻的。征南谘议萧坦之，是萧谌的族人，曾做过东宫直阁，被世宗所赏识。皇帝由于两人是祖父的旧人，很亲近信任他们。萧谌每回有急事请假出外过夜，皇帝就整夜不睡，萧谌回来才安心。萧坦之可以出入后宫，皇帝亵玩游乐，萧坦之都在旁侍候。皇帝喝醉酒后，常裸体不穿衣服，萧坦之就扶持着他，劝谏他清醒。西昌侯萧鸾想要陈谏些什么事，皇帝在后宫不出来，只有派遣萧谌、萧坦

之直接进入，才能把事情传达给皇帝。

何后也淫荡，和侍候皇帝左右的杨珉通情，和他一齐睡觉就如同配偶一样；她又和皇帝互爱亲昵，所以皇帝放纵她，迎接何后的亲戚入宫，把他们安顿在耀灵殿。书禽与后阁的门户整晚大开，内外混杂，不再有所分别。西昌侯萧鸾派遣萧坦之入奏诛杀杨珉，何后流着眼泪，手捂脸说："杨郎很年轻，没有罪，怎能枉法杀他！"萧坦之附在皇帝耳边低声说："外面都说杨珉和皇后有私情，事情明显，远近都知道，不能不杀。"皇帝不得已答应他；一会又下令原谅开赦，但已经行刑处死了。萧鸾又启奏请杀徐龙驹，皇帝也不能违背，但心里更加猜忌萧鸾。萧谌、萧坦之看到皇帝颠狂放纵，一天比一天严重，不再有悔改之意，唯恐灾祸牵连到自己，于是更加曲意附和萧鸾，劝告他废了郁林王，暗地里做萧鸾的耳目，皇帝不曾察觉。

周奉叔仗恃勇猛，侵侮公卿。常随身携带二十口单刀，排列成翅膀形状，出入宫殿禁门，守门的卫士不敢呵斥。常对人说："周郎的刀子不认人！"萧鸾惧怕他，交代萧谌、萧坦之说服皇帝把周奉叔派到外地去任职。二十三日，任命周奉叔为青州刺史，曹道刚为中军司马。周奉叔向皇帝要求封做千户侯；皇帝答应他。萧鸾认为不行，封他做曲江县男，食用三百户的税收。周奉叔大怒，在人群中拔刀变了脸色；萧鸾向他解说，他才接受。周奉叔辞行完了，将到镇守地点，部队已经出发。萧鸾和萧谌口称皇帝赦令，召周奉叔到尚书省官署中，把他殴打致死。向皇帝启奏说："周奉叔怠慢朝廷。"皇帝不得已，准他的奏。

溧阳令钱塘人杜文谦，曾经做过南郡王的侍读，在此之前游说綦母珍之说："天下的事至此可以知晓，灰吹尽粉散灭，只是一朝一夕的时光；如果不早早计谋，我们这些人没有活命了。"綦母珍之说："用怎样的计谋？"杜文谦说："先帝的旧臣，多数被排斥，如今召唤来任使，谁不会慷慨效力！最近听说王洪范和宿卫将万灵会等人

一起聊天，都卷起袖子、槌击床铺，您可以报告周奉叔，让万灵会等人杀萧谌，那么宫内的兵士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了。然后就带军队进入尚书省，杀了萧令，不过两个刽子手的力量罢了。现在发动大事是死，不发动大事也是死，两种死法是一样的，干脆为社稷死不可以吗！如果迟疑不能决断，再过一些日子，录君宣称皇帝的敕令来赐我们自杀，父母亲都得牺牲，就在眼前了。"綦母珍之不能采纳。等到萧鸾杀了周奉叔，同时收押了綦母珍之和杜文谦，把他们一齐杀了。

7 乙亥，魏主如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事：其一，以为："窃闻舆驾今夏不巡三齐，当幸中山。往冬舆驾停邺，当农隙之时，犹比屋供奉，不胜劳费。况今蚕麦方急，将何以堪命！且六军涉暑，恐生疠疫。臣愿早还北京[1]，以省诸州供张之苦，成洛都营缮之役。"其二，以为："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讥其奢。今兹营缮，宜加裁损。又，顷来北都富室[2]，竞以第舍相尚；宜因迁徙，为之制度。及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其三，以为："陛下之还洛阳，轻将从骑。王者于闺阃之内犹施警跸[3]，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为："陛下耳听法音[4]，日翫坟典[5]，口对百辟，心虞万机，昃昊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叡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保无疆之祚也。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颇纳之。显宗，麒麟之子也。

显宗又上言，以为："州郡贡察[6]，徒有秀、孝之名而无

秀、孝之实；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乃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苟有其才，虽屠钓奴虏，圣王不耻以为臣[7]；苟非其才，虽王后之胤[8]，坠于皂隶矣。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郤，遂废宰相邪！但当校其长铢重者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刑罚之要，在于明当，不在于重。苟不失有罪，虽捶楚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侥幸，虽参夷之严[9]，不足惩禁。今内外之官，欲邀当时之名，争以深刻为无私，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任，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谓宜救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又，昔周居洛邑，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察《春秋》之义，有宗庙曰都，无曰邑。况代京，宗庙山陵所托，王业所基，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谓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10]，崇本重旧，光示万叶。

又，古者四民异居，欲其业专志定也[11]。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工伎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久而混殽。今闻洛邑居民之制，专以官位相从，不分族类。夫官位无常，朝荣夕悴，则是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借使一里之内，或调习歌舞，或构肄诗书，纵群儿随其所之，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

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2]，孟母勤三徙之训[3]。此乃风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选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则清浊连亹，何其略也！今因迁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别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阙盛美！

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华，侨置郡县。自归附圣化，仍而不改，名实交错，文书难辨。宜依地理旧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复旧。

又，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可有所私。仓库之储，以供军国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赐。在朝诸贵，受禄不轻；比来赐赉，动以千计。若分以赐鳏寡孤独之民，所济实多；今直以与亲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继富之谓也[4]。"帝览奏，甚善之。

8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阴，规方泽。

9 辛卯，帝祀明堂。

【注释】

①北京：此处指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北魏南迁前的都城。

②北都：亦指平城。

③闱闼(wéi tà 韦榻)：闱，宫殿中的小门。闼，亦指宫廷里的小门，又指门屏风。

④法音：即法曲，原指含有外来音乐成分的西域音乐，至南北朝时指以清商乐为主的中原音乐，亦称雅乐。

⑤坟典：指三坟五典。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三坟指伏羲、神农、黄帝之

书；五典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

⑥贡察：指察举秀才、孝廉等人才贡进于朝廷，为汉以来选拔官吏制度之一。

⑦屠钓奴虏，圣王不耻以为臣：姜太公吕尚曾在朝歌当过屠夫，又曾垂钓于渭水；箕子曾为奴隶，周文王、周武王都以很郑重的礼节对待他们，任用他们为要臣。

⑧三后：指夏、商、周三代君主。

⑨参夷：指戎三族。

⑩一如故事：北魏初建都平城时，分划伺畿置司州，于平城置代尹。此是指应按当时做法建畿置尹。

⑪指春秋时管仲为国相，使士、农、工商各分类而聚居，他说，四民不要使他们杂居，杂居于语言杂乱，所从事的职业会变易。古代圣王把士人安置在学宫旁边，工匠安置在官府附近居住，商人在市井居住，农民在田野居住，这样长久安定，不会见异思迁。

⑫里仁之美：出自《论语》，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⑬孟母勤三徙之训：孟子的母亲曾经三次搬家，选择良好的环境，用来教育孟子。典出刘向《列女传·母仪》。孟轲的母亲曾住在墓地附近，孟子小时作游戏，都是仿出殡送葬等事，孟母说这里不适宜教育我儿子，就迁移到街市附近居住。孟子平时游戏，遂仿商人买卖之事，孟母又说这里不适宜教育我的孩子，又迁移到学校附近。孟子作游戏，即仿学人设祭祀，拜揖礼让等，孟母说这里环境适宜教育我儿子，就长住不搬迁了。

⑭见《论语》，孔子曰：君子固急不继富。

【译文】

7 二十九日，北魏主到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述四件事，其中第一认为："我听说君王的车驾今年夏天不巡察三齐，该莅临中山。去年冬季，车驾停留邺城，正当农闲的时候，百姓一家家都得供奉，劳苦和花费无法承受。何况现在蚕麦方熟，农事正忙，百姓将如何承受得起供奉！再说六军在大热天跋涉，怕要发生流行疾病。臣希望陛下早些回转北京，以节省各州供奉张罗的劳苦，完成

洛都修造营建的工作。"第二，认为："洛阳宫殿的旧有基础，都是魏明帝所建造的，前代已讥刺他奢华。现在经营整建，应该加以裁汰减损。又，近来北都的富有人家，争着拿豪华的住宅来互相推崇；应该趁着迁都的时候，定下制度。还要把道路铺设得正直宽广，沟渠也要畅通便利。"第三，认为："陛下返回洛阳，只简便地带着几个跟随的骑兵。王者即使在宫闱门阃之内，也设警卫，隔绝闲杂人等，何况跋涉山河能不多加考虑吗？"第四，认为："陛下耳听的是雅乐，眼看的是三坟、五典，日里与诸侯应对，心里操虑万种政务，日影偏斜了才进食，夜深了才就寝；加上孝顺思念的至情，随着时光流逝而加深；文章的大业，每天总要凑成多少篇卷；虽说陛下聪睿贤明，这种种，还不至于烦扰，然而这绝不是爱护心神、怡养心性，保有无边福祚的方式啊！但愿陛下垂旒拱手，掌握契要，而天下就能治理好了！"皇帝多采纳他的意见。韩显宗是韩麒麟的儿子。

韩显宗又上言，认为："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向朝廷引荐，仅有秀才、孝廉之名，而没有其实；朝廷只查核那些人的门第名望，不再对贡察不实的州郡弹劾判罪。这样的话，就可以下令另外以门第名望来铨选士人，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义呢？谈到门第名望，是父亲、祖父遗留的绩业，对皇家有什么益处？对当代时局有益处的，只是贤才而已！如果真有才干，即使是屠牛、钓鱼、为人奴仆，圣王都不认为任用他们为臣有什么可耻的；如果没有什么才干，即使是三代圣王的后人，也和鄙贱的奴仆一样！议论的臣子有的说：'现在没有奇异的人才，不如按照门第来擢用士人。'这话不对呀。怎能因为当代没有周公、邵公一流的奇才，就废除宰相的职务呢？应该衡量比较，只要多一寸之长，一铢之重的，就先叙用他，那么贤才就不会遗漏了。

又，刑罚的要点，在明确恰当，不在于求重。如果有罪的人都难逃法网，虽只是轻微的杖击鞭挞，人们也不敢犯法；如果容许侥幸逃免，即使是夷诛三族那样严苛的罪刑，也不足以惩戒禁止人们犯

法。现今内外的官吏，想求得当代的盛名，争着把严厉苛刻当做无私，互相敦促鼓励；于是形成了风俗。陛下深居九重宫阙之内，把人民看作赤子；百官分担万种政务的责任，对待人民就如仇敌。如此一来，尧、舜只有一个人，而桀、纣有成千个，成百个；和谐的气氛没有造成，大概是这个原因。臣认为应该敕令告示百官，要惠爱庶民。

又，过去周迁居洛邑，还保存故都，把丰称为宗周；汉迁居东都，长安仍然设置京兆尹。根据《春秋》的大义，有宗庙的叫做都，没有宗庙的叫做邑。何况代京，是宗庙与祖先坟陵所依托的地方，帝王大业立定根基的地方，作为一块神奇福祥之地，实在意义深远呢，现在竟然就把它等同于郡县封国，臣私心真觉得不安。我认为应该建立王畿设置郡尹，一如过去的事例，推崇根本，重视旧业，光辉的事迹，可以告示万世子孙。

又，古时候士、农、工、商四民，异处分居，希望他们能职业专一，志向坚定。太祖道武皇帝创立基业，安定乱局，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区别了士庶人等，不让他们杂乱混居，工匠、伎艺、屠夫、商人，各有各居处的地方，但不曾设立科罚禁令，久了就混淆了。如今听说洛邑居民的制度，全凭官位相依从，不分宗族种类。官位没有永久不变的，早晨显达，晚上可能就引退了，那就是官宦士绅和卑贱的小卒，不久就同一地相处了。假使一里之内，有的教习歌舞，有的讲授诗书。纵任孩子们随意学习，那么他们必定不会放弃歌舞而去学习诗书了。如此说来，要让工匠技艺之家的人仿效读书人的风尚仪礼，一百年也难得有成就；要让士人子弟去模仿工匠技艺的言谈意态，只要一天就差不多了。所以孔子称赞居处在仁者之里才是好的，孟母勤于三次迁徙以便教训儿子。这是风俗的根本，不能不明察。朝廷每次选拔士人，总是衡量婚姻与作官的情况作为升黜的标准，何等的周密！至于安置一个地方居住的人民，就一个屋顶之下，贵贱不分杂居一处，何等的疏略！现在趁着迁徙的初期，到处都是空地，要想区分工匠技艺之人，只在一句话而已，有

什么疑虑而不做，使这种盛美的事付之厥如？

又，南边人过去拥有淮河以北的地区，自己比于中华，常假借旧地名来侨置郡县。自从归附圣朝教化之后，仍因不改，名实交互错乱，公文书信难以辨别。应该依照地理上的旧名，全部革新，小的合并，大的分别设置，中州郡县，过去由于户口少就合并撤了一些。如今人口数量已经增多，也可以恢复旧有的设置了。

又，统治人民的王者，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家，不能有所偏私。仓库储积的财物，要供给军需及国家的用度，自然是没有功德的人不能给赏赐。在朝廷的一些权贵，接受的俸禄已不算少；近来赏赐，动辄用千来计算。倘若分出赏赐给鳏夫、寡妇、孤儿、孤老头等贫苦人民，所救济的实际上会更多；现在直接用来给予亲近的臣子，可说不是'周济急需帮助的人，不必接济富裕的人'的说法啊！"皇帝看了奏章，很赞许他的意见。

8 二月，乙丑日，北魏主到河阴，规划勘定，祭地时使用方泽的地址。

9 十六日，皇帝在明堂祭祀。

10 司徒参军刘敦等聘于魏。

11 丙申，魏徙河南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雍为高阳王。

12 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1]："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既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平阳

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讯之卜筮。"帝曰："昔周、召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黄帝卜而龟焦[2]，天老曰'吉'，黄帝从之。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3]。昭成皇帝更营盛乐[4]，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黑，寿之孙；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临朝堂，部分迁留。

13 夏，四月，庚辰，魏罢西郊祭天。

14 辛巳，武陵昭王晞卒。

15 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忧卒。帝常忧子良为变，闻其卒，甚喜。

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王融乘危缴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轻躁之士，乌可近哉！

16 己亥，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祖考。

17 魏录尚书事广陵王羽奏："令文：每岁终，州镇列属官治状，及再考，则行黜陟。去十五年京官尽经考为三等，今已三载。臣辄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魏主曰："考绩事重，应关朕听，不可轻发；且俟至秋。"

18 闰月，丁卯，镇军将军鸾即本号[5]，开府仪同三司。

19 戊辰，以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

20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21 六月，己巳，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来聘。昶，度世之子也。清石世住江南，魏主谓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识，欲见则见，欲言则言。凡使人以和为贵，勿迭相矜夸，见于辞色，失将命之体也[6]。"

22 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刘昶为使持节、都督吴、越、楚诸军事、大将军，镇彭城。魏主亲饯之。以王肃为昶府长史。昶至镇，不能抚接义故[7]，卒无成功。

23 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殡，魏主三临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礼，送之出郊，恸哭而返。

24 壬戌，魏主北巡。

【注释】

①燕州：北魏迁都洛邑，以洛邑为司州，改平城的司州为恒州，分恒州东部置燕州，治昌平（今北京市西部）

②龟焦：古人灼龟甲以占吉凶，其裂痕谓之兆，根据兆象预测吉凶，龟甲烧糊了，就没有裂痕，不成兆象，叫龟焦。

③平文皇帝：拓跋郁律谥号。

④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谥号。盛乐，什翼犍于公元341年营建盛乐城，故城不知所指，有说是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⑤本号：指镇军将军号。

⑥将命：奉命而行称"将命"。

⑦义故：刘昶为宋将时曾镇守彭城，后弃镇降魏，过去的部下们在彭城。

【译文】

10 司徒参军刘敬等人到北魏聘问。

11 二十一日，北魏调任河南王拓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拓跋雍

为高阳王。

12 二十七日，北魏主到北边巡察，二十八日，渡过黄河。三月二十七日，到了平城。让群臣再讨论迁都的好处坏处，各自谈谈各人的看法。燕州刺史穆熙说："现在四方还没平定，不适宜迁都，而且征战时没有马匹，将凭什么战胜敌人？"皇帝说："马既与牧养人都在代郡，哪怕没有马匹！如今代郡位于恒山的北边，九州范围之外，不适合做帝王的都城。"尚书于果说："臣并不是认为代地有胜过伊河、洛水的好处。但自先帝以来，长久居住在这里，百姓安于这个环境；一旦向南迁徙，众人的内心不会快乐。"平阳公拓跋丕说："迁都是大事，应该由占卜来探知吉凶。"皇帝说："过去周公、召公是圣贤，才能占卜何处可以安居。现在没有圣贤人物，占卜有什么用处！而且'占卜的目的是决定有疑虑的事，如果没有疑虑还占卜什么！'黄帝占卜而龟甲烧焦，不能显现兆象，天老说：'吉'，黄帝依从他的判断。如此说来，最贤圣的人能预知未来的事，比龟甲还灵验了。王者以四海为家，有时南边，有时北边，哪有什么永久居留之处？朕的远祖，世代居住北边的荒野。平文皇帝才建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又经营盛乐，道武皇帝迁徙到平城。朕有幸生于百年之后，遇上教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的运数，而独独不能迁都吗？"群臣不敢再说话。穆熙，是穆寿的孙子；于果，是于烈的弟弟。二十八日，北魏主莅临朝堂，部署安排迁徙留守的人事机构。

13 夏，四月，初六，北魏免除在西郊祭天的礼仪。

14 初七，武陵昭王萧晔去世。

15 十四日，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由于忧虑而去世。皇帝常忧虑萧子良会变乱，听说他去世，很高兴。

臣司马光说：孔子说过："卑鄙的人，不能和他一起事奉君主，还没有得到富贵时，唯恐得不到；得到富贵以后，又唯恐失掉。如果怕失掉富贵，那么什么事他都敢做出来。"王融乘着危急之时，意图侥幸，谋划换掉嗣位的君主。萧子良是当时贤明

的王爷，虽然素来以忠心谨慎自持，到后来不免忧虑而死。推述他所以如此的原因，就是由于王融急于求取富贵罢了。轻浮急躁的人，怎么可以亲近呢！

16 二十五日，魏废除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祭享父祖的礼仪。

17 魏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上奏："依据敕令：每年年终，州镇守官要开列属官治民的政绩，等到再度考核无误，就加升迁或贬黜。上回太和十五年京官都经过考核为三等，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臣想拿州镇考核属官的办法，来确定京官治绩的优劣。"魏主说："考绩的事很重要，应该由朕来决定，不能轻易发令施行，暂且等到秋季再说。"

18 闰月，二十三日，镇军将军萧鸾，就原本的封号——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9 二十四日，任命新安王萧昭文做扬州刺史。

20 五月，初一，又发生日蚀。

21 六月，二十六日，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来聘问。卢昶是卢度世的儿子。王清石世代在江南做官，魏主对王清石说："你不要因为身为江南人，自己嫌恶自己。对方有知识，想见面就和他见面，想谈话就和他谈话。大凡出使之人以和气为贵，不要互相矜持夸耀，表露在言辞神色之间，失了奉命出使的体统。"

22 秋，七月，初三，魏任命刘昶做使持节、都督吴、越、楚诸军事、大将军，镇守彭城。魏主亲自为他饯行，任命王肃做刘昶府中的长史。刘昶到达镇守的地点，不能安抚接收旧日在彭城的追随者，终究没有成效。

23 初十，魏安定靖王拓跋休去世。从他死到出殡，魏主三次驾临他的宅第，按照安葬尉元的礼仪安葬他，亲自送灵柩出了城郊，放声大哭才折回。

24 二十日，魏主到北边巡察。

25 西昌侯鸾既诛徐龙驹、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颇传异语。中书令何胤，以后之从叔，为帝所亲，使直殿省。帝与胤谋诛鸾，令胤受事；胤不敢当，依违谏说[1]，帝意复止。乃谋出鸾于西州，中敕用事，不复关咨于鸾。

是时，萧谌、萧坦之握兵权，左仆射王晏总尚书事。谌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谌亲要日久，众皆悚而从之。

鸾以其谋告王晏，晏闻之，响应，又告丹杨尹徐孝嗣，孝嗣亦从之。骠骑录事南阳乐豫谓孝嗣曰："外传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举。人笑褚公[2]，至今齿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从。

帝谓萧坦之曰："人言镇军与王晏、萧谌欲共废我[3]，似非虚传。卿所闻云何？"坦之曰："天下宁当有此，谁乐无事废天子邪！朝贵不容造此论，当是诸尼姥言耳，岂可信耶！官若无事除此三人，谁敢自保！"直阁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密有处分，谋未能发。

时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皆内迁，谌欲待二人至，藉其势力以举事。鸾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谌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就事，无所复及。弟有百岁母，岂能坐听祸败，正应作余计耳！"谌惶遽从之。

壬辰，鸾使萧谌先入宫，遇曹道刚及中书舍人朱隆之，皆杀之。直后徐僧亮盛怒[4]，大言于众曰："吾等荷恩，

今日应死报!"又杀之。鸾引兵自尚书入云龙门,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门,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皆随其后。帝在寿昌殿,闻外有变,犹密为手敕呼萧谌,又使闭内殿诸房阁。俄而谌引兵入寿昌阁,帝走趋徐姬房,拔剑自刺,不入,以帛缠颈,舆接出延德殿。谌初入殿,宿卫将士皆操弓槊欲拒战。谌谓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须动!"宿卫素隶服于谌,皆信之;及见帝出,各欲自奋,帝竟无一言。行至西弄,弑之。舆尸出殡徐龙驹宅,葬以王礼。徐姬及诸嬖倖皆伏诛。鸾既执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于袖中出而进之,鸾大悦。癸巳,以太后令追废帝为郁林王,又废何后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

吏部尚书谢瀹方与客围棋,左右闻有变,惊走报瀹。瀹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大匠卿虞悰窃叹曰[5]:"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悰,啸父之孙也。朝臣被召入宫。国子祭酒江敩至云龙门,托药发,叱车中而去。西昌侯鸾欲引中散大夫孙谦为腹心,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谦不欲与之同,辄散甲士;鸾亦不之罪也。

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6],时年十五。以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兴。

26 辛丑,魏主至朔州[7]。

27 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则为太尉,鄱阳王锵为司徒,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

28 魏主至阴山。

29 以始安王遥光为南郡太守，不之官。遥光，鸾之兄子也。鸾有异志，遥光赞成之，凡大诛赏，无不预谋。戊甲，以中书郎萧遥欣为颍州刺史。遥欣，遥光之弟也。鸾欲树置亲党，故用之。

30 癸丑，魏主如怀朔镇；己未，如武川镇；辛酉，如抚宜镇；甲子，如柔玄镇；乙丑，南还；辛未，至平城。

【注释】

①依违：犹疑不决。

②褚公：即褚渊（公元 435～482 年），南朝宋刘时河南阳翟（今禹县）人，字彦回。宋文帝女婿，为明帝信任。后参与萧道成代宋活动，齐建立后，封为南康郡公，任尚书令等职。

③镇军：当时萧鸾领镇军将军号，故称。

④直后：官名，是宫廷中宿卫之官，专指侍卫于乘舆后边的卫士。

⑤大匠卿：官名，掌宗庙土木，即汉代将作大匠。

⑥新安王：文惠太子萧长懋第二子，名昭文，字季尚。

⑦朔州：地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邑后，于定襄故城置朔州，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译文】

25 西昌侯萧鸾杀了徐龙驹、周奉叔以后，一些由外面入宫的尼姑、妇人，传说了一些西昌侯有异谋的话。中书令何胤，由于是何后的堂叔，被皇帝亲近信任，让他在殿省当值。皇帝和何胤计谋杀萧鸾，让他接受这个任务，何胤不敢承当，反复劝谏说，皇帝杀萧鸾的念头又作罢。于是计议派萧鸾到西州去，宫中诏令决定大事，不再向萧鸾咨询意见。

这时候，萧谌、萧坦之掌握兵权，左仆射王晏总管尚书的职事。

萧谌秘密召集各王府的典签，约束交代他们，不准许各王爷与外人接触。萧谌一直受到宠幸，时日已久，大家害怕他，依从他。

萧鸾把他废帝的计谋告诉王晏，王晏听了响应他，又告诉丹杨尹徐孝嗣；徐孝嗣也依从他。骠骑录事南阳人乐豫对徐孝嗣说："外边传言议论纷纷，似乎有伊尹、周公的事。您蒙受武帝非常的恩遇，承当托咐的重任，恐怕不好和其他人参与这件事。人们嘲笑褚渊，直到现在还觉齿冷。"徐孝嗣心里认可他的话，却不能照着做。

皇帝对萧坦之说："人们说镇军将军与王晏、萧谌一起要废掉我，似乎不是虚传，卿所听到的如何？"萧坦之说："天下怎么会有这种事？谁乐于没事就废黜天子呢？朝廷显贵不可能制造这种谣言，怕是那些尼姑、老妇的言语吧，怎能相信呢？官家如果无缘无故除掉他们三个人，谁还能自保没有性命之忧呢？"直阁将军曹道刚怀疑外间有特异情况，暗中有诛除萧鸾等的秘谋，但还未能发动。

当时，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都向京内迁调，萧谌想等待两个人到来，借着他们的势力来举事。萧鸾顾虑事情有变化，告诉萧坦之。萧坦之快马去找萧谌说："废黜天子，自古以来就是大事。最近听说曹道刚、朱隆之等已渐有猜疑，卫尉明天如果不举事，再没有机会了。小弟有百岁的老母，怎能坐着听由事败灾祸临头？正该为以后作打算啊！"萧谌心里惶恐，马上依从了他。

二十日，萧鸾派萧谌先入宫，遇到曹道刚及中书舍人朱隆之，就把二人都杀了。直后徐僧亮很愤怒，大声对众人说："我们蒙受皇上的恩典，今天应该以死相报。"萧谌又把徐僧亮杀了。萧鸾带着军队从尚书省进入云龙门，穿着军服，上面加了红色的朝服。才进云龙门，紧张得三次掉了鞋子。王晏、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都跟随在后头。皇帝在寿昌殿，听说有变故，还秘密下手令召萧谌来救援，又吩咐关闭殿门各房阁。不久，萧谌带着兵士进入寿昌阁，皇帝急忙跑进徐姬的房内，拔剑自杀，没刺得深，萧谌命人用丝帛缠他的脖子，用轿子抬出了延德殿。萧谌刚入殿时，宿卫

将士都拿着弓箭盾牌想抗拒作战，萧谌对他们说："我们所要捉捕的自有其人，你们不要乱动。"宿卫素来隶属萧谌管辖，因此都信赖他。等到看见皇帝出来，又各自想奋勇一战，但是皇帝竟然不说一句话，走到延德殿的两边门廊，这就被弑杀了。接着把他的尸体用轿子抬出，停放在徐龙驹的宅第，用王爷的礼仪安葬，徐姬和一些嬖倖之人都被杀。萧鸾捉了皇帝以后，想造个太后令，徐孝嗣从袖子里取出来进献给他；萧鸾大为高兴。二十一日，用太后的命令，追废皇帝为郁林王，废何后为王妃，迎接新安王萧昭文，立为皇帝。

吏部尚书谢瀹正与客人下围棋，左右的人听说有政变，惊慌地跑去向谢瀹报告。谢瀹每下一个子，就说："恐怕里面有深意吧！"下到棋局结束了，就回房里躺下，竟然不询问外头的事。掌管宗庙土木工程的太匠卿虞悰私下感叹着说："王晏、徐孝嗣竟然武装叛乱，废黜了天子，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虞悰是虞啸父的孙子。朝臣被召入宫廷，国子祭酒江敩到云龙门，借口药性发作，在车里呕吐，就离开了。西昌侯萧鸾想援引中散大夫孙谦做为心腹，让他兼任卫尉，给他一百个武装的卫士。孙谦不想与他共事，就解散了武装的卫士；萧鸾也不责怪他。

二十五日，新安王即皇帝位，当时十五岁。任西昌侯萧鸾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兴。

26 二十九日，魏主到朔州。

27 八月，初二，任命司空王敬则做太尉，鄱阳王萧锵做司徒，车骑大将军陈显达做司空，尚书左仆射王晏做尚书令。

28 魏主到阴山。

29 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南郡太守，不曾去就职。萧遥光是萧鸾哥哥的儿子。萧鸾有篡立的意思，萧遥光赞成他，举凡大的诛杀赏赐，没有不参与预谋的。初六，任命中书郎萧遥欣做颍州刺史。萧遥欣是萧遥光的弟弟。萧鸾想树置亲信党羽，所以任用萧遥欣。

30 十一日，魏主到怀朔镇；十七日，到武川镇；十九日，到抚宜镇；二十二日，到柔玄镇。二十三日，回转南边；二十九日，到平城。

31 九月，壬申朔，魏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1]；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朕今三载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拥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为三。六品已下，尚书重问；五品已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

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铨简旧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万数，澄品其优劣能否为三等，人无怨者。

壬午，魏主临朝堂，黜陟百官，谓诸尚书曰："尚书，枢机之任，非徒总庶务，行文书而已；朕之得失，尽在于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期，未尝献可替否，进一贤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谓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曰："汝为朕弟，居机衡之右，无勤恪之声，有阿党之迹，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为特进、太子太保。"又谓尚书令陆叡曰："叔翻到省之初[2]，甚有善称，比来偏颇懈怠，由卿不能相导以义。虽无大责，宜有小罚；今夺卿禄一期。"又谓左仆射拓跋赞曰："叔翻受黜，卿应大辟；但以咎归一人，不复重责；今解卿少师，削禄一期。"又谓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曰："卿罪亦应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邮尽从削夺[3]。若三年有成，还复本位；无成，永归南亩。"又谓尚书任城

王澄曰："叔神志骄傲④，可解少保。"又谓长兼尚书于果曰："卿不勤职事，，数辞以疾，可解长兼，削禄一期。"其余守尚书尉羽、卢渊等，并以不职，或解任，或黜官，或夺禄，皆面数其过而行之。渊，昶之兄也。

帝又谓陆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⑤！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脩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⑥。"对曰："诚如圣言。金日磾不入仕汉朝⑦，何能七世知名⑧。"帝甚悦。

【注释】

①三考黜陟：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九年）决定黜贬或升迁，传说是唐、虞之制度，后封建王朝均以此做为考核官员，升贬官员贯例。

②叔翻：广陵王拓跋羽的字。

③禄恤：北魏官员除本职俸禄外，还有抚恤亲族的俸禄。

④叔：拓跋澄是孝文帝的叔叔。

⑥不免面墙：《尚书》曰："不学，面墙。"即是不学习，就像正面对墙而立，什么也看不见。

⑦金日磾（mì dī 低 前134～前86年）：西汉大臣，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汉武帝时从昆邪部归汉，任马监，迁侍中。昭帝即位，与霍光，桑弘羊等同受遗诏辅政，封为秺侯。

【译文】

31 九月，初一，魏主下诏令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才决定贬黜或升迁。该贬黜的不能算迟，该升迁的就嫌慢了。朕现在决定三年考核一次，立即实施贬黜或升迁，目的是想使那些愚拙迟钝的

人不要妨碍贤能的人;有才干能力的人不至于被搁置在低下的位子上。命令各部门当事的官员,考核部属的优劣,分为三等,其中上下两等再分为三级。六品以下,由尚书省严格复审;五品以上,朕将亲自与公卿品评他们的好坏,最优等的加以升迁,最劣等的贬黜,中等的保守原来的职位。"

魏主在北边巡察的时候,留下任城王拓跋澄铨叙简选旧有的臣子,从公侯以下有官位的有几万人,拓跋澄品评他们的优劣,有才能与否,分为三等,没有人抱怨的。

十一日,魏主莅临朝廷,贬黜、升迁百官,对尚书省的官员们说:"尚书,执掌主要政务的重任,不仅是总管各种事务,处理文书而已,朕施政的得失,全在尚书省。你们处官位,已经近两年了,不曾进献可行的办法,革除不好的措施,推荐一个贤人,贬退一个不贤之人,这是最大的罪过。"又对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说:"你是朕的弟弟,处于行政主要机构的上位,没有勤勉谨敬的声誉,却有阿谀树党的迹象,现在废黜你的录尚书和廷尉职务,只做特进、太子太保。"又对尚书令陆叡说:"叔翻到尚书省的初期,有好的声誉,近来不够平正,做事松懈怠惰,都由于你不能拿义来引导他。虽没有大的责任,应该有小的责罚;现在减去你一年的俸禄。"又对左仆射拓跋赞说:"叔翻被贬黜,你该砍头,但是我把错误归他一人,不再严重处罚你,现在解除你的少师职务,削夺一年的俸禄。"又对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说:"你的罪也应该砍头,让你穿着便服,奉守原来的官职,礼帽礼服以及抚恤亲属的俸禄,全部削夺。如果三年有成效,还让你恢复原来的职位,没有成效,就永远退职归家乡去吧!"又对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叔父神情骄傲,可解除少保的职务。"又对长兼尚书于果说:"你处理职事不够勤勉,好几次称病请假,可解除长兼的职务,削夺一年的俸禄。"其余守尚书尉羽、卢渊等人,都因为不称职,有的解除任务,有的贬黜官位,有的削夺俸禄,都当面数说他们的罪过,然后施行处罚。卢渊是卢昶的哥哥。

皇帝又对陆叡说："北边人常说'北方土俗质朴鲁钝，从何知晓书籍！'朕听了，深感失意怅惘！现在知晓书籍的很多，哪都是圣人！不过是学和不学的区分罢了。朕整饬百官，兴办礼乐，心志本来就在于能转移风尚，改换土俗。朕做天子，何必要住在中原！正想让你们子孙能逐渐薰染美好的风俗，闻见广博，如果永远属留恒山以北，再遇到不喜好文事的君主，不免成了正面对着墙壁，什么也看不到了。"陆叡回答说："确实像陛下圣明所论，今日要是不到汉朝做官，怎能七代享有名声。"皇帝听了很高兴。

32 郁林王之废也，鄱阳王锵初不知谋。及宣城公鸾权势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锵每诣鸾，鸾常屣履至车后迎之；语及家国，言泪俱发，锵以此信之。宫台之内皆属意于锵，劝锵入宫发兵辅政。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1]："二王但乘油壁车入宫[2]，出天子置朝堂，夹辅号令；粲等闭城门、上仗，谁敢不同！东城人正缚送萧令耳。"子隆欲定计。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且虑事不捷，意甚犹豫。马队主刘巨，世祖时旧人，诣锵请问，叩头劝锵立事。锵命驾将入，复还内，与母陆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签知其谋，告之。癸酉，鸾遣兵二千人围锵第，杀锵，遂杀子隆及谢粲等。于时太祖诸子[3]，子隆最壮大，有才能，故鸾尤忌之。

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闻鄱阳、随王死，欲起兵，谓防阁吴郡陆超之曰[4]："事成则宗庙获安，不成犹为义鬼。"防阁丹阳董僧慧曰："此州虽小，宋孝武常用之。若举兵向阎

以请郁林之罪，谁能御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书迎之，阮氏报其同母兄弟瑶之为计。瑶之驰告宣城公鸾；乙亥，假鸾黄钺，内外纂严，遣中护军王玄邈讨子懋，又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袭寻阳，声云为郢府司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业泝流直上，至夜，回袭湓城，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之[5]。子懋闻之，帅府州兵据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6]，皆勇跃愿奋。叔业畏之，遣于瑶之说子懋曰：“今还都必无过忧，正当作散官，不失富贵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众情稍沮。中兵参军于琳之，瑶之兄也，说子懋重赂叔业，可以免祸。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说叔业取子懋。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从二百人，拔白刃入斋，子懋骂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鞔面，使人杀之。王玄邈执董僧慧，将杀之，僧慧曰：“晋安举义兵，仆实预其谋，得为主人死，不恨矣！愿至大敛毕，退就鼎镬。”玄邈义之，具以白鸾，免死配东冶。子懋子昭基，九岁，以方二寸绢为书，参其消息，并遗钱五百，行金得达，僧慧视之曰：“郎君书也！”悲恸而卒。于琳之劝陆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惧！吾若逃亡，非唯孤晋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7]！”玄邈等欲因以还都，超之瑞坐俟命。超之门生谓杀超之当得赏，密自后斩之，头坠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殡敛。门生亦助举棺，棺坠，压其首，折颈而死。

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南豫州刺史安陆王子敬。广之至欧阳[8]，遣部将济阴陈伯之先驱。伯之因城开，独入，

斩子敬。

鸾又遣徐玄庆西上害诸王。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何昌寓行州事。玄庆至江陵，欲以便宜从事。昌寓曰："仆受朝廷意寄，翼辅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来，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须殿下，当自启闻，更听后旨。"昭秀由是得还建康。昌寓，尚之之弟也。

鸾以吴兴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杀晋熙王铄。琇之辞不许，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孙也。

裴叔业自寻阳仍进向湘州，欲杀湘州刺史南平王锐，防阁周伯玉大言于众曰："此非天子意。今斩叔业，举兵匡社稷，谁敢不从！"锐典签叱左右斩之。乙酉，杀锐；又杀郢州刺史晋熙王铄，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

丁亥，以庐陵王子卿为司徒，桂阳王铄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解严。

【注释】

①制局监：武官名。南朝设有制局监、侍卫二职，专掌兵器兵役。

②油壁车：一种加青油衣于车壁，以防雨的车子。

③太祖：此处当作"世祖"。

④防阁：侍卫名。古代诸王侯设制，以有勇有谋的武士担任，主要防卫内宅安全。

⑤城局参军：南朝时各州刺史所置，掌城门疏浚及修建防御工程。

⑥萧子懋曾任雍州刺史，所以部下多雍州人。

⑦田横客笑人：《史记·田儋列传》记载：秦末狄人田横，本是齐王田荣之弟，田荣死，横立荣子田广为齐王，自为相，专国政。三年后，田广被汉将韩信

所得，横便自立为齐王。刘邦灭楚为帝，田横与其部下五百余人逃入海岛。刘邦恐其为乱，召之，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横与其客二人乘船诣洛阳，横不愿事汉，至尸乡而自杀，刘邦以王者礼葬田横。既葬，同行的二客亦自刭于其墓旁。刘邦又使使召海中五百余人。五百余人闻横死，亦皆自杀。这是义士报效知己的史实。此处陆超之不原在知己者萧子懋失败后逃亡求生，以"田横客"来勉励自己不作苟且偷生的事。后人以陆超之"田横客笑人"之言比喻宁死不屈。

⑧欧阳：地名，今江苏仪征、六合县地。

【译文】

32 郁林王被废黜时，鄱阳王萧锵起初并不知道阴谋。等到宣城公萧鸾权势越大，内外都知道他怀有篡夺皇位的心志。萧锵每回去看萧鸾，萧鸾常跛着鞋子匆忙赶到车后迎接他；谈到萧家与国运，一边说话一边擦眼泪，萧锵因此信任他。宫里、省内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萧锵身上，劝萧锵发动军队入宫辅佐政事。制局监谢粲劝说萧锵与随王萧子隆说："两位王爷只要坐着油壁车入宫，把天子带出来安置在朝堂上，一起辅佐他发号令，粲等人关闭城门，带武装来，谁敢不同心！东府的人只有合作，把萧令捆绑了送来罢了。"萧子隆想决定计策。萧锵认为朝中的兵力已经都归东府的萧鸾调度，而且计虑事情不定成功，神情很犹豫。马队主刘巨，是世祖的旧人，拜见萧锵，要求左右人退下。叩头劝萧锵拿定主意办事。萧锵命令车驾将入宫，又还内室，与母亲陆太妃告别，直到黄昏没能走成。典签知道他的计谋，告发了他。初二，萧鸾派遣两千兵士围住萧锵的宅第，杀了萧锵，接着杀了萧子隆及谢粲等人。当时，世祖几个儿子中，萧子隆最魁梧，有才能，所以萧鸾尤其惧怕他。

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懋听说鄱阳王、随王被杀死了，想起兵，对防阁吴郡人陆超之说："事情成功，就宗庙得以安宁，事情不成，还可以做个义鬼。"防阁丹阳人董僧慧说："江州虽小，宋孝武帝曾利用它起兵诛除元凶。如果举兵指向宫阙，责问萧鸾弑杀郁林王的

罪过，谁能抵御我们？”萧子懋的母亲阮氏住在建康，萧子懋暗中派人带了信去迎接她，阮氏把这事告诉她的同母哥哥于遥之，向他询问主意。于遥之骑了快马去向宣城公萧鸾告密。初四，皇帝授予萧鸾黄钺，内外戒严。派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萧子懋，又派遣军主裴叔业与于遥之先去袭取寻阳，声明说是鄂府司马。萧子懋知道了消息，派遣三百人守住湓城。裴叔业逆流直上，到夜里，突然回军袭击湓城，城局参军乐贲开门接纳裴叔业的军队。萧子懋听说湓城落入裴叔业手里，便带领府州兵力，据城自守。萧子懋的部属多数是雍州人，都踊跃愿意奋勇作战。裴叔业畏惧他，派于遥之去游说萧子懋说：“现在回都城，一定没有什么事忧虑的，正该做个闲散的官员，还是可以安享富贵啊！”萧子懋既不出兵攻击裴叔业，手下兵丁的心情稍现沮丧。中兵参军于琳之，是于遥之的哥哥，说服萧子懋用重金贿赂裴叔业，可以免除大祸。萧子懋派于琳之去见裴叔业，于琳之于是劝说裴叔业攻萧子懋。裴叔业派军主徐玄庆带了四百人跟着于琳之进入州城，萧子懋的幕僚左右都奔逃四散，于琳之带着两百人，拔出刀进入书斋，萧子懋骂他说：“小人！怎么忍心做出这种事来！”于琳之用袖子遮了脸，吩咐人杀了萧子懋。王玄邈逮捕了董僧慧，将要杀他，董僧慧说：“晋安王举义兵，我确实参预他的计谋，能为主人而死，没有什么怨恨了！希望等到主人大敛完毕，我再来接受刑罚”。王玄邈嘉赏他的义气，把情况向萧鸾报告，终于免去一死，发配到东冶去。萧子懋的儿子昭基，这年九岁，用二寸见方的丝绢写信，报告他自己的消息，并且付送了五百个钱，用这钱行贿，董僧慧才收到信，看了说：“这是公子的信啊！”悲哀痛苦而死。于琳之劝陆超之逃亡。陆超之说：“人都要死，这没什么好害怕的！我要是逃亡，不仅晋安王的家眷孤独，恐怕田横的门客也要笑人！”王玄邈等人想把他囚禁起来送回都城，陆超之端坐着等候命运的安排。陆超之的门生以为杀了陆超之可以得到赏赐，暗地从后面杀了他，陆超之的头颅掉下来而身体不倒。王玄邈优厚地加以殡敛。

那个杀他的门生也帮着抬棺材，棺材堕地，压到那门生的头，脖子折断死了。

萧鸾派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击南豫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王广之到了欧阳，派遣部将济阴人陈伯之在前边做先锋。陈伯之利用城门开启的机会，单独进城，杀了萧子敬。

萧鸾又派徐玄庆向西沿江而上，设法杀害诸王爷。临海王萧昭秀做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何昌寓实际执掌州务。徐玄庆到了江陵，想看情势便利就采取行动。何昌寓说："我受朝廷属意，托付责任，辅佐外藩。殿下没有罪过，你单独一个使者前来，怎容许我把一切权益交付给你呢！如果朝廷需要殿下，我会自己启奏，再听候陛下的旨意。"萧昭秀因此得以平安地回到建康。何昌寓是何尚之弟弟的儿子。

萧鸾任命吴兴太守孔琇之执掌郢州的州务，想让他杀晋熙王萧铉。孔琇之推辞，萧鸾不答应，孔琇之于是绝食而死。孔琇之是孔靖的孙子。

裴叔业由寻阳仍向前进军，直向湘州，想杀湘州刺史南平王萧锐，防阁周伯玉当着众人大声地说："这不是天子的意思。现在杀了裴叔业，举兵匡正社稷，谁敢不依从！"萧锐的典签喝叱左右的人把他杀了。十四日，杀了萧锐；又杀郢州刺史晋熙王萧铉，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铿。

十六日，任命庐陵王萧子卿做司徒，桂阳王萧铄做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日，解除戒严。

33 以宣城公鸾为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进爵为王。

宣城王谋继大统，多引朝廷名士与参筹策。侍中谢朏心不愿，乃求出为吴兴太守。至郡，致酒数斛，遗其弟吏部尚书瀹，为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闻"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谢兄弟，此肩贵近，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

34 宣城王虽专国政，人情犹未服。王胛上有赤志，骠骑谘议参军考城江祏劝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晋寿太守王洪范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范曰："公日月在躯，如何可隐，当转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35 戊戌[1]，杀桂阳王铄、衡阳王钧、江夏王锋、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伦。

铄与鄱阳王锵齐名；锵好文章，铄好名理，时人称为鄱、桂。锵死，铄不自安，至东府见宣城王，还，谓左右曰："向录公见接慇懃[2]，流连不能已，而面有惭色，此必欲杀我。"是夕，遇害。

宣城王每杀诸王，常夜遣兵围其第，斩关逾垣，呼噪而入，家赀皆封籍之。江夏王锋，有才行，宣城王尝与之言："遥光才力可委。"锋曰："遥光之于殿下，犹殿下之于高皇；卫宗庙，安社稷，实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杀诸王，锋遗宣城王书，诮责之；宣城王深惮之，不敢于第收锋，使兼祠官于太庙[3]，夜，遣兵庙中收之。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锋有力，手击数人皆仆地，然后死。

宣城王遣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床下，

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不许而死。

又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子伦性英果，时为南兰陵太守，镇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办。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执鸩逼之，子伦正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先朝昔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使，当由事不获已。此酒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诸王出镇，皆置典签，主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时入奏事，一岁数返，时主辄与之间语，访以州事，刺史美恶专系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节奉之，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大为奸利。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签赵渥之谓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见世祖，盛毁之；晔遂免还。

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子罕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④，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

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世祖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唯巴东！"上问其故，对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竭。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何得不反！"

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不诣谓

何!”子良有愧色。

及宣城王诛诸王,皆令典签杀之,竟无一人能抗拒者。孔珪闻之,流涕曰:“齐之衡阳、江夏最有意,而复害之;若不立签帅,故当不至于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签之弊,乃诏:“自今诸州有急事,当密以奏闻,勿复遣典签入都。”自是典签之任浸轻矣。

萧子显论曰:帝王之子,生长富厚,朝出闺阃,暮司方岳,防骄翦逸,积代常典。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饮食起居,动应闻启,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艰难总至,望其释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余风,至齐室而尤弊也”

【注释】

①戊戌:本月无此日,疑误。

②录公:当时萧鸾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为上公,故称。

③祠官:主持祭祀礼仪之官。

④熊白:即熊脂,取自熊背,珍味之一。

【译文】

33 任命宣城公萧鸾做太傅、领大将军、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赐特别的礼遇,进爵为王。

宣城王蓄谋继承大统,多方面援引朝廷名士参与筹划计策。侍中谢朏内心不愿意,于是要求出任吴兴太守。到了郡城,送了几斛酒给他的弟弟吏部尚书谢瀹,写信说:“你可以努力喝这些酒,不要参与别人的事!”

臣司马光说：臣听说："穿人家的衣服的，为那人的忧患考虑操心；吃人家的食物的，为那人的事情尽力效死。"谢朏、谢淪兄弟，同时显贵安享荣华俸禄，国家危殆都不肯参与过问，做臣子的象这样，能说是忠心吗？

34 宣城王虽然专擅国家的政权，人情还没有归服。宣城王的肩胛上有红色的痣，骠骑谘议参军考城人江祏劝宣城王露出肩胛上的红痣给人看。宣城王露出红痣给晋寿太守王洪范看，说："人们说这是君王的贵相，希望你不要泄露秘密！"王洪范说："您躯体有君王的显贵征象，怎么能隐瞒，我自当传话告诉别人！"宣城王的母亲，是江祏的姑妈。

35 戊戌日，杀了桂阳王萧铄、衡阳王萧钧、江夏王萧锋、建安王萧子真、巴陵王萧子伦。

萧铄与鄱阳王萧锵齐名，萧锵喜欢文学，萧铄喜欢玄理，当时人称他们做鄱、桂。萧锵死了，萧铄自觉不能安心，到东府去见宣城王，回到家，对左右的人说："刚才录公接待我很客气，流连不已，但是脸上有惭愧的神色，这样一定会杀我。"当天晚上，他就被害死了。

宣城王每次杀那些王爷，常在夜里派兵去围困王爷的宅第，斩断门钥，越过垣墙，一大群人呼叫而入，所有的家财都封存没收。江夏王萧锋，有才学德行，宣城王曾经和他说："萧遥光才力足可委托重任。"萧锋说："萧遥光对于殿下，就如殿下对于高皇帝一样；保卫宗庙，安定社稷，实在可以重托。"宣城王惊讶得变了脸色。等到萧鸾杀戮各王爷，萧锋送宣城王一封信，讥讽责骂他；宣城王很怕他，不敢在宅第收押萧锋，让萧锋兼任太庙的祠官，晚上，派兵到太庙里收押了他。萧锋出来，上了车子，武装卫士要上车，萧锋有勇力，用手攻击几人都被打倒地上，然后才死。

宣城王派遣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萧子真，萧子真躲到床铺底下，柯令孙用手把他拉出来，萧子真叩头要求做奴才，柯令孙不答

应，杀了他。

宣城王又派中书舍人茹法亮去杀巴陵王萧子伦。萧子伦天性英勇果断，当时做南兰陵太守，镇守琅琊，城里有守兵。宣城王怕他不肯束手被杀，询问典签华伯茂，华伯茂说："您若是用兵力攻取，恐怕办不成功。若是委托了伯茂。只要一个人的力量就足够了。"于是自己手拿了毒酒逼迫萧子伦，萧子伦理正了衣服礼帽，出来接受诏令，对茹法亮说："先朝过去灭了刘氏，今天的事，理数本来就该如此。你是我家的旧人，现在奉了这个使命，当然是奉命行事，不由自己，这酒不是劝饮酬应的酒。"于是仰头喝下毒酒死了，当时十六岁。茹法亮和左右的人都掉泪。

当初，诸王出外镇守，都设置了典签，所有地方的事务，完全委托典签。典签时常入京奏明事务，一年来回几次，当时的君主就和他们私下谈话查问州镇的事情，刺史的好坏完全由他们一张嘴来决定，从刺史以下没有不谦卑地事奉他们的，还怕招呼得不够周到。于是这些典签就威风八面，权力到达州县之内，大大地搜刮了不少财物。武陵王萧晔做江州刺史，性子刚烈正直，没法向他求得什么好处，典签赵渥之对人说："今天出了都城换刺史！"等到见了世祖，极力毁谤萧晔，萧晔于是免职回京。

南海王萧子罕戍守琅琊，想到东堂玩一会儿，典签姜秀不准许。萧子罕回京，流着泪对母亲说："孩儿想移动五步都不成，这和囚犯有什么不同？"邵陵王萧子贞曾经要求要熊白，厨子回答说典签不在，不敢给他。

永明中，巴东王萧子响杀了刘寅等人，世祖知道了，对群臣说："子响竟然造反！"戴僧静大声说："诸王都该造反，哪里只是巴东王而已！"皇上询问原因，戴僧静回答说："这些王爷没有罪过，却时时被拘囚，取一节藕、一杯汁，都得问典签，典签不在，就一整天忍受饥渴。各州只听说有签帅，没听说有刺史，怎能不造反！"

竟陵王萧子良曾问众人说："士大夫都去拜谒签帅是什么用

意?"参军范云说:"拜谒长史以下的人都没有益处,拜谒签帅立刻可以有几倍于本钱的代价。不拜谒他又当如何!"萧子良有惭愧的神色。

等到宣城王诛杀诸王,都命令典签杀他们,竟没有一个人能抗拒的。孔珪听了,流着泪说:"齐的衡阳王、江夏王最有心要辅佐帝室,但还是杀害了他们;如果当时不设置签帅,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宣城王也深刻了解典签的弊病,于是下诏令说:"从现在开始,各州有紧急的大事,应该秘密地呈递奏表让天子知道,不要再派遣典签进京。"从此典签的职权渐渐轻了。

萧子显议论说:"帝王的儿子,生长在富裕优厚的环境,早晨出了闺阁,黄昏就掌管一方的重任,防止骄横,剪除闲逸,那是历代不变的典制。所以安排最好的辅佐人才去辅佐他,由皇帝亲自挑选;或把旧时的左右之人,用做主帅,饮食起居,有所动作都须禀明知闻;诸王所处的虽是重要职位,行动都不能由得自己。威势不在自己身上,恩惠也不曾往下遍及部属,一旦朝廷患难到来,希望他们抛弃权位,扶助倾危,怎么可能做到呢!这是宋氏留下的旧习,到了齐室而更显弊端。

36 癸卯,以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史,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遥昌,遥欣之弟;诞,谌之兄也。

37 甲辰,魏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

戊申,魏主亲告太庙,使高阳王雍、于烈奉迁神主于洛阳;辛亥,发平城。

38 海陵王在位，起居饮食，皆谘宣城王而后行。尝思食蒸鱼菜，太官令答无录公命，竟不与。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冲幼，庶政多昧；且早婴伏疾[1]，弗克负荷。太傅宣城王，胤体宣皇[2]，鍾慈太祖，宜入承宝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当归老别馆。"且以宣城王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司空陈显达为太尉，尚书令王晏加骠骑大将军，左仆射徐孝嗣加中军大将军，中领军萧谌为领军将军。

度支尚书虞悰称疾不陪位。帝以悰旧人，欲引参佐命，使王晏裔废立事示悰。悰曰："主上圣明，公卿戮力，宁假朽老以赞惟新乎[3]！不敢闻命！"因恸哭。朝议欲纠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遗直。"乃止。

帝与群臣宴会，诏功臣上酒。王晏等兴席，谢瀹独不起，曰："陛下受命，应天顺人；王晏妄叨天功以为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罢，晏呼瀹共载还令省。瀹正色曰："卿巢窟在何处！"晏甚惮之。

39 丁卯，诏："藩牧守宰，或有荐献，事非任土，悉加禁断。"

40 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窃掠南土，使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朕方荡壹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4]，禁勒蛮民，勿有侵暴。"

41 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

42 丁丑，魏主如邺。

43 庚辰，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宝玄为江夏王，宝源为庐陵王，宝寅为建安王，宝融为随郡王，宝攸为南平王。

44 甲申，诏曰："邑宰禄薄，虽任土恒贡，自今悉断。"

45 乙酉，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妃为懿后。

46 丙戌，以闻喜公遥欣为荆州刺史，丰城公遥昌为豫州刺史。时上长子晋安王宝义有废疾[5]，诸子皆弱小，故以遥光居中，遥欣镇抚上流。

47 戊子，立皇子宝卷为太子。

48 魏主至洛阳，欲澄清流品，以尚书崔亮兼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孙也。

49 魏主敕后军将军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无耗失，以为司卫监。

初，世祖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其蕃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常畜戎马十万匹，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后，皆为寇盗所掠，无子遗矣。

50 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渊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庚子，诏依旧铨叙。上辅政所诛诸王，皆复属籍，封其子为侯。

51 上诈称海陵恭王有疾，数遣御师瞻视，因而殒之，葬礼并依汉东海恭王故事。

52 魏郢州刺史韦珍，在州有声绩，魏主赐以骏马、谷帛。

珍集境内孤贫者，悉散与之，谓之曰："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有之！"

53 魏主以上废海陵王自立，谋大举入寇。会边将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请降于魏，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平南将军广平刘藻向南郑。真度，安都从祖弟也。以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督襄阳前锋诸军。渊辞以不习军旅，不许。渊曰："但恐曹虎为周鲂耳⑥。"

【注释】

①婴(yīng 英)：缠绕。仗(wāng 汪)，弱。

②宣皇：即萧承之。萧承之追谥为宣皇帝。萧承之是萧鸾的祖父，太祖萧道成的父亲。

④荆州：北魏置荆州，治于穰城，今河南邓县。　郢州，北魏置，治于真阳，即汉汝南郡慎阳县。今河南上蔡。　东荆州，北魏置，于今河南南部。

⑤废疾(fèi jí 废及)：病情久重不可治愈称废疾。

⑥周鲂(fáng 房)：三国时吴鄱阳太守，吴王指使他搜罗吴地著名将领，假装欲投降魏，与魏扬州牧曹休联系，鼓动曹休向吴地进攻，他们做内应，曹休中计，举兵南伐，遭吴兵伏击大败。

【译文】

36 初二，任命宁朔将军萧遥欣做豫州刺史，黄门郎萧遥昌做郢州刺史，辅国将军萧诞做司州刺史。萧遥昌是萧遥欣的弟弟；萧诞是萧谌的哥哥。

37 初三，魏任命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做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在平城。

初七，魏主亲自到太庙祷告，吩咐高阳王拓跋雍、于烈恭奉神主迁到洛阳；初十，由平城出发。

38 海陵王在位，起居饮食，都请教宣城王然后行动。他曾想吃蒸鱼菜，太官令回答说，没有录公的命令，竟然不供给。初十，皇太后下令说："嗣主幼小，庶政多不知悉，而且早年染病，身体羸弱，不能负荷大任。太傅宣城王，是宣皇帝的后嗣，后来为太祖所钟爱，应该入承帝位。皇帝可以降封为海陵王，我将回到别馆养老。"而且让宣城王入继为太祖第三个儿子。二十二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武。任命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司空陈显达为太尉，尚书令王晏加封骠骑大将军，左仆射徐孝嗣加封中军大将军，中军萧谌为领军将军。

度支尚书虞悰声称有病不肯陪侍在位。皇帝因为虞悰是旧臣，想援引他参与辅佐的大命，吩咐王晏把太后废立的懿旨给他看，虞悰说："主上贤圣英明，公卿戮力同心，难道还要假借我这老朽之人来赞助改换大统的事吗？我不敢听命！"于是悲痛大哭。朝臣议论要弹劾他，徐孝嗣说："这也是古代遗留的耿直风范。"就作罢。

皇帝与群臣宴会，诏令功臣敬酒。王晏等人都起立离席，谢瀹独独不起身，说："陛下承受天命为皇帝，应合天理，顺从人心，王晏贪占天功当做自己的力量！"，皇帝大笑，为他们排解。宴饮完了。王晏呼唤谢瀹一起坐车回尚书省办公处。谢瀹严正地说："你的巢窟在哪里！"王晏很怕他。

39 二十六日，诏令："藩王、州牧、郡守等地方官员，常有贡献，如不是本土所出产的，一律禁止。"

40 二十八日，魏主到信都，二十九日，下诏说："最近听说边境的蛮族，大多偷偷侵掠南边地方，使得那些地方人民父子乖违离散，夫妻分离隔绝。朕正扫荡统一寰宇，慈爱抚育百姓，如果这样，南边人怎能知晓朝廷的恩德呢！可以诏令荆、郢、东荆三州，禁止和约束蛮族百姓，不要有侵扰暴虐行为。"

41 十一月，初三，任命始安王萧遥光做扬州刺史。

42 初七，魏主到鄴城。

43 初十，册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宝玄为江夏王，宝源为庐陵王，宝寅为建安王，宝融做随郡王，宝攸为南平王。

44 十四日，诏令说："各县令的俸禄微薄，即使是当地出产的常年贡物，由今天开始一律减免。"

45 十五日，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妃为懿后。

46 十六日，任命闻喜公萧遥欣为荆州刺史，丰城公萧遥昌为豫州刺史。当时皇上的长子萧宝义患有经久难愈的疾病，几个儿子都柔弱幼小，所以让萧遥光处中心地带，萧遥欣镇守安抚上游一带。

47 十八日，册立皇子萧宝卷做太子。

48 魏主到洛阳，想澄清流品整顿吏治，任尚书崔亮兼吏部郎。崔亮是崔道固的哥哥的孙子。

49 魏主敕令后军将军宇文福探勘畜牧的场地。宇文福上表划定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离黄河大约十里。魏主由代都送各种牲畜安置在那里，让宇文福执掌管理，牲畜没有耗损丧失，就任命他做司卫监。

当初，世祖平定统万及秦地、凉州，由于河西水草丰厚肥美，用作牧地，牲畜繁殖很快，马群达到两百余万匹，骆驼有一半的数目，牛羊数不清。等到高祖在河阳设置牧场，常畜十万匹战马，每年由河西移送到并州牧养，稍后又向南移送，希望牲口能渐渐习惯水土，万一作战，不至于有死伤，而河西的畜牧繁殖越发多了。到了正光年间以后，都被盗匪所掠夺，再没有遗留的了。

50 永明年间，御史中丞沈渊上表：百官年纪七十岁，都让他们辞官归里，这些人现都穷困在家门中。三十日，下诏按旧办法铨衡叙选。皇上辅政时期所诛杀的各王爷，都再列入皇族，封他们的儿子做侯。

51 皇上诈称海陵恭王有疾病，几次派御医去看视，最终害死了

他，葬礼完全依照汉代东海恭王的旧例。

52 魏的郢州刺史韦珍，在郢州有声誉绩效，魏主赏赐他骏马、谷物、丝帛。韦珍召集境内孤单贫穷的人，把赏赐的物品都分散给他们，对他们说："天子因为我能安定抚恤你们，所以赐给我谷物、丝帛，我怎敢独自享用！"

53 魏主因为皇上废黜海陵王自立为帝，计划大举入侵。适逢边防将领说，雍州刺史下邳人曹虎派使者要求向魏投降。十月，初一，魏派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帅四个将领攻向襄阳，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攻向义阳，徐州刺史拓跋衍攻向钟离，平南将军广平人刘藻攻向南郑。薛真度是薛安都同曾祖父的弟弟。任命尚书仆射卢渊做安南将军，督帅襄阳前锋各军。卢渊以不熟习军事为理由推辞，皇上不准许。卢渊说："只怕曹虎成了周鲂罢了。"

54 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

通直散骑常侍刘芳，缵之族弟也，与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学为帝所亲礼，多引与讲论及密议政事；大臣贵戚皆以为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谕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古事，询访前世法世耳，终不亲彼而相疏也。"众意乃稍解。凯，馥之子也。

55 魏主欲自将入寇。癸卯，中外戒严。戊申，诏代民迁洛者复租赋三年。相州刺史高闾上表称："洛阳草创，曹虎既不遣质任，必无诚心，无宜轻举。"魏主不从。

久之，虎使竟不再来，魏主引公卿问行留之计，公卿或以为宜止，或以为宜行。帝曰："众人纷纭，莫知所从。必

欲尽行留之势，宜有客主，共相起发。任城、镇南为留议，朕为行论，诸公坐听得失，长者从之。”众皆曰：“诺。”镇军将军李冲曰：“臣等正以迁都草创，人思少安；为内应者未得审谛，不宜轻动。”帝曰：“彼降款虚实，诚未可知。若其虚也，朕巡抚淮甸，访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实也，今不以时应接，则失乘时之机，孤归义之诚，败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无质任，又使不再来，其诈可知也。今代都新迁之民，皆有恋本之心。扶老携幼，始就洛邑，居无一椽之室，食无甔石之储[2]。又冬月垂尽，东作将起，乃‘百堵皆兴’、‘俶载南亩’之时[3]，而驱之使擐甲执兵，泣当白刃，殆非歌舞之师也[4]。且诸军已进，非无应接。若降款有实，待既平樊、沔，然后銮舆顺动，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轻举，上下疲劳；若空行空返，恐挫损天威，更成贼气，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谓亮曰：“公辈在外之时，见张旗授甲，皆有忧色，平居论议，不愿南征；何得对上即为此语！面背不同，事涉欺佞，岂大臣之义、国士之体乎！万一倾危，皆公辈所为也。”冲曰：“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帝曰：“任城以从朕者为佞，不从朕者岂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贼，无乃似诸！”澄曰：“臣愚阘，虽涉小忠，要是竭诚谋国，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据！”帝不从。

辛亥，发洛阳，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李冲兼仆射，同守洛阳。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始平王勰将宗子军宿卫左右。休，逞

之玄孙也。戊辰，魏主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掠男女皆放还南。曹虎果不降。

魏主命卢渊攻南阳。渊以军中乏粮，请先攻赭阳以取叶仓，魏主许之。乃与征南大将军城阳王鸾、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刺史韦珍共攻赭阳。鸾，长寿之子；佐，宝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拒守。薛真度军于沙堨，南阳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刘思忌拒之。

56 先是，魏主遣中书监高闾治古乐，会闾出为相州刺史，是岁，表荐著作郎韩显宗、太乐祭酒公孙崇参知钟律，帝从之。

【注释】

①国人：指与拓跋氏同兴起北荒的鲜卑族人。

②甑(dàn 旦)：一种盛东西的陶器，腹部较大，可盛二石米，即小瓮，南朝人称作甑。

③百堵皆兴、俶载南亩：此二句见于《诗经》。百堵皆兴，谓百堵墙壁都在兴建，意指迁居的人应该先建好房子。俶载南亩，指春天来了应该开始耕作了。

④歌舞之师：史载周武王伐纣时，前歌后舞。

【译文】

54 魏主想改变旧有的风俗，初二，下诏禁止士民穿着胡服，鲜卑旧族大多不高兴。

通直散骑常侍刘芳，是刘缵同族的弟弟，与给事黄门侍郎太原人郭祚，都凭着文学被皇帝亲近礼遇，多次招来讨论及秘密商议政事；大臣贵戚都认为皇帝疏远了自己，心情怏怏不乐，都有不服的神色。皇帝吩咐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下晓谕他们说："至尊只想广

泛了解古代的事迹，探询前代的方法罢了，终究不会亲近他们而疏远自己的臣子和亲戚的。”众人的疑虑才稍稍解除。陆凯是陆馥的儿子。

55 魏主想自己带兵入侵。初三，内外戒严。初八，诏令代地人民愿意迁徙到洛阳的免除租赋三年。相州刺史高闾上表说：“洛阳才刚兴建，曹虎既不派人质来确保信用，一定没有诚意，我们不宜轻易举动。”魏主不听。

时间久了，曹虎的使者竟然不再来魏，魏主延请公卿询问该行还是该留的计策，公卿有的认为应该留、有的认为应该行。皇帝说：“众人议论纷纭，不知该听谁好。如果一定要彻底了解行与留的情势，应该有客主两方，共同讨论引起争论。任城王、镇南将军发表留守的议论，朕发表行动的议论。各位坐着听得失，看哪一方意见好，就采用哪一方的意见。”大家都说：“好”。镇军将军李冲说：“臣子们认为迁都不久，一切初创设，人人都想稍稍安定；做内应的情况又不得详知，不适宜轻易行动。”皇帝说：“他投降的誓词是虚是实，确实不能知晓，若是假的，朕巡察抚慰淮水一带，访问民生疾苦，让他们知道君主的仁德所在，有北来归向之心；如果是实的，现在不及时接应，就失去运用时机的机会，辜负对方归义的诚心，败坏朕的大计谋了。”任城王拓跋澄说：“曹虎没有人质，使者又不再来，他的假诈是可以断定的。现在代都迁移来的人民，都有怀念本土的心思。扶老携幼，刚到洛邑，住的没有象样的房子，吃的没有两石小米的存粮。再说冬季就快过了，春天的耕作将要开始，是‘百堵墙壁都兴建’‘开始在南亩耕作’的时候，然而竟要驱使他们披挂铠甲拿起兵器，对着白刃流泪，实在不是‘前歌后舞’的军队啊。而且诸军已经进发，并非没有接应。如果曹虎的投降是真的，等平定樊、沔，然后陛下的銮车顺势发动，也不算迟！现在轻率地行动，上下疲劳，如是空自来回，恐怕要挫损陛下天子的威严，更助长贼人的气势，不是妥善的计策。”司空穆亮认为应该南伐，公卿都赞同他。拓跋澄对

穆亮说："您们各位在外的时候，看见张开旗帜，授交铠甲，都有忧愁的神色，平常议论，总不希望南征，怎么可以对着皇上就说这些话！正面背面表现不同，事涉欺君佞上，哪里是大臣的道义、国士的体统呢！万一南征使国家倾覆危险，都是您们各位造成的。"李冲说："任城王可说是忠于国家了。"皇帝说："任城王认为依从朕的是谄佞，不依从朕的哪里都是忠诚！小忠是有害于大忠的，恐怕就是这样吧！"拓跋澄说："臣愚昧无知，虽涉及小忠，主要是为了竭尽忠诚为国家计谋，不懂得大忠究竟是根据些什么！"皇帝不依从他的建议。

十一日，由洛阳出发，任命北海王拓跋详为尚书仆射，统理留守机构的事宜；李冲兼仆射，共同留守洛阳。给事黄门侍郎崔休做左丞，赵郡王拓跋干做都督中外诸军事，始平王拓跋勰统帅宗室宗子组成的宿卫军宿卫左右。崔休是崔逞的玄孙。二十八日，魏主到悬瓠。二十九日，诏令寿阳、钟离、马头的军队所虏掠的男女都释放回南方。曹虎果然不投降魏。

魏主命令卢渊攻击南阳，卢渊因为军中缺乏粮食，要求先攻打赭阳，以便占领叶县的粮仓，魏主同意。于是同征南大将军城阳王拓跋鸾，安南将军李佐、荆州刺史韦珍共同攻打赭阳。拓跋鸾是拓跋长寿的儿子，李佐是李宝的儿子。北襄城太守成公期紧闭城门严守抗拒。薛真度在沙堨驻扎，南阳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刘思忌抵抗他。

56 早先，魏主派中书监高闾研究音乐；适逢高闾出任为相州刺史，这年，上表推荐著作郎韩显宗、太乐祭酒公孙崇参与制定音律，皇帝依从他的意见。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

齐纪六　起旃蒙大渊献，尽柔兆困敦，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

1 春，正月，壬申，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诸军以拒魏。

癸酉，魏诏："淮北之人不得侵掠[1]，犯者以大辟论。"乙未，拓跋衍攻钟离，徐州刺史萧惠休乘城拒守，间出袭击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刘昶、王肃攻义阳，司州刺史萧诞拒之。肃屡破诞兵，招降万余人。魏以肃为豫州刺史。刘昶性褊躁，御军严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参军北平阳固苦谏；昶怒，欲斩之，使当攻道[2]。固志意闲雅，临敌勇决，昶始奇之。

丁酉，中外纂严。以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都督西北讨诸军事，往来新亭、白下以张声势。

己亥，魏主济淮；二月，至寿阳，众号三十万，铁骑弥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赋诗。道遇甚雨，命去盖，见军士病者，亲抚慰之。

魏主遣使呼城中人，丰城公遥昌使崔庆远出应之。庆远间师故③，魏主曰："固当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违乎？"庆远曰："未承来命，无所含垢。"魏主曰："齐主何故废立？"庆远曰："废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审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孙，今皆安在？"庆远曰："七王同恶①，已伏管、蔡之诛；其余二十余王，或内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义，何以不立近亲，如周公之辅成王，而自取之乎？"庆远曰："成王有亚圣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亲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舍武帝近亲而立宣帝，唯其贤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庆远曰："非其类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尔，武王伐纣，不立微子而辅之，亦为苟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来问罪，如卿之言，便可释然。"庆远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圣人之师也。"魏主曰："卿欲吾和亲，为不欲乎？"庆远曰："和亲则二国交欢，生民蒙福；否则二国交恶，生民涂炭。和亲与否，裁自圣衷。"魏主赐庆远酒殽、衣服而遣之。

戊申，魏主循淮而东，民皆安堵，租运属路。丙辰，至钟离。

上遣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救钟离。刘昶、王肃众号二十万，堑栅三重，并力攻义阳，城中负楯而立。王广之引兵救义阳，去城百余里，畏魏强，不敢进。城中益急，黄门侍郎萧衍请先进，广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间道夜发，与太子右率萧诔等径上贤首山，去魏军数里。魏人出不意，未测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见援军至，萧诞遣长史王伯瑜出攻魏栅，因风纵火，衍等众军自外击之，魏不能支，解围去。己未，诞等追击，破之。诔，谌之弟也。

先是，上以义阳危急，诏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魏以分其兵势。冲遣军主桑系祖攻魏建陵、驿马、厚丘三城，又遣军主杜僧护攻魏虎阮、冯时、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范遣军主崔延袭魏纪城，据之。

魏主欲南临江水，辛酉，发钟离。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病，不能从，魏主与之泣诀，行五十里，闻诞卒。时崔慧景等军去魏主营不过百里，魏主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拊尸而哭，达旦，声泪不绝。壬戌，敕诸军罢临江之行，葬诞依晋齐献王故事。诞与帝同年，幼同砚席，尚帝妹乐安长公主。虽无学术，而资性淳笃，故特有宠。丁卯，魏主遣使临江，数上罪恶。

【注释】

①当时淮北已属北魏。

②攻道：攻打城市的道路，为箭、飞石所集中射击之处。

③师故：即兴师动武的原因。典出《左传》。春秋时，齐桓公召集诸侯之师

征伐楚国，楚王派使者去问齐桓公："没有料想到诸位到达我国境内，是什么缘故？"

④七王：指萧子隆、萧子懋、萧子敬、萧子真、萧子伦、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

⑤晋齐献王：晋齐献王司马攸，为晋武帝司马炎宗室，武帝与之善，攸死后，武帝礼葬之。

【译文】

齐纪六　起乙亥(公元495年)止丙子(公元496年)，共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乙亥，公元495年)

1春，正月，初二，派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导司州、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导徐州、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导豫州各项军务，以抗拒魏的侵扰。

初三，魏下诏："淮水以北的人民不能侵夺扰掠，触犯禁令的砍头。"二十五日，拓跋衍攻击钟离、徐州刺史萧惠休登城拒守，利用机会出城袭击，击破魏兵。萧惠休是萧惠明的弟弟。刘昶、王肃攻打义阳，司州刺史萧诞抵御。王肃好几次击破萧诞的军队，招降了一万多人。魏任命王肃做豫州刺史。刘昶性情急躁暴虐，统帅部队严厉凶狠，人人不敢说话。法曹行参军北平人阳固苦苦谏说；刘昶发怒想杀他，让他面对攻城的大道。阳固神态悠然，动作文雅，面对敌人勇敢又果断，刘昶这才觉得惊奇。

二十七日，中外戒严。任命太尉陈显达做使持节、都督西北征讨诸军事，在新亭、白下之间往来，以扩张声势。

二十九日，魏主渡过淮河，二月，到了寿阳，军队号称三十万，铁甲的骑兵望不到尽头。初五，魏主登上八公山，赋诗。道路上遇到大雨，命令除去伞盖，看到士兵生病的，亲自抚慰他们。

魏主派遣使者呼唤城中的人，丰城公萧遥昌派崔庆远出去应

付。崔庆远询问出师的缘故，魏主说："本来就有缘故！你要我直言指斥出来呢？还是要我隐忍罪恶，含糊敷衍呢？"崔庆远说："我不曾承受来此的任务，没什么好隐忍罪恶的。"魏主说："齐的君主为什么废黜天子，另立新君？"崔庆远说："废黜昏君，另立明君，古今不只一样，不知道有什么疑虑的？"魏主说："武帝的子孙，现在都在哪里？"崔庆远说："七王同样为恶，已接受管、蔡的诛罚。其余二十几个王，有的在朝廷位列高职，有的在外地掌管一方的大任。"魏主说："你的君主若不忘怀忠义，为什么不册立近亲，有如周公辅佐成王，却要自取政权呢？"崔庆远说："成王有仅次于圣人的德行，所以周公可以好好辅佐他。现在近亲都比不上成王，所以不能立为皇帝。而且霍光也是舍弃汉武帝近亲而立宣帝，只是看贤不贤罢了。"魏主说："霍光为什么不自立为皇帝？"崔庆远说："霍光不是刘氏啊！主上正可以比拟宣帝，怎能比拟霍光？如果这样，武王伐纣，不立微子而辅佐他，也算是苟且贪得天下吗？"魏主大笑着说："朕来问罪，象你这样说，就可以放心了。"崔庆远说："'见可行就前进，知道困难就后退'，是圣人的部队啊！"魏主说："你想要与我和好，还是不想呢？"崔庆远说："和好使两国关系亲密，民众蒙受福泽，否则两国关系恶劣，民众饱尝困苦。和好与不和好，由陛下圣心裁断。"魏主赏赐崔庆远酒肉、衣服，打发他走了。

初九，魏主沿着淮水向东行军，淮北人民都安心居住，租运的车辆往来不绝。十七日，到了钟离。

皇上派遣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去救援钟离。刘昶、王肃的军队号称二十万，深壕与栅栏共有三层，合力攻打义阳，城里守军背上盾牌站立。王广之带军队去救援义阳，离城一百多里，怕魏军力强盛不敢前进，城里的形势更危急，黄门侍郎萧衍要求先前进，王广之分下属的精锐部队配合他。萧衍夜里由小路出发，与太子右卫率萧诔等直接登上贤首山，离魏军几里远。魏人出乎意料，不知道来了多少军队，不敢逼近。黎明时分，城里远远望见

援军到来，萧诞派长史王伯瑜出城攻击魏人的栅栏，顺着风势放火，萧衍等部众从外边攻击，魏军不能支持，解除了包围撤走了。二十日，萧诞等人追击魏兵，击败了他们。萧谌是萧谌的弟弟。

早先，皇上因为义阳情势危急，诏令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兵攻击魏，来分散魏的兵力。张冲派军主桑系祖攻打魏的建陵、驿马、厚丘三座城，又派军主杜僧护攻打魏的虎阮、冯时、即丘三座城，都攻占了。青、冀二州刺史王洪范派军主崔延袭击魏的纪城，也占领了它。

魏主想向南到长江，二十二日，由钟离出发。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病得很重，不能随从，魏主和他流着泪诀别，行走了五十里，就听说冯诞死了。当时崔慧景等的部队离魏主的军营不过一百里，魏主轻装带着几千人夜里回到钟离，抚着冯诞的尸体大哭，直到天亮，哭声和眼泪没有断过。二十三日，敕令各军中止莅临长江的行动，埋葬冯诞，依循晋朝齐献王葬以殊礼的旧例。冯诞与皇帝同年，幼时同在一起读书，娶皇帝的妹妹乐安长公主。虽没有高深的学问，但秉性淳厚笃实，所以得到特别恩宠。二十八日，魏主派使者到江边，数说皇上的罪恶。

魏久攻钟离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阳，筑城于洲上[1]，栅断水路，夹筑二城。萧坦之遣军主裴叔业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筑城置戍于淮南，以抚新附之民，赐相州刺史高闾玺书，具论其状。闾上表，以为："《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昔者国家止为受降之计，发兵不多，东西辽阔，难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抚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

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辟一廛[2]。夫岂无人？以为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断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终无益也。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本原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敌之大镇逼其外，长淮隔其内；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则粮运难通。大军既还，士心孤怯；夏水盛涨，救援其难。以新击旧，以劳御逸，若果如此，必为敌擒，虽忠勇奋发，终何益哉！且安土恋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3]，既克大镇，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犹逾数万。角城蕞尔，处在淮北，去淮阳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围历时，卒不能克。以今准昔，事兼数倍。天时尚热，雨水方降，愿陛下踵世祖之成规，旋辕返旆，经营洛邑，蓄力观衅，布德行化，中国既和，远人自服矣。”尚书令陆叡上表，以为：“长江浩荡，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雾，暑气郁蒸，师人经夏，必多疾病。而迁鼎草创[4]，庶事甫尔，台省无论政之馆，府寺靡听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阳，自成疠疫。且兵徭并举，圣王所难。今介胄之士，外攻寇仇，羸弱之夫，内勤土木，运给之费，日损千金。驱罢弊之兵，讨坚城之虏，将何以取胜乎！陛下去冬之举，正欲曜武江、汉耳；今自春及夏，理宜释甲。愿早还洛邑，使根本深固，圣怀无内顾之忧，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后命将出师，何忧不服。”魏主纳其言。

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阳，患之。张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筑城者，外自夸大，惧我蹑其后耳。今若说之以两愿

罢兵，彼无不听矣。”慧景从之。使欣泰诣城下语魏人，魏主乃还。

济淮；余五将未济，齐人据渚邀断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为直阎将军，军主代人奚康生应募，缚筏积柴，因风纵火，烧齐船舰，依烟直进，飞刀乱砍，中渚兵遂溃。魏主假康生直阎将军。

魏主使前将军杨播将步卒三千，骑五百为殿。时春水方长，齐兵大至；战舰塞川。播结陈于南岸以御之，诸军尽济。齐兵四集围播，播为圆陈以御之，身自搏战，所杀甚众。相拒再宿，军中食尽，围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减，播引精骑三百历齐舰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战者来！”遂拥众而济。播，椿之兄也。

魏军既退，邵阳洲上余兵万人，求输马五百匹，假道以归。崔慧景欲断路攻之，张欣泰曰：“归师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轻也。今胜之不足为武，不胜徒丧前功；不如许之。”慧景从之。萧坦之还，言于上曰：“邵阳洲有死贼万人，慧景、欣泰纵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赏。甲申，解严。

初，上闻魏主欲饮马于江，惧，敕广陵太守行南豫州事萧颖胄移居民入城，民惊恐，欲席卷南渡。颖胄以魏寇尚远，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颖胄，太祖之从子也。

上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助丰城公遥昌守寿阳。文季入城，止游兵不听出，洞开城门，严加守备。魏兵寻退。

魏之入寇也，卢昶等犹在建康，齐人恨之，饲以蒸豆。

昶怖惧，食之，泪汗交横。谒者张思宁辞气不屈，死于馆下。及还，魏主让昶曰："人谁不死，何至自同牛马，屈身辱国！纵不远惭苏武⑤，独不近愧思宁乎！"乃黜为民。

【注释】

①洲：指邵阳洲，在钟离城北淮水中。

②廛(chán 蝉)：古代指一户平民所住的房屋，占地约一亩半。

③彭城之役：宋明帝泰始二年(公元 466 年)，北魏攻占彭城的战役。战后，北魏占据彭城，但一直到齐高帝建元年间(公元 479 年左右)，淮北之民仍不愿意归属北魏，思念归属南朝，后遂有五固之役。

④迁鼎：指迁都洛邑。远古时周武王迁九鼎于洛邑，此处以这一典故代指北魏迁都洛邑。

⑤苏武(？　　前 60 年)：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字子卿。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奉命使匈奴被扣，匈奴贵族多方威胁诱降，又把他迁到边远地牧羊，苏武坚持十九年不屈。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因匈奴与汉和好，始得返汉朝。

【译文】

魏长久攻打钟离，不能攻下，士兵死的很多。二月，初九，魏主往邵阳，在水洲上兴筑城池，在水中树立栅栏，断绝水路，又在淮水两岸夹筑两座城。萧坦之派军主裴叔业攻击这两城，攻占了。魏主想在淮水南边兴筑城池，置兵士戍守，用来安抚新近归附的人民，赐相州刺史高闾印玺文件，详细谈论自己的计划。高闾上表，认为："《兵法》上说：'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它，有五倍于敌的人兵力就进攻它。'过去国家只为了接受曹虎投降而施行计谋，发兵不多，东西距离遥远，难以成功；现在又想在淮南设置据点留兵戍守，招抚新归附的人民。过去世祖凭着回山倒海的威力，步兵骑兵几十万，南边到达瓜步，那些郡城都投降，只是盱眙一个小城，却攻打不

下来。班师回朝的时候，兵士不留戍一城，土地不增辟一个小块。难道没有人？是认为大的镇守地点没有平复，不能孤守小的据点的原因。要想堵塞水就得先堵塞水的源流，砍伐树木的人先砍断它的根本。本原还存在，而专攻末流，终究没有用处。寿阳、盱眙、淮阴，是淮南的根原，三镇没能攻克其中一镇，而留守孤单的小城，那不能保全是很明显的了。敌人的大镇由外头逼迫，长江、淮水在里面隔绝；少设置军队就不能够自卫，多设置军队粮食输送就很难畅通。大军回朝后，留守的兵士心中胆怯孤单；夏季水大涨，救援困难。齐人以生猛之兵攻击我们疲惫之军，以灵动之兵袭击我们劳于守备之兵，若果真如此，必定被敌人擒获，虽然忠诚勇敢奋发努力，终究有什么益处呢！而且安于故土，留恋本乡，是人的常情。过去彭城的战役，已经攻克大的镇守地点，城中戍守已经安定，但不顺服想叛乱的还是超过几万人。角城是小地方，处在淮水北边，离淮阳十八里，五固的战役，围攻好久，终于未能攻克。以现在比过去，困难的事多了好几倍！天气炎热，雨水正盛，希望陛下继承世祖的旧规矩，调转车辕，反过旌旗，经营洛邑，储备实力，来观察敌人的空子，布施德行教化，国内和谐之后，远方的人民自然归服了。”尚书令陆叡上表，认为：“长江浩荡，是他们的大防线。又南方昏暗多雾，暑气郁郁上蒸，兵士经历夏季，一定多生疾病。而迁都初创时期，各项事务才开始着手，中央各机构没有议论政事的馆，地方官府没有办公的地方，百官居留，如同过路一样，阴天久雨，炎炎酷日，自然会发生急性传染病。而且征伐的军事行动与建筑徭役同时并举，是圣贤的王者难以兼顾的。如今武装的兵士，在外攻击仇敌，羸弱的民伕，在内辛劳于土木工程，输运供给的费用，每天要耗损千金。驱策疲惫不堪的兵士，去征讨坚固城堡中的敌人，将用什么来取胜呢？陛下去年冬天的举动，正想在江汉一带显耀武力罢了！现在从春天快到夏季了，照道理应该解除兵事。但愿早早回返洛邑，使根本深固，陛下没有内部的忧虑，万民停止斤斧板筑的徭役，然后再命将帅出

兵，还愁什么不能平服的？”魏主接纳了他的建议。

崔慧景因魏人兴筑邵阳的城池，很忧虑。张欣泰说：“他们有离去的意思，所以筑城的原因，是外显自己强大，实际上是怕我们跟随后边追击罢了！现在若拿双方甘愿停战去说服他们，他们没有不听从的了！”崔慧景依从他的建议，派张欣泰到城下对魏人说了，魏主于是帅兵回去。

魏人渡淮河，还有五将没有渡过，齐兵占据沙洲切断渡河的路口，魏主招募能突破水中沙洲上齐兵阻拦的人，就任命他做直阁将军，军主代地人奚康生应召，捆绑木筏，堆积木柴，顺着风放火，焚烧齐的船舰，冒着浓烟火焰前进，飞刀乱砍，水中沙洲的齐兵于是溃散。魏主授予奚康生直阁将军的荣衔。

魏主派前将军杨播带领三千步兵，五百骑兵殿后。当时春季水流正在高涨，齐兵大批拥到，战舰布满河川，杨播在南岸布好阵势来抵御，各军都已渡河。齐兵四面聚集包围杨播，杨播摆出圆的阵势防御，自己搏斗力战，他杀死的齐兵很多。互相抗拒两个晚上，军中粮食吃完了，困困的齐兵攻打得更急迫。魏主在北岸远远瞭望，因为水太大，不能援救，不久，水稍稍减退，杨播引领三百个精锐的骑兵冲过齐兵的战舰，大声呼喊着说：“我现在要渡河，能作战的过来！”于是率领众多的骑兵渡了河。杨播是杨椿的哥哥。

魏军撤退以后，邵阳沙洲上留下一万多兵士，要求给五百匹马，借道回北方去。崔慧景想截断退路攻击他们，张欣泰说：“退回去的军队不要阻挠，古人畏忌这种事。上兵处于死地，是不可轻视的。现在战胜了他们也谈不上武勇，不胜的话，徒然丧失以往的功绩，不如答应他们。”崔慧景依从他的意见。萧坦之回朝对皇上说：“邵阳沙洲上有必死的贼人上万，崔慧景、张欣泰放了他们而不擒获。”因此皇上对两人都不加赏赐。十五日解除戒严。

当初，皇上听说魏主要到长江饮马，很恐惧，敕令广陵太守、兼管南豫州事的萧颖胄把居民迁移进城，人民惊恐，想把所有的财物

都搬运渡江到南方来。萧颖胄认为魏人的侵扰还远着，没有立即施行，魏军终究没有到来。萧颖胄是太祖的侄儿。

皇上派遣尚书佐仆射沈文季协助丰城公萧遥昌防守寿阳。沈文季进入寿阳城，禁止散兵游勇出城，把城门大开，严密地加以守备。魏兵不久就撤退了。

魏军入境内侵扰的时候，卢昶等人还在建康，齐人愤恨他们，拿喂牛马的蒸豆给他们吃。卢昶怕齐人杀他，吃了蒸豆，眼泪与汗水齐淌。但谒者张思宁严辞拒吃，不屈服，死在客馆。等回到洛邑，魏主责备卢昶说："做人哪个不死？何至于自己糟蹋自己，和牛马一样，委屈自身，污辱国家！即使远的不愧对苏武，近的独独不愧对张思宁吗？"于是把他贬黜为平民。

2 戊子，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卒于平城。

3 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为冯熙举哀。太傅、录尚书事平阳公丕不乐南迁，与陆叡表请魏主还临熙葬。帝曰："开辟以来，安有天子远奔舅丧者乎！今经始洛邑，岂宜妄相诱引，陷君不义！令、仆以下，可付法官贬之。"仍诏迎熙及博陵长公主之柩，南葬洛阳，礼如晋安平献王故事。

4 魏主之在钟离，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拓跋英请以州兵会刘藻击汉中[2]，魏主许之。梁州刺史萧懿遣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将兵二万，据险，立五栅以拒之。英曰："彼帅贱，莫相统壹。我选精卒并攻一营，彼必不相救；若克一营，四营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营，拔之，四营俱溃，生擒

梁季群，斩三千余级，俘七百余人，乘胜长驱，进逼南郑。懿又遣其将姜脩击英，英掩击，尽获之。将还，懿别军继至；将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惧，欲走。英故缓辔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敌，东西指麾，状若处分，然后整列而前。懿军疑有伏兵，迁延引退，英追击，破之，遂围南郑。禁将士毋得侵暴，远近悦附，争供租运。懿婴城自守，军主范绪先将三千余人在外，还救南郑。英掩击，尽获之。围城数十日，城中恟惧。录事参军新野庾域封题空仓数十，指示将士曰："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众心乃安。会魏主召兵还，英使老弱先行，自将精兵为后拒，遣使与懿告别。懿以为诈，英去一日，犹不开门；二日，乃遣将追之。英与士卒下马交战，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会天大雨，士卒截竹贮米，执炬火于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说仇池诸氐，使起兵断英运道及归路。英勒兵奋击，且战且前，矢中英颊，卒全军还仇池，讨叛氐，平之。英，桢之子；懿，衍之兄也。

英之攻南郑也，魏主诏雍、泾、岐三州发兵六千人戍南郑[69]，俟克城则遣之。侍中兼左仆射李冲表谏曰："秦川险阨，地接羌、夷。自西师出后，馈援连续，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运粮擐甲，迄兹未已。今复豫差戍卒，悬拟山外，虽加优复，恐犹惊骇。脱终攻不克，徒动民情，连胡结夷，事或难测。辄依旨密下刺史，待军克郑城，然后差遣。如臣愚见，犹谓未足。何者？西道险阨，单径千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中，敌攻不可猝援，食尽不可运

粮。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④，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与江外耳⑤。羁之在近，岂汲汲于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广，粮食既足，然后置邦树将，为吞并之举。今寿阳、钟离，密迩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宁可以远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终以资敌也。又，建都上中，地接寇壤，方须大收死士，平荡江会⑥，若轻遣单寡，奔令陷设，恐后举之日，众以留守致惧，求其死效，未易可获。推此而论，不戍为上。"魏主从之。

【注释】

①令仆：这里指北魏迁都洛邑后，在原都城平城留守的高级官员。

②仇池：当时北魏、南齐均设置梁州刺史。北魏梁州刺史治仇池（今甘肃省成县西北），南齐梁州刺史治南郑（今陕西省西南）。

③雍、泾、岐：州名。均为北魏时所置，域地在今陕西省。

④这句话引自《左传》，为晋伯宗所说。

⑤漠北：此处指柔然。江外，指南齐。

⑥江会：指南齐都城建康，建康为江南都会之地，故曰江会。

【译文】

2 十九日，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在平城去世。

3 二十六日，魏主到卞邳。夏，四月，初 二，到彭城；初三，为冯熙举哀。太傅、录尚书事平阳公拓跋丕不喜欢南迁，与陆叡一起上表，请求魏主回到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皇帝说："自从有天地以来，哪有天子老远为舅父奔丧的呢？现在刚开始经营洛邑，怎么可以胡乱互相诱引，陷害君主立于不义！留守平城的令仆以下各官员，可以交付执法官吏加以贬黜。"仍然下诏迎接冯熙和博陵长公主的灵

柩，南来安葬在洛阳，一切礼仪都仿效晋朝安平献王的旧例。

4 魏主在钟离的时候，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拓跋英要求以梁州的军队会合刘藻一起攻打汉中，魏主答应了他的要求。梁州刺史萧懿派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人，带领两万兵丁，据守险要的地点，树立了五处栅栏来抵御魏军。拓跋英说："他们的统帅出身低贱，不能相互统一。我这里挑选精兵合力攻打一个营，他们一定不会互相救援，如果打垮一个营，其他四个营的兵士都会逃跑。"于是带领兵士猛攻一个营，攻陷了，其他四营都溃散，活捉了梁季群，砍了三千多个首级，俘虏了七百多人；乘胜长驱直入，向南郑逼近。萧懿又派遣他的部将姜脩攻打拓跋英，拓跋英趁其不备还击，把他们都俘虏了。将回去的时候，萧懿的另一支军队赶来；将士都已疲乏，没料到另有敌军到来，非常害怕，想逃走。拓跋英故意放松缰绳慢慢地走，神色自如，登攀到高处，瞭望敌军，东西挥动军旗，样子象是有所安排，然后再整理队伍前进。萧懿的军队怀疑会有埋伏的兵士，犹豫着领着部队向来路退回。拓跋英在后面追击，击垮了他们，于是围困了南郑。禁止将士不得侵扰肆虐，远近百姓高兴归附，争着供应军队的米粮，帮着输送军需物资。萧懿据城自守，军主范绍先带领三千余人在外，回去救援南郑，受拓跋英突击，被全部俘虏。南郑被围困了几十天，城里惊慌恐惧。录事参军新野人庾域把几十个空仓都贴上封条，在上头题字，指给将士们，说："这些仓里的米粮都装得满满的，足够支付两年，各位只要努力固守就是了。"众人的心才安定下来。正碰上魏主征召拓跋英把军队带回，拓跋英让老弱兵丁先走，自己帅领精兵断后抵挡追兵，派使者与萧懿告别。萧懿认为拓跋英设诈，拓跋英离去一天了，还不开城门；过了两天才派将士追击。拓跋英和士兵下马迎战，萧懿的兵不敢迫近，走了四天四夜，萧懿的兵士才返回南郑。拓跋英进入斜谷，碰上下大雨，士兵们砍断竹子装米，拿着火炬在马上煮饭。早先，萧懿派人诱说仇池一些氐族，让他们发兵截断拓跋英运粮的道路与军队撤回的路线。拓跋

英率兵奋力还击，一边作战一边前进，氐人的箭射中拓跋英的脸颊，终于全部军队回到仇池，接着讨伐叛乱的氐族，把他们平定了。拓跋英是拓跋桢的儿子；萧懿是萧衍的哥哥。

拓跋英攻打南郑的时候，魏主诏令雍、泾、岐三州派兵六千人去戍守南郑，等城攻陷了就让他们回去。侍中兼左仆射李冲上表劝谏说："秦川地形险阨，土地连接羌、夷，自从西边的军队派出以后，粮饷军援连续不断，加上氐、胡叛逆，军队各处疲于奔命，运送粮食，穿着铠甲，到现在还没停息过。现在又要预先派遣戍守的兵士，孤军隔绝于南山之外，虽然厚加优抚，免除徭役，恐怕还是会引起惊恐。要是始终不能攻下南郑，徒然惊动人民，去和胡人、夷人连合，事情或许更难预料。现在就照旨意秘密交代刺史，等大军攻克南郑，然后派兵前去戍守。按臣的愚见，这样做还不够。为什么？西边道路险阻，千里长的道路都是只能单人匹马通过的狭径，如今想在隔绝的地域之外加意戍防，在众多敌人包围之中孤单据守，敌人要是进攻，不能立刻救援，食物用尽，不能输送米粮。古人说过：'鞭子虽长，也打不到马的腹部'，南郑对于我国，实际上就是马的腹部。而且魏的辖区所包括的在九州之中超过八州，人民做魏臣子的，十分之中占了九分，还不曾臣服的人民只有漠北的柔然与江南的齐罢了！要束缚他们，也是不远了，何必急迫地赶在今天呢？应该等待疆域拓广，粮食充足以后，才设置邦城，立定将帅，再采取吞并的行动。现在寿阳、钟离，离洛邑很近，都还没攻下；赭城、新野，仅是几步路，也还未投降。东边道路就近既然不能奋力防守，西边藩镇老远难道能够凭着兵力强固！如果想设置兵士戍守汉中，臣担心最终是要放弃，反而资助了敌人。又，现在在洛阳建都，土地连接敌人边境，正需要大力召募敢死的勇士，平定齐朝的都会建康，如果轻率地派军队孤军戍守南郑，会使他们被遗弃陷入牺牲之地，恐怕以后大事兴兵时，兵士们因恐惧而守不住，想要求他们拼命效力，就不容易达到。由此推论，不在南郑戍兵才是上策。"魏主听从

了他的劝说。

5 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鲁城，亲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官，仍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候[1]，奉孔子祀，命兖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铭。戊辰，魏主如碻磝，命谒者仆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溯流还洛，淹谏，以为："河流悍猛，非万乘所宜乘。"帝曰："我以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迁都洛阳，欲通四方之运，而民犹惮河流之险；故朕有此行，所以开百姓之心也。"

6 魏城阳王鸾等攻赭阳。诸将不相统一，围守百余日，诸将欲按甲不战以疲之。李佐独昼夜攻击，士卒死者甚众，帝遣太子右卫率垣历生救之。诸将以众寡不敌，欲退，佐独帅骑二千逆战而败。卢渊等引去，历生追击，大破之。历生，荣祖之从弟也。南阳太守房伯玉等又败薛真度于沙堨。

鸾等见魏主于瑕丘。魏主责之曰："卿等沮辱威灵，罪当大辟，朕以新迁洛邑，特从宽典。"五月，己巳，降封鸾为定襄县王，削户五百；卢渊、李佐、韦珍皆削官爵为民，佐仍徙瀛州[2]。以薛真度与其从兄安都有开徐方之功，听存其爵及荆州刺史，余皆削夺，曰："进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7 魏广川刚王谐卒。谐，略之子也。魏主曰："古者，大臣之丧有三临之礼[3]；魏、晋以来，王公之丧，哭于东堂。自今诸王之丧，期亲三临；大功再临[4]；小功、缌麻一临[5]；哭东

堂之哭。广川王于朕，大功也。”将大敛，素服、深衣往哭之⑥。

【注释】

①宗子：古代宗法制度，嫡长子为族人兄弟所共宗(尊)，故称“宗子”。

②瀛州：州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分定、冀两州置。治所在赵都军城(今属河北)，辖境相当今河北省保定市一带。

③三临之礼：古代君主哭吊大臣之丧的仪式。在其小敛、大敛及除服时，均着丧服亲往哭吊死者。

④大功：古代丧服名，五服之一。其服用熟麻布做成，较齐衰为细，较小功为粗。服期九个月。凡为堂兄弟、未嫁的堂姊妹、已嫁的姑、姊妹，又已嫁女为伯叔父、兄弟等，都服之。

⑤小功：古代丧服名，五服之一。其服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服期为五个月。凡本宗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走嫁祖姑、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从堂兄弟及未嫁从堂姊妹，又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皆服之。

⑥深衣：古代诸侯、大夫居家所穿的衣服。衣、裳相连，前后深长，故称深衣。

【译文】

5十五日，魏主到小沛；二十一日，到瑕丘；二十二日，到鲁城，亲自祭祀孔子；二十三日，拜孔氏四个人、颜氏两个人为官，仍旧遴选一个孔姓的嫡长子，封为崇圣侯，担任祭祀孔子的职事，命令兖州整修孔子的墓园，重新立碑刻铭。三十日，魏主到碻磝，命谒者仆射成淹备办船只，想从泗水进入黄河，逆流而上返还洛邑。成淹劝谏，认为：“黄河水急漩猛，不适宜万乘之主乘船航行。”皇帝说：“我认为平城没有水路运输，所以京城的人民贫穷。现在迁都洛阳，想使四方交通畅通，而人民仍然畏惧黄河流水的凶险，所以朕有这次行程，为的是开导百姓的畏惧的心理啊！”

6 魏城阳王拓拔鸾等人攻打赫阳。将领们不相统一，围守了一百多天，将领们只想按兵不战使对方疲乏。李佐独自日夜攻打，士卒死的很多，皇帝派遣太子右卫率垣历生去救援。北魏将领认为众寡悬殊不能抵敌，想撤退，李佐独自率领骑兵两千迎战而失败。卢渊等人领兵而去，垣历生在后追击，大破敌军。垣历生是垣荣祖同祖父的弟弟。南阳太守房伯玉等人又在沙堨击败薛真度。

拓跋鸾等人在瑕丘拜见魏主，魏主责备他们说："你们损害污辱魏的威灵，论罪该砍头，朕因为新近迁都洛邑，特别从宽处理。"五月，初一，降级封拓跋鸾为定襄县王，削除五百户的供养；卢渊、李佐、韦珍等都削除官爵，降为平民，李佐还迁徙到瀛州。由于薛真度和他同祖父的哥哥安都有开拓徐方的功劳，仍让他保存爵位及荆州刺史，其余的都削夺官职，说："进升的足以表明功绩，贬黜的足以彰显罪过了。"

7 魏广州刚王拓跋谐去世。拓跋谐是拓跋略的儿子。魏主说："古时国君对于大臣的丧事，有三临的礼节。魏晋以来，王公的丧事，君主都在东堂哭祭。从今以后，诸王的丧事，若是服齐衰期年的亲属。君主就三次临丧哭吊；若是服大功九月的亲属，君主就两次临丧哭吊，若是服小功五月、缌麻三月的亲属，君主就一次临丧哭吊；废止东堂哭吊的仪式。广川王对于朕，是大功的亲属。"将大敛的时候，魏主穿了素服、深衣到丧居去哭吊。

8 甲戌，魏主如滑台；丙子，舍于石济。庚申，太子出迎于平桃城。

赵郡王干在洛阳，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1]，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闻。"干悠然不以为意。彪表弹

之。魏主诏干与北海王详俱从太子诣行在。既至，见详而不见干，阴使左右察其意色，知无忧悔，乃亲数其罪，杖之一百，免官还第。

癸未，魏主还洛阳，告于太庙。甲申，减冗官之禄以助军国之用。乙酉，行饮至之礼[2]。班赏有差。

9 甲午，魏太子冠于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因顾冲曰："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庭争。如何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乎！"六月，己亥，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10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师熙之丧。

11 癸丑，魏诏求遗书，秘阁所无[3]，有益时用者，加以优

赏。

12 魏有司奏："广川王妃葬于代都，未审以新尊从旧卑④，以旧卑就新尊？"魏主曰："代人迁洛者，宜悉葬邙山⑤。其先有夫死于代者，听妻还葬，夫死于洛者，不得还代就妻。其余州之人，自听从便。"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13 戊午，魏改用长尺、大斗，其法依《汉志》为之。

【注释】

①御史中尉：官名。北魏时置，专司纠察百官，相当于汉代所置御史中丞。

②饮至：古代的一种典礼，诸侯朝、会、盟、伐完毕，回到宗庙饮酒庆贺。

③秘阁：历代封建王朝宫中收藏珍贵图书之处。自汉代至唐代，都由秘书监执管。

④新尊旧卑：古代以夫尊妇卑。此处广川王新死，因称新尊，广川王妃先前已死，故称旧卑。

⑤邙山：山名，在洛阳城东北方。

【译文】

8 初六，魏主到滑台；初八，在石济过夜。十二日，太子在平桃城出来迎驾。

赵郡王拓跋干在洛阳，贪婪好色不守法度，御史中尉李彪私下劝戒他，并说："殿下要是不悔改，我不敢不向皇上报告。"拓跋干悠然自得毫不在意。李彪上表弹劾他。魏主诏令拓跋干与北海王拓跋详都随从太子到皇帝临时居留的处所。他们到达后，皇帝接见拓跋详，不接见拓跋干，暗地里让左右的人观察他的神情态度，知道他没有忧虑懊悔的心意，于是亲自数说他的罪过，打了一百大板，

免除官爵回家。

十五日,魏主回到洛阳,到太庙祭祀祖先。十六日,裁减冗官的俸禄来支助军事和国家的开销。十七日,举行出征回朝告庙饮酒的"饮至"大礼。颁赏南伐的功臣,随功勋的大小各有差别。

9 二十六日,魏的太子在宗庙行冠礼。魏主想变更北地习俗,召见群臣,对他们说:"你们希望朕远追商、周呢?还是希望朕不及汉、晋呢?"咸阳王拓跋禧回答说:"群臣都希望陛下能超越前代的圣王。"魏主说:"如此说来,是应当变易风俗习惯呢,还是应当因循守旧呢?"回答说:"但愿圣王政事日日革新。"魏帝说:"是希望功业只到我为止呢,还是希望能传留到子孙后代呢?"回答说:"但愿传到一百代。"魏帝说:"这么说一定要有所改革创新,你们不能违背命令。"回答说:"皇上命令臣下遵从,谁敢违背!"魏主说:"'名分不正,言辞不顺,礼乐就不能振兴。'现在我要禁绝鲜卑的语言,完全遵从中华的汉话。年龄三十岁以上的,习性养成已很久,或许不容易一下子改变。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任职的,不准照旧说鲜卑话,如果有故意说鲜卑语言的,要加以降职贬黜。各位自己应该深刻警戒!王公卿士认为对不对?"回答说:"确实如陛下的圣意。"魏主说:"朕曾经与李冲讨论这个问题,李冲说:'四方的语言不同,不知究竟以谁说的为标准,皇帝说的,就是标准的了!'李冲这话,论罪该处死。"于定回头对李冲说:"你辜负国家,应让御史拉下去处罚。"李冲脱了礼帽叩头谢罪。魏主又责备留守洛邑的官员说:"昨天看见妇女们还穿着夹领小袖的衣服,你们为什么不遵守以前的诏令?"那些官员都自认有罪,请求宽恕。皇帝说:"朕说的不对,你们应该在朝廷上力争,为什么入朝就顺着旨意,退了朝就不遵从呢?"六月,初二,下诏令,在朝廷上不准说鲜卑话,违令的免除所任的官职。

10 初六,魏主派太子到平城参加太师冯熙的丧礼。

11 十六日,魏下诏征收散佚的书籍,秘阁所没有的,有益于当时

的，给予优厚的赏赐。

12 魏有司上奏："广川王妃葬在代都，不知道应把新近去世的广川王随先去世的王妃葬在代都，还是把先死的王妃随从新死的广川王迁葬到洛阳来？"魏主说："代都的人迁移到洛阳的，去世的应该安葬在东北方的邙山。其中如有丈夫死在代的，听由妻子移灵回代安葬；若是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得移到代地随从先死的妻子安葬。其余各州的人听从各人方便。"十九日，诏令："迁徙到洛阳的人民，死了就安葬在河南，不能回到北地安葬。"从此，迁徙到洛阳的代地人全都成了河南洛阳人。

13 二十一日，魏改用长尺和大斗，核计的方法依照《汉书·律历志》所记载去做。

14 上之废郁林王也，许萧谌以扬州；既而除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谌恚曰："见炊饭，推以与人。"谌恃功，颇干预朝政，所欲选用，辄命尚书使为申论。上闻而忌之，以萧诞、萧谘方将兵拒魏，隐忍不发。壬戌，上游华林园，与谌及尚书令王晏等数人宴，尽欢；坐罢，留谌晚出，至华林阁，仗身执还省[1]。上遣左右莫智明数谌曰："隆昌之际，非卿无有今日。今一门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报，止可极此。卿恒怀怨望，乃云炊饭已熟，合甑与人邪！今赐卿死！"遂杀之，并其弟谘；以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往执诞，杀之。谌好术数，吴兴沈文猷常语之曰："君相不减高帝[2]。"谌死，文猷亦伏诛。谌死之日，上又杀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贞。

15 乙丑，以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

16 魏高闾上言："邺城密皇后庙颓圮[3]，请更葺治；若谓已配飨太庙，即宜罢毁。"诏罢之。

17 魏拓跋英之寇汉中也，沮水氐杨馥之为齐击武兴氐杨集始，破之。秋，七月，辛卯，以馥之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18 八月，乙巳，魏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

19 魏金墉宫成，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4]。

20 魏高祖游华林园，观故景阳山，黄门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乐，宜复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于前，朕岂可袭之于后乎！"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之徒，皆以文雅见亲，贵显用事；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

治书侍御史薛聪，辨之曾孙也，弹劾不避强御，帝或欲宽贷者，聪辄争之。帝每曰："朕见薛聪，不能不惮，何况诸人也！"自是贵戚敛手。累迁直阁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帝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为寄，亲卫禁兵，悉聪管领，故终太和之世，恒带直阁将军。群臣罢朝之后，聪恒陪侍帷幄，言兼昼夜，时政得失，动辄匡谏，事多听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窥其际。帝欲进以名位，辄苦让不

受。帝亦雅相体悉，谓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荣也⑤。"

21 九月，庚午，魏六宫、文武悉迁于洛阳⑥。

22 丙戌，魏主如邺，屡至相州刺史高闾之馆，美其治效，赏赐甚厚。闾数请本州，诏曰："闾以悬车之年⑦，方求衣锦⑧，知进忘退，有尘谦德；可降号平北将军。朝之老成，宜遂情愿，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劝两修，恩法并举。"以高阳王雍为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难。"

【注释】

①仗身：执兵器的卫士。古制，天子的禁卫有执兵器的卫士，叫"仗身"。到唐代，京官五品已上也配有"仗身"。

②高帝：指南齐高帝萧道成。

③密皇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母亲杜皇后。杜皇后是邺城人，神䴥三年（公元 430 年）立庙于邺城。

④四门小学：古代的学校。北魏创立。初设于京师四门，后与太学同在一处。

⑤天爵：天然的爵位。古称不居官位，因德高而受人尊敬。人爵：指公卿大夫等官位。《孟子·告子上》："义人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⑥六宫：指后妃、夫人、嫔御等。文武，内外文武百官。

⑦悬车：指辞官家居。典出汉代，薛广汉到退休年龄辞官回家后，把自己居官时所乘坐的车子悬挂起来，以示子孙。后人把辞官家居称作"悬车"，也作"县车"。

⑧衣锦：此处指"衣锦昼行"，古代以为在本乡做官，就好象穿了锦绣衣在白昼行走，可以夸耀乡里。

【译文】

14 皇上废黜郁林王的时候，许诺把扬州封给萧谌，过了一段时间改派萧谌为领军将军、南徐州刺史。萧谌愤怒地说："现成煮熟的饭，推让给了别人。"萧谌仗恃有功，很干预一些朝政，所要选用的人，就命令尚书替他们申述。皇上知道了心里不满意他，由于萧诞、萧谏正领兵抗拒魏的侵扰，隐忍不发作。二十五日，皇上游赏华林园，与萧谌及尚书令王晏等人宴饮，尽兴欢乐，坐了一会儿，留下萧谌，晚些时走，当走至华林阁，遂命的卫士把萧谌抓起来，送到尚书省。皇上派遣侍候左右的莫智明数说萧谌的不是，说："隆昌年间，不是你的话没有今天。如今你家门有两州，兄弟有三个封公侯，朝廷报答你们，只能到这个极限了。你常怀怨恨之心，竟然说饭煮熟了，连做饭的瓦器都给人哪！现在赐你死！"于是把他杀了，并且杀了他弟弟萧谏，任命黄门侍郎萧衍为司州别驾，去捉拿萧诞，杀了他。萧谌喜欢研究阴阳五行占卦算命的术数，吴兴人沈文猷常对他说："你的相不比高帝差。"萧谌死了，沈文猷也伏法被杀。萧谌死的当天，皇上又杀了西阳王萧子明、南海王萧子罕、邵陵王萧子贞。

15 二十八日，任命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

16 魏高阎上表说："邺城密皇后的庙崩颓毁坏，请再补修整治，如认为已经在太庙配飨了，就应该把庙拆除。"诏令把庙拆除了。

17 魏拓跋英侵扰汉中的时候，沮水的氐人杨馥之替齐击败了武兴的氐人杨集始。秋，七月，二十四日，任命杨馥之做北秦州刺史、仇池公。

18 八月，初九，魏挑选武勇的十五万人做羽林、虎贲，以充实皇宫宿卫。

19 魏金墉宫落成，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20 魏高祖游赏华林园，观看旧筑的景阳山，黄门侍郎郭祚说："山水，是仁智之人所喜爱的，应该再加以修整。"高祖说："明帝因为奢华失误在前，朕怎能在后沿袭他的过失呢？"魏主喜欢读书，手

中不放下书卷，在车上、在马上，都不忘讲论道理。善于写文章，大多在马上口授，由他人笔录，写成以后，不必更动一个字；自从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命都是自己做的。喜好贤德，乐于行善，迫切的心情就如饥渴一般，所接触交游的人，常寄以一种平民相交的亲谊，象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等人，都因为文雅被亲近，被任用，地位尊贵而显要；制礼作乐，一时郁然可观，很有太平文治的风范。

治书侍御史薛聪，是薛辩的曾孙，弹劾奸邪，不避忌强大有力的势力，皇帝偶有想宽恕的，薛聪就力争。魏帝常常说："朕见了薛聪，不能不忌惮，何况其他人呢？"从此显贵的皇亲国戚都有所收敛。几次升迁到直阁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魏帝外表上因薛聪有德行才器而礼待他，私下把他当做心腹与脊梁一样依靠，禁卫兵，全由薛聪管辖统帅，所以太和时期从始至终，薛聪一直担任直阁将军。群臣退朝之后，薛聪总是陪侍在帷幄里，谈话不分昼夜，时政得失，动不动就匡正劝谏，他所提的事，魏帝大多采纳应允；而帷幄幕幔厚重多层，外人不能窥见其中实际境况。魏帝想提升他的名位，他苦苦推辞不肯接受，皇帝也能体察他的心思，对他说："你天爵生来就高，原本就不是人爵所能荣耀的。"

21 九月，初四，魏六宫的后妃、夫人、嫔御以及文武官员都迁移到洛阳。

22 二十日，魏主到邺，好几次到相州刺史高闾的官舍，赞扬他治理的政绩，赏赐很丰厚。高闾几次要求治理自己的家乡幽州，诏令说："高闾到了已经可以致仕告老的年龄，才要求衣锦还乡，知道前进忘记后退，有损谦恭的美德，可降称号为平北将军。他是本朝年资都老的大臣，应该成全他的心愿，迁调为幽州刺史，让降号存法与劝善示恩兼顾，恩义及法令并行。"任命高阳王拓跋雍为相州刺史，警戒他说："做个守牧一方的长官，可说容易也可说难：'本身正直，不必号令，百姓自然照办。'所以容易；'本身不正直，即使有号

令，百姓也不依从'。所以很难。”

23 己丑，徙南平王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为桂阳王。

24 乙未，魏主自邺还；冬，十月，丙辰，至洛阳。

25 壬戌，魏诏：“诸州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以闻。”又诏：“徐、颍、光、南青、荆、洛六州，严纂戎备，应须赴集。”

26 十一月，丁卯，诏罢世宗东田，毁兴光楼[1]。

27 己卯，纳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

28 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帝引诸儒议圜丘礼。秘书令李彪建言：“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2]。请前一日告庙。”从之。甲申，魏主祀圜丘；大赦。

29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见群臣于光极堂，宣下品令，为大选之始。光禄勋于烈子登引例求迁官，烈上表曰：“方今圣明之朝，理应廉让，而臣子登引人求进，是臣素无教训，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办此！”乃引见登，谓曰：“朕将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谦逊之美、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又加烈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子。

魏主谓群臣曰：“国家从来有一事可叹：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纳谏，人臣患不能尽忠。自今

朕举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卿等亦当举之。如是，得人者有赏，不言者有罪，卿等当知之。”

30 丁酉，诏修晋诸陵，增置守卫。

31 甲子，魏主引见群臣于光极堂，颁赐冠服。

32 先是魏人未尝用钱，魏主始命铸太和五铢。是岁，鼓铸粗备，诏公私用之。

33 魏以光城蛮帅田益光为南司州刺史，所统守宰，听其铨置。后更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光为刺史。

34 氐王杨炅卒。

【注释】

①兴光楼：为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所建。

②泮宫：即学宫。郑玄注曰：郊学也。

【译文】

23 二十三日，迁调南平王萧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萧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萧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萧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萧昭粲为桂阳王。

24 二十九日，魏主由邺回到洛阳。冬，十月，二十一日，到洛阳。

25 二十七日，魏下诏令：“各州仔细品评属官的优劣，考核得失分为三等报告上级知晓。”又下诏令：“徐、颍、光、南青、荆、洛六州，严密加强军备，以便随时因需要听候征召。”

26 十一月，初二，诏令废北文惠太子世宗的东田，拆毁兴光楼。

27 十四日，迎娶太子妃褚氏，大赦天下。太子妃是褚澄的女儿。

28 初五，魏主到委粟山，确定圜丘的位置。十四日，皇帝召见一

些儒者商议圜丘的仪礼。秘书令李彪建议:"鲁人要祭上帝之前,一定在郊学先祭告后稷。请陛下在前一天到太庙祭告祖先。"魏主依从他的说法。十九日,魏主在圜丘祭天,大赦。

29 十二月,初一,魏主在光极堂接见群臣,颁下九品的命令,做为铨选士人的开始。光禄勋于烈的儿子于登援引事例要求升官,于烈上表说:"现在圣明的朝代,理该清廉谦让,而臣的儿子于登援引他人的例子要求升迁;是臣向来没有好好教导,请陛下黜我的官职。"魏主说:"这是有见识的话,没想到于烈能做到这样!"于是召见于登,对他说:"朕将流布教化于天下,由于你父亲有谦逊的美德、直士的风范,所以升你为太子羽军校尉。"又加封于烈散骑常侍,封为聊城县子。

魏主对群臣说:"国家向来有一件可叹的事:臣下没有人肯公开议论政治得失。做人君的怕的是不能接纳谏言,做人臣的怕的是不能竭尽忠诚。从今以后,朕举用一个人,如有不妥的,你们直接说出他的缺失,如有才能而朕所不知道的,你们也应当推举。这样,推举有才能的人有赏赐,明知不对而又不说的人有罪,你们应当知道!"

30 初三,诏令整修晋朝皇帝的各陵墓,多设置了一些守备。

31 三十日,魏主在光极堂召见群臣,颁发赏赐礼冠礼服。

32 早先,魏人不曾用钱币,魏主这才命令铸造太和五铢钱。这年,铸造大体完备,诏令公私使用这种钱币。

33 魏任命光城的蛮族统帅田益光做南司州刺史,他所统辖的守官邑宰,全由他铨选安排。后来又在新蔡设立东豫州,任命田益光做刺史。

34 氐王杨炅去世。

三 年

1 春，正月，丁卯，以杨炅子崇祖为沙州刺史，封阴平王。

2 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婚，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诏以："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1]。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2]。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核，勿容伪冒。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详定，务令平允。"琇，叡之子也。

魏旧制：王国舍人皆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3]。咸阳王

禧娶隶户为之[4]，帝深责之；因下诏为六弟聘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懿，羲之子也。

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5]。

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阎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6]，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帝与群臣论选调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冲对曰："未审上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粱子弟乎，为致治乎？"帝曰："欲为治耳。"冲曰："然则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故用之。"冲曰："傅说、吕望[7]，岂可以门地得之！"帝曰："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耳。"秘书令李彪曰："陛下若专取门地，不审鲁之三卿[8]，孰若四科？[9]"著作佐郎韩显宗曰："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顷之，刘昶入朝。帝谓昶曰："或

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器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

臣光曰：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⑩，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注释】

①功衰：指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齐衰关系的亲属。

②四姓：指卢、崔、郑、王四姓。

③王国舍人：此处指诸王嫔妃。八族，指上文提到的自代地迁徙来的八姓贵族。

④隶户：北魏时将所俘获的故国民户赏赐给臣下驱使。这类民户虽有自己的家室，但无自由，亦称“僮隶户”。

⑤五姓：指卢、崔、郑、王加上李姓。赵郡诸李，北魏人称为“赵李”。

⑥郡姓：魏晋以来一郡中每朝都显贵的家族。

⑦傅说：商王武丁的大臣。相传原是傅岩地方从事版筑的奴隶。吕望，即姜太公，辅佐武王灭商。传说吕望是在河边垂钓时被周文王发现而加以重用的。

⑧鲁三卿：春秋时期鲁国三位卿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

⑨四科：孔门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⑩侧微：地位低微卑贱。《书·舜典序》：“虞舜侧微”。孔颖达疏曰：“不在朝廷谓之侧，其人贫贱谓之微。”

【译文】

三年(丙子,公元496年)

1春,正月,初三,任命杨炅的儿子杨崇祖做沙州刺史,封阴平王。

2魏主下诏,认为:"北方人称土做'拓',称后为'跋'。魏的祖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称王天下所以叫做拓跋氏。土,黄中的颜色,万物的根元,应该改拓跋氏的姓为元氏。各功臣旧族从代迁徙来的,姓氏有重复的,都把它改了。"于是开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的,不能全记下来。

魏主很重视门第家族,由于范阳的卢敏、清河的崔宗伯、荥阳的郑羲、太原的王琼四姓,是门望士族扎推崇的,特意把四姓的女儿迎娶来安置在后宫。陇西人李冲凭着才学识见被任用,是当朝显贵的重臣,他所缔结的姻亲,没有不是清誉的望族,皇帝也选了他的女儿做夫人。诏令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厘定各州的士族,多有加以升格也有降等的。又下诏令:"代人最初没有什么姓氏家族,即使有功臣或贤德者的后裔,与贫寒卑贱出身的没什么两样;所以做官显达的地位高至公卿,他自小功、大功的至齐衰的亲属们然居于卑下的职位。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从太祖以来,在当代功勋显赫,地位高至公卿,明显可知,通知司州、吏部,不让八姓之人担任卑下的职务,看成和卢、崔、郑、王四姓一样。除此以外,应当排列士流的,不久再另下敕令。旧时部落长老,而皇始以来三代做官在尚书以上,以及品第登列王公的,也确定其姓。其中,长老的后嗣,而官位不显赫的,定为族;如果本来不是长老,而官位显赫的,也定为族。大凡这姓族,都应该细加考核,不容许做假冒认。命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人详细拟定办法,务必让它平正公允。"陆琇是陆馛的儿子。

魏旧有的制度：王国的诸嫔妃都应娶八族及清望门第家的女儿。咸阳王元禧娶隶户的女儿为嫔妃，皇帝深加责备；于是下诏替六个弟弟聘定妻子："以前所娶的，可做为妾媵。咸阳王禧，可以聘前颍川太守陇西人李辅的女儿；河南王干，可以聘前中散大夫代郡人穆明乐的女儿；广陵王羽，可以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人郑平城的女儿；颍川王雍，可以聘前中书博士范阳人卢神宝的女儿；始平王勰，可以聘前廷尉卿陇西人李冲的女儿；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人郑懿的女儿。"郑懿是郑羲的儿子。

当时赵郡各姓李的，人物尤其多，各有美盛的家风，所以当时谈门第高贵的，总以卢、崔、郑、王、李五姓为第一。

众人议论，认为薛氏是河东兴盛的家族。魏帝说："薛氏，蜀郡人，怎能入郡姓！"直阁薛宗起在殿下拿着长戟，出列回答说："臣的先人，汉朝末年在蜀做官，两代以后又还归河东，如今六代相传，不是蜀郡人了。想陛下黄帝后裔，受封在北方，难道也叫做胡人吗？如今不能用郡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把长戟在地上摜碎。皇帝缓缓地说："如此说来，朕排列在甲，卿排列在乙了？"于是把薛姓列为郡姓。并且笑着说："卿非'宗起'，而是'起宗'了。"

魏帝与群臣谈论铨选调迁的问题，说："近代出身高低贵贱，各有定分，这种做法究竟如何？"李冲回答："不知上古以来，陈设官爵名位，究竟是为了富裕人家的子弟呢？还是为了把政事处理好呢？"皇帝说："想把政事处理好罢了！"李冲说："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选取显贵人家的子弟，不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呢？"皇帝说："只要有过人的才能，不怕在上位的人不知道。但君子的门下，即使没有当代合用的人才，德行总是纯粹笃厚，所以朕任用贵显人家的子弟。"李冲说："傅说、吕望，怎能以门阀地位来铨选他们！"皇帝说："非常特异的人，从古以来才有一两个而已。"秘书令李彪说："陛下如果专门根据门阀地位来铨选官吏，不知道鲁国的三卿，与孔门四科的弟子。谁优秀些？"著作郎韩显宗说："陛下怎能以显贵的承袭显贵

的地位，以卑贱承袭卑贱的地位！”皇帝说：“如真有高明特异、出类拔萃的，朕也不拘泥这个制度。”不久，刘昶入朝。皇帝对刘昶说：“有人说，看有才能的就嘱托重任，不必拘泥门第，朕认为不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清浊同流，混杂在一起，士人和庶族，爵位与车服没有分别，这实在不行。我们现在八族以上的士人，品第有九种，九品以外，庶族的官位又有七等。如果有特异人才，也可也兴家一直做到三公。正怕贤才难得，也不能为一个人乱了我的制度啊！”

臣司马光说：选举的方法，先论门阀地位，然后再论贤德才能，这是魏、晋深刻的弊病，而历代互相因循，没有能改变。所谓君子、小人的区分，不在于世代食禄与贫贱低微，就今天看来，是愚者智者都能认识到的，而在当时，即使魏孝文帝那样贤明，还难免这个毛病。所以能明白地辨正是非，不受世俗观念迷惑的，确实是很少的。

3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为彭城王。复定襄县王鸾为城阳王。

4 二月，壬寅，魏诏：“群臣自非金革[1]。听终三年丧。”

5 丙午，魏诏：“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师行养老之礼。”[2]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3]诏：“国老，黄耆已上[4]，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5]，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

6 丁丑，魏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

7 壬午，诏：“乘舆有金银饰校者，皆剔除之。”

8 上志慕节俭。太官尝进裹蒸，上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破之，余充晚食。"又曾用皁荚，以余涤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寿，有银酒铛，上欲坏之；王晏等咸称盛德，卫尉萧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若三元[6]。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上不悦。后预曲宴[7]，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铛，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惭。

上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8]，莫不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亲戚凭藉，互相通进，人君之务过繁密。南康唐王侍郎颍川钟嵘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上不怿，谓太中大夫顾暠曰："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对曰："嵘虽位末名单，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臣斫'也。"上不顾而言他。

9 夏，四月，甲辰，魏广州刺史薛法护求降。

10 魏寇司州，栎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

11 五月，丙戌，魏营方泽于河阴[9]。又诏汉、魏、晋诸帝陵，百步内禁樵苏。丁亥。魏主有事于方泽。

12 秋，七月，魏废皇后冯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贵重，简冯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于魏主，未几，有疾，还家为尼。及太后殂，帝立熙少女为皇后。既而其姊疾愈，帝思之，复迎入宫，拜左昭仪，后宠浸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先入宫，不率妾礼。后颇愧恨，昭仪因谮而废之。后

素有德操，遂居瑶光寺为练行尼⑩。

【注释】

①金革：即兵革。兵器铠甲的总称，引申指战争。

②养老之礼：古礼，对某些有资格的老年人按时给以酒食。

③国老：古代称告老回家的卿大夫。庶老，古代指没有做官的老年士人。

④黄耇(gǒu 苟)：高寿之人。

⑤耆(qí 其)年：六十岁以上。

⑥三元：农历正月初一日，为年、月、日三者之始，故称"三元。"

⑦曲宴：在宫中设内宴，称为"曲宴。"

⑧六署：指尚书左右仆射、左右丞所通常处理的除署、功论、封爵、贬黜、八议、疑谳等六案。九府，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大鸿胪九卿府。

⑨方泽：祭礼之坛。

⑩练行：指修炼戒行。　瑶光寺，在洛阳宫旁边。

【译文】

3 二十八日，魏迁调始平王元勰为彭城王，恢复定襄县王元鸾为城阳王。

4 二月，初九，魏诏令："群臣除了为战争，听由服完三年之丧。"

5 十三日，魏诏令："都城近郊范围内七十岁以上的人，三月到京师，参加养老的典礼。"三月，初三，在华林园摆设宴席款待群臣及卿大夫致仕的国老、上与庶人为官的庶老。诏令："国老、老迈黄发的，给予中散大夫、郡守的荣衔；六十以上，给予给事中、县令的荣衔；庶老直接给予郡县的荣衔，各自赐给饰有鸠鸟的拐仗、衣裳。"

十四日，魏诏令各州品评人才的中正，各自推举自己乡里人民所景仰的，年龄五十岁以上、清寒简素而修德守身、不曾做过官的人，授给他令长的职衔。

7 十九日，诏令车轿栏格装饰有金银的都除掉。

8 皇上一心向慕节俭。太官曾进奉粽子，皇上说："我吃这个吃不完，可以分成四部分，剩余的留做晚餐。"又曾使用皁荚，把余下的皁汁给予左右的人，说："这还可以再用。"太官正月初一向皇上祝贺，有银制的温酒器，皇上准备把它毁坏；王晏等人都称扬皇上盛德。卫尉萧颖胄说："朝廷盛礼，没有比正月初一更重要的了。这一个器皿既是旧有的东西，算不得奢侈。"皇上不高兴。后来出席宫中安排的内宴，满桌上都是银制器皿，萧颖胄说："陛下以前要毁坏温酒器，恐怕应该移到这些器皿上。"皇上很惭愧。

皇上事无巨细均亲自处理，所列纲目也很细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没有不向皇上启奏的，全由诏令来决定。文武官员勳戚旧臣，选用都不归吏部，亲戚倚赖，互相通情俟机进取，人君的事务过于繁多细密。南康王侍郎颍川人钟嵘上书说："古时候，贤明的君主挑选人才颁布政令，衡量才能授予官职，三公坐着议论道理，九卿工作而完成任务，天子只是面朝南方、谦恭修己就是了。"奏书呈上，皇上不高兴，对太中大夫顾暠说："钟嵘是什么人，想替我裁断机要事务！你认得他吗？"顾暠回答说："钟嵘虽然地位低名气小，但所说的或许有值得采纳的地方。而且繁多琐碎的职事，各自有官吏掌理，如今人主亲自总揽，是人主更加辛劳而臣子更加闲逸，所谓'替厨子切割，替大匠砍伐'啊！"皇上不理而谈其他的事。

9 夏，四月，十一日，魏的广州刺史薛法护来归降。

10 魏侵扰司州，梁城戍主魏僧珉抵抗，打垮了敌人。

11 五月，二十四日，魏在河阴经营方泽。又诏令汉、魏、晋各帝的坟墓，百步之内禁止伐木取草。二十五日，魏主在方泽祭地。

12 秋，七月，魏废皇后冯氏。起初，文明太后希望她的娘家显贵有权势，挑选冯熙的两个女儿进入宫廷；其中一个早死，一个受到魏主的宠幸，不久，有病，就回到娘家做尼姑。等到太后驾崩，皇帝册立冯熙的小女儿做皇后，过了些时候，皇后的姐姐病好了，皇帝想念她，又迎接进宫，拜为左昭仪，皇后所受的恩宠渐渐衰退。昭仪

自认为年龄较长，而且先进宫，不遵循嫔妾的礼仪。皇后很羞愧，也很愤恨，昭仪诽谤她，于是皇后被废黜。皇后向来有德操，便住到瑶光寺做修练戒行的尼姑。

13 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群臣皆诣中书省清见。帝在崇虚楼[1]，遣舍人辞焉，且问来故。豫州刺史王肃对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独京城微少。细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辍膳三日，臣下惶惶，无复情地。"帝使舍人应之曰："朕不食数日，犹无所感。此来中外贵贱，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宽勉，未必有实。方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14 魏太子恂不好学；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魏主赐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辽东高道悦数切谏，恂恶之。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奔平城，手刃道悦于禁中。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入夜乃定。诘旦，尚书陆琇驰以启帝，帝大骇，秘其事，仍至汴口而还。甲寅，入宫，引见恂，数其罪，亲与咸阳王禧更代杖之百余下，扶曳出外，囚于城西，月余乃能起。

15 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桢卒。

16 九月，戊辰，魏主讲武于小平津；癸酉，还宫。

17 冬，十月，戊戌。魏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司州民十二夫调一[2]；吏以供公私力役。"

18 魏吐京胡反，诏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帅并、肆之众以讨之。彬，桢之子也。彬遣统军奚康生击叛胡，破之，追至车突谷，又破之，俘杂畜以万数。诏以彬为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余人保险不服，彬请兵二万以讨之，有司奏许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发兵之理！可随宜讨治。若不能克，必须大兵者，则先斩刺史，然后发兵！"彬大惧，督帅州兵，身先将士，讨去居，平之。

19 魏主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顿首谢。帝曰："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恂欲违父逃叛，跨据恒、朔③，天下之恶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忧也。"闰月，丙寅，废恂为庶人，置于河阳无鼻城，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

20 戊辰，魏置常平仓。

21 戊寅，太子宝卷冠。

【注释】

①崇虚楼：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修建于洛阳宫中，斋戒前居住。

②司州：北魏迁都洛阳后，以洛阳地区为司州。

③恒州：北魏原都代地平城，以平城地区置司州，后迁都洛阳，改平城地区为恒州，治平城。

【译文】

13 魏主由于久旱不下雨，自七月二十二日起不吃东西，直到七月二十四日，群臣都到中书省要求进见。魏帝在崇虚楼，派中书舍人辞让，并且询问群臣为什么要求进见。豫州刺史王肃回答说："如

今四郊的雨水已经滋润周遍，只有京城雨量少。老百姓不曾缺少一顿饭，而陛下已经停止进膳三天了，臣下心中惶恐不安，简直没有容情置身之地。"魏帝交代中书舍人答复说："朕几天不吃食物，还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近来朝廷内外，不分贵贱，都说四郊有雨，朕怀疑他们有意要宽慰我，未必是实情。正想派使者去察看，果然象他们说的，朕就该进膳，如果不是真的有雨，朕还活着做什么，当用我的生命替万民承担灾害就是了。"这天夜里，下了大雨。

14 魏的太子元恂不好学，身材一向肥胖，苦于河南地方天气炎热，常想回到北地去。魏主赐给他衣帽，元恂常私下穿着鲜卑的衣服。中庶子辽东人高道悦好几次直率地劝谏，元恂憎恶他。八月，初七，魏帝到嵩高去，元恂和左右的人秘密计谋，叫来马匹，骑了轻快的马疾驰到平城，亲手在宫中杀了高道悦 。领军元俨严厉约制门卫，防止变乱，到夜里才安定下来。第二天早晨，尚书陆琇快马去向魏帝启奏，魏帝大为惊骇，把这事保密，仍然到了汴口才问洛阳。二十三日，进宫，召见元恂，数落他的罪过，亲自与咸阳王元禧轮流用棍子打了一百多下，让左右扶着拖了出去，囚禁在城的西边，元恂过了一个多月才能站起来。

15 二十六日，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元桢去世。

16 九月，初八，魏主在小平津讲论武事；十三日，回宫廷。

17 冬，十月，初八，魏下诏："军士从代地来的，都用做羽林、虎贲。司州的人民十二个男丁中征调一个，由官吏差遣，服公私使用的劳役。"

18 魏吐京胡反叛，诏令朔州刺史元彬执掌汾州的职事，帅领并、肆的军队去讨伐吐京胡。元彬是元桢的儿子。元彬派统军奚康生攻击叛乱的胡人，打败了胡人追击到车突谷，又大胜一场，虏获了好几万牲口。诏令任元彬做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余人退保险要之地，不肯降服，元彬要求派两万军队去讨伐，有司陈奏，应允，魏主大怒，说："对付小小的敌寇，哪有发兵的道理，可以随事制宜

讨伐平定。如果不能平服，必须依赖大发兵的话，那么先杀了刺史，然后发兵！”元彬大为恐惧，督帅汾州的兵士，身先将士，讨伐胡去居，把叛兵平定了。

19 魏主在清徽堂引见群臣，商议废黜太子元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除去礼帽叩头谢罪。皇帝说：“你们所引咎自责的是为私，我所议论的是为国，‘大义灭亲’，是古人所看重的。现在元恂有意违背父志逃走反叛，盘据恒州、朔州，天下的恶行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果不废了他，是国家的忧患啊！”闰月，初八，把元恂废黜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士监守，吃穿用，大致只让他能免除饥寒而已。

20 初十，魏设置常平仓。

21 二十日，梁太子萧宝卷行加冠之礼。

22 初，魏文明太后欲废魏主，穆泰切谏而止，由是有宠。及帝南迁洛阳，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泰自尚书右仆射出为定州刺史，自陈久病，土温则其，乞为恒州；帝为之徙恒州刺史陆叡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发，遂相与谋作乱，阴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思誉、安乐侯隆、抚冥镇将鲁郡侯业、骁骑将军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思誉，天赐之子；业，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叡以为洛阳休明[1]，劝泰缓之，泰由是未发。

颐伪许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状闻。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见于凝闲堂，谓之曰：“穆泰谋为不轨，扇诱宗室。脱或必然，今迁都甫尔，北人恋旧，南北纷扰，朕

洛阳不立也。此国家大事，非卿不能办。卿虽疾，强为我北行，审观其势。傥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强盛，可承制发并、肆兵击之。"对曰："泰等愚惑，正由恋旧，为此计耳，非有深谋远虑；臣虽驽怯，足以制之，愿陛下勿忧。虽有犬马之疾，何敢辞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复何忧！"遂授澄节、铜虎、竹使符、御杖左右，仍行恒州事。

行至雁门，雁门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阳平。"澄遽令进发。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进。"澄曰："泰既谋乱，应据坚城；而更迎阳平，度其所为，当似势弱。泰既不相拒，无故发兵，非宜也。但速往镇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代[2]，出其不意，晓谕泰党，示以祸福，皆莫为之用。泰计无所出，帅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寻至，穷治党与，收陆叡等百余人，皆系狱，民间帖然。澄具状表闻，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谓社稷臣也。观其狱辞，正复皋陶何以过之！"愿谓咸阳王禧等曰："汝曹当此，不能办也。"

23 魏主谋入寇，引见公卿于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纲条粗举，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于深宫之中乎！朕今南征决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来术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国之大事，宜君臣各尽所见，勿以朕先言而依违于前，同异于后也。"李冲对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论人事，后察天道。今卜筮虽吉而人事未备，迁都尚新，秋谷不稔，未可以兴师旅。如臣所见，宜俟来秋。"帝曰："去十七

年，朕拥兵二十万，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时不利。今天时既从，复云人事未备；如仆射之言，是终无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异日将为社稷之忧，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谋君当尽付司寇，不可不尽怀也。”

24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④，柳下惠婴盗跖之诛⑤，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注释】

①休明：美好清明，多指政治教化好。

②治书侍御史：官名。汉宣帝时设。汉宣帝时居宫廷书房内决策国家大事，令侍御史二人在左右侍候，随时把敕令写下来，因名“治书侍御史”，后另置官，掌纠察、敕令。

③皋陶（yáo 瑶）：相传为尧舜时代掌刑法的官。

④桓魋：即向魋。春秋时宋大夫。曾有宠于宋景公，后得罪，景公要抓他，逃到卫国。司马牛是他的兄弟。

⑤盗跖：人名。原名跖（zhí 直），春秋时期人，曾率众起事，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统治者称为“盗跖”。柳下惠为其兄弟。古代法，贤不肖既相远，而兄弟罪不相及。

【译文】

22 起初，魏文明太后想废黜魏主，穆泰直言极谏才作罢，因此穆泰受孝文帝的宠信。待魏帝南迁洛阳，所亲近任用的多数是中州的儒士，宗室和代地人往往心里不乐。穆泰由尚书右仆射出任为定州刺史，自己陈奏长久生病，南土温湿，病情就加重，要求做恒州刺史，孝文帝便把恒州刺史陆叡换做定州刺史，任命穆泰替代。穆泰

到了恒州，陆叡还没有出发，于是两人计谋叛乱，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的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人，共同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做君主。元思誉是元天赐的儿子；元业是元丕的弟弟；元隆、元超都是元丕的儿子。陆叡认为洛阳的政治清明，劝穆泰迟些行动，穆泰因此没有发动。

元颐假意允许穆泰等人的推举，来安定他们的心，而秘密把情况向魏主奏明。执掌吏部尚书职事的任城王元澄有病，魏帝在凝闲堂召见他，对他说："穆泰计划叛乱，煽诱宗室。假如真的举事，如今刚刚迁都，北地人依恋旧土，南北纷扰，朕在洛阳就不稳了。这国家大事，不是你不能办好。你虽有病，勉强替我走一趟，仔细观察他们的情势。倘如他们力量微弱，直接去抓住他们；若是已强盛，可以宣布我的旨意调动并、肆的军队攻击他们。"元澄回答说："穆泰等人愚蠢昏乱，正因为依恋旧土，才定出这一计谋，不会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愚笨懦弱，足以制服他们，希望陛下不要担忧。虽有一点小病，怎敢推辞呢？"魏帝笑着说："任城王肯去走一遭，朕还担忧什么！"于是授给元澄符节、铜虎符、竹使符，还带了天子左右御仗的卫士，使他掌管理恒州的一切事务。

元澄走到了雁门，雁门太守夜里来报告说："穆泰已经领了军队往西去投奔阳平王了。"元澄命令立即出发。右丞孟斌说："事情未能筹划，应该依照敕令召集并、肆军队，然后缓缓前进。"元澄说："穆泰既然图谋叛乱，应该占据坚固的城池，而他却去投奔阳平王，度量他的所作所为，该是势力微弱。穆泰既没有抗拒我，无故发动军队，是不合适的。只要尽快去镇压，民心自然就安定下来。"于是兼程加速赶去。先派治书侍御史李焕单人匹马进入代都，出其不意，晓谕穆泰的党羽，告示他们祸福利害，都不再为他所用。穆泰无计可施，带领手下几百人攻击李焕，不成功，逃出城西，李焕追上来捉住他。元澄也跟着到来，彻底追究他的党羽，逮捕了陆叡等一百多人，都关到监狱去，民间安然无事。元澄把一切写成表章陈奏，孝

文帝欣喜，召见公卿，把奏表给他们看，说："任城王可说是社稷之臣。看他的起诉之辞，真是皋陶也比不上他！"回头对咸阳王元禧等人说："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就不能办理了。"

23 魏主计划南侵，在清彻堂引见公卿，说："朕在中原建都，政事纲领大略具备了，只有南边的敌人还没平定，怎能效法近代天子在深宫放下帷幕，不问世事呢？朕现在要南征，是决定的了，但还不知确实在什么时候。近来术数家都预言说：'现在去一定能成功。'这是国家大事，君臣应该各自尽量抒陈己见，不要因为朕先有言论就犹豫，将来事情决定之后，又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李冲回答说："大凡用兵的法则，应该先讨论人事，而后再观察天道。如今占卜虽是吉象，而人事并未完全准备妥善，迁都还未久，秋天的谷物并不丰收，还不能发动军事。如照臣的看法，应该等到明年秋天。"皇帝说："过去十七年，朕拥有二十万军队，这是人事兴盛，而天时不利。现在天时既如人意，又说人事不充备，照仆射的说法，是终究没有征伐的时期啊！敌人近在咫尺，将来会成为社稷的忧患，朕怎敢自我安逸！如秋天的行事不胜利，各位都交付司寇论罪，不能不尽意啊！"

24 魏主因为有罪迁徙到边疆的人多数逃亡，于是制定："一人逃亡，全家充当劳役"的法令。光州刺史博陵人崔挺上书劝谏说："天下好人少，坏人多。如果一个人有罪，连累到全家人，那么司马牛要因桓魋的连累受到处罚，柳下惠要因盗跖的连累受到诛杀，那不是很悲哀的事吗？"皇帝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废除了那条法令。

资治通鉴卷全译卷第一百四十一

齐纪七　起强圉赤奋若，尽著雍摄提格，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

1 春，正月，大赦。

2 丙申，魏立皇子恪为太子。魏主宴于清徽堂，语及太子恂，李冲谢曰："臣忝师傅[1]，不能辅导。"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恶，师傅何谢也！"

3 乙巳，魏主北巡。

4 初，尚书令王晏，为世祖所宠任，及上谋废郁林王，晏即欣然推奉。郁林王已废，上与晏宴于东府，语及时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即位，晏自谓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既居朝端[2]，事多专决，内外要职，并

用所亲，每与上争用人。上虽以事际须晏，而心恶之。尝料简世祖中诏，得与晏手敕三百余纸，皆论国家事，又得晏启谏世祖以上领选事，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遥光劝上诛晏，上曰："晏于我有功；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为武帝，安能为陛下乎！"上默然。上遣腹心陈世范等出涂巷，采听异言。晏轻浅无防，意望开府，数呼相相自视，云当大贵；与宾客语，好屏人清闲。上闻之，疑晏欲反，遂有诛晏之意。

奉朝请鲜于文粲密探上旨，告晏有异志。世范又启上云："晏谋因四年南郊，与世祖故立帅于道中窃发。"会虎犯郊坛，上愈惧。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报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陈"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范之言。丙辰，召晏于华林省，诛之，并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及晏子德元、德和。下诏云："晏与毅、明达以河东王铉识用微弱，谋奉以为主，使守虚器。"晏弟诩为广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袭杀之。季敞，上之从祖弟也。萧毅奢豪，好弓马，为上所忌，故因事陷之。河东王铉先的年少才弱，故未为上所杀。铉朝见，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视。至是，年稍长，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与外人交通。

郁林王之将废也，晏从弟御史中丞思远谓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赞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权计相须，未知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不失后名。"晏曰："方啜粥，未暇此事。"及拜骠骑将军，集会子

弟,谓思远兄思征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③;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遽应曰:"如阿戎所见,今犹未晚也。"思远知上外待晏厚而内已疑异,乘间谓晏曰:"时事稍异,兄亦觉不?凡人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晏不应。思远退,晏方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旬日而晏败。上闻思远言,故不之罪,仍迁侍中。

晏外弟尉氏阮孝绪亦知晏必败④,晏屡至其门,逃匿不见。尝食酱美,问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败,人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何惧之有!"卒免于罪。

【注释】

①忝(tiǎn 舔):谦辞。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

②朝端:朝臣之上。时王晏任尚书令,尚书令位居朝臣之右。

③阿戎:晋、南朝宋齐时人,多称从弟为阿戎,至唐代仍如此称。

④尉氏:县名。汉时属陈留郡(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东晋南朝时侨置于今江苏省南京市北部,属泰郡。

【译文】

齐纪七　起丁丑(公元497年)至戊寅(498年),共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丁丑,公元497年)

1春,正月,大赦天下。

2初八,魏册立皇子元恪为太子。魏王在清徽堂设宴,谈到太子元恂,李冲谢罪说:"臣自愧为师傅,没能好好辅导他。"皇帝说:"我尚且不能教化他的恶行,师傅有什么好引咎自责的呢!"

3十七日,魏主到北边巡察。

4当初,尚书令王晏,受世祖宠爱任用;等到皇上想废黜郁林王,

王晏欣然推举尊奉他。郁林王罢黜了，皇上与王晏在东府宴饮，谈到时事，王晏拍掌说："您常说我胆怯，现在究竟怎样？"皇上即位，王晏自认为辅佐大命，对新朝有功，常批评非议世祖过去的事。既做了尚书令，位居朝臣的首位，事情多数专断裁决，内外重要的职位，都任用自己亲近的人，常和皇上在用人方面争执。皇上虽然举事之际须用王晏，而内心嫌恶他。曾整理挑选世祖的诏令，得到给王晏的手令三百多张纸，都谈论国家大事，又得到王晏启奏劝谏世祖任命皇上执掌遴选的事，因此更猜忌鄙薄他。始安王萧遥光劝皇上诛杀王晏，皇上说："王晏对于我有功劳，而且不曾犯罪。"萧遥光说："王晏不能为武帝尽忠，怎能为陛下尽心呢！"皇上沉默不言。皇上派遣心腹陈世范等人出入街巷，收集各种传言。王晏轻薄浮躁，没有戒备，一心想做开府仪同三司，好几次叫相士给自己看相，说是应当大大显贵；与宾客谈话，也喜欢摒退左右，单独密谈。皇上听说了，怀疑王晏要造反，于是有诛杀王晏的意思。

奉朝请鲜于文粲秘密探测到皇上的旨意，报告说王晏有谋叛的意图。陈世范又启奏皇上说："王晏计划凭借四年皇上南郊祭天的时候，与世祖旧日的主帅于途中暗地举事。"适巧有老虎触犯郊祀的高坛，皇上更恐惧。尚未郊祀的前一天，下敕令停止举行祭天之礼，先向王晏及徐孝嗣通报。徐孝嗣接受旨意，而王晏陈奏："郊祀的事体重大，一定要自己努力实现。"皇上更相信陈世范的启奏。二十八日召王晏到华林省，把他杀了。同时诛杀的还有北中郎司马萧毅、台队主刘明达，及王晏的儿子王德元、王德和。下诏令说："王晏和萧毅、刘明达，因河东王萧铉见识短浅，为人懦弱，计划奉他为君主，让他虚坐帝位。"王晏的弟弟王诩做广州刺史，皇上派遣南中郎司马萧季敞偷袭杀了他。萧季敞是皇上同曾祖的弟弟。萧毅奢侈豪华，喜好骑马射箭，被皇上猜忌，所以借故陷害他。河东王萧铉早先由于年幼才弱，所以没被皇上杀害。萧铉朝见皇上，常鞠躬俯身弯腰，不敢平行直接对着看。到这时候，年纪稍长，于是因王晏的

事连累被免除官爵，禁止不准和外人交往。

郁林王将废黜时，王晏的堂弟御史中丞王思远对王晏说："哥哥蒙受世祖隆厚的恩典，现在一旦赞助别人这种事，他或许以权宜之计期望你，不知哥哥将来怎么自我立足！如果就此自杀，还可以保全门户，不污损身后名节。"王晏说："正吃粥，没空闲考虑这事。"等到官拜骠骑将军，与子弟聚会，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征说："隆昌末年，阿戎劝我自杀，如果听他的话，哪有今天！"王思远突然回答他说："真照阿戎所说的去做，现在还不算晚哪！"王思远知道皇上外表对王晏深厚，而内心已经怀疑猜忌，趁机会对王晏说："时事稍有不同，哥哥觉察出来没有？大凡人多数拙于为自己谋划，而巧于为别人计谋。"王晏不回答。王思远退出，王晏才叹息说："这世上竟然有人劝人死的！"十天之后，王晏就被杀。皇上听说王思远说过那些话，所以不加罪处罚，仍然迁调他为侍中。

王晏的舅子尉氏阮孝绪也知道王晏一定要败死，王晏每上他的家门，他就逃匿避不见面。曾吃肉酱，味道鲜美，询问家人，知道是王晏家送来的，就吐了出来，把其余的倒掉了。等到王晏败死，别人替他担忧，阮孝绪说："亲戚却不同党，有什么可恐惧的！"最终他免于罪罚。

5 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

6 甲子，以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

7 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见穆泰、陆叡之党问之，无一人称枉者；时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亲党皆伏诛，赐陆叡死于狱，宥其妻子，徙辽西为民。

初，魏主迁都，变易旧俗，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帝以其宗室耆旧，亦不之逼，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而已。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坐，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

太子恂自平城将迁洛阳，元隆与穆泰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1]，规据陉北[2]。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谋告之。丕外虑不成，口虽折难，心颇然之。及事觉，丕从帝至平城，帝每推问泰等，常令丕坐观。有司奏元业、元隆、元超罪当族，丕应从坐。帝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留其后妻、二子，与居于太原，杀隆、超、同产乙升[3]，余子徙敦煌。

初，丕、叡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叡既诛，帝赐冲、烈诏曰："叡反逆之志，自负幽冥；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不忘前言，听自死别府[4]，免其絷戮。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谢。

臣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5]。是故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6]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7]，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则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

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注释】

①关：此处指雁门之东陉、西陉二关。

②陉北：即恒、朔二州之地，今山西省北部。

③同产：同母所生兄弟。

④别府：陆叡为恒州刺史，谋反事觉后，北魏孝文帝赐他自杀，但不是在恒州刺史府，是在监狱自杀，所以此处称"别府"。

⑤爵禄废置，杀生予夺：这是《周礼》上所谓八柄，是驾驭群臣之权柄。

⑥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即《周礼》上所谓"八辟"，封建王朝为庇护上层统治集团，规定对上述八种人给予减刑、免刑特权的特别审议，汉以后称"八议。"亲，是皇亲国戚；故，是皇帝旧友故交；贤，是所谓有大德行的大臣；能，是有大才能的臣子；功，是对王朝有大功勋者；贵，是有高官显爵的人；勤，是对封建王朝特殊勤劳者；宾，是先朝皇族。

⑦槐棘：周代外朝种植槐棘，以为朝臣列班的位次，后代指公卿之位。

【译文】

5 二月，初五，魏主到太原。

6 初七，任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刺史。

7 十六日，魏主到平城，引见穆泰，陆叡的党羽讯问，没有一个人喊冤枉的，当时人都佩服任城王元澄的明察。穆泰和他的亲戚、党羽都伏法被杀，赐令陆叡在狱中自杀，宽宥他的妻子、儿女，流放到辽西做百姓。

当初，魏主迁都，改变旧有的习俗，并州刺史新兴公元丕都不高兴，皇帝顾念他是宗室耆旧，也不逼迫他，不过以大道理引导他，让他不发表反对意见就是了。等到朝臣都变换衣帽，满座都是红衣裳，而元丕独独穿了胡服坐在其中，后来才加戴了帽子系了衣带，

但没能修饰容貌仪表，魏帝也不勉强他。

太子恂由平城将迁到洛阳的时候，元隆和穆泰等人密谋留住元恂，于是发兵截断雁门的关口，计划占据阴北。元丕在并州，元隆等人把计划告诉他。元丕表面上顾虑不能成功，口里虽责难，心里很认为他们有道理。等到事情被察觉，元丕跟从皇帝到平城，皇帝每次讯问穆泰等人，常让元丕陪坐观看。有司陈奏元业、元隆、元超犯罪应该满族抄斩，元丕应该跟着被判罪。皇帝因为元丕曾接受诏书，准允不死。由他免除死刑做百姓，留下他的后妻和两个儿子与他住在太原，杀了元隆、元超、同母的兄弟乙升，其余的儿子流放到敦煌。

起初，元丕、陆叡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都接受免死的诏令，陆叡被诛杀以后，皇帝赐予李冲、于烈诏书说："陆叡谋反叛逆之志，自己愧对鬼神，违背誓约全由他自己，不关朕的事。谋反叛逆既不同常人，其余罪犯即使想怜悯宽恕，怎么可能呢？但朕还是没忘以前的誓约，听任他在别府自杀，赦免他的妻子、儿女不死。元丕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最先为贼人叛乱开端，连坐该处死，特别宽恕他，让他做百姓。朕本期望有始有终，是他们自己弃绝于我，违逆的心理，乖戾的念头，何等可悲！所以在此另外告知，想来不会见怪。除反之外，我们君臣之间明洁如白日啊！"李冲、于烈都上表致谢。

臣司马光评说：谈到爵位俸禄、废黜安置、杀戮存活、给予夺取，是人君用来驾驭群臣的大权柄。所以先王的制度，虽有亲戚、故旧、贤德、才能、功勋、显贵、殊勤、宾客，如果他们犯了罪，不直接赦免，一定要在象征公卿的三槐九棘之间议论他们的罪刑，可赦免就赦免，可宽宥就宽宥，该刑罚就刑罚，该杀戮就杀戮，轻重看情况而定，宽严随时机不同。所以君主可以施恩惠而不失威严，臣子可以免罪罚而不致自我仗恃。到魏就不是如此，有功勋的显贵臣子，常常预先答应他们免死，使他们骄横而触犯罪罚，又依法杀了他们。所以不信守的许诺诱使臣

子陷入死地啊！刑政的缺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8 是时，代乡旧族，多与泰等连谋，唯于烈无所染涉，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长及侍子畏暑，听秋朝洛阳，春还部落，时人谓之"雁臣。"

9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离石[1]。叛胡请降，诏宥之。夏，四月，庚申，至龙门，遣使祀夏禹。癸亥，至蒲坂，祀虞舜。辛未，至长安。

10 魏太子恂既废，颇自悔过。御史中尉李彪密表恂复与左右谋逆，魏主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裔椒酒诣河阳[2]，赐恂死，敛以粗棺、常服，瘞于河阳。

11 癸未，魏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卒于彭城，葬以殊礼。

12 五月，己丑，魏主东还，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于丰，武王于镐。六月，庚申，还洛阳。

13 壬戌，魏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二十万，将入寇。

14 魏穆泰之反也，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之通谋，赦后事发，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马慕容契，上表自劾，魏主优诏不许；亮固请不已，癸亥，听亮逊位。

15 丁卯，魏分六师以定行留。

16 秋，七月，魏立昭仪冯氏为皇后。后欲母养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阳，暴卒于共县。

17 戊辰，魏以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18 八月，丙辰，魏诏中外戒严。

19 壬戌，魏立皇子愉为京兆王，怿为清河王，怀为广平王。

20 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

21 甲戌，魏讲武于华林园；庚辰，军发洛阳，使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参治留台事。假彭城王勰中军大将军，勰辞曰："亲疏并用，古之道也。臣独何人，频烦宠授！昔陈思求而不允[3]，愚臣不请而得，何否泰之相远也！"[4]魏主大笑，执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5]，吾与汝以道德相亲。"

22 上遣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阳，军主鲍举助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黄瑶起戍舞阴。

23 魏以氐帅杨灵珍为南梁州刺史。灵珍举州来降，送其母及子于南郑以为质，遣其弟婆罗阿卜珍将步骑万余袭魏武兴王杨集始，杀其二弟集同、集众；集始窘急，请降。九月，丁酉，魏主以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将兵数万讨之。

24 初，魏迁洛阳，荆州刺史薛真度劝魏主先取樊、邓。真度引兵寇南阳，太守房伯玉击败之。魏主怒，以南阳小郡，志必灭之，遂引兵向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沸地。辛丑，魏主留诸将攻赭阳，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袭其郛，克之。房伯玉婴内城拒守，魏主遣中书舍人孙延景谓伯玉曰："我今荡一六合[6]，非如曩时冬来春去，不有所克，终不还北。卿此城当我六龙之

首⑦，无容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枭首，事在俯仰，宜善图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宠，不能建忠致命而尽节于其仇，罪一也。顷年薛真度来，卿伤我偏师，罪二也。今鸾辂亲临，不面缚麾下，罪三也。”伯玉遣军副乐稚柔对曰：“承欲攻围，期于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谓获其死所！外臣蒙武帝采拔，岂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绍大宗，非唯副亿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遗敕；是以区区尽节，不致失坠。往者北师深入，寇扰边民，辄厉将士以修职业。反己而言，不应垂责。”

宛城东南隅沟上有桥，魏主引兵过之。伯玉使勇士数人，衣班衣，戴虎头帽，伏于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召善射者原灵度射之，应弦而毙，乃得免。

【注释】

①离石：县名，秦置，在今山西省西部。

②椒酒：用椒浸制的酒，有毒。

③陈思：指曹魏时陈思王曹植。曹植为魏文帝曹丕之弟，曾上表请求率领军队攻打吴、蜀，曹丕不许。

④否(pǐ 痞)泰：《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泰谓“天地交而万物通”，否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后常合用“否泰”指世道盛衰和人事通塞。

⑤二曹：指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

⑥六合：指天地四方。

⑦六龙：古代天子车驾六马，因用为天子车驾的代称。此处指王师，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

【译文】

8 当时，代地的旧族，多数与穆泰等人合谋，只有于烈没有牵涉到，皇帝因此更看重他。皇帝因为北方的酋长和侍候的人怕夏天炎热，听由他们秋天到洛阳朝见，春天回归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9 三月，二十二日，魏主南行到离石，叛乱的胡人要求降顺，诏令宽宥他们。夏，四月，初四，到龙门，派遣使者祭祀夏禹。初七，到蒲板，祭祀虞舜。十五日，到长安。

10 魏太子恂废黜以后，自己很悔恨犯了过错。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是元恂又和左右图谋叛逆，魏主派中书侍郎刑峦与咸阳王元禧奉了诏令，带了椒酒到河阳，赐元恂死，用粗木棺材，普通衣服收敛，葬在河阳。

11 十七日，魏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在彭城去世，用特殊礼仪安葬。

12 五月，初三，魏主回到东边，乘船由渭水进入黄河。初六派使者在丰地祭祀周文王，在镐地祭祀武王。六月，初五，回到洛阳。

13 初七，魏出动冀、定、瀛、相、济等五州的兵士二十万，将南下侵扰。

14 魏穆泰反叛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他通谋，宽赦之后，事情败露，削夺官爵当老百姓。穆罴的弟弟司空穆亮把官署事务交付司马慕容契，上表自我弹劾，魏主下诏优待，不许辞职；穆亮坚持请求，不停止，初八，听由穆亮辞掉司空职位。

15 十二日，魏的部队分为六师，来确定或进或留。

16 秋，七月，魏册立昭仪冯氏为皇后。皇后想收养太子恪；元恪的生母高氏由代都到洛阳，在共县突然死去。

17 戊辰日，魏任命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18 八月，初一，魏诏令中外戒严。

19 初七，魏立皇子元愉为京兆王，元怿为清河王，元怀为广平

王。

20 追尊景皇的生母王氏为恭太后。

21 十九日，魏在华林园讲论武艺。二十五日，军队由洛阳出发。吩咐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留守；任命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参议处理留守各机构的事；授命彭城王元勰为中军大将军。元勰推辞，说："亲疏并用，是古人的道理。臣是什么人，多次烦陛下宠信授事！过去陈思王要求自效从军，而魏文帝不应允，愚臣没要求却得到了，怎么命运这样悬殊呢？"魏主大笑，握着元勰的手说："魏文帝与陈思王由于才名互相猜忌，我和你由于道德相互亲爱。"

22 皇上派遣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协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守赭阳，军主鲍举协助西汝南、北义阳两郡太守黄瑶起戍守舞阴。

23 魏任命氐族统帅杨灵珍做南梁州刺史。杨灵珍献了南梁州来投降，送他的母亲和儿子到南郑做为人质，派遣他的弟弟婆罗河卜珍带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袭击魏始兴王杨集始，杀了杨集始的两个弟弟杨集同、杨集众；杨集始窘迫焦急，要求投降。九月，十三日，魏主任命河南尹李崇做都督陇右诸军事，带领几万兵士去讨伐杨灵珍。

24 早先，魏迁都洛阳，荆州刺史薛真度劝魏主先攻取樊城、邓县。薛真度带领军队侵扰南阳，太守房伯玉打败了他。魏主愤怒，认为南阳是小郡，立志一定要灭它，于是率领军队转向襄阳；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军士号称一百万，吹口令就会扬起尘土。十七日，魏主留下诸将攻击赭阳，自己领军队南下；十九日，到了宛城，夜里攻击外郭，攻陷了。房伯玉环着内城抵抗防守，魏主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现在要统一天下，不象以前冬季来春季走，要是攻不下城池，终究不会回北边去的。你这个小城首先阻挡着我的王师，不容我不先攻取，远的期限一年，近的只要一个月。要封侯安享富贵，要枭首示众，事情只在你低头仰首而已，应

当好好考虑！而且你有三项罪过，现在说给你听：你先事奉武帝，受特别的宠信，不能尽忠效死而为他的仇人尽节义，这是第一项罪过。前些年薛真度来，你伤害了我一部分军队，这是第二项罪过。如今御驾亲到，你还不自己捆绑了投到我旗下，这是第三项罪过。”房伯玉派遣军副乐雅柔回答说：“本地蒙受您的攻击围困，到时是必定攻陷的。我是个卑贱微小的普通人，能抵抗大威，真可说是死得其所！外臣蒙受武帝的选拔，怎敢忘怀大恩！但是继位的君主德行有亏，主上绍继大宗，以小宗入为高帝第三子，不仅符合万民的期望，也秉承了武帝的遗旨；所以我尽节守城，不敢大意失了人臣之礼。过去北边军队深入我国疆界，侵扰边疆的百姓，严格要求将士防守抵拒，各尽职守。我自己反省，不应被责备才是。”

宛城东南角的护城河上有座桥梁，魏主带了兵士通过。房伯玉派几个勇士，穿有斑纹的衣服，戴了虎头形状的帽子，伏在桥墩下，突然冲出攻击，魏主人与马都被惊吓了，于是召来善射的原灵度射击，那些勇士都应弦而死，才避免了危险。

25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里袭之；群氐皆弃杨灵珍散归，灵珍之众减太半，崇进据赤土。灵珍遣从弟建屯龙门，自帅精勇一万屯鹫峡；龙门之北数十里中，伐树塞路；鹫硖之口，聚礧石，临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统军慕容拒帅众五千从他路入，夜，袭龙门，破之。崇自攻鹫峡；灵珍连战败走，俘其妻子，遂克武兴，梁州刺史阴广宗、参军郑猷等将兵救灵珍；崇进击，大破之，斩杨婆罗阿卜珍，生擒猷等，灵珍奔还汉中。魏主闻之，喜曰：“使朕无西顾之忧者，李崇也。”以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州刺

史，以安集其地。

26丁未，魏主发南阳，留太尉咸阳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列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军攻之不克，筑长围守之，遣人谓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为独取糜碎！"思忌遣人对曰："城中兵食犹多，未暇从汝小虏语也！"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将别军屯赭阳[①]，成公期遣胡松引蛮兵攻其营，显宗力战，破之，斩其裨将高法援。显宗至新野，魏主谓曰："卿破贼斩将，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②]？"对曰："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常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弥大。臣所以不敢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贤之。

上诏徐州刺史裴叔业引兵救雍州。叔业启称："北人不乐远行，唯乐钞掠。若侵虏境，则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从之。叔业引兵攻虹城，获男女四千余人。

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将降于魏。丁酉，魏败齐兵于沔北，将军王伏保等为魏所获。

27丙辰，以杨灵珍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

【注释】

①右军府：指右军将军府。

②露布：古代用称檄文、捷报或其他紧急文书。北魏时，每攻战胜利，想天下周知，就将俘获多少人马，写于绢帛缚在竹竿上，也叫"露布"。

【译文】

25 李崇砍伐山木，开出道路，出乎氐人意料之外，由内外向氐人袭击，众多氐人都丢了杨灵珍四散逃走，杨灵珍的兵士减少了一大半，李崇前进占据了赤土。杨灵珍派遣堂弟杨建屯守龙门，自己率领精锐勇士一万人屯守鹭峡，在龙门北边几十里路途中，砍伐树木阻塞道路；鹭峡的入口处堆积了礌石，靠着悬崖把大石头推下去，用来抗拒魏兵。李崇命令统军慕容拒率领五千军士从其他路径进入，夜里，袭击龙门，攻陷了。李崇自己攻击鹭峡，杨灵珍连着作战失败逃走，李崇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子，于是攻占了武兴。梁州刺史阴广宗、参军郑猷等人带军队援救杨灵珍，李崇前进攻击，大获全胜，杀了杨婆罗阿卜珍，活捉郑猷等人，杨灵珍逃回汉中。魏主听了捷报，高兴地说："让朕没有西顾之虑，是李崇啊！"任命李崇为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来聚集安抚那地方的人民。

26 二十三日，魏主由南阳出发，留下太尉咸阳王元禧等人攻打宛城。二十五日，魏主到新野，新野太守刘思忌拒敌固守。冬，十月，初三，魏军攻击新野，攻不下来，就建筑了长长的工事来围困。派人对城里说："房伯玉已经投降，你为何独自选择粉身碎骨？"刘思忌派遣人回答说："城里兵力和粮食还很多，没空与你们小蛮人说话。"魏的右军将军府长史韩显宗带领另一支军队屯扎在赭阳，成公期派胡松率领蛮兵攻打他的营地，韩显宗奋力作战，击败对方，杀了他们的偏将高法援。韩显宗到新野，魏主对他说："你击破贼人，杀了将领，很有助长军威的作用。朕正攻打坚守的大城，为何不写露布？"回答说："过去听说镇南将军王肃虏获贼人两三个，驴马几匹，都要写露布，臣在东观时，私下常笑他。近来虽凭仗陛下威灵，得以摧挫丑恶的敌人，但兵士寡少，力量微弱，俘虏斩杀不多。如果也高高地拖拉着长长的丝帛，虚张自己的功绩，效法王肃的作法，臣的罪过就更大了。臣所以不能作露布，只是向陛下报告就是了。"魏主更加尊敬他。

皇上诏令徐州刺史裴叔业带兵去救援雍州，裴叔业启奏说："北地人不乐于远行，只喜欢抢劫虏掠，如侵扰敌人的境域，那么司州、雍州的敌寇自然就分散了。"皇上依从他的提议。裴叔业率领兵士攻打虹城，虏获男女四千多人。

二十日，派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稷去援救雍州。十月，十一日，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个将领投降魏。十四日，魏在沔北击败齐兵，将军王伏保等人被魏俘虏。

27 丙辰日，任命杨灵珍做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

28 新野人张睹帅方余家据栅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协，故缓救之，顿军樊城。

丁丑，诏遣度支尚书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节，帅众二万、骑千匹向襄阳，雍州众军并受节度。

庚午，魏主南临沔水；戊寅，还新野。

将军王昙纷以万余人攻魏南青州黄郭戍，魏戍主崔僧渊破之，举军皆没。将军鲁康祚、赵公政将兵万人侵魏太仓口[1]，魏豫州刺史王肃使长史清河傅永将甲士二千击之。康祚等军于淮南，永军于淮北，相去十余里。永曰："南人好夜斫营，必于渡淮之所置火以记浅。"乃夜分兵为二部，伏于营外；又以瓠贮火，密使人过淮南岸，于深处置之，戒曰："见火起，则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营，伏兵夹击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竟起，不知所从，

溺死及斩首数千级，生擒公政，获康祚之尸以归。豫州刺史裴叔业侵魏楚王戍[2]，肃复令永击之。永将心腹一人驰诣楚王戍，令填外堑，夜伏战士千人于城外。晓而叔业等至城东，部分将置长围。永伏兵击其后军，破之。叔业留将佐守营，自将精兵数千救之。永登门楼，望叔业南行数里，即开门奋击，大破之，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余。叔业进退失据，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败，自坠吾计中耳。既不测我虚实，足使丧胆，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谒者就拜永安远将军，汝南太守，封贝丘县男。永有勇力，好学能文。魏主常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版，唯傅修期耳[3]！"

29 曲江公遥欣好武事，上以诸子尚幼，内亲则仗遥欣兄弟，外亲则倚后弟西中郎长史彭城刘暄、内弟太子詹事江祏[4]；故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居中用事；遥欣为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据西面。而遥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恶之。遥欣侮南郡太守刘季连，季连密表遥欣有异迹；上乃以季连为益州刺史，使据遥欣上流以制之。季连，思考之子也。

30 是岁，高昌王马儒遣司马王体玄入贡于魏，请兵迎接，求举国内徙；魏主遣明威将军韩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众。儒遣左长史顾礼、右长史金城鲋嘉将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礼、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其属朝兴安等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旧人恋土，

不愿东迁，相与杀儒，立鳓嘉为王，复臣于柔然。安保独与顾礼、马义舒还洛阳。

【注释】

①太仓口：北魏积贮粮食之处，因名。在北魏豫州，淮河北岸，今河南省汝南。

②楚王戍：地名。当时豫州葛陵城东北有楚武王冢，人因称其城为"楚王冢城"，北魏于此地置兵戍守，所以称之为"楚王戍。"

③修期：傅永字修期。

④内弟：即表弟。南齐明帝的母亲景皇后是江祏的姑姑，因此郭江祏为其内弟，即表弟。

【译文】

28 新野人张睹率领一万多户人，据守栅栏，抵抗魏兵，十二月，初七，被魏人攻占了。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和，所以延缓援救，军队驻扎在樊城。

二十四日，诏令派度支尚书崔慧景援救雍州，授予崔慧景符节，率领两万兵士，四千骑兵，奔向襄阳，雍州所有的军队都接受他的调度指挥。

十七日，魏主南来沔水附近，二十五日，回转新野。

将军王昙纷带了一万多人攻击魏南青州黄郭戍，魏戍主崔僧渊击破他们，全军覆没。将军鲁康祚、赵公政带领兵士一万人侵扰魏的太仓口，魏豫州刺史王肃命长史清河人傅永带领士兵三千人还击。鲁康祚等人在淮水南边驻扎，傅永在淮水北边驻扎，相距十余里。傅永说："南边人喜欢在晚上偷袭营地，肯定在渡过淮水的地方设置火种做水深浅的记号。"于是在夜里把兵士分两部分，埋伏在营地外头，又用葫芦储放燃料，暗中派人渡过淮水南岸在深水处安放，告诫他们说："一看到火起，就把它们点燃。"当晚，鲁康祚等

人果然带领军队来偷袭营地，伏兵夹击他们，鲁康诈败走，奔到淮水边，火到处燃起，不知该从那里渡河，溺死和被杀的好几千人，活捉了赵公政，获鲁康诈的尸体回来。豫州刺史裴叔业侵扰魏楚王戍，王肃又命令傅永去攻击他。傅永带了一个心腹快马赶到楚王戍，命令填平外边的深壕，夜里在城外埋伏了一千个战士。天亮时裴叔业等人到了城东，正部署军力准备围城攻打。傅永埋伏的兵士袭击他的后头部队，击破了。裴叔业留下将佐防守营地，自己带领几千精兵去援救。傅永登上门楼，远远看见裴叔业往南走了几里，就开了城门奋力攻击，大破裴叔业的军队，获得裴叔业的伞、扇、鼓、帐幕、铠甲及兵器一万多件。裴叔业进退都没有了凭据，于是败走。左右的人想追击，傅永说："我们连残弱的兵卒一起不满三千人，他们精锐甲兵气势还盛，并非力量不如我们才失败，只是落入我们的圈套罢了。既不能测定我们的虚实，足够让他们丧胆，虏获这些就很够了，何必再去追击！"魏主派遣谒者到前线拜傅永为安远将军、汝南太守，封他为贝丘县男。傅永有勇力，好学能为文章。魏主常感叹说："上马能攻击敌人，下马能写报捷书的，唯有傅修期了！"

29 曲江公萧遥欣喜欢武艺，皇上由于几个皇子还幼小，内亲就倚赖萧遥欣兄弟，外亲就倚赖皇后的弟弟西中郎长史彭城人刘暄、表弟太子詹事江祏；所以任始安王萧遥光做扬州刺史，居中掌权；萧遥欣做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镇守西面。而萧遥欣在江陵多方招募有才能勇力的人，为自己树植势力，皇上很憎恶他。萧遥欣侮辱南郡太守刘季连，刘季连秘密表奏萧遥欣有图谋不轨的迹象。皇上就任命刘季连为益州刺史，让他据守萧遥欣的上游地带来控制他。刘季连是刘思考的儿子。

30 这年，高昌王马儒派司马王体玄到魏入贡，要求派兵迎接，以便全国向内地迁徙。魏主派明威将军韩安保去迎接，割划伊吾的五百里地方安顿马儒的部属。马儒派遣左长史顾礼、右长史金城人鲋

嘉带领步兵骑兵一千五百人去迎接韩安保，但韩安保却没到来；顾礼、鿐嘉回转高昌，韩安保也回到伊吾。韩安保派部属朝兴安等人出使高昌，马儒又派遣顾礼带领世子马义舒去迎接韩安保，到了白棘城，离高昌一百六十里。高昌旧人留恋故土，不愿向东迁徙，合力杀了马儒，拥立鿐嘉做国王，又臣属于柔然。韩安保单独与顾礼、马义舒回到洛阳。

永泰元年

1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2 加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孝嗣固辞。

3 魏统军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缚刘思忌，问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宁为南鬼，不为北臣！"乃杀之。于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阳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阳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阴戍主黄瑶起、南乡太守席谦相继南遁。瑶起为魏所获，魏主以赐王肃，肃脔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陈显达救雍州。

4 上有疾，以近亲寡弱，忌高、武子孙。时高、武子孙犹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子皆不长[1]，高、武子孙日益长大！"上欲尽除高、武之族，以微言问陈显达，对曰："此等岂足介虑！"以问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遥光以为当以次施行。遥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舆自望贤门入，每与上屏人久语毕，上索香火，呜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诛。会上疾暴甚，绝而复苏，遥光遂行其策；丁

未，杀河东王铉、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永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阳王子珉、湘东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阳王昭粲、巴陵王昭秀，于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诸子皆尽矣。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状，请诛之，下诏不许；再奏，然后许之。南康侍读济阳江泌哭子琳，泪尽，继之以血，亲视殡葬毕，乃去。

5 庚戌，魏主如南阳。二月，癸丑，诏左卫将军萧惠休等救寿阳[2]，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缚出降。伯玉从父弟思安为魏中统军，数为伯玉泣请，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萧衍大败于邓城[3]。时慧景至襄阳，五郡已陷没[4]，慧景与衍及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帅五千余人进行邓城，魏数万骑奄至，诸军登城拒守。时将士蓐食轻行，皆有饥惧之色。衍欲出战，慧景曰："虏不夜围人城，待日暮自当去。"既而魏众转至。慧景于南门拔军去，诸军不相知，相继皆遁。魏兵自北门入，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且战且却行。慧景过闸沟，军人相蹈藉，桥皆断坏。魏兵夹路射之，杀傅法宪，士卒赴沟死者相枕，山阳取袄仗填沟乘之，得免。魏主将大兵追之，晡时至沔。山阳据城苦战，至暮，魏兵乃退。诸军恐惧，是夕，皆下船还襄阳。庚寅，魏主将十万众，羽仪华盖，以围樊城，曹虎闭门自守。魏主临沔水，望襄阳岸，乃去，如湖阳；辛亥，如悬瓠。

魏镇南将军王肃攻义阳，裴叔业将兵五万围渴阳以救义阳⑤。魏南兖州刺史济北孟表守渴阳，粮尽，食草木皮叶。叔业积所杀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内，别遣军主萧璝等攻龙亢，魏广陵王羽救之。叔业引兵击羽，大破之，追获其节。魏主使安远将军傅永、征远将军刘藻、假辅国将军高聪救渴阳，并受王肃节度。叔业进击，大破之，聪奔悬瓠，永收散卒徐还。叔业再战，凡斩首万级，俘三千余人，获器械杂畜财物以千万计。魏主命锁三将诣悬瓠；刘藻、高聪免死，徙平州⑥，傅永夺官爵；黜王肃为平南将军。肃表请更遣军救渴阳，魏主报曰："观卿意，必以藻等新败，故难以更往。朕今少分兵则不足制敌，多分兵则禁旅有阙，卿审图之！义阳当止则止，当下则下；若失渴阳，卿之过也！"肃乃解义阳之围，与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步骑十余万救渴阳。叔业见魏兵盛，夜，引军退；明日，士众奔溃，魏人追之，杀伤不可胜数。叔业还保渴口。

【注释】

①司徒：指齐明帝萧鸾的弟弟、安陆昭王萧缅，已去世，建武元年(公元494年)赠司徒。

②寿阳：当时北魏并没有攻打寿阳，疑"寿"字有误。

③邓城：地名。汉代时属南阳郡，南朝时属京兆郡，在今湖北省襄樊市境地。

④五郡：指南阳、新野、南乡、北襄城及西汝南、北义阳二郡太守。今河南省宛县及湖北襄樊市一带。

⑤渴阳：地名，为北魏南兖州治所，今安徽省蒙城。

⑥平州：北魏天赐四年(公元407年)置，治所在肥如(今河北省卢龙北)。

【译文】

永泰元年(戊寅,公元498年)

1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加封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坚决辞让。

3魏的统军李佐攻打新野,初五,攻陷了,捉到刘思忌,问他说:"现在要投降不?"刘思忌说:"宁愿做南鬼,也不做北臣!"于是李佐杀了他。这一来沔水北边大为震动。初六,湖阳戍主蔡道福、初九,赭阳戍主成公期、初十,舞阴戍主黄瑶起、南乡太守席谦,相继向南逃跑。黄瑶起被魏人虏获,魏主把他赐给王肃,王肃把他切成肉块吃了。二十三日,命令太尉陈显达援救雍州。

4皇上有病,由于近亲少而弱小,忌惮高帝、武帝的子孙。当时高帝、武帝的子孙还有十个为王,每回初一、十五入朝,皇上回到后宫,就叹息说:"我和司徒各个儿子都还小,高帝、武帝的子孙却日益长大!"皇上想把高帝、武帝的族人全数除去,用隐晦的话询问陈显达,回答说:"这种事有什么好顾虑的?"询问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认为应该依次施行。萧遥光有脚病,皇上常命令他坐了轿子由望贤门进宫,常与皇上摒退左右长久地谈话,谈完了,皇上索取香火,呜咽流泪,那么第二天必定有所诛杀。恰逢皇上病势来得突然加重,气绝了又苏醒,萧遥光于是就施行杀戮的计策。二十五日,杀河东王萧铉、临贺王萧子岳、西阳王萧子文、永阳王萧子峻、南康王萧子琳、衡阳王萧子珉、湘东王萧子建、南郡王萧子夏、桂阳王萧昭粲、巴陵王萧昭秀。到这时候,太祖、世祖及世宗的儿子都杀光了。萧铉等人已死,才吩咐公卿陈奏他们的罪状,要求诛杀,皇上下诏不准,再度陈奏,才准许。南康王的侍读济阳人江泌哭悼萧子琳,泪流完了,接着流血,亲自看着南康王出殡、下葬完毕,才离去。

5二十八日,魏主到南阳。二月,初一,诏令左卫将军萧惠休等人援救寿阳。十二日,魏人攻陷宛北城,房伯玉自己缚绑了出城投降。

房伯玉的同祖弟弟房思安做魏中统军，好几次替房伯玉哭泣请求，魏主才赦免了他。十八日，魏主到新野。二十九日，任命彭城王元勰做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三月，初一，崔慧景、萧衍在邓城大吃败仗。当时崔慧景到襄阳，沔北五都已经陷落，崔慧景与萧衍及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人率领五千多人向邓城前进，魏几万骑兵由后边追逼过来，各军登城抵抗防守，当时将士早晨匆忙进食，轻装疾走，都已饥饿疲惫。萧衍想出城作战，崔慧景说："敌人不会夜里围攻城池，到了黄昏自会离去。"过不久，魏的军队相断到达。崔慧景从南门把军队开拔走了，各军彼此都不通告，相继都逃走。魏兵从北门进城，刘山阳和部属几百人断后，拼死作战，一边打一边撤退。崔慧景过闸沟，兵士互相践踏，桥梁断折毁坏。魏兵由道路两旁射击，杀了傅法宪，士卒投闸沟死的很多，刘山阳拿夹衣和兵器填塞闸沟之中，得以逃脱。魏主带了大军追赶，傍晚到了沔水，刘山阳据守城池苦战，到黄昏，魏兵才退走。南齐各军恐惧，这晚，都下船回襄阳去了。初九，魏主带领十万大军，翠羽的旌旗，华丽的伞盖，去围困樊城，曹虎闭城自守。魏主走近沔水，远望襄阳对岸，于是离去，到了湖阳；三十日，到悬瓠。

魏镇南将军王肃攻打义阳，裴叔业带领五万军士围困涡阳，以援救襄阳。魏南兖州刺史济北人孟表防守涡阳，粮食吃完了，吃树皮青草。裴叔业把所杀的魏人尸体堆积到五丈之高，让城里的人看；另外派军主萧璝等人攻打龙亢，魏广陵王元羽去援救，裴叔业带兵攻击元羽，大破元羽的军队，追赶获得了他的符节。魏主派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摄理辅国将军高聪去救援涡阳，都接受王肃的调度指挥。裴叔业进击，大破魏军，高聪逃奔悬瓠，傅永收编散乱的兵卒缓缓回去。裴叔业再次进攻，总共砍杀一万个首级，俘虏三千多人，获得的器械、各种牲口、财物都有好几千万。魏主命令把三个将领带上枷锁送到悬瓠；刘藻、高聪免死，流放平州；傅永

削夺官爵；贬黜王肃为平南将军。王肃上表要求再派遣军队去救援涡阳，魏主回答说："看你的意思，一定认为刘藻等刚刚失败，所以难以再去。朕如今少分出一些兵力，就不够制服敌人，多分出兵力，那么禁卫部队都有所不足，你仔细想想看！义阳的围困该停就停，能攻下就攻下；倘若失去了涡阳，那就是你的过失了。"王肃于是解除了义阳的围困，和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人带领步兵、骑兵十几万去援救涡阳。裴叔业看着魏兵很多，夜里就带了军队撤退。第二天，士兵奔逃溃败，魏兵追击，杀伤的人数也数不完。裴叔业回去退保涡口。

6 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朝无亲援，初游代都，以清渊文穆公李冲好士[1]，倾心附之。冲亦重其材学，礼遇甚厚，荐于魏主，且为之延誉于朝[2]，公私汲引。及为中尉，弹劾不避贵戚，魏主贤之，以比汲黯[3]。彪自以结知人主，不复藉冲，稍稍疏之，唯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冲侵衔之。

及魏主南伐，彪与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务。彪性刚豪，意议多所乖异，数与冲争辩，形于声色；自以身为法官，他人莫能纠劾，事多专恣。冲不胜忿，乃积其前后过恶，禁彪于尚书省，上表劾彪"违傲高亢，公行僭逸，坐舆禁省，私取官材，辄驾乘黄[4]，无所惮慑。臣辄集尚书已下，令史已上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彪皆伏罪。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罪。"冲又表称："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见其才优学博，议论刚正，

愚意诚谓拔萃公清之人。后稍察其人酷急，犹谓益多损少。自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知其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听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实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虽非理，无不屈从。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北荒，以除乱政之奸⑤；所引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谮⑥。"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

帝览表，叹怅久之，曰："不意留台乃至于此！"既而曰："道固可谓溢矣⑦，而仆射亦为满也⑧。"黄门侍郎宋弁素怨冲，而与彪同州相善，阴左右之。有司处彪大辟，帝宥之，除名而已。

冲雅性温厚，及收彪之际，亲数彪前后过失，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缚。冲詈辱肆口，遂发病荒悖，言语错缪，时扼腕大骂，称"李彪小人"，医药皆不能疗，或以为肝裂，旬余而卒。帝哭之，悲不自胜，赠司空。

冲勤敏强力，久处要据，文案盈积，终日视事，未尝厌倦，职业修举，才四十而发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时每多忿竞。及冲贵，禄赐皆与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岁禄万匹有余，时人以此少之。

7 魏主以彭城王勰为宗师，诏使督察宗室，有不帅教者以闻。

【注释】

①李冲(公元450～498年)：北魏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字思顺。官

至尚书仆射。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建议立三长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各设一长,代替宗主督护制,检查户籍,征收赋税,以抑止豪强多占民户。又建议颁布新的租调制,限制宗主贪污中饱,以增加政府收入。后佐北魏孝文帝拟定法律,主持营建洛阳新都的工程。孝文帝南攻萧齐,他又奉命留守,委任甚专。

②延誉:谓称扬其美,使名誉远播。

③汲黯(àn 暗? —— 前112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武帝时,任东海太守,继为主爵都尉。好黄老之术,常直言切谏,并反对武帝反击匈奴贵族的战争。后出为淮阳太守,在任十年死。

④乘(shèng 圣)黄:古代传说的神马。这里指皇帝乘坐的御马。北魏有乘黄厩,设令管理。

⑤此处援引古例,《诗经》曰:取彼谮人,投畀有北。毛诗注:北方寒凉而不毛。古代将乱政之人发配到北方荒凉之地处死。

⑥青蝇之谮:比喻谗佞之人。《诗经》曰: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⑦道固:指李彪。李彪字道固。

⑧仆射:指李冲。

【译文】

6 早先,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寒贫贱,朝廷中没有亲戚可以攀援;初到代都游学,因为清渊人文穆公李冲喜好士人,便倾心归附他。李冲也看重他的才学,对他非常礼遇,把他引荐给魏主,并且替他在朝廷中广为宣传,树立声誉,从公私两面都引进他。等到李彪做了中尉,弹劾错失,不避贵戚权臣,魏主认为他贤德,把他比做汉代的汲黯。李彪自以为已经为人主接纳及赏识,不需要凭藉李冲了,便渐渐疏远,只是在公开场合见李冲时,整理衣袖以示礼节而已,不再有尊从敬服的意思,李冲逐渐对他产生怨恨。

到了魏主南伐的时候,李彪与李冲及任城王元澄共同掌理留守的事务。李彪个性刚烈豪爽,意见及建议有很多与人不同之处,屡次与李冲争辩,并且发展到翻脸相争;自认身为执法官吏,他人

不能纠察弹劾，做事多专擅放肆。李冲忿恨得不得了，于是把李彪前后犯的过错罪恶搜集起来，在尚书省关押了李彪，上表弹劾李彪："违令傲慢，趾高气扬，偷懒越礼，公然坐着轿子进入禁省，私取官家的财物，常驾御马，无所畏惧。臣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的官员，在尚书省会座，以李彪所犯的罪行面告他，审讯其虚实，李彪都供认不违，承认罪过。请就李彪所犯罪状免除李彪所任的官职，交付廷尉治罪。"李冲又上表说："臣与李彪认识以来，近二十年了。看他才能出众，学问渊博，议论刚毅正直，我一时真以为选拔了公正的清廉的人才。后来稍稍察觉他严酷急躁，还以为他对国家益处多于坏处。自从陛下大驾南行以后，李彪兼度支尚书，我与他早晚共同处事，才知道他专断放肆，毫无忌惮，看重自己，忽略他人，听他的言论，有如自古以来难得的忠己恕人的贤者，考核他的行为，实在是天下奸佞残暴的贼子。臣与任城王谦恭巴结，委曲自己，好像顺从的弟弟事奉凶暴的哥哥，他所要求的，虽没有道理，我们也没有不委屈依从的。以上所讲，都有具体的事实证验。如果臣列举的事都属实，就应该在北荒之地把李彪殊杀，以铲除扰乱政事的奸人；如果臣所引述的没有实证，就应该把臣流放到边远之地，以平息谗人的毁谤之言。"李冲亲自写奏表，家人都不知道。

皇帝看过李冲奏表后，惆怅感叹很久，说："没想到留守的几个人竟闹到这种地步。"接着又说："李彪可说是骄傲了，然而李冲也太自满了。"黄门侍郎宋弁向来怨恨李冲，而与李彪同是相州人，交情很好。暗中为李彪说好话。有司判处李彪砍头大罪，皇帝宽宥了他，只是削除名位而已。

李冲性情温和厚重，但在收押李彪时，亲自数说李彪前后的过失，怒不可遏，瞋目而视，大喊大叫，掀翻了案桌，摔碎了凳子，吓得御史们个个以泥涂面，反绑自己的双手，来向李冲谢罪。李冲辱骂不绝口，于是发病，神经失常，言语错乱，常愤怒地大骂，说"李彪小人"，吃药针砭都没法治好，有人认为是怒气伤肝，十几天就死了。

皇帝哭悼他，悲哀得控制不住。追赠他为司空。

李冲勤奋聪敏，精力旺盛，长久处于重要职位，文案堆积满桌，整日看文件，没有厌倦过，本职的业务处理得很好，才四十岁头发就白了。兄弟六个，是四个母亲所生，年少时常常争打。到了李冲显贵以后，俸禄与赏赐都和兄弟分享，兄弟相处变得敦厚和睦。但他多方援引同族及姻亲，私自授予官爵，李冲一家人一年的俸禄超过万匹布帛，当时的人因此轻视他。

7 魏主奉彭城王元勰为宗师，诏令嘱托他督察宗室，要是有谁不接受教导的，就向上报告。

8 夏，四月，甲寅，改元。

9 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自以高、武旧将，心不自安。上虽外礼甚厚，而内相疑备，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堪宜。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宽。前二岁，上遣领军将军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武进陵，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安尉之。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1]。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侬歌》[2]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子不净心，那得恶人题！"上愈猜愧。

上疾屡危，乃以光禄大夫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则。中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东亦何易可平！吾终不受金罂耳！"金罂，谓鸩也。

敬则女为徐州行事谢朓妻，敬则子太子洗马幼隆遣

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朓④："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朓执岳，驰启以闻。敬则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报庶，庶以告敬则五官掾王公林⑤。公林，敬则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劝敬则急送启赐儿死，单舟星夜还都。敬则令司马张思祖草启，既而曰："若尔，诸郎在都，要应有信，且忍一夕。"

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⑥，谓众曰："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莫敢先答。防阁丁兴怀曰："官只应作尔！"敬则不应。明旦，召山阴令王询、台传御史钟离祖愿，敬则横刀跂坐，问询等："发丁可得几人？库见有几钱物？"询称"县丁猝不可集；"祖愿称"库物多未输入。"敬则怒，将出斩之，王公林又谏曰："凡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讵不更思！"敬则唾其面曰："我作事，何关汝小子！"敬则举兵反，招集，配衣，二三日便发。

前中书令何胤，弃官隐居若邪山，敬则欲劫以为尚书令。长史王弄璋等谏曰："何令高蹈，必不从；不从，便应杀之。举大事先杀名贤，事必不济。"敬则乃止。胤，尚之之孙也。

10 庚午，魏发州郡兵二十万人，期八月中旬集悬瓠。

11 魏赵郡灵王干卒。

【注释】

①焦尾琴：东汉蔡邕用一端有焦痕的桐木所制的琴。《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善乐，到吴国游时，遇到吴人以桐木烧火做饭，蔡邕听到木柴烧火声，知道这木头是好木，因此请求给予用来制琴，制成琴后，琴声果然很优美，琴

的尾端还有烧焦之痕，人称"焦尾琴"。

②懊恼歌：亦作"懊恼歌"，乐府《吴声歌曲》名。"懊恼"是烦闷的意思。"懊恼歌"主要产生于东晋，南朝吴地，原流行于民间，后宋少帝更制新歌三十六曲，现存十四首，大多为情歌。

③金罂(yīng 婴)：一种金制的盛酒器。皇帝赐死者于毒酒时，常用金罂盛之。

④正员将军：南朝时称官至将军而未有军号者为正员将军。

⑤五官掾：官名。自晋以来，各郡都设有五官掾，管理本郡事务。

⑥樗蒱(chū bó 初博)：古代博戏。博具有子，有马、有五木等。后专以五木为戏，并作为赌博的通称。

【译文】

8 夏，四月，初三，改年号为永泰。

9 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自认为是高帝、武帝的旧将领，心里不安稳。皇上表面上虽礼遇优厚，而内心怀疑防备，好几次询问王敬则饮食状况，身体是否还能胜任兵事？听说他衰老，而且住在京郊之地，所以能够稍微宽心。前两年，皇上派领军将军萧坦之带领天子斋阁的精锐武装卫士五百人到武进齐武帝等皇帝坟陵，王敬则几个儿子在都城，忧愁恐惧，无计可施。皇上知道了，派王敬则的世子仲雄往东到会稽安慰他。

王仲雄善于弹琴，皇上把蔡邕的焦尾琴借给他弹唱。王仲雄在皇上面前弹琴唱了一首《懊恼歌》，歌词有两句是："常叹负情恼，郎今果行许。"又说："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皇上更是又猜忌又惭愧。

皇上屡次病危，就任命光禄大夫张瓌做平东将军、吴郡太守，安置兵卒暗中防范王敬则。朝廷内外传说，说是要有特殊的行动了。王敬则听了，私下说："东边现在有谁？只是要平定我罢了，东边哪里有这么容易平定得了的！我终究不接受金罂的！"金罂，指的是鸩酒。

王敬则的女儿嫁给徐州行事谢朓做妻子，王敬则的儿子太子洗马幼隆派遣正员将军徐岳把实情告诉谢朓，问他的打算："如果一样，好去向王敬则报告。"谢朓捉了徐岳，快马去向皇上启奏。王敬则的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他的儿子秘密把事情告诉徐庶，徐庶又告诉了王敬则的五官掾王公林。王公林是王敬则的宗族子弟，是王敬则常委托信任的人。王公林劝王敬则尽快写启奏送去，自己陈请赐儿子死，然后单独驾船连夜回都城。王敬则命令司马张思祖起草奏启，过一会儿，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几个儿子在都城，应该有信来，暂且等一夜再说吧！"

当夜，叫来僚佐文武人员玩樗蒲，对众人说："你们大家希望我做什么打算？"没人敢先回答。防阁丁兴怀说："您只该这么做！"王敬则不回应。第二天，召唤山阴令王询、台传御史钟离人祖愿，王敬则横抱着刀，脚跟离地坐着，问王询等人："发兵能有多少人？仓库现有多少钱物？"王询声称："县里民丁仓卒之间不能召集。"祖愿说："仓库的物品多数还未输送进来。"王敬则发怒，令人把他们推出去斩了，王公林又劝谏说："凡事可以懊悔，只有这事做了不能懊悔，您怎能不再想想！"王敬则把口水吐到他脸上，说："我做事，跟你这小子有什么关系！"王敬则举兵反叛，召集军队，发配衣物，两三天便发动。

前任中书令何胤，弃官隐居在若邪山，王敬则想劫持他来做尚书令。长史王弄璋等人劝谏说："何令清高隐居，一定不依从；不依从，便该杀了他。举大事先杀有名的贤者，大事一定不能成功。"王敬则于是作罢。何胤是何尚之的孙子。

10 庚午(十九日)，魏发动州郡兵士二十万人，约期八月中旬在悬瓠集合。

11 魏赵郡灵王元干去世。

12 上闻王敬则反，收王幼隆及其兄员外郎世雄，记室参军季哲、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杀之。长子黄门郎元迁将千人在徐州击魏，救徐州刺史徐玄庆杀之。前吴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则起兵，以奉子恪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劝上尽诛高、武子孙，于是悉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江陵公宝览等处中书省，高、武诸孙处西省，敕人各从左右两人，过此依军法；孩幼者与乳母俱入。其夜，令太医煮椒二斛，都水办棺材数十具[1]，须三更，当尽杀之。子恪徒跣自归，二更达建阳门，刺启。时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书舍人沈徽孚与上所亲左右单景隽共谋少留其事。须臾，上觉，景隽启子恪已至。上惊问曰："未邪？未邪？"景隽具以事对。上抚床曰："遥光几误人事！"乃赐王侯供馔，明日，悉遣还第。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宝览，缅之子也。

敬则帅实甲万人过浙江[2]，张璨遣兵三千拒敬则于松江，闻敬则军鼓声，一时散走，璨弃郡，逃民间。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担篙荷锸，随之者十余万众；至晋陵，南沙人范修化杀县令公上延孙以应之。敬则至武进陵口，恸哭而过[3]。乌程丘仲孚为曲阿令，敬则前锋奄至，仲孚谓吏民曰："贼乘胜虽锐，而乌合易离。今若收船舰，凿长冈埭，泻渎水以阻其路；得留数日，台军必至；如此，则大事济矣。"敬则军至，值渎涸，果顿兵不得进。

五月，诏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马军主胡松筑垒于曲阿长冈；右仆

射沈文季为持节都督，屯湖头，备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则急攻兴盛、山阳二垒，台军不能敌，欲退，而围不开，各死战。胡松引骑兵突其后，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军大败，索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兴盛军客袁文旷斩之④，乙酉，传首建康。

是时上疾已笃，敬则仓悴东起，朝廷震惧。太子宝卷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敬则闻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策，计汝文子唯有走耳！"盖时人讥檀道济避魏之语也。敬则之来，声势甚盛，裁少日而败。

台军讨贼党，晋陵民以附敬则应死者甚众。太守王瞻上言："愚民易动，不足穷法。"上许之，所全活以万数。瞻，弘之从孙也。

上赏谢朓之功，迁尚书吏部郎。朓上表三让，上不许。中书疑朓官未及让，国子祭酒沈约曰："近世小官不让，遂成恒俗。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夫让出人情，岂关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怀刀欲杀朓，朓不敢相见。

【注释】

①都水：官名。南朝齐时属将作大匠，主管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的土木营建。

②浙江：今钱塘江。

③南齐高帝萧道成葬武进，为泰安陵。王敬则怀念高帝，因此恸哭而过。

④军客：《南齐书·王敬则传》作"军容"，是。军容，官名。南朝时选身材魁伟有武艺军士，让其为前驱，以壮军队声势，故称"军容"。《南史》有"军容"、"马容"之官名。

【译文】

12 皇上听说王敬则造反，逮捕王幼隆及他的哥哥员外郎王世雄、记室参军王季哲、他的弟弟太子舍人王少安等人，都杀了。王敬则的长子黄门郎王元迁带领一千人在徐州攻击魏军，皇上敕令徐州刺史徐玄庆把他杀了。前任吴郡太守南康侯萧子恪是萧嶷的儿子。王敬则起兵，以尊奉萧子恪为名义，萧子恪吓得逃亡，不知下落。始安王萧遥光劝皇上把高帝、武帝子孙都杀了，于是把各王侯都召唤进宫。晋安王萧宝义、江陵公萧宝览等人住中书省，高帝、武帝的孙子们住门下省，敕令每人只带左右随从两人，超过这个限制就依军法行事，年纪幼小的由乳母抱着进宫。当夜，命令太医煮二斛花椒水，吩咐都水准备几十具棺材，等到三更时分，要把这些人全杀了。萧子恪赤脚步行回来，二更时分到达建阳门，把自己的名片和要启陈的事一起写在奏折上，请人送上。三更到了，皇上却还睡着未起床，中书舍人沈徽孚与皇上亲信单景隽商量，把事情稍搁后。一会儿，皇上醒了，单景隽启奏萧子恪已到。皇上惊讶地问："还没动手吗！还没动手吗？"单景隽把事情详细报告。皇上拍着床说："萧遥光几乎坏了大事情。"于是赏赐各王侯酒食，第二天，都打发他们回宅第。任萧子恪做太子中庶子。萧宝览是萧缅的儿子。

王敬则率领武装部队一万人渡过钱塘江，张瓌派三千兵士在松江抵抗王敬则，一听王敬则军队击鼓的声音，一时溃散逃走，张瓌丢了吴郡逃到民间。王敬则以高帝、武帝的旧日将领身分起事，百姓扛竹竿、举锄头响应，追随他的有十几万人；到晋陵，南河人范脩化刺杀县令公上延孙来响应他。王敬则经过武进陵口，悲恸大哭而过。乌程人丘仲孚做曲阿令，王敬则前锋部队猝然攻来，丘仲孚对众官吏与百姓说："反贼乘胜而来，锐气虽盛，但只是乌合之众，易于分散。现在如能收藏起船舰，凿破长罔埭，放河水来阻挡他们，只要能拖延几天，朝廷救援的军队就会到来，这样，大事必可成功。"王敬则的军队到来，因河渠干涸，果然停顿不能前进。

五月，初二，诏令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马军主胡松在曲河长冈建筑堡垒；右仆射沈文季做持节都督、屯扎在湖头，防备京口道路。崔恭祖是崔慧景的族人。王敬则急切地攻打兴盛、山阳两个堡垒，官军抵挡不住，想撤退，但不能突围，只好拼命作战。胡松带领骑兵从后面突击，随军的百姓没有兵器，都惊恐逃散。王敬则的军队大败，王敬则想找一匹马骑上冲过去，没能得到，崔恭祖一枪刺倒他在地，兴盛军容袁文旷砍了他的头，初五，把王敬则的首级传送到建康。

这时皇上的病已经很严重，王敬则猝然间在东方举事，朝廷震撼恐惧。太子宝卷派人上屋顶，远远望见征虏亭失火，以为王敬则攻来了，穿了军服想逃走。王敬则听说这件事，高兴地说："檀公三十六策，逃走算是上策，我算定你们父子只有逃走一条路罢了！""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策"是当时人讥讽檀道济逃避魏兵的话。王敬则起兵，声势很盛，才不过几天就失败了。

朝廷军队讨伐王敬则及其同伙，晋陵地方的人民由于附和王敬则依法应处死的很多。太守王瞻上奏说："愚民容易被鼓动，不值得完全照法律去治罪。"皇上应允，因此保全活命的有好几万人。王瞻是王弘之的侄孙。

皇上酬赏谢朓的功劳，迁调为尚书吏部郎。谢朓呈上启奏表三次辞让，皇上不应允。中书因谢朓的官位品秩卑微，原没什么好推让的而感疑惑。国子祭酒沈约说："近世做小官都不推让，已经成了常例。谢吏部如今授予超级的官位，他辞让另有一番心意。辞让是从人之常情考虑的，那与官位大小有什么关系呢？"谢朓的妻子经常身藏利刀，想杀谢朓，谢朓不敢见她。

13 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岁国秩、职俸、亲恤裨军

国之用。[1]魏主诏曰："割身存国，理为远矣。职俸便停，亲，国听三分受一。"壬午，又诏损皇后私府之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供恤亦减半；在军者三分省一，以给军赏。

14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

15 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遗诏："徐令可重申前命。沈文季可左仆射，江祏可右仆射，江祀可侍中，刘暄可卫尉。军政可委陈太尉；内外众事，无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怀。心膂之任可委刘俊、萧惠休、崔慧景。"

上性猜多虑，简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觋，每出先占利害。东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听览不辍。久之，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2]外始知之。太子即位。

16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阳朝于悬瓠。

17 壬子，奉朝请邓学以齐兴郡降魏。

18 魏主之入寇也，遣使发高车兵。高车惮远役，奉袁纥树者为主，相帅北叛。魏主遣征北将军宇文福讨之，大败而还，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自怀朔以东悉禀节度，仍摄镇平城。继，熙之曾孙也。

19 八月，葬明皇帝于兴安陵，庙号高宗。东昏侯恶灵在太极殿，欲速葬，徐孝嗣固争，得逾月。帝每当哭，辄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阐入临，无发，号恸俯仰，帻遂脱地，帝辍哭大笑，谓左右曰："秃鹙啼来乎！"

20 九月，己亥，魏主闻高宗殂，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还。[18]庚子，诏北伐高车。

21 魏主得疾甚笃，旬日不见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数人而已。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远近肃然，人无异议。右军将军丹阳徐謇善医，时在洛阳，急召之。既至，勰涕泣执手谓曰："君能已至尊之疾，当获意外之赏，不然，有不测之诛，非但荣辱，乃系存亡。"勰又密为坛于汝水之滨，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显祖，乞以身代魏主。魏主疾有间，丙午，发悬瓠，舍于汝滨，集百官，坐徐謇于上席，称扬其功，除鸿胪卿，封金乡县伯，赐钱万缗；诸王别饷赍，各不减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邺。

22 戊子，立妃褚氏为皇后。

23 魏江阳王继上言："高车顽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斩魁首一人，自余加以慰抚。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诏从之。于是叛者往往自归。继先遣人慰谕树者。树者亡入柔然，寻自悔，相帅出降。魏主善之，曰："江阳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邺班师。

24 林邑王诸农入朝，海中值风，溺死，以其子文款为林邑王。

【注释】

①国秩：指封国的俸秩食禄。亲恤，古代封建王朝给朝廷命臣及宗室俸禄之外的费用，用以恤养其亲族。

②白鱼：指"衣鱼"，亦称"蠹鱼"，常栖于衣服和书籍中，啮食其上的浆糊

及胶质物。《本草》称为"衣鱼"，也叫"白鱼"，指出其可治病，利小便，疗偏风口喝。

③礼不伐丧：典出《左传》。春秋时，晋士匄侵伐齐，走到毂地，听到齐灵公去世的消息即返回，这是遵循古礼，别国有丧事，不能去讨伐。

【译文】

13 秋，七月，魏彭城王元勰上表要求把自己一年的彭城食禄，任官的俸禄和朝廷给予的亲属抚养费做为朝廷军事用度。魏主下诏令说："舍弃本身的俸禄为国家安危着想，这道理十分深远。为官的职俸就全部接受，亲属抚养费及彭城食禄接受三分之一。"初三，又诏令减少皇后私人费用一半，六宫嫔妃侍女、五服亲属之内的男女供给抚恤也减少一半，在军中服役的则减少三分之一，以供给军队的赏赐。

14 二十四日，任命太子中庶子萧衍做雍州刺史。

15 三十日，皇上在正福殿驾崩。遗诏说："可以重新申明加封徐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的任命。沈文季可担任左仆射，江祏可担任右仆射，江祀可担任侍中，刘暄可担任卫尉。军政可以交付陈太尉；内外政事，不分大小都委托徐孝嗣、萧遥光、萧坦之、江祏，大事与沈文季、江祀、刘暄参议讨论。重要的任务可委托刘悛、萧惠休、崔慧景。"

皇上性格猜疑多虑，难得出入宫廷，竟然没有到南郊祭过天。又深信男女巫人，每次外出都要先占卜利害。他往东就向外宣称往西，往南就宣称往北。刚得病时，很保密，听政看奏章，从不休息。时间长了，敕令从各机构文件中寻找白色的蠹书鱼做药，外边才知道皇上病了。太子即位。

16 八月，初二，魏太子由洛阳到悬瓠朝见魏的君主。

17 初三，奉朝请邓学献齐兴郡降魏。

18 魏主入境侵扰南齐时，派遣使者发动高车出兵。高车怕远途

行役，奉袁纥树者为君主，一起背叛向北逃奔。魏主派遣征北将军宇文福去讨伐，大败而回，宇文福被判罪贬黜官爵。又命令平北将军江阳王元继都督北讨诸军事，去讨伐叛军，从怀朔以东都受他的掌管调度，仍然镇守平城。元继是拓跋熙的曾孙。

19 八月，在兴安陵安葬明皇帝，庙号为高宗。东昏侯嫌恶灵柩摆在太极殿，想尽快下葬，徐孝嗣坚持争取，才能安放一个多月。新皇帝每到该哭祭时，就说喉咙痛。太中大夫羊阐进宫哭祭，他没有头发，号啕大哭，前仰后合，头巾就掉在地上，皇帝停止哭泣，放声大笑，对左右的人说："秃鹙啼叫着来啦！"

20 九月，二十一日，魏主听说高宗驾崩，下诏令声称：依礼不讨伐有丧事的国家。带了军队回洛阳。二十二日，诏令北伐高车。

21 魏主害病，很严重，十天不接见侍臣，在左右的只有彭城王元勰等几个人而已。元勰在内侍候医药，在外总揽军政国务，远近对他肃然恭敬，没有人有其他的议论。右军将军丹阳人徐謇精通医术，当时在洛阳，急忙召他来。他到了以后，元勰掉泪握着他的手说："你要是能治好至尊的病，就可以获得意外的赏赐，要不然，就会有难以预料的诛罚；这不仅关系到你个人的荣辱，也关系到你的死活。"元勰又暗中在汝水岸边筑高坛，依循周公旧例，祭告天地及显祖，要求让自己代魏主死。魏主病况稍有起色，二十八日，由悬瓠出发，在汝水边驻扎，聚集百官，请徐謇坐上座，称赞他的功劳，改任为鸿胪卿，封做金乡县伯，赏赐他一万贯钱，各王爷另外给的赏赐，都不少于千匹布帛。冬，十一月，初四，魏主到邺城。

22 十一日，册立妃子褚氏为皇后。

23 魏江阳王元继上言："高车顽固愚昧，躲避军役而逃遁，如果都要加以追杀，怕因此扰乱不安。请派使者，六镇中各派一个，分别对本镇进行推检，只杀罪魁祸首一人，其余的加以抚慰。如果悔悟而从军的，就让他们参加南伐的军队。"诏令依他的建议去做。于是反叛的人纷纷自己回来。元继先派人去安慰告谕袁纥树者。袁纥

树者逃到柔然地境，不久又后悔，带了部队回来投降。魏主称赞江阳王元继的做法，说："江阳王可以担当重大的任务。"十二月，初七，魏主由鄴班师回朝。

24 林邑王范诸农入朝，在海中碰到大风浪，溺死，册封他的儿子范文款做林邑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　屠维单阏，一年。

东昏侯上[1]

永元元年

1 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2 太尉陈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欲复雍州诸郡；癸未，魏遣前将军元英拒之。

3 乙酉，魏主发邺。

4 辛卯，帝祀南郊。

5 戊戌，魏主至洛阳，过李冲冢。时卧疾，望之而泣；见留守官，语及冲，辄流涕。

魏主谓任城王澄曰："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

袄[2]。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

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邺也，李彪迎拜于邺南，且谢罪。帝曰：“朕欲用卿，思李仆射而止。”慰而遣之。会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有手书自理，彪不以闻。”尚书表收彪赴洛阳。帝以为彪必不然；以牛车散载诣洛阳[3]，会赦，得免。

6 魏太保齐郡灵王简卒。

7 二月，辛亥，魏以咸阳王禧为太尉。

8 魏主连年在外，冯后私于宦者高菩萨。及帝在悬瓠病笃，后益肆意无所惮，中常侍双蒙等为之心腹。

彭城公主为宋王刘昶子妇，寡居。后为其母弟北平公冯夙求婚，帝许之；公主不愿，后强之。公主密与家僮冒雨诣悬瓠，诉于帝，且具道后所为。帝疑而秘之。后闻之，始惧，阴与母常氏使女巫厌祷[4]，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制者，当赏报不赀。”

帝还洛，收高菩萨，双蒙等，案问，具伏。帝在含温室，夜引后入，赐坐东楹，去御榻二丈余，命菩萨等陈伏。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详入座，曰：“昔为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妪欲手刃吾胁！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废，但虚置宫中，有心庶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二王出，赐后辞诀，后再拜，稽首涕泣。入居后宫，诸嫔御奉之犹如后礼，唯命太子不复朝谒而已。

初，冯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熙有

三女;二为皇后,一为左昭仪,由是冯氏贵宠冠群臣,赏赐累巨万。公主生二子,诞,脩。熙为太保,诞为司徒,脩为侍中、尚书,庶子聿为黄门郎。黄门侍郎崔光与聿同直,谓聿曰:"君家富贵太盛,终必衰败。"聿曰:"我家何所负,而君无故诅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后岁余而脩败。脩性浮竞,诞屡戒之,不悛,乃白于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诞,求药,使诞左右毒之。事觉,帝欲诛之,诞自引咎,恳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仗脩百余,黜为平城民。及诞、熙继卒,幽后寻废,聿亦摈弃,冯氏遂衰。

9 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

【注释】

①东昏侯:名萧宝卷,为南齐明帝萧鸾的第二子,本名明贤,后改。齐明帝萧鸾长子宝义有不治之症,所以立宝卷为太子。明帝死后即位,后萧衍、萧颖在荆、雍州起兵,废他为东昏侯。荆、雍州在西边,谓萧宝卷昏庸暴虐居东边,所以废称东昏侯。

②戴帽、著小袄:这种装束为原代北少数民族妇女装束。

③散载:不加捆绑。

④厌祷(yā dǎo 压倒):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人或物,亦叫"压胜"。

【译文】

齐纪八　己卯(公元499年),一年。

东昏侯上

永元元年(己卯,公元499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元。

2 太尉陈显达督帅平北将军崔慧景的军队四万人去攻打魏，想收复雍州五个郡。初六，魏派遣将军元英抵抗陈显达的军队。

3 初八，魏主由鄴出发。

4 十四日，皇帝在南郊祭天。

5 二十一日，魏主到洛阳，经过李冲的坟墓。当时他正卧病，远望着墓地哭泣，接见留守京城的官员，说到李冲就掉眼泪。

6 魏主对任城王元澄说："朕离开京城以来，旧有的习俗有所改变没有？"元澄回答说："圣上的教化日日更新。"皇帝说："朕进了城，看到乘车的妇女还戴帽，穿小夹袄，怎么说是日日更新！"元澄回答说："穿着代北服装的很少，不穿的多。"皇帝说："任城，这是什么话！难道还想让全城的人都穿上吗？"元澄和留守的官员都脱了帽子谢罪。

二十七日，魏大赦境内。魏主临幸鄴城时，李彪在鄴城南边跪拜迎接，并且谢罪。皇帝说："朕想任用你，想起李仆射，只有作罢。"安慰他之后叫他走了。正碰上这时御史台令史龙文观禀告："太子恂被收押时，曾有亲笔信自己起诉认罪，李彪没有上报。"尚书表请把李彪收押到洛阳。皇帝认为李彪一定不会这样做，交代不用捆绑，用牛车载他到洛阳，碰到大赦，得以免罪。

6 魏的太保齐郡灵王元简去世。

7 二月，初五，魏任命咸阳王元禧做太尉。

8 魏主连年在外边，冯后和宦官高菩萨私通。到了皇帝在悬瓠病情加重之时，冯后更放肆，无所忌惮，中常侍双蒙等是她的心腹。

彭城公主是宋王刘昶的儿媳妇，守寡独居，冯后替自己的胞弟北平公冯夙要求娶她，皇帝答应了，公主不愿意，皇后勉强她。公主暗中和家僮冒雨赶到悬瓠，向皇帝哭诉，而且把皇后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皇帝疑惑，暂时秘而不宣。冯后听说公主把秘密说出来，开始害怕，暗中和母亲常氏找女巫作法诅咒祈祷，说："皇帝的疾病若是严重至死，能象文明太后辅佐年少君主临朝听政的话，就定加重

赏，不计数量。”

皇帝回到洛阳，收押高菩萨、双蒙等人，加以审讯，全都伏罪。皇帝在含温室，夜里让冯皇后进去，赐她坐在东边的楹柱旁，离自己的坐榻有两丈多远。命令高菩萨、双蒙等人坦白交待皇后淫荡的罪状。过了一会儿，又召唤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进来坐下，说：“她过去是你们的嫂子，现在是陌路人，尽管进来，不必回避。”又说：“这老婆子想亲手用力刺穿我的肋下，我考虑她是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黜，只把她虚置宫中，她如果有廉耻心，希望能知耻自杀；你们不要认为我对她还有情意。”两位王爷出去，皇帝赐令皇后诀别，皇后再拜，叩头到地，流泪哭泣。她进入后宫居住，嫔妃侍女还是以尊奉皇后的礼仪对待她，只是皇帝命令太子不再向她朝见请安罢了。

当初，冯熙以文明太后哥哥的身份，娶恭宗的女儿博陵长公主。冯熙有三个女儿，两个做皇后，一个做左昭仪，因此冯氏家族显贵专宠在群臣之上，皇帝给予的赏赐累积到万万。公主生两个儿子，冯诞与冯脩。冯熙做太保，冯诞做司徒，冯脩做待中、尚书，冯熙的庶子冯聿做黄门郎，黄门侍郎崔光与冯聿同在禁中当值，崔光对冯聿说：“您的家庭荣华富贵太盛了，终究会衰败。”冯聿说：“我家有什么对不起您，您无故诅咒我？”崔光说：“不是我诅咒您。物极盛则必衰，这是天地间不变的道理。如果以古事来推论，您对此不能不谨慎呀！”后来过一年多，冯脩果然就夸台了。冯脩生性浮躁好胜，冯诞常常劝戒他，他却不肯悔改，冯诞就向太后和皇帝报告而杖责了他。冯脩因此愤恨冯诞，找到毒药，吩咐冯诞左右的人把冯诞毒死。事情被发觉，皇帝想杀冯脩，冯诞自己引咎责备自己，恳求让冯脩活命。皇帝也因为他们父亲年纪大了，就杖责冯脩一百多下，贬黜为平城的百姓。等到冯诞、冯脩相继去世，幽后不久被废，冯聿也被摈弃，冯氏于是衰败了。

9 魏任彭城王元勰为司徒。

10 陈显达与魏元英战，屡破之。攻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尽，啖死人肉及树皮。癸酉，魏人突围走，斩获千计。显达入城，将士竞取城中绢，遂不穷追。显达又遣军主庄丘黑进击南乡，拔之。

魏主谓任城王澄曰："显达侵扰，朕不亲行，无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发洛阳，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兼祠部尚书，摄七兵事以佐之[①]。弁精勤吏治，恩遇亚于李冲。

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顺阳，顺阳太守清河张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将军慕容平城将骑五千救之。

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动欲诛斩；勰承颜伺间，多所匡救。丙戌，以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勰辞曰："臣侍疾无暇，安能治军！愿更请一王，使总军要[②]，臣得专心医药。"帝曰："侍疾，治军，皆凭于汝。吾病如此，深虑不济；安六军、保社稷者，舍汝而谁！何容方更请人以违心寄乎！"

丁酉，魏主至马圈，命荆州刺史广阳王嘉断均口，邀齐兵归路。嘉，建之子也。

陈显达引兵渡水西，据鹰子山筑城；人情沮恐，与魏战，屡败。魏武卫将军元嵩免胄陷陈，将士随之，齐兵大败。嵩，澄之弟也。戊戌，军主崔恭祖、胡松以乌布慢盛显达，数人担之，间道自分碛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显

达军资亿计，班赐将士，追奔至汉水而还。左军将军张千战死，士卒死者三万余人。

显达之北伐，军入汐均口。广平冯道根说显达曰③："汐均水迅急，易进难退；魏若守隘，则首尾俱急。不如悉弃船于鄀城，陆道步进，列营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显达不从。道根以私属从军，及显达夜走，军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险要，辄停马指示之，众赖以全。诏以道根为汐均口戍副。显达素有威名，至是大损。御史中丞范岫奏免显达官，显达亦自表解职；皆不许，更以显达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弃顺阳走还。

【注释】

①摄七兵事：即掌管尚书七兵曹事。据杜佑《通典》，三国魏开始置五兵尚书，为中兵、外兵、别兵、都兵、骑兵。晋时又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中、外兵，共七兵。北魏时承继为七兵尚书。

②军要：军权。

③广平：县名。此处指南朝侨立县，于汉朝阳县境侨立，治所在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

【译文】

10 陈显达与魏元英作战，多次击败魏兵。攻打马圈城四十天，城里粮食吃光了，吃死人肉和树皮。二十七日，魏人突围逃走，斩获好几千人。陈显达进了城，将士们抢着争夺城里的丝绢，于是不再去追赶敌军。陈显达又派遣军主庄丘黑进兵攻打南乡，攻下了它。

魏主对任城王元澄说："陈显达侵扰，朕不亲自走一趟，是不能制服他的。"三月，初四，魏主由洛阳出发，命令于烈留守京城，任命左卫将军宋弁兼任祠部尚书，掌理七兵曹事来辅佐他。宋弁对于吏

治精熟勤勉，所受到的隆恩厚遇仅次于李冲。

初七，魏主到了梁城。崔慧景攻打魏的顺阳，顺阳太守清河人张烈坚固防守。初八，魏主派振威将军慕容平城带领五千骑兵去救援。

自从魏主有病以后，彭城王元勰常住在宫中侍奉医药，日夜不离左右，吃的喝的都一定要先尝了再进奉。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皇帝生病久了，脾气暴躁，容易发怒，近侍不合旨意，动辄就要砍头；元勰察言观色，找机会多次想法劝谏，挽救了不少人性命。初十，任命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元勰推辞说："臣侍奉陛下的疾病没有空闲，怎能统辖军务？希望另请一位王爷，让他总揽军权，臣可以专心侍候医药。"皇帝说："侍奉疾病和掌理军务，都依赖你了。我病到这种地步，很担忧不能好转；安定六军、保全社稷的，除你之外还有谁？怎能容许再另外请人，必违背我对你推心置腹的托付呢？"

二十一日，魏主到马圈城，命令荆州刺史广阳王元嘉切断均口，阻拦齐兵的归路。元嘉是拓跋建的儿子。

陈显达率领军队渡过均水到了西岸，占据了鹰子山筑城；军士们心情沮丧惶恐，和魏兵作战，屡次战败。魏的武卫将军元嵩取下头盔，冲锋陷阵，将士跟着他冲锋，齐兵大败。元嵩是元澄的弟弟。二十二日，军主崔恭祖、胡松用黑色布幔包裹陈显达，几个人担负着他，由小路从分碛山出均水口向南逃走。二十三日，魏接收了陈显达军中的物资好几亿，颁赏给将士，追赶到汉水边才回去。左军将军张千战死，士卒死的有三万多人。

陈显达北伐部队进入沟均口时，广平人冯道根劝陈显达说："沟均水水流湍急，前进容易，后退困难；魏人要是守住险阻的隘口，那就进退两难了。不如在鄢城放弃船只，由陆路徒步前进，部队前后相次列阵，击鼓向前，攻破魏兵是一定成功的！"陈显达没听从他的建议。冯道根是带着自己私人的家奴、亲戚来从军的，到陈显

达夜里败走，部下不认得山路，冯道根每到险要地方，就下马指路，部队兵士依靠着他得以保全。诏令任命冯道根为沔口的戍副。陈显达一向享有威名，到这时大受损伤。御史中丞范岫奏请免除陈显达的官职，陈显达也自己上表要求解除职务，都没有得到批准。只是改任陈显达为江州刺史。崔慧景也放弃了顺阳撤兵回来。

11 庚子，魏主疾基，北还，至谷塘原，谓司徒勰曰："后宫久乖阴德，吾死之后，可赐自尽，葬以后礼，庶免冯门之丑。"又曰："吾病益恶，殆必不起。虽摧破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于汝。霍子孟、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况汝亲贤，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犹为知己毕命，况臣托灵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但臣以至亲，久参机要，宠灵辉赫，海内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辞，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过耳。今复任以元宰，总握机政；震主之声，取罪必矣。昔周公大圣，成王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如此，则陛下爱臣，更为未尽始终之美。"帝默然久之，曰："详思汝言，理实难夺。"乃手诏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绂，以松竹为心。吾少与绸缪，未忍睽离。百年之后，，其听勰辞蝉舍冕，遂其冲挹之性。"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禧、尚书右仆射澄等六人辅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谷塘原。

高祖友爱诸弟，终始无间。尝从容谓咸阳王禧等曰："我后子孙邂逅不肖，汝等观望，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之，勿为他人有也。"亲任贤能，从善如流，精勤庶务，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处心公平，推诚于物。能是二者，则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虽严，于大臣无所容贷，然人有小过，常多阔略。尝于食中得虫，又左右进羹误伤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祭，未尝不身亲其礼。每出巡游及用兵，有司奏修道路，帝辄曰："粗修桥梁，通车马而已，勿去草划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内。禁士卒无得践伤粟稻；或伐民树以供军用，皆留绢赏之。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铁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弹碎羊骨，射禽兽无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复畋猎。常谓史官曰："时事不可以不直书。人君威福在己，无能制之者；若史策复不书其恶，将何所畏忌邪！"

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谋，以陈显达去尚未远，恐其覆相掩逼，乃秘不发表，徙御卧舆，唯二王与左右数人知之。勰出入神色无异，奉膳，进药，可决外奏，一如平日。数日，至宛城，夜，进卧舆于郡听事，得加棺敛，还载卧舆内，外莫有知者。遗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密以凶问告留守于烈。烈处分行留，举止无变。太子至鲁阳，遇梓宫，乃发丧；丁巳，即位，大赦。

彭城王勰跪授遗敕数纸。东宫官属多疑勰有异志，密防之，而勰推诚尽礼，卒无间隙。咸阳王禧至鲁阳，留城外

以察其变，久之，乃入，谓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劳，亦实危险。"勰曰："兄年长识高，故知有夷险；彦和握蛇骑虎[1]，不觉艰难。"禧曰："汝恨吾后至耳。"

勰等以高祖遗诏赐冯后死。北海王详使长秋卿白整入授后药[2]，后走呼，不肯饮，曰："官岂有此，是诸王辈杀我耳！"整执持强之，乃饮药而卒。丧至洛城南，咸阳王禧等知后审死，相视曰："设无遗诏，我兄弟亦当决策去之；岂可令失行妇人宰制天下，杀我辈也？"谥曰幽皇后。

12 五月，癸亥[3]，加抚军大将军始安王遥光开府仪同三司。

【注释】

①彦和：北魏彭城王元勰，字彦和。

②长秋卿：官名。汉置，名曰："大长秋"，为皇后近侍，多由宦官担任。北魏改称"长秋卿"。

③五月无此日，疑有误。

【译文】

11 二十四日，魏主病得很重，只好北还，到了谷塘原时，对司徒元勰说："冯后长久以来不守妇道，我死以后，可以赐她自杀，用皇后礼仪安葬她，也许可以避免冯氏家门的丑事宣扬出去。"又说："我的病情更坏了，大概好不了了。现在虽挫败了陈显达，但天下还没有平定，嗣子又年幼弱小，江山社稷就全依靠你了。霍子孟、诸葛孔明以异姓臣子的身分接受顾命托孤，何况你是亲属贤臣，能不全力承担吗？"元勰流着泪说："布衣之士，还能为了知己奉献生命，何况臣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亲弟弟呢？但是臣以至亲身分，长久参与机要大事，恩宠与威望光辉显赫，海内没人能赶得上；臣所以应

该接受而不推辞，正是依恃着陛下如日月般的圣明，宽恕我知进忘退的过错罢了！现在又委任我做元宰，总揽朝政军机大权，有震撼人主的名声，因而取罪是肯定的！过去周公是大圣人，成王是最贤明的君主，还难免产生怀疑，何况臣呢？这样，那么陛下爱护臣下，到最后，只怕不能始终如一，以保全君臣之义的美名呀！"皇帝沉思许久，说："仔细想想你的话，从道理上实在难以反驳。"于是亲自诏令告诉太子："你叔父元勰，清逸高雅，不接受美好的赏赐，象白云一样高洁，厌弃荣华，舍弃官职，其本心如松柏翠竹清高。我自小与他相处，交情深厚，不忍与他分离。我死了以后，你要听由他辞去官职，脱身俗务，以顺从他谦虚自抑的性格。"任命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做司空，镇南将军王肃做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做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兼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个人辅佐政事。"夏，四月，初一，魏主在谷塘原驾崩。

高祖爱护几个弟弟，彼此间始终无隔阂。曾经从容地对咸阳王元禧等人说："我死后，子孙万一不肖，你们看情况而办，能辅佐就辅佐，不能辅佐就取而代之，不要使江山被别人占了去。"亲近任用贤能的人，乐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精心勤勉治理事务，早晚不倦怠。常常说："为人君主能的是不能用心公平，推诚布公于人。能做到这两条的，即使是胡、越之人也可以使他们成为兄弟。"执法虽然严厉，对于大臣没有包容宽恕的，但是人有小过错，常常略过不计较。曾在食物中发现有虫，还有左右的人奉送羹汤，误伤了他的手，他都笑着宽赦了。祭天地；迎五行神祇的五郊，宗庙朝日夕月的二分之祭，没有一样不亲自主持仪礼。每次出宫巡行游玩及用兵，有司奏请修整道路，皇帝就说："大略修整桥梁，便利马车通行就可以了，不要除去青草，把草地铲平了。"在淮水南岸行军，好像在境内一样。禁止兵士，不得践踏伤害小米、稻谷；有时砍伐百姓的树木以供军需，都留下丝绢抵偿。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膳，衣服破旧了，洗刷过再穿，马鞍和马勒口只用铁木制作而已。年幼时力气很大，善

于射箭，能用手指弹碎羊的肩胛骨，射击禽兽没有不命中的；到了十五岁以后，就不再畋猎。常对史官说："时事不能不据实直写。为人君主的威福全在自己手里，没人能控制他的；如果史书不记他的坏处，还有什么使他畏忌的呢？"

彭城王元勰与任城王元澄计谋，认为陈显达离去不很远，怕他知道皇帝死了，又回头反击，于是秘不发表，把尸体仍置御用卧车中行路，只有两王和左右几个人知道皇帝已死。元勰出入神色没有变化，捧送饮食，进奉医药，奏事请求皇帝许可决断，与平日一样。几天后，到了宛城，仍旧一路载着卧车，内外没有人知情。派中书舍人张儒奉了诏令去征召太子，秘密把噩耗告诉留守京城的于烈。于烈安排该做的该保留的，一举一动没有什么改变。太子到了鲁阳，见到了皇帝的棺木，才发布丧事；十二日，即位，大赦境内。

彭城王元勰跪着交授几张遗敕。东宫属官多数怀疑元勰有谋叛心志，暗中防备他，而元勰对他们推诚布公，事奉新君也竭尽人臣礼仪，终究不再有嫌隙。咸阳王元禧到鲁阳，留在城外观察，唯恐有变乱，好一些时候，才进城，对元勰说："你这一路，不仅勤劳辛苦，也实在危险。"元勰说："兄长年纪大些，见识高远，所以知道什么平安危险的。彦和手握着蛇，身骑着虎，倒也不觉得艰难。"元禧说："你恨我来得晚罢了。"

元勰等人以高祖遗诏赐令冯后死，北海王元详吩咐长秋卿白整入宫给皇后毒药，皇后奔走呼叫，不肯喝，说："皇上哪会有这种心，是那些王爷们要杀我罢了！"白整抓住她，强迫她喝毒药，于是喝下毒药死了。发丧到了洛阳城南。咸阳王元禧等人知道冯后确实死了，互相对看着说："假如没有遗诏，我们兄弟也应当拿定主意把她除掉；怎能让一个不守德行的妇人宰制天下，杀戮我们呢！"给她谥号为幽皇后。

12 五月，癸亥日，加封抚军大将军始安王萧遥光为开府仪同三司。

13 丙申，魏葬孝文帝于长陵，庙号高祖。

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为相；勰屡陈遗旨，请遂素怀，帝对之悲恸。勰恳请不已，乃以勰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1]、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勰犹固辞；帝不许，乃之官。

14 魏任城王澄以王肃羁旅，位加己上，意颇不平。会齐人降者严叔懋告肃谋逃还江南，澄辄禁止肃，表称谋叛，案验无实。咸阳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辅，免官还第，寻出为雍州刺史。

15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增修旧冢，号终宁陵。追赐后父颓爵勃海公，谥曰敬，以其嫡孙猛袭爵；封后兄肇为平原公，肇弟显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识诸舅，始赐衣帻引见，皆惶惧失措；数日之间，富贵赫奕。

16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遗诏，三夫人以下皆遣还家[2]。

17 帝自在东宫，不好学，唯嬉戏无度；性重涩少言。及即位，不与朝士相接，专亲信宦官及左右御刀，应敕等。

是时，杨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更直内省，分日贴敕。雍州刺史萧衍闻之，谓从舅录事参军范阳张弘策曰："一国三公犹不堪，况六贵同朝，势必相图；乱将作矣。避祸图福，无如此州。但诸弟在都，恐罹世患，当更与益州图之耳[3]。"乃密与弘策修武备，他人皆不得预谋；招聚骁勇以万数，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积茅如冈阜，皆不之用。

中兵参军东平吕僧珍觉其意，亦私具槽数百张。先是，僧珍为羽林监，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从衍。是时，衍兄懿罢益州刺史还，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说懿曰："今六贵比肩，人自划敕，争权睚眦，理相图灭。主上自东宫素无令誉，嫌近左右，慓轻忍虐；安肯委政诸公，虚坐主诺！嫌忌积久，必大行诛戮。始安欲为赵王伦，形迹已见，然性情量狭，徒为祸阶。萧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听人穿鼻，江祏无断，刘暄阘弱；一朝祸发，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为身计；及今猜防未生，当悉召诸弟，恐异时拔足无路矣。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若不早图，后悔无及。"弘策又自说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无敌，据郢、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于反掌，此桓、文之业也；勿为竖于所欺，取笑身后。雍州揣之已熟，愿善图之！"懿不从。衍乃迎其弟骠骑外兵参军伟及西中郎外兵参军憺至襄阳。

初，高宗虽顾命群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内，动止关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夺，萧坦之时有异同，而祏执制坚确；帝深忿之。帝左右会稽茹法珍、吴兴梅虫儿等，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齿。徐孝嗣谓祏曰："主上稍有异同，讵可尽相乖反！"祏曰："但以见付，必无所忧。"

【注释】

①七州：指冀、定、相、瀛、幽、平、营等七州。

②三夫人：北魏内宫官名。孝文帝时始定内宫官职。左、右昭仪位同大司马，三夫人位同三公。

③益州：指萧衍之兄萧懿，时任益州刺史。

【译文】

13 二十一日，魏在长陵安葬孝文帝，庙号称高祖。

魏世宗想任彭城王元勰为宰相，元勰好几次陈述先皇帝的遗旨，要求顺遂自己素来的志向。皇帝对着他悲伤哀恸。元勰恳请不已，于是任命元勰做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元勰还是坚持请辞，皇帝不答应，于是他只好去上任。

14 魏任城王元澄因王肃是寄居的江南人，权位却在自己之上，心里很不服气。刚好齐投降的人严叔懋告发王肃计划逃回江南，元澄就禁止王肃到尚书省。上表呈奏说是王肃计划叛变，主事的官吏核验之后，没有实据。咸阳王元禧等人奏明元澄擅自禁止宰辅人员出入，罢免了官职，回自己的宅第，不久派为雍州刺史。

15 六月，二十四日，魏追尊皇妣高氏为文昭皇后，与高祖一起接受祭祀，把旧坟修整，号称终宁陵。追赐文昭皇后的父亲高颐爵位为勃海公，谥号为敬，让他的嫡孙高猛袭爵位；封皇后的哥哥高肇做平原公，高肇的弟弟高显做澄城公，三个人同一天接受封号。魏主向来不认识各位舅舅，这时才赏赐衣服、头巾，召唤入见，都惶恐得不知所措；几天之内，富贵显赫。

16 秋，八月，初五，魏援引高祖遗诏，三夫人以下的宫眷都打发回家。

17 皇帝从在东宫为太子时，就不好学，只喜欢玩耍，嬉戏无度；他天性沉闷寡言。即位以后，不与朝廷士人接触，专门亲信宦官及

身边左右执刀的护卫，承应敕命的应敕等人。

这时，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轮流在内省当值，分别在当值日时在敕令后边签署意见颁行。雍州刺史萧衍听说这种做法，对堂舅录事参军范阳人张弘策说："一国三公，还不能堪其乱，何况六个贵人同朝，势必相互争夺，乱事将要发生了。逃避灾祸，谋求福利，没有比雍州更好的。但几个弟弟都在都城，只怕要遭到祸患，应该再和治理益州的兄长萧懿研究研究。"于是暗中与张弘策注重武备，其他人都不能参预谋划；召集了一万个勇士，砍伐许多木材大竹，沉没到檀溪底，割下茅草堆积似山高，都不使用。中兵参军东平人吕僧珍觉察他们的用意，也私下准备了几百支船桨。当初，吕僧珍任羽林监，徐孝嗣想让他参加自己的幕府，吕僧珍知道徐孝嗣不能长久，坚持要求跟随萧衍。这时，萧衍的哥哥萧懿罢了益州刺史职位回来，仍然掌理郢州的政事。萧衍派张弘策去劝萧懿说："现在六个贵人比肩用事，各自划敕，争夺权力，瞋目怒视，势将互相计谋灭除对方。主上从做东宫太子起，向来没有好的声誉，亲昵左右一些小人，残忍慓悍，怎肯把政权托付给六个显贵大臣，只有虚位，承应诺诺？嫌忌之心积压久了，一定会大行诛杀。始安王想做赵王司马伦，形迹显露出来，但性格猜疑多忌，度量小，只有招惹祸患罢了。萧坦之猜忌刻薄，又好凌驾于人上；徐孝嗣听人指挥，受制于人；江祏没有决断，刘暄昏昧懦弱，有朝一日，祸事发生，朝廷内外，必然土崩瓦解。我们兄弟有幸镇守京外的藩镇，应该为自己打算，趁现在皇帝还没有猜忌防备之心，该把几个弟弟都召唤来了，不然，到情况紧急时要拔腿逃脱都没路可走了！郢州控制荆州、湘水，雍州兵精马壮，若是时局平静，就竭诚效忠本朝，时局动荡就可以匡正天下，随着时局可进可退，这是万全的策略。如果不早点计谋，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张弘策又表达自己的看法。劝萧懿说："凭你们兄弟英勇神武，天下无敌，占据郢州、雍州，替百姓请命，废黜昏君，

另主明君，易如反掌，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大业啊！不要被那愚弱的小子欺骗，死后被人嘲笑！雍州已考虑成熟，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萧懿不依从。萧衍于是把他的弟弟骠骑外兵参军萧伟和西中郎外兵参军萧憺接到襄阳。

赵初，高宗虽然临终时授命给几位王公，但平时多把心腹大事寄托给江祏、江祀兄弟，两江轮流在殿内当值，动作举止都要干涉。皇帝稍要自行其意，徐孝嗣不能制止，萧坦之常有不同意见，而江祏执行高宗遗命相当坚决，皇帝很愤恨他。皇帝的左右会稽人茹法珍，吴兴人梅虫儿等被皇帝委任办事，江祏常常限制他们，茹法珍等人切齿痛恨。徐孝嗣对江祏说：“主上稍有自己的主张，也是正常的，怎可完全阻拦反对呢？”江祏说：“我只是遵从先帝遗诏的托付，一定不会有什么可忧虑的。”

帝失德寝彰，祏议废帝，立江夏王宝玄。刘暄尝为宝玄郢城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观之，暄曰：“马何用观！”妃索煮肫，帐下谘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宝玄恚曰：“舅殊无渭阳情[1]。”暄由是忌宝玄，不同祏议，更欲立建安王宝寅。祏密谋于始安王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祏意回惑，以问萧坦之，坦之时居母丧，起复为领军将军，谓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复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还宅行丧。

祏、祀密谓吏部郎谢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人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

政是求安国家耳[2]。”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沨密致意于朓，欲引以为党，朓不答。顷之，遥光以朓兼知卫尉事，朓惧，即以祏谋告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兴盛不敢发。朓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沨、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晏者，遥光城局参军也。暄阳惊，驰告遥光及祏。遥光欲出朓为东阳郡，朓常轻祏，朓固请除之。遥光乃收朓付廷尉，与孝嗣、祏、暄等连名启“朓扇动内外，妄贬乘舆，窃论宫禁，间谤亲贤，轻议朝宰。”朓遂死狱中。

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议；故祏迟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昙庆刺暄于青溪桥。昙庆见暄部伍多，不敢发，暄觉之，遂发祏谋，帝命收祏兄弟。时祀直内殿，疑有异，遣信报祏曰：“刘暄似有异谋。今作何计？”祏曰：“政当静以镇之。”俄有诏召祏入见，停中书省。初，袁文旷以斩王敬则功当封，祏执不与；帝使文旷取祏，文旷以刀环筑其心曰：“复能夺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刘暄闻祏等死，眠中大惊，投出户外，问左右：“收至未？”良久，意是，还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帝自是无所忌惮，益得自恣，日夜与近习于后堂鼓叫戏马。常以五更就寝，至晡乃起。群臣节、朔朝见，晡后方前，或际阁遣出。台阁案奏，月数十日乃报，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鱼肉还家，并是五省黄案[3]。帝常习骑致适，顾谓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因曰：“祏亲戚余谁？”对曰：“江祥今在冶[4]。”帝于马上作敕，

赐祥死。

【注释】

①渭阳：《诗·秦风》篇名。《诗序》谓此是秦康公"念母"之作。康公舅父晋文公重耳，早年曾被迫离晋流亡，后至秦，得康公文穆公的帮助，得以回国为君。重耳由秦返晋时，康公为秦太子，其母已死，康公"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在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故后人援引这典故，以"渭阳"表示甥舅情谊。刘暄是南齐明帝刘皇后之弟，所以萧宝玄称他为舅舅。

②政：同"正"。

③五省黄案：魏晋以来，有六曹尚书。南朝时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各为一省，称为五省尚书。案，指文件档案，尚书省用黄色纸，称为黄案。

④江祥在冶：东昏侯诛杀江祏诸兄弟，江祥独免死发配到东冶。

【译文】

皇帝失德的情况渐渐显著，江祏建议废黜皇帝，拥立江夏王萧宝玄。刘暄曾经做过萧宝玄鄂州行事，办理事情过于苛刻！有人献了马，萧宝玄要求去观看，刘暄说："马何必看！"王妃要求吃煮肫，手下的人来请示刘暄，刘暄说："早上已煮了鹅，不必麻烦再煮这个。"萧宝玄愤怒地说："舅舅真没有一点爱惜外甥之情。"刘暄因此忌讳萧宝玄，不赞同江祏的建议，想另立建安王萧宝寅。江祏暗中找始安王萧遥光计谋，萧遥光自认为年龄较大，想自己即位，用隐约之辞向江祏暗示这个意思。江祏的弟弟江祀也认为年少的君主难以辅佐，劝江祏立萧遥光为皇帝。江祏很犹豫，去询问萧坦之，萧坦之当时正守母亲丧，特意起用任领军将军，他对江祏说："明帝立，已是不按次序，天下的人到现在还不服气，如果再这么做，只怕四方人心涣散，我不敢表示意见。"于是回家去照样服丧。

江祏、江祀暗地里对吏部郎谢朓说："江夏王年少，如立他为

帝，不能承担社稷重任，怎能再次废黜，另立新君？始安王年纪稍长，入宫承接帝统，不会违背士民的期望。并非用这来获取富贵，正是为了求得能使国家安定罢了。”萧遥光又派亲信丹阳丞南阳人刘沨秘密向谢朓致意，想招来做自己的同党，谢朓不回答，不久萧遥光又任命谢朓兼掌卫尉的事务，谢朓很惶恐，就把江祏的计谋告诉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左兴盛不敢举发。谢朓又游说刘暄说：“始安王一旦南面称帝，那么刘沨、刘晏处于您今天的地位，只会把您看作是反复无常的人罢了！”刘晏，是萧遥光的城局参军。刘暄假装很震惊，快马去向萧遥光及江祏报告。萧遥光把谢朓外调到东阳郡去，谢朓常常轻视江祏，江祏坚持要求除掉他。萧遥光就收押了谢朓，交付给廷尉，与徐孝嗣、江祏、刘暄等连名启奏：“谢朓煽动内外之人，随意贬斥皇上，私下议论宫中的事，毁谤皇亲贤者，轻视议论朝廷的宰辅。”谢朓因此死在监狱里。

刘暄考虑到萧遥光若是立为皇帝，自己就失去了天子舅父的尊贵，不肯赞同江祏的建议，所以江祏迟疑许久没能决定，萧遥光大怒，派遣左右黄昙庆到青溪桥去刺杀刘暄。黄昙庆看到刘暄的部下很多，不敢动手，刘暄察觉了，于是举发了江祏。皇帝命令收押江祏、江祀兄弟。当时江祀在内殿当值，怀疑有变故，派人向江祏报告说：“刘暄好像有别的阴谋，现在怎么办？”江祏说：“正应以静待而镇之。”不久有诏令召江祏入宫觐见，停中书省的职事。当初，袁文旷由于杀王敬则，论功该封赏，江祏坚持不给，皇帝吩咐袁文旷杀江祏，袁文旷用刀子对着江祏心脏旋刺，说：“还能削夺我的封赏不？”江祏和弟弟江祀都被杀死。刘暄听说江祏等人死了，梦中大惊，跣到房间外面，问左右：“抓捕的人来了没有？”许久，心神才安定下来，回房坐下，大为悲伤，说：“不是怀念江氏兄弟，而是为自己悲痛啊！”

皇帝从此没有什么忌惮，更加放纵，日夜与左右嬖倖在后堂击鼓叫喊，骑马作乐。常常在五更就寝，到午后才起床。朝臣按例每

月初一上午和其它规定朝参时间到宫廷参见皇帝，现在改为午后了，有时碰到皇帝不出来，等到日暮时分才被遣退朝。各机构的公文奏章，经过几十天才有回音，有的就不知下落；宦官们用来包裹鱼肉带回家里的纸，都是尚书五省的文件。皇帝以骑马为乐事，极尽意兴，回头对左右的人说："江祏常禁止我骑马，这小子若还活着，我哪能这样？"由此问道："江祏的亲戚还剩下谁？"左右的人回答说："江祥现在东冶。"皇帝立即在马上敕令，赐江祥死。

始安王遥光素有异志，与其弟荆州刺史遥欣密谋举兵据东府，使遥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将发，而遥欣病卒。江祏被诛，帝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惧，还省，即阳狂号哭，遂称疾不复入台。先是，遥光弟豫州刺史遥昌卒，其部曲皆归遥光。及遥欣丧还，停东府前渚，荆州众力送者甚盛。帝既诛二江，虑遥光不自安，欲迁为司徒，使还第，召入谕旨。遥光恐见杀，乙卯晡时，收集二州部曲于东府东门，召刘沨、刘晏等谋举兵，以讨刘暄为名。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于尚方取仗。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历生随信而至。萧坦之宅在东府城东，遥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逾墙走向台。道逢游逻主颜端[1]，执之，以遥光反，不信；自往诇问，知实，乃以马与坦之，相随入台。遥光又掩取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于其宅，欲以为都督，会文季已入台。垣历生说遥光帅城内兵夜攻台，辇荻烧城门，曰："公但乘辇随后，反掌可克！"遥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晓，遥光

戎服出听事,命上仗登城行赏赐。历生复劝出军,遥光不肯,冀台中自有变。及日出,台军稍至。台中始闻乱,众情惶惑;向晓,有诏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将军沈约闻变[2],驰入西掖门,或劝戎服,约曰:"台中方扰攘,见我戎服,或者谓同遥光。"乃朱衣而入。

丙辰,诏曲赦建康,中外戒严。徐孝嗣以下屯卫宫城,萧坦之帅台军讨遥光。孝嗣内自疑惧,与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门上,欲与之共论世事,文季辄引以他辞,终不得及。萧坦之屯湘宫寺,左兴盛屯东篱门,镇军司马曹虎屯青溪大桥。众军围东城,三面烧司徒府。遥光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台军屡败,杀军主桑天爱。遥光之起兵也,问谘议参军萧畅,畅正色不从。戊午,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潜自南门出,诣台自归,众情大沮。畅,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历生从南门出战,因弃稍降曹虎,虎命斩之。遥光大怒,于床上自踊,使杀历生子。其晚,台军以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遥光还小斋帐中,著衣帢坐,秉烛自照,令人反拒,斋阁皆重关,左右并逾屋散出。台军主刘国宝等先入,遥光闻外兵至,灭烛扶匿床下。军人排阁入,于阁中牵出,斩之。台军入城,焚烧室屋且尽。刘沨走还家,为人所杀。荆州将潘绍闻遥光作乱,谋欲应之。西中郎司马夏侯详呼绍议事,因斩之,州府以安[3]。

己巳,以徐孝嗣为司空;加沈文季镇军将军,侍中、仆射如故;萧坦之为尚书右仆射、丹杨尹,右将军如故;刘暄为领军将军;曹虎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皆赏平始安之

功也。

【注释】

①游逻主：官名，负责率领兵士在宫廷外巡逻。

②左将军沈约：据《梁书·沈约传》，这时沈约为左卫将军，此处少“卫”字。

③州府：州指荆州，府指西中郎府。

【译文】

始安王萧遥光向来有谋叛的心意，和他弟弟荆州刺史萧遥欣秘密计谋兴兵占据东府，吩咐萧遥欣带领军队由江陵顺流而下，约好日期即将出发，而萧遥欣病死。江祏被杀，皇帝召萧遥光入宫，告诉他江祏的罪行，萧遥光恐惧，回到尚书省，就假装疯癫号啕大哭，于是称病不再进宫。当初，萧遥光的弟弟豫州刺史萧遥昌去世，他的部属都归萧遥光统领。到萧遥欣灵柩回京城，停在东府前秦淮水渚，荆州兵士来送丧的很多。皇帝诛杀二江之后，顾虑萧遥光内心不能安稳，想调他为司徒，要他回府第养病不问政事，于是征召他入宫传谕旨意。萧遥光怕被杀，十二日午后，在东府东门聚集豫州、荆州两州的部属，召来刘沨、刘晏等计议举兵，以声讨刘暄为名。夜晚，派几百人攻破东冶，放出囚犯，在尚方拿到兵器。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垣历生随着信差来到。萧坦之的住宅在东府城东，萧遥光派遣人趁其不备抓他，萧坦之还不及穿衣，翻墙逃走，往宫廷走去。路上碰到游逻主颜端，颜端捉住了萧坦之；萧坦之告诉他萧遥光叛乱，颜端不相信，自己前往侦察，知道是真的，就给萧坦之一匹马，两人一起进宫。萧遥光又突袭尚书左仆射沈文季的家，想用他做都督，而沈文季已进宫去了。垣历生劝萧遥光率领城里的兵士晚上去攻打宫廷，用车子载了荻草去烧城门，说：“主公只要随后乘车到来，很容易就能攻克。”萧遥光犹豫不敢出动。天逐渐明亮，萧遥光

穿着军服外出听政事，命令兵士准备好兵器登上城，颁行赏赐。垣历生又劝他出兵，萧遥光不肯，希望宫廷内自己有变乱。等到太阳升起，有部分朝廷军已经来到。宫中开始听说有人叛乱，大家心情惶恐；天快亮时，有诏令征召徐孝嗣，徐孝嗣入宫，人心才安定下来。左卫将军沈约听说有变乱，奔驰进入西掖门，有人劝他穿军服，沈约说："宫廷里正骚扰不安，看见我穿军服，还以为我是萧遥光一伙的呢。"于是穿了朱红礼服进宫。

十三日，诏令局部赦免建康的囚徒，城内外戒严。徐孝嗣以下的人屯卫宫城，萧坦之领军去讨伐萧遥光。徐孝嗣心里感到恐惧疑虑，穿了军服与沈文季一起坐在南掖门上，想和沈文季共同讨论当时的情势，沈文季用别的话岔开，始终没能谈到。萧坦之驻扎在湘宫寺，左兴盛驻扎在东篱门，镇军司马曹虎驻扎在青溪大桥。众军围困东城，从三面焚烧司徒府。萧遥光派遣垣历生从西门出外挑战，台军屡次战败，杀了军主桑天爱。萧遥光起兵时，询问谘议参军萧畅的意见，萧畅严正地拒绝不依从。十五日，萧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偷偷由南门溜出去，逃到宫廷自己归顺，东府的士气大为沮丧。萧畅是萧衍的弟弟；沈昭略是沈文季哥哥的儿子。十六日，垣历生从南门出去作战，借机扔了长矛而投降曹虎，曹虎命人杀了他。萧遥光大怒，从床上跳起来，吩咐杀了垣历生的儿子。当晚，朝廷军用火箭焚烧东北角楼，到了夜里，东府城被攻破。萧遥光回到小书斋帐幕里，穿了衣服戴了帢帽，坐着，拿着烛火照明，命手下的人抵抗，书斋、房间都一层层加了几道锁，左右的人都跳出房子四散逃去。台军主刘国宝等人先进入，萧遥光听外边军队来到了，把蜡烛吹熄了匍匐钻到床下。兵士撞破房门进来，在黑暗中把他拖出来，砍了头。朝廷军进了东府城，把房屋几乎烧尽。刘沨走回家，被人杀了。荆州将领潘绍听说萧遥光作乱，计划响应他。西中郎司马夏侯详叫潘绍商议事情，借此杀了他，荆州及官府都得以安定下来了。

二十六日，任命徐孝嗣为司空，加封沈文季镇军将军，仍为侍中、仆射；萧坦之任尚书右仆射、丹杨尹，仍为右将军；刘暄为领军将军；曹虎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这都是赏赐平定始安王的功劳。

18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来降[①]。陵，文季之族子也。时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府事皆决于长史卢渊。渊知陵将叛，敕诸城潜为之备；屡以闻于魏朝，魏朝不听。陵遂杀将佐，帅宿预之众来奔，滨淮诸戍以有备得全。陵在边历年，阴结边州豪杰。陵既叛，郡县多捕送陵党，渊皆抚而赦之，唯归罪于陵，众心乃安。

19 闰月，丙子，立江陵公宝览为始安王，奉靖王后[②]。

20 以沈陵为北徐州刺史。

21 江祏等既败，帝左右捉刀、应敕之徒皆恣横用事，时人谓之"刀敕"。萧坦之刚狠而专，嬖倖畏而憎之；遥光死二十余日，帝遣廷明主帅黄文济将兵围坦之宅，杀之，并其子秘书郎赏。坦之从兄翼宗为海陵太守，未发，坦之谓文济曰："从兄海陵宅故应无他。"文济曰："海陵宅在何处？"坦之以告。文济白帝，帝仍遣收之；检其家，至贫，唯有质钱帖数百[③]，还以启帝，原其死，系尚方。

茹法珍等谮刘暄有异志，帝曰："暄是我舅，岂应有此？"直阁新蔡徐世标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犹灭武帝之后，舅焉可信邪！"遂杀之。

曹虎善于诱纳，日食荒客常数百人。晚节吝啬，罢雍

州，有钱五千万，他物称是。帝疑虎旧将，且利其财，遂杀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

初，高宗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后。"故帝数与近习谋诛大臣，皆发于仓猝，决意无疑；于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22 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

23 壬戌，以频诛大臣，大赦。

24 丙戌[4]，魏主谒长陵，欲引白衣左右吴人茹皓同车[5]。皓奋衣将登，给事黄门侍郎元匡进谏，帝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

25 益州刺史刘季连闻帝失德，遂自骄恣，用刑严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袭中水，不克。于是蜀人赵续伯等皆起兵作乱，季连不能制。

26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显同异，故名位虽重，犹得久存。虎贲中郎将许准为孝嗣陈说事机，劝行废立。孝嗣持疑久之。谓必无用干戈之理；须帝出游，闭城门，召百官集议废之，虽有此怀，终不能决。诸嬖倖亦稍憎之。西丰忠宪侯沈文季自托老疾，不豫朝权，侍中沈昭略谓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为员外仆射[6]，欲求自免，岂可得乎！"文季笑而不应。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华林省。文季登车，顾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监茹法珍赐以药酒，昭略怒、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以瓯掷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

饮药酒至斗余，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阴公主，皆坐诛。昭略弟昭光闻收至，家人劝之逃。昭光不忍舍其母，入，执母手悲泣，收者杀之。昭光兄子昙亮逃，已得免，闻昭光死，叹曰："家门屠灭，何以生为！"绝吭而死。

【注释】

①南徐州：北魏孝文帝时设置，在今安徽省宿县。

②靖王：南齐高帝萧道成的弟弟萧道生封始安贞王，其长子萧风于南朝宋时去世。南齐明帝萧鸾于建武元年(494年)，赠封他为始安靖王。萧遥光为萧风之子。萧遥光被殊杀，靖王无后，所以说"奉靖王后"。

③质钱帖：当票。

④丙戌：查九月无此日，疑有误。

⑤白衣左右：皇帝的侍从，虽侍候左右，但并没有任官，因称"白衣左右"。

⑥员外仆射：沈文季身为仆射而不问事，故称"员外仆射"。

【译文】

18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来降顺。沈陵是沈文季同族的子弟。当时魏徐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年少，官府的事务都由长史卢渊定夺。卢渊知道沈陵将要反叛，敕令各城暗中防备；好几次向魏的朝廷报信，魏朝廷不听信。沈陵于是杀了将佐，率领宿预的兵士投降，临淮水的各个戍守据点由于早有防备得以保全。沈陵在边境多年，暗地结交边境数州的豪杰。沈陵背叛以后，郡县大多逮捕沈陵的党羽押送上来，卢渊都安抚他们，赦免他们，只是把罪过归于沈陵一个人，大家的心才安定下来。

19 闰月，初三，册立江陵公萧宝览为始安王，奉祀始安靖王，做他的后嗣。

20 任命沈陵为北徐州刺史。

21 江祏事败以后，皇帝左右的捉刀、应敕一类的人都放纵蛮横，

揽权用事，当时人称做"刀敕"。萧坦之刚愎自用，凶狠残忍，独断专行，皇帝身边的嬖倖之人都怕他，憎恨他。萧遥光死后二十多天，皇帝派延明殿的主帅黄文济带领士兵包围萧坦之的住宅，杀了他，还杀了他的儿子秘书郎萧赏。萧坦之的堂哥萧翼宗做海陵太守，还未上任时，萧坦之对黄文济说："我堂哥海陵的宅第，应该没有事。"黄文济说："海陵宅第在哪里？"萧坦之告诉了他。这时黄文济向皇帝报告，皇帝仍派黄文济收押他；搜查他的家，穷得很，家里只有几百张典当物品的当票，黄文济回来报告皇帝，皇帝宥他不死，把他收押在尚方署。

茹法珍等人毁谤刘暄有谋反之心，皇帝说："刘暄是我舅舅，哪会有这种心思？"直阁新蔡人徐世标说："明帝是武帝的堂兄弟，武帝对他那样恩遇，他还是诛杀武帝的后人，舅舅怎能信任呢？"于是杀了刘暄。

曹虎善于吸引接纳人，每天供养中州来的食客常有几百人。晚年吝啬，罢除雍州职务时，有五千万钱，其他的财物也值五千万。皇帝因曹虎是高帝、武帝时的旧将而疑虑，又贪图他的财物，于是杀了他。萧坦之、刘暄、曹虎新任了官职，但都来不及拜受上任就死了。

当初，高宗临死的时候，以郁林王的事戒告皇帝说："做事行动不能落在人后。"所以皇帝几次与左右亲近的人计谋诛杀大臣，都是突然行动，毫无犹疑。于是大臣人人自危，难以自我保全。

22 九月，初五，任命豫州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刺史，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刺史。

23 二十日，由于多次诛杀大臣，因此大赦天下。

24 丙戌日，魏主拜祭长陵，想请侍候左右的白衣士人吴人茹皓一同乘车。茹皓整理衣服将要上车，给事黄门侍郎元匡进前劝谏，这样作不可，皇帝推茹下车，茹皓吓得脸色变了，退到一边。元匡是元新城的儿子。

25 益州刺史刘季连听说皇帝没有君德，于是骄慢放纵，用刑残酷，蜀人怨恨他。这个月，派军队去袭击中水，攻打不下来。于是蜀人赵续伯等人都起兵作乱，刘季连无法控制。

26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身分，依违顺从，不表现不同的意见，所以虽然名位很高，还能长久保持官位。虎贲中郎将许准对徐孝嗣陈述行事的机会，劝他废黜昏君另立贤主。徐孝嗣迟疑许久，认为一定没有用武的道理，要等皇帝出外游览，然后关紧城门，召集百官来商议。虽有这种心思，始终不能下决心。那些皇帝左右嬖倖也渐渐憎恶他了。西丰忠宪侯沈文季自己推托说年老多病，不参预朝政，侍中沈昭略对沈文季说："叔父年近六十岁，做了员外仆射，想用这一方式免除祸患，哪里能如愿呢？"沈文季笑笑不回答。冬，十月，二十三日，皇帝召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进入华林省。沈文季上了车，回头说："这一去只怕回不来了。"皇帝吩咐外监茹法珍赐他们药酒，沈昭略愤怒，骂徐孝嗣说："废黜昏君，拥立贤主，是古今的好制度，宰相无用，才会有今天！"拿酒杯掷向徐孝嗣的脸说："让你做个破相的鬼！"徐孝嗣喝药酒，喝了一斗多才死。徐孝嗣的儿子徐演娶武康公主，徐况娶山阴公主，皆连坐被杀。沈昭略的弟弟沈昭光听说抄家的人来了，家人劝他逃走。沈昭光不忍心抛下母亲，进内房，握着母亲的手悲伤流泪，抄家的人杀了他。沈昭光的哥哥的儿子沈昙亮逃走，已可免祸，听说沈昭光死了，感叹地说："一家人被屠光杀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自己割断喉咙死了。

27 初，太尉陈显达自以高、武旧将，当高宗之世，内怀危惧，深自贬损，常乘朽弊车，道从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数人。尝侍宴，酒酣，启高宗借枕，高宗令与之。显达抚枕曰："臣

年衰老，富贵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显达以年礼告退[1]，高宗不许。及王敬则反，时显达将兵拒魏，始安王遥光疑之，启高宗欲追军还；会敬则平，乃止。及帝即位，显达弥不乐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尝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悦。闻帝屡诛大臣，传云当遣兵袭江州，十一月，丙辰，显达举兵于寻阳，令长史庾弘远等与朝贵书，数帝罪恶，云“欲奉建安王为主[2]，须京尘一静，西迎大驾。”

乙丑，以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众军击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叔献帅水军据梁山；左卫将军左兴盛督前锋军屯杜姥宅。

28 十二月；癸未，以前辅国将军杨集始为秦州刺史。

29 陈显达发寻阳，败胡松于采石，建康震恐。甲申，军于新林，左兴盛帅诸军拒之。显达多置屯火于岸侧，潜军夜渡，袭宫城。乙酉，显达以数千人登落星冈，新亭诸军闻之，奔还，宫城大骇，闭门设守。显达执马稍，从步兵数百，于西州前与台军战，再合，显达大胜，手杀数人，稍折；台军继至，显达不能抗，走，至西州后，骑官赵谭注刺显达坠马，斩之，诸子皆伏诛。长史庾弘远，炳之之子也，斩于朱雀航。将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结缨[3]，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谓观者曰：“吾非贼，乃是义兵，为诸军请命耳。陈公太轻事；若用吾言，天下将免涂炭。弘远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杀之。

帝既诛显达，益自骄恣，渐出游走，又不欲人见之；每

出，先驱斥所过人家，唯置空宅。尉司击鼓踢圄，鼓声所闻，便应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应手格杀。一月凡二十余出，出辄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常以三四更中，鼓声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横路。士民喧走相随，老小震惊，啼号塞路，处处禁断，不知所过。四民废业，樵苏路断，吉凶失时，乳母寄产，或舆病异尸，不得殡葬。巷陌悬幔为高鄣，置仗人防守，谓之"屏除"，亦谓之"长围"。尝至沈公城，有一妇人临产不去，因剖腹视其男女。又尝至定林寺，有沙门老病不能去，藏草间，命左右射之，百箭俱发。帝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曾无愧色。学乘马于东冶营兵俞灵，韶常著织成袴褶，金薄帽，执七宝稍，急装缚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窞，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腰边盛器，酌水饮之，复上马驰去。又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随。或于市侧过亲幸家，环回宛转，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奔走往来，略不暇息。

30 王肃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祚兼吏部尚书。祚清谨，重惜官位，每有铨授，虽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后下笔，曰："此人便已贵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无不称职。

【注释】

①年礼：古代官制，大夫年七十而致事。当时陈显达年已七十岁，故称"年

礼”。

②建安王：东昏侯之弟萧宝寅封建安王，当时任郢州刺史。郢州治夏口，今湘北武汉市武昌，在寻阳西。

③子路结缨：典出《左传》，子路为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灵公子蒯聩早年被灵公逐出卫国，灵公死后，回卫争位。子路率兵抵挡，被蒯聩等人包围，以戈刺杀，子路的帽子绳被砍断，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把帽绳结好从容而死。缨：冠、帽上的绳子。

【译文】

27 当初，太尉陈显达自认为是高帝、武帝时的将领，在高宗时代，内心感到危惧，自己使劲贬抑自己，常坐破旧的车子，出外扈从的仪仗队只有十多个弱小之人。曾陪侍高宗宴饮，酒酣之时，启奏高宗要借枕头一用。高宗命手下人给他，陈显达摸着枕头说：“臣年老体衰，富贵已足够，只欠个枕头枕着死了，特意向陛下求得它。”高宗脸色变了，说：“陈公醉了！”陈显达援引古礼七十致仕的旧例，想告老引退，高宗不许。到王敬则造反时，当时陈显达带领军队抵抗魏，始安王萧遥光怀疑他有反心，启奏高宗想补个敕令把军队追回来，正好王敬则之乱平定，于是作罢。等到皇帝即位，陈显达更不喜欢在建康，得以外派江州，非常高兴。曾有病，不让请医生治疗，不久自己好了，很不开心。听说皇帝屡次诛杀大臣，传言要派兵突袭江州。十一月，十五日，陈显达在寻阳举兵，吩咐长史庾弘远等人给朝廷的显贵写信，数说皇帝的罪恶，说：“要尊奉建安王为君主，等京城的战火平靖，就往西去迎接大驾。”

二十四日，任命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帅各路军队攻击陈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骁骑将军李叔献帅领水军占领梁山，左卫将军左兴盛督帅前锋部队屯驻杜姥宅。

28 十二月，十二日，派前辅国将军杨集始为秦州刺史。

29 陈显达由寻阳出发，在采石击败了胡松，建康震撼，民心惶恐。十三日，在新林驻扎，左兴盛领各路军队抵抗。陈显达在岸边

安置很多的营火，暗地派军队趁夜色渡江，偷袭宫城。十四日，陈显达带了几千人登上落星冈，新亭的各路军听说了，都逃回，守宫城的军队大为惊骇，关闭了城门，设备守卫。陈显达骑马拿着长矛，后头跟着几百个步兵，在西州前和台军作战，打了两个回合，陈显达大胜，亲手杀了几个人，长矛折断了。台军相继赶来，陈显达不能抵抗，退走，到西州后头，骑官赵谭倾全力刺陈显达，陈显达掉下马来，赵谭杀了他，几个儿子都伏法被杀。长史庾弘远是庾炳之的儿子，在朱雀航被杀，将用刑时，要求给帽子戴上，说："子路临死把帽缨系好，我不能不戴帽子死去。"对观看的人说："我不是叛贼，我是义兵，替诸军请命罢了，陈公举事太轻率，如果他肯采纳我的意见，天下将可以免去涂炭之苦。"庾弘远的儿子庾子曜，抱着父亲要求替父亲受刑，执刑的把他一起杀了。

皇帝诛杀了陈显达，更加骄横放纵，渐渐出外游玩，又不愿让人看到，每次出去，先派人喝斥赶走所经过的人家，只能留着空房子。尉司敲着鼓踏地先走一大圈，百姓听到鼓声，就要奔跑逃走，连衣服、鞋子都来不及穿上，触犯禁者顺手就杀。一个月中，要出动二十几次，出去不说固定去处，东西南北，无处不去。常在三四更时分出游，鼓声四起，火光照亮天空，旗幡、兵器横挡路面，百姓相随喧哗奔走，老人小孩惊慌害怕，啼哭号叫，拥挤路上，但处处禁止通行，不知该从哪里走。士、农、工、商废弃本业，砍柴取草没路可走，吉庆凶丧之事无法依时举办。乳母和孕妇只有寄居远地。有的抬着病人就医，临时碰上只有丢下，任由病人死亡，得不到安葬。巷路高悬帐幔做的高高屏幛，安置带刀剑的兵士防守，叫做"屏除"，也叫做"长围"。曾经到沈公城，有个妇人临产无法离开，于是剖开她腹部，看胎儿是男是女。又曾到宝林寺，有个和尚年老病重，不能离开，躲藏在草堆里，皇帝命令左右的人射他，百名弓手一起射。皇帝臂力过人，拉弓可以拉三斛五斗力的弓。又喜欢顶旗幡，白虎旗幡高七丈五尺，放在牙齿上顶着，把牙齿折断也不厌倦。自己制作顶

幡的器械，扛幡穿的伎衣用金玉装饰，侍卫站满两旁，表现各种怪异的姿态，一点也没有愧色。跟东冶的营兵俞灵韻学骑马，常穿着编织的罩甲，戴黄金薄片制成的帽子、拿着七宝长矛，武装束裤腿，冒着雨雪，不避涂坑陷井。驰骋得口渴疲乏了，就下马，解开腰间挂的马勺，来舀水喝，又上马奔驰而去。又挑选善跑的无赖小人做逐马，左右五百人跟随自己。有时在市集旁过访亲幸的人家，来回转游，走遍城邑；有时出到郊外射野鸡，设置两百九十六处射野鸡的场地，奔走往来，几乎没有空闲休息。

30 王肃替魏朝制定官品百司，完全按照江南的制度。官分九品，每品有正、从二等，侍中郭祚兼吏部尚书。郭祚清高谨慎，重视爱惜官位，每回铨选授予，虽是选得人才，一定犹豫许久，然后下笔说："这个人便显贵了！"人们因此多怨恨他，但他所录用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职的。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三

齐纪九　上章执徐，一年。

东昏侯下

永元二年

1 春，正月，元会，帝食后方出；朝贺裁竟，即还殿西序寝[1]。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饥甚。比起就会，匆遽而罢。

2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3 豫州刺史裴叔业闻帝数诛大臣，心不自安，登寿阳城，北望肥水，谓部下曰："卿等欲富贵乎？我能办之！"及除南兖州，意不乐内徙，会陈显达反，叔业遣司马辽东李元护将兵救建康，实持两端，显达败而还。朝廷疑叔业有异志，叔业亦遣使参察建康消息，众论益疑之。叔业兄子植、飚、

粲皆为直阁,在殿中,惧,奔母奔寿阳,说叔业以朝廷必相掩袭,宜早为计。徐世檦等以叔业在边,急则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业宗人中书舍人长穆宣旨,许停本任。叔业犹忧畏,而植等说之不已。

叔业遣亲人马文范至襄阳[2],问萧衍以自安之计,曰:"天下大势可知,恐无复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报曰:"群小用事,岂能及远!计虑回惑,自无所成,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处,河南公宁可复得邪!如此,则南归之望绝矣。"叔业沈疑未决,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为质,亦遣信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问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劝其早降,曰:"若事迫而来,则功微赏薄矣。"数遣密信,往来相应和。建康人传叔业叛者不已,芬之惧,复奔寿阳。叔业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韦伯昕奉表降魏。丁未,魏遣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车骑将军王肃帅步骑十万赴之;以叔业为使持节、都督豫·雍等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兰陵郡公。

庚午,下诏讨叔业。二月,丙戌,以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领扬州刺史,镇寿阳。魏人遣大将军李丑、杨大眼将二千骑入寿阳,又遣奚康生将羽林一千驰赴之。大眼,难当之孙也[3]。

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业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马李元护监州,一二日谋不定。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

护非其乡曲，恐有异志，共推裴植监州，秘叔业丧问，教命处分，皆出于植。奚康生至，植乃开门纳魏兵，城库管龠，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内耆旧，宣诏抚赉之。魏以植为兖州刺史，李元护为齐州刺史，席法友为豫州刺史，军主京兆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

4 巴西民雍道晞聚众万余逼郡城④，巴西太守鲁休烈婴城自守。三月，刘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帅众五千救之，与郡兵合击道晞，斩之。奉伯欲进讨郡东余贼，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惰将骄，乘胜履险，非完策也；不如少缓，更思后计。"奉伯不从，悉众入山，大败而还。

【注释】

①西序：西厢房。东西厢房叫做"序"。

②亲人：亲信之人。

③难当：指杨难当，氐族酋长。南朝宋元嘉年间据仇池，封为氐王。

④郡城：巴西郡治阆中县，今四川省阆中县。

【译文】

齐纪九 （庚辰，公元五〇〇年）一年。

东昏侯下

永元二年（庚辰，公元 500 年）

1 春，正月，初一朝会，皇帝吃过饭才出来，群臣朝贺行礼刚完毕，皇帝就回殿在西厢房睡觉。从巳时到申时，百官站着等皇帝到来，站得腰腿僵直仆地，肚中饥饿得很。等到皇帝朝见时，只好匆匆收场。

2 初五，魏大赦境内。改年号为景明。

3 豫州刺史裴叔业听说皇帝几次诛杀大臣，心里不安稳，登上寿

阳城，向北远望淝水，对部下说："你们想富贵吗？我能办得到！"后来改任南兖州，心里不乐于向内地迁徙。正碰上陈显达反叛，裴叔业派遣司马辽东人李元护带领军队去援救建康，实际是观望成败；陈显达失败后，他的军队也返回。朝廷怀疑裴叔业有异谋，裴叔业也派遣使者观察建康的情况，众人对他更加怀疑。裴叔业哥哥的儿子裴植、裴飚、裴粲都做直阁，在殿中供职，惶恐得很，丢下母亲逃到寿阳，劝说裴叔业，认为朝廷一定会趁其不备来袭击，应该早作打算。徐世檦等人认为裴叔业镇守边地，紧急时可能请北魏来帮助自己，朝廷力量不能控制他，向皇帝报告，派遣裴叔业同宗的中书舍人裴长穆去宣达旨意，准许免除现任。裴叔业仍忧虑畏惧，而裴植等人不断地劝说他。

裴叔业派亲信之人马文范到襄阳，向萧衍询问如何保全自己的计谋，说："天下大势是明显可知了，怕不再有自己保全的办法。不如回头投靠北魏，还不失去做河南公爵。"萧衍回答："朝廷一群小人当事，怎能得长久？反复思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应当把家人送回京都去，使朝廷安心，如果意外逼迫，应当部署骑兵步兵两万人，直接出横江，截断建康的后援，那么天下的事，一举就可以奠定。如果要向北投魏，他一定派人来替代，把河北一州给他，河南公还能做吗？这么一来，南归的希望就断绝了。"裴叔业考虑再三，犹疑未决，于是派遣儿子裴芬之入建康为人质，也派人送信给魏的豫州刺史薛真度，询问入魏可否的事。魏薛真度劝他早些投降，说："如果事情紧迫才来，就功小赏微了！"好几次秘密送信往来相应。建康关于裴叔业要反叛的传言一直没有断过，裴芬之害怕，又逃回寿阳。裴叔业派裴芬之及哥哥的女婿杜陵韦伯昕奉了奏表投降魏。初七，魏派遣骠骑将军彭城王元勰、车骑将军王肃率步兵骑兵十万来接应裴叔业，任命裴叔业做使持节、都督豫·雍等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为兰陵郡公。

三十日，下诏讨伐裴叔业。二月，十六日，任命卫尉萧懿为豫州

刺史。二十八日，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兼扬州刺史，镇守寿阳。魏人派遣大将军李丑、杨大眼带领两千骑兵进入寿阳，又派遣奚康生带领羽林一千人去接应。杨大眼是杨难当的孙子。

魏兵尚未渡过淮河，二十九日，裴叔业病死。佐官僚属多数推举司马李元护监理州事，经过一两天，议谋不定，前任建安戍主安定人席法友等人认为李元护不是他们同乡人，怕他有异谋，就共同推举裴植监理州事，秘密瞒下裴叔业死的消息，发布命令，处理事务，都出于裴植。奚康生到来，裴植就开门接纳魏兵，城市与仓库的锁匙都交给奚康生。奚康生聚集城内的耆老故旧，宣布诏令安抚赏赐。魏任命裴植为兖州刺史，李元护为齐州刺史，席法友为豫州刺史，军主京兆人王世弼为南徐州刺史。

4 巴西民雍道畴聚合一万余人逼近郡城，巴西太守鲁休烈环城四面布防，亲自防守。三月，刘季连派中兵参军李奉伯率领军士五千人去救援，和巴西郡兵合力攻击雍道畴，杀了他。李奉伯想进军讨伐郡东部残余的贼人，涪令李膺劝止说："士卒怠惰，将领骄傲，乘胜追赶到险要的地区，不是全胜之策，不如稍缓一缓，再想以后的计谋。"李奉伯不听，率领所有的兵士进山，大败而回。

5 乙卯，遣平西将军崔慧景将水军讨寿阳，帝屏除[1]，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楼上，召慧景单骑入围内，无一人自随者。裁交数言，拜辞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豫州刺史萧懿将步军三万屯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懿遣裨将胡松、李居士帅众万余屯死虎。骠骑司马陈伯之将水军溯淮而上，以逼寿阳，军于硖石。寿阳士民多谋应齐者。

魏奚康生防御内外，闭城一月，援军乃至。丙申②，彭城王勰、王肃击松、伯之等，大破之，进攻合肥，生擒叔献。统军宇文福言于勰曰："建安，淮南重镇，彼此要冲；得之，则义阳可图；不得，则寿阳难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缚出降。

6 己亥③，魏皇弟恍卒。

7 崔慧景之发建康也，其子觉为直阁将军，密与之约，慧景至广陵，觉走从之。慧景过广陵数十里，召令诸军主曰："吾荷三帝厚恩，当顾托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坏乱；危而不扶，责在今日。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众皆响应。于是还军向广陵，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开门纳之。帝闻变，壬子，假右卫将军左兴盛节，都督建康水陆诸军以讨之。慧景停广陵二日，即收众济江。

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宝玄娶徐孝嗣女为妃，孝嗣诛，诏令离婚，宝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宝玄为主，宝玄斩其使，因发将吏守城，帝遣马军主戚平、外监黄林夫助镇京口。慧景将渡江，宝玄密与相应，杀司马孔矜、典签吕承绪及平、林夫，开门纳慧景，使长史沈佚之，谘议柳憕分部军众。宝玄乘八舆舆，手执绛麾，随慧景向建康。台遣骁骑将军张佛护、直阁将军徐元称等六将据竹里，为数城以拒之。宝玄遣信谓佛护曰："身自还朝，君何意苦相断遏？"佛护对曰："小人荷国重恩，使于此创立小戍。殿下还朝，但自直过，岂敢断遏！"遂射慧景军，因合战。崔觉、崔恭祖将前锋，皆荒伧善战，又轻行不饗食，以数舫缘江载酒食

为军粮，每见台军城中烟火起，辄尽力攻之。台军不复得食，以此饥困。元称等议欲降，佛护不可。恭祖等进攻城，拔之，斩佛护；徐元称降，余四军主皆死。

乙卯，遣中领军王莹都督众军，据湖头筑垒，上带蒋山西岩实甲数万。莹，诞之从曾孙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万副儿说慧景曰："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不可议进，唯宜从蒋山龙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从之，分遣千余人，鱼贯缘山，自西岩夜下，鼓叫临城中。台军惊恐，即时奔散。帝又遣右卫将军左兴盛帅台内三万人拒慧景于北篱门，兴盛望风退走。

【注释】

①屏除：禁绝行人，悬幔为幛而行，不让人望见。

②丙申：三月无此日，疑误。

③己亥：三月无此日，疑误。

【译文】

5 十五日派遣平西将军崔慧景带领水军讨伐寿阳，皇帝禁绝行人，悬幔为障，出琅琊城给他送行。皇帝穿着军服坐在楼上，召唤崔慧景单人匹马进入屏除围幛之内，没有一个人跟随他，才说几句话，就拜辞离开。崔慧景出来以后，很高兴。

豫州刺史萧懿带领步兵三万屯驻小岘，交州刺史李叔献屯驻合肥。萧懿派遣偏将胡松、李居士率领士兵一万多人屯驻死虎。骠骑司马陈伯之带领水军溯淮水而上，进逼寿阳，驻扎在硖石。寿阳士民多数计划响应齐军。

魏奚康生内外防守抵御，城门紧闭了一个月，援军才来。丙申，

彭城王元勰、王肃攻击胡松、陈伯之，大破齐兵，进攻合肥，活捉了李叔献。统军宇文福对元勰说："建安是淮南的重要镇守据点，魏齐彼此南北攻伐的重要道路；能占领它，那么义阳可以攻取，不能占领它，那么寿阳也难以保全。"元勰认为很有道理，派宇文福去攻打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自己捆绑了出城投降。

6 己亥日，魏皇弟元怿去世。

7 崔慧景由建康出发时，他的儿子崔觉任直阁将军，暗中和他约定；崔慧景到了广陵，崔觉逃走去跟从他。崔慧景过了广陵几十里，召集各军主说："我受到高帝、武帝、明帝三个皇帝的厚恩，担当明帝临终托孤的重任。幼主昏昧狂妄，朝廷纲纪败坏混乱，国家危殆而不扶持，责任全在今天。我想和诸君共同建立大功来安定社稷，怎么样？"大家都响应。于是调转军队指向广陵。司马崔恭祖据守广陵城，开了城门接纳他们。皇帝听到变乱，十二日，授右卫将军左兴盛符节，都督建康水陆各军讨伐崔慧景。崔慧景在广陵停留两天，就聚合士兵渡过长江。

起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娶徐孝嗣的女儿做王妃，徐孝嗣被杀，诏令江夏王离婚，萧宝玄怨恨。崔慧景派使者尊奉萧宝玄为君王，萧宝玄杀了他的使者，于是派将领官吏据守京口城，皇帝派遣马军主戚平、外监黄林夫协助镇守京口。崔慧景将渡江，萧宝玄暗中和他相应和，杀了司马孔矜、典签吕承绪及戚平、黄林夫，开了城门接纳崔慧景，派长史沈佚之、谘议柳憕分别部置军队。萧宝玄坐了八人抬的轿子，手里拿着绛色的旗子，跟着崔慧景走向建康。宫廷派骁骑将军张佛护、直阁将军徐元称等六个将领据守竹里，建筑几个城来抵抗。萧宝玄派人送信给张佛护说："我自己要回朝廷，你为什么要费力阻拦我？"张佛护回答说："小人承蒙国家厚恩，派到这里建立小小的戍所防守，殿下还朝，只管径直通过，哪敢拦截？"说着就射击崔慧景的军队，于是两边混战。崔觉、崔恭祖率领的前锋部队，都是边远地区人，勇敢善战，又轻装行军，不

煮饭食，用几条船顺着长江运载酒食做军粮，每次看到朝廷军城中炊烟升起，就尽力攻击。朝廷军没法再煮饭，因此饿得饥肠辘辘，无力作战。徐元称等人商议要投降，张佛护不赞成。崔恭祖等进军攻城，攻陷了，杀了张伸护，徐元称投降，其余四个军主都死了。

十五日，派遣中领军王莹督率各军，占据湖头建筑堡垒，往上直到蒋山西岩，武装甲士有几万人。王莹是王诞同曾祖的孙子。崔慧景到了查硎。竹塘人万副儿劝崔慧景说："现在平坦大路都被朝廷军截断，不能考虑从平地前进了，只能从蒋山坡道盘旋而上，攻其不意罢了！？崔慧景依从他。分派一千多人，鱼贯而上，顺着山从西岩连夜冲下，敲着鼓大叫着来到湖头堡垒中。朝廷军惊慌惶恐，立刻奔逃四散。皇帝又派遣右卫将军左兴盛率领宫廷内三万人在北篱门抗拒崔慧景，左兴盛未战就撤退逃跑了。

甲子，慧景入乐游苑[1]，崔恭祖帅轻骑十余突入北掖门，乃复出。宫门皆闭，慧景引众围之。于是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皆溃。左兴盛走，不得入宫，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杀之。宫中遣兵出荡，不克。慧景烧兰台府署为战场。守御尉萧畅屯南掖门，处分城内，随方应拒，众心稍安。慧景称宣德太后令[2]，废帝为吴王。

陈显达之反也，帝复召诸王入宫。巴陵王昭胄惩永泰之难[3]，与弟永新侯昭颖诈为沙门，逃于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举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4]，犹豫未知所立。

竹里之捷，崔觉与崔恭祖争功，慧景不能决。恭祖劝

慧景以火箭烧北掖楼。慧景以大事垂定，后若更造，费用功多，不从。慧景性好谈义，兼解佛理，顿法轮寺，对客高谈[15]，恭祖深怀怨望。

时豫州刺史萧懿将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帅军主胡松、李居士等数千人自采石济江，顿越城举火，城中鼓叫称庆。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兵，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应散，不从。至是，恭祖请击懿军，又不许；独遣崔觉将精手数千人渡南岸。懿军昧旦进战，数合，士皆致死，觉大败，赴淮死者二千余人。觉单马退，开桁阻淮。恭祖掠得东宫女伎，觉逼夺之。恭祖积忿恨，其夜，与慧景骁将刘灵运诣城降，众心离坏。

夏，四月，癸酉，慧景将腹心数人潜去，欲北渡江，城北诸军不知，犹为拒战，城中出荡，杀数百人。懿军渡北岸，慧景余众皆走。慧景围城凡十二日而败，从者于道稍散，单骑至蟹浦，为渔人所斩，以头内鳝篮[16]，担送建康。恭祖系尚方，少时杀之。觉亡命为道人，捕获，伏诛。

宝玄初至建康，军于东城，士民多往役投集。慧景败，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可复罪余人！"宝玄逃亡数日乃出。帝召入后堂，以步障裹之[17]，令左右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遣人谓宝玄曰："汝近围我亦如此耳。"

初，慧景欲交处士何点，点不顾。及围建康，逼召点，点往赴其军，[illegible]义，不及军事。慧景败，帝欲杀点。萧

畅谓茹法珍曰："点若不诱贼共讲，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应得封！"帝乃止。点，胤之兄也。

【注释】

①乐游苑：在玄武湖南。

②宣德太后：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妃子王氏。郁林王萧昭业称帝时，尊她为皇太后。其弟海陵王萧昭文继位被废后，让她出居鄱阳王故第，号宣德宫，称宣德太后。

③永泰之难：指南齐明帝永泰元年（498年），王敬则反叛，明帝召诸王入宫，想杀尽诸王，事见本书一百四十一卷。此处指陈显达反，东昏侯召诸王进宫，所以巴陵王萧昭胄害怕而逃走。

④萧昭胄是齐武帝萧赜的孙子，萧赜是齐高祖萧道成的大宗，从血缘来讲比萧宝玄更接近萧道成，因此崔慧景想册立他。

⑤精手：军队中武艺高强之人。

⑥鳅（qiū 秋）：一作鳅。形似鳝，长约三四寸，尾扁，色青黑，无鳞而有黏液。常潜居池沼水田中，故名鳅（鳅）。鳅篮，用来盛鳅鱼的篮子。

⑦步障：古代贵人出行时用于挡风避尘土的布幕。

【译文】

二十四日，崔慧景进入乐游苑，崔恭祖率领轻装的骑兵十几个突进北掖门，然后又退出。宫门都紧紧关闭，崔慧景率领军队围困。于是东府、石头、白下、新亭各城都溃败，左兴盛逃走，进不了宫城，逃到秦淮沙洲草丛中的小船里，崔慧景抓住把他杀了。宫中派兵出来冲杀，没有获胜。崔慧景焚烧御史台府署，辟为战场。守御尉萧畅屯驻南掖门，处理城内事务，根据战情，应付抵抗，众人的心稍微安定。崔慧景声称宣德太后的命令，废黜皇帝为吴王。

陈显达反叛时，皇帝曾征召各王爷进宫。巴陵王萧昭胄以永泰之难警戒在心，和弟弟永新侯萧昭颖假称出家做和尚，逃到横江以西之地。萧昭胄是萧子良的儿子。等到崔慧景举兵，萧昭胄兄弟出

来投奔他，崔慧景改变主意想拥立萧昭胄，犹豫不知如何是好。

竹里的胜仗，崔觉与崔恭祖争功，崔慧景不能决断。崔恭祖劝崔慧景用火箭焚烧北掖楼。崔慧景以为大事就可成功，将来如要重新建造，费用多工作量大，不听他的建议。崔慧景喜欢谈义理，同时也懂得佛理，在法轮寺停留，与客人高谈阔论，崔恭祖对他深怀不满。

当时豫州刺史萧懿在小峴带兵，皇帝派遣密使去告诉他。萧懿正吃饭，把筷子一丢起来就走，率领军主胡松、李居士等几千人，由采石渡过长江，在越城停留举火，台城中击鼓呐喊，庆幸援军到来。崔恭祖先劝崔慧景派两千人截断西岸的援兵，使他们不能渡江。崔慧景认为宫城早晚要投降，外来的兵自然随之溃败，不依从。到这时，崔恭祖要求阻击萧懿的军队，崔慧景又不答应，只派崔觉带领精锐几千人渡过秦淮南岸。萧懿的军队在天蒙蒙亮时进攻，几个回合，军士都拼死，崔觉大败，部下投秦淮河死的有两千多人。崔觉单马撤退到北岸，凿开浮桥截断萧懿的军队，用秦淮水阻挡追兵。崔恭祖掳掠到东宫女伎，崔觉强行把女伎夺走。崔恭祖累积忿恨，当晚，和崔慧景的骁勇将领刘灵运到宫城投降，军心离散，大受挫折。

夏，四月，初四，崔慧景带了几个心腹左右暗地离开，想北渡长江，城北各军不知情，还为崔慧景抵抗作战。宫城将士冲出城攻击，杀了几百人。萧懿的军队渡过秦淮北岸，崔慧景残余的军队都逃散了。崔慧景围困宫城总计十二日而失败，跟随的人在途中逐渐散去，他一个人骑马来到蟹浦，被渔人杀了，把头颅放在鲭鱼篮里，挑着送到建康。崔恭祖被收押在尚方，不久被杀。崔觉逃走去当和尚，被捉到，被杀。

萧宝玄初到建康，在东府城驻扎，士民多数前往投奔聚集　崔慧景失败，搜获到朝野投效萧宝玄和崔慧景的人名单，皇帝命令把它烧了，说："江夏王尚且这样，怎能再加罪其他的人？"萧宝玄逃亡几天，才出来，皇帝召唤进后堂，用步幛把他包裹起来，令左右几十

个人在步幛外边吹号打鼓奔跑绕圈，派人对萧宝玄说："你逼近围困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当初，崔慧景想和处士何点结交，何点不理他。到围困建康时，又强迫何点前来，何点到他驻扎之地，整天与他谈论义理，不涉及军事。崔慧景失败，皇帝想杀何点，萧畅对茹法珍说："何点如果不引诱贼首，与他谈论义理，后果不易估量。按这样讲，他还该封赏！"皇帝才作罢。何点是何胤的哥哥。

6 萧懿既去小峴，王肃亦还洛阳。荒人往来者妄云肃复谋归国；五月，乙巳，诏以肃为都督豫、徐、司三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西丰公。

9 己酉，江夏王宝玄伏诛。

10 壬子，大赦。

11 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进位大司马，领司徒；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

12 太阳蛮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附于魏，魏置四郡十八县。

13 乙丑[1]，曲赦建康、南徐·兖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诏赦其党。而嬖倖用事，不依诏书，无罪而家富者，皆诬为贼党，杀而籍其赀；实附贼而贫者皆不问。或谓中书舍人王喧之云："赦书无信，人情大恶。"喧之曰："正当复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诛纵亦如初。

是时，帝所宠左右凡三十一人，黄门十人。直阁、骁骑

将军徐世檦素为帝所委任，凡有杀戮，皆在其手。及陈显达事起，加辅国将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而兵权实在世檦。世檦亦知帝昏纵，密谓其党茹法珍、梅虫儿曰："何世天子无要人，但侬货主恶耳！"法珍等与之争权，以白帝。帝稍恶其凶强，遣禁兵杀之，世檦拒战而死，自是法珍、虫儿用事，并为外监，口称诏敕；王咺之专掌文翰，与相唇齿。

帝呼所幸潘贵妃父宝庆及茹法珍为阿丈，梅虫儿、俞灵韵为阿兄。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家，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宝庆恃势作奸，富人悉诬以罪，田宅赀财，莫不启乞，一家被陷，祸及亲邻，又虑后患，尽杀其男口。

常数往诸刀敕家游宴[2]，有吉凶辄往庆吊。

奄人王宝孙，年十三四，号为"张子"，最有宠，参预朝政，虽王咺之、梅虫儿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诏敕，乃至骑马入殿，诋诃天子，公卿见之，莫不慑息焉。

14 吐谷浑王伏连筹事魏尽礼，而居其国，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称制于其邻国。魏主遣使责而宥之。

15 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引兵攻寿阳，魏彭城王勰拒之。援军未至，汝阴太守傅永将郡兵三千救寿阳。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余里，牵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即渡；适上南岸，齐兵亦至。会夜，永潜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阳难可复见；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来，欲以却敌；若如教旨[3]，乃是与殿下同受攻围，岂救援之

意!”遂军于城外。秋;八月,乙酉,勰部分将士,与永并势,击伯之于肥口④,大破之,斩首九千,俘获一万,伯之脱身遁还,淮南遂入于魏。

魏遣镇南将军元英将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败,魏主召勰还洛阳。勰累表辞大司马、领司徒,乞还中山;魏主不许。以元英行扬州事。寻以王肃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节代之。

【注释】

①六月无此日,疑误。

②刀敕:指东昏侯身边捉刀、应敕等侍从,当时人称为“刀敕”。

③教旨:南朝时,诸王和专擅一方的州镇刺史都可以下教令于其部属,称为“教旨”。

④肥口:淝水经寿春城东北流入淮河之处。

【译文】

8 萧懿离开小岘之后,王肃也回到洛阳。边境上往来的人都乱传说王肃要再谋划归国;五月,初六,诏令任命王肃做都督豫·徐·司三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西丰公。

9 初十,江夏王萧宝玄伏法被杀。

10 十三日,大赦天下。

11 六月,初八,魏彭城王元勰进位为大司马,兼司徒;王肃加封开府仪同三司。

12 太阳蛮田育丘等两万八千户归附了魏,魏设置了四个郡十八个县。

13 乙丑日,特赦建康及南徐州、兖州的人民。早先,崔慧景之乱平定以后,诏令赦免他的党羽,但嬖幸用事擅权,不按照诏书,没有

罪过而家产富裕的都被诬陷为贼党，杀了他们，没收他们的财物；真正依附叛贼而家境贫穷的都不追问。有人对中书舍人王咺之说："赦令没有信用，人们很愤慨。"王咺之说："正应该再发赦令。"因此再颁布赦免。但是不久婴倖照样滥杀无辜。

这时，皇帝宠信的侍从左右共有三十一人，黄门十人。直阁、骁骑将军徐世檦素来被皇帝委托信任，大凡有所杀戮，都经过他的手。陈显达之事发生，加封辅国将军；虽任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但兵权实际上在徐世檦手里。徐世檦也知道皇帝昏庸放纵，暗中对他的党羽茹法珍、梅虫儿说："哪一代天子没有要人？但我们的主人够坏了！"茹法珍等人和他争权，把这话告诉皇帝，皇帝渐渐憎恶他凶猛强悍，派禁兵杀他，徐世檦抗拒而死。从此茹法珍、梅虫儿专权用事，都做了外监，口中称述诏令；王咺之专门掌理文书，与茹、梅等人相互勾结。

皇帝称呼所宠幸的潘贵妃的父亲潘宝庆以及茹法珍为阿丈，呼梅虫儿、俞灵韫为阿兄。皇帝与茹法珍等人一起去潘宝庆家里，亲自去打水，帮助厨子做饭。潘宝庆仗恃权势作奸犯科，对于富人，都以罪名诬陷，他们的田地、住宅、财物，没有一样不向皇帝启奏，要求赐给自己。一家被诬陷，还要祸及亲戚邻居；又害怕留有后患，把他们的男丁全都杀了。

皇帝多次到左右御刀、应敕之徒的家里游乐宴饮，有吉庆凶祸，就去庆贺吊唁。

宦官王宝孙年纪十三、四岁，外号叫"张子"，最得宠，参预朝政，即使王咺之、梅虫儿之类也对他低声下气；他控制大臣，改换诏敕，甚至骑着马进入宫殿，顶撞呵责天子，公卿大夫见了他，吓得大气不敢出。

14 吐谷浑王伏连筹事奉魏，竭尽礼仪，但在自己国内，设置百官，一切都如天子制度，对于邻国行使皇帝权力，把邻国看作藩属。魏主派使者指责他，又宽宥了他。

15 冠军将军、骠骑司马陈伯之再次率领军队去攻打寿阳，魏彭城王元勰抵抗。援军还未到，汝阴太守傅永带领郡里的兵士三千人去救援寿阳。陈伯之防守淮口，非常稳固，傅永离开淮口二十多里，就把船拉到汝水南岸，用水牛来拉船，直接往南走向淮河，放下了船就渡河，刚好登上南岸，齐兵也到了。正好是夜里，傅永偷偷地进入城中，元勰高兴极了，说："我向北瞭望很久了，差不多绝望了，担心难以再见洛阳，没想到你能赶到啊！"元勰命令傅永率领军队进城，傅永说："傅永这次来，是想要打退敌人，如像王爷垂教的意旨，竟是和殿下同样受攻击围困，哪是来救援的呢？"于是就驻扎在城外。秋，八月，十八日，元勰调遣将士，与傅永合力在肥口攻击陈伯之，大败了他，斩了九千个首级，俘虏一万人，陈伯之脱身逃回，淮南于是归入魏境。

魏派镇南将军元英带兵救援淮南，还没赶到，陈伯之已经失败，魏主召唤元勰回到洛阳。元勰几次上表请辞大司马、兼理司徒，要求回到中山。魏主不答应。任命元英掌理扬州的事务。不久任命王肃为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符节去替代他。

16 甲辰，夜，后宫火，时帝出未还，宫内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辄开；比及开，死者相枕，烧三十余间。

时嬖倖之徒皆号为鬼。有赵鬼者，能读《西京赋》言于帝曰："柏梁既灾，建章是营[1]。"帝乃大起芳乐、玉寿等诸殿，以麝香涂壁，刻画装饰，穷极绮丽。役者自夜达晓，犹不副速。

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宝，价皆数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输金，犹不能足。凿金为

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又订出雉头、鹤氅、白鹭缫[2]。嬖倖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又各就州县求为人输，准取见直，不为输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敛。如此相仍，前后不息，百姓困尽，号泣道路。

17 军主吴子阳等出三关侵魏，九月，与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战于长风城[3]，子阳等败还。

18 萧懿之入援也，萧衍驰使所亲虞安福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4]，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还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民，必生后悔。"长史徐曜甫苦劝之，懿并不从。

崔慧景死，懿为尚书令。有弟九人：敷、衍、畅、融、宏、伟、秀、憺、恢。懿以元勋居朝右，畅为卫尉，掌管龠。时帝出入无度，或劝懿因其出门，举兵废之。懿不听。嬖臣茹法珍、王珣之等惮懿威权，说帝曰："懿将行隆昌故事[5]，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劝懿西奔襄阳。懿曰："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懿弟侄咸为之备。冬，十月，己卯，帝赐懿药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懿弟侄皆亡匿于里巷，无人发之者；唯融捕得，诛之。

19 丁亥，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录尚书事；勰固辞，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乐势利。高祖重其事干，故委以权任，虽有遗诏，复为世宗所留。勰每乖情愿，常凄然叹息。为人

美风仪，端严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观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务之暇，披览不辍，小心谨慎，初无过失；虽闲居独处，亦无惰容。爱敬儒雅，倾心礼待。清正俭素，门无私谒。

20 十一月，己亥，魏东荆州刺史桓晖入寇，拔下笮戍，归之者，二千余户。晖，诞之子也。

【注释】

①汉武帝太初年间，柏梁殿遭火灾，汉武帝于灾后营建建章殿等，事见本书二十一卷。

②订：南齐、梁朝时，称征赋为"订"，取平议而赋之之义。

③东豫州：北魏太和十七年(493 年)，田益宗降魏，十九年(495 年)，置东豫州于新息广陵县，今河南汝南。以田益宗为东豫州刺史。长风城，在阴山关南，阴山关在弋阳县内，今河南潢川西。

④伊、霍故事："伊"指商初大臣伊尹。伊尹帮助汤灭夏桀，为辅政大臣，汤去世后，历佐卜丙、仲壬二王。仲壬去世，其侄太甲当立，因为太甲破坏商法制，不理国政，被伊尹放逐，伊尹自立为王，三年后，太甲悔过改正，伊尹重接太甲回国，恢复其位。"霍"指西汉大臣霍光，他辅政昭帝，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即废，又迎立宣帝。伊、霍两人都以辅政大臣废立皇帝。

⑤隆昌故事：指萧隆昌废郁林王萧昭业之事，见本书卷一百四十一。

【译文】

16 十七日，夜晚，后宫失火。当时皇帝出游还没回来，宫内的人出不来，外头的人不敢开后宫的门，等到开了门，死者尸体遍地，烧了三十多间房子。

当时皇帝宠幸之人都号称为鬼，有个叫赵鬼的能诵读《西京赋》，对皇帝说："柏梁火灾之后，于是营建了建章宫。"皇帝就大兴建造芳乐、玉寿等几个宫殿，用麝香涂墙壁，雕画装饰，富丽堂皇，

豪华至极。营建的工匠白天黑夜不停地干，还不能达到皇帝要求的速度。

后宫妃嫔的服饰用品，尽可能选取珍贵奇特的，以致府库里旧有的物品，根本不能满足其用。以高价收买民间的金银珠宝，价格都高好几倍。又让把建康的酒税折成黄金交入官府，还是不能满足其用。用黄金雕刻成莲花，贴在地上，让潘贵妃在上面行走，说："这是步步生莲花呀！"又规定百姓要出雉头红裘、鹤氅、白鹭缫等赋税。皇帝左右宠幸之人借机牟取利益，按应交纳数目的十倍来索取。又分别到州县强迫代人交纳，折收现款，但并不上缴到州县，太守和县令都不敢说话，于是又再征收。如此连续不断，反来复去地勒索敲榨，没完没了，百姓倾家荡产，在道路上号哭流泪。

17 军主吴子阳等出了义阳三关侵扰魏。九月，同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在长风城交战，吴子阳等人战败逃回。

18 萧懿入宫救援时，萧衍派亲信之人虞安福急跑去劝萧懿说："诛杀贼人以后，就有难以赏赐的盖世大功。在贤明君主之时，还难以立足，何况在现在这样的乱世，怎能自我免祸？如果把反贼歼灭后，仍率兵进宫，象伊尹、霍光一样废掉昏君，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不愿这么做，就上奏表回到历阳，以抵抗外侮为借口，这样，威严震动朝廷内外，谁敢不服从！一旦解除兵权，接受优厚的爵禄，地位虽高，没有兵权，一定会后悔的。"长史徐曜甫也苦苦相劝，萧懿都不听从。

崔慧景死后，萧懿做尚书令。他有九个弟弟：萧敷、萧衍、萧畅、萧融、萧宏、萧伟、萧秀、萧憺、萧恢。萧懿以功臣居朝臣之首，萧畅为卫尉，执掌锁钥。当时皇帝出入没有节制，有人劝萧懿趁他出宫时，举兵废黜他，萧懿不听从。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人畏惧萧懿的威权，对皇帝说："萧懿将执行隆昌废帝的旧办法，陛下的性命只在旦夕之间。"皇帝认为有道理。徐曜甫知道这一消息，暗中在长江沙洲上备好小船，劝萧懿向西逃奔襄阳。萧懿说："自古以来，人都有

一死，哪有反叛逃走的尚书令呢？”萧懿的弟弟及侄儿都秘密地加以防备。冬，十月，十三日，皇帝在尚书省赐萧懿毒药。萧懿将死时，说：“家弟在雍州，深为朝廷忧虑。”萧懿的弟弟、侄儿都逃匿到百姓家中，没有人举发他们，只捉到萧融，被杀了。

19 二十一日，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录尚书事，元勰坚决推辞，但未能辞掉。元勰向来喜欢恬静素朴，不乐于追逐权势利益。高祖看重他处理事情的才干，所以委以重任，虽然在遗诏中同意他引退，又被世宗所挽留。元勰不得已而为政务，有违于自己的意愿，常常内心感到凄然，叹息不已。他一表人才，风度优雅，端正肃穆，宛如神人，接人待物无不合度。走到哪里都谈笑风生，使在场的人乐而忘疲。他爱好文史，公务之余，披阅浏览，手不释卷。他小心谨慎，从来不犯过失，即使是闲居独处，也没有怠倦的姿态。喜爱、敬重儒雅之士，倾心以礼相待。清廉公正，勤俭朴素，府上从没有因私事而拜访的人。

20 十一月，初三，魏东荆州刺史桓晖入境侵扰，攻陷下笮戍，归附的有两千多户。桓晖是桓诞的儿子。

21 初，帝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直后荥阳郑植弟绍叔为衍宁蛮长史，帝使植以侯绍叔为名，往刺衍。绍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绍叔家，戏植曰：“朝廷遣卿见图，今日闲宴，是可取良会也。”宾主大笑。又令植历观城隍、府库、士马、器械、舟舰，植退，谓绍叔曰：“雍州实力未易图也。”绍叔曰：“兄还，具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绍叔请以此众一战！”送植于南岘，相持恸哭而别。

及懿死，衍闻之，夜，召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

驾柳庆远[1]、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议。茂，天生之子；庆远，元景之弟子也。乙巳，衍集僚佐谓曰："昏王暴虐，恶逾于纣，当与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众，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葺之以茅。事皆立办。诸将争榜，吕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

是时，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行府州事，帝遣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将兵三千之官，就颖胄兵使袭襄阳。衍知其谋，遣参军王天虎诣江陵，遍与州府书[2]，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衍因谓诸将佐曰："荆州素畏襄阳人，加以唇亡齿寒，宁不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东，虽韩、白复生，不能为建康计，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颖胄得书，疑未能决；山阳至巴陵，衍复令天虎斋书与颖胄及其弟南康王友颖达[3]，天虎既行，衍谓张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函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天虎是行事心膂[4]，彼间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入吾谋内。是持两空函定一州矣。"

山阳至江安，迟回十余日，不上。颖胄大惧，计无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畜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又众寡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

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师贵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远，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毙耳。独不见萧令君乎[5]？以精兵数千，破崔氏十万众，竟为群邪所陷，祸酷相寻。‘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且雍州士锐粮多，萧使君雄恣冠世[6]，必非山阳所能敌。若破山阳，荆州复受失律之责，进退无可，宜深虑之。”萧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等计。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卿与刘辅国相识，今不得不借卿头！”乃斩天虎送示山阳，发民车牛，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山阳大喜。甲寅，山阳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车中斩之。副军主李元履收余众请降。

柳忱，世隆之子也。颖胄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详求婚，未之许也。”乃以女嫁详子夔，而告之谋，详从之。乙卯，以南康王宝融教纂严，又教赦囚徒，施惠泽，颁赏格。丙辰，以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丁巳，以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颖胄有器局，既举大事，虚心委己，众情归之。以别驾南阳宗夬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为州人所推信，军府经略，每事谘焉。颖胄、夬各献私钱谷及换借富贵以助军。长沙寺僧素富[7]，铸黄金为金龙数千两，埋土中。颖胄取之，以资军费。

颖胄遣使送刘山阳首于萧衍，且言年月未利，当须明年二月进兵。衍曰："举事之初，所藉者一时骁锐之心。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童子立异，则大事不成。况处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岂复待年月乎？"

【注释】

①柳庆远：雍州豪族，柳氏为雍州门阀世族。

②州府：州指荆州的官属，府指西中郎府官属。

③友：南朝时各王国官属中设有师、友之职。

④行事：指萧颖胄，萧颖胄以西中郎长史职行荆州府事，因称。

⑤萧令君：指萧懿，萧懿任尚书令，所以称为令君。

⑥萧使君：指萧衍，时萧衍为雍州刺史，因称。

⑦长沙寺：寺在江陵，为南朝宋元嘉年间，临川王刘宁庆镇守江陵时建造，为其生父长沙王刘道怜资福，因名。

【译文】

21 起初，皇帝怀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直后荥阳人郑植的弟弟郑绍叔，做萧衍治下宁蛮府的长史，皇帝派郑植以探望郑绍叔为借口，去刺杀萧衍。郑绍叔知道了，秘密报告萧衍，萧衍在郑绍叔家里摆酒席，开玩笑地对郑植说："朝廷派你暗杀我，今天大家清闲宴饮，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呀！"说罢，宾主大笑不已。又命令郑植到处参观城池、府库、兵士、器械、舟舰，郑植退出，对郑绍叔说："雍州的实力，不是轻易可以攻取的。"郑绍叔说："哥哥回去，把事情详细报告天子，如果要攻取雍州，郑绍叔要率众一决死战。"送郑植到南岘，兄弟两人握手相视，恸哭而别。

到萧懿死之后，萧衍听到消息，连夜里召唤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人到州府议定对策。王茂是王

天生的儿子，柳庆远是柳元景弟弟的儿子。初九，萧衍聚集左右僚属，对他们说："昏庸的君主残暴肆虐，恶行过于商纣，该与你们一起把他除掉。"这天，树起大旗，征召兵士，征集到武装的兵士一万多人，战马一千多匹，船舰三千多艘，捞起擅溪底的竹子、木料，装到船舰上，上边用茅草盖蓬顶，事情很快就都办妥了。各将争抢船桨，吕僧珍把原先准备的拿出来，每条船发给两支，才停止了争抢。

这时，南康王萧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执掌府州的事务，皇帝派遣辅国将军兼巴西梓潼两郡太守刘山阳带领三千士兵去就任，路过江陵，便与萧颖胄的军队去袭击襄阳。萧衍知道这一计谋，派遣参军王天虎到江陵，向荆州官属及西中郎府官属到处送信，声明说："刘山阳溯流西上，要同时袭取荆州与雍州。"萧衍于是对各将领僚佐说："荆州人向来都畏惧襄阳人，加上荆雍二州地界相邻，唇亡齿寒，能不暗中与我们同心协力吗？我们会合荆州、雍州两州的兵力，大张旗鼓地东进，即使韩信、白起复活，也不能替建康计谋了；何况是一个昏暴的君主役使一些御刀、应敕之徒？"萧颖胄接到信，犹豫不能决断。刘山阳到了巴陵，萧衍又命令王天虎带信给萧颖胄和他的弟弟南康王友萧颖达。王天虎走了以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我派遣王天虎到荆州，给每个人都送了信。近来驿使四出传信，忙个不停，但只有两封信给萧颖胄兄弟，信中只写'王天虎口述'，等到询问王天虎，王天虎却说不出什么来，王天虎是萧颖胄的心腹亲信，他们荆州及西中郎府的官属一定认为萧颖胄与王天虎一起隐匿了什么事，那么人人就要心生疑虑。刘山阳受众人议论的迷惑，会互相疑忌，这样，萧颖胄就进退两难，无论如何都解释不清自己，必定落入我的圈套，这是以两封空函定一州之计啊！"

刘山阳到了江安，徘徊十多天，不前进。萧颖胄大为恐惧，不知该用什么计谋，夜晚，召唤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人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关起书房门一起研究对策。席阐文说："萧雍州畜养兵士马

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江陵人向来畏惧襄阳人，又寡不敌众；要袭取雍州，必定不能控制，就算能控制，最终也不为朝廷所容。如今若是杀了刘山阳，与雍州一起举事，拥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可成。刘山阳犹疑而不进，是不相信我们。现在斩了王天虎，把他的头颅送去，就能解除他的疑虑。到时候再收拾他，没有不成功的。”柳忱说：“朝廷狂妄悖理，一天比一天严重，京城中的大臣惊惧过度，人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现在我们幸好在远地，才能够暂时保全。袭击雍州之事，只不过借此而让我们互相残杀罢了。没看到萧令君吗？他以几千精兵，打败崔慧景的十万兵士，却被那些邪恶小人所陷害，很快就灾祸及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且雍州兵士精锐，粮草丰足，萧使君雄姿英发，谋略过人，盖世无双，必定不是刘山阳所能抵挡的。若是击破了刘山阳，荆州又会因没有执行朝廷命令而受责难，进退失据，应该认真加以考虑。”萧颖达也劝萧颖胄依从席阐文等人的计策。天亮时，萧颖胄对王天虎说：“你跟刘辅国认识，现在不能不借你的头。”于是斩了王天虎的头送给刘山阳看，又调用民间的车辆、牛只，声明说要发动步兵征伐襄阳，刘山阳非常高兴。十八日，刘山阳到了江津，单车白服，带了左右几十个人去拜会萧颖胄，萧颖胄派前任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人在城内埋伏，刘山阳进了江陵城门，就在车上把他杀了。副军主李元履收编留下的军队请求降顺。

柳忱是柳世隆的儿子。萧颖胄疑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赞同，告诉柳忱，柳忱说：“容易，最近夏侯详来求婚，我还没答允他。”于是把女儿嫁给夏侯详的儿子夏侯婆，告诉他这一计谋，夏侯详依从了。十九日，用南康王萧宝融的教谕治装戒严，又赦免囚犯，施予恩惠，颁定赏赐的规条。二十日，任命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二十一日，任命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萧颖胄有才能有度量，发动大事后，虚心屈己，人心却归附他。由于别驾南阳人宗夬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是州人所推重信任的，因此军府

谋划，每事都谘询他们的意见。萧颖胄、宗夬各自奉献私人的钱财米谷及借用富人的财物来资助军需。长沙寺的和尚向来富裕，用黄金铸造成金龙，共有几千两，埋入土中。萧颖胄取来以供军费。

萧颖胄派使者送刘山阳的首级给萧衍，并说年月不利于行动，该等到明年二月进兵。萧衍说："举事之初，所凭藉的是一时骁勇猛锐之心，一事接着一事，还怕出现松劲情绪，如果停兵一百天，一定会产生悔恨的心理，而且十万军队按兵不动，粮食物品自然用尽，就好像孩子标新相异的态度，那就大事不能成功。何况行事已经安排好了，怎能中途停止呢？过去武王伐纣，行动和太岁相逆，难道还能等什么吉利的年月吗？"

戊午，衍上表劝南康王宝融称尊号；不许。十二月，颖胄与夏侯详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数帝及梅虫儿、茹法珍罪恶。颖胄遣冠军将军天水杨公则向湘州，西中郎参军南郡邓元起向夏口。军主王法度坐不进军免官。乙亥，荆州将佐复劝宝融称尊号；不许。夏侯详之子骁骑将军亶为殿中主帅，详密召之，亶自建康亡归。壬辰，至江陵，称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封十郡为宣城王[1]，相国、荆州牧，加黄钺，选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国如故。须军次近路，主者备法驾奉迎。"

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亲人说萧衍，迎南康王都襄阳，先正尊号，然后进军，衍不从。王茂私谓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前进为人所使，此岂他日之长计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涂大事

不捷，故自兰艾同焚[2]；若其克捷，则威振四海，岂碌碌受人处分者邪！”

初，陈显达，崔慧景之乱，人心不安。或间时事于上庸太守杜陵韦叡，叡曰：“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将乎[3]？”乃遣二子自结于萧衍。及衍起兵，叡帅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华山太守蓝田康绚帅郡兵三千赴衍[4]。冯道根时居母丧，帅乡人子弟胜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应衍。惔，忱之兄也。

帝闻刘山阳死，发诏讨荆、雍。戊寅，以冠军长史刘沿为雍州刺史；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将兵及运粮百四十余船送郢州刺史张冲，使拒西师[5]。元嗣等惩刘山阳之死，疑冲，不敢进，停夏口浦，闻西师将至，乃相帅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还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鲁山，除骁骑将军。张冲与之结盟，遣军主孙乐祖将数千人助僧寄守鲁山。

萧颖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招之。张冲待元起素厚，众皆劝其还郢，元起大言于众曰：“朝廷暴虐，诛戮宰辅，群小用事，衣冠道尽。荆、雍二州同举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辱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严上道，至江陵，为西中郎中兵参军。

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未知所附。杨公则克巴陵，进军白沙，宝积惧，请降，公则入长沙，抚纳之。

22是岁，北秦州刺史杨集始将众万余自汉中北出，规复

旧地。魏梁州刺史杨椿将步骑五千出顿下辩，遣集始书，开以利害，集始遂复将其部曲千余人降魏。魏人还其爵位，使归守武兴。

【注释】

①十郡：当时以宜城、南琅玡、南东海、东阳、临海、新安、寻阳、南郡、竟陵、宜都十郡为宜城三国。

②兰艾同焚：兰，香草，艾，臭草。比喻好坏、贵贱同归于尽。

③州将：当时州刺史掌一方政事，总揽兵权，因称。此处指萧衍。

④蓝田：县名。汉置，属京兆，今陕西蓝田。南朝宋时置侨县、属华山郡，均于襄阳。

⑤西师：指荆、雍二州起事之军，荆、雍州处建康之西，因称。

【译文】

二十二日，萧衍上表劝南康王萧宝融称皇帝的尊号，南康王不应允。十二月，萧颖胄与夏侯详移送檄文给建康的百官及各州郡的长官，数说皇帝及梅虫儿、茹法珍的罪恶。萧颖胄派遣冠军将军天水人杨公则攻向湘州，西中郎参军南郡人邓元起攻向夏口，军主王法度因为不肯进军被判罪免除官职。初十，荆州将领僚佐又劝萧宝融称尊号，萧宝融不应允。夏侯详的儿子骁骑将军夏亶是殿中主帅，夏侯详秘密召他回来，夏侯亶由建康逃亡回到荆州。二十七日，到了江陵，声称奉了宣德太后命令："南康王应继承皇位，正等候清理宫廷，还未称大号，可以赐封十郡，封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赐黄钺，甄选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国照旧。等军队到了附近，主事的就准备法驾奉迎。"

竟陵太守新野人曹景宗派亲信劝萧衍去迎接南康王，建都襄阳，先确定了尊号，然后进军；萧衍不听从。王茂私下对张弘策说："现在把南康王放在别人手中，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使持节挥兵

前进，被人差遣，这哪是将来久远之计呢？”张弘策把这些话告诉萧衍，萧衍说：“如果下一步大事不成功，那么无论贵贱都将一块遭难而死，若是大事告捷，那么我将威震四海，又岂能会庸碌无为而受人摆布呢？”

当初，陈显达、崔慧景反叛之时，人心不安定，有人向上庸太守杜陵人韦叡询问时事，韦叡说：“陈显达虽是旧时将领，但不是能治世的人才；崔慧景阅历不少事情，可是懦弱不够威武，他们遭满门抄斩的结局是自然的。将来安定天下的，大概是我们的州将吧！”于是派遣自己两个儿子去结交萧衍。到萧衍起兵时，韦叡帅郑兵两千人兼程赶去投效。华山太守蓝田人康绚率领郡兵三千人到萧衍那里。冯道根当时正守母亲之丧，也率领乡人子弟能打仗的去投效萧衍。梁州、南秦州两州刺史柳惔也起兵响应萧衍。柳惔是柳忱的哥哥。

皇帝听说刘山阳死了，发布诏书讨伐荆州、雍州。十三日，任命冠军长史刘沨为雍州刺史；派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带领兵士和运送粮米的一百四十多艘船，送交郢州刺史张冲，让他抗拒西边的军队。薛元嗣等人有鉴于刘山阳之死，怀疑张冲，不敢前进，停留在夏口浦；听说西边的军队将到来，于是才率兵进入郢城。前任竟陵太守房僧寄将回到建康，到了郢城，皇帝敕令房僧寄留守鲁山，改任为骁骑将军。张冲与房僧寄结盟，派遣军主孙乐祖带领几千人帮助房僧寄防守鲁山。

萧颖胄写信给武宁太守邓元起，招抚他。张冲对待邓元起向来很好，大家都劝他回郢州，邓元起对着众人大声说：“朝廷昏暴肆虐，诛戮宰辅大臣，一群小人揽权用事，做人之道完全被他们抛弃。荆州、雍州共同谋举大事，还怕不成功！而且我的母亲在西边乡里，如果大事不成，我受昏庸朝廷杀戮，有幸也能免去不孝的罪过。”当天就整装上路，到了江陵，任西中郎中兵参军。

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动军队自守，不知该依附哪一方。杨公则攻

克江陵，进军白沙，张宝积恐惧，要求降顺，杨公则进入长沙，安抚招纳了他。

22 这一年，北秦州刺史杨集始带领兵士一万多人由汉中向北边出发，计划恢复旧有的领地。魏梁州刺史杨椿带领步骑兵五千人出发，屯驻在下辩，送给杨集始一封信，以利害关系开导他，杨集始于是又带领他的部属一千多人投降了魏。魏人恢复他原来的武兴王爵位，让他回去驻守武兴。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重光大荒落，一年。

和皇帝[1]

中兴元年

1 春，正月，丁酉，东昏侯以晋安王宝义为司徒，建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 乙巳，南康王宝融始称相国，大赦，以萧颖胄为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戊申，萧衍发襄阳，留弟伟总府州事，憺守垒城，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储偫皆虚[2]。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不受衍命，举兵欲袭襄阳，伟、憺遣兵邀击于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3 魏咸阳王禧为上相，不亲政务，骄奢贪淫，多为不法，

魏主颇恶之。禧遣奴就领军于烈求旧羽林虎贲，执仗出入。烈曰："天子谅阁，事归宰辅。领军但知典掌宿卫，非有诏不敢违理从私。"禧奴惘然而返。禧复遣谓烈曰："我，天子之□□□叔父[3]，身为元辅，有所求须，与诏何异！"烈厉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贵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为恒州刺史。烈不愿出外，固辞，不许；遂称疾不出。

烈子左中郎将忠领直阁，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于魏主曰："诸王专恣，意不可测，宜早罢之，自揽权纲。"北海王详亦密以禧过恶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辅政。帝然之。

时将衲祭[4]，王公并齐于庙东坊。帝夜使于忠语烈："明旦入见，当有处分。"质明，烈至[5]。帝命烈将直阁六十余人，宣旨诏禧、勰、详，卫送至帝所。禧等入见于光极殿，帝曰："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危疢[6]，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诸父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又谓勰曰："顷来南北务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令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谢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诏，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庚戌，诏勰以王归第；禧进位太保；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张彝、邢峦闻处分非常，亡走，出洛阳城，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弹。诏书切责之。复以于烈为领军，仍加车骑大将军，自是长直禁中，军国大事，皆得参焉。

魏主时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之左右。于是倖臣茹皓、赵郡王仲兴、上谷寇猛、赵郡赵脩、南阳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赵脩尤亲幸，旬月间，累迁至光禄卿；每迁官，帝亲至其宅设宴，王公百官皆从。

【注释】

①和皇帝：名萧宝融，字智昭，南朝齐明帝萧鸾的第八子。封南康王。

②倖(zhì 至)：储备。

③□□□：三空格十二行本作"子天子"三字，乙十一行本同。

④礿(yuè 跃)祭：古代祭名。天子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

⑤质明：天亮时。

⑥尪疾(wāng chèn 汪趁)：脊背弯曲之病。

【译文】

齐纪十　辛巳(公元501年)，一年。

和皇帝

中兴元年(辛巳，公元501年)

1 春，正月，初二，东昏侯任命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2 初十，南康王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大赦天下，任命萧颖胄为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十三日，萧衍由襄阳出发，留下弟弟萧伟总管府州的事务，萧憺防守襄阳城的堡垒，府司马庄丘黑镇守樊城。萧衍走了以后，州中的兵士及府库储备物品全都携带一空。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都不接受萧衍的命令，举兵想袭取襄阳，萧伟、萧憺派兵在始平截击，大败他们，雍州才安定下来。

3 魏咸阳王元禧位居群臣之上的辅政太尉，不亲理政务，骄奢贪婪淫荡，多做不法之事，魏主很嫌厌他。元禧派遣奴仆找领军于烈

要旧的羽林虎贲，让他们带着兵器为自己出入之时护卫。于烈说："天子居丧期间，事情归由宰辅大臣决断。领军只知道掌管宿卫之事，没有诏令，不敢违背规矩依徇私情。"元禧的奴仆快快不乐地回去了。元禧又派遣人对于烈说："我是天子的叔父，身为宰辅，有什么要求，和诏令有什么不同？"于烈严肃地说："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显贵，但是您指使奴仆来索要的是天子的羽林！于烈的头颅可以得到，要羽林一个也得不到。"元禧愤怒，任命于烈做恒州刺史。于烈不愿意外派，坚决推辞，不允许，于是于烈就借口有病躲在家不肯出来。

于烈的儿子左中郎将于忠统管直阁，常侍候在魏主左右。于烈吩咐于忠告诉魏主说："各王爷专权放肆，其内心不可测透，应该早些罢黜，自己临朝揽政。"北海王元详也暗中把元禧的过错恶行向皇帝报告，并且说彭城王元勰很得人心，不宜长久辅政。皇帝认为他们的话有道理。

当时将举行宗庙春季的祠祭，王公大臣都齐集在宗庙东边的别屋。魏帝夜里派于忠对于烈说："明天早晨入见皇上，将有安排。"天刚亮，于烈到了。魏帝命令于烈带领直阁六十几个人，宣布圣旨召见元禧、元勰、元详，护卫着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元禧等人入光极殿拜见魏帝，魏帝说："元恪虽寡德昧理，忝承皇统。近年来罹染脊背恶疾，依赖各位叔父，能苟延生命，不觉过了三年。各位叔父殷勤诚恳，表示要归政逊位，我现在就亲自总管百官，各位暂且回到府司，我将另有安排。"又对元勰说："近来南北事务颇繁，不允许我顺遂您谦逊的德操，元恪是什么人，能敢长久违背先帝的敕旨？现在就成全叔父的高蹈避世的心意。"元勰谢恩说："陛下孝顺谦恭，仰遵先帝的诏令，对上完成圣明的美德，对下了遂微臣的心志，抚今思往，不禁悲喜交集。"十五日，诏令元勰以王爵归隐府第，元禧进位为太保，元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人张彝、刑峦听到不比寻常的安排，逃亡出走，出了洛阳城，被御史中尉中山人甄琛

所弹劾，魏帝下诏书严正地责备他们。又任命于烈为领军，仍然加封车骑大将军、从此长久在禁中当值，军国大事，都能参预。

魏主当时十六岁，不能亲自决定各种事务，就交付给左右之人。于是宠幸之臣茹皓、赵郡人王仲兴、上谷人寇猛、赵郡人赵修、南阳人赵邕及外戚高肇等人开始揽权用事，魏的政治渐渐衰微。赵修尤其受宠幸，一月之间，数次升迁，做到光禄卿；每次升迁，皇帝亲自到他的住宅摆宴庆贺，王公百官都跟着道贺。

4 辛亥，东昏侯祀南郊，大赦。

5 丁巳，魏主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告以亲政之意。壬戌，以咸阳王禧领太尉，广陵王羽为司徒。魏主引羽入内，面授之。羽固辞曰："彦和本自不愿[1]，而陛下强与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议。"乃以为司空。

6 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邵陵王宝攸为荆州刺史。

7 甲戌，魏大赦。

8 壬午，东昏侯遣羽林兵击雍州，中外纂严。

9 甲申，萧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为前军，以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汉口，诸将议欲并兵围郢，分兵袭西阳、武昌。衍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与郢城为犄角；若悉众前进，僧寄必绝我军后，悔无所及。不若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合，以逼郢城；吾自围鲁山以通沔、汉，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

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继而至，兵多食足，何忧两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帅众济江，顿九里。张冲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开门迎战，茂等击破之，光静死，冲婴城自守。景宗遂据石桥浦，连军相续，下至加湖。

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将数千人会雍州兵于夏首。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义阳张惠绍等游遏江中，绝郢、鲁二城信使。杨公则举湘州之众会于夏口。萧颖胄命荆州诸军皆受公则节度，虽萧颖达亦隶焉。

府朝议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难其人[1]，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谓众曰：“湘土人情，易扰难信，用武士则侵渔百姓，用文士则威略不振；必欲镇静一州，军民足食，无逾老夫。”乃以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尝在湘州，多旧恩，迎者属路。下车，选堪事吏分诣十郡[2]，发民运租米三十余万斛以助荆、雍之军，由是资粮不乏。

三月，萧衍使邓元起进据南堂西渚，田安之顿城北，王世兴顿曲水故城[3]。丁酉，张冲病卒，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冲子孜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守郢城。

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门悉依建康宫，置尚书五省，以南郡太守为尹，以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宝义为司空，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宝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诏封庶人宝卷为涪陵王，乙酉[4]以尚书

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加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时衍次杨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劳军。宁朔将军新野庾域讽夬曰:"黄钺未加,非所以总帅侯伯。"夬返西台⑤,遂有是命。薛元嗣遣军主沈难当帅轻舸数千乱流来战,张惠绍等击擒之。

癸丑,东昏侯以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西击荆、雍。

夏,四月,萧衍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诸将欲攻之,衍不许。

【注释】

①府朝:当时南康王萧宝融开相国府,因称。

②十郡:湘州时辖长沙、桂阳、零陵、衡阳、营阳、湘东、邵陵、始兴、临贺、始安十郡。

③曲水故城:即郢州官府官员们祭祀之地,在郢城东。

④乙酉:三月无此日,疑误。

⑤西台:指南康王萧宝融所在之江陵宫城。

【译文】

4 十六日,东昏侯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5 二十二日,魏主在太极殿召见群臣,告诉他们自己要亲政的意见。二十七日,任命咸阳王元禧担任太尉,广陵王元羽为司徒。魏主召见元羽进内殿,当面授予这个官职。元羽坚决推辞,说:"彦和本来不愿担任司徒,而陛下勉强授予,现在他刚刚免去这个官位而用臣来替代,一定会遭众人的讥议。"于是任命元羽为司空。

6 二月,初一,南康王任命冠军长史王茂任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任郢州刺史,邵陵王萧宝攸任荆州刺史。

7 初十，魏大赦境内。

8 十八日，东昏侯派遣羽林兵攻击雍州，都城内外戒严。

9 二十日，萧衍到了竟陵，命令王茂、曹景宗为前锋，派中兵参军张法安防守竟陵城。王茂等人到了汉口，各将领商议想合兵围攻郢，分派军队去袭击西阳、武昌。萧衍说："汉水流入长江之处。宽不到一里，如果船从水中穿行，两岸敌人的弓箭交错射来，房僧寄带着众多的军队把守汉口，与郢城成犄角之势，如果我们出动全部兵力，房僧寄一定会断绝我军的后路，后悔都来不及。不如派遣王茂、曹景宗各军渡长江，与荆州的军队会合，逼攻郢城，我则亲自围攻鲁山，以打通沔、汉水道，使郢城、竟陵的粮食能用船只运下，江陵、湘中的军队相继到来，兵多粮足，还愁攻不下这两座城池！夺取天下，无需费力，可以躺着取到了。"于是让王茂等人率领军士渡过长江，驻扎在九里。张冲派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开门迎战，王茂等人击败了他们，陈光静战死，张冲环城自守。曹景宗于是占据石桥浦，摆开战线，一直到达加湖。

荆州派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带领几千人在夏首与雍州兵会合。萧衍兴筑汉口城来防守鲁山，命令水军主义阳人张惠绍等人在长江中巡逻阻截，断绝郢、鲁两城的信差往来。杨公则带湘州的军士到夏口会师。萧颖胄命令荆州各军都接受杨公则的节制调度，即使萧颖达也受制于他。

南康王相国府商议要派人掌理湘州的事务，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对众人说："湘州地方的人情，易于骚乱，难以取信，如用武将，则会侵扰肆虐百姓，用文官去则威略不容易镇住，要想使湘州平定安稳，军民丰衣足食，没有比老夫更合适的人选了。"于是任命刘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执掌湘州事务。刘坦曾经在湘州住过，当地有许多人得过他的恩惠，迎接他的人挤满了道路。他到任之后，选派能干的官吏分赴十郡，发动民丁运送租米三十余万斛，以便资助荆州和雍州的军队，从此粮食物资再不

缺乏了。

三月，萧衍派邓元起进军占领南堂西边的沙洲，田安之驻扎在城北，王世兴驻扎在曲水的旧城。初三，张冲病死，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张冲的儿子张孜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同防守郢城。

十一日，南康王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中兴，大赦天下。建立宗庙及南北郊的圜丘、方泽；州府城门都依照建康宫廷的规模，设置尚书五省，任命南郡太守为京畿之尹，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萧宝义为司空，庐陵王萧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宝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十二日，诏令封庶人萧宝卷为涪陵王。乙酉日，任命尚书令萧颖胄兼荆州刺史，加封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授予黄钺。当时，萧衍的军队驻扎在杨口，和帝派遣御史中丞宗夬来劳军，宁朔将军新城人庾域暗示宗说："黄钺还未加赐，无法统率各地诸侯。"宗夬返回江陵，于是有这一命令。薛元嗣派遣军主沈难当率领轻快的小船几千艘，横穿急流，前来挑战，张惠绍等人迎战，擒获了他们。

十九日，东昏侯任命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向西进击荆州、雍州。

夏，四月，萧衍出了沔水，命令王茂、萧颖达等人进军逼近郢城；薛元嗣不敢出来迎战。各将领想攻城，萧衍不允许。

10 魏广陵惠王羽通于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往，为俊兴所击而匿之；五月，壬子，卒。

11 魏主既亲政事，婴倖擅权，王公希得进见。齐帅刘小苟屡言于禧云[1]，闻天子左右人言欲诛禧，禧益惧，乃与妃

兄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祐、乞伏马居等谋反。会帝出猎北邙，禧与其党会城西小宅，欲发兵袭帝，使长子通窃入河内举兵相应。乞伏马居说禧："还入洛城，勒兵闭门，天子必北走桑乾[2]，殿下可断河桥，为河南天子。"众情前却不一，禧心更缓，自旦至晡，犹豫不决，遂约不泄而散。杨集始既出，即驰至北邙告之。

直寝苻承祖、薛魏孙与禧通谋[3]，是日，帝寝于浮图之阴，魏孙欲弒帝，承祖曰："吾闻天子者身当病癞。"魏孙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卫无几，仓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将于忠曰："臣父领军留守京城，计防遏有备，必无所虑。"帝遣忠驰骑观之，于烈已分兵严备，使忠还奏曰："臣虽老，心力犹可用。此属猖狂，不足为虑，愿陛下清跸徐还，以安物望。"帝甚悦，自华林园还宫，抚于忠之背曰："卿差强人意！？

禧不知事露，与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别墅，遣刘小苟奉启，云检行田收。小苟至北邙，已逢军人，怪小苟赤衣，欲杀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缓之。或谓禧曰："殿下集众图事，见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宽！"禧曰："吾有此身，应知自惜，岂待人言！"又曰："殿下长子已济河，两不相知，岂不可虑！"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计今应还。"时通已入河内，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阁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收禧。禧闻之，自洪池东南走，僮仆不过数人，济洛，至柏谷坞，追兵至，擒之，送华林都亭。帝面诘其反状，壬戌，赐死于私第。同谋伏诛者十余人，诸子皆绝属籍，微

给资产、奴婢，自余家财悉分赐高肇及赵脩之家，其余赐内外百官，逮于流外④，多者百余匹，下至十匹。禧诸子乏衣食，独彭城王勰屡赈给之。河内太守陆琇闻禧败，斩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于禧未败之前不收捕通，责其通情，征诣廷府，死狱中。帝以禧无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

12 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不从萧颖胄之命；惠训遣子璨将兵击颖胄，颖胄遣汶阳太守刘孝庆屯峡口，与巴东太守任漾之等拒之。

【注释】

①齐帅：疑误。据十二行本、十一行本，应为"斋帅"，即宫廷内皇帝卫队的将领。

②桑乾(gān 干)：地名，即桑乾河，永定河上游，源出山西省北部。北魏原建都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此处以"桑乾"代指平城。

③直寝苻承祖：苻承祖为北魏冯太后宠幸之人，这时已死，此处所指当为另一苻承祖。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设置后宫直寝官，掌皇帝后宫值夜巡逻事务。

④流外：不入九品的职官。

【译文】

10 魏广陵惠王元羽与员外郎冯俊兴的妻子通奸，夜里去冯俊兴家，被冯俊兴抓住痛打一顿，藏匿起来，五月，十九日，死了。

11 魏主亲政以后，他所宠幸的人专擅权势，王公难得进见。斋帅刘小荀常对元禧说，听天子左右的人说要诛杀元禧，元禧更恐惧，于是和王妃的哥哥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佑、乞伏马居等人计谋反叛。正好皇帝出外到北邙打猎，元禧和他的党羽在城西小屋会面，想发动军队袭击皇帝，派长子元通偷偷进入河内

举兵响应。乞伏马唐劝说元禧："回到洛城，部署军队关闭城门，天子一定向北到桑乾，殿下可截断过黄河的桥，做黄河南边的天子。"众人意见不一致，元禧心里更不急，由天亮到下午，犹疑不决，于是约好不能泄露秘密，就分散了。杨集始出来以后，马上奔驰到北邙告密。

直寝苻承祖、薛魏孙和元禧合谋，当天，魏帝躺在佛塔底下的阴凉处休息，薛魏孙想弒杀魏帝，苻承祖说："我听说杀天子的人，身上要染上麻疯恶疾。"薛魏孙于是作罢。不久魏帝醒了，杨集始也到了。魏帝左右的人都四散出外追逐飞禽走兽，当值护卫的没几个人，仓猝间不知如何是好。左中郎将于忠说："臣的父亲领军留守京城，想来了为应付事变，必有所防备，一定不会有什么可担忧的。"魏帝派遣于忠骑马去察看，于烈已经分派兵士严密防备，让于忠回北邙奏明："臣虽然年老，但心力还足用，这些人猖狂，不值得过虑，希望陛下收拾车驾慢慢回宫，以安定民心。"魏帝很高兴，由华林园回到宫廷，抚着于忠的背说："你还算令我满意！"

元禧不知事情已经败露，与嫱妾及左右的人到洪池别墅过夜，派遣刘小苟捧着奏章，说是巡行田野检视收成。刘小苟到了北邙，已经遇上军人，军人们见到刘小苟穿着红衣服，觉得不对头，想杀了他，刘小苟于困迫中灵机一动，说自己要去告发反叛之事，才缓而不杀他。有人对元禧说："殿下聚集众人图谋举事，事情已挑明，但却中途而止，怕一定会泄露的，今晚上怎么可以如此放心呢？"元禧说："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知道珍惜，还要等别人来提醒吗？"那人又说："殿下长子已渡过黄河，两边情况互不相知，岂不是很值得忧虑吗？"元禧说："我已派人追赶他，估计今天应该回来了。"当时元通已进入河内，布置好兵力武器，释放囚犯了。于烈派遣直阁叔孙侯带领虎贲三百人收押元禧。元禧听到消息，由洪池东南走，僮仆不过几个人，渡过洛水，到柏谷坞，追兵赶到了，捉了他，送到华林都亭。皇帝当面责问他反叛的情形；二十九日，赐他在私宅自杀，同

谋伏法被杀的有十几个人，几个儿子都被断绝宗室的户籍，给他们少量的财产与奴婢，其余的财产，都分别赏赐给高肇及赵修的家人，剩余的赐给朝廷内外百官，包括流外官，多的分到百余匹布，少的也有十匹。元禧几个儿子缺衣少食，只有彭城王元勰常常接济他们。河内太守陆琇听说元禧事情败露，杀了他的儿子元通，送首级到京城。朝廷认为陆琇在元禧没有败露之前不收捕元通，责备他与叛党勾通，征召他，送交廷尉，死在狱中。魏帝由于元禧无缘无故谋反，从此更疏远猜忌宗室。

12 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不服从萧颖胄的命令，萧惠训派遣儿子萧璥率领军队攻击萧颖胄，萧颖胄派遣汶阳太守刘孝庆驻扎峡口，与巴东太守任漾之等人抵抗他。

13 东昏侯遣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救郢州，进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

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萧衍军，赍萧颖胄等议谓衍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衍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仰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结数州。今若并军围郢，又分兵前进，鲁山必沮沔路，搤吾咽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寻阳，彼若欢然知机，一说士足矣；脱距王师，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应镇守。欲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东军有上者，以万

人攻两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鄂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贻忧患乎！且丈夫举事欲清天步①，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声，此乃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辈白镇军②，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但借镇军靖镇之耳。”

吴子阳等进军武口。衍命军主梁天惠等屯渔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阳垒，夹岸待之。子阳进军加湖。去鄂三十里，傍山带水，筑垒自固。子阳举烽，城内亦举火应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会房僧寄病卒，众复推助防张乐祖代守鲁山③。

14 萧颖胄之初起也，弟颖孚自建康出亡，庐陵民脩灵佑为之聚兵，得二千人，袭庐陵，克之，内史谢篯奔豫章。颖胄遣宁朔将军范僧简自湘州赴之，僧简拔安成，颖胄以僧简为安成太守，以颖孚为庐陵内史。东昏侯遣军主刘希祖将三千人击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应希祖。颖孚败，奔长沙，寻病卒；谢篯复还郡。希祖攻拔安成，杀范僧简，东昏侯以希祖为安成内史。脩灵祐复合余众攻谢篯，篯败走。

【注释】

①天步：代指国运；《诗·小雅·白华》：“天步艰难。”

②镇军：指萧颖胄，时萧颖胄为西台尚书合，加镇军将军号，因称。

③张乐祖：疑有误，参看本卷内容，前面提到张冲派遣孙乐祖援助房僧

寄，此处应为孙乐祖，孙误为"张"。

【译文】

13 东昏侯派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去救援郢州，进军屯驻在巴口。陈虎牙，是陈伯之的儿子。

六月，西台派卫尉席阐文慰劳萧衍的军队。送来萧颖胄等人的议论，对萧衍说："现在驻扎军队在两岸，不集中兵力围攻郢城，平定西阳、武昌，攻取江州，这一机会已错过；不如向魏请求救援，与他们连兵，尚且不失为上策。"萧衍说："汉口的水路通达荆州、雍州，控制秦州、梁州，一切粮草物资的运输，全凭这里通过，所以我才决定兵压汉口，连结数州。现在如果合兵围攻郢城，又分兵前进，鲁山敌军一定阻断沔水水路，扼住我们的咽喉；倘若粮草运输不通，军队就会有离散，怎能持久？邓元起最近想带三千兵士去袭取寻阳，他如果乐于知道事态的发展，只要一个说客就够了；假如要抗拒王师，本来就不是三千兵士所能攻下的。进退失据，所以不见得可行。西阳、武昌，要攻取，就能取得，但是既然攻取了，就应当镇守。要镇守两座城，不能少于一万人，必须有相应的粮食物品，仓促之下难以筹措到。假如东边的军队有溯流而上进攻的，用一万人攻打两座城，而两城之间势必不能互相援救，若是我分派军队去接应援助，那么首尾都削弱；如果不派兵去，则孤城必陷入敌手，一城陷落了，其它城也会相继土崩瓦解，如此创天下大业的事就失败了。如果在攻下郢城之后，沿江席卷而进，则西阳、武昌自然望风披靡，何必要分散兵力，自己造成忧患呢！而且大丈夫举事是为了肃清天路，再振国运，何况拥有几州的军队，去诛灭一群小人，好比是悬河注火，那有不扑灭之理？哪能求救于北方的戎狄，以致示弱于天下呢？戎狄未必能信任，只是白白落得个丑的名声，这实在是下策，怎能说是上策？请您替我报告镇军，下一步攻取之事，只管交给我负责好了，事情摆在哪里，不怕取不到胜利，只是要借镇军将军之威

名安定军心罢了。”

吴子阳等进兵武口。萧衍命令军主梁天惠等驻扎渔湖城，唐脩期等人驻扎白阳垒，夹岸等待。吴子阳进兵加湖。离郢城三十里，依着山势，傍水边修筑堡垒自守。吴子阳举烽火，城内也举烽火应和；但是城内城外各自保全，不能互相救援。正在这时，房僧寄病死，众人又推举助防张乐祖代理镇守鲁山。

14 萧颖胄最初起事的时候，弟弟萧颖孚由建康逃出，庐陵人修灵佑替他聚合兵士，得到两千人，去袭取庐陵，攻克了，内史谢簪逃奔到豫章去。萧颖胄派遣宁朔将军范僧简由湘州赶去，范僧简攻陷安成，萧颖胄任范僧简为安成郡太守，任萧颖孚为庐陵内史。东昏侯派军主刘希祖领三千人攻击他，南康太守王丹，率郡兵响应刘希祖。萧颖孚战败，逃到长沙，不久病死了。谢簪又回到庐陵郡。刘希祖攻陷安成，杀了范僧简，东昏侯任命刘希祖做安成内史。修灵佑又聚合残余的士兵攻打谢簪，谢簪战败逃走。

15 东昏侯作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树、美竹，则毁墙撤屋而徙之；时方盛暑，随即枯萎，朝暮相继。又于苑中立市，使宫人、宦者共为裨贩，以潘贵妃为市令，东昏侯自为市录事，小有得失，妃则予杖；乃敕虎贲不得进大荆、实中获[1]。又开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觋，左右朱光尚诈云见鬼。东昏入乐游苑，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对曰：“冥见先帝大嗔，不许数出。”东昏大怒，拔刀与光尚寻之。既不见，乃缚菰为高宗形，北向斩之，悬首苑门。

崔慧景之败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颖出投台军，各以王侯还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阁桑偃为梅虫儿军副，与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昭胄许事克用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时军主胡松将兵屯新亭，寅遣人说之曰："须昏人出[2]，寅等将兵奉昭胄入台，闭城号令。昏人必还就将军，但闭垒不应，则三公不足得也。"松许诺。会东昏新作芳乐苑，经月不出游。偃等议募健儿百余人，从万春门入，突取之，昭胄以为不可。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杀山沙于路，吏于髯胁中得其事[3]。昭胄兄弟与偃等皆伏诛。

雍州刺史张欣泰与弟前始安内史欣时、密谋结胡松及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直阁将军鸿选等诛诸嬖倖，废东昏。东昏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送之中兴堂，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座斫元嗣，头坠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虫儿伤数疮，手指皆随；居士、法珍等散走还台。灵秀诣石头迎建康王宝寅[4]，帅城中将吏见力，去车轮，载宝寅，文武数百唱警跸，向台城，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之。欣泰闻事作，驰马入宫，冀法珍等在外，东昏尽以城中处分见委，表里相应。既而法珍得返，处分闭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鸿选在殿内外亦不敢发。宝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门闭。城上人射外人，外人弃宝寅溃去，宝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诣草市尉[5]，尉驰以启东昏。东昏召宝寅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

由。”东昏笑，复其爵位。张欣泰等事觉，与胡松皆伏诛。

【注释】

①大荆：黄荆条，古时用作笞杖，打人很痛。荻，一种植物，杆中空，古时实以重物，用作笞杖，实中者杖人重而痛。

②昏人：指东昏侯，因其昏庸，斥指为昏人。

③麝縢(téng 滕)：盛麝香的佩袋。縢，佩囊，口袋。

④建康王：当为建安王。

⑤草市尉：官名，管理乡村集市贸易的官员。草市，古时乡村定期集市的通称，南朝齐时，建康台城六门之外，均有草市，设置草市尉管理。

【译文】

15 东昏侯营造芳乐苑，山石都涂上五彩颜色，看到民家有好树、美竹，就毁墙拆房把它取走，移植芳乐苑。当时正是盛夏，植物离了土，立刻枯萎，于是早晚移树、栽树连续不断。又在芳乐苑设置市集，让宫人、宦官一起做小贩，派潘贵妃做市令，东昏侯自己做市录事，稍有错失，潘贵妃就给予杖责，于是敕令虎贲不准进奉大篦杖和实芯的荻杖。又开凿小渠设置水坝，自己亲自撑船，有时坐下做屠夫卖肉。又喜欢男女巫师施术作法，身边侍从朱光尚诈称自己能看见鬼。东昏侯进入乐游苑，人与马忽然受惊，询问朱光尚。朱光尚回答说：“刚才看到先帝大怒，不准许陛下经常出游。”东昏侯很生气，拔出刀和朱光尚四处寻找。既找不到，就用蒿草扎成高宗的形状，向北立着，用刀斩下草人的脑袋，把它悬挂在乐游苑的门前。

崔慧景事败时，巴陵王萧昭胄、永新侯萧昭颖出来投效朝廷，各自以王侯身分回到自己的府第，心中不安稳。竟陵王萧子良过去的防阁桑偃现在做了梅虫儿的军副，他与前任巴西太守萧寅合计立萧昭胄为帝，萧昭胄答应事成以后任用萧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当时军主胡松带领军队驻扎新亭，萧寅派人向他游说：“等昏

君出游，萧寅等带领军队奉萧昭胄入宫，紧闭宫城，号令天下，昏君一定回来投奔将军，将军只要紧闭堡垒不理他，那么到时要做到王公是没问题的。"胡松许诺。适逢东昏侯刚营造芳乐苑，一个月不出游。桑偃等人商议招募一百多个身手矫健的勇士，从万春门冲入，突击东昏侯，萧昭胄认为不妥。桑偃的同党王山沙考虑事情耽搁太久了不能成功，把事情告诉御刀徐僧重。萧寅派人在路上杀了王山沙，但是官吏在王山沙的一个盛麝香的香袋里，发现一张写有废立计划的纸条，萧昭胄兄弟与桑偃等人都被杀。

雍州刺史张欣泰与弟弟前任始安内史张欣时，秘密计谋连结胡松及前任南谯太守王灵秀、直阁将军鸿选等人诛杀各嬖倖，废黜东昏侯。东昏侯派中书舍人冯元嗣监理军队去援救郢。秋，七月，初二，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送冯元嗣到中兴堂，张欣泰等派人带了刀子在座位上砍杀冯元嗣，头掉到果盘里，又砍杀杨明泰，破开他的腹部，梅虫儿伤了好几处，手指都被切掉了；李居士、茹法珍等四散逃走回宫廷。王灵秀到石头迎接建安王萧宝寅，率领城中现有的兵力，拆去车轮，载了萧宝寅，文武数百人喝道肃清路人，走向宫城，几千老百姓空着手跟随在后面。张欣泰听说事情发生，骑马奔驰入宫，希望乘茹法珍等在宫外，东昏侯会把宫城置防的事交付给他，他就可内外相应。不久茹法珍逃回，安排紧闭宫门，派兵把守，不配给张欣泰武器，鸿选在殿内也不敢动。萧宝寅到了杜姥宅，天已昏暗，宫城城门紧闭着。城上守兵发箭射城外的人，外边的人丢下萧宝寅溃败逃走。萧宝寅也逃走，过了三天，才穿着武服到草市尉处，草市尉奔驰去启奏东昏侯。东昏侯召唤萧宝寅进宫责问他，萧宝寅流着泪说："那天不知道谁逼迫自己上车，把我弄去了，实在是不由已。"东昏侯笑了，恢复他的爵位。张欣泰等人事情被发觉，与胡松一起都被杀。

16 萧衍使征虏将军王茂、军主曹仲宗等乘水涨以舟师袭加湖，鼓噪攻之。丁酉，加湖溃，吴子阳等走免，将士杀溺死者万计，俘其余众而还。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

17 乙巳，柔然犯魏边。

18 鲁山乏粮，军人于矶头捕细鱼供食，密治轻船，将奔夏口，萧衍遣偏军断其走路。丁巳，孙乐祖窘迫，以城降。

己未，东昏侯以程茂为郢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围也，士民男女近十万口；闭门二百余日，疾疫流肿，死者什七八，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茂、元嗣等议出降，使张孜为书与衍。张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长瑜谓孜曰："前使君忠贯昊天[1]，郎君但当坐守画一以荷析薪[2]。若天运不与，当幅巾待命，下从使君。今从诸人之计，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3]，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萧衍以韦叡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瘗死者而抚其生者，郢人遂安。

诸将欲顿军夏口；衍以为宜乘胜直指建康，车骑谘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亦以为然。衍命众军即日上道。缘江至建康，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逆为图画，如在目中。

19 辛酉，魏大赦。

20 魏安国宣简侯王肃卒于寿阳，赠侍中、司空。初，肃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丧。高祖曰："三年之丧，贤者不敢过。"命肃以祥禫之礼除丧。然肃犹素服。不听乐终身。

21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于滠阳以应萧衍，求取义阳、安陆

等郡以自效；衍又遣军主唐脩期攻随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为质于衍，司部悉平④。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为始安内史，逃潜得免。及西台建，以偃为宁朔将军。偃诣公车门上书曰："臣窃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乱臣贼子者，江夏王与陛下，先臣与镇军是也；虽成败异术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天下纤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余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无识而罔之；若使晓然知其情节，相帅而逃，陛下将何以应之哉！"事寝不报。偃又上疏曰："近冒陈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亲而伤至公之义，诚不晓圣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虽狂，实是天子，江夏虽贤，实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为不可，未审今之严兵劲卒直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视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运之开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运已开泰矣，而死社稷者返为贼臣；臣何用此生于陛下之世矣！臣谨按镇军将军臣颖胄、中领军臣详，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济王室，天命未遂，主亡与亡；而不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斩之；则征东之驿使，何为见戮？陛下斩征东之使，实诈山阳⑤；江夏违先臣之请，实谋孔矜⑥。天命有归，故事业不遂耳。臣所言毕矣，乞就汤镬！然臣虽万没，犹愿陛下必申先臣。何则？恻怆而申之，则天下伏；不恻怆而申之，则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识所知，南、董之笔⑦，千载可期，亦

何待陛下屈申而为褒贬！然小臣惓惓之愚，为陛下计耳。”诏报曰：“具知卿惋切之怀，今当显加赠谥。”偃寻下狱死。

【注释】

①故吏：南齐明帝萧鸾时，张冲任青、冀二州刺史，以房长谕为治中，因称。前使君，即张冲。

②坐守画一：即守而勿失。取“萧规曹随”之典故，见《汉书》。西汉初，丞相萧何制定法规，曹参继他为相，对萧何制定的法规遵循不改。“萧规曹随”比喻按前人的成规办事。以荷析薪：承担责任。荷，读 hè，负担。《左传》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

③高山之望：即高山仰止，比喻对崇高品德的仰慕。《诗经》曰：高山仰止。注云：有高德则慕而仰之。此处高德之人指萧衍。

④司部：指司州所领属各郡。

⑤南、董之笔：南、董指春秋时齐国史官南史、晋国史官董狐。春秋时齐庄公六年（前 548 年），大夫崔杼杀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为杼所杀，其弟继书而死者二人，后其弟又书，方为杼所赦。南史听到太史尽死消息，执简以往，准备冒死书写，途中知道史官已记此事，乃还。董狐，周人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晋灵公十四年（前 607 年），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出走，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灵公，他认为责在赵盾，因而在史策上写：“赵盾弑其君。”古时多以“南史董狐”并称，作为编写历史“直书”的典型。

【译文】

16 萧衍派征虏将军王茂，军主曹仲宗趁着水涨以水军去袭击加湖，击鼓呼叫着进攻。初五，加湖被攻破，吴子阳等人逃走免死，将士被杀或淹死有好几万人，俘虏了残余的兵士回来。于是郢城、鲁山的守军士气大减。

17 十三日，柔然侵犯魏的边境。

18 鲁山缺粮，军人在矶头捕捉小鱼充饥，暗中整理轻便小船，将要逃奔夏口。萧衍派遣偏师截断他们的通道。二十五日，孙乐祖窘

迫无奈，献城池投降。

二十七日，东昏侯任命程茂做郢州刺史，薛元嗣做雍州刺史。这天，程茂、薛元嗣献城投降。最初郢城被围之时，士民男女接近十万人，紧闭城门两百多天，瘟疫流行，人人浮肿，死者占十之八九，尸体堆积在床下，活人睡在床上，家家一样。程茂、薛元嗣等商议出城投降，派张孜写信给萧衍。张冲旧时的部属青州治中房长瑜对张孜说："前使君张冲赤胆忠心，郎君所做就是坐守此城，使该城不要丢失，以继承前贤事业。若是天运不助我们，我们就只好束发待命，以死殉城，到九泉之下去跟随使君大人。现在依从众人的计策，不仅郢州的男女老少对你失去景仰之情，恐怕萧衍也不会看得起你。"张孜不能采用劝告。萧衍任命韦叡为江夏太守，执掌郢城府衙的事务，安埋死者，安抚生者，郢城的人才安下心来。

各将领想停驻夏口，萧衍认为应该乘胜直驱建康，车骑谘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也认为有道理。萧衍命令各军当天就上路。顺着长江到了建康，凡是石矶、水滨、村落、军队行走途中可以住宿、停留之处，张弘策全都预先绘成地图，一目了然，各将领可按图前进。

19 二十九日，魏大赦境内。

20 魏安国宣简侯王肃在寿阳去世，追赠侍中、司空。当初，王肃因为父亲王奂死于非命，发愿四年不除去丧服。高祖说："三年的丧期，贤者也不敢过期服丧。"命令王肃经过祥、禫之礼，二十五个月就除去丧服。但王肃还是穿着素服，一辈子不听音乐。

21 汝南人胡文超在滠阳起兵，以响应萧衍，想攻取义阳、安陆等郡来以示效力；萧衍又派军主唐修期进攻随郡，全都攻下来了。司州刺史王僧景派儿子到萧衍那里做人质，司州所统辖的各郡都平定了。

崔慧景死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崔偃做始安内史，潜逃免死；等到江陵政权建立，任崔偃为宁朔将军。崔偃到公车门上书说："臣私

下认为：高宗的孝子忠臣而昏君的乱臣贼子，就是江夏王与陛下先父与镇军了。虽然成功与失败结局不同，采取的方法却是相同的。陛下初登至尊高位，与天道相符，天下有纤微的屈辱，希望陛下能为之申理，何况江夏王为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他所走的路，陛下也正在走着，这还不能怜恤，其余的有什么希望？现在不能侥幸靠着小民无知无识而欺罔他们，若是让他们知道其中的情节，相率逃散，陛下将怎样应付呢？”事情被搁置没有回答。崔偃又上奏疏说：“最近冒昧陈述江夏王的冤情，这并非是敢以父子之亲情而伤害至公的道义，实在是不明白圣朝对此事的意见、用意。如果认为狂乱之君虽然狂乱，但毕竟是天子；江夏王虽然贤明，毕竟是人臣，所以先父尊奉人臣叛逆人君是不可以的，那么不知现在以强兵勇卒直捣巍峨的宫阙，又是为什么呢？臣所以不死，苟存人世，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等待皇运开泰的一天，可以申理忠魂的冤屈。现在皇运已经开泰，而为社稷而死的反成为贼臣，臣在陛下之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臣仔细想过：镇军将军萧颖胄，中领军夏侯详，都是社稷之臣，都知道先父辅佐江夏王，匡正挽救王室，结果天命未到，人主死亡，臣子跟着死亡；但臣不在陛下面前略提一句。知道而不说，那是不忠；不知道而不说，那是不智。如果认为先父派使者而江夏王杀了使者，那么征东将军的驿使为何被杀？陛下杀征东将军的使者，实为了诈骗刘山阳；江夏王不依从先父的请求，实际上是谋取司马孔矜。天命自有定数，所以事业不顺遂罢了！臣所说的都说完了，请让我受刑吧！但是臣虽死上一万次，还希望陛下一定要为先父伸冤，为什么呢？因为事情本身冤曲，人们同情悲伤，对此伸张正义，则天下归心；如果不值得同情悲伤而不予平反，则天下反叛。先父的忠诚，有识之士都知道，南史、董狐的史笔，千载之后，仍然可以留传青史，又何必等待陛下特意对他褒贬呢？但小臣如此情切意急，几近乎愚，是为陛下打算罢了！”诏令回覆说：“完全了解卿的痛切心情，现在应该显赫地给他追赠谥号。”不久，崔偃下狱，在监

狱里死了。

22 八月，丁卯，东昏侯以辅国将军申胄监豫州事；辛未，以光禄大夫张瓌镇石头。

23 初，东昏侯遣陈伯之镇江州，以为吴子阳等声援。子阳等既败，萧衍谓诸将曰："用兵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陈虎牙狼狈奔归，寻阳人情理当恟惧，可传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赐与，使说伯之，许即用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虽许归附，而云："大军未须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计无所出，势不得不降。"乃命邓元起引兵先下，杨公则径掩柴桑，衍与诸将以次进路。元起将至寻阳，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陈虎牙守湓城。选曹郎吴兴沈瑀说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爱。"瑀曰："不然。人情匈匈[②]，皆思改计；若不早图，众散难合。"丙子，衍至寻阳，伯之束甲请罪。初，新蔡太守席谦，父恭祖为镇西司马，为鱼复侯子响所杀。谦从伯之镇寻阳，闻衍东下，曰："我家世忠贞，有殒不二。"伯之杀之。乙卯[③]，以伯之为江州刺史，虎牙为徐州刺史。

24 鲁休烈、萧璝破刘孝庆等于峡口，任漾之战死。休烈等进至上明，江陵大震。萧颖胄恐，驰告萧衍，令遣杨公则还援根本。衍曰："公则今溯流上江陵，虽至，何能及事！休烈等乌合之众，寻自退散，正须少时持重耳。良须兵力，两

弟在雍，指遣往征，不为难至。颖胄乃遣蔡道恭假节屯上明以拒萧璝。

25 辛巳，东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

【注释】

①首鼠：踌躇不决、欲进又退貌。《汉书》田蚡曰："首鼠两端。"

②人情匈匈：形容众人情绪激动，焦躁不安。亦作人情汹汹。

③乙卯：八月无此日，疑有误。

【译文】

22 八月，初五，东昏侯任命辅国将军申胄监管豫州的事务；初九，任命光禄大夫张璨镇守石头城。

23 当初，东昏侯派遣陈伯之镇守江州，做为吴子阳的接应后援。吴子阳等战败之后，萧衍对各将领说："用兵不一定需要实际的武力，只是靠声威罢了！现在陈虎牙狼狈逃奔回去，寻阳的人心照理应是恐惧害怕，可以传檄而平定。"于是命令搜查俘虏，找到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优厚赏赐他，让他去说服陈伯之，答应就任用他做安东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来复命，虽答应归附，却说"大军不须即刻东下"。萧衍说："陈伯之这句话，意思还是持着首鼠两端，左右观望。趁他犹豫，快去逼迫他，他无计可施，势必要投降。"于是命令邓元起领兵先下，杨公则直接去袭击柴桑，萧衍与其他将领按次序前进上路。邓元起快到寻阳，陈伯之收拢军队，撤退保住湖口，留陈虎牙镇守湓城。选曹郎吴兴人沈瑀劝说陈伯之去迎接萧衍。陈伯之哭着说："我的儿子都在京都，我不能不爱他们呀。"沈瑀说："话不是这么说，现在人心惶惶，都想换天子，如果不早作计划，部众离散就难再聚合了。"十四日，萧衍到寻阳，陈伯之束甲

投降请罪。当初,新蔡太守席谦的父亲席恭祖任镇西司马,被鱼复侯萧子响所杀,席谦跟随陈伯之镇守寻阳,听说萧衍东下,说:"我家世代忠贞,只有一死,没有二心。"陈伯之杀了他。乙卯日,任命陈伯之为江州刺史,陈虎牙为徐州刺史。

24 鲁休烈、萧璝在峡口击破刘孝庆等人的军队,任漾之战死。鲁休烈等进兵到上明,江陵大为震动。萧颖胄恐惧,用快马奔告萧衍,命令派杨公则回军救援根本之地。萧衍说:"杨公则现在溯流上江陵,即使到来,怎能对事情有帮助?鲁休烈等是乌合之众,不多久就会自行撤退散走,现在需要的是稳定自己,不要慌乱,如果实在需要兵力援助,我两个弟弟都在雍州,您指派人前往征调,他们很容易就会到达的。"萧颖胄于是派遣蔡道恭带着符节屯驻上明,以便抗拒萧璝。

25 十九日,东昏侯任命太子左卫率李居士总管向西讨伐的各项军务,屯驻在新亭。

26 九月,乙未,诏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衍留骁骑将军郑绍叔守寻阳,与陈伯之引兵东下,谓绍叔曰:"卿,吾之萧何、寇恂也[1]。前涂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继,卿任其责。"绍叔流涕拜辞。比克建康,绍叔督江、湘粮运,未尝乏绝。

27 魏司州牧广阳王嘉请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虽有暂劳,奸盗永息。"丁酉,诏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之,四旬而罢。

28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虏将军劲之女;劲,烈之

弟也。自祖父粟磾以来，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

29 甲申，东昏侯以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监郢州，龙骧将军扶风马仙琕监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徐州军事。珍国，广之之子也。是日，萧衍前军至芜湖；申胄军二万人弃姑孰走，衍进军，据之。戊申，东昏侯以后军参军萧璝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

30 萧衍之克江、郢也，东昏游骋如旧，谓茹法珍曰："须来至白门前[2]，当一决。"衍至近道，乃聚兵为固守之计，简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军；其不可活者，于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

衍遣曹景宗等进顿江宁。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选精骑千至江宁。景宗始至，营垒未立，且师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轻之，鼓噪直前薄之；景宗奋击，破之，因乘胜而前，径至皁荚桥。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战，众军擒之于陈。衍至新林，命王茂进据越城，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吕僧珍据白板桥。李居士觇知僧珍众少，帅锐卒万人直来薄垒。僧珍曰："吾众少，不可逆战，可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帅马步三百人出其后，城上复逾城而下，内外奋击，居士败走，获其器甲不可胜计。居士请于东昏侯，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尽。衍诸弟皆自建

康自拔赴军。

冬，十月；甲戌，东昏侯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将精兵十万余人陈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宝孙持白虎旛督战，开航背水，以绝归路。衍军小却，王茂下马，单刀直前，其甥韦欣庆执铁缠稍以翼之，冲击东军，应时而陷。曹景宗纵兵乘之，吕僧珍纵火焚其营，将士皆殊死战，鼓噪震天地。珍国等众军不能抗，王宝孙切骂诸将帅，直阎将军席豪发愤，突阵而死。豪，骁将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无数，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而济。于是东昏侯诸军望之皆溃。衍军长驱至宣阳门，诸将移营稍前。

陈伯之屯西明门，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辄呼与耳语。衍恐其夏怀翻覆，密语伯之曰："闻城中其忿卿举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为虑。"伯之未之信。会东昏侯将郑伯伦来降，衍使伯伦过伯之，谓曰："城中其忿卿，欲遣信诱卿以封赏，须卿复降，当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宜深为备。"伯之惧，自是始无异志。

戊寅，东昏宁朔将军徐之瑜以东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东宫。己卯，和诈东昏，云出战，因以其众来降。光禄大夫张瓌弃石头还宫。李居士以新亭降于衍，琅邪城主张木亦降。壬午，衍镇石头，命诸军攻六门。东昏烧门内营署、官府，驱逼士民，悉入宫城，闭门自守。衍命诸军筑长围守之。

杨公则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以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失色。

公则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军中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兵乃退。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励军士，克获更多。

先是，东昏遣军主左僧庆屯京口，常僧景屯广陵，李叔献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归，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至是，衍遣使晓谕，皆帅其众来降。衍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恢镇破墩，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③。

【注释】

①萧何：汉初大臣。楚汉战争时，荐韩信为大将，自己以丞相身分留守关中，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寇恂，东汉初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字子翼。世为地方豪强。刘秀占有河内，他被任为太守，负责转输军需，为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立下大功。

②白门：即建康城西门，西方色白，因称。

③萧景：本名萧昺，唐李延寿作《南史》，避唐庙讳，"昺"改为"景"，《资治通鉴》因之。

【译文】

26 九月，初四，诏令萧衍如果平定京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行事。萧衍留下骁骑将军刘绍叔镇守寻阳，和陈伯之一起带兵东下，对刘绍叔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和寇恂啊！如果前方战事不能取胜，我承当罪过，若是粮草运输跟 不上，你得负责任。"刘绍叔流着泪拜辞。一直到攻克建康，刘绍叔督管长江、湘水的粮草运送，从没有断绝过。

27 魏司州牧广阳王元嘉要求建筑洛阳三百二十三个坊，每坊是三百步见方，说："虽有短暂的劳役，但可使奸盗永远止息。"初六，

下诏发动京城近郊民夫五万人去修建，历时四十天完工。

28 初八，魏册立皇后于氏。皇后是征虏将军于劲的女儿，于劲是于烈的弟弟。自祖父于栗磾以来，几代显贵兴盛，家门中出了一个皇后，四人被封为公爵，三个领军，两个尚书令，三个开国公。

29 十三日，东昏侯任命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萧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监理郢州，龙骧将军扶风人马仙琕监理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理徐州的军务。王珍国是王广之的儿子，这天，萧衍的前锋部队到达芜湖，申胄的军队两万人放弃了姑孰撤走，萧衍把军队开进姑孰，占据了它。十七日，东昏侯任命后军参军萧璘为司州刺史，前任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

30 萧衍攻克江州、郢城的时候，东昏侯照样游骋玩乐，对茹法珍说："等他们来到白门前，再与他们决一死战。"萧衍到了近京城的大道，东昏侯才聚集兵士，做固守的准备，挑选左、右尚方，东、西二冶的囚徒，发配到军中，其中不能活命的，在朱雀门内一天就杀了一百多人。

萧衍派遣曹景宗等进军驻扎江宁。二十五日，李居士由新亭挑选精锐骑兵一千人到江宁。曹景宗刚到，营垒还没有来得及立起，而且军队行军日久，士兵们甲衣穿破。李居士远远望着而轻敌，喧哗叫嚷着直接向前逼近；曹景宗奋力反击，击败他们，于是乘胜向前，直接追到皁荚桥，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军占领了赤鼻逻，新亭城主江道林带着军队出来迎战，众军在阵前把他活捉了。萧衍到新林，命令王茂进军占领越城，邓元起占据道士墩，陈伯之占据篱门，吕僧珍占据白板桥。李居士侦察知道吕僧珍的兵士少，带领精锐士卒一万人 直接逼近堡垒。吕僧珍说："我们人少，不能迎战，先不要远远投射，等他们来到深壕里，再合力击破他们。"不一会儿，李居士的部队都越过深壕，拔去栅栏，吕僧珍分派人上城，弓箭和碎石一齐投射，自己率领三百骑兵由后头出战，城上的人又翻城而

下，内外奋力反击，李居士战败退走，缴获的武器铠甲不计其数。李居士向东昏侯请求，把南岸市镇房子烧了开辟战场；由大航以西，新亭以北，全部烧光。萧衍的几个弟弟都由建康出来投奔军队。

冬，十月，十三日，东昏侯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带领精兵十万多人在朱雀航南摆下阵势，宦官王宝孙拿白虎旗旛监督作战，拉开浮桥，背水而战，断绝归路。萧衍的军队稍稍退后，王茂下了马，手执单刀直接向前，他的外甥韦欣庆拿了铁线缠柄的长矛来做他的两翼，冲击东西的军队，立刻就攻陷了。曹景宗放任兵士乘胜追击，吕僧珍放火焚烧军营，将士都拼死作战，喧哗喊叫之声震天动地。王珍国等众军不能抵抗，王宝孙痛骂各将帅，直阎将军席豪愤慨，奋力突击陷阵而死，席豪是一员骁将，他一死，士卒们土崩瓦解，掉进秦淮河中死去的不可计数，尸体堆积与浮桥一样高，后面到来的踏着尸体过了河，于是，东昏侯各路军队看到这一情形，全都溃散。萧衍长驱直入到了宣阳门。各将领移动营帐，稍稍前进。

陈伯之屯驻西明门，每次城中有投降的人出来，陈伯之就叫过来附耳说话。萧衍怕他再生反覆之心，暗中对陈伯之说："听说宫城内很气愤你献了江州投降，要派刺客刺你，应该小心提防。"陈伯之不相信。正好东昏侯的将领郑伯伦来投降，萧衍让郑伯伦去拜访陈伯之，对他说："城内很愤恨你，要派亲信拿封爵赏赐引诱你，等你又降，就要活活割下你的手脚，你要是不投降，又会派刺客杀你，应该特别加以防备。"陈伯之恐惧，从此才不再怀背叛之心。

十七日，东昏侯宁朔将军徐元瑜献东府城投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京救援，屯驻在东宫。十八日，桓和诈骗东昏侯说要出城挑战，带着队伍来投降。光禄大夫张璎放弃石头城回到宫廷。李居士献新亭投降了萧衍，琅琊城主张木也投降。二十一日，萧衍镇守石头城，命令各军攻打六个城门。东昏侯烧毁门内营地、官府，驱赶逼迫士人百姓都进入宫城，紧闭城门作最后的拒守。萧衍命令众军

环绕宫城修筑工事围困。

杨公则驻扎在领军府垒的北楼，与南城门相对，曾经登楼遥望战况。城中远远望见旌旗伞盖，用神锋强弩射击他，箭射穿了胡床，左右的人吓得脸色都变了。杨公则说："差点射中我的脚！"谈笑如初，面不改色。东昏侯夜里挑选勇士攻击杨公则的防御栅栏，军中惊恐慌乱；杨公则仍然躺着没起身，缓缓地命令攻击来袭的敌人；东昏侯的兵士才退走。杨公则所带领的都是湘州人，向来有名的胆小懦弱，宫城的人小看他们；每回出城攻击，就先攻击杨公则的堡垒，杨公则嘉奖鼓励军士，战胜虏获敌人的次数很多。

早先，东昏侯派军主左僧庆屯扎在京口，常僧景屯驻在广陵，李叔献屯驻在瓜步；到申胄由姑孰奔逃回去，就让他屯驻破墩，以便声援东北方的军队。这时，萧衍派使者去告示晓喻，都率领军队来降顺，萧衍派弟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辅国将军萧恢镇守破墩，堂弟宁朔将军萧景镇守广陵。

31 十一月，丙申，魏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详为太傅，领司徒。初，详欲夺彭城王勰司徒，故潜而黜之；既而畏人议己，故但为大将军，全是乃居之。详贵盛翕赫，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私以官物给之。司徒长史于忠责遇于详前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1]，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踧踖[2]，详亦惭谢。忠每以鲠直为详所忿，尝骂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忠以

讨咸阳王禧功，封魏郡公，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详因忠表让之际，密劝魏主以忠为列卿，令解左右[3]，听其让爵。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

32 巴东献武公萧颖胄以萧璝与蔡道恭相持不决，忧愤成疾；壬午[4]，卒。夏侯详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密报萧衍，衍亦秘之。详征兵雍州，萧伟遣萧憺将兵赴之。璝等闻建康已危，众惧而溃，璝及鲁休烈皆降。乃发颖胄丧，赠侍中、丞相；于是众望尽归于衍。夏侯详请与萧憺共参军国，诏以详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寻除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详固让于憺。乃以憺行荆州府州军。

33 魏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5]，乙卯，始祀于其上。

34 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曰："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更无重卫，乃皇天授我之日，旷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6]，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杨、徐二州声言俱举，建业穷蹙，鱼游釜中，可以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伏惟陛下独决圣心，无取疑议；此期脱爽，并吞无日。"事寝不报。

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萧衍内侮，宝卷抓危，广陵、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斯实天启之期，并吞之会；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克济，上下同心，岂唯后图之难，亦恐扬州危逼。何则？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

水陆，皆彼所谙。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今宝卷都邑有土崩之忧，边城无继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使为经略；既而不果。怀，贺之子也。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萧氏乱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峙，已淹岁时。民庶穷于转输，甲兵疲于战斗，事救于目前，力尽于麾下，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矣。度彼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然行师之法，贵张形势。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雍，扬州之卒顿于建安[17]，得捍三关之援；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18]，对抗延头，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季冬进师，迄于春末，不过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称：“今宝卷骨肉相残，藩镇鼎立。义阳孤绝，密迩王土，内无兵储之固，外无粮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鸟，不可去薪，授首之寇，岂容缓斧！若失此不取，岂唯后举难图，亦恐更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请遣军司为之节度。”魏主乃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19]。益宗遂入寇。建宁太守黄天赐与益宗战于赤亭，天赐败绩。

【注释】

①阿衡：即伊尹，商汤时辅佐大臣，辅佐汤灭夏，汤去世后受命辅佐幼王。一说阿衡为伊尹的官名，阿，倚也，衡，平也。因伊尹是汤所依倚的人，故以为官名。

②蹙踖(cù jí 醋即)：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③左右：此处指常侍之位。常侍为武卫之职，常在天子左右。

④壬午：本月无此日，疑误。

⑤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定圜丘于委粟山，今改之。圜丘，古时祭天的坛。

⑥三楚：古地区名。秦、汉时分战国楚地为三楚，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西楚约当今淮水以北，泗、沂水以西；南楚北起淮、汉，南包江南；东楚跨江逾淮，东至于海。

⑦两荆：北魏设两荆州，一在穰城，今河南省邓县；一在沘阳，今河南省泌阳，称东荆州。随，雍即随郡、襄阳。

⑧二豫：北魏设两豫州，一在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市；一在新息，今河南省息县，称东豫州。

⑨直寝：官名，为在天子寝宫当值武官。

【译文】

31 十一月，初六，魏任命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初七，任命北海王元详为太傅，兼司徒。起初，元详想夺取彭城王元勰司徒的职位，所以毁谤而贬黜他；不久怕人议论自己，所以只做大将军，到这时才担任司徒。元详显贵赫盛，将作大匠王遇经常随元详所欲，私自把官物给他。司徒长史于忠当着元详的面责备王遇说："殿下是我国的周公，辅助皇上、主持国政，像伊尹一般是皇上所倚赖的人物，他需要什么，应该遵照皇上旨意备办，何至于要你阿谀附势，损公惠私呢？"王遇听了恭谨不安，元详也惭愧地谢罪。于忠常常因为耿直使元详忿恨不已，曾经骂于忠说："我担心先看到你死，而不担心你看见我死！"于忠说："人生在世，一切自有定分。如果我该死于

王爷手中，即使逃也免不了，若是命不是如此，王爷也不能杀我！”于忠因为讨伐咸阳王元禧的功劳，封为魏郡公，升迁为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元详借于忠上表谦让的时候，暗中劝魏主任命于忠为列卿，令他解去常在天子左右侍卫的常侍之职，听任他辞让爵位。于是诏令停止他的封号，特进为太府卿。

32 巴东献武公萧颖胄由于萧璝与蔡道恭相持不下，忧愁愤恨成疾，壬午日，去世。夏侯详秘不发丧，派与萧颖胄笔迹相似的人假作教谕，秘密报告萧衍，萧衍也秘而不宣。夏侯详在雍州征兵，萧伟派萧憺带兵赶去。萧璝等人听说建康已经危急，部下惧怕而溃散，萧璝和鲁休烈都投降。于是给萧颖胄发丧，追赠侍中、丞相，这时，天下众望所归，全在萧衍身上。夏侯详要求与萧憺共同参预军国大事，诏令任夏侯详为侍中、尚书右仆射，不久又改派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夏侯详坚持推让给萧憺。于是任命萧憺执掌荆州府州的军务。

33 魏在伊水的北边改建圜丘；二十五日，开始在这里祭祀。

34 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说：“萧宝卷荒淫放纵，一天甚于一天，虐杀残害无辜。他的雍州刺史萧衍向东征伐秣陵，倾巢出动，发动军队，顺流而下；只有襄阳一座孤城，更无重兵守卫，这是皇天授予我们的好机会，旷世才遇到一次的时机；现在不乘此机会，还要等待何时！臣要求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直接指向沔水南边，占据襄阳城，断截黑水之路。昏暴肆虐的君臣，自相残杀，而我们据守上游，声威震撼远近。向南长驱，进军攻下江陵，那么三楚之地一天就可以得到，岷、蜀往建康的通道自然断绝。再命令扬州、徐州两州声言同时举兵，那么建康穷迫窘蹙，如釜中游鱼，于是就可以齐一文字，同一车轨，统一天下。敬请陛下圣明独自决断，不要犹豫，这个时机若是错过了，要吞并南方再也没有机会了。”奏书没有得到回报。

车骑大将军源怀对魏主进言：“萧衍对内侵压，萧宝卷孤单危

苦，广陵、淮阴等戍守据点都观望成败。这实在是天授我们良机，吞并的机会，应该东西一齐举兵，以成席卷之势。如果让萧衍成功，上下同心合力，不仅将来想图谋南方大有困难，只怕扬州也危急紧迫。为什么呢？寿春离建康才七百里，山峦河流，水上陆地，都是他们熟悉的。他们如果没有内忧外患，君臣名分确定后，顺水而下，很快就到寿春，不容易抵挡。如今萧宝卷的京都有土崩瓦解之势，边城没有后继援助的希望，要想肃清江南一带，现在正是时候。"魏主于是任命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让他做通盘计划，不久又不了了之。源怀是源贺的儿子。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 上表说："萧氏扰乱纲常，君臣互相争夺，长江沿岸州镇，分成两部分，东西对峙，已经有一年了。一般百姓穷于输运粮草、物资，士兵们长期争战也疲乏得很，忙于应付目前之事，此外再无暇顾及外面州镇的守护，各地屏藩的城池，有如棋子独立，孤单存在而已。如果不乘机出征，快速扫荡，廓清南蛮的疆域，恐怕以后再要筹划征伐，没有现在这样容易。而且寿春虽然平定，三面仍有阻碍，镇守事宜，要事先设计。义阳靠近淮水，是渡河的津要之地，朝廷行军，一定经由这条路。假如江南平定了，势必用兵淮水以北，必定趁夏天水位高涨，列舟溯流而上夺取寿阳；而我们的军队赶去寿春，必须由义阳之北经过，所以义阳是我方的咽喉之地，不能不加以深思远虑。要夺取义阳，现在是良机，估计一下，不过须要精锐步卒一万两千人；但行军的方法，贵在张大声势。请吩咐两荆的军士向西出兵攻击随郡、襄阳，扬州的士兵驻扎建安，可以抗拒三关来的援兵，然后二个豫州的军队直接占领南关，对抗延头的军队。派一个都督总管各军的节制调度，冬季进军，到了春末，不出一百天，一定可以取得胜利。"元英又上奏："现在萧宝卷骨肉相残，藩镇与朝廷对立，义阳孤立无援，和王上接近，在内没有兵力储备加以固守，在外没有得到粮食援军的希望，这是可以烧烤的

鸟，不能抽掉柴火；是伸着脖子准备挨刀的敌人，怎能迟缓下斧？如果失去这个良机不夺取，不仅未来再难以攻取得手，恐怕更要成为今后的隐患。现在豫州刺史司马悦已经整装待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的军队镇守三关，请派军司去节制调度吧！"魏主于是派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田益宗就入境侵扰。建宁太守黄天赐与田益宗在赤亭作战，黄天赐战败。

35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东昏侯拜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为灵帝，迎神像入后堂，使巫祷祀求福。及城闭，城中军事悉委王珍国；充州刺史张稷入卫京师，以稷为珍国之副。稷，环之弟也。

时城中实甲犹七万人，东昏素好军陈，与黄门、刀敕及宫人于华光殿前习战斗，诈作被创势，使人以板舁去，用为厌胜。常于殿中戎服、骑马出入，以金银为铠胄，具装饰以孔翠。昼眠夜起，一如平常。闻外鼓叫声，被大红袍，登景阳楼屋上望之，弩几中之。

始，东昏与左右谋，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寻走，谓衍兵亦然，敕太官办樵、米为百日调而已。及大桁之败，众情凶惧。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溃，故闭城不复出兵。既而长围已立，壁栅严固；然后出荡，屡战不捷。

东昏尤惜金钱，不肯赏赐，法珍叩头请之，东昏曰："贼来独取我耶！何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

城防；东昏欲留作殿，竟不与。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众皆怨怠，不为致力。外围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发。

茹法珍、梅虫儿说东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围不解，宜悉诛之。"王珍国、张稷惧祸，珍国密遣所亲献明镜于萧衍，衍断金以报之[1]，颉州中兵参军张齐，稷之腹心也，珍国因齐密与稷谋，同弑东昏。齐夜引珍国就稷，造膝定计[2]，齐自执烛；又以计告后阁舍人钱强[3]。十二月，丙寅夜，强密令人开云龙门，珍国、稷引兵入殿，御刀丰勇之为内应。东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寝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门已闭。宦者黄泰平刀伤其膝，仆地，张齐斩之。稷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到坐殿前西钟下，令百僚署牋，以黄油裹东昏首，遣国子博士范云等送诣石头。右卫将军王志叹曰："冠虽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树叶掇服之，伪闷，不署名。衍览牋无志名，心嘉之。亮，莹之从弟；志，僧虔之子也。衍与范云有旧，即留参帷幄。王亮在东昏朝，以依违取容。萧衍至新林，百僚皆间道送款，亮独不遣。东昏败，亮出见衍，衍曰："颠而不扶，安用彼相[4]！"亮曰："若其可扶，明公岂有今日之举！"城中出者，或被劫剥。杨公则亲帅麾下陈于东掖门，卫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衍使张弘策先入清宫，封府库及图籍。于时城内珍宝委积，弘策禁勒部曲，秋毫无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虫儿、王咀之等四十一人皆属吏。

【注释】

①镜可以照物，献镜之意，欲萧衍明其心，投顺萧衍。《易大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因此，萧衍断金回答，即同意接受投降。

②造膝定计：即促膝密谈，定下计谋。造膝，靠得很近地坐着。

③后阁舍人：官名，南朝时设，执掌宫殿后阁事务，常在宫中行走。

④颠而不扶，安用彼相：《论语》中有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译文】

35 崔慧景攻逼建康的时候，东昏侯授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到萧衍率兵到来时，又尊奉蒋子文为灵帝，迎接神像进入后堂，让巫人祈祷求福。后来紧闭城门，宫城中的军务都交付王珍国；充州刺史张稷入京师捍卫，就任张稷做王珍国的副手。张稷是张瓌的弟弟。

当时宫城中武装的兵士还有七万人，东昏侯向来喜欢战阵，与黄门、刀敕及宫人在华光殿前演习战斗，假装被杀伤，让人用担架抬走，用以驱凶求吉。常在殿内穿了军服，骑着马出出入入，用金银做铠甲头盔，用孔雀、翡翠的羽毛加以装饰。白天睡觉晚上起来，和平日一样。听外头击鼓呐喊，披上大红色的袍子，登上景阳楼的屋顶观望，差点被强弩射中。

开始时，东昏侯与左右人计谋，认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不久就走，以为萧衍的兵也如此，敕令太官准备柴火米粮，够百日之用而已。到在大桁打了败仗后，众人惊忧恐惧。茹法珍等人怕士民逃走溃散，所以紧闭城门不再出兵。不久，萧衍围城的长围已经筑好，深堑栅栏已坚固严密，再派兵出城冲击，屡战屡败。

东昏侯尤其爱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叩头要求，东昏侯说："贼寇来了只抓我吗？为什么找我要东西？"后堂储存几百块木料，启奏做为城防之用，东昏侯想留下来造宫殿，竟然不给。又督促御

府制作三百人的精制兵器，准备等萧衍之围解除后，出外游玩时屏除之用，金银雕镂各项杂物，比平日催逼得还要急迫。众人心里都有怨气，懈怠不想为他出力。外面围困的时间长了，城里的人都想早点逃亡，只是没有人敢先动。

茹法珍、梅虫儿劝东昏侯说："大臣们不用心，使围困不能解除，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王珍国、张稷怕大祸临头，王珍国秘密派遣亲信给萧衍献一块明镜，以示心意，萧衍则断金回报，表示同意　兖州中兵参军张齐，是张稷的心腹，王珍国通过张齐暗中与张稷合谋，一同弑杀东昏侯。张齐夜里引王珍国到张稷那里，促膝密谈确定计划，张齐亲自在旁边手执蜡烛。又把计谋告诉后阁舍人钱强。十二月，初六，夜晚，钱强秘密命人开启云龙门，王珍国、张稷率领军队进入宫殿，御刀丰勇之做内应。东昏侯在含德殿吹笙作歌取乐，还没睡熟，听到兵士进殿，急忙从北门跑出去，想跑回后宫，可是门已关紧，宦官黄泰平用刀砍伤他的膝盖，东昏侯倒在地上，张齐杀了他。张稷召唤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在殿前西边的钟下，命令百官在笺札上签名；用浸渍了油的黄绢包裹东昏侯的首级，派遣国子博士范云等人送到石头。右卫将军王志感叹着说："帽子虽然破旧，怎么能穿在脚上！"摘了院子的树叶搓成团吞下去，假装闷昏，不签名。萧衍看笺札上没有王志的名字，心中很嘉许。王亮，是王莹的堂弟；王志是王僧虔的儿子。萧衍与范云有旧的交情，就留范云在自己手下做幕僚。王亮在东昏侯执政时，靠两面手法取悦朝廷。萧衍到了新林，百官都由小路送钱巴结，王亮独不送。东昏侯失败了，王亮出城见萧衍，萧衍说："社稷颠危，你不匡扶，要你为宰相有何用？"王亮说："如果他能扶持，明公您哪能有今天的举动？"城里的人出来，有的被抢劫，杨公则亲自率领部下在东掖门列队，以便护送公卿士民，所以出宫城的人多数由杨公则的营地经过。萧衍派张弘策先进入清理宫廷，封闭府库和图册、书籍。当时宫城内的珍宝到处都是，张弘策约束部下，秋毫无犯。捉了潘妃及嬖倖臣

子茹法珍、梅虫儿、王暄之等四十一人，都交给官府。

36 初，海陵王之废也，王太后出居鄱阳王故第，号宣德宫。乙巳，萧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褚后及太子诵并为庶人。以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为长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宝寅为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

己卯，衍入屯阅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原，悉皆除盪[1]；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2]。"又下令："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辩，依事议奏。"又下令："收葬义师，瘗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乃缢杀于狱，并诛嬖臣茹法珍等。以宫女二千分赉将士。乙酉，以辅国将军萧宏为中护军。

衍之东下也，豫州刺史马仙琕拥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琕先为设酒，乃斩于军门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仙琕曰："大义灭亲，"又欲斩之；军中为请，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犹于江西日抄运船。衍围宫城，州郡皆遣使请降，吴兴太守袁昂独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驾部郎考城江革为书与昂曰："根本既倾，枝

叶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岂若翻然改图，自招多福！”昂复书曰：“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军门③。唯仆一人敢后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无施，虽欲献心，不增大师之勇；置其愚默，宁沮众军之威。幸藉将军含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窃以一夕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唯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未遑荐璧。”昂何时事于武康令北地傅暎，暎曰：“昔元嘉之末，开辟未有，故太尉杀身以明节。司徒当寄托之重，理无苟全，所以不顾夷险以徇名义。今嗣主昏虐，曾无悛改；荆、雍协举，乘据上流，天人之意可知。愿明府深虑，无取后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门，世有忠节，天下须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吴兴，宣衍旨；昂亦不请降，开门撤备而已。仙琕闻台城不守，号泣谓将士曰：“我受人任寄，义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内兵出降，余壮士数十，闭门独守。俄而兵入，围之数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满，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诸君但来见取，我义不降。”乃槛送石头。衍释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见二义士。”衍谓仙琕曰：“射钩、斩祛④，昔人所美。卿勿以杀使断运自嫌。”仙琕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则复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萧衍入镇殿中。

37 刘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

僧粲自称湘州刺史，引兵袭长沙。去城百余里，于是湘州郡县兵皆蜂起以应僧粲，唯临湘、湘阴、浏阳、罗四县尚全。长沙人皆欲泛舟走，行事刘坦悉聚其舟焚之，遣军主尹法略拒僧粲。数战不利，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结士民数百人，刻日翻城应僧粲。坦闻其谋，阳为不知，因理讼至夜，而城门遂不闭以疑之。玄绍未发，明旦，诣坦问其故。坦久留与语，密遣亲兵收其家书。玄绍在座，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玄绍即首服，于坐斩之；焚其文书，余党悉无所问。众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与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杨公则还州。僧粲等散走。王丹为郡人所杀，刘希祖亦举郡降。公则克己廉慎，轻刑薄赋，顷之，湘州户口几复其旧。

【注释】

①荡：即荡。

②原例：宽恕的条例、事例。原，赦，宽恕之意。

③膝袒：即膝行肉袒。脱了衣服露出背，用膝盖跪着行走，表示请罪畏服。

④射钩：即射钩。指春秋时管仲射齐桓公事。《左传》记载，齐桓公即位前与兄公子纠争王位，管仲在公子纠手下做事，乾时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带钩。后公子纠败，桓公即位，听从鲍叔推荐，弃置射钩之仇，任用管仲为相，遂成霸业。史即以"射钩"喻弃置仇恨任用贤能之事。

【译文】

36 当初，海陵王废黜的时候，王太后出宫住在鄱阳王的旧宅中，号为宣德宫。初九，萧衍用宣德太后的命令追封被废的涪陵王为东昏侯，褚后和太子诵黜为庶人。任命萧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

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为建安郡公，依照晋朝武陵王司马遵承受诏命的旧例，百官向他致敬；任命王亮为长史。十二日，改封建安王萧宝寅为鄱阳王。十三日，任命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为太尉，兼司徒。

十九日，萧衍入宫驻兵阅武堂，下令大赦天下。又下令："举凡昏昧的制令、荒谬的赋税、滥用的刑罚、过分的力役，可详细考察当初的根源，全部废除，地方官吏负责掌管而造成散失和损耗，应精细地设立科目条例，一切按宽恕的例子。"又下令："对尚书省各部门的文案翻检一遍，东昏侯时候各诉讼处理不合理，以及主办人不及时办理的，认真加以讯问，办查，按照事实研议奏明。"又下令："收葬阵亡将士，东昏侯军队中的死者也加以掩埋"。潘妃容貌很美丽，萧衍想把她留下，询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王茂说："亡齐的正是这个女人，留她恐怕要招致外界的议论。"于是在监狱中把她勒死，并诛杀嬖倖臣子茹法珍等人。将两千宫女分赠给将士。二十五日，任命辅国将军萧宏做中护军。

萧衍东下之时，豫州刺史马仙琕掌领兵权，不肯依附萧衍，萧衍派他的朋友姚仲宾去游说他，马仙琕先为姚仲宾摆设酒席，然后把他斩于军门之前示众。萧衍又派他的族叔马怀远去劝说他，马仙琕说："我要大义灭亲。"又要斩马怀远，军中的人替他讲情，才得免于一死。萧衍到了新林，马仙琕还在长江西边每日拦截运粮的船只。萧衍围攻宫城，各州郡都派遣使者要求投降，吴兴太守袁昂独独以辖境抗拒，不接受命令。袁昂是袁颢的儿子。萧衍派驾部郎考城人江革写信给袁昂说："树干已倒，枝叶还依附什么？如今尽力为昏君效力，并非是忠心，家门因此被屠杀诛灭，不算是孝。所以，还不如翻然醒悟，另有所图，给自己求取更多的福呢！"袁昂回信说："三吴这块地方，不是用兵的场所，何况凭着偏隅之地，何能为麾下效力呢？我承认，自您挥师前来之后，各州郡莫不膝行肉袒到军门请求投降。只有我一个人，敢于落后，正因为内心感到自己向来平

庸,文武都没有特长,虽然想奉献心力,并不能为太军添勇;而以在下的愚拙,反倒要败坏众军的威武!幸而仰赖将军宽弘大量,能容许我从容尽礼。窃以为受他人一餐之微薄施舍,尚且需投命殒身相报,况且本人享受朝廷食禄,岂能忘恩于一旦呢?我如果投附,不仅招来众议,恐怕明公您也要鄙视,所以踌躇至今,来不及奉献璧玉请求投降!"袁昂向武康令北地人傅暎询问时事,傅暎说:"从前元嘉末年,遇到开天辟地未有的太子弑父之事,所以太尉袁淑杀身以明节。司徒袁觊受重托之命,无苟全之理,所以不顾安危而弘扬道义名节。如今继位的君主昏庸暴虐,毫无悔改之可能,荆州、雍州合力举兵,占领长江上游,天人之意由此可知,愿明府大人深加思虑,不要它日后悔。"到建康平定了,萧衍派豫州刺史李元履巡察安抚东南一带,交代李元履说:"袁昂出身有道门第,世代尽忠守节,天下须共容之,不要使用兵威凌辱他。"李元履到了吴兴,向袁昂宣读了萧衍的旨令,但袁昂还是不投降,只是开了城门,撤除守备而已。马仙琕听说宫城守不住了,哭泣着对将士们说:"我受朝廷委托,义不容降,而你们都有父母,我做忠臣,你们做孝子,不也可以吗?"于是把城里的兵士都打发出去投降,留几十个壮士,关紧城门独守。不久,兵士进城了,把他们围困几十层,马仙琕命令壮士们都拉满弓箭,围兵们谁也不敢近前。如此对峙到天黑之时,马仙琕才丢下手中的弓,说道:"各位尽管来抓,我是不投降的。"于是抓了他放槛车中送往石头城。萧衍放开他,让他等袁昂到来一齐进宫,说:"让天下人来看这两个仁义之士。"萧衍对马仙琕说:"射钩斩袖,古人所以称颂的,你不要因杀我来使、断我粮而自己嫌弃。"马仙琕拜谢说:"小人如同失去主人的狗,后来的主人饲养之,就只好为后主人用了。"萧衍笑了,对他们二人都优厚待遇。二十六日,萧衍进入镇殿。

37 刘希祖攻克安成后,传檄文到湘州各郡,始兴内史王僧粲响应他。王僧粲自称为湘州刺史,领兵攻打长沙。离城百余里,于是

湘州各郡县兵都蜂起而响应王僧粲，只有临湘、湘阴、浏阳、罗县四县尚且保全。长沙人都想乘船逃走，行事刘坦把船只全都收聚一起焚烧掉，派遣军主尹法略抵抗王僧粲。几次战斗都失利，前任湘州镇军钟玄绍暗暗集结士民数百人，约日翻越城墙接应王僧粲。刘坦听说这一阴谋，假装不知道，办理公事诉讼到深夜，而不闭城门使他们生疑。钟玄绍没敢行动，第二天，往刘坦处询问原因。刘坦留住他长久地谈话，秘密派遣亲兵搜查他的家书。钟玄绍还在坐谈，而搜查的兵士已回来报告，全部搜到他的文书本末，钟玄绍即伏罪，于是就坐杀了他；烧掉那些文书，其余的党羽都不查问。众惭愧而且信服，州郡于是安定下来。尹法略与王僧粲相持数月。建康城平定，杨公则回归湘州。王僧粲等人逃散走了。王丹被郡人所杀，刘希祖也领着全郡投降。杨公则克己廉洁、谨慎，轻刑薄赋，很快，湘州人口就恢复原来的数量。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五

梁纪一　起玄默敦牂，尽阏逢涒滩，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

天监元年

1 春，正月，齐和帝遣兼侍中席阐文等慰劳建康。

2 大司马衍下令[1]："凡东昏时浮费，自非可以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者，余皆禁绝。"

3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宫，临朝称制[2]；衍解承制。

4 己亥，以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诸军事。昺，衍之从父弟也。

5 壬寅，进大司马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

6 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7 初，大司马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右长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3]，意好敦密，至是，引云为大司马咨议参军，领录事，约为骠骑司马，昉为记室参军，与参谋议。前吴兴太守谢朏、国子祭酒何胤先皆弃官家居，衍奏征为军咨祭酒，朏、胤皆不至。

大司马内有受禅之志，沈约微扣其端，大司马不应；他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4]，亦不可得已。"大司马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成，何所复思！若不早定大业，脱有一人立异，即损威德。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大司马然之。约出，大司马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大司马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大司马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大司马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5]，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顷，大司马召云入，叹约才智纵横，且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卿二人也。"

甲寅，诏进大司马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

梁公⑥，备九锡之礼⑦，置梁百司，去录尚书之号，骠骑大将军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齐湘东王宝晊，安陆昭王缅之子也，颇好文学。东昏侯死，宝晊望物情归己，坐待法驾。既而王珍国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宝晊为太常，宝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称宝晊谋反，并其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皆杀之。

【注释】

①大司马衍：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3月受齐禅，3月以前仍是齐和帝中兴二年，萧衍亦是齐大司马，故此处有"大司马衍"之称。

②临朝称制：宣德太后为齐武帝萧赜太子长懋之妃，武帝建元四年(公元482年)立为王妃，明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追尊为皇太后，海陵王废，出居鄱阳王故第，号宣德宫，称宣德皇太后。萧衍欲篡齐，迎宣德太后入宫代行君命，以为号令。

③竟陵王西邸：竟陵王萧子良，武帝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始封。永明二年(公元484年)，齐以竟陵王子良为司徒，子良开西邸，引纳文学之士，以范云、任昉、沈约、萧衍等为八友。事见一百三十六卷齐武帝永明二年。

④谦光：以表面的谦让为手段而使事业光大。语出《周易》："谦尊而光"。

⑤寿光阁：萧衍拥立齐明帝宝卷称帝于江陵，此处寿光阁指建康寿光省中之寿光阁。

⑥十郡：指豫州的梁郡、历阳，南徐州的义兴，扬州的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等十郡。

⑦九锡：古者天子赐诸侯有大功者衣物车马等凡九事，谓之"九锡"。王莽之后，加"九锡"往往就是禅位的先声。

【译文】

梁纪一　起壬午(公元502年)，止甲申(504年)，共三年。

高祖武皇帝一

天监元年(壬午,公元502年)

1 春,正月,齐和帝派遣兼侍中席阐文等人到建康来慰劳萧衍及其部属。

2 大司马萧衍下令:"凡是东昏侯在位时的浮华浪费之制,除了用来练习礼乐和修缮武备者外,一律予以禁绝。"

3 初九,迎接宣德太后入宫,临朝代行君令;萧衍自行解除承制行事的职权。

4 初十,任命宁朔将军萧昺监督南兖州诸军事。萧昺是萧衍的堂弟。

5 十三日,进用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准许他穿鞋佩剑上殿,赞拜时不自报姓名。

6 二十日,任命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7 当初,大司马萧衍和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右长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彼此情投意合,关系密切,到这时候,萧衍便引进范云做了大司马咨议参军、领录事,沈约做了骠骑参军,任昉做了记室参军,参与谋议。前吴兴太守谢朏和国子祭酒何胤,早先都弃官家居,萧衍便奏请征用二人为军咨祭酒,但二人都没有来就职。

大司马内心本有受禅的意愿,沈约用隐晦的语言进行试探,大司马没有回答;另有一天,沈约又向大司马进言说:"现在与古代不一样,您不能用古代淳朴的风范期待今人。士大夫们攀援趋附帝王将相,都希望能建立或大或小的功业。现在连牧童小该都知道齐朝的国运已经完结,明公您应当承续这一大运,天象和谶语图籍也显示得很清楚。天意不可违背,人情不能丧失。如果是天命所在,明公您虽然想要谦让,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司马萧衍说:"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沈约说:"您当初在樊、沔二地设置官署的时候,倒是应该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帝王的功业已经告成,还有什么再考虑的!如果不早日确定大业,假使有人提出异议,就会损害您的威德。

况且人生既非金石，时事也难保不变，难道您可以将'建安郡公'的封爵遗留给后世子孙吗！如果天子还都建康，公卿大臣各居其位，那么君臣的名分也就确定，不再会有二心，国君明睿在上，大臣忠心在下，难道还有人想改变局势，同您一起做不合名分的事呢！"大司马认为他说得对。沈约出去了，大司马又把范云找来告诉他这件事，范云的回答完全和沈约的意思相同，大司马说："智者的考虑居然如此不谋而合，您明早和沈约再来。"范云出来后，告诉了沈约，沈约说："你一定要等我啊！"范云答应了他，但沈约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便去了。大司马就让沈约草拟各项章程，沈约于是从怀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诏书以及各种官职人事的安排都取出来，大司马一点也没有改变。不久，范云从外面来了，到了殿门，但进不去，在寿光阁外急得团团转，只是一个劲地叫"咄，咄！"等沈约出来，范云问道："怎样安排我的？"沈约举手向左边挥了一下，表示安排他担任尚书左仆射。范云笑着说："正如我所希望的。"过了一会儿，大司马叫范云进去，赞叹沈约才学智力超群，并且说："我自起兵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各个功臣和将领都有许多功劳，但是帮我成就帝业的，是你和沈约二人。"

二十五日，齐宣德皇太后下诏进封大司马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同时以十郡进封大司马为梁公，备九锡的大礼，设置梁国各种职官，免去大司马原来的录尚书事的职位，骠骑大将军的封号照旧。二月，初二，梁公才受命就封。

齐湘东王萧宝晊，是安陆昭王萧缅的儿子，很喜爱文学。东昏侯死后，萧宝晊期待大家会来拥戴自己，在那儿坐等法驾的来临。后来王国珍等人把东昏侯的首级送到梁公的手中，梁公任命萧宝晊做了太常，萧宝晊这才心中不安。初三，梁公宣称萧宝晊谋反，将他和他的弟弟江陵公萧宝览、汝南公萧宝宏全都杀了。

8 丙寅，诏梁国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于是以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梁公纳东昏余妃，颇妨政事，范云以为言，梁公未之从。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1]，云曰："昔沛公入关[2]，妇女无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风声，奈何袭乱亡之迹，以女德为累乎！"王茂起拜曰："范云言是也。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此。"梁公默然。云即请以余氏赉王茂，梁公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

丙戌，诏梁公增封十郡[3]，进爵为王。癸巳，受命，赦国内及府州殊死以下。

9 辛丑，杀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

梁王将杀齐诸王，防守犹未急。鄱阳王宝寅家阉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等密谋，穿墙夜出宝寅，具小船于江岸，著乌布襦，腰系千余钱，潜赴江侧，蹑屐徒步，足无完肤。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寅诈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华文荣家，文荣与其族人天龙、惠连弃家将宝寅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夜行，抵寿阳之东城[4]。魏成主杜完伦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车马侍卫迎之。宝寅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澄待以客礼，宝寅请丧君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齐衰之服给之[5]。澄帅官僚赴吊，宝寅居处有礼，一同极哀之节。寿阳多其义故，皆受慰喻；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夏侯详从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10 齐和帝东归，以萧懿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⑥。荆州军旅之后，公私空乏，懿厉精图治，广屯田，省力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谓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开怀，卿其无隐！"于是人人得尽意，民有讼者皆立前待符教，决于俄顷，曹无留事。荆人大悦。

【注释】

①侍中：此处侍中、领军将军均属梁公国属官。

②沛公入关：沛公，即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函谷关)，接受张良等人的进谏，不取妇女、财物、还军灞上，故范增劝说项羽击之。事见卷九汉纪一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

③增封十郡：指增封豫州之南谯、庐江，江州之寻阳，郢州之武昌、西阳，南徐州之南琅邪、南东海、晋陵，扬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给梁国。

④寿阳之东城：指北魏行政区域的寿阳之东城，寿阳之东城的具体所指，今不详。

⑤齐衰(cui 崔)之服：与前文"斩衰之服"同为"五服"之一，但较斩衰为轻。古时丧制，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为五服，以为亲疏服丧的等差。宝寅向北魏请斩衰之服，意即以齐国大臣的身分为东昏侯服丧；北魏仅供给他齐衰之服，让他以兄弟身分服丧，则说明北魏以自己为正统，并不承认南齐作为与自己同等国家的地位。

⑥荆、湘等六州：荆，指荆州；湘，当指湘州，东晋分荆、广二州始置，后并入荆州，南朝刘宋复置，齐、梁因之，治今湖南及两广之旧韶州、桂林诸府地。六州，另外四州不详。

【译文】

8 初七，诏令梁国选置各种重要的职官，完全依照天子宫廷的制度。于是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梁公把东昏侯的余妃纳为己有，非常妨害于政事，范云因此向梁公进谏，梁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范云便同侍中、领军将军王茂一同入见，范云说："从前沛公进入关中，对妇女无所宠幸，这就是范增畏惧他志向远大的原因。现在您刚刚平定建康，天下的人都向往着您的名声风范，为何要重蹈危亡败乱的覆辙，以女色连累自己的声誉呢？"王茂起来下拜说："范云说得对，明公您考虑的是天下大事，不应留恋于女色。"梁公默不吱声。范云便请求将余妃赏赐给王茂，梁公认为他的心意很好就答应了他。第二天，赏给范云、王茂二人各百万钱。

二十七日，有诏增封梁公十郡之地，晋封爵位为王。三月初五，梁公接受诏命，赦免国都及府州斩首之刑以下的罪犯。

9十三日，杀了齐邵陵王萧宝攸、晋熙王萧宝嵩、桂阳王萧宝贞。

梁王准备杀掉齐国诸王，但防守并不很严密。鄱阳王萧宝寅家名叫颜文智的宦官，和手下叫麻拱的等几个人密谋，在夜间凿穿了墙壁将萧宝寅送出王宫，在江岸边准备了小船，萧宝寅身上穿着乌布短衣，腰间系了千余钱，偷偷地来到江边，穿着草鞋步行，脚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防守他的人天亮发现了去追捕他，萧宝寅假装成钓鱼的人，与追赶的人在江中并舟而行了十几里，追赶的人没有怀疑他。等到追捕的人散去，他才渡过江到北岸，投宿在老百姓华文荣的家里，华文荣同他的族人天龙、惠连抛弃家室，将萧宝寅带到山沟里隐藏起来。他们租了匹驴子让他骑，白天里隐蔽，黑夜里行走，到达了寿阳的东城。北魏戍守东城的首领杜元伦便火速派人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派车马侍卫迎接萧宝寅。萧宝寅此时年纪十六岁，徒步而行，脸容憔悴，路上看见的人还以为是被掠卖的人口。元澄以宾客的礼节接待他，萧宝寅请求借给他为国君居丧的斩衰丧服，元澄派人向他说明了情形和可行的礼节，给了他为兄居丧的齐衰之服。元澄还率领官僚来吊唁，萧宝寅的一举一动很合礼仪，完全和丧君的礼节相同。寿阳地

方有许多受过南齐恩惠的故旧，都前往吊唁；只有夏侯氏一族的人没有去，这是因为夏侯详已跟从了梁王的缘故。元澄非常器重萧宝寅。

10 齐和帝东归建康，任命萧懿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经过战争之后，公家和私人都穷困匮乏，萧懿厉精图治，推广屯田制度，减省各项劳役，慰问战死士兵的家庭，供应给他们钱粮。萧懿觉得自己年轻而担重任，就对手下的官吏说："国政不良，是士君子所共同惋惜的。我现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你们可要知无不言！"于是人人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说出。百姓有诉讼的，都站到官署前等待判决，事情一会儿就解决了，官署没有留到隔日的讼事。荆州人非常悦服。

11 齐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诏禅位于梁。

12 丁巳，庐陵王宝源卒。

13 鲁阳蛮鲁北鹭等起兵攻魏颍州[1]。

14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诏至[2]，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3]"。壬戌，发策，遣兼太保、尚书令亮等奉皇帝玺绂诣梁宫。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赠兄懿为丞相，长沙王，谥曰宣武，葬礼依晋安平献王故事[4]。

丁卯，奉和帝为巴陵王，宫于姑孰，优崇之礼，皆仿齐初。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齐世王、侯封爵，悉从降省[5]，唯宋汝阴王不在除例。

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为献皇后。追谥妃鄱氏曰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立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以宏为扬州刺史。

丁卯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15 诏凡后宫、乐府⑥、西解、暴室诸妇女一皆放遣⑦。

16 戊辰，巴陵王卒。时上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徙王居之。沈约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上颔之，乃遣所亲郑伯禽诣姑孰，以生金进王，王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沈醉；伯禽就榻杀之。

王之镇荆州也，琅邪颜见远为录事参军，及即位，为治书御史兼中丞，既禅位，见远不食数日而卒。上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17 庚午，诏："有司依周、汉故事，议赎刑条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

【注释】

①颍州：鲁阳蛮，指当时聚居于今河南省鲁山一带的少数民族；颍州，指北魏所属的颍州，治今安徽阜阳。

②西诏至：齐和帝下诏时在姑孰，姑孰位于建康之西，故称西诏至。

③未亡人：古时君薨，其夫人尚在，则自称未亡人。

④依晋安平献王故事：萧衍之兄萧懿为东昏侯所杀，葬不成礼，萧衍称帝，依晋安平王司马孚礼葬之。

⑤悉从降省：降，指王爵降为公爵，公爵降为侯爵；省，指免除王公的封国。

⑥乐府：当时的官方音乐管理机构，后宫歌妓可能也属于其管辖。

⑦西解(xiè 懈)、暴室：西解，同西秽，官名。暴室，又名薄室，宫人监狱。

【译文】

11 齐和帝到达姑孰，二十八日，下诏禅让君位给梁王。

12 二十九日，庐陵王萧宝源去世。

13 鲁阳的少数民族首领鲁北鹤等人起兵攻打北魏的颍州。

14 夏季，四月，初三，宣德太后下令说："西边的诏书已到，皇帝效法前代的制度，恭敬地把帝位禅让给梁王，明天早晨可亲临郊坛，派遣使者恭敬地把玺绂交给梁王，我这个未亡人从即日起回别宫居住。"初四，发布策书，派遣兼太保、尚书令王亮等人奉送皇帝的玺绂到梁宫。初八，梁王在南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监。同一天，追赠皇兄萧懿为宰相，封为长沙王，谥号宣武，并依照晋安平献王的旧例为他举行葬礼。

初九，尊奉齐和帝为巴陵王，王宫建在姑孰，崇奉优厚的礼节，完全仿照齐初禅让的旧例。尊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齐代所有王、侯的封爵，一律依次降级，削除封国，唯有宋汝阴王不在削除之列。

追尊皇帝已故的父亲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已故皇母为献皇后。追封妃子郗氏谥号为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立皇帝的弟弟中护军萧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萧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萧鸾为始兴王，任命萧宏为扬州刺史。

初九，任命原齐国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

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15 诏令所有后宫、乐符、西秬、暴室的妇女一概放还回乡。

16 初十，巴陵王去世。当时皇上打算用南海郡作为巴陵国，将巴陵王迁往那儿居住。沈约说："古今的情形不一样，魏武帝说'不能因为羡慕虚名而实际遭受灾祸'。"皇上点头称是，就派遣手下亲近的人郑伯禽到姑孰去，拿着生金献给巴陵王，巴陵王说："我死何须吞下生金，只要有醇酒就可以了。"于是喝得酩酊大醉，伯禽就地把他折杀了。

巴陵王镇守荆州的时候，琅邪人颜见远是他的录事参军。等他继承了皇位，任命颜见远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巴陵王已经禅位给梁王，颜见远便绝食数天而死。皇上听到此事后说："我自己顺应天意人命，和天下的士大夫们有什么相干，而颜见远竟然要这样做！"

17 十二日，诏令："有司依照周代和汉代的旧例，议定入金赎刑的各种条款，凡是居官而犯有鞭杖之罪的，全部可以入金赎罪，停止刑罚，那些台省的令史、士卒想要入金赎罪者听便。"

18 以谢沐县公宝义为巴陵王，奉齐祀。宝义幼有废疾，不能言，故独得全。

齐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阳侯子范尝因事入见，上从容谓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无期运，虽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继。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为患，如卿祖以材略见疑，而无如之何。湘东以庸愚不疑，而子孙皆死其手。我于时已生，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

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劝我除去卿辈以一物心，我于时依而行之，谁谓不可！正以江左以来，代谢之际，必相屠灭，感伤和气，所以国祚不长。又，齐、梁虽云革命，事异前世，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1]，宗属未远，齐业之初亦共甘苦[2]，情同一家，岂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杀；若无天命，何忽行此！当足示无度量耳。且建武涂炭卿门[3]，我起义兵，非唯自雪门耻，亦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4]，我岂得不释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也。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复得，况子舆乎[5]！"曹志，魏武帝之孙，为晋忠臣[6]。况卿今日犹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当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19 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何点为侍中；胤、点终不就。

20 癸酉，诏"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7]。若肉食莫言[8]，欲有横议[9]，投谤木函；或以功劳才器冤沈莫过，投肺石函。"

21 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简长吏，务选廉平，皆召见于前，勖以政道。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10]，左户侍郎刘瓛为晋安太守[11]，二人皆以廉洁著称。溉，彦之曾孙也。又著令："小县令有能，迁大县，大县有能，迁二千石。"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12]，武康令东海何远

为宣城太守⑬，由是廉能莫不知劝。

【注释】

①绝服：古时丧制有所谓斩衰、齐衰等五服，根据亲疏关系，五服之内须服丧，五服之外不服丧；绝服，即已非五服之亲。

②共甘苦：指宋、齐禅代之际，萧衍之父萧顺之曾参预佐命，与齐高帝共过甘苦。

③涂炭卿门：指齐明帝建武年间诛杀高帝、武帝子孙。

④永元：齐东昏侯年号，起公元499年，止公元501年3月。

⑤子舆：相传为汉成帝子，王莽时长安有个叫武仲的自称是成帝小妻之子刘子舆，后赤眉农民起义军也借立刘子舆以相号召。事见卷三十七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2年）及卷三十九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23年）。

⑥曹志：曹志本曹魏陈思王曹植之子，仕晋为博士祭酒，事见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

⑦谤木、肺石：谤木，又称诽谤木或华表木；肺石，即赤石。二者均是用来记录官吏好坏的工具。

⑧肉食：肉食者的省称，即官吏。

⑨横议：布衣处士而议论朝政，谓之横议；又称处士横议。

⑩建安：齐、梁时郡名，当在今福建建瓯境。

⑪晋安：郡名，治所在今福建福州。

⑫长沙：郡名，治所在今湖南长沙。

⑬宣城：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宣城。

【译文】

18 任命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奉续齐朝的祭祀。萧宝义自幼身有残疾，不能说话，所以独能保全了性命。

齐朝的南康侯萧子恪和他的弟弟祁阳侯萧子范曾经因事入宫晋见，皇上从容地对他们说："天下是公有之物，不可以光凭力气取得，如果没有机运和天命，虽然有项籍那样的勇力，最后也要失败

灭亡。宋孝武帝生性多疑猜忌,兄弟之中稍微有一点好名声的都被他毒死了,朝臣中因疑似谋反而冤死的接连不断。但是有些人虽然被他猜疑却不能除去,有些人虽不被他猜疑却终成为祸患,例如你们的祖父因才略出众被他猜疑,而最终却没能怎么样。湘东王因为平庸愚昧不被他猜疑,可是孝武帝的子孙都死在湘东王的手里。我那时已经出生,他难道知道我会有今天!由此可知有天命的人不是他人所能加害的。我刚刚平定建康的时候,人们都劝我除掉你们这些人,以便齐一人心,我当时如果依了这种建议行事,谁说不行?恰恰因为偏安江南以来,朝代的更替,总是互相残杀,伤害了天地的和气,所以国运都不长。另外,齐、梁的交替,虽说也是改换天命,事情毕竟跟前代不同,我与你们兄弟虽不再是五服之亲,宗族的谱属究竟还不太远,齐国创造的初期,我的父皇和你们的祖上也还曾一起同过甘苦,情感同一家人相似,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彼此间疏远如同过路人呢!你们兄弟果真有天命佑助,就不是我能杀害得了的;如果你们没有天命佑助,我又何必匆匆忙忙要杀掉你们呢!那样只会显得没有度量罢了。况且齐明帝建武年间诛杀高帝、武帝的后代,害你们的家门遭殃,我发动义兵,不仅是为了洗涮自己家门兄弟被杀之耻,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你们如果能在建武、永元年间拨乱反正,我哪能不解除武装推奉你们为帝呢!我自是从明帝手中取得政权,不是从你们家夺取天下。从前有个刘子舆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汉光帝刘秀说:'假如就是成帝真的再生于今天,天下也不可失而复得,更何况是冒称成帝儿子的这个刘子舆呢!'曹志,是魏武帝曹操的孙子,却又是晋室的忠臣。况且你们和我仍然还是宗室之亲,我正希望我们彼此能坦诚相待,你们不要内心自己见外呵!过一段时间,你们自然会明白我的这份真心的。"萧子恪兄弟共十六人,都在梁朝做官,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都因才能知名当时,担任过清高显耀的官职,每个人都以天年善终。

19下诏征召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

大夫，何点为侍中；何胤、何点最终也没有就任。

20 十五日，诏令“在公车府的谤木和肺石边各设置一个木箱，如果处士布衣对朝政要发表意见而在位者又不能代言的，可投信于谤木边的箱子里；如果官吏认为自己有功劳或才能器度而枉沉下僚的，可投书在肺石边的箱子里。”

皇上身穿洗漂过的衣服，平常佐食只有蔬菜。每次选拔长吏，他总是力求挑选廉正无私的人，并把他们都召见到面前，用为政之道勉励他们。提拔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毅为晋安太守，二人都以廉洁奉公闻名当时。到溉，是到彦之的曾孙。又定下法令：“小县令有才能，升迁为大县令；大县令有才能，升迁为郡守；”同时升迁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东海人何远为宣城太守，因此廉洁有才能的没有不受到鼓励的。

21 鲁阳蛮围魏湖阳[①]，抚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斩鲁北鹭；徙万余户于幽、并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

22 闰月，丁巳[②]，魏顿丘匡公穆亮卒。

23 齐东昏侯嬖臣孙文明等，虽经赦令，犹不自安，五月，乙亥夜[③]，帅其徒数百人，因运荻炬[④]，束仗入南、北掖门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杀卫尉涉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以宿卫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曰：“贼夜来，是其众少，晓则走矣。”命击五鼓，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闻难，引兵赴救，盗乃散走，讨捕，悉诛之。

24 江州刺史陈伯之[5]。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唯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6]，与夺决于主者。豫章人邓绳、永兴人戴永忠有旧恩于伯之，伯之以绳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绚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频造尚书范云，云不礼之。绚怒，私谓所亲曰："建武以后，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主上旧臣，有自疑之意；且荧惑守南斗[7]，诏非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见亲狎。伯之又以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8]，并乘伯之愚闷，恣为奸利。

上闻之，使陈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邓绳为别驾，伯之并不受命，表云："龙符骁勇，邓绳有绩效；台所遣别驾，请以为治中。"绳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藏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9]东境饥流[10]，此万世一时也。机不可失！"绚、永忠共赞成之。伯之谓绳："今启卿，若复不得，即与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内一郡处绳，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谓曰："奉齐建安王教，帅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11]，见使 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报。"即命纂严，使绚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于听事前为坛[12]，歃血共盟[13]。

绚说伯之曰："今举大事，宜引众望。长史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绚为浔阳太守，永忠为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观不应命，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

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帅数百人，乘伯之无备，突入至听事前；伯之自出格斗，元绷不胜，逃入庐山。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

戊子，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 将军、江州刺史，帅众讨之。

【注释】

①湖阳：县名，治今河南湖阳。

②丁巳：据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梁武帝天监元年无闰月。

③乙亥：据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梁武帝天监元年五月乙亥为初二日；一说五月无此日，疑误。

④荻炬：荻，一种芦苇；古时宫庭需束荻用作火炬。因为要运芦荻，所以孙文明等人得以将兵仗夹杂其中带进宫去。

⑤江州：地名，治所在今江西九江 。

⑥典签：掌管文书之吏。南朝时各王国置典签帅，很有权威。

⑦荧惑守南斗：荧惑，即火星；南斗，二十八宿之 一，共有六星。古人认为南斗为天庙，主兵，荧惑守南斗，预示将有新的天子出现。

⑧长流参军：职官名，晋始置，为治狱之吏，相当于汉代的捕贼掾。

⑨三仓：指梁朝司农卿所辖之太仓、石头仓和常平仓等三大粮仓。

⑩东境：指梁境内三吴（苏州、润州、湖州）及会稽之地。

⑪六合：梁有六合山和六合县，六合山位于今安徽和县，六合县治今江苏六合，此处未详何指。

⑫听事：指处理公事的官署。

⑬歃（shà 煞）血：古时举行盟会时，嘴唇上涂上牲畜的血表示忠诚称为歃血。

【译文】

21 鲁阳的少数民族围攻北魏的湖阳，抚军将军李崇率领军队击败了他们，杀了鲁北鹭；迁徙一万多户人家到幽州、并州及阴山南

面的六个军镇。不久，这些人又背叛而向南逃回，沿路都派兵追杀，等到追到黄河边上时，把他们都杀光了。

22闰月，丁巳日(疑误)，北魏的顿丘匡公穆亮去世。

23齐东昏侯的宠臣孙文明等人，虽然已有赦令，他们自己仍然感到不安，五月，初二，夜晚，他们率领数百人，利用运荻炬的机会，捆了兵仗在荻炬中间进入南、北掖门发动叛乱，放火烧了神虎门和总章观，攻进卫尉府，杀了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在殿内值勤，率领宿卫兵抗抵他们，不能将他们击退。皇上穿了戎装来到前殿，说："叛贼夜间来攻，这是因为他们人少，天亮了他们就会逃走的。"于是下令击五更鼓，领军将军王茂和骁骑将军张惠绍听说发生变难，率兵前来援救，叛众开始四散逃奔，派人搜捕，将其全部诛杀。

24江州刺史陈伯之不认识字，接到了文书和讼辞，只能在上面画个押罢了，遇事，则由典签口头代传，因此决定权完全操在办事人手中。豫章人邓绳、永兴人戴永忠对陈伯之有旧恩，陈伯之便任用邓绳为别驾，戴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人褚绚闲居在建康，平素品行不端，仕途不得意，不断地去拜访尚书范云，范云不以礼接待他。褚绚很生气，私下对自己亲近的人说："从齐建武年间以后，草野寒族之民都变成了贵人，我有何罪，竟被屏弃！现在梁朝刚刚建立，饥荒不断，发生丧国乱政的事也未可知。陈伯之在江州拥有强大的军队，不是皇上的旧部属，有自我疑惧的意思，况且荧惑出现于北方南斗六星的位置，岂不是为我而出现的么！现在我投奔他举事就算不能成功，逃到北魏去也少不了当个河南郡守。"于是就投奔了陈伯之，大为陈伯之所亲近。陈伯之又任用他的同乡朱龙符为长流参军，这群人都利用陈伯之的愚昧不明，任意胡作非为，图谋私利。

皇上听到这件事，让陈虎牙私下告诫陈伯之，又派遣人代替邓绳为别驾，伯之对于这两道命令都不接受，上表说："朱龙逢英武勇

猛，邓缵建有功绩；朝庭派遣的别驾，请允许用他为治中。”邓缵于是不断地劝说伯之：“朝中府藏空虚，且又缺乏武器，三仓没有余粮，三吴、会稽又发生了饥荒，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会不能失去。”褚绚、戴永忠一同赞成这样。陈伯之对邓缵说：“现在已经上表保护你，如果不能获准，就和你一块造反。”皇上敕令伯之以州内的一郡安置邓缵，于是伯之集合府州的部属佐吏说：“我接到齐朝建安王的命令，说他率领江北的十万义兵，已经驻扎在六合。派人要我利用江州的人马尽力运粮前往。我蒙受到齐明帝的厚恩，发誓以死来报效。”当即命令戒严，让褚绚假造萧宝寅的信给部属佐吏传阅，在听事的前面设了一个坛，和众人一起歃血为盟。

褚绚劝说伯之说：“现在举行大事，应该引用众望所归的人。长史程元冲，与众并不同心同德；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他的声望不错，可以召用他代替程元冲为长史。”陈伯之听从了他，仍然让褚绚任寻阳太守，戴永忠为辅义将军，朱龙逢为豫州刺史。王观不接受陈伯之的任命。豫章太守郑伯伦发动郡兵抵抗。程元冲已经失去职务在家闲居，率领聚合的数百人，趁陈伯之没有防备，突然闯入到听事堂的前面；陈伯之亲自出来和程元冲格斗，程元冲不能取胜，逃跑躲进庐山。陈伯之秘密派人送信告诉陈虎牙兄弟谋反的事情，虎牙兄弟逃奔到盱眙。

初一，梁朝下诏任命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领部众讨伐陈伯之等人。

25 魏杨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袭大峴戍，破之，虏龙骧将军郗菩萨。

26 陈伯之闻王茂来，谓褚绚等曰：“王观既不就命，郑伯

伦又不肯从，便应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不忧不济。”六月，留乡人唐盖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伦，不能下。王茂军至，伯之表里受敌，遂败走，间道渡江，与虎牙等及褚缵俱奔魏。

27 上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谕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益州刺史郑元起始得之官。

初，季连为南郡太守，不礼于元起。都录朱道琛有罪[①]，季连欲杀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为元起典签，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虚耗。刘益州临归，岂办远遣迎候！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则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 军府大惧，谓元起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竟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万，叹曰：“据天险之地，握此强兵，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刘备，舍此安之！”遂召佐吏，矫称齐宣德太后令，聚兵复发，收朱道琛，杀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并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开门纳之。

先是，蜀民多逃亡，闻元起至，争出投附，皆称起义兵应朝廷，军士新故三万余人[②]。元起在道久，粮食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③]。”元起然之。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民始附，于我观德[④]。若纠以刻薄，民必不堪，

众心一离，虽悔无及。何必起疾可以济师⑤！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帅富民上军资米，得三万斛。

【注释】

①都录：郡府首吏，总录府中诸吏之事。

②新故：新，指蜀地新附之民；故，指随邓元起从行的部属。

③所获必厚：指巴西一郡的贫民都依附于豪族大户，没有自己的户籍；如果对当地的户籍逐一加以检核，一定会发现很多隐报的户口。

④于我观德：指巴西一带山民均持观望态度，使君有德则依附，无德则离弃而趋他。

⑤起疾：意为如果对蜀民太刻薄，老百姓受不了，就会留下后患。一说：起疾，指引起当地山民多诈之疾。

【译文】

25 北魏扬州小峴戍戍主党法宗偷袭梁朝的大峴戍，攻破大峴戍，虏获龙骧将军郗菩萨。

26 陈伯之听说王茂率兵来讨伐，对褚缙等人说：“王观既不接受任命，郑伯伦又不肯服从，眼看就要空手被困了。现在如果我们先下手平定豫章郡，打通向南的道路，多派遣些丁壮役徒，加紧运送物资粮食，然后向北席卷，扑灭王茂率领的远来的饥饿疲乏的队伍，不愁不能取胜。”六月，陈伯之留下同乡唐盖人守浔阳城，自己带兵开赴豫章，进攻郑伯伦，但未能攻下。王茂的军队赶到了，陈伯之南北两面受到攻击，就开始败逃，走荒僻的小路渡过长江，同陈虎牙和褚缙等人一起投奔北魏。

27 皇上派遣手下亲近陈建孙送刘季连兄弟儿子三人进入蜀地，要他们传达皇上的旨意表示慰劳。刘季连接受了使命，整治入蜀的行装，益州刺史邓元起这才能够回到自己的任所。

起初，刘季连任南郡太守，对郑元起不礼貌。都录朱道琛有罪，季连想杀了他，但朱道琛因逃跑而获免。这时，朱道琛做了元起的典签，劝元起说："益州久经离乱，公家和私人都已贫乏空虚。刘益州马上就要离任回去，哪里顾得上办理派人远道迎接您的事情！我朱道琛请求为先使去检查核实，沿途安排人迎接您，不然的话，沿途上万里的粮食物资，恐怕不容易获得。"郑元起便答应了他。朱道琛已到益州，言语很不恭敬，又一路拜访府州的官吏，见了他人的器具物品，就设法夺走，如果有不肯给的，就说："马上就要归别人了，何必苦苦珍惜。"这样使益州军队和州府官吏都很害怕，都说郑元起一定会杀刘季连，灾祸将要连及季连的党羽，大家争着向季连进言。季连也认为这话有道理，并且害怕郑元起记住了自己当年对他不礼貌的事，于是把军队召集起来统计了一下，精锐部队有十万人，颇有感慨地说："我占据益州这块天然险要的地方，掌握有如此强大的兵力，进则可以匡辅天下，退则不失去刘备那样的蜀主地位，舍弃了这样的地方我还到哪里去！"于是召集来手下的佐吏，假称齐宣德太后的命令，聚集军队再次反叛，逮捕了朱道琛，并把他杀了。征召巴西郡太守朱士略及涪陵令李膺，但二人均不接受命令。这个月，郑元起到达巴西，朱士略打开城门接纳了他。

在这以前，蜀地百姓逃亡的很多，听说邓元起到来，争着出来归附，都说要发动义兵响应朝廷，新附和故旧军士共三万余人。邓元起在路上的时间很久，粮食绝乏，有人劝说："蜀地政令不严，百姓多有奸诈的痼疾，如果核查巴西一郡的户籍，从而加以处罚，一定大有收获。"邓元起认为这个办法不错。李膺进谏说道："使君前面有强敌，后面没有后继和支援，山民刚刚依附，正在观望我们的做法。如果用刻薄的法令来绳墨他们，老百姓一定受不了，众心一旦背离，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为什么一定要用惹发百姓的诈疾的办法来增益自己的军队呢！我李膺请求去设法，不用担心粮食资用不够。"元起说："很好，一应事情全都委托你了！"李膺退出来，率领

富有的人捐献军队的资用米粮，共获得三万斛粮食。

28 秋，八月，丁未，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1]，为《梁律》，仍命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

29 上素善钟律，欲釐正雅乐，乃自制四器，名之为"通"[2]。每通施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中间十律，以是为差[3]。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十律以是为差，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4]，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5]，施以七声[6]。莫不和韵。先是，宫悬止有四镈钟[7]，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虡[8]。上始命设十二镈钟，各有编钟、编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钟，四隅植建鼓[9]。

30 魏高祖之丧，前太傅平阳公丕自晋阳来赴，遂留洛阳。丕年八十余，历事六世[10]，位极公辅，而还为庶人[11]。魏主以其宗室耆旧，矜而礼之。乙卯，以丕为三老。

31 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请攻钟离，魏主使羽林监敦煌范绍诣寿阳，共量进止。澄曰："当用兵十万，往来百日，乞朝廷速办粮仗。"绍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调发，兵杖可集，粮何由致！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沉思良久曰："实如卿言。"乃止。

32 九月，丁巳，魏主如邺。冬，十月，庚子，还至怀，与宗室近侍射远[12]，帝射三百五十余步，群臣刻铭以美之。甲辰，还洛阳。

33 十一月，己未，立小庙以祭太祖之母[13]，每祭太庙毕，以一太牢祭之。

34 甲子，立皇子统为太子。

35 魏洛阳宫室始成[14]。

36 十二月，将军张器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辅国将军成兴击之，器之败走，魏复取木陵。

37 刘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邓元起，元起与战，互有胜负。久之，奉伯等败，还成都，元起进屯西平[15]。季连驱掠居民，闭城固守。元起进屯蒋桥，去成都二十里，留辎重于犀。奉伯等间道袭犀，陷之，军备尽没。元起舍犀，径围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谋以城降[16]不克而死。

【注释】

①王植之集注旧律：事见一百三十七卷齐武帝永明九年。

②通：此处为乐器名。据载，这种乐器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支通上安有三根弦：一曰黄钟弦，二曰应钟弦，中间根据三分损益法另立一弦。

③以是为差：黄钟律长九寸，引申为九尺。应钟律长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申为四尺七寸四分差强。中间十律以是为差，即上生、下生，三分损益之数。

④饮古钟玉律：音乐中有饮声，饮者依其声而斟酌乐器发音的清浊高下。饮古钟律，指随着古钟的音律而斟酌笛子的清浊高下。

⑤八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种乐器。

⑥七声：指宫、商、角、徵、羽及变宫、变徵。

⑦镈钟：指一种大钟。

⑧编钟、编磬：凡钟十六枚同在一捆（柱），称为编钟；磬十六枚同在一捆（柱），称为编磬。

⑨建鼓：一种大鼓，相传少昊氏作为建鼓之节。

⑩历事六世：拓跋丕曾跟随北魏世祖开边至长江，后又历景穆、文成、献文、孝文及今主，共六世。

⑪还为庶人：拓跋丕因罪降为庶人，事见一百四十一卷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

⑫射远：宫中博戏之名，射程远者胜。

⑬太祖之母：北魏太祖之母，今主宣武帝元恪祖母。

⑭宫室始成：北魏自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始营洛阳宫室，至此方成。

⑮西平：晋安帝以秦、雍流民始立，寄治今四川成都郊县。

⑯城局参军：古职官名，自刘宋始置，为十八曹参军之一。

【译文】

28秋，八月，二十二日，命令删定尚书郎济阳人蔡法度就王植之所集注的旧律加以修订，著成《梁律》，又命令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共同商议决定。

29皇上向来喜欢钟律，想自己审正雅乐，于是自己制造了四种乐器，取名叫"通"。每支通上安装三根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条丝合成，长九尺，应钟弦用二百四十二条丝合成，长四尺七寸四分稍多，中间的十律，用这种差额来推算。又利用通的乐声来反推每月的气节，都没有差错，而彼此之间又能十分和谐。还制造了十二种笛子，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二寸，中间十律以这种差额推算，用来随通的音乐演奏，跟古钟的玉律配合，都没有什么差错。于是以此用于八种乐器，演奏七声，无一不和谐悦耳。在此之前，宫悬上只有四个镈钟，间杂着编钟、编磬、衡钟共十六虡，现在

皇上开始下令设置十二个镈钟，各配有编钟、编磬，总共三十六虡。但去掉了衡钟，四个角落里装了四面大鼓。

30 北魏高祖去世的时候，北魏过去的太傅平阳公拓跋丕从晋阳到洛阳来奔丧，于是就留在洛阳。拓跋丕年纪已八十开外，曾经事奉过六个君主，官位达到三公辅臣的地位，却因罪削职为平民。魏宣武帝因为他是宗室耆旧元老，同情并对他很有礼貌。三十日，封拓跋丕为三老。

31 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魏帝请求发兵进攻钟离，魏宣武帝派羽林监敦煌人范绍到寿阳，和元澄共同商量进退事宜。澄说："需要使用十万兵力，往返百天时间，希望朝廷早点准备粮食和武器。"范绍说："现在时间已到晚秋，才开始准备调兵运粮，武器如果还能收集得到的话，粮草一下从哪里运来！有武器没有粮食，又怎么能战胜敌人！"澄沉思了好久，说："确实如您所说的一样。"就停止了准备。

32 九月，初二，北魏宣武帝来到鄫城。冬，十月，十六日，回到怀州，同宗室和左右亲近的侍卫一起比赛射箭远近，魏宣武帝射了三百五十多步远，群臣刻了铭文来赞美他。二十日，回到洛阳。

33 十一月，初五，建立了一座小庙来祭祀太祖的母亲，每次祭完了太庙，用猪、牛、羊各一头来祭祀她。

34 初十，梁朝立皇子萧统为太子。

35 北魏东都洛阳的宫室建筑始告完成。

36 十二月，将军张器之进攻北魏的淮南，夺取了木陵戍；北魏任城王元澄派遣辅国将军成兴反击，张器之战败逃走，北魏又收回了木陵戍。

37 刘季连派遣他手下的将领李奉伯等人抵抗邓元起，邓元起同李奉伯交战，彼此互有胜负。过了很久，李奉伯等人被战败，退回成都，邓元起进驻西平。刘季连驱赶掠夺当地百姓，关闭了城门死守。邓元起进驻蒋桥，离成都城二十里，将辎重留在琅地。李奉伯等人

抄小路袭击琅地，攻陷了它，所有军备物品完全丧失。邓元起舍弃琅地，径直围攻成都城；刘季连的城局参军江希之策划献城向邓元起投降，未获成功而死。

38 魏陈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张彝皆欲尚之，公主许彝而不许肇。肇怒，谮彝于魏主，坐沉废累年。

39 是岁，江东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饿死。

二 年

1 春，正月，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诈疾不登殿，削爵，废为庶人。

2 乙亥，魏主耕籍田。

3 魏梁州氐杨会叛，行梁州事杨椿等讨之[1]。

4 成都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人相食。刘季连食粥累月，计无所出。上遣主书赵景悦宣诏受季连降，季连肉袒请罪。邓元起迁季连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礼。季连谢曰："早知如此，岂有前日之事！"琅城亦降。元起诛李奉伯等，送季连诣建康。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

季连至建康，入东掖门，数步一稽颡，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邪[2]！"赦为庶人。

5 三月，己巳，魏皇后蚕于北郊。

6 庚辰，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长风城主奇道显入寇，取阴山、白藁二戍[3]。

7 萧宝寅伏于魏阙之下，请兵伐梁，虽暴风大雨，终不暂移；会陈伯之降魏，亦请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门下入定议[4]。夏，四月，癸未朔，以宝寅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5]、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阳公、齐王，礼赐甚厚，配兵一万，令屯东城；以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阳石[6]，俟秋冬大举。宝寅明当拜命，自夜恸哭至晨。魏人又听宝寅募四方壮勇，得数千人，以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皆为将军、军主[7]。宝寅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8]，惨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

【注释】

①行梁州事：北魏梁州治今甘肃成县西北，临时代理州行政长官职，称行某州事。

②卧龙之臣：卧龙为诸葛亮的别名；上文不及公孙述，指公孙述不肯降汉之事。

③阴山、白藁：均位于今河南潢川境内。

④八坐、门下：八坐，指令、仆及诸曹尚书；门下，指侍中、散骑常侍等官。

⑤东扬等三州：东扬，指北魏所置东扬州，位于汉、晋时代东城县(治所在今安徽定远东南)故地；另外，北魏置有扬州，治所在今河南项城东北。

⑥阳石：即羊石城，在今安徽霍丘东南。

⑦颜文智、华文荣：颜文智护送宝寅投华文荣家族，华文荣护送宝寅投北魏，故二人为宝寅推重。

⑧过期：指宝寅以兄弟身份为齐和帝服丧的期限。

【译文】

38 北魏的陈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和秦州刺史张彝都想娶她，公主答应了张彝而拒绝了高肇。高肇很气愤，在魏帝面前谗毁张彝，张彝因此遭罢黜不用好几年。

39 这一年，江东遭到大旱灾，一升米价值五千钱，老百姓饿死了很多。

二年（癸未，公元 503 年）

1 春，正月，初二，梁朝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初三，王亮犯元旦日假称疾病不上殿朝贺之罪，削除爵位，废为平民。

2 二十二日，北魏的宣武帝亲自到藉田耕种。

3 北魏梁州的氐族人杨会叛变，兼梁州刺史杨椿等人前去讨伐。

4 成都城中的粮食吃光了，每升米的价值三千钱，人与人相食。刘季连吃了几个月的稀饭，想不出什么对策。皇上派遣主书赵景悦宣布诏令接受刘季连投降，刘季连露背请求服罪。邓元起将刘季连转移到成都城外，过了一会儿便亲自拜访，对季连以礼相待。刘季连谢罪说："早知道是这样，哪里还有当日抗命之事！"琕城的占领军也投降了。邓元起把李奉伯等人杀了，将刘季连送到建康。当初，邓元起赴命途中，恐怕事情不能成功，又没有什么作为奖赏，所以凡是来投奔的人都答应征召为官，到这时，接到任命为别驾、治中檄书的人有近二千人。

刘季连到了建康，进入东掖门，走几步路就叩一次头，一直拜到皇上面前。皇上笑着说："你想要仿效刘备，结果却还赶不上不肯降汉的公孙述，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贤臣吗！"赦免他为平民。

5 三月，十七日，北魏皇后到北郊养蚕。

6 二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派遣长风城城主奇道显入侵，攻占了阴山、白藥二戍。

7 萧宝寅跪拜在北魏皇宫的宫阙之下，请求派兵讨伐梁朝，宝寅拜倒在那儿，虽然遇到暴风大雨，也不移动一下；正巧碰到陈伯之投降北魏，也在请求带兵为北魏效命。魏宣武帝就召进八坐、门下各署的官员商量决定。夏，四月，初一，任命萧宝寅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杨公、齐王，礼遇和赏赐都非常丰厚，配给他一万名士兵，命令他驻扎在东城；任命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驻扎在羊石城，等到秋冬时节再大举进攻。萧宝寅第二天天亮将受命，从夜晚一直恸哭到天亮。北魏政府又听任萧宝寅招募各地勇壮之士，得到数千人，任用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为将军和军主。宝寅性情雅正持重，为齐和帝服丧已满丧期，仍然不饮酒吃肉，形容憔悴，吃的是蔬食，穿的是粗衣，从来不曾嬉笑取闹。

8 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诏班行之。

9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1]。

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2]，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两人俱称贤相，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稿。舍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与人言谑，终日不绝，而竟不漏泄机事，众尤服之。

10 壬申，断诸郡县献奉二宫[3]，惟诸州及会稽许贡任土，

若非地产，亦不得贡。

11 甲戌，魏杨椿等大破叛氐，斩首数千级。

12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悦为汝南王。

13 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称："萧衍频断东关④，欲令漅湖泛溢以灌淮南诸戍⑤。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有秋大集，应机经略，虽混一不能必果，江西自是无虞矣。"丙戌，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⑥，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萧宝寅、陈伯之皆受澄节度。

【注释】

①霄城文侯：即霄城县侯，范云的封爵。霄城，竟陵（治今湖北天门）的旧称。

②枢管：意即管枢要机密。案由此观之，沈约官位虽在范云之上，但受梁武帝亲任程度并不及范云。

③二宫：指梁武帝所在上宫和皇太子所在东宫。

④东关：地名，位于今安徽含山西南濡须山上。淮河由附近入巢湖。

⑤漅湖：今称巢湖，是今安徽省内最大的湖泊。

⑥冀、定、瀛、相、并、济六州：指北魏所置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瀛州（治所在今河北间县）、相州（治所在今河北间县）、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济州（治所在今山东茌平）等六州。

【译文】

8 二十一日，蔡法度呈进修订的《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皇上下诏书颁布施行。

9 五月，初六，霄城文侯范云去世。

范云竭尽心智事奉主上，知道的事情都要去做，日理万机，精力过人。到他去世，大家都说沈约这回应该担任枢密要职，皇上认为沈约不够稳重，赶不上尚书左丞徐勉，就任命徐勉和右卫将军周舍共同参预国政；周舍雅重的度量赶不上徐勉，但清廉简约超过了徐勉，两人同样都被人称为贤相，常常留居在尚书省内，很少能够停下来休息。徐勉有时候回家，他家里养的一群狗常常以为是生人而惊叫；每次进呈的表奏，他都要把草稿烧掉。周舍参预机密二十多年，不曾离开过梁武帝的身边，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都由他掌管，他同人说笑，整天都不停息，但终究不曾泄漏过机要事情，众人尤其佩服他。

10 二十一日，梁朝禁止各郡县向上宫和东宫进贡物品，只准许各州和会稽郡贡献当地的土产，如果不是本地所产，也不要进贡。

11 二十三日，北魏杨椿等人大破叛变的氐族人，斩首数千人。

12 六月，初一，北魏立皇弟元悦为汝南王。

13 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魏帝说："萧 衍多次阻断东关，想要让巢湖的水淹没淮河以南的各个北魏据点。南方人善水，他们一边灌水一边掠夺，淮河以南的地区将要为梁朝夺走。寿阳离长江有五百多里，老百姓都人心惶惶，全害怕洪水的危害，如能顺应百姓的愿望，攻击敌人的虚弱部位，预先命令各州聚集兵马，等到秋天会齐集中，根据情况部署运动方案，这样虽然统一天下不必成功，但是长江以西，从此都没有可忧虑的了。初五北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共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于八月之中完全集结到淮河南部地区，合寿阳原先的兵力三万人，委派给澄指挥调遣，萧宝寅、陈伯之都受元澄指挥。

14 谢朏轻舟出诣阙，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朏辞脚疾不堪拜谒，角巾自舆诣云龙门谢[1]。诏见于华林园，乘小车就席。明旦，上幸朏宅[2]，晏语尽欢。朏固陈本志，不许；因请自还东迎母，许之。临发，上复临幸，赋诗饯别；王人送迎[3]，相望于道。及还，诏起府于旧宅，礼遇优异。朏素惮烦，不省职事，众颇失望。

15 甲午，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16 秋，七月，乙卯，魏平阳公丕卒。

17 魏既罢盐池之禁[4]，而其利为富强所专。庚午，复收盐池利入公。

18 辛未，魏以彭城王勰为太师，勰固辞。魏主赐诏敦谕，又为家人书[5]，祈请恳至；勰不得已，受命。

19 八月，庚子，魏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6]。司州刺史蔡道恭闻魏军将至，遣骁骑将军杨由帅城外居民三千余家保贤首山，为三栅。冬，十月，元英勒诸军围贤首栅，栅民任马驹斩由降魏。

任城王澄命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东关、大岘、淮陵、九山[7]，高祖珍将三千骑为游军，澄以大军继其后。竖眼，灵越之子也。魏人拔关要、颍川、大岘三城[8]，白塔、牵城、清溪皆溃。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将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救淮陵，宁朔将军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进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斩伯邻。

先是，南梁太守冯道根戍阜陵[9]，初到，修城隍，远斥

侯，如敌将至，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城未毕，党法宗等众二万奄至城下，众皆失色。道根命大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兵战，破之。魏人见其意思闲暇，战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将百骑击高祖珍，破之。魏诸军粮运绝，引退。以道根为豫州刺史。

【注释】

①角巾：古时隐者之服，亦即方巾。

②上幸朏宅：谢朏仕宋及齐，在建康建有私宅，故梁武帝能亲至其家。

③王人：凡是奉皇上命令的人均称王人。

④罢盐池之禁：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北魏中尉甄琛上表请求开盐禁，彭城王勰与邢峦均认为不可，魏宣武帝诏从甄琛之请。《资治通鉴》载此事于一百四十六卷天监五年，似有误。

⑤为家人书：以家人叔侄之礼写书信。案：北魏宣武帝和彭城王元勰之间，既是君臣关系，也是叔侄关系，宣武帝以诏书征元勰为太师，元勰坚决推辞，只好借助叔侄之礼恳求。

⑥义阳：治所在今河南信阳。

⑦淮陵：淮陵，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嘉山东北。一说："淮陵"当作"睢陵"。

⑧关要、颍川、大峴三城：此三城均属梁朝军事据点。关要城今在何处不详；颍川城在今河南许昌境；大峴城在今安徽含山东北大峴山。

⑨戍阜陵：冯道根本为南梁郡（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太守，此时以太守身分领兵驻守阜陵戍(在今安徽全椒境内)。

【译文】

14 谢朏乘小舟出山来到京城，下诏任命他为侍中、司徒、尚书令。谢朏推说脚有病不能拜谒行礼，就穿戴角巾自己乘车到云龙门谢恩。下诏在华林园接见他，谢朏便坐小车就席位。第二天早晨，皇上驾临谢朏在建康的住宅。两个人在一起交谈得非常融洽。谢

朏坚持陈述自己不愿入仕的本心，皇上不答应；谢朏就请求东归故里去迎接自己的母亲，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临出发的时候，皇上又一次亲临谢宅，为谢朏赋诗送别；受命送行的官员挤满了道路。等谢朏从故里归来，下诏为他在建康旧宅处修造府第，对他的礼遇特别优厚。谢朏向来怕麻烦，对自己职份之内事情也不过问，大家都非常失望。

15 十三日，梁任命中书令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16 秋，七月，初五，北魏平阳公拓跋丕去世。

17 北魏已经解除盐池的禁令，可是盐池的利益全被富豪强悍之人独占。二十日，重新将盐池之利收归公有。

18 二十一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太师，元勰坚决推辞。北魏宣武帝下诏敦促晓谕，又用叔侄家人之礼给元勰写信，恳切请求，情辞动人；元勰没有办法，接受了任命。

19 八月，二十日，北魏任用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听说北魏军队将来，派遣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的居民三千多人保守贤首山，筑了三道营栅。冬，十月，元英下令各路军队围攻贤首栅，栅民任马驹杀了杨由投降北魏。

北魏任城王元澄命令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人王神念等分率军队进攻东关、大岘、淮陵、九山等地，高祖珍带领三千骑兵作为游击部队，元澄自己率领大部队跟随在后面。傅竖眼是傅越灵的儿子。北魏军队攻下关要、颍川、大岘三城，白塔、牵城、清溪等地也都溃败。梁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领三千名士兵救援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救援淮陵，宁朔将军王变保卫焦城。党法宗等人攻陷了焦城，击破了淮陵，十一月，初三，活捉了司马明素，杀了潘伯邻。

起先，梁南梁太守冯道根戍守阜陵，刚到阜陵，就修筑护城壕，在远方置哨所守望，好像敌人马上就到，众人都嘲笑他。道根说："防卫时小心谨慎些也就等于作战时勇敢，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城尚未修筑完毕，党法宗等人率兵二万人忽已兵临城下，众人都惊恐

得脸无人色。道根命令大开城门，自己穿了宽松的衣服奔上城去，选了精锐之士二百人出城和魏军交战，打败了敌人。北魏人看到他态度从容不迫，战斗又失利，于是便率军撤走了。道根率一百骑兵出击高祖珍，也把敌人打败了。北魏各路军队的粮食运输断绝，便向后撤退。梁朝任命道根为豫州刺史。

20 武兴安王杨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绍先为武兴王；绍先幼，国事决于二叔父集起、集义。

21 乙亥，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

22 魏既迁洛阳，北边荒远，因以饥馑，百姓困弊。魏主加尚书左仆射源怀侍中、行台[1]，使持节巡行北边六镇，恒、燕、朔三州[2]，赈给贫乏，考論殿最[3]，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怀通济有无，饥民赖之。沃野镇将于祚，皇后之世父，与怀通婚。时于劲方用事，势倾朝野，祚颇有受纳。怀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语，即劾奏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旧交，贪秽狼籍，置酒请怀，谓怀曰："命之长短，系卿之口，岂可不相宽贷！"怀曰："今日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者检镇将罪状之处耳。"尼须挥泪无以对，竟按劾抵罪。怀又奏："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请一切五分损二。"魏主从之。

23 乙酉[4]，将军吴子阳与魏元英战于白沙[5]，子阳败绩。

24 魏东荆州蛮樊素安作乱[6]，乙酉，以左卫将军李崇为

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将步骑讨之。

25 冯翊吉翂父为原乡令⑦，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罪当死。翂年十五，桎登闻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严加诱胁，取其款实。法度盛陈拷讯之具，诘翂曰："尔求代父，赦以相许，审能死不？且尔童骏，若为人所教，亦听悔异。"翂曰："囚虽愚幼，岂不知死之可惮！顾不忍见父极刑，故求代之。此非细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诏听代，不异登仙，岂有回贰⑧！"法度乃更和颜诱之曰："主上知尊侯无罪，行当得释，观君足为佳童，今若转辞，幸可父子同济。"翂曰："父拄深劾，必正刑书；囚瞑目引领，唯听大戮，无言复对。"时翂备加杻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翂不听，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岂可减乎！"竟不脱。法度具以闻，上乃宥其父罪。

丹杨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问乡里，欲于于岁首举充纯孝⑨。翂曰："异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当然；若翂当此举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注释】

①行台：古时台省在外的分设机构称行台，魏、晋时始置，多为征伐而设；北魏曾先后几次设置和撤消行台。

②北边六镇：指北魏太武度漠伐柔然而设置的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远、御夷等六个边镇，另外，北魏北方还有沃野一镇，不在六镇之列。

③殿最：古时功多称最，功少称殿，以此作为奖赏的依据。

④乙酉：依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梁武帝天监二年十二月无此日。

⑤白沙：地名，在今河南洛阳东。

⑥东荆州:北魏置东荆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

⑦冯(píng 凭)翊:此指梁朝侨置冯翊郡,治所在不详,但依下文"原乡令"(原乡县令,原乡县治今浙江安吉)推断,梁朝侨置冯翊郡当在今浙江安吉一带。

⑧回贰:反前说为回,异前说为贰。

⑨问其乡里:魏、晋以来举士都要由州乡推荐,故问其乡里。

【译文】

20 武兴安王杨集始去世。十六日,北魏立他的世子绍先为武兴王;绍先年龄还小,主国内的事情都由他的两位叔父集起、集义决断。

21 十二月二十七日,尚书左仆射沈约因为母亲去世离职服孝。

22 北魏已经迁都洛阳,北方的边镇就显得荒凉僻远,加之发生饥荒,老百姓很困乏疲弊。北魏宣武帝加封尚书左仆射怀源侍中、行台之职,派他持皇帝的节符巡察北方边关六镇和恒、燕、朔三州,救济贫困饥饿的百姓,考核裁定边将功绩的多少,所有事情都可以先斩后奏。怀源通有济无,饥馑的老百姓都靠他赈济。沃野镇的镇将于祚,是皇后的世父,和怀源家有姻亲关系。这时于劲正是朝廷重臣,权势倾动上下,于祚受了不少的贿赂。怀源将要到达沃野镇的时候,于祚出郊在道旁迎接,怀源不和于祚讲话,当即弹劾奏请免去他的官职。怀朔镇镇将元尼须和怀源是老交情,贪污受贿,声名狼藉,摆了酒席宴请怀源,对怀源说:"我的性命是短是长,全在于您一句话,难道不能看在老情面上多加宽恕!"怀源说:"今天怀源同老友同坐在酒席上饮酒,又不是公堂里审讯罪犯。明天,公堂里才是我这位皇上的使者检核镇将罪状的地方。"元尼须流着眼泪,无话对答,最后还是被查处弹劾,受到了相应的刑罚。怀源又递呈奏折说:"边镇事务少但却配置了很多官吏,仅沃野一镇从镇将以下的官吏就有八百多人,请求减裁五分之二。"北魏宣武帝接受

了他的建议。

23 乙酉，将军吴子阳和北魏元英在白沙交战，吴子阳被打败。

24 北魏东荆州的少数民族樊素安发动叛乱，乙酉，任用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讨的各路军事，率领步兵和骑兵讨伐。

25 梁冯翊人吉翂的父亲是原乡县令，被奸吏诬告，逮捕交给廷尉，依罪当判处死判。翂年纪十五岁，捶打登闻鼓，乞求代父受死。皇上因为他年纪小，怀疑有人教他这样做的，便让廷尉卿蔡法度诱导和威胁他以获得实情。蔡 法度搬出很多拷问审讯的刑具，诘问道："你请求代父受死，皇上已下令同意，你真能代父受死吗？况且你年纪还小，如果是别人教你的，你要反悔也可随你的意愿。"翂说："我虽然年幼无知，难道不知道死亡可怕吗！只是不忍心看父亲遭受极刑，故请求代父受死。这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为什么一定要受人指示呢？皇上的诏令已经准许我的请求，受死正同羽化登仙一样，哪能前后不一，反复无常！"蔡 法度于是改成和颜悦色的样子对他进行诱导说："皇上知道令尊无罪，不久将要获释，我看你实在是个好孩子，现在如果改变说辞，有可能你们父子同获赦免。"吉翂说："我父受牵连被人重加弹劾，一定会受到刑律的处罚；我闭上眼睛，伸长脖子，只等受待死，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这时吉翂身上已枷上各种刑具，蔡法度很怜悯他，下令更换上一些较小的刑具，吉翂不答应，说："死罪之囚，只应该加刑，哪有减少的道理！"最终也不肯脱下。蔡 法度把这些情况都禀报上去，皇上于是宽恕了吉翂父亲的罪行。

丹杨尹王志探求到吉翂在廷尉那里受审的事，并且到吉翂所在乡里核实，想在来年年初作为纯孝之士推举上去。吉翂说："真奇怪啊，王尹，怎么这样轻视我呢！父亲受辱儿子去替死，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吉翂的行动是为了借用父亲受辱欺世盗名，这真是太耻辱不过的事了。"他坚决拒绝才作罢。

26 魏主纳高肇兄偃之女为贵嫔。

27 魏散骑常侍赵脩，寒贱暴贵，恃宠娇恣，陵铄王公，为众所疾。魏主为脩治第舍，拟于诸王；邻居献地或超补大郡。脩请告归葬其父，凡财役所须，并从官给。脩在道淫纵，左右乘其出外，颇发其罪恶；及还，旧宠小衰。高肇密构成其罪，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黄门郎李凭、廷尉卿阳平王显，素皆谄附于脩，至是惧相连及，争助肇攻之。帝命尚书元绍检讯，下诏暴其奸恶，免死，鞭一百，徙敦煌为兵。而脩愚疏，初不之知，方在领军于劲第樗蒲①，羽林数人称诏呼之，送诣领军府。甄琛、王显监罚，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欲令必死。脩素肥壮，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驿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胜，举缚置鞍中，急驱之，行八十里，乃死。帝闻之，责元绍不重闻②，绍曰："脩之佞幸，为国深蠹，臣不因衅除之。恐陛下受万世之谤。"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绍出，广平王怀拜之曰："翁之直过于汲黯③。"绍曰："但恨戮之稍晚，以为愧耳。"绍，素之孙也。明日，甄琛、李凭以脩党皆坐免官，左右与脩连坐死黜者二十余人。散骑常侍高聪与脩素亲狎，而又以宗人谄事高肇，故独得免。

【注释】

①樗蒲：亦作摴蒲，古代的一种赌博的游戏。

②重闻：指另外奏请批准。

③汲黯：西汉时人，仕汉景帝、武帝时代，直谏廷诤，为政有令名。

【译文】

26 北魏宣武帝娶高肇的哥哥高偃的女儿为贵嫔。

27 北魏散骑常侍赵脩，出身贫贱，骤然贵显，自恃受皇帝宠幸，骄傲放纵，欺压王公贵戚，被众人所嫉恨。魏宣武帝给赵脩建筑府第，可和各诸侯王媲美，邻居献地给他的人，有的被破格补选为大郡郡守。赵脩请求告假回乡安葬他的父亲，所有应用的财物差役，一律 由官府供给。赵脩在回乡的路上淫佚恣纵，魏宣武帝手下的人乘他外出的机会，揭发他的罪恶；等到他返回京城，过去的恩宠已稍微衰减。高肇秘密地构成他的罪状，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黄门郎李凭、廷尉卿阳平人王显，向来谄媚依附赵脩，到这时都害怕连累到自己，争先恐后地帮助高肇攻击赵脩。魏宣武帝命令尚书元绍检核审讯，颁布诏书公布赵脩的罪行，免去死刑，鞭打一百，发配到敦煌去当兵。但赵脩愚昧粗疏，当初对此竟一无所知，正在领军于劲家赌博，几名羽林军士宣谕皇上的诏书，把他叫出来，押送到领军府。甄琛、王显监督处罚，预先准备了五名有力的行刑人，轮换着鞭笞赵脩，想要把他打死。赵脩向来身体肥壮，能够忍受住这顿毒打，虽然甄琛、王显暗地里增加到三百鞭也没有打死。他们又马上找来驿马，催促他上路，赵脩出得京城自己已不能骑马，他们便用两个人把他举到马上，用绳索将他捆绑在马鞍上，把马赶得飞快，跑了八十里赵脩才死。魏宣武帝听到这个消息，责备元绍没有奏报，元绍说："赵脩佞幸小人，是国家潜藏的蛀虫，我如不借机除掉他，恐怕陛下您受后人的议论。"魏宣武帝以为他的话是对的，就不再责备他了。元绍从宫中出来，广平王元怀拜倒在他的面前说："您公正廉直超过了汉代的汲黯。"元绍说："遗憾的只是杀他太晚了，因此我感到惭愧。"元绍是常山王元素的孙子。第二天，甄琛、李凭因为是赵脩的党羽都治罪免官，魏宣武帝左右的人同赵脩牵连治罪而死和被罢黜的有二十多人。散骑常侍高聪和赵脩向来亲昵，但又以同族人的关系谄媚事奉高肇，所以独个获免。

三　年

1 春，正月，庚戌，征虏将军赵祖悦与魏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祖悦败绩。

2 癸丑，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恽为右仆射。

3 丙辰，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击叛蛮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4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5 萧宝寅行及汝阴，东城已为梁所取，乃屯寿阳棲贤寺。二月，戊子，将军姜庆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袭寿阳，据其外郭。长史韦缵仓猝失图；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①]，激厉文武，安慰新旧[②]，将士咸有奋志。太妃亲巡城守，不避矢石，萧宝寅引兵至，与州军合击之，自四鼓战至下晡，庆真败走。韦缵坐免官。

任城王澄攻钟离，上遣 冠军将军张惠绍等将兵五千送粮诣钟离，澄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邀之。丁酉，战于邵阳[③]；大败梁兵，俘惠绍等十将，杀虏士卒殆尽。思祖，芳之从子也。尚书论思祖功，应封千户侯；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寝。晖，素之孙也。

上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王僧炳等帅步骑三万救义阳。僧炳将二万人据凿峴[④]，景宗将万人为后继，元英遣冠军将军元逞等据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 炳于樊城[⑤]，俘斩四千余人。

魏诏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将涨，舟行无碍，南军得

时，勿昧利以取后悔。”会大雨，淮水暴涨，澄引兵还寿阳。魏军还既狼狈，失亡四千余人。中书侍郎齐郡贾思伯为澄军司，居后为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⑥’，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夺澄开府，仍降三阶。上以所获魏将士请易张惠绍于魏，魏人归之。

【注释】

①要便：敌人必攻之处，我必守之处称要；有形胜可据，便于制敌之处称便。

②新旧：新，指寿阳民兵；旧，指北来将士。一说新即新附之民；旧指原来将士。

③邵阳：似指邵阳洲，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

④凿峴：地名，在今河南信阳南。

⑤大破僧炳于樊城：上文言僧炳据凿峴，此处又言败于樊城（今湖北襄樊），似有不合。

⑥仁者必有勇：语出《论语·宪问》，意思是说有仁义之心的人一定也有勇气。

【译文】

三年（甲申，公元 504 年）

1 春，正月，初三，征虏将军赵祖悦和北魏江州刺史陈伯之在东关交战，祖悦被打败。

2 初六，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恽为右仆射。

3 初九，北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进剿叛乱的少数民族樊季安等人，大败了他们。樊季安，是樊素 安的弟弟。

4 十九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始。

5萧宝寅开拔到汝阴，东城已被梁朝夺取，他只好驻扎在寿阳的栖贤寺里。二月，十一日，梁朝将军姜庆真乘北魏任城王元澄率师外出之机，袭击寿阳城，占据了寿阳的外城。寿阳长史韦缵仓猝之间，惊慌失措；任城王太妃孟氏指挥士兵登上城上女墙，抢先占领险要制胜之处，用激烈的言辞鼓动文武官员，安抚慰问亲旧将士，将领和士兵都有奋战的决心。太妃又亲自巡行城内守卫，冒着被敌人矢石击中的危险。萧宝寅率援兵赶到，与城内的州兵内外夹击，从四更一直激战到下午三、四点钟，庆真失败逃走。韦缵因此被罢免官职。

任城王元澄进攻钟离，皇上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人率领五千士兵送粮到钟离，元澄派平远将军刘思祖等人截击他们。二十日，在邵阳交战；把梁朝的军队打得大败，俘虏了张惠绍等十名梁将，杀死和俘虏了差不多所有的士兵。刘思祖，是刘芳的侄子。尚书省评论刘思祖的功劳，应该封他为千户侯；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向思祖要求他的两个婢女，没能求到，封侯的事情因此也就被搁置起来。元晖，是元素的孙子。

皇上派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将军王僧炳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救援义阳。僧炳带领二万人据守凿岘，景宗率领一万人作为后继，北魏元英派遣冠军将军元逞等人进驻樊城来抵抗梁军。三月，二十五日，北魏在樊城大破僧炳，俘虏和杀死梁军士兵四千多人。

北魏下诏命令任城王元澄，因为"四月淮河将要涨水，便于舟船行动，梁军占有天时，所以不要贪图一时的战利以招致后悔。"正碰到天下大雨，淮河的水陡涨，元澄带领军队撤退到寿阳。北魏撤退时既显得狼狈不堪，又丧失士兵四千多人。中书侍郎齐郡人贾思伯是元澄的军司，留在大军的后面担任后卫，元澄因为他是个读书人，以为他是必死无疑了，等到他回来，非常惊喜地说："孔子说'仁者必有勇'，我从贾军司身上看出这句话是正确的。"贾思伯推说自

己回来时曾迷失过道路，不肯夸言自己的功劳。北魏监察官员奏请取消元澄开府的赐封，又降职三级。皇上要用所俘获的北魏将士换回被魏俘虏的张惠绍，北魏人放回了张惠绍。

6 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详，骄奢好声色，贪冒无厌，广营第舍，夺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请托，中外嗟怨。魏主以其尊亲，恩礼无替，军国大事皆与参决，所奏请无不开允。魏上之初亲政也，以兵召诸叔[1]，详与咸阳、彭城王共车而入，防卫严固。高太妃大惧，乘车随而哭之。既得免，谓详曰："自今不愿富贵，但使母子相保，与汝扫市为生耳。"及详再执政[2]，太妃不复念前事，专助详为贪虐。冠军将军菇皓，以巧思有宠于帝，常在左右，传可门下奏事，弄权纳贿，朝野惮之，详亦附焉。皓娶尚书令高肇从妹，皓妻之姊为详从父安定王燮之妃；详烝于燮妃，由是与皓益相昵狎。直阁将军刘胄，本详所引荐，殿中将军常季贤以善养马，陈扫静掌栉，皆得幸于帝，与皓相表里，卖权势。

高肇本出高丽，时望轻之。帝既黜六辅[3]诛咸阳王禧，专委事于肇。肇以在朝亲族至少，乃邀结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诸王，以详位居其上，欲去之，独执朝政，乃谮之于帝，云"详与皓、胄、季贤、扫静谋为逆乱。"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弹奏详贪淫奢纵，及皓等四人怙权贪横，收皓等系南台[4]，遣虎贲百

人围守详第。又虑详惊惧逃逸，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旨，示以中尉弹状，详曰："审如中尉所纠，何忧也！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人与我物，我实受之。"诘朝，有司奏处皓等罪，皆赐死。

帝引高阳王雍等五王入议详罪。详单车防卫，送华林园，母妻随入，给小奴弱婢数人，围守甚严，内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诏宥详死，免为庶人。顷之，徙详于太府寺，围禁弥急，母妻皆还南第，五日一来视之。

初，详娶宋王刘昶女，待之疏薄。详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丽婢，陷罪至此！"杖之百余，被创脓溃，旬余乃能立。又杖刘妃数十，曰："妇人皆妒，何独不妒！"刘妃笑而受罪，卒无所言。

详家奴数人阴结党辈，欲劫出详，密书姓名，托侍婢通于详。详始得执省，而门防主司遥见[5]，突入就详手中揽得，奏之，详恸哭数声，暴卒。诏有司以礼殡葬。

先是，典事史元显献鸡雏[6]，四翼四足，诏以问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汉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7]。渐化为雄，冠距鸣将[8]。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9]，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10]。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灵帝永和元年，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但头冠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对曰：'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

为患滋大。’是后黄巾破坏四方，天下遂大乱。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而其应颇相类，诚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致福，闇主睹之而慢，所以致祸。或者今亦有自贱而贵，关预政政事，如前世石显之比者邪！愿陛下进贤黜佞，则妖弭庆集矣[10]。”后数日，皓等伏诛，帝愈重光。

高肇说帝，使宿卫队主帅羽林虎贲守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谏，不听。勰志尚高迈，不乐荣势，避事家居，而出无山水之适，处无知己之游，独对妻子，常郁郁不乐。

【注释】

①以兵召诸叔：北魏宣武帝恪接受领军于烈、于忠父子的建议，自亲朝政，罢黜诸王，召咸阳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详，稍夺其权。事见上卷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

②详再执政：齐和帝中兴元年正月，北魏宣武帝恪亲政，十一月，任命北海王元详为司徒。

③既黜六辅：六辅，指北魏孝文帝临死时六位辅政的大臣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广阳王元嘉、吏部尚书宋弁、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既黜六辅，事见一百四十二卷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

④南台：即御史台，因其在宫阙西南而得名。

⑤门防主司：主管门卫兵的官吏。

⑥典事：职掌略同于尚书六部的主事。

⑦伏子：伏，同孵；伏子，孵小鸡。

⑧冠距鸣将：距，指雄鸡附踝骨后所生的尖硬突起部分，中有硬骨质之髓，外被角质鞘，故可供争斗之用；鸣将，指公鸡打鸣率领鸡群。冠距鸣将，本

是雄鸡的特征和本能，这里为雌鸡所具备，故说雌鸡渐化为雄。

⑨主司时起居人：公鸡到一定时辰便鸣叫，人们依此来判断钟点，安排一天内的生活。

⑩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事见《汉书·五行志》。

⑪妖孽庆集矣：案崔光之言似有微言讽谏魏主裁抑高肇之意。

【译文】

6 北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元详，骄奢淫佚、喜好声乐美色，贪求财利，没有满足，到处营建楼台住宅，侵夺他人住房，和手下的人亲昵相狎，到处替人请托关说，朝廷内外对他怨声鼎沸。魏宣武帝因为是长辈至亲，对他的恩赐礼遇从未更减，军机和国家大事都请他参与决策，他所启奏请求的事，没有一件不特例准许的。魏宣武帝刚刚亲政的时候，派遣卫兵严密护送各位叔辈诸侯王进宫，元详与咸阳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同乘一辆车来到禁中，防卫非常严密，高太妃十分恐惧，乘了车跟随在元详的后面痛哭。已经平安回来之后，高太妃对元详说："从今以后我不想富贵显达了，只要使我们母子得以保全首领，我和你一起到市井中扫地为生也行。"等到北海王元详再执掌朝政，高太妃也就不再记得以前的话了。而专门协助元详做贪利暴虐的事情。冠军将军茹皓，凭着反映灵敏获得魏帝的宠幸，经常侍候在魏帝的身边，代传魏帝的旨意准许门下省所奏请的事情，玩弄权术，接受贿赂，朝廷内外都害怕他，元详也依附他。茹皓娶尚书令高肇的堂妹为妻，茹皓妻子的姐姐是元详的伯父安定王元燮的王妃；元详和元燮妃私通，并因此和茹皓更加亲昵。直阁将军刘胄，本来是元详推荐录用的，殿中将军常季贤因为会养马，陈扫静掌理梳栉，两人都受到魏帝的宠幸，和茹皓互相勾结，卖弄权势。

高肇本是高丽人，世族名流都轻视他；魏宣武帝已经罢黜了六位辅政的诸侯大臣，杀了咸阳王元禧，把朝政大事都委托给高肇，

人。高肇因为在朝廷中亲族极少，于是就私结朋党，互相为援，依附于他的人十天半月之中越级提升，不肯结附于他的人则加大罪来陷害。高肇尤其忌恨各个侯王，因为北海王元详官位在自己之上，便想要除掉他，自己独掌朝政。高肇于是向魏宣武帝进元详的谗言，说："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人图谋发动叛乱。"夏，四月，魏宣武帝连夜召中尉崔亮去禁中，让他奏请弹劾元详贪馋淫乱，骄奢放纵，以及茹皓等四人恃权贪利，专横霸道，并逮捕茹皓等四人关押到御史台，派遣虎贲一百人围元详的住宅。又恐怕元详惊恐逃窜，派手下人郭翼打开金墉门乘快马火速出去宣谕圣旨，把中尉的弹劾奏状打开给元详看，元详说："确实如中尉所弹劾的那样，又有什么可担心呢！我正唯恐有更大的横祸飞来哩。别人送我财物，我确实收受了。"第二天早上，主管奏请判处茹皓等四人的罪行，四人都被赐死。

魏宣武帝召来高阳王元雍等五位诸侯王进宫会审北海王元详的罪状。元详单独乘了一辆车，前后有卫兵防卫，护送到华林园中，他的母亲和妻子随同前往，并派给年幼的奴仆和体弱的婢女数人听从使唤，周围守卫得非常严密，里外不准通行。五月，初一，下诏书宽宥元详死罪，免职为平民。不久，将元详转移到太府寺，围守戒备得更加紧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回到南第，隔五天可来探视一次。

当初，元详娶宋王刘昶的女儿为妻，对她非常疏远冷淡。元详既已被软禁，高太妃才知道元详和安定王妃私通的事，大为震怒说："你的妻妾是如此之多，为什么和那个高丽贱人鬼混，以至落得这样的大罪！"打了他一百多杖，打伤的地方都生脓溃烂，十几天才能站起来。又打了刘妃数十杖，说："女人都喜欢吃醋，你怎么不吃醋呢！"刘妃笑着受罚，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元详的几个家奴私下串通一气，想要将元详救出去，秘密地写了姓名，托侍婢带给元详。元详刚拿到手上看，门卫头目远远地看

到了，猛地冲进来从元详手里夺过去，并将此事上奏，元详极度悲哀地大哭几声，突然死去。魏帝下诏主管依礼将他安葬。

在此之前，典事史元显进献一只小鸡，四个翅膀四只脚，魏帝下诏问侍中崔光。崔光上表说："汉元帝初元年间，丞相府史家中的母鸡孵小鸡，慢慢地变成了公鸡，鸡冠和附足骨突出，又是打鸣又是招呼鸡群。永光年间，又有人献进头上长了角的雄鸡，刘向认为：'鸡是小牲畜，负责报时，给人提供生活节奏的依据，鸡生角是小臣执事为政的征兆。竟宁元年，石显伏罪被杀，就是它的应验。'汉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的母鸡快要变成雄鸡，但鸡头鸡冠还未变化，汉灵帝下诏书问议郎蔡邕，蔡邕回答说：'头是人的首脑，是国君的象征。现在鸡的全身都已改变，没有变到头上，而皇上您就知道了这件事，这可以说是将要发生变乱的事情而结果不会成功的征兆。如果应付得不精当，政治没有什么改良，鸡头变化成功，造成的祸患就会蔓延扩大。'此后黄巾起义破坏四方，天下于是大乱。现在鸡变化的状态虽然和汉代的情况不同，可是它们的应验却很相类似，实在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依照刘向、蔡邕的预言推想这件事，鸡的翅膀和腿众多，也就是有些大臣结党成群互相煽动支持为乱的征兆；鸡还小，没有长大，腿和翅膀也还小，也就是说奸党的势力还小，还容易制服它们。我听说天地间灾异的出现，都是在向人们报道吉凶祸福，明圣的君主见到这些灾异就肃然警惧，这样就能招致福祥；昏暗的君主见到这些灾异态度怠慢，反应迟缓，结果招致灾祸。或许现在我们朝廷里有从贫贱而骤然显贵，参预国家的政事，就像前代石显这样的人吧！希望陛下您能进用贤能，废黜奸佞，那么就可以消除灾异而会集吉庆了。"过了几天，菇皓等人被诛杀，魏宣武帝更加器重崔光。

高肇劝说魏宣武帝，派宿卫队主率领羽林军虎贲看守各诸侯王的府宅，简直和幽禁没有什么不同，彭城王元勰激切进谏，魏宣武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元勰志趣高尚远大，不喜欢荣华和权势，逃

避世事闲住在家中，而出门没有游山玩水的情趣，在家没有可以交游的知已，只有对着妻子儿女；心中常常闷闷不乐。

7 魏人围义阳，城中兵不满五千人，食才支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随方抗御，皆应手摧却，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军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从弟骁骑将军灵恩，兄子尚书郎僧勰及诸将佐，谓曰："吾受国厚恩，不能攘灭寇贼，今所苦转笃，势不支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吾没有遗恨！"众皆流涕。道恭卒，灵恩摄行州事，代之城守。

8 六月，癸未，大赦。

9 魏大旱，散骑常侍兼尚书刑峦奏称："昔者明王重粟帛，轻金石，何则？粟帛养民而安国，金玉无用而败德故也。先帝深鉴奢泰，务崇节俭，至以纸绢为帐席，铜铁为簪勒，府藏之金，裁给而已，不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境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贡篚[1]相继，商估交入，诸所献纳，倍多于常，金玉恒有余，国用恒不足。苟非为之分限，但恐岁计不充，自今诸非要须者一切不受。"魏主纳之。

10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庆宗以城降魏[2]，魏徐州刺史元鉴遣淮阳太守吴秦生将千余人赴之。淮阴援军断其路[3]，秦生屡战，破之，遂取角城。

11 甲子；立皇子综为豫章王。

12 魏李崇破东荆叛蛮，生擒樊素安，进讨西荆诸蛮[4]，悉降之。

13 魏人闻蔡道恭卒，攻义阳益急，矢兵日接。曹景宗顿凿峴不进，但耀兵游猎而已。上复遣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仙琕转战而前，兵势甚锐。元英结垒于上雅山[5]，分命诸将伏于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势直抵长围，掩英营；英伪北以诱之，至平地，纵兵击之。统军傅永擐甲执槊，单骑先入，唯军主蔡 三虎副之，突陈横过。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复入。仙琕大败，一子战死，仙琕退走。英谓永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昔汉高扪足不欲人知[6]，下官虽微，国家一将，奈何使贼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尽夜而返，时年七十余矣，军中莫不壮之。仙琕复帅万余人进击英，英又破之，杀将军陈秀之。仙琕知义阳危急，尽锐决战，一日三交，皆大破而返。蔡灵恩势穷，八月，乙酉，降于魏。三关戍将闻之[7]，辛酉[8]，亦弃城走。

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版[9]，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为之陈列军事处置形要而已，英深赏之，曰："观此经算，虽有金城汤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预穆泰之谋，追夺爵邑[10]，及英克义阳，乃复立英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奏弹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寝而不治。

【注释】

①贡篚：语本《尚书·禹贡》，意思是细贵物品，用筐篚装好然后入贡。

②角城戍：属梁朝淮阴郡境地，确址不详。

③淮阴援军：淮阴，梁重镇，今属江苏；援军，指梁朝援救角城的军队。

④西荆：此指北魏荆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因其在北魏东荆州之西故称。

⑤上雅山：他本亦作"士雅山"，在今河南信阳南，因士雅（祖逖字士雅）曾率家避难于此而得名。

⑥汉高扪足：汉高，指汉高祖刘邦；刘邦战斗中胸部受伤而以手扪足，事见十卷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

⑦辛酉：当为"辛卯"之误。据《魏书·世宗纪》正始元年八月："辛卯（十七日），英又大破（萧）衍将。"即指此。

⑧三关：指梁属义阳郡（治今河南信阳）的平靖关（河南信阳与湖北应山交界处）、武阳关和黄峴关。

⑨露版：同"露板"、"露布"。一种不缄封的文书。元魏时专为报捷之用，且用绢帛书写，高挂于漆竿上。

⑩追夺爵邑：元英参与穆泰之谋，被削去爵位和食邑，事见一百四十卷齐明帝建武三年（公元496年）。

【译文】

7 北魏军队围攻义阳城，城中的梁军不到五千人，粮食才够支持半年。北魏军队进攻义阳，白天黑夜不停，司州刺史蔡道恭随着魏军进攻的方位防守抵抗，都很轻易地把敌人打退了，双方相持达一百多天，义阳梁军先后杀伤和虏获敌人无数。北魏军很害怕，准备退兵。正赶上蔡道恭病得厉害，他于是把自己的堂弟骁骑将军灵恩，侄儿尚书郎僧勰和诸将僚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蒙受过国家的厚恩，不能消灭入侵之敌，现在我病情转重，看样子不能支持很久；你们应当以死来保全节操，不要使我死后还有遗憾！"众人都流眼泪。蔡道恭去世，灵恩代行司州刺史事，代替道恭防守义阳城。

8 六月，初八，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9 北魏发生大旱灾，散骑常侍兼尚书刑峦上奏章说："从前圣明的君王看重粟帛，轻视金石珠玉，为什么呢？因为粮食布帛能养活百姓安定国家，金石珠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又败坏人的品性。先

帝深知奢侈浪费的弊害，尽力提倡节俭，甚至于用纸绢做帷幔和屏风，用铜和铁作马的辔勒，府库里所藏的黄金，只够供给日常使用罢了，不再购买和积聚而耗费国家的资产。到景明初年，继承先世升平的大业，国境之内平安无事，远近的百姓都来归附，于是进贡的物品络绎不绝，商人们争先恐后地来交的赋税，比以前成倍地增长，金玉常有余，但国家的费用却总是不够。如果不规定分限，只恐怕岁计会不充足，从今往后，所有进贡之物不是必须的不接受。"魏宣武帝采纳了这项建议。

10 秋，七月，初八，角城戍戍主柴庆宗举城投降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元鉴派淮阳太守吴秦生带领七千多人前往接守。梁淮阴增援部队遮断了北魏进军的道路，吴秦生经过多次交战，把梁军打败了，魏军于是夺取了角城。

11 十九日，立皇子萧综为豫章王。

12 北魏李崇攻破了东荆州叛乱的少数民族，活捉了樊素安，进而又讨伐西荆州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全都投降了。

13 北魏军听说蔡道恭已死，进攻义阳更为猛烈，每天都短兵相接厮杀一番。曹景宗驻扎在酱峴止步不前，仅仅从事游猎炫耀兵力而已。皇上又派遣宁朔将军马仙琕援救义阳城，仙琕辗转征战向前推进，兵势非常凶猛。元英在上雅山上修筑了堡垒，分派手下的各路将领埋伏在四周的山上，向梁军故意显示出薄弱的样子。马仙琕乘胜利的锐气率兵直接开到北魏设在营地的长围面前，准备袭击掩杀元英的营垒；元英假装败逃诱梁军深入，到了平地，出动伏兵攻击。北魏统军傅永穿上铠甲握着长矛，单枪匹马率先杀入梁军，只有军主蔡三虎辅助他，突破梁军的阵地，横扫过来。梁兵发箭射击傅永，将他左边大腿上穿了一个大洞，傅永拔下箭矢，又进梁军阵地。仙琕吃了大败仗，一个儿子战死，仙琕率军退走。元英对傅永说："您受伤了，暂且回到军营休养去吧。"傅永说："从前汉高祖被项王伏弩射伤，他用手捂着脚不让人知道，我虽然职位卑微，也

是国家的一员将领，怎么能让敌人得到射伤我军一员将领的荣名呢！”于是同诸军一道追击梁军，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营；傅永此时已七十多岁，军中没有人不赞叹他的勇敢。仙琕又率领一万多人进攻元英的军队，元英又打败了他，杀了梁军将军陈秀之。仙琕知道义阳城非常危急，出动所有的精兵来和魏军决战，一日之中三次交战，都被打得大败而归。蔡灵恩势穷力尽，八月，十一日，投降了北魏。三关的守将听到这个消息，十七日，也都弃城逃跑了。

元英让司马陆希道写篇露布报捷，陆希道写成了，但元英嫌他写得不好，命令傅永修改；傅永没有增加文彩，只是在其中陈述了各处的军事布置和地形要略而已，元英非常赞叹，说：“只要看了文中的经营筹划，就可以看出梁朝虽有金城汤池，也是守不住的。”当初，南安惠王因为参预穆泰谋反事，取消了爵位和封邑，等到元英攻克了义阳，就又重新封元英为中山王。

梁朝御史中丞任昉上奏弹劾曹景宗，梁武帝因为曹氏是有功之臣，把奏章压下没有治曹氏的罪。

14 卫尉郑绍叔忠于事上，外所闻知，纤豪无隐[1]。每为上言事，善则推功于上，不善则引咎归己，上以是亲之。诏于南义阳置司州[2]，移镇关南[3]，以绍叔为刺史。绍叔立城隍，缮器械，广田积谷，招集流散，百姓安之。

魏置郢州于义阳，以司马悦为刺史。上遣马仙琕筑竹敦、麻阳二城于三关南[4]，司马悦遣兵攻竹敦，拔之。

15 九月，壬子，以吐谷浑王伏连筹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5]。

16 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怀朔镇，诏车骑大将军源怀出行

北边，指授方略，随须征发，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柔然遁去。怀以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还，至恒、代，按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欲东西为九城，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五十八条，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6]，去北遥远，代表诸国颇或外叛，仍遭旱饥，戎马甲兵十分阙八。谓宜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彼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魏主从之。

17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诏中书监高闾与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久之，未就。会高祖殂，高闾卒。景明中，崇为太乐令，上所调金石及书。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议之[7]。

18 冬，十一月，戊午，魏诏营缮国学[8]。时魏平宁日久，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弟子著录多者千余人，少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

19 甲子，除以金赎罪之科[9]。

20 十二月，丙子，魏诏殿中郎陈郡袁翻等议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监之。

21 己亥，魏主幸伊阙。

22 上雅好儒术，以东晋、宋、齐虽开置国学，不及十年辄废之，其存亦文具而已，无讲授之实[10]。

【注释】

①纤豪：同“纤毫”。

②南义阳置司州：前文言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守义阳城，道恭卒后，义阳城为北魏攻占，故此处言于南义阳置司州；南义阳治鹿城关（今湖北黄冈）。

③关南：应指鹿城关南。

④竹敦、麻阳二城：竹敦，又写作“竹墩”，与麻阳城均在今河南信阳与湖北交界处，今人多疑其在今湖北麻城或应山境内，确址不详。

⑤西秦、河二州：西秦州，治今甘肃，确址不详；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均因其地而封。

⑥成周：地名，位于今河南洛阳；案北魏本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孝文帝迁都洛阳，故曰“今定鼎成周”。

⑦八座：魏至宋齐间，中央行政机关以五曹、一令、二仆射为八座，北魏此时已经过孝文帝改革，所谓八座应大致相同。

⑧营缮国学：当指维修营造太学。国学，此处似应指有别于乡学而言的太学；一说古时有所谓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太学五学，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公元497年）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故此处国学当指东、西、国、郊四学。

⑨赎罪之科：听以金赎罪，事见本卷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

⑩无讲授之实：指自东晋以来宋、齐各朝太学皆徒有其名而已。案：东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戴邈请建太学，王敦、苏峻之难，学校废；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7年）复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殷浩以军兴罢太学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征雷次宗开馆教授，立儒、玄、文、史四学；齐高帝建元四年（公元482年），置国子学生二百人，到南齐灭亡时，已倚席而不讲。

【译文】

14 卫尉郑绍叔尽忠事奉皇上，在外面所听说的事情，再细小的也要报告。每次向皇上进言，结果好的就归功于皇上。结果坏的就自己承担责任，皇上因此亲信于他。下诏令在南义阳郡重新设置司州，迁移司州州治于鹿城关以南，任命绍叔为司州刺史。绍叔到任

便修筑城壕，修缮武器，开垦田地，储备粮食，招集四方的流散人口，老百姓安居乐业。

北魏在义阳城设置郢州，任命司马悦为郢州刺史。皇上派遣马仙琕在三关南面修筑竹敦、麻阳二城，司马悦派兵攻打竹敦，占领了竹敦。

15 九月，初八，梁任命吐谷浑王伏连筹为西秦州和河州刺史、河南王。

16 柔然入侵北魏的沃野镇和怀朔镇，魏宣武帝下诏车骑大将军源怀出都巡行北方边镇，指示抵御边患的方法和策略，随各处所须征发兵役和赋徭，这一切完全由他根据情况独自决断。源怀到达云中郡，柔然逃走了。源怀认为中国对付夷狄，最好的办法不过修筑城郭，他往回走，到达恒郡和代郡时，视察了各镇附近要害的地方，可以建筑城池设置军队驻守的地方，准备从东往西筑九座城，另加储备粮食积聚武器的适宜办法，各镇形成犬牙交错，互相依倚的形势，共八十五条，写成表呈上魏宣武帝，说："现在定都成周，离北方边镇非常遥远，代都以北的各属国常常外叛，又频繁地遭受旱灾饥荒，武器兵马缺少十分之八。我认为应该依照旧有各镇，东面和西面互相守望，使各镇之间兵力形势互相连接，修筑城堡设置岗哨，分发兵力扼守要害之处，鼓励农业生产，多蓄积粮食。发生警报和危急情况的时候，随各地便利加以讨伐。那些游动不居的盗贼，终究不敢进攻城堡，也不敢越过这些城堡往南寇掠。如[illegible]样，北方的边境就平安无事了。"魏宣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17 北魏太和十六年，魏高祖诏令中书监高闾和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过了很久的时间，还没有完成。正遇到魏高祖去世，高闾也死了。魏世宗景明年间，公孙崇做太乐令，献上他所调理过的乐器和乐书。到了这时，魏世宗才命令八座之下的官吏商议此事。

18 冬，十一月，十五日，北魏下诏修建营造国学。这时北魏国家承平的日子久了，研习学问的风气已经很盛，燕、齐、赵、魏等地，以

教授学生为业的人多得不可胜数，登记在册的弟子人数多的一千多，少的也有好几百，各州推举茂材异等之士，各郡岁贡孝廉，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19 二十一日，废除用金赎罪的律令。

20 十二月，初四，北魏诏令殿中郎陈郡人袁翻等商议设立法律条令，彭城王元勰等人监修。

21 二十七日，北魏宣武帝巡幸到达伊阙山。

22 皇上非常喜好儒术，认为东晋、宋、齐各朝虽然开设了国学，每次不到十年便废止了，即使保存着也只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摆设，实际上并没有讲习传授学业。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六

梁纪二　起旃蒙作噩，尽强圉大渊献，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监四年

1 春，正月，癸卯朔，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1]，儒教沦敝，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贺玚及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2]。将年之间，怀经负笈者云会。玚，循之玄孙也。又选学生，往会稽云门山从何胤受业[3]，命胤选门徒中经明行脩者，具以名闻。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学。

2 初，谯国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从裴叔业镇寿阳，为南

谯太守[4]，与叔业有隙，单骑奔魏。魏以道迁为骁骑将军，从王肃镇寿阳，使道迁守合肥。肃卒，道迁弃成来奔，从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南郑[5]，以道迁为长史，领汉中太守。黑卒，诏以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未至，道迁阴与军主考城江忱之等谋降魏。

先是，魏仇池镇将杨灵珍叛魏来奔，朝廷以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助戍汉中，有部曲六百人，道迁惮之。上遣左右吴公之等使南郑，道迁遂杀使者，发兵击灵珍父子，斩之，并使者首送于魏。白马戍主尹天宝闻之，引兵击道迁，败其将庞树，遂围南郑。道迁求救于氐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皆不应，集义弟集朗引兵救道迁，击天宝，杀之。魏以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又以尚书刑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将兵赴之。道迁受平南，辞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许。

3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4 乙丑，魏以骠骑大将军高阳王雍为司空，加尚书令广阳王嘉仪同三司。

5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

6 上谋伐魏，壬午，遣卫尉卿杨公则将宿卫兵塞洛口[6]。

7 壬辰，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7]，长史李畏讨平之。

【注释】

①魏、晋浮荡：曹魏至两晋间，玄风正盛，世尚清淡，放纵行检，故梁武帝诏称"魏晋浮荡"。

②射策：古代试士的一种方法，具体做法是，将疑问辩难的题目书写在简

策之上，根据难度大小，分为甲、乙科，分置案上，参试者采取抽签的形式抽到便回答，便称射策。

③会稽云门山：会稽，今浙江绍兴；绍兴南有云门山，亦名东山，时何胤隐居于此。

④南谯：郡名，东晋孝武帝时始置，治涡阳(今安徽蒙城)，但涡阳南齐时已为北魏所有，梁代涡阳城也当如故，由此，则梁之南谯所在之地难详。

⑤南郑：地名，在今陕西汉中。

⑥卫尉卿杨公则将宿卫兵塞洛口：从汉代以来，卫尉与太常、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合称九卿，但职名不带卿字，梁分十二寺，职名各带卿字；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位于今河南巩县东南。

⑦交州：东汉交州治今广西梧州，三国吴朝后移治今广东广州。

【译文】

梁纪二　起乙酉(公元505年)，止丁亥(公元507年)，共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监四年(乙酉，公元505年)

1春，正月，初一，梁朝下诏书说："两汉进用贤能，所重视的都是儒学经术之士，他们持奉正道，树立名节，德行有成。魏、晋以后轻浮放荡，儒学名教沦丧殆尽，风范节操也无所建树，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可以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泛扩建馆舍，招纳后来的好学之士！"于是任命贺玚和平原人明山宾、吴兴人沈峻、建平人严植之充当博士，每人主持一个馆，每馆有数百名学生，由国家供给月粮，其中策试应对见解通明的人就任用为官吏。一周年之内，胸中装满经略，背上背着书籍来游学京师的人象风云聚会。贺玚，是贺循的玄孙。又选派学生，赴会稽云门山跟随何胤学习，命令何胤挑选自己学生中经术明达、品行高洁的，把他们的姓名奏明皇帝。分派博士祭酒巡视州郡所立的乡学。

2当初，谯国人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的身份，跟随裴叔业镇守寿阳，为南谯太守，道迁和裴叔业之间有矛盾，他独自一人投奔了北

魏。北魏任命道迁为骁骑将军，跟随王肃镇守寿阳，让道迁守合肥。王肃去世，道迁又抛弃戍守地来投奔梁朝，跟随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守南郑，任用道迁为长史，兼领汉中太守。庄丘黑去世，梁朝下诏书让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王珍国还未到任，道迁暗中和军主考城人江忱之等人密谋投降北魏。

在此之前，北魏仇池镇守将杨灵珍反叛北魏来投奔，朝廷任用他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协助戍守汉中，有私人部队六百人，道迁很畏忌他。皇上派遣身边吴公之等人出使南郑，道迁就杀了使者，发兵攻击灵珍父子，杀了他们，并把他们和使者的首级一起送给北魏。白马戍的守将尹天宝听说此事，率兵进攻道迁，打败了道迁的部将庞树，于是进而围攻南郑。道迁向氐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求救，都不理会他，集义的弟弟集朗率军援救道迁，进攻天宝，杀掉了他。北魏任用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又任命尚书刑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带兵前往。道迁接受了平南将军的头衔，辞去豫州刺史的职位，并且要求封为公爵，魏宣武帝不答应。

3 初九，皇上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

4 二十三日，北魏任用骠骑大将军高阳王元雍为司空，加封尚书令广阳王元嘉开府仪同三司。

5 二月，初五，北魏封宕昌王的法定继承人梁弥博为宕昌王。

6 皇上策划讨伐北魏，十一日，派遣卫尉卿杨公则率领宿卫部队填塞洛水入河口。

7 二十一日，交州刺史占据交州反叛，长史李叟讨伐平定了他的叛乱。

8 魏刑峦至汉中，击诸城戍，所向摧破。晋寿太守王景胤

据石亭[1]，峦遣统军李义珍击走之。魏以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庞景民据郡不下，郡民严玄恩聚众自称巴州刺史，附于魏，攻景民，斩之。杨集起、集义闻魏克汉中而惧，闰月，帅群氐叛魏，断汉中粮道[2]，峦侯遣军击破之。

9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

10冠军将军孔陵等将兵二万戍深杭，鲁方达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峦遣统军王足将兵击之，所至皆捷，遂入剑阁[3]。陵等退保梓潼，足又进击，破之。梁州十四郡地，东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4]。

初，益州刺史邓元起以母老乞归，诏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渊藻代之。渊藻，懿之子也。夏侯道迁之叛也，尹天宝驰使报元起。及魏寇晋寿，王景胤等并遣告急，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猝至，若寇贼侵淫[5]，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救之[6]！"诏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事，救汉中，而晋寿已陷。萧渊藻将至，元起营还装，粮储器械，取之无遗。渊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马为！"渊藻恚，因醉，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故，渊藻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渊藻曰："元起为汝报仇[7]，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乃贬渊藻号为冠军将军，赠元起征西将军，谥曰忠侯。

李延寿论曰：元起勤力胥附[8]功惟辟土[9]，劳之不图，

祸机先陷。冠军之贬，于罚已轻，梁之政刑，于斯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启，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注释】

①石亭：即石亭戍，在今四川广元北和晋寿（治今四川广元西南）同在汉水边。

②汉中粮道：汉中，治所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北魏军入侵，必以陕中为辎重和军资供应地，故此处称断汉中粮道。

③剑阁：又名剑门关，位于今四川剑阁北，大、小剑山之间，山势险峻，为由北入蜀的必经之路，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④皆入于魏：梁朝所辖梁州（治今陕西汉中）注籍者二十二郡，至此时，北魏掠取十四郡。

⑤侵淫：又写作浸淫，渐进之貌。

⑥何事匆匆救之：案邓元起既以母老乞归，又言董督之任，非我而谁，足见其乞归非由衷之言。

⑦为汝报仇：渊藻父为萧衍之兄萧懿，死于齐东昏侯之手，邓元起曾协助诛杀东昏，故曰为汝报仇。

⑧胥附：幸上亲下叫胥附。

⑨功惟辟土：指邓元起的功劳主要在开辟梁、益二州的土地。

【译文】

8 北魏刑峦抵达汉中，进攻各城的守军，所到之处，都被他攻破。晋寿太守王景胤占据石亭，刑峦派遣统军李义珍进攻并赶跑了他。北魏任命刑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郡太守庞景民据守郡城未被北魏军攻下，郡民严玄思纠合人众自称是巴州刺史，依附北魏，进攻庞景民，杀了他。杨集起、集义听说北魏已攻下汉中，非常恐惧，闰月，他们率氐族各部落背叛北魏，阻断北魏在汉中的粮道，刑峦多次派兵击败他们。

9 夏，四月，十七日，梁任用摄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涼二州刺

史、宕昌王。

10冠军将军孔陵等人率领二万兵力戍守深杭，鲁方达据守南安，任僧褒等人戍守石同，以抵御北魏的进攻。刑峦派统军王足带兵进攻他们，北魏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魏军进入剑阁。孔陵等人退守梓潼，王足又进而发动攻击，打败了孔陵等人。梁朝梁州有十四郡的土地，从东到西七百里，从南到北上千里，都落入北魏手中。

起初，梁益州刺史邓元起称母亲年老，请求回朝。梁朝下诏书征用他为右卫将军，派西昌侯萧渊藻去替代他。渊藻是萧懿的儿子。夏侯道迁叛变的时候，尹天宝派使者火速报告元起。等到北魏侵略晋寿，王景胤等人都派人来求救，众人都劝元起赶快援救，元起说："朝廷相隔万里，援军不会马上赶到，如果敌寇不断入侵，才须讨伐消灭，那么都督统领讨伐的职位，除了我还能有谁，哪里用得着匆匆忙忙地去援救呢！"梁朝果然下诏让元起兼都督征讨诸军事，去援救汉中，但此时晋寿也已失陷。萧渊藻即将到任，元起整理回朝的行装，粮食储备和武器差不多都取走了。渊藻来到益州城，看到这一切心中十分怨恨；渊藻又向元起索要他的良马，元起说："年轻小伙子，要马干什么！"渊藻很气愤，借酒醉的时候，杀了元起。元起的部下包围了益州城，哭吊元起，并且追问元起被杀的缘故。渊藻说："皇帝有诏令。"元起的部下才散去。渊藻于是上书诬告元起谋反，皇上感觉事情可疑。邓元起手下的故吏广汉人罗研来到宫中为元起上诉，皇上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派使者前往责备萧渊藻说："邓元起为你报家仇，你却替敌人报了仇，你的忠孝之道就是这样的吗！"于是把渊藻贬为冠军将军，追赠邓元起为征西将军，谥号为忠侯。

李延寿评论说：邓元起勤于亲上幸下，功劳只在于开拓疆土，功勋还没有论赏，已先遭遇祸端。渊藻贬为冠军将军，就处罚来讲已是太轻，梁朝的刑政法制，在这点上是个错误。刑政偏袒私家的弊端，从此也就开启，梁朝的国运不长，不也是理

该如此么！

11 益州民焦僧护聚众作乱，萧渊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自击之；或陈不可，渊藻大怒，斩于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1]，贼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盾御矢，渊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击僧护等，皆平之。

12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庙。

13 豫州刺史王超宗将兵围魏小岘。丁卯，魏扬州刺史薛真度遣兼统军李叔仁等击之，超宗兵大败。

14 冠军将军王景胤、李畎、辅国将军鲁方达等与魏王足战，屡败，秋，七月，足进逼涪城[2]。

15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3]。

16 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与魏王足统军纪洪雅、卢祖迁战，败，方达等十五将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与祖迁战，败，景胤等二十四将皆死。

17 杨公则至洛口，与魏豫州长史石荣战，斩之。甲寅，将军姜庆真与魏战于羊石[4]，不利，公则退屯马头。

18 雍州蛮沔东太守田青喜叛降魏[5]。

19 魏有芝生于太极殿之西序[6]，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为"此《庄子》所谓'气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于墟落秽湿之地，不当生于殿堂高华之处；今忽有之，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皆以为败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惧灾脩德[7]，殷道以昌，所谓"家利而

怪先，国兴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内[6]，大旱逾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侧躬耸意，惟新圣道，节夜饮之乐，养方富之年，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矣。”于是魏主好宴乐，故光言及之。

20 九月，己巳，杨公则等与魏扬州刺史元嵩战，公则败绩。

21 冬，十月，丙午，上大举伐魏，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恽为副，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7]。宏军于洛口。

22 杨集起、集义立杨绍先为帝，自皆称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禄大夫杨椿等将兵讨之。

【注释】

①平肩舆：一种旧式交通工具，相当于轿子或滑竿，因为与人肩平齐，便于用肩抬，故称平肩舆。

②涪城：地名，位于今四川三台，内江和罗江汇合处，也是通往川东的军事重镇。

③雍州：梁立雍州，治今湖北襄阳。

④羊石：又名阳石，陈伯之叛梁时屯守之处；在今安徽霍丘东南。

⑤西东：据史载，田青喜所据之地，当在襄阳之东，竟陵（今湖北天门）以西。

⑥西序：序，本为古时对正堂两边东西墙的称呼，此处指太极殿殿庑；西序，即太极殿西边堂小周屋。

⑦惧灾脩德：史载殷商太戊之时，亳（位于今河南商丘）有祥桑、谷合生于朝，祥桑一夜大拱，太戊惧而修养德性，祥桑枯死，殷国复兴；高宗时祭成汤，有飞雉落在鼎耳之上，高宗恐惧脩德，国运日强。中宗，当为高宗之误。脩，同

"修"。

⑧郊甸：古时国都外称郊，郊外称甸，又古时有所谓百里之国，十里之郊的说法，郊、甸之地，均属中央直辖区。

⑨国租及田谷：国租，各封国所输入中央的田租；田谷，农民所赋供的谷物。

【译文】

11 益州平民焦僧护聚集徒众发动叛乱，萧渊藻年纪不到二十岁，聚集手下的僚佐商议亲自前往攻击；有人陈述不同的意见，渊藻非常气愤，在台阶旁把他杀了。于是他乘着平肩舆去巡视敌人的营垒，叛众发弓乱射，箭如雨点般落下，随从们举起盾牌来挡箭，渊藻命令将盾牌去掉。这样人心大为安定，于是进攻僧护等人，把他们全都讨平了。

12 六月，十一日，梁朝开始建立孔子庙。

13 豫州刺史王超宗率兵围攻北魏小岘戍。二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薛真度派兼统军李叔仁等人进攻超宗，超宗被打得大败。

14 冠军将军王景胤、李畎、辅国将军鲁方达等人同北魏王足交战，多次被王足打败，秋，七月，王足进军逼近涪城。

15 八月，初四，北魏中山王元英进犯雍州。

16 十二日，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同北魏王足手下统军纪洪雅、卢祖迁等人交战，战败，方达等十五名将领都战死。十四日，王景胤等人又和卢祖迁交战，被卢祖迁打败，景胤等二十四名将领均战死。

17 杨公则到达洛口，同北魏豫州长史石荣交战，杀了石荣。十六日，将军姜庆真和北魏在羊石开战，战斗失利，杨公则退据马头。

18 雍州土著沔东太守田青喜叛降北魏。

19 北魏太极殿的西侧周屋下生长出芝草，北魏宣武帝把芝草指给侍中崔光看，崔光呈上奏表，认为"这就是《庄子》里面所说的'气

蒸成菌'现象。芝草是一种柔弱易折的东西,生长于污秽潮湿的地方,不应该生长在殿堂高贵明亮的处所;现在突然间生长出来了,而且它的样子又很茂盛,这确实使 人感到奇怪。野树生长到朝廷的殿堂,野鸟进入到庙宇里,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国家将要失败灭亡的征兆,所以殷王太戊、高宗对此心怀恐惧,修养自己的德业,殷商的国运也因此而昌盛,这就是所谓'家道将要转向吉利,怪异现象就预先发生;国运将要从此兴盛,奇怪的事物就会同时出现。'现在西方和南方两处战事尚未平息,郊甸之内大旱灾持续了很久,百姓劳苦,物资乏匮,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正是承受天命抚育百姓的人所应当关心赈恤的;我希望陛下能躬亲政事,顺从天意,革新政治,节制长夜纵酒的快乐,保养好您年轻的玉体,那么北魏的国运就可以长久兴盛,皇上也就可以万寿无疆了。"这时魏宣武帝正喜好饮酒作乐,所以崔光上表言及于此。

20 九月,初一,杨公则等人同北魏扬州刺史元嵩交战,杨公则被打败。

21 冬,十月,初五,皇上宣布大规模讨伐北魏,任命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仆射柳恢为副将,王公以下乃至庶民各人奉献田租和谷物用来资助军事开支。萧宏驻军洛口。

22 杨集起、杨集义拥立杨绍先为皇帝,自己都封为王。十一月,初一,北魏派遣光禄大夫杨椿率兵征讨他们。

23 魏王足围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万余户。刑峦表于魏主,请乘胜取蜀,以为"建康、成都,相去万里,陆行既绝[1],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益州外无军援,一可图也。顷经刘季连

反，邓元起攻围，资储空竭，吏民无复固守之志，二可图也。萧渊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务，宿昔名将，多见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图也。蜀之所恃，唯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竟内[2]，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轨无碍，前军累败，后众丧魄，四可图也。渊藻是萧衍骨肉至亲，必无死理，若克涪城，渊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将望风逃去；若其出斗，庸、蜀士卒驽怯[3]，弓矢寡弱，五可图也。臣内省文吏，不习军旅，赖将士竭力，频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怀服，瞻望涪、益[4]，旦夕可图，正以兵少粮匮，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况益州殷实，户口十万，比寿春、义阳，其利三倍。朝廷若欲进取，时不可失；若欲保境宁民，则臣居此无事，乞归侍养。”魏主诏以“平蜀之举，当更听后敕。寇难未夷，何得以养亲为辞！”峦又表称，“昔邓艾、钟会帅十八万众[5]，倾中国资储，仅能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脱得涪，则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朝廷岂可不守！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臣诚知战伐危事，未易可为。自军度剑阁以来，鬓发中白，日夜战惧，何可为心！所以勉强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负陛下之爵禄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渐而进。若得涪城，则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6]，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

势连接，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又，巴西、南郑[7]，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遰，恒多扰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曾立巴州，镇静夷、獠[8]，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一族，虽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获仕进，至于州纲[9]，无由厕迹，是以郁快，多生异图。比道迁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袤千里，户余四万，若于彼立州，镇摄华、獠[10]，则大贴民情，从垫江已还[11]不劳征伐，自为国有。"魏主不从。

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门太守张齐将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军司泰山羊祉为益州刺史。王足闻之，不悦，辄引兵还，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来奔。刑峦在梁州[12]，接豪右以礼，抚小民以惠，州人悦之。峦之克巴西也，使军主李仲迁守之。仲迁溺于酒色，费散兵储，公事咨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以城来降。

24 十二月，庚申，魏遣骠骑大将军源怀讨武兴氐[13]刑峦等并受节度。

25 司徒、尚书令谢朏以母忧去职。

26 是岁，大穰，米斛三十钱。

【注释】

①陆行既绝：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到成都，路线有二，其一为陆路，从襄

阳西行；其二为水路，溯江而上，此时北魏已占领梁朝的梁州（治今陕西汉中东），所以说陆行既绝。

②据彼竟内：竟，同“境”；北魏由西入蜀，西据南安（今四川夹江西北），东近涪城，故称已占蜀地三分之一。

③庸、蜀：均为古国名，庸在今湖北竹山西南（包括今四川东部的部分地区）；蜀，治今四川成都一带，此处代指今四川的广大地区。

④涪、益：涪，指涪城；益，指益州治地成都；当时涪城为梓潼郡治所，成都为益州治所，涪、益可图，则整个蜀地完全被占领了。

⑤邓艾、钟会：两人均为曹魏将领，邓艾、钟会平蜀，事见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 263 年）。

⑥断水陆之冲：意谓占领涪城，便切断了益州的水路和陆路的要冲，因为北魏已占有剑阁，如若进攻成都，涪城正当其冲；梁军如果由内江上救成都，涪城又扼其咽喉，也是正当其冲。

⑦巴西：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阆中。

⑧镇静夷、獠：夷、獠此处均指居住在四川的西南少数民族。南朝为了管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曾在川西南设置巴州，设置巴州事见一百三十五卷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 480 年），撤消巴州事见一百三十六卷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 484 年）。

⑨州纲：州中的上层僚佐，称为州纲。

⑩华、獠：巴西地区，华人（华夏民族的省称）和獠人杂居，故称华、獠。

⑪垫江：又名羌水或桓水，源于甘肃境内，至四川昭化汇入嘉陵江；又，汉时置有垫江县，治今四川合川。

⑫梁州：指梁朝所置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东，此时已被北魏占领。

⑬武兴氐：指杨绍先、杨集义、杨集起统领的氐族部落，聚居在陕西略阳一带，北魏在武兴设立有武兴镇。

【译文】

23 北魏王足包围了涪城，蜀中的民众非常惊恐，益州城的守兵投降北魏的占十分之二三，百姓自己上报姓名户籍的有五万多户。刑峦给魏帝呈上奏表，请求乘胜进取整个蜀地，认为“建康和成都

之间，相距有万里之遥，陆路的交通已经阻断，只有靠水路通行，但梁朝的水军西援益州，没有周年时间是不能到达的，益州外面没有军队援救，这是可以攻克的理由之一；益州刚刚经过刘季连的反叛，邓元起围剿进攻，物资储备空虚枯竭，官吏和百姓都不再有坚守的决心，这是可以攻克的理由之二；萧渊藻是个年轻人，对于治理政务并不熟悉，年老旧将，很多都被囚禁或屠戮，现在他任用的，都是他身边的少年，这是可以攻克的理由之三；蜀中所依仗的天险，只是在于剑阁，现在我们既然攻占了南安，就已经夺取了它的险要，占有益州境内土地的三分之一。从南安到涪城，双车并行都没有阻碍，益州前方的军队屡遭惨败，后方的民众丧魂落魄，这是可以攻克的理由之四；萧渊藻是萧衍的骨肉至亲，一定没有失守则受死罪的道理，如果我们攻下涪城，萧渊藻怎么肯在成都城中坐等受困，一定会望风逃跑。如果他们出来战斗，蜀中的士卒反应迟缓，胆小如鼠，武器装备简陋缺乏，这是可以攻克的理由之五。下臣我本是朝中内省的文官，不熟悉军旅之事，依靠将士们的尽力奋战，时常取得一些小的胜利，我们已经攻克重重险阻，老百姓心中都怀有归顺的意愿，眺望涪城和成都，旦夕之间便可攻取，只因为军队不够，粮食匮乏，不适合发兵前往，现在如果不攻占，以后再要图谋就困难了。更何况益州殷实富裕，户口十万，比起寿春和义阳，它可获三倍的利益。朝廷如果想要进一步获取利益，时机不可丢失；如果只想要保守已有的疆域，安抚民心，那我呆在这里也就无事可做，乞请回去赡养父母。"魏宣武帝下诏书说："平定全蜀的事情，应该等待更新的敕令。敌寇尚未扫平，怎么能用养亲作为借口呢！"刑峦又上表说："当初邓艾、钟会率领十八万人马，用尽了中原的物资储备，才够平定了蜀地，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用实力相搏斗的缘故。况且下臣我的才能赶不上古人，怎么能够凭二万人的部众而希图平蜀呢！我之所以敢这样做，只是由于我们已占据了险要地形，士民都有慕义归附之心，这样我们前进就容易，他们来抵抗就困

难，我们如果尽力去推进，按道理就应该取得胜利。现在王足已逼近涪城，如果取得涪城，那么益州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只不过是取得时间迟早不同罢了。况且梓潼郡已经归附的民户有数万之众，朝廷难道可以将他们弃而不守吗！此外，剑阁这个入蜀的天险，取得了又放弃它，实在是可惜的事。下臣我也的确懂得战争征伐是危险的事，并不容易做。自从军队进入剑阁以来，我的鬓发都已有一半白了，日夜胆战心惊，心中并不轻松啊！所以敢尽力强求的原因，是因为已经取得这些地方又自行退回不守，恐怕辜负了陛下的爵禄。何况下臣的打算，正准备先攻占涪城，然后渐次推进。如果占据了涪城，那么就从中分裂了益州的土地，切断了益州水陆交通的要冲，成都城中的梁军外面没有援军，要想自己固守一座孤城，怎么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呢！下臣我现在想让我军各部队依次驻扎，让他们声势互相连接，先做万全的考虑，然再谋取大功，能获取成功当然是大吉大利，不能成功也可以自我保全。再者，巴西、南郑两郡，相隔有一千四百里，离益州城很遥远，平时就经常发生扰乱。当年南齐的时候，因为那里的形势复杂，不便统一管辖，曾经设立巴州，镇抚当地的少数民族，梁州贪图该地的利益，因而上表罢去巴州。该地名门大户，有严、蒲、何、杨等姓，不止一族，虽然他们都居住在深山大谷中，但豪富之家不少，喜好文学，风流倜傥之士也很多，只不过因为离梁州城太远，没有入仕做官的机会，就是州中的上层僚佐也没法获得，所以心中不快，常常生出异心。从道迁起义开始，严玄思自称为巴州刺史，攻克州城以后，照旧让他治理州事。巴西地方广袤千里，户口四万多，如果在那儿设州，镇抚统治华人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那么就可以安定民心，从垫江往西的地方，就不须征伐的辛劳，自然成为我国的领地了。”魏宣武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早在此之前，北魏宣武帝任用王足代理益州刺史。皇上派遣天门太守张齐带兵援救益州，尚未赶到，魏帝改用梁州军司泰山人羊

祉为益州刺史。王足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不高兴，就带兵回去了，北魏因此也就未能平定蜀中地方。过了一段时间，王足从北魏投奔了梁朝。刑峦在梁州，按礼节接待当地豪右，施小恩小惠安抚当地百姓，梁州境内的人对他心悦诚服。刑峦攻克巴西以后，派军主李仲迁守卫巴西郡。李仲迁沉溺于饮酒和美色之中，耗散军用储备物质，所有公务的上报下达，他概置之不管。刑峦非常气忿，李仲迁也害怕了，策划背叛，巴西郡城的人把他的头砍了，献城投降了梁朝。

24 十二月，二十四日，北魏派遣骠骑大将军源怀讨伐武兴氐族部落，刑峦等人都受他节制调度。

25 司徒、尚书令谢朏因为母亲去世离职服丧。

26 这一年，梁农业大丰收，米每斛价格为三十钱。

五 年

1 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2 杨集义围魏关城[①]，刑峦遣建武将军杨豎眼讨之，集义逆战，豎眼击破之；乘胜逐北，壬申，克武兴，执杨绍先，送洛阳。杨集起、杨集义亡走，遂灭其国[②]，以为武兴镇，又改为东益州。

3 乙亥，以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司徒。

4 冀州刺史桓和击魏南青州[③]，不克。

5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众二千[④]，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泾州民陈瞻亦聚众称王，改元圣明。

6 己卯，杨集起兄弟相帅降建[魏]。

7 甲申，封皇子纲为晋安王。

8 二月，丙辰，魏主诏王公以下直言忠谏。治书侍御史阳固上表，以为“当今之务，宜亲宗室，劝庶政，贵农桑，贱工贾，绝谈虚穷微之论[5]，简桑门无用之费[6]，以救饥寒之苦。”时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门之法，不亲政事，故固言及之。

9 戊午，魏遣右卫将军元丽都督诸军讨吕苟儿。丽，小新成之子也[7]。

10 乙丑，徐州刺史历阳昌义之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战于梁城[8]，义之败绩。

11 将军萧昞将兵击魏徐州[9]，围淮阳。

12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13 己卯，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救淮阳。

14 魏咸阳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屡泣请于魏主，魏主不许。癸未，翼与其弟昌、晔来奔。上以翼为咸阳王，翼以晔嫡母李妃之子也，请以爵让之，上不许。

15 辅国将军刘思效败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10]。

16 临川王宏使记室吴兴丘迟为书遗陈伯之曰：“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11]，将军松柏不翦[12]，亲戚安居，高台未倾[13]，爱妾尚在。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寿阳梁城拥众八千来降，魏人杀其子虎

牙。诏复以伯之为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久之,卒于家。

17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而已,故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16],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县官鄣护河东盐池而收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盖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乞驰盐禁,与民共之!"录尚书事勰、尚书刑峦奏,以为"琛之所陈,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窃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随时,丰俭称事,役养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随其饮啄,乃是刍狗万物[15],何以君为!是故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也。今盐池之禁,为日已久,积而散之,以济军国,非专为供太官之膳羞,给后宫之服玩。既利不在己,则彼我一也。然自禁盐以来,有司多慢,出纳之间,或不如法。是使细民嗟怨,负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罢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奕棋,参论理要,宜如旧式[18]。"魏主卒从琛议[17],夏,四月,乙未,罢盐池禁[19]。

【注释】

①关城:指阳平关城,在今陕西宁强西北。

②遂灭其国:指灭掉杨集起、杨集义拥立杨绍先为帝的氐族王国。案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 296 年),氐王杨茂搜始据仇池(在今陕西略阳西北),后逐

渐发展兴盛，占领了汉代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之地，并向北蚕食陇西、天水，向南侵吞汉中。北魏建立后，攻占武都、仇池等郡，氐族杨氏仅据有武兴郡地（今陕西略阳境），至此时，北魏已取汉中，克武兴，消灭杨氏，故氐人国家也不复存在。

③南青州：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改东徐州而置，领东安、东莞郡，治今山东沂水。

④屠各：古匈奴部落之一。

⑤谈虚穷微之论：指崇尚老庄的玄学空谈。

⑥桑门无用之费：桑门，沙门的另一译名；沙门佛学，全为精神寄托，所以说沙门无用之费。

⑦小新成：小新成见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大明五年（公元 461 年）。

⑧梁城：梁朝立侨置梁郡郡治，故址在今安徽寿县。

⑨魏徐州：北魏所置徐州，治所在今河南兰考东北。

⑩青州：北魏青州治今山东益都；胶水，即今山东胶河。

⑪吞舟是漏：吞舟，吞舟之鱼的省称；吞舟是漏，喻指法网疏阔，大罪之人也未受到惩处。

⑫松柏不翦：松柏，指陈伯之先祖的坟墓；松柏不翦，是说梁朝并未夷毁其祖坟。翦，同“剪”。

⑬高台未倾：意指其故居亭台依然如故。

⑭醯醢（xī hǎi 西海）：醯，醋；醢，肉浆。

⑮刍狗万物：语出《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养育万物的方法，就是任其自然。刍，草。

⑯宜如旧式：自“初，魏御史中尉甄琛”到“宜如旧式”，应载于一百四十三卷齐东昏永元二年（公元 500 年）。

⑰卒从琛议：甄琛议罢盐池禁行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公元 500～504 年）初年，止于景明四年（公元 504 年），今复罢盐禁，所以说卒从琛议。

⑱罢盐池禁：北魏复收盐利见上卷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 503 年）。

【译文】

五年（丙戌，公元 506 年）

1 这年春天，正月，初一，北魏的于皇后生了皇子元昌，颁诏大赦天下。

2 杨集义围攻北魏关城，邢峦派遣建武将军傅竖眼讨伐他，集义迎战，竖眼打垮了他；乘胜追击败北的军队，初六，攻克武兴，俘获了杨绍先，押送到魏都洛阳。杨集义、杨集起逃跑了，北魏因此就灭掉了氐人的国家，改置为武兴镇，后来又改为东益州。

3 初九，梁朝任用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司徒。

4 冀州刺史桓和进攻北魏的南青州，未能攻下。

5 北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集徒众二千，推戴秦州主簿吕苟儿为君主，改年号为建明，设置各种官吏，攻打围困州郡。泾州百姓陈瞻也聚集徒众自称为王，改年号为圣明。

6 十三日，杨集起兄弟相继率部众投降了北魏。

7 十八日，梁朝封皇子萧纲为晋安王。

8 二月，二十一日，北魏宣武帝下诏令王公爵位以下的官吏均要直言不讳地尽忠进谏，治书侍御史阳固上表，认为"当今的急务，是要亲近宗室，勤理政务，重视农桑，抑制工商，禁止老庄虚无的议论，减省佛门无用的花费，用以救济百姓饥寒交迫的困苦。"此时北魏宣武帝将要务都交给高肇处理，对宗室疏远少恩，喜欢佛法，不躬亲政事，所以阳固说到了这些。

9 二十三日，北魏派遣右卫将军元丽都督诸军讨伐秦州吕苟儿。元丽，是小新成的儿子。

10 三十日，徐州刺史历阳人昌义之与北魏平南将军陈伯之在梁城交战，昌义之大败。

11 将军萧昞带兵进攻北魏的徐州，包围了淮阳。

12 三月，初一，日蚀。

13 十四日，北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救援淮阳。

14 北魏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遇赦后请求安葬他的父亲，多次流着泪在魏宣武帝面前请求，魏宣武帝都不答应。十八日，元翼

和他的弟弟元昌、元晔一起来投奔了梁朝。梁武帝封元翼为咸阳王，元翼因为元晔是他的嫡母李妃的儿子，请求把自己的爵位让给他，皇上不允许。

15 辅国将军刘思效在腋水打败了北魏青州刺史元系。

16 临川王萧宏让他的记室吴兴人丘迟写信派人送给陈伯之，信上说："推究您离开梁投奔北魏，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内心不能考虑周详，外面又受到流言的蛊惑，所以思想迷乱，行为乖张，以至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皇上枉曲法令，广施恩泽，法网疏阔，犯了大罪也能得到宽宥。将军您家的祖坟依旧松柏苍翠，亲属旧故安居无事，宅第楼台依然完好，宠爱的妻妾生活平安，等你归去。但将军您却象鱼儿游栖在沸水的鼎中，又象燕儿在动荡的飞幕上筑巢而居，这不是太令人迷惑了吗！希望您早些做好打算，自己追求幸福的前景。"二十五日，陈伯之从寿阳梁城率领部众八千人来向梁朝投降，北魏人杀了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梁朝下诏书任命陈伯之为西豫州刺史；陈伯之还未到任，又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过了一段时间，陈伯之在家中去世。

17 起初，北魏的御史中尉甄琛上表给魏宣武帝说："《周礼》一书里，山林川泽有虞、衡等官吏管理，制定各种厉行禁止的法令，大概是要让人们依一定的季节去取用，不要让山川资源受到伤害罢了，所以虽然设置管理的官吏，实际却是替百姓守卫。一家中的家长，一定要让子孙受到恩惠养育；天下的君主，一定要全国的百姓受到恩惠养育，没有听说做人父母还吝惜自己的醋和肉酱，富有天下万物但却靠专卖一物以谋利。现在朝廷独占河东盐池而专收其利，这是只塞饱口腹而不管四肢的行为。因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的万物，哪里用得着担心贫穷呢！乞求解除盐池的禁令，和老百姓共同享有盐池之利！"录尚书事彭城王元勰、尚书邢峦上奏章，认为"甄琛所陈述的，作为口头空论，义理是很高的，实行起来却与实际不合。我们心想，古代那些善于治理百姓的君主，一定是随时节的变化提高

或减免税赋，丰盛和节俭都和事体相称，有时役使他们，有时养育他们，应合时宜调节来成就他们的天性。如果由他们自己生长，随他们任意取食，那就是把天地万物当成刍草狗畜，那还要君主干什么呢！所以圣明的人聚敛山川的财货用来宽减田亩的赋税；收取关市的税捐用来补充田赋储用的不足，从这方面取来给予那方面，都不是为了皇帝本人，所谓凭借天地间的物产，施惠给天下的老百姓，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现在施行的盐池禁令，为时已久，积一物的利润来帮助国家军事民政方面的开消，不是只为供应御厨的珍馐和供给后宫里服饰玩好之物的费用。既然利益不在皇帝自己身上，那么盐池之利交给百姓还是收归国有就是一样的。但是，从盐池的禁令颁行以来，管理的官吏多有怠慢，出入之间，常有不合法令的情形。因此使得小民们叹息怨恨，贩夫们随便议论，这些乃是执法的人方法不当，不是制定法令的人有失误。如果一下子就把法令废止了，恐怕与创制这项法令的本意相违背。一会儿实行，一会儿改掉，政令如举棋无定，那是不妥当的，参合各方面的道理来考虑，应该依故法的好。"北魏宣武帝最后采纳了甄琛的建议，夏季，四月，初一，北魏取消了盐池的禁令。

18庚戌，魏以中山王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帅众十余万以拒梁军，指授诸节度[1]，所至以便宜从事。

江州刺史王茂将兵数万侵魏荆州，诱魏边民及诸蛮更立宛州[2]，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袭取魏河南城[3]。魏遣平南将军杨大眼都督诸军击茂，辛酉，茂战败，失亡二千余人。大眼进攻河南城，茂逃还；大眼追至汉水，攻拔

五城。

魏征虏将军宇文福寇司州，俘千余口而去。

五月，辛未，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侵魏徐州，拔宿预[4]，执城主马成龙。乙亥，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拔梁城[5]。

豫州刺史韦叡遣长史王超等攻小岘，未拔。叡行围栅，魏出数百人陈于门外，叡欲击之，诸将皆曰："向者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足以固守，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叡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法不可犯也！"遂进击之，士皆殊死战，魏兵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

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帅众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筑东、西小城夹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将杨灵胤帅众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奏益兵，叡笑曰："贼至城下，方求益兵，将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贵用奇，岂在众也！"遂击灵胤，破之。叡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余人皆没。魏人乘胜至堤下，兵势甚盛，诸将欲退还漅湖，或欲保三叉[6]，叡怒曰："宁有此邪！"命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魏人来凿堤，叡亲与之争，魏兵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叡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中人皆哭，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辛巳，城溃，俘斩万余级，获牛羊以万数。

叡体素羸，未尝跨马，每战，常乘板舆督厉将士，勇气

无敌;昼接宾旅,夜半起,算军书,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馆宇藩墙,皆应准绳。

诸军进至东陵⑦,有诏班师,去魏城既近,诸将恐其追蹑,叡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治合肥⑧。

壬午,魏遣尚书元遥南拒梁兵。

【注释】

①节度:指受中山王元英指挥节制的北魏拒梁军队首领。案,节度又为官名,三国吴孙权初置,典军粮之职;唐代演变为节度使,为一方财、政、军统领之官。

②宛州:宛州,地名,即原北魏荆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梁人诱北魏荆州边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叛魏,改置为宛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南)。

③河南城:指北魏荆州所属河南郡郡城,故址在今河南新野。

④宿预:指北魏置南徐州治所宿预县,故址在今江苏宿迁附近。

⑤北徐州:指梁朝所置北徐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东北。

⑥三汊:地名,又写作"三叉",在今安徽合肥东南,因濡溯水至此分岔为三而得名。

⑦东陵:地名,在今安徽寿县南,离北魏寿城二十里。

⑧迁豫州治合肥:梁置豫州,本治晋熙(今安徽潜山),现收复合肥,故将豫州治所迁至合肥,以便管辖新近收复地区。

【译文】

18十六日,北魏任用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领十多万部众抗击梁军,并指令各路军事长官,所到之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处置。

江州刺史王茂带兵数万进攻北魏的荆州,诱使北魏荆州边远

地区的百姓和少数民族群众将荆州改置为宛州，派遣他所委任的宛州刺史雷豹狼等人偷偷占领了河南郡城。北魏派遣平南将军杨大眼统帅各路军队进攻王茂，二十七日，王茂被魏军打败，损失部队两千多人。杨大眼进攻河南郡城，王茂逃回；杨大眼追击到汉水边，攻占了五座城池。

北魏征虏将军宇文福进犯司州，掳掠了一千多口人去了。

五月，初七，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人进攻北魏的徐州，攻下宿预县城，抓获了守城的头领马成龙。十一日，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攻陷了梁城。

豫州刺史韦叡派遣长史王超等人进攻小岘，未能攻下。韦叡出来巡视围栅，北魏派了数百人在梁营栅栏外布阵，韦叡想对北魏军发起攻击，手下的将领都说："刚才我们是轻装出营，没有做出战的准备，慢慢回营发动军队，才可以进攻。"韦叡说："不对。北魏城中二千多人，足够来坚守抵抗的，现在无缘无故派兵到城外来，一定是他们英勇善战的战士，如果我们能打败他们，小岘城就自然能攻下了。"众人还在犹豫，韦叡指着他手中的符节说："朝廷把这符节授给我，不是用来做装饰品的，韦叡的法令是不能违抗的！"于是进兵攻击魏军，战士都殊死作战，北魏军队战败逃走，梁军乘势进攻，隔了一夜就攻下了小岘城，于是到达合肥。

早先，右军司马胡景略等人进攻合肥，很久没能攻下，韦叡巡察合肥城的山川地形，夜里，他统帅部众筑堤堵住肥水，不久，堤堰筑成，水路开通，船只战舰相继到达。北魏军修筑了东、西两座小城夹辅合肥城，韦叡部署部队先进攻东、西两座小城，北魏大将杨灵胤统帅五万军队忽然赶到。众人害怕打不过魏军，请求上奏增兵，韦叡笑着说："敌人到了城下，方才请求增加兵力，怎么来得及呢！况且我们请求增兵，对方也会增兵，用兵最重要的是要施用奇计，哪里在于人数的众多！"于是进攻灵胤，打败了他。韦叡命令军主王怀静在岸边筑城守卫堤堰，北魏军攻占了此城，城里一千多名守军

全部覆灭。北魏军队乘胜攻至堤下，兵势很强大，诸将想要退回濠湖，有的则想要保守三汊，韦叡发怒说："岂有此理！"命令取来伞扇和麾幢，将它们树在堰堤的下面，以示自己没有移动的决心。北魏人来凿毁堰堤，韦叡亲自参加同他们的斗争，北魏军队退走，又趁机在堤上筑起营垒来巩固自己的阵地。韦叡造战舰，高度与合肥城相等，四面包围合肥城，城中的人都哭起来，守将杜元伦登上城墙督战，被弩射中而死。十七日，合肥城陷落，俘虏斩杀一万多人，掠获牛羊数以万计。

韦叡身体向来羸弱，不曾骑过马，每次作战，总是乘坐板舆督促激励将士，勇气十足，无人可比；白天接待宾客，半夜起床，谋划军书，点灯操劳，通宵达旦。安抚慰问他的部众，总觉得做得不够，所以应募参军的士兵争着归附他。所到之处，住地的营舍和围墙，都符合法度。

韦叡所率的军队进驻到东陵，这时朝廷来了班师回朝的诏书，梁军离北魏的守城很近，诸将害怕北魏追击，韦叡把辎重完全安排在前面，自己坐了小车殿后，北魏人慑服于韦叡的威名，远远地望着而不敢逼近他们，终于全师返回了。因此梁朝将豫州从晋熙迁移到合肥。

十八日，北魏派遣尚书元遥南下抵御梁军。

19 癸未，魏遣征西将军于劲节度秦、陇诸军。

20 丁亥，庐江太守闻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1]。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2]。

21 乙巳，魏安西将军元丽击王法智，破之，斩首六千级。

22 张惠绍与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陆俱进，趣彭城，围高塚戍[3]，魏武卫将军奚康生将兵救之，丁未，惠绍兵不利，黑战死。

23 太子统生五岁，能遍诵《五经》；庚戌，始自禁中出居东宫。

24 丁巳，魏以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

25 魏骠骑大将军冯翊惠公源怀卒。怀性宽简，不喜烦碎，常曰："为贵人当举纲维，何必事事详细！譬如为屋，但外望高显，楹栋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斫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26 秋，七月，丙寅，桓和击魏兖州，拔固城[4]。

27 吕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5]，围逼秦州，元丽进击，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掩击孤山，获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儿帅其徒诣丽降。

兼太仆卿杨椿别讨陈瞻，瞻据险拒守。诸将或请伏兵山蹊，断其出入，待粮尽而攻之，或欲斩木焚山，然后进讨，椿曰："皆非计也。自官军之至，所向辄克，贼所以深窜，正避死耳。今约勒诸军，勿更侵掠，贼必谓我见险不前；待其无备，然后奋击，可一举平也。"乃止屯不进。贼果出抄掠，椿复以马畜饵之，不加讨逐。久之，阴简精卒，衔枚夜袭之，斩瞻，传首。秦、泾二州皆平。

28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与魏中山王英战于阴陵[6]，伯敖兵败，失亡五千余人。

己丑，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益南行

之兵[7]。上遣将军角念将兵一万屯蒙山[8]，招纳兖州之民，降者甚众。是时，将军萧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峦遣统军樊鲁攻和，别将元恒攻及，统军毕祖朽攻念。壬寅[9]，鲁大破和于孤山，恒拔固城，祖朽击念，走之。

己酉，魏诏平南将军安乐王诠督后发诸军赴淮南。诠，长乐之子也。

将军蓝怀恭与魏邢峦战于睢口[10]，怀恭败绩，峦进围宿预。怀恭复于清南筑城，峦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斩怀恭，杀获万计。张惠绍弃宿预，萧昞弃淮阳，遁还。

临川王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军次洛口[11]前军克梁城[12]，诸将欲乘胜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诏邢峦引兵渡淮，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闻之，惧，召诸将议旋师，吕僧珍曰："知难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为然。"柳惔曰："自我大众所临，何城不服，何谓难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敌是求，何难之避！"马仙琕曰："王安得亡国之言！天子扫境内以属王，有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昌义之怒，须发尽磔[13]，曰："吕僧珍可斩也！岂有百万之师出未逢敌，望风遽退，何面目得见圣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剑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当前向取死。"议者罢出，僧珍谢诸将曰："殿下昨来风动，意不在军，深恐大致沮丧，故欲全师而返耳。"宏不敢遽违群议，停军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且歌之曰："不畏萧娘与吕姥[14]，但畏合肥有韦虎。"虎，

谓韦叡也。僧珍叹曰："使始兴、吴平为帅而佐之[15]，岂有为敌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于是将士人怀愤怒。魏奚康生驰遣杨大眼谓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后，久不进军，其势可见，必畏我也。王若进据洛水，彼自奔败。"英曰："萧临川虽骏，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其形势，勿与交锋。"

张惠绍号令严明，所至独克，军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绍谕之曰："我若得城，诸卿皆是国人，若不能克，徒使诸卿失乡里，非朝廷吊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复业，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悦。

己丑，夜，洛口暴风雨，军中惊，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万人。宏乘小船济江，夜至白石垒[16]，叩城门求入。临汝侯渊猷登城谓曰："百万之师，一朝鸟散，国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间为变，城不可夜开。"宏无以对，乃缒食馈之。渊猷，渊藻之弟。时昌义之军梁城，闻洛口败，与张惠绍皆引兵退。

魏主诏中山王英乘胜平荡东南，逐北至马头，攻拔之，城中粮储，魏悉迁之归北。议者咸曰："魏运米北归，当不复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进兵，为诈计耳。"乃命修钟离城[17]，敕昌义之为战守之备。

冬，十月，英进围钟离，魏主诏邢峦引兵会之。峦上表，以为"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城守有余，今尽锐攻钟离，

得之则所利无几，不得则亏损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归顺，犹恐无粮难守，况杀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从戎二时，疲弊死伤，不问可知。虽有乘胜之资，惧无可用之力。若臣愚见，谓宜修复旧戍，抚循诸州，以俟后举，江东之衅，不患其无。"诏曰："济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犹尔盘桓，方有此请！可速进军！"峦又表，以为"今中山进军钟离，实所未解。若为得失之计，不顾万全，直袭广陵[18]，出其不备，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臣未之前闻也。彼坚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从何致粮！夏来之兵，不赍冬服，脱遇冰雪，何方取济！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不受败损空行之罪。钟离天险，朝贵所具，若有内应，则所不知；如其无也，必无克状。苦信臣言，愿赐臣停；若谓臣惮行求还，臣所领兵，乞尽付中山，任其处分，臣止以单骑随之东西。臣屡更为将，颇知可否，臣既谓难，何容强遣！"乃召峦还，更命镇东将军萧宝寅与英同围钟离。

侍中卢昶素恶峦，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共潜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弹峦在汉中掠人为奴婢。峦以汉中所得美女赂晖，晖言于魏主曰："峦新有大功，不当以赦前小事案之[19]。"魏主以为然，遂不问。

晖与卢昶皆有宠于魏主而贪纵，时人谓之"饿虎将军"、"饥鹰侍中"。晖寻迁吏部尚书，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递减其半，余官各有等差，选者谓之"市曹[20]。"

【注释】

①霍丘城：霍丘戍城，在今安徽霍丘。

②朐山城：地名，指朐山县城，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

③高冢戍：地名，在今江苏徐州西。也有人认为此因有楚元王冢，高十余丈、广百余步，故名高冢戍。

④固城：地名，在今册东滕县。

⑤孤山：地名，此孤山属北魏秦州，在今甘肃天水附近。

⑥阴陵：即阴陵县，属梁北谯郡，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⑦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定，指北魏所置定州，治所在卢奴县（今河北定县）；冀，指北魏所置冀州，治所在信都县（今河北冀县）；瀛，指北魏所置瀛州，治所在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县）；相，北魏相州，治所在邺县（今湖北临漳西南）；并，北魏并州，治所在蒲坂县（今山西永济西南）；肆，北魏肆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

⑧蒙山：又名东蒙山，在今山东蒙阴西南，其地与固城等均邻近北魏颍州，故梁朝连兵据守，以便招募兖州之民。

⑨壬寅：此壬寅日，当为八月壬寅（初十日）。

⑩睢口：地名，睢水入古泗水口，在今江苏宿迁境内。

⑪洛口：地名，即今安徽淮南市东北青洛河与高塘湖北入淮河之口。

⑫克梁城：指昌义之攻克了梁城一事；梁城，在今安徽淮南田家庵附近。

⑬磔（zhé 折）：分裂牲体以祭神。此处意为张开的意思。

⑭萧娘与吕姥：萧娘，指梁朝临川王萧宏，吕姥，梁朝大将吕苟儿；二人性情怯懦，故北魏军编歌称之为“娘”、“姥”，以嘲笑和侮辱他们。

⑮始兴、吴平：始兴，指始兴王萧憺；吴平，指吴平侯萧昺。

⑯白石垒：东晋陶侃等人为攻建康（今江苏南京）而筑，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⑰钟离城：钟离城，指钟离郡城，故址在今安徽凤阳东北。

⑱广陵：地名，在今江苏扬州。

⑲赦前：指北魏于此年春正月因于皇后生子而宣布大赦以前。

⑳市曹：元晖利用选举官吏之权大收贿赂，故称之为“市曹”。

【译文】

19 十九日，北魏派遣征西将军于劲指挥秦、陇一线的各路军队。

20 二十三日，庐江太守闻喜人裴邃攻克羊石城，二十六日，又攻克霍丘城。

六月，初七，青州和冀州二州刺史桓和攻克朐山城。

21 十二日，北魏安西将军元丽向王法智发起攻击，击败王法智的军队，斩首六千级。

22 张惠绍和暂任徐州刺史宋黑水陆两路同时进军，向彭城挺进，围攻北魏高塚戍，北魏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兵来援救，十四日，张惠绍战事失利，宋黑战死。

23 梁太子萧统生年五岁，能够从头到尾背诵《五经》；十七日，开始搬出禁中而迁居东宫。

24 二十四日，北魏以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

25 北魏骠骑大将军冯翊惠公源怀去世。源怀性情宽厚简易，不喜欢繁琐细碎，总是说："作贵人应当抓住关键和要领，不必要每件事都仔细，这就好比是造房子，只要外表看起来高大宽敞，槛栏和栋梁都平稳正直，屋基和墙完整牢固，就足够了；斧斤砍得不平滑，柱子削得不细密，那不是屋子的毛病。"

26 秋，七月，初三，桓和进攻北魏的兖州，攻占了固城。

27 吕苟儿率领十万部众驻扎在孤山，围困逼迫秦州，北魏元丽发起攻击，把他打得大败。北魏代理秦州刺史李韶偷袭孤山，俘获了吕苟儿的父母和妻室儿女，十七日，吕苟儿率领他的部队到元丽营前投降。

兼太仆卿杨椿另外率领一支部队征讨陈瞻，陈瞻依据险要地势抗守。杨椿部下有的将领请求在山道旁设立埋伏，切断敌兵进出的道路，等敌人粮食吃完了再对他们发动攻击，有的将领则想要砍下树木，纵火烧山，然后再进兵讨伐，杨椿说："都不是好计策。从官军到达以来，所遇的敌人都被攻克，敌人之所以向深山逃窜，只是

为了逃命罢了。现在如果严格命令各路军队，不再进攻掠取，敌人一定会认为我们是遇到险阻不敢前进了；等到他们没有了防备，然后再猛力攻击，这样就可以一举平定他们！”于是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驻扎。敌人果然出来抢劫掠夺，杨椿又用马匹和牲畜作为诱饵迷惑他们，既不讨伐也不追击。过了一段时间，便暗暗地挑选精兵，夜里衔枚发起攻击，杀了陈瞻，把他的首级用传车送到各地。秦、泾二州都平定了。

28 二十五日，徐州刺史王伯敖同北魏中山王元英在阴陵交战，王伯敖的部队被打败了，损失五千多人。

二十六日，北魏征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用来加强南征的军队。皇上派遣将军角念率一万兵力驻守蒙山，招纳兖州的老百姓，归顺的人很多。这时，将军萧及驻扎在固城，桓和驻扎在孤山。北魏邢峦派遣统军樊鲁进攻桓和，别将元恒进攻萧及，统军毕祖朽进攻角念。八月初十，樊鲁在孤山把桓和打得大败，元恒攻下了固城，毕祖朽进攻角念，角念退走了。

十七日，北魏宣武帝下诏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督后发的各路军队开赴淮南。元诠是元长乐的儿子。

将军蓝怀恭和北魏邢峦在睢口交战，怀恭失败，邢峦进而又包围了宿预。怀恭又在清水南面修筑城池，邢峦和平南将军杨大眼联合进攻清水南面的城池，九月，十一日，攻克了它。杀了怀恭，杀死和俘获达万人。张惠绍丢了宿预，萧昞丢了淮阳，逃了回来。

临川王萧宏以皇帝弟弟的身分带兵，武器装备精良簇新，军队阵容非常强盛，北朝人都认为数十乃至百年未曾见过。军队临时驻扎在洛口，前锋攻克了梁城，各路将领想要乘胜向纵深发展，但萧宏生性胆小懦弱，部署部队完全违理失当。北魏诏令邢峦率兵渡过淮水，同中山王元英联合进攻梁城，萧宏听到此讯，很害怕，召集手下各位将领讨论撤军，吕僧珍说：“知道有困难立即退回，不也是很好嘛！”萧宏说：“我也认为如此。”柳惔说：“在我们大军所经过地

方，有哪座城没有投降，怎么能说有困难呢！”裴邃说：“这次征伐，目的就是要找强敌与他们决战；有什么困难要我们躲避呢！”马仙琕说：“大王怎可说出亡国的话，皇帝将全国的军队全都托付给了您，只有前进一尺而死的道理，绝不能为活命而后退一寸！”昌义之大怒，头发和胡须都竖起来了，说：“吕僧珍该杀！哪有百万大军出征而未遇到敌人，听到一点风声便马上退却的道理，这样哪有脸面去见圣主呢！”朱僧勇、胡辛生拔剑退下，说：“大王您要撤退就自己撤退吧，下官自愿前进战死。”商议的将领们结束争议出来，吕僧珍向大家谢罪说：“临川王昨天以来发生了风疾，他的心思不在军事上，我很担心这样会招致失败，所以只想全师回朝了。”萧宏不敢马上违背众人的意见，就扎下兵营不再前进。北魏人知道他没有一点勇气，就送给他女人的头巾，并且为他编了歌谣唱道：“不怕萧娘娘和吕姥姥，只怕合肥的韦虎。”虎，是指韦叡。吕僧珍叹息说：“如果让始兴王、吴平侯为统帅让我们来辅佐他们，哪里会被敌人如此潮笑和侮辱的！”他想要派裴邃分领一部分军队夺取寿阳，大部队停留在洛口，萧宏坚决不同意，下令军中说：“如果有人前进的，斩首！”因而将士们人人心怀愤怒。北魏奚康生火速派遣杨大眼对中山王元英进谏说：“梁朝人从攻克梁城以来，很久不再进军，这种形势可以说明，他们一定是害怕我们。大王如果进军占据洛水，他们一定会自行逃跑，大败而归。”元英说：“萧宏虽然愚拙，但他的手下有韦叡、裴邃等一类良将，不可轻视他们，应该暂且观察形势的发展，不要同他们作战。”

张惠绍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独能攻克，军队驻扎在下邳，很多的下邳人都要向他投降，惠绍晓喻他们说：“我如果能攻占下邳城，你们各位都是梁朝的国民，如果我攻不下下邳城，徒然使各位失掉生活的故里，这样也不符合朝廷慰问百姓讨伐北魏的本意。如今你们暂且各自管理好自己的旧业，不要妄自辛苦。”投降的人心里都很悦服。

二十七日，夜间，洛口狂风暴雨，军中受了惊动，临川王萧宏和另外几个人骑马逃走。将士们找他找不到，都四散逃回，抛弃的武器盔甲，把水路陆路都塞满了，丢掉老弱和生病的人，死的将近五万。萧宏乘小船渡过长江，夜间赶到白石垒下，敲城门请求让他进去。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头对他说："百万人马的军队，一天的功夫便象鸟一样飞散，国家的存亡，也未可知道。恐怕坏人乘机发动叛变，城门夜间不能打开。"萧宏无言对答，于是就从城上用绳子吊食物给他们。渊猷是萧渊藻的弟弟。当时昌义之驻军梁城，听到洛口失败的消息，就和张惠绍一道率兵撤退了。

北魏宣武帝下诏中山王元英，让他乘胜扫荡平定东南，追逐梁朝的败军一直追到马头，把马头占领了，城中的粮食储备，北魏人全都搬回了北方。人们议论说："北魏人把米运回北方，应当不再往南进军了。"皇上说："不是这样，这肯定是想要继续进军，故意设下的奸计而已。"于是下令修筑钟离城垣，命令昌义之准备防守的设施。

冬，十月，中山王元英进军包围了钟离城，北魏宣武帝下诏邢峦，要他率兵和中山王会师，合击钟离。邢峦送上表章，认为"南朝的军队虽然野战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在守城时却超过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精锐部队都用来进攻钟离，占领了它没有多少益处，攻不下它则损失非常大。况且钟离隔离在淮水的南面，假如它束手就擒地归顺我们，都还恐怕那地方没有粮食储备难以守住，何况杀人伤命去攻占它呢！另外，南征的士兵已经从夏到秋有两个季节，疲惫不堪，已死和受伤的人数，不问也可以想见。即使有乘胜进军的有利形势，也要担心没有可以使用的兵力。如果依下臣的愚见，我认为应该修复旧有的据点，安抚各地州府，以便等待日后进一步的行动，江东的空子，不愁没有。"北魏宣武帝又下诏说："渡过淮水和中山王形成掎角之势，这事的安排已见于上次的敕令，怎能容许你还象这样犹豫不前，到此时还有这种请求呢！可急速进军！"邢峦又上

表，认为“现在中山王进军钟离，我实在不理解。如果只是从得失上考虑，不想找到万全之策，直接袭击广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结果或许出乎意料地成功，也未可知。如果只想凭借八十天的粮食来攻取钟离城，这样的事情下臣真是闻所未闻。他们在坚固的城里只是守卫，不出来和我们交战，护城河的水很深，无法用土将它填平堵塞，空自在城下坐等到明春，士兵自行疲弊不堪。如果派下臣到那儿去，从哪里去得到军粮呢！夏天出征的士兵，没有准备冬天的服装，假如遇到冰雪天气，从哪里取得御寒之衣！下臣宁愿负怯懦不敢前进的责任，不愿遭受失败损兵徒劳无功的罪名。钟离是天然险阻之地，这是朝中贵人达官所都知道的，如果朝廷在钟离城中有内应，那成败就不是我所知道的；如果没有，那就必定没有攻克的希望。如果陛下相信我的话，希望赐给我停止前进的命令；如果认为我畏惧不前而寻机退避，下臣所统帅的部队，乞请全部交给中山王元英，随便他调遣指挥，下臣只要只身一人跟随他行动。下臣多次调任为将帅，完全知道事情是否可行，下臣既然已经说这件事很难办，那又何必一定强行派臣前往！”于是召回邢峦，重新命令镇东将军萧宝寅和中山王元英一同围攻钟离。

侍中卢昶平日厌恶邢峦，和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一起在北魏宣武帝面前诽毁邢峦，让御史中尉崔亮弹劾邢峦曾在汉中掠夺人口作为奴婢。邢峦用汉中获得的美女贿赂元晖，元晖便对魏帝说：“邢峦近来立有大功，不应当因为年初赦令颁行以前的小事就治他的罪。”北魏宣武帝认为他说的在理，就不再追究。

元晖和卢昶都受北魏宣武帝的宠幸因而贪婪放纵，当时人称他们为“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不久升任吏部尚书，任用官吏都有一定的价钱，大郡太守二千匹，次等的和下等的郡太守依次减一半的价钱，其余的官职各有等级和差价，选官的人称他为“市曹”。

29 丁酉，梁兵围义阳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娄悦追击，破之。

30 柔然库者可汗卒[1]，子伏图立，号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纥奚勿六跋如魏请和。魏主不报其使，谓勿六跋曰："蠕蠕远祖社仑，乃魏之叛臣[2]，往者包容，暂听通使[3]。今蠕蠕衰微，不及畴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汉，正以江南未平，少宽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脩藩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尔孤也。"

31 魏京兆王愉、广平王怀国臣多骄纵，公行属请，魏主诏中尉崔亮穷治之，坐死者三十余人，其不死者悉除名为民。惟广平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楷以忠谏获免[4]。昱，椿之子也。

32 十一月，乙丑，大赦。诏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二十万救钟离。上敕景宗顿道人洲[5]，俟众军齐集俱进。景宗固启求先据邵阳洲尾，上不许。景宗欲专其功，违诏而进，值暴风起，颇有溺者，复还守先顿。上闻之曰："景宗不进，盖天意也。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致狼狈，今破贼必矣。"

33 初，汉归义侯势之末[6]，群獠始出，北自汉中，南至邛、笮[7]，布满山谷。势既亡，蜀民多东徙，山谷空地皆为獠所据。其近郡县与华民杂居者，颇输租赋，远在深山者，郡县不能制。梁、益二州岁伐獠以自润，公私利之。及邢峦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乐业，远者不敢为寇。峦既罢去，魏以羊祉为梁州刺史，傅竖眼为益州刺史。祉性酷虐，不得物情。

獠王赵清荆引梁兵入州境为寇，祉遣兵击破之。竖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34 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谢朏卒。

35 魏人议乐，久不决。

【注释】

①柔然库者可汗：柔然，古代北狄之一，姓郁久闾托跋，其始祖木骨闾之子车鹿会自号柔然，始有部众。北魏世祖改称其为"蠕蠕"，故后文魏主又呼柔然为"蠕蠕"。库者可汗，当时柔然部落首领；可汗(kèhán 客寒)，古代少数民族国王的通称。

②魏之叛臣：柔然始祖本依附北魏先帝，至杜伦时，侵高车，统一各部落，始自称丘豆可汗，故北魏称其为魏之叛臣，事见一百八卷晋孝武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

③暂听通使：柔然在杜伦时最盛，后被北魏击败，但北魏为了有效控制北边，仍与柔然互通使者，故称暂听通使。事见一百三十六卷齐武帝永明五年(公元487年)。

④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慴：从晋朝以来，王国设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左右常侍各一人；杨椿，事见一百三十七卷齐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

⑤道人洲：地名，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西对邵阳洲。

⑥汉归义侯势：即成汉主李势，于晋永和三年(347年)降晋，封归义侯。

⑦邛(qióng 穷)、笮(zuó 昨)：又写作邛、筰，古时西南夷建立的两个国家，又称邛都、笮都，位于今四川西昌东南。

【译文】

29 初六，围攻义阳的梁军听说洛口溃败便连夜退兵，北魏郢州刺史娄悦跟踪追击，打败了梁军。

30 柔然库者可汗去世，他的儿子伏图继位，号称佗汗可汗，改年号为始平。十七日，佗汗派遣纥奚勿六跋到北魏请求和好。北魏宣武帝不派使者回报，只对勿六跋说："你们蠕蠕的远祖杜伦，是魏的

叛乱之臣，以前是我们大魏予以宽容包涵，才暂时和你们互通使者。现今你们蠕蠕部落已经衰微，赶不上以前了，我大魏的事业，正如周朝和汉代一样隆盛，只因为江南尚未平定，才稍微宽缓了向北征伐的事，双方讲和的事情，不能答应你们。如果你们愿修藩臣的礼节，心意诚恳明白的话，当然不会单单把你们忘在一边的。”

31 北魏京兆王元愉、广平王元怀国内的大臣多骄奢放纵，贿赂公行，受授请托，北魏宣武帝下诏中尉崔亮治他们的罪，判刑被处死的三十多人，其余没有判死罪的也都除去名籍成为庶民。只有广平王的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楷因为曾忠言直谏而免罪。杨昱是杨椿的儿子。

32 十一月，初四，梁朝大赦天下。下诏令右卫将军曹景宗统帅二十万军队援救钟离。皇上敕令曹景宗停留在道人洲，等待各路军队到齐后一起进军。曹景宗上疏坚持要求先占领邵阳洲洲尾，皇上不答应。曹景宗想要独占功劳，违抗诏令进军，正遇上狂风骤起，有很多人落水溺死，曹景宗又回到道人洲上驻守。皇上听到这个消息说道：“曹景宗不能进军，大概是天意。如果孤军前往，城防不能按时建立，一定会陷于狼狈境地，现在这样，一定会打败敌人了。”

33 当初，汉归义侯李势末年，西南夷开始从山中出来活动，北面从汉中郡起，南面到邛、笮等地，夷人布满了山谷。李势去世后，蜀地的老百姓多往东迁移，山谷间的空地都被夷人占有。在那些靠近郡县的地方，夷人和汉人混杂居住，常常还向政府交纳租税，那些远在深山的夷人，郡县就无法进行控制。梁、益二州官府每年都要讨伐深山的夷人来获取利润，官府和官吏自身都从中收益。等到邢峦做了梁州刺史，夷人靠近郡县的都安居乐业，远在深山的也不敢出来寇掠州县。邢峦既然罢职而去，北魏派羊祉来任梁州刺史，傅竖眼任益州刺史。羊祉性情残酷暴虐，不得当地人心。夷人首领赵清荆引来梁兵到梁州境内虏掠，羊祉派兵把他们打败了。傅竖眼在益州广施恩惠，建立信用，很受夷人的欢迎。

34 十二月，十二日，都亭靖侯谢朏去世。

35 北魏人讨论乐律，很久也未能取得结果。

六　年

1 春，正月，公孙崇请委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监其事；魏主知肇不学，诏太常卿刘芳佐之。

2 魏中山王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①]，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城中众才三千人，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魏人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蹙其后，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冲车所撞，城土辄颓，义之用泥补之，冲车虽入而不能坏。魏人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

二月，魏主召英使还，英表称："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来，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霁，城必可克，愿少赐宽假！"魏主复诏曰："彼土蒸湿，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也。"英犹表称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绍诣英议攻取形势。绍见钟离城坚，劝英引还，英不从。

上命豫州刺史韦叡将兵救钟离，受曹景宗节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阴陵大泽行[②]，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

畏魏兵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至邵阳，上豫敕曹景宗曰："韦叡，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叡，礼甚谨，上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

景宗与叡进顿邵阳洲，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去魏城百余步。南梁太守冯道根，能走马步地，计马足以赋功[3]，比晓而营立。魏中山王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军容甚盛，魏人望之夺气。景宗虑城中危惧，募军士言文达等潜行水底，赍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气百倍。

杨大眼勇冠军中，将万余骑来战，所向皆靡。叡结车为陈，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矢贯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帅众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4]，一日数合，英乃退。魏师复夜来攻城，飞矢雨集，叡子黯请下城以避箭，叡不许；军中惊，叡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牧人过淮北伐刍藁者，皆为杨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余人，于大眼城南数里筑垒，大眼来攻，景宗击却之。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有抄掠者，皆为草所获，是后始得纵刍牧。

上命景宗等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叡使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殪。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

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军大溃。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叡遣报昌义之，义之悲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诸军逐北至涉水上⑤，英单骑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

义之德景宗及叡，请二人共会，设钱二十万，官赌之⑥。景宗掷得雉；叡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⑦。景宗与群帅争先告捷，叡独居后，世尤以此贤之。诏增景宗、叡爵邑，义之等受赏各有差。

【注释】

①邵阳洲：地名，在今安徽凤阳东北的淮河中。案：钟离城位于淮水南岸，北魏从淮北跨河围攻钟离，故需在邵阳洲两岸以桥相接，便于交通。

②阴陵：地名，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③计马足以赋功：计算马的脚步数来估计挖掘长堑的工作量，给士兵分配工作。据载，挖掘一条上底面宽二丈、下底面宽一丈，深一丈的城壕，按每人日掘进尺三丈，需五人挖掘一天方可完成。梁军掘堑工作量可以此推算。

④执白角如意以麾军：如意，古时器物名称，一名搔杖，取搔痒可如人意名之。魏晋南朝名士多用之。麾，同"挥"。

⑤涉水：又名洽水，淮河的一条支流，位于今安徽北部。

⑥官赌之：赌，即赌博，古称为樗蒲之戏。因此类之事不设于公庭，而现今竟于徐州公庭聚赌，故称为官赌。

⑦遂作塞：樗蒲之法，历代互有差异；大体以五种木头做成骰子，有枭、卢、雉、犊、塞诸名，为胜负之彩，博得头上刻有枭形骰子的为最胜，卢次之，

雉、堞又次之，塞为最下。

【译文】

六年(丁亥，公元 507 年)

1 春，正月，北魏公孙崇请求委任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监督管理议定雅乐之事，北魏宣武帝知道高肇不学无术，下诏令太常寺卿刘芳辅佐他。

2 北魏中山王元英和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人率部众数十万人进攻钟离。钟离城的北面被淮水阻隔，北魏军队在邵阳洲的两边建起桥梁，并建立了数百步长的栅栏，作为跨越淮河的通道。中山王元英占据了淮河南岸进攻钟离城，杨大眼据守北岸建立城池，用以作为运输转送粮食的据点。钟离城里的军队才有三千人，昌义之统帅战士和将领，随机应变地抗击敌人。北魏军队用车运土填护城河，又让士兵们背来泥土跟随车后，派严苛的骑士在士兵后面督促，如果有人行动迟缓来不及回转，就借势用土把他给埋了进去，因而士兵们不敢怠慢，一会儿就把护城河填满了。北魏冲车所撞之处，钟离城城墙上的土就往下塌落，昌义之命令士兵用泥土把它补起来，所以魏军的冲车虽有冲入，但整个钟离城墙并未被毁坏。北魏人日夜不停地猛烈进攻，轮番交替，坠落下去又爬上来，没有后退的人。一天交战数十回合，前后被杀带伤的士兵达万人，魏军战死的士兵尸体堆起与城墙一样高。

二月，北魏宣武帝召元英，让他回师，元英上表说："下臣我的愿望是消灭逋逃的敌寇，但进入本月以来，阴雨连绵，如果三月雨过天晴，钟离城一定会被攻下，希望明主能稍微宽限时日。"魏宣武帝又下诏说："钟离地方燥热潮湿，不宜停留过久。形势虽然有必定攻取的可能，这不过是将军的深远之计；但军队长久在外精疲力尽，也是朝廷忧虑之处。"元英仍然上表坚持说定能取胜，魏宣武帝派遣步兵校尉范绍到元英营帐讨论进攻夺取钟离的形势。范绍看

到钟离城很坚固，劝元英率军回朝，元英不听。

皇上命令豫州刺史韦叡率军援救钟离城，接受曹景宗的节制与调遣。韦叡从合肥选直捷的近路走，由阴陵取道大泽前进，遇到山谷深涧，军队就空中架桥飞越过去。人们害怕魏军强大，很多人跑来劝阻韦叡慢点进军，韦叡说：'如今钟离城中挖地洞来居住，背着门板去井里打水，把车赶得飞快，士兵拚命奔跑，尚且还恐怕晚了，更何况放慢速度呢?使魏军覆没的计划，早已在我心中，你们完全不必担心。"十天之内，军队已到达邵阳，梁武帝敕令曹景宗说："韦叡是你的同乡望族，你应该好好礼貌待他!"曹景宗接见韦叡，对他十分恭谨，皇上听到这一消息后说："两位大将能和谐相处，军队一定会取胜的。"

曹景宗和韦叡进驻邵阳洲，韦叡在景宗军营前二十里的地方夜间派兵挖掘了长长的战壕，树起鹿角，将洲分割成两半，形成一座城，距离魏军的守城只有一百多步远。南梁郡太守冯道根，只需骑着马在地上走过一遍，便能够依据马步的数目，计算出工程量及所需的工时总数，到了天亮，韦叡部队的营寨已经建立起来了。北魏中山王元英见此情景后大吃一惊，用杖敲击着地上说："这是什么神来了呀!"曹景宗的部队武器装备精致簇新，军队阵容强盛，魏人远远望见，锐气大失。曹景宗恐怕城中危险畏惧，招募军士言文达等人潜水进入城中，携带去了手令，城里的梁军这才知道外面有援救的军队，因此勇气倍增。

杨大眼的英勇，在全军中属于第一，带领一万多名北魏骑兵来与梁军交战，所遇到的都被他打败。韦叡连结战车成为阵列，杨大眼聚结骑兵围攻他，韦叡安排两千张强弩同时发射，弓矢射穿铠甲刺入胸中，魏军被射死射伤的人很多。有一支箭射穿了杨大眼的右臂，杨大眼败退下来。第二天早晨，中山王元英亲自统帅部众前来交战，韦叡乘坐白色木轿，手里拿着白色角质如意棒指挥军队，一天之内多次交锋，中山王元英这才退走。北魏军队又趁夜晚前来攻

城，飞来的箭头象雨点般落下，韦叡的儿子韦黯请求到城下去躲一躲箭，韦叡不答应；军中有些惊慌失措，韦叡在城上严厉呵斥，这才安定下来。到淮河北岸割草放牧的牧人，都遭到杨大眼的掳掠；曹景宗招募了一千多名勇敢的士兵，在离杨大眼驻城的南面几里路远的地方修筑堡垒，杨大眼前来进攻，曹景宗把他打退了。堡垒修成后，派别将赵草戍守，遇到出来掳掠的魏军，全都被赵草所俘获，此后梁人才能在淮河北岸放心放牧。

皇上命令曹景宗他们预先准备好高大的战船，使它们的高度和北魏安置的河桥相等，作为火攻的计划。让曹景宗和韦叡各人负责进攻一边的桥：韦叡进攻南边的，曹景宗进攻北边的。三月，淮水猛涨了六七尺，韦叡派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刘文钊等人，乘着战船一齐出发，进攻邵阳洲上的魏军并将之全歼。另外又用小船装上草，将油脂灌进草里，进而焚烧北魏的河桥，风大火猛，烟尘将天空遮蔽得一片昏暗，敢死的战士拔起木栅，砍断桥梁，河水又流得十分湍急，一转眼之间，桥和木栅栏完全化为了乌有。冯道根等人全都亲自与魏军搏战，士兵英勇奋战，呼叫之声惊天动地，人人都是以一当百，北魏军队被打得大败。中山王元英看到桥已断绝，便脱身弃城逃走了，杨大眼也烧掉了军营离开了。北魏的各个堡垒也依次土崩瓦解，魏军抛弃了手中的武器铠甲争着投水逃命，死的达十多万人，被杀死的也达同样的数目。韦叡派人去向吕义之报告战况，吕义之悲喜交加，顾不上答话，只是叫着："死而复生了！死而复生了！"各路梁军追击败逃的魏军一直追到涉水边上，中山王元英仅自己一个人骑马到达梁城，沿着淮水一百多里路程，尸骸互相堆藉，被活捉的魏兵有五万人，收缴的粮食物资、武器械具堆积如山，牛马驴骡数不胜数。

吕义之非常感激曹景宗和韦叡，请二人一同赴会，准备了二十万钱，在钟离城的官府里赌钱为戏。曹景宗掷骰子得了个输采"雉"，韦叡慢慢地掷得了个赢采"卢"，他立即取一颗骰子翻转来成

了个输采"塞",口里说:"今天真是有点奇怪!"曹景宗和其他大将争先恐后去朝廷报告胜利,只有韦叡一个落在后面,而世人反而因此更加称赞韦氏。皇上下诏增加曹景宗、韦叡的爵位和食邑,昌义之等人也都受到不同的奖赏。

3 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秀为江州刺史。秀将发,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乎!"乃以坚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

4 丁巳,以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5 六月,丙午,冯翊等七郡叛降魏[1]。

6 秋,七月,丁亥,以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7 八月,戊子,大赦。

8 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经算失图,齐王萧宝寅等守桥不固,皆处以极法。"己亥,诏英、宝寅免死,除名为民,杨大眼徙营州为兵[2]。以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崇多事产业,征南长史狄道辛琛屡谏不从,遂相纠举。诏并不问。崇因置酒谓琛曰:"长史后必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长史,朝夕闻过,是所愿也。"崇有惭色。

9 九月,己亥[3],魏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

王嘉为司空。

10 甲子，魏开斜谷旧道④。

11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⑤。勉精力过人，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⑥。尝与门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⑦，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可及公事。"时人咸服其无私。

12 闰月，乙丑，以临川王宏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13 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时高贵嫔有宠而妒，高肇势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归咎高氏，宫禁事秘，莫能详也。

14 甲申，以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15 乙酉，魏葬顺皇后于永泰陵⑧。

16 十二月，丙辰，丰城景公夏侯详卒⑨。

17 乙丑，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以城来降。

【注释】

①冯翊等七郡：冯翊郡，南朝始侨置，治所先在今湖北襄阳，后曾迁至莲勺县（今湖北钟祥西北）；其它六郡未详何处。

②徙营州为兵：营州，地名，北魏始置，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徙营州为兵：削职为民，迁至营州为戍边士兵。

③己亥：据《魏书·世宗纪》，己亥当作"己未"。

④斜谷旧道：即褒斜谷故道的北段，位于今陕西眉县西南，是由秦入蜀的重要路线。汉高祖刘邦至蜀中、诸葛亮北伐，均取道于此。后南北分争，塞断此

道，故北魏有复开斜谷旧道之举。

⑤五兵尚书：武官名，职掌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等五兵。

⑥避讳：本指古时避写君父之名或言语的一种习尚，此处当指避开各家的短处。

⑦詹事五官：指太子詹事所属的五官椽，为武职。

⑧永泰陵：北魏皇陵名，具体地址不详。

⑨丰城景公：夏侯详封丰城景公。丰城，梁置县名，位于今江西丰城南。

【译文】

3 夏，四月，二十日，任命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萧秀为江州刺史。萧秀临行时，主事的人请求用两艘坚牢的大船装载祭祀用品，萧秀说："难道我爱财物胜过爱惜人才吗！"于是便把坚牢的船只让给了僚佐乘坐，比较差的用来装载斋库的物资，不久遇到了大风浪，装斋物的两只船被风浪打沉了。

4 二十八日，梁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5 六月，十八日，梁朝所侨置冯翊等七郡叛变，投降了北魏。

6 秋，七月，三十日，梁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7 八月，初一，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8 北魏司法官吏上奏说："中山王元英作战谋划失策，齐王萧宝寅等人守卫邵阳洲两岸的河桥不牢，都应该处以最严厉的刑法。"十二日，北魏宣武帝颁下诏书，免中山王元英、齐王萧宝寅死刑，削除官籍成为庶民，杨大眼转送营州充当边兵。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李崇贪图钱财，购置很多产业，他手下的长史狄道、辛琛等人多次劝谏也不肯听，狄道、辛琛便联名上书举劾。北魏宣武帝下诏对双方都不予追究。李崇借机摆设酒席，对辛琛说："长史以后一定会做刺史的，只不知那时候会得到一位什么样的人来当你的上佐。"辛琛回答说："万一我有忝列刺史之位的荣幸，得到

一名品性方正的长史，早晚听他指正我的过失，这就是我的心愿。”李崇听后面有愧色。

9 九月，初三，北魏任命司空高阳王元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为司空。

10 初八，北魏开凿由秦入蜀中的斜谷旧道。

11 冬，十月，十六日，梁任命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精力异常充沛，超过常人，即使各种文书堆满公案，宾客坐满堂上，仍然应付对答如流，手中的笔从未停下。而且徐勉还对各家族的优缺点都了然于心。谈话时能避免触及他们的忌讳。有次和门人晚上聚会，门客虞暮向他要求詹事五官椽之职，徐勉神色严肃地说：“今晚只能谈天说地，不能涉及公事。”当时人都佩服他大公无私。

12 闰月，初十，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兼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兼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13 十二日，北魏于皇后去世。此时高贵嫔受宠于魏宣武帝而且好嫉妒，高肇的权势倾动朝廷内外，于皇后猝然死去，人们都归罪于高氏，宫禁内的事情错综复杂，没有人能知道详情。

14 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15 三十日，北魏将顺皇后安葬于永泰陵。

16 十二月，初三，梁丰城景公夏侯详去世。

17 十一月，北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献淮阳城向朝廷投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七

梁纪三　起著雍困敦，尽阏逢敦牂，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监七年

1 春，正月，魏颍川太守王神念来奔。

2 壬子，以卫尉吴平侯昺兼领军将军。

3 诏吏部尚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1]，以班多者为贵。二月，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2]，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别有八班。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凡一百九号[3]。

庚午，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

4 乙亥，以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掌内外兵要，宋孝建以来，制局用事[4]，与领军分兵权，典事以上

皆得呈奏，领军拱手而已。及吴平侯昺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幸，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为雍州刺史。

5 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师王显失于疗治[5]，时人皆以为承高肇之意也。

6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纳妃，大赦。

7 五月，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6]。

8 癸卯，以安成王秀为荆州刺史。先是，巴陵马营蛮缘江为寇[7]，州郡不能讨，秀遣防阁文炽帅众燔其林木，蛮失其险，州境无寇。

9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贵嫔为皇后。尚书令高肇益贵重用事。肇多变更先朝旧制，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群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书元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听事，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以切谏；肇闻而恶之。会匡与太常刘芳议权量事，肇主芳议，匡遂与肇喧竞，表肇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弹匡诬毁宰相，有司处匡死刑；诏恕死，降为光禄大夫。

10 八月，癸丑，竟陵壮公曹景宗卒。

11 初，魏主为京兆王愉纳于后之妹为妃，愉不爱，爱妾李氏，生子宝月。于后召李氏入宫，棰之。愉骄奢贪纵，所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按，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长，而势位不及二弟[8]，潜怀愧恨。又，身与妾屡被顿辱，高肇数谮愉兄弟，愉不胜忿。癸亥，杀长史羊灵

引、司马李遵，诈称得清河王怿密疏，云"高肇弒逆"；遂为坛于信都之南⑨，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不从，愉杀之。在北州镇皆疑魏朝有变，定州刺史安乐王诠具以状告之，州镇乃安。乙丑，魏以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行冀州事以讨愉。平，崇之从父弟也。

【注释】

①定百官为九品十八班：九品，古时官爵的九个等级，从曹魏开始制定实行；十八班，古代官僚自丞相至太祝、太医划分成的十八个等级，如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十八班，诸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右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为十七班，等等，班多的为尊贵。梁自建国至此，才由徐勉主持审定这些等级制度。

②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根据梁武帝将军之名高卑舛杂，需要重新整定的诏令，徐勉奏置一百二十五号将军，并将这些将军的阶、爵位分为二十四班，十品。如镇、卫、骠骑为二十四班；征东、征西、征南、征北施外，中军、中卫、中抚、中护施内，为二十三班；镇东、镇西、镇南、镇北施外，镇左、镇右、镇前、镇后施内，为二十二班，安东、安西、安南、安北施外，安左、安右、安前、安后施内，为二十一班；平东、平西、平南、平北施外，翊左、翊右、翊前、翊后施内，为二十班；等等，其中班数多的为尊贵。以上这些班的将军为一个品位，称为"重号将军"。另有十九个班九十个名称的将军，每十个称号分为一品。加上"重号将军"五个"班"一个品位，共二十四班十品。另虽有将军头衔但不入品的，又分为八班，事体繁杂。

③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施外国将军，即施用于国外臣服夷人首领的将军衔；这些头衔有武安、镇远、雄义拟车骑、抚朔、怀沙等共一百零九个，也分为二十四班，其前十九个名称五个班号为一品，其余每十个名称为一品。

④制局用事：制局，指制局监，和领军相对掌军事等方面文书的机构。

⑤侍御师王显：医师侍奉于皇宫，故称之为侍御师，即古书中通常所称之"御医"；名王显的人，北魏有二：此处侍御师王显，另有御史中尉王显，不可混

消。

⑥仍先为十二卿：梁朝此时添置的有太府卿、太舟卿等，加上原有太常卿、宗正卿、太仆卿、大匠卿、光禄卿、少府卿等，共十二卿。

⑦马营蛮：居住在巴陵郡境内的当地土著少数民族，具体栖居地不详。巴陵、荆州，均为沿江城镇，故可缘江为寇。

⑧势位不及二弟：二弟，指清河王元怿和广平王元怀；前此之时，京兆王元愉、广平王元怀因所属国臣骄纵，为有司纠劾。

⑨信都之南：信都，北魏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古时皇帝即位，皆需设坛于南郊祀天，故京兆王元愉要设坛于信都之南。

【译文】

梁纪三　起戊子（公元 508 年），止甲午（公元 514 年），共七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监七年（戊子，公元 508 年）

1 春，正月，北魏颍川太守王神念来投降。

2 二十八日，梁朝任命卫尉吴平侯萧昺兼任领军将军。

3 诏令吏部尚书徐勉禁定百官为九品十八班，班数多的官最贵重。二月，十一日，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的官员为十品，共二十四班；不在这十品之内的，另外还有八班。又设置施用于外番内附的将军官衔二十四班，共一百零九个称号。

十六日，下诏设置州里、郡宗、乡豪各一名，专门从事搜求荐举人才。

4 二十一日，任命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的职务是掌管内外的军事要务，刘宋孝建年间以来，制局监专擅政事，和领军府分掌兵权，典事以上的制局监属员都可以呈递奏折，领军反而无事可做，只虚有其职而已。等到吴平侯萧昺在职期间，实行严格的管理，职责分明，官府里严谨有序。制局监里的属员都是皇上亲近宠信之人，受不了他的这种管理，因而萧昺也就无法久居领军将军之职了，二十二日，外调为雍州刺史。

5 三月，初五，北魏皇子元昌夭折，因为侍御师王显治疗失误，当时人都认为他是秉承了高肇的旨意而故意造成的。

6 夏，四月，初二，梁太子娶妃子，宣布大赦天下。

7 五月，十七日，下诏恢复宗正、太仆、大匠、鸿胪等卿的设置，又增设了太府、太舟等卿，仍跟先前一样共十二卿。

8 二十一日，任命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先前，巴陵郡境内的马营土族总是沿着江流上下寇掠，州、郡两级政府都没法剿灭他们，萧秀到任后派自己直属的防阁官文炽率部焚烧了土族区域的林木，土族人失掉了凭借的险阻，荆州境内也就没有盗贼为患了。

9 秋，七月，十三日，北魏立高贵嫔为皇后。尚书令高肇更加地位尊显，权势重大，擅权朝廷。高肇大量更改前朝旧有的礼制，削去或减少诸侯的封地和食禄，贬抑和罢黜有功之人，因此弄得怨声载道。所有大臣和王室贵戚都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只有度支尚书元匡和他相对抗，自己先造好棺材摆在官署的大厅里，要抬着棺材到皇宫去弹劾高肇的罪恶，以自杀来深切进谏。高肇听说这件事后对元匡非常怨恨。正赶上元匡和太常刘芳讨论度量衡的问题，高肇赞成刘芳的主张，元匡就和高肇大声吵嚷起来，并上表说高肇是当朝的赵高，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上奏弹劾元匡诬蔑诽谤当朝宰相，司法机关判处元匡死刑；北魏宣武帝下诏书免元匡不死，降职为光禄大夫。

10 八月，初二，梁竟陵壮公曹景宗去世。

11 先前，北魏宣武帝为京兆王元愉娶于后的妹妹为王妃，元愉不喜欢她，爱小妾李氏，和李氏生了一个叫宝月的孩子。于后把李氏召进王宫，用棒子打她。元愉平时骄逸奢侈，贪鄙放纵，所作所为，多有不合法的地方。魏宣武帝召元愉进皇宫查问此事，责罚了他五十杖，并外调为冀州刺史。元愉自思自己年纪大些，而权势地位反而赶不上自己两个弟弟，心中又羞又恨。加之和爱妾李氏都多次被责罚侮辱，高肇也多次对皇帝讲元愉兄弟的坏话，心里的怒火

按捺不住。十二日，他杀了自己的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假说得到清河王元怿的密信，信里讲"高肇杀君篡位了"。于是在信都城南郊设起坛来，就皇帝之位，大赦天下，改年号建平，册立李氏为皇后。他手下的法曹参军崔伯骥不随他谋反，元愉就杀了他。冀州北边州镇因此都怀疑北魏朝廷里出了变故，定州刺史安乐王元诠把详情向他们做了通报，那些州镇才算安定下来。十四日，北魏任命尚书李平统帅北伐的各路军队，代理冀州刺史的职权来讨伐元愉。李平，是李崇的堂弟。

12 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19 魏京兆王愉遣使说平原太守清河房亮[1]，亮斩其使；愉遣其将张灵和击之，为亮所败。李平军至经县[2]，诸军大集，夜，有蛮兵数千斫平营，矢及平帐，平坚卧不动，俄而自定。九月，辛巳朔，愉逆战于城南草桥，平奋击，大破之，愉脱身走入城，平进围之。壬辰，安乐王诠破愉兵于城北。

14 癸巳，立皇子绩为南康王。

15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谏，魏主不听。高肇由是怨之，数谮勰于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荐其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愉反，胁僧固与之同，肇因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3]。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擢，构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晖以闻，晖不从，又令左卫元珍言之。帝以问晖，晖明勰不然；又以问肇，肇引魏偃、高祖珍为证，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产，固辞不

赴。中使相继召之[4]，不得已，与妃诀而登车，入东掖门，度小桥，牛不肯进，击之良久，更有使者责勰来迟，乃去牛，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5]。俄而元珍引武士赍毒酒而至，勰曰："吾无罪，愿一见至尊，死无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复见！"勰曰："至尊圣明，不应无事杀我，乞与告者一对曲直！"武士以刀镮筑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武士又筑之，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载归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号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安得良死！"魏主举哀于东堂，赠官、葬礼皆优厚加等。在朝贵贱，莫不丧气，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杀贤王。"由是中外恶之益甚。

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烧门，携李氏及其四子从百余骑突走。李平入信都，斩愉所置冀州牧韦超等，遣统军叔孙头追执愉，置信都，以闻。群臣请诛愉，魏主不许，命锁送洛阳，申以家人之训。行至野王[6]，高肇密使人杀之。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

魏主将屠李氏，中书令崔光谏曰："李氏方妊，刑至刳胎，乃桀、纣所为，酷而非法。请俟产毕，然后行刑。"从之。

李平捕愉余党千余人，将尽杀之，录事参军高颢曰："此皆胁从，前既许之原免矣，宜为表陈。"平从之，皆得免死。颢，祐之孙也[7]。

济州刺史高植帅州军击愉，有功当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为国致效，乃其常节，何敢求赏！"植，肇之子

也。

加李平散骑常侍。高肇及中尉王显素恶平，显弹平在冀州隐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初，显祖之世，柔然万余口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镇⑧，及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千余户在。太中大夫王通请徙置淮北以绝其叛，诏太仆卿杨椿持节往徙之，椿上言："先朝处之边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别异华、戎也。今新附之户甚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驱之使叛也。且此属衣毛食肉，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歼尽。进失归附之心，退无藩卫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后患，非良策也。"不从，遂徙于济州⑨，缘河处之。及京兆王愉之乱，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

【注释】

①平原：即平原郡，北魏所置，治所位于今甘肃平凉东泾水南岸。

②经县：汉时县名，北魏太和十年（公元 486 年）以后移治今河北威城境内。

③蛮贼：指洛阳以南到淮、汝、江、沔诸水以北间散布的土著部落。

④中使：皇帝左右的信使，多在传递口谕时出现。

⑤各就别所消息：消息，消洒毒然后得以休息；魏宣武帝这次宴饮的主要目的是除掉彭城王元勰，故要诸侯王各就别所消息。

⑥野王：地名，位于今河南沁阳。

⑦祐之孙：祐，即高祐，高允的堂弟，以文学事北魏孝文帝。

⑧高平、薄骨律二镇：北魏设置的二个边镇，高平镇位于今宁夏固原，薄骨律镇位于今宁夏灵武，后此镇改为沃野镇。

⑨济州：北魏所置，治所在今山东仕平西南。

【译文】

12 十六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平。

13 北魏京兆王元愉派使者去劝说平原郡太守清河人房亮，房亮杀了元愉的使者；元愉派他手下的将领张灵和进攻房亮，被房亮打败了。李平的军队到达经县，各路军队完全集中，夜里，有数千名蛮兵毁坏了李平营中的栅栏，箭射到了李平的营帐里，李平躺着毫不惊慌，过了一会儿骚乱就自动平息了。九月，初一，元愉自己到信都城南的草桥一带迎战，李平发起猛攻，把他打得大败，元愉脱身逃入信都城中，李平进而包围了他。十二日，安乐王元诠又在信都城北打败了元愉军。

14 十三日，梁朝册立皇子萧绩为南康王。

15 北魏当初册立高皇后，彭城王元勰坚决进谏劝阻，魏宣武帝不听从他的意见。高肇因此便对元勰心怀怨恨，多次向魏宣武帝进元勰的谗言，魏宣武帝并没有相信高肇的话。元勰早先推荐他的舅氏潘僧固为长乐郡太守，等到这次京兆王元愉叛乱，胁迫潘僧固和他一起造反，高肇便借这件事诬告元勰同北方的元愉一起通谋，向南方各地招募叛乱的蛮族。彭城王元勰王府的郎中令魏偃、前任防阁高祖珍，希图高肇的提拔，便诬证实有此事。高肇让侍中元晖将此事上报魏宣武帝，元晖不听他的命令，高肇又命令左卫元珍上报此事。魏宣武帝问元晖是否实有此事，元晖说明元勰没有这事；魏宣武帝又拿此事去问高肇，高肇便举出魏偃、高祖珍做证人，魏宣武帝于是就相信了高肇。十八日，魏帝召勰和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高肇一起参加宴会。元勰的王妃李氏刚刚生孩子，元勰坚决推辞不去。皇帝的信使不断来召唤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和李妃告别登车前往，车过东掖门，驶过小桥，拉车的牛不肯再走，鞭打了很久也不行，这时又有使者来责备元勰到的太迟，元勰便只好卸下了拉车的牛，让人拉着车进宫。宴会在皇宫举行，喝到夜里，大家都喝醉了，各人到别处去醒酒休息。过了一会

儿元珍带着武士送来毒酒，元勰说："我没有罪，希望见一下皇帝，然后死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元珍说："皇帝你哪里还能再见得到！"元勰说："皇帝是圣明的，不应当无缘无故地杀我，希望让我见见皇帝，和告发我的人在皇帝面前把事情辩个明白！"武士用刀环击元勰，元勰大声地喊道："皇天，我冤枉呀，一片忠心反而被杀。"武士又用刀环去击他，元勰这才喝下毒酒，武士借势把他杀了。到了早晨，用被子裹了尸首用车运回元勰的王府，说是因为酒醉而死。元勰的王妃李氏号啕大哭说："高肇伤天害理杀死了你，老天有眼，他也决不会好死的！"北魏宣武帝在宫中的东堂里哀悼元勰，赠官、葬礼都加等优厚。在朝中的官吏不论贵贱，听到这个消息人人都垂头丧气。在路上行走的男女老少都说："高肇凭白无辜地杀死彭城王。"从此以后，朝廷内外的人都更加厌恶高肇了。

京兆王元愉守不住信都了，二十三日，他放火烧了城门，带了李妃和他的四个儿子随着一百多名骑兵突围逃走。李平进入信都城，杀了元愉所委任的冀州刺史韦超等人，派统军叔孙头追击并抓住了元愉，把他关押在信都，消息上报朝廷。群臣都要求将元愉杀了，魏宣武帝不听从，命令将元愉锁了送往洛阳，用家法来责训他。走到野王时，高肇秘密派人把他杀了。他的几个儿子到了洛阳，魏帝把他们都赦免了。

魏宣武帝将要杀京兆王妃李氏，中书令崔光进谏说："李氏刚好怀有身孕，行刑竟至于剖腹中胎儿，这可是商纣王和夏桀的暴行，严酷不合法理。请求等她生了孩子，再对她用刑不晚。"魏宣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李平搜捕到元愉的残余同党一千多人，准备把他们全都杀了，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人都是被迫参与的，事前已答应宽免他们了，应该上表给皇帝赦免他们。"李平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些人因而都得以免除死罪。高颢，是高祐的孙子。

济州刺史高植率领州中的军队进攻元愉，有功勋应当封赏，高

植不接受，说："我家受到朝廷的恩德如山，为国家贡献力量，乃是份内应尽的义务，哪里还要希求奖赏！"高植是高肇的儿子。

北魏加封李平为散骑常侍。高肇和中尉王显平常都讨厌李平，王显因为弹劾李平在冀州时暗中截留没官的人口，高肇奏请除掉李平入朝的名籍。

当初，北魏显祖的年代，柔然部族有一万多人口投降北魏，朝廷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和沃野镇，等到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柔然部落投降过来的人又差不多全都叛逃走了，只有一千来口仍留在原处。太中大夫王通请求将余下的柔然人口迁移到淮北，以便杜绝叛逃现象，北魏下诏命令太仆卿杨椿持了朝廷的符节去主持迁移，杨椿上书说："前朝皇帝所以将柔然降众安置在边镇，目的是想借此招徕远方的少数民族部族，而且使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有所区别。现在新近归附的人很多，如果将原先归附的人口都迁走，新归附的人一定会感到不安，这可是驱使他们叛逃。况且这些人习惯穿皮毛吃肉食，冬天不怕寒冷，南方土地潮湿燥热，把他们驱赶到那里必定会毁灭殆尽。前失掉归附的人心，后没有藩卫边境的益处，把他们安置在中原腹地，也许会产生后患，这可不是好的谋略。"朝廷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于是把他们迁到了济州，沿着黄河边安置他们。等到这次京兆王元愉作乱，这些柔然人便都渡过了黄河去依附元愉，他们沿途抢劫寇掠，象杨椿当初所预言的那样。

16 庚子，魏郢州司马彭珍等叛魏，潜引梁兵趋义阳，三关戍主侯登等以城来降[①]。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魏以中山王元英都督南征诸军事，将步骑三万出汝南以救之。

17 冬，十月，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豫州刺史司马悦，自

号平北将军，求救于司州马仙琕[2]。时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都督，仙琕签求应赴。参佐咸谓宜待台报，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救虽旧，非应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诏仙琕救早生，仙琕进顿楚王城[3]，遣副将齐苟儿以兵二千助守悬瓠。诏以早生为司州刺史。

18 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19 魏以尚书邢峦行豫州事，将兵击白早生。魏主问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时可平？"对曰："早生非有深谋大智，正以司马悦暴虐，乘众怒而作乱，民迫于凶威，不得已而从之。纵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粮运不继，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于利欲，必守而不走，若临以王师，士民必翻然归顺，不出今年，当传首京师。"魏主悦，命峦先发，使中山王英继之。

峦帅骑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鲍口[4]。丙子，早生遣其大将胡孝智将兵七千，离城二百里逆战，峦奋击，大破之，乘胜长驱至悬瓠。早生出城逆战，又破之，因渡汝水，围其城。诏加峦都督南讨诸军事。

丁丑，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杀宿豫戍主严仲贤，以城来降。时魏郢、豫二州，自悬瓠以南至于安陆诸城皆没，唯义阳一城为魏坚守。蛮帅田益宗帅群蛮以附魏，魏以为东豫州刺史[5]，上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招之，益宗不从。

十一月，庚寅，魏遣安东将军杨椿将兵四万攻宿豫。

魏主闻邢峦屡捷，命中山王英趣义阳，英以众少，累

表请兵，弗许。英至悬瓠，辄与蛮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齐荀儿等开门出降，斩白早生及其党数十人。英乃引兵前趋义阳。宁朔将军张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弃城走，英追击，斩之。

魏义阳太守狄道辛祥与娄悦共守义阳，将军胡武城、陶平虏攻之，祥夜出袭其营，擒平虏，斩武城，由是州境获全。论功当赏，娄悦耻功出其下，间之于执政，赏遂不行。

20 壬申，魏东荆州表"桓晖之弟叔兴前后招抚太阳蛮[6]，归附者万余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诏前镇东府长史鄱道元案行置之[7]。道元，范之子也。

21 是岁，柔然佗汗可汗复遣纥奚勿六跋献貂裘于魏，魏主弗受，报之如前。

初，高车侯倍穷奇为哌哒所杀[8]，执其子弥俄突而去，其众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监河南孟威抚纳降户，置于高平镇[9]。高车王阿伏至罗残暴，国人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哌哒奉弥俄突以伐高车，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弥俄突与佗汗可汗战于蒲类海[10]，不胜，西走三百余里。佗汗军于伊吾北山[11]。会高昌王麹嘉求内徙于魏，时孟威为龙骧将军，魏主遣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见威军，怖而遁去。弥俄突闻其离毙，迫击，大破之，杀佗汗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威，且遣使入贡于魏。魏主使东城子于亮报之，赐遗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还。

佗汗可汗子丑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

昌。

22 宋、齐旧仪，祀天皆服衮冕，兼著作郎高阳许懋请造大裘⑫，从之。

23 上将有事太庙，诏以“斋日不乐，自今舆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

【注释】

①三关戍：即义阳三关（平靖关、黄峴关和武阳关，平靖关在今河南信阳西南、黄峴关在今河南信阳南，武阳关在今河南罗山南。），均在北魏郢州境内。

②悬瓠：一名汝壶，在河南汝南，是北魏豫州治所。

③楚王城：即楚王戍，在今安徽临泉西南。

④鲍口：或云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但似与悬瓠等地方位不合。

⑤东豫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南息县城关。

⑥太阳蛮：北魏东荆州（治今河南泌阳）境内的一支土著族，具体栖居地不详。

⑦郦道元：北魏著名地理学家和文学家，所著《水经注》尤其闻名；其父郦范，事迹见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

⑧哒哒：我国古代西域少数民族部落之一，属大月氏族的一支，也是高车的别种。哒哒人建立的哒哒王国，原出塞北，从金山往南至于阗西部，离长安一万一百里，王都名拔底城。

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

⑩蒲类海：一名婆悉海，即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巴里坤湖。

⑪伊吾北山：在今新疆哈密西北。

⑫请造大裘：大裘，黑羊羔裘，服之祀天，以示质朴；案，古时天子有六冕之服，均玄上纁下，梁武帝此举，属于改制，后世礼家或讥之。

【译文】

16 二十日，北魏郢州司马彭珍等人背叛北魏，暗中引导梁兵开

赴义阳，北魏三关戍的守将侯登等人献上城池投降梁朝。北魏郢州刺史娄悦关闭义阳城自守，北魏派中山王元英为都督南征诸军事，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三万人由汝南出发前往营救。

17 冬，十月，北魏悬瓠守军首领白早生杀死豫州刺史司马悦，自称平北将军叛变北魏，向梁朝司州刺史马仙琕请求援助。此时荆州刺史安成王萧秀为梁朝北方各州的统帅，马仙琕典签请求应赴。萧秀的僚属都说应该等朝廷的回信再作决定。萧秀说："白早生他们等我们的接应以求生存，援救他们应该迅速，等待朝廷的指令虽然是过去的规定，但却不能应付目前出现的紧急情况。"当即派兵赶赴援救。皇上也下诏书命令马仙琕救援白早生。马仙琕进驻楚王城，派遣副将齐苟儿率领二千士兵帮助白早生防守悬瓠城。梁朝下诏任命白早生为司州刺史。

18 十六日，任命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19 北魏任命尚书邢峦兼任豫州刺史，带兵进攻白早生。魏宣武帝问邢峦说："您说说看，白早生是会逃走呢还是会坚守悬瓠呢？什么时候可以平定他？"邢峦回答说："白早生不是那种有深谋远虑、智力超群的人，只是因为司马悦太残暴酷虐，凭借了众人的激愤而叛变，老百姓只是被他的凶威所迫，没有办法才屈从于他的。即使有梁朝的援兵进驻悬瓠，但水路不通，梁朝的粮食运输仍无法接济，他也会被我军擒获。白早生眼下得到了梁朝的援助，沉溺于小利和物欲之中，一定会守住悬瓠不走。如果我们朝廷的大军开到那里，老百姓一定会猛然醒悟，脱离白早生而归顺朝廷，所以不超过今年之内，我定会把白早生的首级传送到京城。"魏宣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命令邢峦作为先头部队出发，派中山王元英随后前往。

邢峦率领八百名骑兵，加快速度，日夜兼程，五天便赶到了鲍口。二十六日，白早生派他手下的大将胡孝智率七千人马，在离悬瓠二百里的地方迎战，邢峦奋勇进攻，把胡孝智打得大败，又借着胜利的形势长驱直入，到达悬瓠。白早生到悬瓠城外迎战，又被打

败，邢峦趁势渡过汝水，包围了悬瓠城。北魏朝廷下诏书加封邢峦为都督南讨诸军事。

二十七日，北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杀死宿预城守军首领严仲贤，用宿预城向梁朝投降。这时北魏鄀州和豫州两处地方，从悬瓠往南一直到安陆的各城相继陷落，只有义阳城一处仍被魏军坚守着。土著族首领田益宗率领土著各部落去归附北魏，北魏任命他为东豫州刺史，皇上用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封赏招降他，他也不接受。

十一月，十一日，北魏派遣安东将军杨椿带领四万人马进攻宿预。

北魏宣武帝听到邢峦频传捷报，命令中山王元英奔赴义阳，元英认为自己手下的兵力不够，多次上表奏请增加兵力，都没有获准。元英到达悬瓠城下，就和邢峦联合进攻。十二月，初十，齐苟儿等人打开悬瓠城门出来投降，杀掉了白早生及其党羽几十人。元英于是率兵赶赴义阳。梁朝的宁朔将军张道凝原来驻扎在楚王城，十四日，放弃楚王城逃跑，元英从后追击，把他杀了。

北魏义阳太守狄道人辛祥和娄悦共同守卫义阳，梁朝的将军胡武城、陶平虏进攻义阳，辛祥夜里出城袭击梁军的营垒，活捉了陶平虏，杀死了胡武城，因此义阳全州的领地得以保全。等到北魏朝廷评论他们的功绩给予奖赏时，娄悦为自己的功劳在辛祥之下感到羞辱，就到主管官员那里问个分晓，奖赏最后就没有施行。

20 二十三日，北魏东荆州上奏表说："桓晖的弟弟桓叔同先后招降安抚的太阳土著族人，归顺于我的已有一万多户人口，请求设置十六个郡五十个县。"北魏朝廷诏令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核实施行。郦道元，是郦范的儿子。

21 这一年，柔然人的佗汗可汗又派遣纥奚勿六跋献貂皮衣给北魏，魏宣武帝不接受，但却同从前一样给了柔然馈赠，作为回报。

早先，高车侯倍穷奇被哌哒人杀死，并且哌哒人还抓走了他的

儿子弥俄突，他的部众也都各自走散，有的投奔了北魏，有的投奔了柔然。魏帝派羽林监河南人孟威前往安抚和招纳投降的民众，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居住。高车王阿伏至罗这个人极其残暴，高车都城里的人把他杀了；立他的同宗跋利延为王。呵哒人带着弥俄突来讨伐高车，高车王都里的人又杀了跋利延，迎接弥俄突并立他为高车王。弥俄突和柔然佗汗可汗在蒲类海交战，战斗失利，向西撤退了三百多里。佗汗可汗在伊吾北山上驻扎。正赶上高昌王麹嘉向北魏请求内迁到北魏境内，这时孟威是龙骧将军，北魏就派孟威发三千凉州兵去迎接高昌王及其部众，孟威带兵到达伊吾，佗汗可汗见到北魏军队，以为是向着他来的，便惊慌地逃走了。弥俄突听说佗汗可汗紧张逃离了，就在后面追击，把佗汗可汗打得大败，在蒲类海北面把他杀死了，割下他的头发送到孟威手中，并且还派使者到北魏朝贡。北魏帝派东城子于亮回报他们，赠赐的礼物非常丰厚。高昌王麹嘉超过约定的日子，没能赶到指定地点，孟威就率兵返回了。

佗汗可汗的儿子丑奴立为王，号称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年号为建昌。

22 宋、齐两个朝代原先的仪制，在祭天时穿衮冕，兼著作郎高阳人许懋请求制造大裘，皇上接受了这一建议。

23 皇上将往太庙举行祭祀，在诏书上说："斋戒的日子不演奏音乐，从今开始，车驾刚出宫时，乐队鼓吹跟随在后面但不吹奏；返回宫中时，则依照一般的礼仪吹奏。"

八 年

1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时有请封会稽、禅国

山者[1]，上命诸儒草封禅仪，欲行之。许懋建议，以为"舜柴岱宗[2]，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太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3]，非正经之通义也。舜五载一巡狩，春夏秋冬周遍四岳[4]，若为封禅，何其数也！又如管夷吾所说七十二君[5]，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周成王非受命之君[6]，云何得封太山禅社首[7]！神农即炎帝也，而夷吾分为二人，妄亦甚矣。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盖齐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尝封太山，孙皓尝遣兼司空董朝至阳羡封禅国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为法。然则封禅之礼，皆道听所说，失其本文，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礼有常数，诚敬之道，尽此而备，至于封禅，非所敢闻。"上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诸者，由是遂止。

2 魏中山王英至义阳，将取三关，先策之曰："三关相须如左右手，若克一关，两关不待攻而破；攻难不如攻易，宜先攻东关。"又恐其并力于东，乃使长史李华帅五统向西关[8]，以分其兵势，自督诸军向东关。

先是，马仙琕使云骑将军马广屯长薄[9]，军主胡文超屯松岘[10]。丙申，英至长薄，戊戌，长薄溃，马广遁入武阳，英进围之。上遣冠军将军彭毚生、骠骑将军徐元季将兵援武阳，英故纵之使入城，曰："吾观此城形势易取。"毚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虏三将及士卒七千余人。进

攻广岘[13]，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走；又攻西关，马仙琕亦弃城走。

上使南郡太守韦叡将兵救仙琕，叡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怯，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中山王英急追马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叡至，乃退。上亦有诏罢兵。

初，魏主遣中书舍人嗣阳董绍慰劳叛城，白早生袭而囚之，送于建康。魏主既克悬瓠，命于齐苟儿等四将之中分遣二人，敕扬州为移[14]，以易绍及司马悦首。移书未至，领军将军吕僧珍与绍言，爱其文义，言于上，上遣主书霍灵超谓绍曰："今听卿还，令卿通两家之好，彼此息民，岂不善也！"因召见，赐衣物，令舍人周舍慰劳之，且曰："战争多年，民物涂炭，吾是以不耻先言与魏朝通好，比亦有书全无报者，卿宜备申此意。今遣传诏霍灵秀送卿至国，迟有嘉问。"又谓绍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获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为民也，凡在民上，岂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绍还魏言之，魏主不从。

3 三月，魏荆州刺史元志将兵七万寇潺沟[15]，驱迫群蛮，群蛮悉渡汉水来降，雍州刺史吴平侯昺纳之[16]。纲纪皆以蛮累为边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穷来投我，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吾得蛮以为屏蔽，不亦善乎！"乃开樊城受其降，命司马朱思远等击志于潺沟，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志，齐之孙也[17]。

4 夏，四月，戊申，以临川王宏为司空，加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

5 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降。

6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卒[97]。

7 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详子顥为北海王[98]。

8 魏公孙崇造乐尺[99]，以十二黍为寸；刘芳非之，更以十黍为寸。尚书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与经传不同，诘其所以然，云'必依经文，声则不协。'请更令芳依《周礼》造乐器[100]，俟成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从之。

9 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广阳王嘉为司徒。

10 十一月，乙丑，魏主于式乾殿为诸僧及朝臣讲《维摩诘经》[101]。时魏主专尚释氏，不事经籍，中书侍郎河东裴延隽上疏，以为"汉光武、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未尝废书。先帝迁都行师，手不释卷，良以学问多益，不可暂辍故也。陛下升法座，亲讲大觉，凡在瞻听，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楷，应务之所先，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矣。"

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于禁闼以处之。处士南阳冯亮有巧思，魏主使与河南尹甄琛、沙门统僧暹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102]，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

11 是岁，魏宗正卿元树来奔，赐爵鄫王。树，翼之弟也。时翼为青、冀二州刺史，镇郁洲[103]，久之，翼谋举州降魏，事

泄而死⑰。

【注释】

①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　国山:山名,原名离里山,在今江苏宜兴西南。

②舜柴岱宗:柴,指燃柴祭天。岱宗,即泰山。

③纬书:汉代以来出现的、与经书相对应的宣扬神学迷信和附会儒家经义的书。上文所提到的《孝经·钩命决》即纬书《孝纬》中的一篇。

④周遍四岳:舜五年一巡狩,春夏秋冬遍祭四方名岳,事载《尚书·舜典》;

⑤管夷吾:即管仲(公元前?～前645年),春秋时齐国人,事齐桓公为相,称霸中原。

⑥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诵,即位年幼,由周公旦摄政。

⑦社首:山名,在今山东泰安西南,山上有社首坛。

⑧西关:即三关中的平靖关(今河南信阳西南)。

⑨长薄:即长薄城,在今河南信阳南。

⑩松岘:即松岘城,也在今河南信阳南。长薄、松岘两城盖平靖关的外围卫星城,战时互为犄角之势。

⑪广岘:即黄岘关,在"三关"中位于中间,故又称"中关"。

⑫移:即移文,古时的一种公文。

⑬潦沟:地名,在今湖北襄樊汉江北岸。

⑭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⑮齐:拓跋齐,其事迹见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4年)。

⑯巴陵王萧宝义:梁武帝受齐禅,以谢沐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奉齐祀,事见一百四十五卷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

⑰故北海王详:北魏北海王祥因罪而死。

⑱乐尺：即律尺或黍尺，古时造乐，先要定律，而通常用黍百粒相累，取其长度作为一尺的标准，称为黍尺或律尺。

⑲依《周礼》造乐器：指依《周礼》上所载的黍尺造乐器。案，《周礼》之《典同》载有乐官掌六律六同之和的话，但未言及乐尺；同书《考工记》也未见累黍为尺之法，故此处言"依《周礼》造乐器，"不知具体何指。

⑳维摩诘经：佛教经典名，全称为《维摩诘所说经》，最早为前秦时鸠摩罗什译，现存三卷。

㉑延昌：北魏宣武帝于公元512年四月改元延昌，公元516年三月再改熙平，延昌年号使用近四年。

㉒郁洲：又名田横岛，在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

【译文】

八年（己丑，509年）

1 春，正月，初三，皇上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当时有人奏请在会稽山祭天，在国山祭地，皇上命令手下儒臣起草封禅的礼仪，准备举行封禅。许懋提出建议，认为"大舜在泰山点燃柴燎祭祀，那是巡狩时的礼仪。而《孝经·钩命决》中说："在泰山上柴燎祭天，以告成功，在梁甫封坛祭地，刻石纪号，"那都是纬书上虚诞的说法，不是儒家正规经典的通义。大舜五年巡狩一次，春夏秋冬把天下四方的名山大岳都跑个遍，如果是为了祭天祭地，哪里用得着这样多的次数！又如管仲所说的远古七十二个君主都曾封禅，但燧人氏以前的社会，民风质朴淳厚，哪里来的金泥粉饰和玉版书写呢！结绳计事的年代，哪里能够在石头上镌刻文字来祭告成功！管仲又说：'只有受天命正式即位的国君才可以封天禅地，'但周成王并不是那种正常即位受命于天的君主，那又怎么可以在泰山上祭天在社首上祭地呢！神农氏和炎帝就是一人，但管仲却把他分成两个人，这种谬妄也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圣明之主，就用不着封禅，如果是凡

庸之主,那就不配去封禅。大概是齐桓公想要举行封禅之事,管仲知道他还不够封禅的资格,就列举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说服他。秦始皇曾经在泰山祭天,孙皓曾经派兼司空董朝到阳羡的国山上去祭地,这都不是道德隆盛的君主所做的事,不值得去效法。这样看来封禅的礼制,都是道听途说的事情,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其根源在于国君在朝廷上喜好虚名,而大臣在下面阿谀逢迎。古时候君主祭祀天地,礼仪制度都有一定之规,表示诚敬的心意,从事这些礼仪就很充分了,至于说封禅名岳大山祭祀天地的事,那不是臣下所敢听到的。"皇上很赞成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因而就推演许懋的建议,说这就是皇上的旨意,并以此来答复那些请求封禅的人,奏请的人因此也就停止了。

2 北魏的中山王元英到达义阳,准备进取三关,事先制定策略说:"三关互相依赖,就象人身体的左右手,如果攻下一关,其余两关也就不攻自破;进攻难的不如进攻容易的,比较之下应该进攻东关。"又恐怕梁朝的守军将力量合聚到东关,就派长史李华率领五统军指挥的军队进攻西关,用以分散梁军的兵力,自己指挥各路军队开赴东关。

先前,马仙琕派云骑将军马广驻守长薄城,军主胡文超驻守松峴城。十八日,元英抵达长薄,二十日,元英打败长薄的梁军,马广败退到武阳城,元英进而又包围了他。皇上派遣冠军将军彭璨生、骠骑将军徐元季带兵援救武阳城,元英故意放开包围让彭、徐的军队进入武阳城,说:"我看这座城的形势容易攻下。"彭璨生他们已经入城,元英便督促士兵进攻,六天就攻下了武阳城,俘虏了三员梁将和七千多名士兵。进攻广峴城,太子左卫率李元履放弃守城逃走,又进攻西关,马仙琕也放弃守城逃走。

皇上派南郡太守韦叡带兵救马仙琕,韦叡到达安陆后,将安陆城加高了二丈多,又开挖大堑壕,修起高大的城楼。人们都讥笑他是向北魏显示怯弱,韦叡却说:"这话可不对,作为将领也应该有怯

弱的时候，不能一味地只讲勇敢。”中山王元英正在后面猛追马仙琕，想要洗刷邵阳洲惨败的耻辱，听说韦叡率兵赶到，就自己撤退了。皇上也下诏宣布休战。

当初，北魏宣武帝派中书舍人蜀阳人董绍去慰劳那些叛变的地方，白早生袭击并囚禁了董绍，派人将他囚送到建康城去。北魏攻下悬瓠城之后，命令从齐荀儿等四名梁将中分出二人，敕令扬州府写篇移文，用来向梁朝交换董绍和司马悦。北魏的移文还没有送到，梁朝的领军将军吕僧珍和董绍谈过话后，爱惜他的文彩，对皇上作了汇报，皇上就派主书霍灵超对董绍说：“现在准备任你自己回去，让你来沟通两国的友好关系，使我们两国都让自己的老百姓得以休息，那不是很好吗！”于是召见董绍，赐给衣服和其他物资，令舍人周舍去慰劳他并且还说：“两国打了多年的仗，百姓们都已饱受了战争的痛苦，因此我才不以先开口和北魏讲和为耻，最近我们也有书信送去而北魏完全还未答复，您这次回国，我们就等候您的佳音。”又对董绍说：“您知道您此番得以活着回去的原因吗？现在得到您，那可是天意。设立国君的目的是为了百姓，凡是在君位上的人，哪有不考虑这个道理的？如果北魏也有通两国之好的愿望，那现在我们就把宿豫城归还给北魏，北魏也应把汉中归还给我们。”董绍回到北魏，对魏宣武帝说明了梁朝的意思，魏帝不肯接受。

3 三月，北魏荆州刺史元志率领七万士兵侵犯潺沟，驱使当地土著部族在前冲锋，土著各族全都渡过汉水来投降梁朝，梁雍州刺史吴平侯萧昺接纳了他们。州府的僚佐都认为土著部族屡屡在边境制造叛乱，不如借此机会消灭他们，萧昺说：“他们走投无路时来归顺我们，我们杀了他们不吉利。况且现在北魏要来侵犯，我们得到这些土著部落来作为我们的屏障，不也是很好的事吗？”于是打开樊城城门接受他们投降，命令司马朱思远等人袭击驻扎在潺沟的元志，把他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人。元志是元齐的孙子。

4 夏，四月，初一，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加封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

5 二十日，北魏楚王城首领李国兴奉献楚王城来投降。

6 秋，七月，十七日，巴陵王萧宝义去世。

7 九月，初六，北魏封原先的北海王祥之子颢为北海王。

8 北魏公孙崇制定律尺，以十二黍为一寸；刘芳认为公孙崇定的律尺不合法度，另外以十黍为一寸。尚书令高肇等上奏章说："公孙崇所制造的确定八音的乐器以及他制定的音律度量，都和经传典籍上的记载不同，诘问他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说'一定要依照经文，那么声音就不会和谐'，请求另外下道诏令让刘芳依照《周礼》上的经文制造乐器，等到乐器造好后再集合各人的意见一同上奏，择善而从。"魏帝下诏同意这项呈奏。

9 冬，十月，初九，北魏任命司空广阳王元嘉为司徒。

10 十一月，十五日，北魏在式乾殿为群僧和大臣讲解《维摩诘经》。这时魏宣武帝专心崇奉佛教，不留心儒家的经籍，中书侍郎河东人裴延隽上书，认为"汉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虽然生活在战争年代，不曾废经书不看，本朝先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和军队行伍间，手中的经书都不肯放下，实在是因为学问有很多用处，不能停止一刻的缘故。陛下您亲自登上法座，为臣民讲授大彻大悟之道，凡是听到您讲经的人，不论是僧众还是俗人，都觉得茅塞顿开。但是《五经》是治理天下的典范，是应览群籍中最首要的，乞求陛下各类经典都交替阅览，儒学和佛学兼蓄并存，那么内圣外王之道就全都具备了，真谛和俗义也就完全畅通无碍了。"

这时洛阳佛教盛行，寺庙里的和尚除外，从西域来到的僧人还有三千多人，魏宣武帝派人另外为他们建立永明寺一千多间房屋来安置他们。品德高尚的平民南阳人冯亮思维灵巧，魏宣武帝让他和河南尹甄琛、沙门统领官僧暹选择中岳嵩山上风景优美之处建造闲居寺，极尽山峦岩壑和寺院建筑之美。因此远近接受了影响，

人人事奉佛教，到了延昌年间，全北魏境内共有一万三千多座寺庙。

11 这一年，北魏宗正卿元树前来投奔梁朝，梁朝赐给他鄫王的爵位。元树是元翼的弟弟。此时元翼是梁朝的青州和冀州刺史，镇守郁洲，过了很久，元翼密谋奉献所属州地投降北魏，事情泄漏出来后被处死。

九 年

1 春，正月，乙亥，以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约文学高一时，而贪冒荣利，用事十余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论者亦以为宜，而上终不用；及求外出，又不许。徐勉为之请三司之仪[1]，上不许。

2 庚寅，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2]，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3]。

3 三月，丙戌，魏皇子诩生。诩母胡充华[4]，临泾人，父国珍袭武始伯。充华初选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愿生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华曰："妾之志异于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国家无嗣乎！"及有娠，同列劝去之，充华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当长，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诩。

先是，魏主频丧皇子，年渐长，深加慎护，择良家宜子者以为乳保，养于别宫，皇后、充华皆不得近。

4 己丑，上幸国子学，亲临讲肄[5]。乙未，诏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

5 旧制：尚书五都令史皆用寒流[6]。夏，四月，丁巳，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7]；可革用士流，秉此群目。"于是以都令史视奉朝请，用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宣毅墨曹参军王颙兼中兵都[8]，并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选。

6 六月，宣城郡吏吴承伯挟妖术聚众[9]，癸丑，攻郡杀太守朱僧勇，转屠旁县。闰月，己丑，承伯逾山，奄至吴兴[10]。东土人素不习兵，吏民恇扰奔散，或劝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募勇敢闭门拒守。承伯尽锐攻之，撙帅众出战，大破之，临陈，斩承伯。撙，兴宗之子也。承伯余党入新安，攻陷黟、歙诸县[11]，太守谢览遣兵拒之，不胜，逃奔会稽，台军讨贼，平之。览，瀹之子也。

7 冬，十月，魏中山献武王英卒。

8 上即位之三年，诏定新历，员外散骑侍郎祖暅奏其父冲之考古法为正，历不可改。至八年，诏太史课新旧二历[12]，新历密，旧历疏，是岁，始行冲之《大明历》。

9 魏刘芳奏"所造乐器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13]，乞如前敕集公卿群儒议定，与旧乐参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击拊会节，请于来年元会用之。"诏："舞可用新，余且仍旧。"

【注释】

①三司之仪：即"开府同三司之仪"的简称；梁朝官制，开府仪同三司之外，另有开府同三司之仪，其位在"开府仪同三司"之下。

②起石头迄东冶：石头、东冶均为淮河北岸的两个地名，具体地址不详；或说石头即今江苏南京，东冶在今福建福州，但与缘淮塘地理方位明显不合。

③起后渚篱门迄三桥：后渚篱门、三桥均为淮河南岸的两个地点，后渚篱门，未详何处，三桥在今江苏扬州西南隅，淮河南岸的缘河堤止于此。

④充华：后宫之职，位在九嫔之列。

⑤讲肄(yì 义)：讲、肄均为研习之意。

⑥尚书五都令史：即尚书五部(殿中、吏部、金部、左右户部、中兵部)都令史。

⑦二丞：指尚书左右丞。

⑧宣毅墨曹参军：即宣毅府墨曹参军；时徐勉奏置一百二十五号将军为二十四班，宣毅将军居十七班。

⑨宣城郡：治所在今安徽宣城。

⑩吴兴：郡名，治所在今浙江吴兴。

⑪黟(yī 伊)、歙(shè 赦)诸县：黟、歙诸县，即今安徽黟县、歙县一带，梁时皆属新安郡(治所在今安徽歙县)。

⑫新旧二历：旧历，指南朝刘宋何承天所定历；新历，指祖冲之所定之历；祖冲之，我国古代伟大的数学家，事见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

⑬文·武二舞：即古代所谓"雅舞"，文舞表示以揖让得天下，如《韶》、《夏》等舞；武舞表示以征伐得天下，如《大濩》、《大武》等。登歌：古时祭祀燕享，堂上所奏之歌，内容多属歌颂先祖功烈。鼓吹曲：一名短箫铙歌，属鼓钲箫笳等乐器合奏的乐曲。

【译文】

九年(庚寅，公元510年)

1 春，正月，初二，梁朝任命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沈约在文学方面当时享有盛名，但是贪图荣华利

禄，从政十多年，政治上的政策得失，从来没有主见，总是唯唯喏喏罢了。因为自己既身居尚书令，总揆百政多年，所以很想得到三公的位置，议论的人也认为他应该能获此选，但皇上最终也没有采用；他请求放任外职，又不答应。徐勉曾为他请封开府同三司之仪，皇上也不允许。

2 十七日，梁朝新修筑缘淮大堤，北岸从石头起到东冶止，南岸从后渚篱门起到三桥止。

3 三月，十四日，北魏皇子诩出生。诩的母亲胡充华，是临泾人，其父胡国珍世袭武始伯爵。胡充华初被选进宫中的时候，后宫的宫女依照惯例祝福她说："希望你生下诸侯王、公主，不要生太子。"胡充华说："我的心愿和大家的不一样，怎么能害怕自己一人的死而让我们的国家没有太子呢！"等到她怀孕后，宫中的宫女又劝她堕胎，胡充华不答应，私自发誓说："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按出生的先后次序应当是长子，即使生了男子而我自己因此丧命，也无所遗憾。"不久就生下了诩。

先前，北魏宣武帝多次丧失儿子，年纪慢慢大了，因而对这个儿子特别小心照顾，选择良家适宜哺育孩子的妇女为乳母和保母，把儿子安置在别宫加以哺养，皇后及充华本人都不能接近。

4 十七日，皇上来到国子学，亲临讲堂讲习。二十三日，下诏书令皇太子以下以及诸王侯年纪够入学的子弟，都到国子学学习。

5 以前各朝的旧制度：尚书五部都令史都使用出身寒微的人。夏，四月，十六日，下诏说："尚书五部都令史，他们的职务参予国家政治机要，不仅是各部门的总领，而且和尚书左右丞并列，可改用士族的人士，来执掌五都之职。"于是以都令史按照奉朝请用人的制度，任用太学博士刘纳兼任殿中都职，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任吏部都职，太学博士孔虔孙兼任金部都职，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任左右户部都职，宣毅将军府墨曹参军王颙兼中兵部都职，这些人都因为才学和家族名望两全其美，而优先被录用了。

6 六月，梁朝宣城郡的郡吏吴承伯挟持妖术聚合部众，十三日，进攻郡城杀死郡太守朱僧勇，并转而屠戮别的郡县。闰月，十九日，吴承伯翻山越岭，忽然来到吴兴郡。东方郡县的人向来不练习军事，官吏老百姓惊恐万状，四下逃散，有人劝太守蔡撙也躲藏起来，蔡撙不答应，招募勇敢无畏的人关上城门抗守。吴承伯集中他的精锐兵力进攻吴兴郡城，蔡撙率领部众出城迎战，把敌人打得大败，就在阵地上杀了吴承伯。蔡撙是蔡兴宗的儿子。吴承伯的余党转到新安郡，攻下了黟、歙等县，新安太守谢览派兵抵抗，没能成功，逃到会稽去了，禁中的军队讨伐，才把他们平定下去。谢览是谢瀹的儿子。

7 冬，十月，北魏中山献武王英去世。

8 皇上即位三年，下诏书议定新历法，员外散骑侍郎祖暅上奏说他父亲祖冲之考订的古法正确，历法不能更改。到了第八年，下诏让太史检核新旧两种历法，结果发现新的历法缜密，旧历法疏略，这一年，开始推行祖冲之的《大明历》。

9 北魏刘芳上奏说："我所制造的乐器和教学的文·武两种舞、登歌、鼓吹曲都已经完成，请求如先前敕令所说召集公卿和群儒讨论确定，与旧乐一并呈上参用。如果认为下臣等人所制定的乐器乐曲，形制与古法相合，演奏打击节奏和谐，请求在明年元旦朝会时采用。"北魏帝下诏说："舞曲可以采用新制的，其余的暂且采用原来的。"

十 年

1 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2 尚书左仆射张稷，自谓功太赏薄，尝侍宴乐寿殿，酒

酣，怨望形于辞色。上曰："卿兄杀郡守，弟杀其君，有何名称！"稷曰："臣乃无名称，至于陛下，不得言无勋。东昏暴虐，义师亦来伐之，岂在臣而已！"上捋其须，曰："张公可畏人！"稷既惧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为青、冀二州刺史。

王珍国亦怨望，罢梁、秦二州刺史还，酒后于坐启云："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惊曰："卿若哭东昏，则已晚；若哭我，我复未死！"珍国起拜谢，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疏退，久之，除都官尚书。

3 丁巳，魏汾州山胡刘龙驹聚众反，侵扰夏州，诏谏议大夫薛和发东秦、汾、华、夏四州之众以讨之[1]。

4 辛酉，上祀明堂。

5 三月，琅邪民王万寿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2]。据朐山[3]，召魏军。

6 壬戌，魏广阳懿烈王嘉卒。

7 魏徐州刺史庐昶遣郯城戍副张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骥相继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遣兵拒之，不胜。夏，四月，文骥等据朐山，诏振远将军张仙珤击之。魏又遣假安南将军萧宝寅、假平东将军天水赵遐将兵据朐山，受卢昶节度。

8 甲戌，魏薛和破刘龙驹，悉平其党，表置东夏州。

9 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学。

10 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充，绪之子也。

11 马仙珤围朐山，张稷权顿六里以督馈运，上数发兵助

之。秋，魏卢昶上表请益兵六千，米十万石，魏主以兵四千给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诏扬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寿阳，以分朐山之势。卢昶本儒生，不习军旅。朐山城中粮樵俱竭，傅文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诸军相继皆溃，会大雪，军士冻死及堕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击，大破之。二百里间，僵尸相属，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粮畜器械，不可胜数。昶章骑而走，弃其节传、仪卫俱尽；至郯城，借赵遐节以为军威。魏主命黄门侍郎甄琛驰驲锁昶[7]，穷其败状，及赵遐皆免官。唯萧宝寅全军而归。

卢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于魏主曰："朐山蕞尔[8]，僻在海滨，卑湿难居，于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以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无用之田也。闻贼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甚大。"魏主将从之，会昶败，迁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

马仙琕为将，能与士卒同劳逸，所衣不过布帛，所居无帏幕衾屏，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境，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攻战多捷，士卒亦乐为之用。

12 魏以甄琛为河南尹，琛表曰："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9]。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

杂沓，寇盗公行，里正职轻任碎，多是下材，人怀苟且，不能督察。请取武官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督责有所，辇嘧可清⑦。"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洛城清静，后常踵焉。

13 是岁，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是后州名浸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魏朝亦然。

14 上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举家质作，民既穷窘，奸宄益深。尝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车驾言曰⑧："陛下为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诚能反是，天下幸甚。"上于是恩有以宽之。

【注释】

①东秦：即北魏所置东秦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西南。汾：北魏汾州，治所在山西隰县。华：北魏华州，治所在今陕西蒲城东北。夏：北魏夏州，治所在陕西靖边东北。

②东莞：郡名。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　琅邪：郡名。治所同东莞郡。

③朐山：即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之锦屏山。

④驲(rì 日)：古代驿车。

⑤蕞(zuì 最)尔：小的样子。

⑥五等散男：爵位为五等男爵而居散官的。北魏爵位公、侯、伯、子、男五等中，每等又有开国与散(不开国)之分，凡是散爵都比开国者降一品，并非因

为担任散官才称为“散男”。

⑦辇毂：指京师(洛阳)，因为京城处于皇帝的辇毂之下，故有此称呼。

⑧秣陵：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江宁秣陵镇。

【译文】

十年(辛卯，公元 511 年)

1 春，正月，初四，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大赦天下。

2 尚书左仆射张稷，认为自己功劳大，得到的官职小，赏赐少，有一次在乐寿殿的宴会上侍陪，酒醉的时候，怨恨不满表现到言谈和脸上来了。皇上说：“你的兄长杀了郡守，弟弟杀国君，有什么好名声在外呢！”张稷说：“我是没有什么好名声在外，至于陛下您，就不能说对国家没有功勋了。齐东昏侯暴虐无道，您的仁义之师来讨伐他，岂止是我一个人而已！”皇上捋着胡须说：“张公真是咄咄逼人呵！”张稷心中又怕又恨，就请求放外任职，十六日，任命张稷为青、冀二州刺史。

王珍国也心怀怨恨，从梁、秦二州刺史卸任回朝，酒后在座位上禀告皇上说：“臣下我近来走到梁山便哭。”皇上非常吃惊地说：“你如果是哭齐东昏侯，那为时太晚了；如果是哭我，可我又还没有死！”王珍国站起来下拜赔罪，皇上没有答理他，酒席就这样散了，王珍国也因此而被疏远冷落，过了很久，才授给他都官尚书之职。

3 二十日，北魏汾州山胡人刘龙驹纠合部众谋反，侵犯骚扰夏州，北魏朝廷诏令谏议大夫薛和征调东秦、汾、华、夏四州的军队去讨伐。

4 二十四日，皇上到太庙去祭祀。

5 三月，梁朝琅邪郡百姓王万寿杀死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占领了朐山，招引北魏军队。

6 二十六日，北魏广阳王嘉逝世，谥号懿烈。

7 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遣郯城驻军副首领张天惠、琅邪城首领

傅文骥先后开往朐山，梁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派兵抗击魏军，未能取胜。夏，四月，傅文骥等占领朐山，梁朝下诏令振远将军马仙琕进击。北魏又派代安南将军萧宝寅、代平东将军天水人赵遐率军占领朐山，接受卢昶的节度。

8 初九，北魏薛和打败了刘龙驹，完全消灭了他的同党，上表请求设置东夏州。

9 二十一日，北魏禁止天文学。

10 梁朝任命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张充是张绪的儿子。

11 马仙琕包围了朐山，张稷也暂时驻扎在六里以便为梁军督运粮草，皇上多次增派军队来援助。秋天，北魏卢昶上奏表请求增加六千人马，十万石米，北魏宣武帝给了他四千士兵。冬天，十一月，初七，魏宣武帝下诏书命令扬州刺史李崇等人在寿阳操练军队，以便分散朐山梁军的势力。卢昶本来是读书人出身，对军队生活并不熟悉。朐山城中的粮柴全都用完，傅文骥举城向梁军投降；十二月，十九日，卢昶率兵首先逃跑，其他各路魏军接连溃散，正巧又赶上下大雪，战士有三分之二被冻死或冻掉了手脚，马仙琕在后面追击，把卢昶打得大败。从朐山往西的二百里路间，僵死的尸首互相连接，北魏士兵仅有十分之一二生还的，梁朝收缴的粮食牲畜武器装备，数也数不清。卢昶一个人骑马逃回，连刺史的节传、仪卫都丢弃一空；到郯城，借用赵遐的节符来壮自己的军威。北魏宣武帝命令黄门侍郎甄琛乘驿车急速去拘捕卢昶，详细调查他战败的情况，包括赵遐都撤了职。只有萧宝寅保全了军队回去。

卢昶还在朐山的时候，北魏御史中尉游肇对魏宣武帝说："朐山那么小一点地方，又地处偏僻的海滨，地势低洼潮湿，不便我们居住，因此对我们来说不是紧要之地，而对敌人来说却很有利。对敌人有利，所以他们一定会拼死来争夺；对我们不紧要，所以我们是万不得已了才交战；用毫不情愿的部队和敢拼死的战士交战，恐怕既浪费时间，又费耗大量的物力。即使我们得到了朐山，也只是

招致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恐怕也难以守住。朐山那个地方，真象古人所说的是无用之田啊！听说梁朝多次要求要用宿豫和我们交换朐山，如果一定这样，那倒正可利用这块无用之地，恢复我们那片原有的疆域，兵役也顿时解除，这是很有利的事情。"魏宣武帝准备采纳他的建议，正好赶上卢昶溃败回来，所以就将游肇升为侍中。游肇，是游明根的儿子。

马仙琕担任将帅，能和士兵们同甘共苦，他平常穿的都是布帛之类，住的也是没有帷幕的衾屏，和马伕最等下的士兵吃同样的饭食。他驻兵边境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偷偷跑到敌人境内，伺机侦察敌人营垒村落的险要之处，所以他指挥的进攻战多能取胜，士兵们也乐于听从他调遣。

12 北魏任命甄琛担任河南尹，甄琛上表说："我们北魏建都在代都的时候，患在盗贼太多，世祖下决心根除积蔽，广泛设置主司、里宰，都委派代都卸任的县令县长、以及五等散男中有经略统驭才能的人来担任。又设置大量的武职官吏来作为他们的辅助，让他享有较高的地位，受人推重，这样才使代都的盗贼得以禁止。现在迁都洛阳以后，我国的疆域慢慢扩大，四边遥远地方的人也都来归附，事情比代都时要多，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人汇集在一起，非常混杂，抢劫偷盗公然进行，里正既职权太轻，职事太琐碎，又多是些平庸无能之辈，人人只顾自己苟且偷乐，无法胜任督察治安的职事。请求选取八品将军以下德行端正又有才干的武官，按他们各自原来的俸禄兼任里尉的职务，品位高的兼任六部尉之职，中等的兼任经途尉之职，下等的兼任里正之职。不然的话，也可以稍微提高一点里尉的官品级别，选取下品中理应升迁的里尉晋升担任里正等职，那么督察的职事也就有了归属，京师也就可以清明了。"魏宣武帝下诏书说："里正的级别可提升到勋官的初品，经途定从九品，六部尉定正九品，这些官员的选用，不一定非得是武事人员。"甄琛又上奏章请求让羽林军组成游击军队，在各个街坊里巷中侦察盗贼，从

此洛阳城中清静太平。后世各朝也多依照这个办法。

13 这一年，梁朝境内有二十二个州，三百五十个郡，一千二十二个县。从此以后，州的名称日益增多，撤消重置以及分开合并，没法记清。北魏也是如此。

14 皇上为了加强宗族间的和睦关系，对朝廷的群臣非常优容，遇有犯罪的大臣，总是违背法律来减免他们的处罚。但老百姓犯了罪的，就依法予以处罚，那些受到株连治罪的，就是老人和小孩都不能幸免，一个人逃亡，全家都要当作人质抓住罚服劳役，百姓既陷入动则得咎的困境，作奸犯科的事情更加严重。有一次皇上去郊祭，有个秣陵县的老人挡住鸾驾进谏说道："陛下您执行法律，对老百姓很苛刻，对权贵大臣则很宽容，这可不是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子。如果您能改变这种做法，那将是国家的幸事。"皇上因而考虑设法将法律放宽缓些。

十一年

1 春，正月，壬辰，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

2 以临川王宏为太尉，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

3 丙辰，魏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清河王怿为司空，广平王怀进号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肇虽登三司，犹自以去要任，怏怏形于言色，见者嗤之。尚书右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素以方直自业，及肇为司徒，绰送迎往来，轨竟不诣肇。绰顾不见轨，乃遽归，叹曰："吾平生自谓不失规矩，今日举措，不如封生远矣。"绰，允之孙；轨，

懿之族孙也。

清河王怿有才学闻望，惩彭城之祸，因侍宴，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翦之几尽[1]！昔王莽头秃，籍渭阳之资[2]，遂篡汉室。今君身曲，亦恐终成乱阶。"会大旱，肇擅录囚徒，欲以收众心。怿言于魏主曰："昔季氏旅于泰山[3]，孔子疾之。诚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渐，不可渎也。减膳录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岂人臣之义乎！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之基，于此在矣。"帝笑而不应。

4 夏，四月，魏诏尚书与群司鞫理狱讼，令饥民就谷燕、恒二州及六镇[4]。

5 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6 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以尚书右仆射郭祚领太子少师。祚尝从魏主幸东宫，怀黄觚以奉太子[5]；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为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时人谓之"桃弓仆射"、"黄觚少师。"

7 十一月，乙未，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

8 初，齐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世祖诏选学士十人修五礼，丹杨尹王俭总之。俭卒，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胤还东山[6]，齐明帝敕尚书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诛，率多散逸，诏骠骑将军何佟之掌之。经齐末兵火，仅有在者。帝即位，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以为庶务权舆[7]，宜俟隆平，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曰："礼坏乐缺，实宜以时修定。但顷之修撰不得其人，

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可即撰次。”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奏：“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令自举学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⑧，请制旨断决。”乃以右军记室明山宾等分掌五礼，佟之总其事。佟之卒，以镇北咨议参军伏暅代之。暅，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礼》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条，诏有司遵行。

9 己酉，临川王宏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

10 是岁，魏以桓叔兴为南荆州刺史，治安昌，隶东荆州⑨。

【注释】

①翦：同“剪”。

②藉渭阳之资：渭阳，本指渭水之阳(渭水之北)，因《诗经·秦风》中有《渭阳》一篇，旧言秦康公送晋公子重耳(晋文公)于渭水之阳而作，而晋文公为秦康公之舅，故后世每引此诗以称舅甥之谊；藉渭阳之资，指王莽凭借和东汉王朝的舅甥关系为资本，最后篡汉。

③旅：祭祀名。

④燕、恒二州及六镇：北魏所置燕州、恒州和西北六镇，燕州在今河北鹿涿，恒州在今山西大同；六镇，详见一百四十五卷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2年)源怀巡行北边事。

⑤黄瓣(pián 骈)：瓜属中一个品种。

⑥东山：指何胤隐居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山。

⑦权舆：古汉语中的连绵词，意即开始；这里指梁朝建立不久，王业万事皆刚刚开始。

⑧依石渠、白虎故事：石渠故事指汉宣诏群儒于石渠阁讲《五经》同异之事，此事见二十七卷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白虎故事指汉章帝诏集群儒于白虎观论《五经》同异之事，此事见四十六卷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⑨隶东荆州：东荆州，北魏所置，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北魏置南荆州于安昌（今河南温县东北），南荆州因梁朝侵逼，屡屡迁移，故此时北魏使之隶属于东荆州。

【译文】

十一年（壬辰，公元512年）

1 春，正月，初一，梁朝下诏书说："从现在开始，流放贬斥罪人的家属以及有罪而应该作为人质服劳役的，如果属于老人和幼儿的，可停止移送。

2 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骠骑大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

3 二十五日，北魏任用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清河王怿为司空，广平王怀加封号为骠骑大将军，并加封仪同三司。高肇虽然登上了三公之位，还以为自己没有担任显要的职务，快快不快的心情都表现到脸上和言谈中来，而见到他不快的人都暗暗发笑。尚书右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两人，向来都以方正端直作为修养自己品性的目标，等到高肇做了司徒之后，高绰送往迎来，很是卖劲，封轨却始终没到过高肇府中。高绰回头没看见封轨，就急忙地返回，叹息说："我这一生中自认为行为符合规矩'今天的举动，离封生可差远了。"高绰是高允的孙子；封轨，是封懿的族孙。

北魏清河王怿有学识才华，声望也很好。鉴于彭城王勰无辜被杀的血的教训，趁着陪同宴会的机会，对高肇说："皇上的兄弟还有几个人活着，你差不多把他们杀得不剩了！从前王莽秃顶，凭借舅父的身分最终篡夺了汉朝的江山。如今你是个驼背，恐怕你最终也要成为祸乱的根源。"正赶上这一年旱灾，高肇擅自跑到监狱去调查和存问囚犯，想通过这个方式收买人心。清河王怿对魏宣武帝说："从前季氏在泰山祭祀，孔子对此深恶痛绝。实在是因为君臣之间的名分是件大事，应该从小处着眼加以杜绝，绝对搞乱不得的。减少自己的膳食以存问囚犯，这是国君您的事情；现在司徒高肇抢

去做了，这难道符合做大臣的制度吗！明君在上面有一点小的过失，奸臣马上就偷到下面去加以利用，祸乱的根源，就正在这些地方。”魏宣武帝笑着不回答。

4 夏，四月，北魏下诏书命令尚书和各个机关会审狱讼案件，让境内的饥民到燕州、恒州和六镇就食。

5 二十五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延昌。

6 冬，十月，十八日，北魏立皇子翊为太子，开不杀他生母的先例。任用尚书右仆射郭祚代太子少师。郭祚曾经跟魏宣武帝一起亲临东宫，怀里揣了黄瓤去侍候太子；当时应诏左右赵桃弓非常受魏宣武帝信任，郭祚暗中奉承他，当时人称他们是“桃弓仆射”、“黄瓤少师”。

7 十一月，初九，梁朝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

8 当初，齐朝的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人伏曼容上表要求制定齐代的礼乐，齐世祖武皇帝下诏选取学士十人来修订五礼，丹杨尹王俭负责此事。王俭死后，又将这件事交给国子祭酒何胤。何胤隐居东山后，齐明帝命尚书令徐孝嗣来负责此事。徐孝嗣被杀后，资料和人员差不多都失散了，下诏让骠骑将军何佟之来接管。经过齐末的战火，保存下来的已是绝无仅有了。皇上建立梁朝后，何佟之上书建议审定礼局哪些该省，哪些该置，皇上命令他先在朝廷外面详细讨论后把结果呈报上来。此时尚书认为朝廷内的各项事务都在草创时期，应该等社会兴旺发达后再说，并且打算裁减掉礼局，把它们归并到尚书仪曹中去，皇上下诏说：“礼乐都被破坏，实在应该及时加以修定。只因为短期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拖了许多年都未完成，结果礼乐就有名而无实了。礼乐既然是治国安邦的首要条件，应该立即着手撰述。”因此尚书仆射沈约等人上奏说：“请将五礼分别各设置一名学士，让他自己举荐一位熟悉古礼的人来帮助抄录，其中遇到疑难不决的地方，依照汉宣帝在石渠阁和汉章帝白虎观议经的旧例，让皇上决断。”于是梁朝就任用右军记室明山宾

等人分别负责五礼，何佟之总领其事。何佟之去世后，任用镇北咨议参军伏暅代替他。伏暅是伏曼容的儿子。到此时，《五礼》修订成功，同时呈了上去，共有八千一十九条，皇上诏令各级官员遵行此事。

9 二十三日，梁朝临川王萧宏因公事原因降为骠骑大将军。

10 这一年，北魏任用桓叔兴为南荆州刺史，将州府设置在安昌，并隶属东荆州的管辖之下。

十二年

1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2 二月，辛酉，以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

3 己卯，魏高阳王雍进位太保。

4 郁州迫近魏境[1]，其民多私与魏人交市，朐山之乱，或阴与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张稷不得志，政令宽驰，僚吏颇多侵渔。庚辰，郁洲民徐道角等夜袭州城，杀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前南豫州刺史樊鲁将兵赴之。于是魏饥，民饿死者数万，侍中游肇谏，以为"朐山滨海，卑湿难居，郁洲又在海中，得之尤为无用。其地于贼要近，去此悬远，以悬远之兵攻要近之众，不可敌也。方今年饥民困，唯宜安静，而复劳以军旅，费以馈运，臣见其损，未见其益。"魏主不从，复遣平西将军奚康生将兵逆之。未发，北州刺史康绚遣司马霍奉伯讨平之。

5 辛巳，新作太极殿。

6 上尝与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疏栗事，约少上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则羞死！"上闻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谏而止。上有憾于张稷，从容与约语及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州，已往之事，何足复论！"上以约与稷昏家相为，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上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书黄穆之视疾，夕还，增损不即启闻，惧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谴责者数四。约益惧，闰月，乙丑，卒。有司谥曰"文"，上曰："情怀不尽曰隐"，改谥隐侯。

7 夏，五月，寿阳久雨，大水入城，庐舍皆没。魏扬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于女墙，城不没者二板。将佐劝崇弃寿阳保北山[2]，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灾，淮南万里，系于吾身，一旦动足，百姓瓦解，扬州之地，恐非国物，吾岂爱一身，取愧王尊[3]！但怜此士民无辜同死，可结筏随高，人规自脱，吾必与此城俱没，幸诸君勿言！"

扬州治中裴绚帅城南民数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谓崇还北，因自称豫州刺史，与别驾郑祖起等送任子来请降[4]。马仙琕遣兵赴之。

崇闻绚叛，未测虚实，遣国侍郎韩方兴单舸召之[5]。绚闻崇在，怅然惊恨，报曰："比因大水颠狈，为众所推。今大计已尔，势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愿公早行，无

犯将士。”崇遣从弟宁朔将军神等将水军讨之，绚战败，神追拔其营。绚走，为村民所执，还，至尉升湖[⑮]，曰：“吾何面见李公乎！”乃投水死。绚，叔业之兄孙也。郑祖起等皆伏诛。崇上表以水灾求解州任，魏主不许。

崇沈深宽厚，有方略，得士众心，在寿春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来无不摧破，邻敌谓之“卧虎”。上屡设反间以疑之，又授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诸子皆为县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笃，委信不疑。

8 六月，癸巳，新作太庙。

9 秋，八月，戊午，以临川王宏为司空。

10 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鸣，逾年不已，民覆压死伤甚众。

11 魏主幸东宫，以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太傅，命太子拜之；光辞不敢当，帝不许。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官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谢而出。

【注释】

①郁洲：又名田横岛，在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一带，古时在海中，周围数百里，清朝时因海岸扩展，始和大陆相连。

②北山：即八公山，在今安徽寿县西北。

③王尊：西汉元帝时人，曾任东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守，时黄河大水，泛溢瓠子金堤（从今河南濮阳段黄河中分流出的一条小河为瓠子河），吏民争相逃奔，王尊不肯离开河堤一步，直到水退为止。

④任子：即人质。

⑤国侍郎：李崇封爵为陈留公，故有国侍郎。

⑥尉升湖：当在今安徽寿县境内。

【译文】

十二年(癸巳，公元513年)

1.春，正月，初六，皇上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

2 二月，初六，梁朝任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

3 二十四日，北魏高阳王雍晋升职位为太保。

4 郁洲地域靠近北魏，那儿的老百姓很多私下和北魏人做生意，朐山叛乱的时候，还有人暗中和北魏人通信息，朐山平定后，这些人心里很不安稳，害怕被人察知。青、冀二州刺史张稷不受梁武帝重视，没机会施展才能，政令非常宽缓松懈，他手下的官僚很多横行不法，侵犯百姓。二十五日，郁洲百姓徐道角等人夜间袭击州城，杀死张稷，带着他的首级投降北魏。北魏派遣前任南充州刺史樊鲁率兵开赴郁洲。此时北魏发生饥荒，老百姓饿死了好几万，侍中游肇进谏说，“朐山地方位于海滨，地势低洼，空气潮湿，郁洲又处于大海之中，取得它尤其没有什么用处。那个地方对敌人来说是要近之地，而对我们来说既相距遥远，凭相处遥远的军队去跟处于要近之地的敌人交战，是无法取胜的。况且我国现在遇到饥荒，百姓遭受困窘，只应该平安修养生息，反而再去劳师远征，靡费粮运，我只看见它的害处，看不到它的益处。”北魏宣武帝不听从他的意见，又派平西将军奚康生率兵迎击梁军。北魏军队尚未出发，梁朝北充州刺史康绚派遣州司马霍奉伯讨伐并平定了郁洲。

5 二十六日，梁朝修建太极殿。

6 皇上有一次同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自罗列有关栗子的事，沈约比梁武帝少写了三条事，沈约出来后，对旁人说：“这位先生总爱护短，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会羞死的。”皇上听到这话后非常生气，想要治沈约冒犯皇上的罪，徐勉坚持谏阻这才作罢。皇上对张稷心中有怨，在和沈约闲谈时谈到这件事，沈约说：“张稷外放

去做边疆的州刺史，那已是过去的事了，哪里值得重提它呢！”皇上认为沈约这样讲是因为他与张稷是姻亲的缘故，是在为张稷回护，发怒说：“你说这样的话，是个忠臣吗！”于是乘鸾舆回宫去。沈约心中害怕，竟没有发觉皇上已经起身走了，还依旧坐在那儿哩；等到回家，看到座位在那儿，就坐下去，没想到坐空了，一头栽倒在门下边，因此生了一场大病。沈约梦见齐和帝拿着剑要割下他的舌头，就叫道士向天呈奏赤章，声明“逼齐朝禅让君位的事，不是自己出的主意。”皇上派主书黄穆之来看沈约的病情，晚上回宫，添添减减的没有立即汇报，又怕因此得罪，就把沈约奏赤章的事说了。皇上非常气愤，几次派身边的信使去责问沈约。沈约更加恐惧，闰月，十一日，去世。有司上奏给沈约的谥号是“文”，皇上说“心怀不坦白叫隐”，改谥号为“隐侯”。

7 夏，五月，寿阳阴雨连绵，大水漫进城里，房屋都被淹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指挥军队在城上泊船驻守，水不停地上涨，他们便乘船依附到城上的矮墙上去，城墙离淹没只有两道墙板那样厚。李崇手下的将领们劝他放弃寿阳城退保北山，李崇说：“我有幸为刺史守卫边镇，德性修养不够，招致老天降灾，淮河以南的万里江山，都托付在我一个人身上，一旦我后退，老百姓就会失去领导，四散奔逃了，而扬州的地盘，恐怕也不再属于我们魏国所有，我怎能爱惜自己一个人的生命，而有愧王尊呢！只可惜城中的老百姓无故和我一起经受死亡的威胁，可以让他们绑起木筏随涨水往高处转移，人人设法脱离险境，我决定和寿阳城共存亡，希望各位不要再说了。”

扬州治中裴绚带领城南数千家百姓乘船向南转移，到高地上去避水，以为李崇已经回到北方去了，因此自称豫州刺史，同别驾郑祖起等人送人质前往梁朝投降。马仙琕派兵前往援助。

李崇听说裴绚叛变了，还不知是否属实，就派自己公国的侍郎韩方兴独自划小船去召唤裴绚。裴绚听说李崇还在寿阳城，又惊又悔，心情很复杂，就问信说：“刚刚因为大水把大家冲得混头混脑，

被大家强性推命为豫州刺史，现在事情既如此，形势已难扭转回来，恐怕老百姓已不再是李公的老百姓，官吏也不再是李公手下的官吏，你还是早些离开这里，不要冒犯了我手下的将士。”李崇派遣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人带领水军讨伐裴绚，裴绚战斗失败，被村民抓住，送回寿阳城，走到尉升湖时，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李公呢！”就投水自杀了。裴衡是裴叔业的兄长的孙子。郑祖起等人被依法处死。李崇上奏表因为州境发大水灾要求解除州刺史职务，北魏宣武帝不答应。

李崇性情深沉但待人宽厚，有谋略，很得人心。在寿阳镇守前后达十年，培养有数千名精壮的战士，敌人来犯时没有不被打败的，周围的敌人称这支队伍为“卧虎”。皇上多次设反间计让北魏对他产生疑心，又封李崇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各个儿子都封县侯，以招降他；魏帝一向知道他忠心耿耿，毫不怀疑地委任他要职。

8 六月，初十，梁朝新建太庙。

9 秋，九月，初七，梁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

10 北魏的恒州和肆州发生地震和山鸣，历时超过一年不停，老百姓被压死压伤很多人。

11 北魏宣武帝莅临东宫，任用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命令太子向他下拜；崔光不敢接受，要推辞，宣武帝又不允许。太子向南拜了两次，詹事王显进言请求跟着太子下拜，因而宫臣都跟着下拜；崔光向北面站着，不敢答礼，只好向西面拜谢告辞，然后出来。

十三年

1 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1]，大赦。宋、齐藉田皆用正

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斋祀先农[2]。

2 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与诸子孙聚敛无厌，部内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尉劳益宗，桃符还，启益宗侵扰之状。魏主赐诏曰："桃符闻卿息鲁生在淮南贪暴，为尔不已，损卿诚效。可令鲁生赴阙，当加任使。"鲁生久未至，诏徙益宗为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虑其不受代，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帅众袭之，奄入广陵[3]。鲁生与其弟鲁贤、超秀皆奔关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以南诸戍[4]。上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为北豫州刺史，超秀为定州刺史。三月，魏李世哲击鲁生等，破之，复置郡戍。以益宗还洛阳，授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益宗上表称为桃符所谗，及言"鲁生等为桃符逼逐使叛，乞摄桃符与臣对辩虚实。"诏不许，曰："既经大宥，不容方更为狱。"

3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纶为邵陵王，绎为湘东王，纪为武陵王。

4 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骁骑将军马义舒慰谕柔然。

5 魏王足之入寇也，上命宁州刺史涪人李略御之[5]，许事平用为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异谋，上杀之。其兄子苗奔魏，步兵校尉泰山淳于诞尝为益州主簿，自汉中入魏，二人共说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辛亥[6]，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步骑十五万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7]，梁州刺史羊祉出庾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乙卯，以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都督镇遏梁、楚。游肇谏，以为"今频年水

旱，百姓不宜劳役。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今之陈计者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蜀地险隘，镇戍无隙，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不从，以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假李苗龙骧将军，皆领乡导统军[8]。

6 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上以为然，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上弗听，发徐、扬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于钟离。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南起浮山[9]，北抵巉石[10]，依岸筑土，合脊于中流。

7 魏以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调绢，尺度特长，任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输物尤善者，赐以怀酒；所输少劣，亦为受之，但无酒以示耻。于是人竞相劝，官调更胜旧日。

8 魏太子尚幼，每出入东宫，左右乳母而已，宫臣皆不知之。詹事杨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从。”魏主从之，命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11]。

9 魏御史中尉王显谓治书侍御史阳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库充实，卿以为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脏赎，悉输京师，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12]，可不戒哉！”显不悦，因事奏免固官。

【注释】

①藉田：古时天子亲自耕种的田称为藉田，借此以鼓励农耕。

②先农：即神农氏，相传他是我国农业的创始人。

③广陵：指北魏东豫辖区内的广陵城，在今河南息县。

④光城：北魏东豫州治所，在今河南光县。

⑤宁州：梁置，治所在今云南曲靖县。

⑥辛亥：据《魏书·世宗纪》延昌三年，此处记事在十一月。

⑦巴北：指巴郡以北，即今四川垫江以北的梁朝属地。

⑧乡导统军：官名，因其职务为担任全军"向导"，故名。

⑨浮山：地名，浮山堰南岸的起点，在今安徽五河东面的淮河岸边。

⑩巉石：即巉石山，浮山堰北岸的基点。

⑪万岁门：洛阳宫城的东门。

⑫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语出《大学》，意思是与其有为国君聚敛的大臣，还不如有盗窃国君财物的大臣。

【译文】

十三年（甲午，公元514年）

1 春，二月，初八，皇上在藉田耕作，大赦天下。宋、齐两朝皇帝亲自到藉田耕作都定在正月，到此时开始改在二月，并且斋戒祭祀神农炎帝。

2 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年老力衰，和他的一群子孙一起聚敛财富，贪心不足，东豫州的吏民都对此深以为苦，人人说要叛变。北魏宣武帝派中书舍人刘桃符去慰劳田益宗，刘桃符回朝后，向魏帝启奏了田益宗侵害扰乱州境的情形。魏宣武帝下诏给田益宗说："桃符听说你儿子鲁生在淮水南岸地方贪婪无厌，长期这样下去，会有损你忠诚的品德，可以让鲁生到京城来，我会另委他以重任的。"鲁生很长时间也没有应诏进京，魏帝又下诏改任田益宗为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担心他不服从改调，便派后将军李世哲和刘桃符一起率领部队袭击他，一下子攻进到广陵城。鲁生和他的弟弟

鲁贤、超秀等全都投奔到了关南，招引来梁兵，攻下了光城以南的所有北魏营垒。皇上任命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为北豫州刺史，超秀为定州刺史。三月，北魏李世哲进攻鲁生等人，把他们打败，又重新建起光城以南的各个郡城和营垒。因为田宗益回到了洛阳，北魏授予他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田益宗呈上奏表说自己是遭刘桃符谗毁的结果，又说"鲁生等是被刘桃符逼迫追赶才叛变的，乞求把刘桃符召来和下臣当面辩论清楚"。北魏宣武帝下诏不允许，说："既已宽宥鲁生等人的叛变之罪，不容许再兴狱讼。"

3 秋，七月，二十九日，梁朝立皇子纶为邵陵王，绎为湘东王，纪为武陵王。

4 冬，十月，初五，北魏派骁骑将军马义舒抚慰并晓谕柔然。

5 北魏王足当初入侵涪城的时候，皇上命令宁州刺史涪人李略抗击王足，并许诺战争结束之后任用他为益州刺史。王足退兵后，皇上食言了，李略便心怀怨恨，有造反的企图，皇上将他杀了。李略哥哥的儿子李苗投奔了北魏，步兵校尉泰山人淳于诞曾经担任益州主簿，现在也从汉中投奔了北魏，二人共同去劝说魏宣武帝，向北魏献攻取蜀中的策略，魏主相信了。十一月，初六，北魏任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统帅步兵和骑兵共十五万人侵犯益州；命令益州刺史傅竖眼从巴州北部出击，梁州刺史羊祉从庾城出击，安西将军奚康生从绵竹出击，抚军将军甄琛从剑阁出击。初十，任用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镇摄阻击从梁、楚之地可能来增援的梁军。游肇向北魏魏宣武帝进谏，认为当今的北魏连续遭受水灾和旱灾，老百姓不应该再承受劳役。往年我国开拓边疆，都因为梁朝守军首领举城归顺，所以虽说是出征，可并没有战争。如今出计攻打蜀地的人，其用心真假难以分辩，有些只是由于对梁朝有怨恨，想借机报复，他们的建议是不能全信的。蜀中地势险峻，镇守严密，守将又没有发生纷争，怎么能随便听了人家的浮辞游说便发动大军呢！办事开始不够慎重，到后来失悔也就来不及了！"魏宣武帝不接

受他的意见，任用淳于诞为骁骑将军，派李苗代领龙骧将军，淳、李二人又都担任讨蜀军队的向导统军。

6 北魏的降将王足向梁进献计谋，请求在淮河上筑起拦河坝用水淹寿阳城。皇上认为可行，便派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日眶视察地形，二人都说"淮河里边是沙土，漂浮不结实，工程难以完成。"皇上不听，按二十户取五人的比例征调徐州和扬州的民工来修筑拦河坝，派遣太子右卫率康绚兼任都督淮上诸军事，并且在钟离城筑保卫坝。被征调服劳役的民工和士兵共二十万人，大坝南岸从浮山起，北岸到巉石山止，沿着两岸向河中修堤，最后在河中间合龙。

7 北魏任命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杨津是杨椿的弟弟。先前，官府接受百姓交纳的调绢，尺度特别长，主事的官吏们借机违法敲诈，看交绢人是否有贿赂来决定尺度的长短，老百姓非常痛苦。杨津任了刺史后，命令州中主事官员全照公尺收绢，百姓交绢最好的，就赐给杯酒给予奖励；如果交绢不够或质量低劣的，也照样接受下来，但不赐给酒喝，让他自觉羞耻。因此人人互相劝勉，官府征调工作也比原来好。

8 北魏太子年龄还小，每次进出东宫，陪伴他的只有他身边的奶妈而已，宫中大臣都不知道。詹事杨昱呈上意见说："乞请从现在开始召见太子时一定降道手令，让下臣们在两旁侍从。"北魏宣武帝接受了这项建议，命令宫中每天值班的大臣侍从太子到万岁门前。

9 北魏御史中尉王显对治书侍御史阳固说："我任太府卿的时候，府库都很充实，你认为我这个太府卿做得如何？"阳固说："您既收取各个官吏四分之一的爵禄，又将各个州郡赃物赎金全都输送到京师，用这些钱财来充实您管辖的府库，这种做法不值得赞美。况且'有为国君聚敛财物的大臣，还不如有两个盗窃国君财物的大臣'，您对国家的平安并没有好处，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王显听后大为扫兴，借别的事为口实上奏免了阳固的官。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八

梁纪四　起旃蒙协洽，尽著雍阏茂，凡四年。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监十四年

1 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于太极殿[1]，大赦。

2 辛亥，上祀南郊。

3 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人侯刚迎太子诩于东宫，至显阳殿。王显欲须明行即位礼，崔光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显曰："须奏中宫。"光曰："帝崩，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于是，光等请太子止哭，立于东序[2]。于忠与黄门郎元昭抚太子西面哭十余声止。光摄太尉，奉策进玺绶，太子跪受，服

兖冕之服，御太极殿，既皇帝位。光等与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昭，遵之曾孙也[3]。

高后欲杀胡贵嫔[4]，中给事谯郡刘腾以告侯刚[5]，刚以告于忠。忠问计于崔光，光使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由是贵嫔深德四人。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东防兵[6]。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扶疾入临，径至太极西庑，哀恸，呼侍中、领军、黄门、二卫[7]，云"身欲上殿哭大行[8]，又须入见主上。"众皆愕然相视，无敢对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崩赵熹扶诸王下殿故事[9]，声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怀声泪俱止，曰："侍中以古义裁我，我敢不服！"遂还，仍频遣左右致谢。

先是高肇擅权，尤忌宗室有时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数为肇所谮，惧不自全，乃终日酣饮，所为如狂，朝廷机要无所关豫。及世宗殂，肇拥兵于外，朝野不安。于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敕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众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10]，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阁以刀镮撞其腋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已听于二王，中外悦服。

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

魏主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漳涧[11]，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12]，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诸王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杀之[13]，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

4 魏之伐蜀也，军至晋寿[14]，蜀人震恐。傅竖眼将步兵三万击巴北，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招诱氐、蜀[15]，绝魏运路。会魏大军北还，太洪袭破魏东洛、除口二戍[16]，声言梁兵继至，氐、蜀翕然从之。太洪进围关城[17]，竖眼遣统军姜喜等击太洪，大破之，太洪弃关城走还。

5 癸未，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6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庙号世宗。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

7 魏左仆射郭祚表称："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宜命将出师，长驱扑讨。"魏诏平南将军杨大眼督诸军镇荆山[18]。

8 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悉命归所减之禄。旧制：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匹别输麻十五斤，忠悉罢之。乙丑，诏文武群官各进位一

级。

9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沈之[19]，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10 魏梁州刺史薛怀吉破叛氐于沮水，怀吉，真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兴之围。

11 六月，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20]，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骥击之，伯骥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以讨之。

【注释】

①冠：古礼男子二十行冠礼，女子十五行笄礼，以示成年。

②东序：古时正堂东西两边的墙称为序，东边的称东序，西边的称西序。

③遵：指北魏略阳公拓跋遵，事迹见一百八卷晋孝武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

④胡贵嫔：即北魏幼主孝明帝元诩之母胡充华，此时已升为贵嫔，孝明帝即位后，先尊为皇太妃，再尊为皇太后。

⑤中给事：侍中省之职，为宦官。

⑥悉召西伐、东防兵：西伐兵，指由高肇都督和五十万伐梁朝益州之兵；东防兵，指由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统帅的镇遏梁朝江淮援军的部队。事见

上卷上年。

⑦二卫：指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

⑧大行：古时国君去世称大行。

⑨赵熹扶诸王下殿故事：东汉光武帝刘秀卒，太尉赵熹典丧事，皇太子和诸侯王杂处同席，赵熹横剑殿阶，扶诸王下殿以明尊卑；事见四十四卷光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

⑩执显：王显。北魏朝有詹事王显和侍御史王显两人，这里所说的似指侍御史王显。

⑪澶(chán 蝉)涧：本指澶水和涧水两条河流。澶水，发源于河南洛阳市西北，在洛阳市境东汇入洛水；涧水，发源处说法不一，在河南洛阳西部注入洛水。

⑫衰(cuī 崔)服：衰，亦写作"缞"，即"斩缞"，用麻布做成而披在胸前的丧服，属五服中最重的一种，高肇作为大臣为国君服孝，故需服斩缞。

⑬搤：同"扼"。

⑭晋寿：地名，梁晋寿郡属地，在今四川广元。

⑮氐：即氐族，东晋时曾建立过前秦等政权，此时散居在西北各地。蜀：指蜀地上著人的部落。

⑯东洛、除口二戍：北魏建立的二个军事营垒。东洛，在今四川青川东北；除口戍，在今陕西宁强西北。

⑰关城：即白水关城，在今四川青川东北。

⑱荆山：山名，在今安徽怀远西南淮河北岸，北魏驻兵于此，以防御梁军在淮河流域对洛阳的威胁。

⑲东、西冶：梁朝京城管理冶金作坊的机构，各设有冶令掌之。

⑳十住菩萨：佛家语，据史载，法庆以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

【译文】

梁纪四　起乙未(公元 515 年)，止戊戌(公元 518 年)，共四年。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监十四年(乙未，公元 515 年)

1 春，正月，初一，皇上在太极殿为太子举行冠礼，大赦天下。

2 初七，皇上在南郊祭祀。

3 初十，北魏宣武帝生病；十三日，在式乾殿病逝。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都人侯刚等人从东宫迎来太子元诩，把他接到显阳殿。王显准备等到天亮行太子即位的礼仪，崔光说："皇帝的职位一会儿也不能空缺，怎么能等到天亮呢！"王显说："那就等奏明皇后再决定吧。"崔光说："皇帝崩驾，太子即位，这是国家正常的制度，为什么一定非得要等皇后的命令呢！"因此，崔光等人就请太子止住哭，并站到正堂东边的墙下；于忠和黄门郎元昭两人把太子搀扶到位，面向西哭了十多声然后停下。崔光临时代理太尉，奉进皇帝发号施令用的策书，呈上玺绶，太子跪着接受了，穿上冕冕，走到太极殿，即皇帝位。崔光等人和当夜值班的一群大臣站在庭中，面向北叩头呼皇帝万岁。元昭是元遵的曾孙。

高皇后当初准备杀掉胡贵嫔，中给事谯郡人刘腾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侯刚，侯刚又将此告诉了于忠。于忠向崔光询问处理此事的计策，崔光派人将胡贵嫔安置到另外的地方，派人加以严密的守卫，因此胡贵嫔对他们四人非常感激。十四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十五日，下令召回所有西面和东边的军队。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抱病入宫吊唁魏宣武帝，径直来到太极殿的西庑，哀声痛哭，呼叫侍中、领军、黄门、及左、右卫将军，说"我要到殿上去哭永别了的皇帝，还必须进去见主上。"众人都十分惊惶，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回答他。崔光生气了，掀开丧服举起手杖，援引汉光武崩驾赵熹扶诸侯王下殿的古事阻止元怀，语气和脸色都很严肃，凛然不可侵犯，听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很好。元怀停止了哭声和眼泪，说："崔侍中用古义来纠正我，我岂敢不服！"就只好回去了，还不断派手下的人前来赔罪。

当初高肇独揽大权的时候，非常忌恨北魏皇室中有名望的王

侯，太子太傅任城王元澄多次被高肇的谗言中伤，害怕自己因此招祸，不能保全性命，于是整天沉醉杯中，所作所为就象一个疯子，朝廷里的机密要务一切全不关心和参预。等到现在魏宣武帝已死，朝廷内外人心惶惶，于忠和门下省的官吏们商议，大家议为刚刚即位的肃宗年纪还很小，应该让太保高阳王元雍进宫，居住在西柏堂中处理各项具体政事，任用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让他全面管理朝廷各个衙门的官吏，议毕，奏明皇后请立即下手令给二王。王显向来受魏宣武帝宠信，依仗皇帝的权势作威作福，百官都对他心怀怨恨，他此时担心自己会不被任城王元澄等人所容，就同中常侍孙伏连等人暗中策划搁置门下省于忠等人的奏章，假借皇后的命令，任用高肇为录尚书事，任用王显和勃海公高猛为侍中。于忠等人获悉这个消息，便借王显侍御医治宣武帝疾病没有效果的借口，在皇宫将王显给抓了起来，下诏书削除王显的爵位的官职。王显被抓时大喊冤枉，在宫中值班的官吏用刀镮击他的腋窝，将他送到右卫将军府，过了一夜便死了。十六日，诏书下来说依照门下省的奏议施行，各个官吏已完全听命于任城王和高阳王，朝廷内外全都心悦诚服。

二月，初七，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北魏肃宗直呼其名地给高肇写信告诉哀讯，并且召唤他回朝。高肇接到这个消息心中忧郁恐惧，早晚不住地哭泣，以至于身体羸弱，形容憔悴，回来的途中走到漳水边。家里人出来迎接他，他也不和家中人见面；初八，高肇来到宫门前，穿上斩衰的孝服，大声痛哭，登上太极殿尽哀。高阳王元雍和于忠暗中谋划，埋伏了邢豹等十多个人值夜的士兵在中书省的门下，高肇哭吊完后，被引入太极殿的西庑，清河王元怿等几人都私下传语并示意高肇已到，等高肇走到中书省，邢豹等人便上去把他扼杀了。朝廷下诏书公布高肇的罪行和恶端，说高肇自杀了，高肇以外的亲戚党羽全不追问，削去高肇的爵位和官职，按士的礼节安葬。天黑以后，从宫中的侧门将他的尸体抬出去送到他的家中。

4 北魏进军益州的时候，军队开拔到晋寿郡，蜀地的人都惊恐不安。傅竖眼率领步兵三万人进攻巴郡北部，皇上派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抄小路进入益州，招诱氐族和蜀地土著民族降梁，切断北魏的运输线。正赶上北魏的大部队撤回，任太洪就袭击并攻下了北魏的东洛、除口二个营垒，声称梁军紧跟着就要开到，氐族和蜀人都很快顺从了他。任太洪又进而围攻白水关城，傅竖眼派统军姜喜等人进攻任太洪，大败了他，任太洪丢下关城逃了回来。

5 初十，北魏任用高阳王元雍为太傅、兼任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

6 二十一日，北魏将宣武皇帝安葬在景陵，庙号世宗。二十六日，尊封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初一，让高太后出家作了尼姑，移住到位于金墉的瑶光寺，规定不是国家的重大节庆日，不能到宫中来。

7 北魏左仆射郭祚上表说："萧衍胆大妄为，策划截断淮河的水流，工程艰难，百姓困苦，梁朝危险衰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出来，应该命令大将率领军队出发，深入敌人领地坚决打击。"北魏下诏书命令平南将军杨大眼统帅诸军镇守荆山。

8 北魏于忠既已任门下省侍中，又总领宫中禁军，就开始独自操纵朝政，权威颤动一时。从前，太和年间，国家内政和军事处于多事之秋，高祖因为国家财政开支不够用，就将各级官僚的俸禄削减掉四分之一以归国用，此时于忠下令被削减掉的俸禄全数归还官吏们。过去的制度：老百姓交纳税绢一匹，另外上缴八两丝绵；交纳税布一匹，另外上缴麻十五斤，于忠也将这些全都免了。二十二日，北魏下诏为所有文武大臣全都晋升一级。

9 夏，四月，梁朝所筑的浮山堰完成后又溃口。有人说这是因为蛟龙能够驾驶着风雨破坏堤坝的结果，但蛟龙的性情厌恶铁，于是朝廷就运来建康东冶、西冶属下的铁器几千万斤沉入河中，但仍然不能堵住缺口。于是又砍树作成井栏，填入巨大的石头，再在上面

加土；沿着淮河两岸近百里的范围内的树木和石头不论大小都用了，背石头扛木料的人肩膀都磨穿了，夏天发生疾病和瘟疫，死掉的人互相堆藉，苍蝇蚊虫之声日夜嗡嗡，不绝于耳。

10 北魏的梁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打败了叛变的氐族人。怀吉是真度的儿子。五月，十二日，南秦州刺史崔暹又打败了氐人，解除了氐人对武兴镇的围攻。

11 六月，北魏冀州的和尚法庆凭借妖幻之术欺骗百姓，伙同勃海人李归伯造反，推举法庆作为盟主。法庆把叫惠晖的尼姑纳为妻子，任用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称为"大乘"。又配制了可使人疯狂的药，让别人吞下，吞药的人父亲儿子哥哥弟弟互相之间也不再认识，只知道以杀人害命为能事。北魏冀州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骥进攻，崔伯骥战败而死。这帮强盗越来越多，所到之处毁坏寺庙房屋，杀死和尚尼姑，烧毁佛经佛像，声称"新的菩萨出世了，要消灭所有的妖魔。"秋，七月，初六，北魏下诏让右光禄大夫元遥兼征北大将军前往讨伐。

12 魏尚书裴植[①]，自谓人门不后王肃[②]，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③]。"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昌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尚书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帅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晓，准律当死。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植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植亲帅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乞赐裁处。"忠矫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俊皆赐死。俊，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13 丙子，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

14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帅众二千降魏[4]。

15 戊子，魏大赦。

16 己丑，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17 魏江阳王继，熙之曾孙也，先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为婢夺爵。继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诏复继本封，以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叉妻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群臣奏请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灵太后始临朝听政[5]，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悟，颇好

读书属文，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加胡国珍侍中，封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6]。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后旬余，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7]，问曰："忠在端揆，声望如何？"咸曰："不称厥任。"乃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咨大务。"诏从之。

18甲寅，魏元遥破大乘贼，擒法庆并渠帅百余人，传首洛阳。

【注释】

①裴植：裴叔业哥哥的儿子，先前曾任萧齐王朝直阁，裴叔业卒，被推为豫州监州，并同时降魏，事见一百四十三卷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公元500年)

②王肃：北魏临沂人，先任齐朝，北魏孝文帝时由齐奔魏，深受北魏孝文帝、宣武帝两朝重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侯。

③百世衣冠：指汉族。案：古代汉族人多认为四夷(蛮)是不通礼乐的野蛮人，他们的特征是"被发左衽"(即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自己是礼义之邦的文明人；所以往往以"被发左衽"代指少数民族，而以"百世衣冠"作为自己民族的代称。

④田超秀：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之子，由北魏叛逃梁朝后被任命为定州刺史，此时又投降北魏。

⑤灵太后：即北魏胡太后，胡太后死后谥曰"灵"。

⑥重足胁息：重足，两足相并，不敢前进；胁息，屏住呼吸，不敢喘气。

⑦崇训宫：太后所居之宫。

【译文】

12 北魏尚书裴植，自认为其名望和门第不比王肃差，又认为朝廷没能给他高官厚禄，心中总是闷闷不乐，上表朝廷请求解除官职隐居嵩山，魏宣武帝不答应，他就对魏宣武帝深为埋怨。等到做了尚书之后，他便趾高气昂，骄傲自满，经常对别人说："不是我要作尚书，是尚书这个官职需要我这个人。"每次上朝参加讨论政事的时候，总喜欢当面讥讽和说人家的坏话，又写信给征南将军田益宗，说："汉人和胡人不是同一个种族，胡人不应该在汉人之上。"于忠、元昭看见这封信，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喜欢投机钻营，好大喜功，自己以为自己是太子的师傅，企图封侯、进位仪同三司，北魏朝廷下诏任命郭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郭祚和裴植都厌恶于忠专权跋扈，私下劝告高阳王元雍，让元雍将于忠排挤出朝；于忠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就让有司捏造罪名诬告郭祚和裴植。尚书上奏道："羊祉告发裴植姑父的儿子皇甫达说'仲达受裴植指使，假称收到诏令，率领聚集家丁准备谋杀于忠。'下臣们追根索问，仲达表示不服罪，但各种佐证已很明白，依照法律应当判处仲达死刑。各种证明上虽然没有裴植直接参予的迹象，但都说'仲达是受裴植所指使的，裴植找仲达去责问但并没上报告发。'推论其中的情形，是无法分清裴植和仲达的不同之处的，因此，这个案件不能同一般的狱讼，在刑罚上有所增减，应该将裴植和仲达一同判处死刑。但裴植曾亲自率领寿阳城的梁军来归顺北魏，宜依本朝的八议之律呈报上司议定，乞请赐予裁断。"于忠假传皇帝诏令说："凶恶的逆谋既然这样，论罪不应宽恕；虽然过去有归顺我大魏的忠诚，无须上报讨论，也不须等到秋分之后才来判处死刑。"八月，二十九日，裴植和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人韦俊都被赐死。韦俊，是郭祚的亲家。于忠还想要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决不答应，就免除了元雍的官职，以高阳王的身份回乡家居。

朝廷内外因此心怀冤恨，人人对于忠咬牙切齿。

13 初六，北魏尊封胡太后为皇太妃，住在崇训宫。于忠兼任崇训宫卫尉，刘腾担任崇训宫太仆，并加侍中之职，侯刚担任侍中抚军将军。又任用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14 初十，梁朝定州刺史田超秀带着三千士兵投降了北魏。

15 十八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16 十九日，北魏清河王元怿晋升为太傅，兼任太尉，广平王元怀为太保，兼任司徒，任城王元澄为司空。二十日，北魏任用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升为开府仪同三司。

17 北魏江阳王元继，是拓跋熙的曾孙，原先曾担任青州刺史，因为用良家妇女作为奴婢被判罪夺去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娶胡太后的妹妹为妻，二十二日，朝廷下诏书恢复元继原来的封爵，任命元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元叉的妻子新平郡君，同样任用为女侍中。

大臣们都上奏请胡太后代行政权，发号施令，九月，初五，灵太后开始临朝处理政务，仍将自己的手谕称为令来行使权力，大臣们对她上书呈奏则称她为殿下。胡太后天性聪明，很喜欢读书和写文章，射箭能射中针孔，朝廷政事都亲自提笔裁决。加升胡国珍为侍中，封为安定公。

自从郭祚等人被处死之后，北魏朝廷下达诏令和生杀予夺的大权都操纵在于忠的手中，王侯公卿都害怕他，见到他人人屏息止步。胡太后亲自听政之后，就解除了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宫卫尉等职，只让他担任仪同三司、尚书令。又过了十多天，胡太后将门下省的官僚们招到崇训宫，问道："于忠在总领百官时，名声怎么样呢？"众官都说："不胜此职。"胡太后于是就将于忠外放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而任用司空元澄兼任尚书令。元澄上奏说："安定公胡国珍应该出入宫中，参加讨论国家大事。"朝廷下诏书依照他的上奏办。

18 十四日，北魏元遥打破法庆的大乘叛众，抓住了法庆和他手下的重要头目一百多人，杀死后把他们的首级送到洛阳。

19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1]，据之以逼寿阳；更筑外城，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2]，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癸亥，魏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硖石，又遣镇东将军萧宝寅决淮堰[3]。

20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

21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举郡降魏。

22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己赏；雍等议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议，太傅怿等上言："先帝升遐[4]，奉迎乘舆，侍卫省闼，乃臣子常职，不容以此为功。臣等前议授忠茅土[5]，正以畏其威权，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过相除，悉不应赏，请皆追夺。"崔光亦奉送章绶茅土，表十余上，太后从之。

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6]，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臣欲出忠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

伏听司败[7]。"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十二月[8]，辛丑，以忠为太师[9]，领司州牧，寻复录尚书事，与太傅怿、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入居门下，同鬱庶政。

23 己酉，魏崔亮至硖石，赵祖悦逆战而败，闭城自守，亮进围之。

24 丁卯，魏主及太后谒景陵。

25 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26 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清素，民、獠怀之。龙骧将军元法僧代竖眼为益州刺史[10]，素无治干，加以贪残；王、贾诸姓，本州土族，法僧皆召为兵。蒨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11]，杀魏晋寿太守，以城来降，民、獠多应之；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法僧，熙之曾孙也。

27 魏岐州刺史赵王谧，干之子也，为政暴虐。一旦，闭城门大索，执人而掠之，楚毒备至，又无故斩六人，阖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登楼毁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驲谕城人，城人开门谢罪，奉送管籥，乃罢谧刺史。谧妃，太后从女也。至洛，除大司农卿。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欲代行祭事，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太后以问侍中崔光，光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宗庙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祭事。

28 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表请不求东荆州，许之。

【注释】

①西硖石：地名，在今安徽凤台、寿县之间的淮河西岸，自晋代以来，西硖石以及它对岸的东硖石均为军事要地。

②诸戍：指北魏自西硖石至寿阳（今安徽寿县）之间的各战略据点。

③淮堰：指梁朝所筑的浮山堰。

④升遐：即登假；语出《礼记》"告丧曰天王登假"一语，意思是说皇帝已经仙逝。

⑤授忠茅土：即授予于忠为常山郡公；茅土，因古时帝王用五色土筑坛大社，取各方土用白茅包之分封诸侯，故而授茅土成为封诸侯王的代称。

⑥柏堂：古时以御史府中常植柏树，故称御史府为柏府或柏台、柏堂。

⑦司败：官名，即司寇。

⑧十二月：依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此处当为"闰十二月。"

⑨以忠为太师：一说"忠"应改"雍"，即以高阳王雍为太师。

⑩益州：这里的益州是指北魏所置的东益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

⑪葭萌：县名，在今四川广元西南。

【译文】

19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击北魏的西硖石，占领了西硖石后以便进逼寿阳城；并重新修筑了西硖石的外城，迁来淮河岸边的居民来充实城内。梁朝将军田道龙等人分别攻击北魏的各个据点，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分别派遣将领抗击。二十三日，北魏派遣代镇南将军崔亮进攻西硖石，又派镇东将军萧宝寅挖开浮山堰。

20 冬，十月，十六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并仍然保留他以前的侍中之职。

21 二十五日，梁朝弘化郡太守杜桂献上属郡投降了北魏。

22 当初，北魏于忠专权，自我标榜说北魏宣武帝生前答应过要优待他；太傅高阳王元雍都不敢违抗他，加升于忠为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认为在两朝君主的传承时自己有安定国家的功劳，便婉言劝说百官上言增加对自己的封赏；元雍等人便商议封于忠为常

山郡公。于忠又觉得自己单独受封有所不便，就再次暗示朝廷，将当时同在门下省任职的都增加封邑，元雍等不得已，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但尚书元昭等人不断上诉，也要求封赏。胡太后下手令让公卿百官重新讨论，太傅清河王元怿等人上书说："先帝羽化而去，奉送先帝大行，迎候新主即位，侍卫宫禁，这本是做臣子的分内的事情，不应该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臣下等人上次商议授予于忠为常山郡公，正是因为畏忌他的权势，想苟且免遭他的残暴。如果以功过两相抵消，全都不应该封赏，请求把他们的封赏全都取消。"崔光也送来了授予他的茅土，呈递十多次奏表，太后才答应他的请求。

高阳王元雍上表弹劾自己，说是"自己刚进柏堂任职时，就看到诏书和圣旨都由门下省下达，其中的旨意出于臣下但假借君主的名义来推行，我虽深深懂得这是不合制度的却不能禁止；于忠大权独揽，任意行使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下臣我却不能违抗。于忠想杀掉我，幸亏崔光等人坚持抵制，我才得以保全性命。我本来是打算将于忠放逐出去担任外任官；这个决定还在心中没有付诸施行，反而被于忠撤了职。我愧居官府，糜费俸禄，辜负了朝廷和皇上的恩情，请求让我辞官回家，等候司寇严正的裁决。"胡太后因为于忠当初对自己有保护的功劳，没有治他罪。闰十二月，初三，任用于忠为太师，兼任司州刺史，不久又总管尚书事，与太傅元怿、太保元怀、侍中胡国珍共同进门下省，治理日常政务。

23 十一日，北魏崔亮率军抵达硖石，赵祖悦迎战北魏军失败，关闭硖石城门自守，崔亮进而包围了硖石。

24 二十九日，北魏肃宗和胡太后拜谒景陵。

25 这一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淮河、泗水全都结冰封冻，梁朝浮山堰的士兵死了十分之七、八。

26 北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情清正廉洁，老百姓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都很怀念他。后来，龙骧将军元法僧代替傅竖眼担任益州刺

史，这个人本来没有治理才能，加之又贪婪残暴；将王、贾等大姓、以及当地的豪门士族，都征召去当兵。葭萌的老百姓任令宗借助了民众这种对北魏不满的心理，杀了北魏的晋寿郡太守，献城投降了梁朝，老百姓们很多都响应他；梁朝的益州刺史鄱阳王萧恢派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带了三万军队前往接应。元法僧是拓跋熙的曾孙。

27 北魏岐州刺史赵郡王元谧，是元干的儿子，行事非常暴虐。一天早晨，他关上城门大肆搜索，抓人而加以拷打，手段非常残酷，又无缘无故杀了六个人，满城惊恐不安；民众因此大声呼喊，占据了城门，元谧登上城楼毁掉楼梯以图保命。胡太后派游击将军王靖乘驿车晓谕城中居民，居民打开城门道歉，把城门的钥匙奉送上去，北魏也就罢免了元谧的刺史之职。元谧的王妃是太后的侄女。元谧到了洛阳，被任命为大司农卿。

胡太后因为北魏世宗年纪还很幼小，不能亲自举行祭祀，想要代替魏帝举行祭祀典礼，朝廷的礼官聚集商议都认为不行。胡太后就以此询问侍中崔光，崔光援引汉代和熹年间邓太后祭祀宗庙的旧例说明可行，胡太后非常高兴，就代替魏世宗举行了祭祀。

28 北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上表请求不再隶属于东荆州，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

十五年

1 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2 魏崔亮攻硖石未下，与李崇约水陆俱进，崇屡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一，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1]，

节度诸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乙巳，又败将军垣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硖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陆进攻，无敢乖互，战屡有功。

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未至，康绚已击魏兵，却之。上使义之与直阁王神念溯淮救硖石。崔亮遣将军博陵崔延伯守下蔡[2]，延伯与别将伊甕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辋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绚，贯连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走路，又令战舰不通，义之、神念屯梁城不得进。李平部分水陆攻硖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悦出降，斩之，尽俘其众。

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听特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3 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辛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余如奏。"

匡又弹侍中候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尚食典

御③，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处刚大辟④，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拘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尝食典御。

4 三月，戊戌朔⑤，日有食之。

5 魏论西硖石之功，辛未，以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亮与平争功于禁中，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

6 魏萧宝寅在淮堰，上为手书诱之，使袭彭城，许送其国庙及家室诸从还北，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

【注释】

①行台：古时在大的行政区域由中央设置的代表中央的机构，称为"行台"。据史载，北魏的"行台"机构曾几经兴废。

②下蔡：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凤台。

③尚食典御：或作"尝食典御"，北魏宫廷官名，职掌调和御食，品尝其温凉寒热，按时供奉。

④大辟：古时五刑之一，即死刑。

⑤戊戌朔：据《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五年，"三月戊辰朔"。

【译文】

十五年（丙申，公元 516 年）

1 春，正月，初一，北魏宣布大赦，改年号为熙平。

2 北魏崔亮进攻硖石，但未攻下，和李崇约定水陆两路一同前进，李崇多次误期没有到。胡太后因为各个将领意见不一致，就派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东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领步兵和骑

兵共二千人开赴寿阳，另外设置了行台，负责节制和指挥各路人马，如果在军事行动中有违背军令的，依军法处置。萧宝寅派轻车将军刘智文等人渡过淮河，攻破了梁军的三个堡垒；二月，初八，又在淮河北岸打败了梁朝的将军垣孟孙等人。李平抵达硖石，统帅李崇、崔亮等人水路和陆路一并进攻，各路将领不敢违抗命令，多次取得胜利。

皇上让左卫将军昌义之带兵救援浮山，还未抵达，梁将康绚已率兵向魏兵进攻，击退了敌人。皇上派昌义之和直阁将军王神念一起沿淮水溯流而上援救硖石。崔亮派遣将军博陵人崔延伯守卫下蔡县，崔延伯和别将伊雍生夹着淮河安营。崔延伯取下车轮去掉外框，将车辐条削尖，再让它们两两相对，用竹条揉搓成绳索，将车子互相连贯起来，共有十多辆车并在一道，横在水上作为桥梁，两头装上大辘轳，可以随意开合，火烧和刀斫都对它无可奈何。这样既切断了赵祖悦的退路，又使梁朝的战舰无法通行，昌义之、王神念驻扎在梁城不能前进。李平指挥北魏军队水路和陆路一同进攻西硖石，攻下了西硖石的外城；二十八日，赵祖悦出城投降，被杀，他的部属全被俘虏。

胡太后给崔亮赐来书信，让他乘胜前进，深入到梁朝境内。李平部署各路将领，水陆一同进发，进攻浮山堰；崔亮违抗李平的调度，借口有病请求回朝，表章一交人就走了。李平上奏要求将崔亮处以死刑，太后下诏令说："崔亮去留随心所欲，违抗我北魏的战略决策，虽然以前曾取得过一点小胜利，又怎能免去这一重大的罪过！只是我代行国政，不愿大加杀戮，姑且饶他，特别开例准许他将功补过。"北魏军队于是班师回朝。

3 北魏中尉元匡上表弹劾于忠"侥幸趁着国家的大灾，恣意操纵国家的政权，裴植、郭祚既已遭受冤曲而死，高阳王雍又被屈辱放回。又私自假托诏令自封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兼任崇训宫卫尉，推论他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不把君主放在眼中，以为自己至高无上。

于忠的所作所为既发生在朝廷赦恩之后，应该公开宣判死刑，请求派遣一位御史到于忠任职的州府去执行判决。从去年宣武帝去世以后，因皇太后还没有亲自处理朝政，以前的各项分封任命都不根据官阶爵级进行，有的是由门下省发布的诏书宣布的，有的是由中书省宣布敕令确定的，擅自拜官授爵的，已经蒙恩获得宽恕，只能够免除他们专权擅自拜授的罪过，而所拜授的官爵则应该一概追回撤消。"太后下诏令说："于忠已经有令蒙受特别宽恕，不宜再追加治罪，其余的依照上奏办理。"

元匡义弹劾侍中侯刚拷打死了羽林军士兵。侯刚本来因为擅长于烹调而担任尚食典御，前后共三十年，又因为对太后有救命之恩，所以发号施令常常肆无忌惮，王侯公卿都害怕和依附他。廷尉判处侯刚死刑，太后说："侯刚为了公事而拷打羽林兵，碰巧将人致死，依法律不应治罪。"少卿陈郡人袁翻说："所谓'碰巧'，是指案件的情状已经明显，罪犯隐瞒罪行，并不伏罪，依理拷打审问而言。现在被打死的这个羽林军士，审问就完全招供了，侯刚口里喊打死他，伸手就抓过刑具狠狠地打过去，这怎么能说是'碰巧'呢！"胡太后于是削去侯刚二百户的食邑，免去他的尚食典御的职务。

4 三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5 北魏评定进攻西硖石的功劳，初四，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升仪同三司；李平任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崔亮和李平在宫中争论自己功高，太后任命崔亮为殿中尚书。

6 北魏萧宝寅在浮山堰的时候，皇上写了亲笔信招降他，让他去袭击北魏的彭城，答应送他齐的国庙和家人、诸多随从回北魏，萧宝寅呈表奉上皇上的书信给北魏。

7 夏，四月，淮堰城，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

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1]，军垒列居其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黎东注[2]，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黎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黎，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黎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陇，其水清澈，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3]，刺史张豹子宣方，谓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上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还。

8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余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9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4]，大破之，屠十余城，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余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魏梓潼太守荀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余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5]，自余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并在城外，

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

10 六月，庚子，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暕，俭之子也。

11 张齐数出白水，侵魏葭萌，傅竖眼遣虎威将军强虬攻信义将军杨兴起，杀之，复取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败于阴平，张齐亲帅骁勇二万余人与傅竖眼战，秋，七月，齐军大败，走还，小剑、大剑诸戍皆弃城走[68]，东益州复入于魏。

12 八月，乙巳，魏以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国珍年老，太后实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荣；竟不行。

13 康绚既还，张豹子不复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破，太后大喜，赏平甚厚，澄遂不行。

14 壬辰，大赦。

【注释】

① 杞柳：杞，似应写作"杞(qi 启)"；杞柳，解释不一，赵岐《孟子》注："杞

柳，桓柳也，一曰桓木。”孙奭疏：“杞，檵杞也；柳，少杨也。”

②黎：同“漦”，即漦水，古水名，为淮河钟离上段的一条支流。

③徐州：此指梁朝所置徐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东北)。

④葭萌：县名。治所在今四川广元西南。

⑤数千人：当作“数十人”。

⑥小剑、大剑：即小剑戍和大剑戍，大剑戍在今四川剑阁北剑门关附近，小剑戍在今四川剑阁北剑门关西北，两戍相距三十里。

【译文】

7夏，四月，淮河上的浮山堰修成，长度为九里，下底宽一百四十丈，上底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堰上种植了杞柳，军队修筑了成排的堡垒驻扎在上面。

有人向守堰的康绚建议说：“四渎是上天所用来调节与宣泄心中积郁的地方，不能长期将它堵塞，如果开通漦水让它向东流，那么淮河的水流就会向宽阔地带流淌，淮堰也就可以不被冲垮。”康绚于是就开凿黎水让它往东流。又施用反间计，放出风给北魏驻军说：“梁朝人不怕野外交战，只怕北魏开通黎水东流。”萧宝寅听了此话信以为真，凿开山达五丈深，开通一条水路让黎水向北流。淮水日夜不停地分流出来也不见减少，北魏大军只好作罢撤回。淮河水是这样的大，钟离上段河水所至之处，淹没了淮河两岸方圆数百里。李崇在东西硖石戍堡之间搭了浮桥，又在八公山的东南端修筑了魏昌城，以预备寿阳城被水浸垮之后使用，寿阳城中的居民都疏散到了附近山岗上，淮河里溢出来的水是那样清澈透明，低头看看淹在水中的房屋冢墓，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初，梁朝在徐州境内开始修筑浮山堰的时候，徐州刺史张豹子就四处放风说，他自己一定会负责修堰之事；等过了不久康绚以其他的官职来监督施工，张豹子心中很羞愧。又过了不久，朝廷下令要张豹子受康绚的指挥调遣，张豹子便诬毁说康绚暗中和北魏私通，皇上虽然没有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借口修堰完工而召回了康

绚。

8 北魏胡太后回忆于忠的救命之恩，说："怎么能因为一时的过错而抹杀了他其余的功勋！"又重新封于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9 北魏元法僧派他的儿子元景隆带兵抵抗张齐，张齐和他在葭萌交战，把元景隆打得大败，屠杀了十几座城中的人，最后包围了武兴城。元法僧关上城门固守，东益州全叛变到梁朝一边，元法僧派使者抄小路向北魏告急。北魏通过驿站传令从淮南召回镇南军司傅竖眼，任命他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步兵和骑兵三千人赶赴武兴。傅竖眼进入东益州境内，转战三天，行程二百多里，九次交战九次获胜。五月，傅竖眼进攻杀掉了梁朝梁州刺史任太洪。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群众听说傅竖眼回来了，都很高兴，在路上拜迎的人络绎不绝。张齐撤退到白水以求自我保存，傅竖眼进入武兴城，白水以东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

北魏梓潼郡太守荀金龙兼任关城戍的首领，梁兵抵达关城时，荀金龙病得很厉害，不能指挥防御，他的妻子刘氏率领并督促城中军民，利用城池进行抵抗，守卫了一百多天，城中的士兵死伤的超过了半数。关城戍副首领高景阴谋叛变，刘氏杀掉他和他的党羽数十人，其余的将士，分配衣服减少食物，有苦同担，有福共享，人人对她既畏惧又钦服。关城戍的水井位于城外，被梁军占领，正赶上天下大雨，刘氏命令搬出公家和私人所有的布料和衣服悬挂在空中，靠绞干衣物来获取水，城中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都装满了水。傅竖眼到达关城戍后，梁军这才撤退，北魏朝廷因此分封荀金龙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10 六月，初五，梁朝任命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王暕是王俭的儿子。

11 张齐多次从白水城中出兵，侵犯北魏的葭萌一带，傅竖眼派

遣虎威将军强虬进攻梁军信义将军杨兴起，杀掉了杨兴起，又攻取了白水。张齐手下的宁朔将军王光昭也在阴平被打败，张齐就亲自率领二万骁勇之士和傅竖眼展开决战，秋，七月，张齐的军队被打得大败，逃了回来，小剑、大剑等戍的梁军相继弃城逃跑，东益州重新落入北魏的掌握之中。

12 八月，十一日，北魏任用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珍年纪已大，胡太后实际上并不想让他出来任职，只打算给他某方面的官衔来显示荣耀，所以最终也没有上任。

13 康绚已经被梁武帝召回朝廷，张豹子也不再对浮山堰加以修理。九月，十三日，淮河水猛涨，浮山堰崩溃，发出的响声犹如打雷，三百里内都能听到，沿淮河两岸的城堡村庄中十多万人都被水冲到了海里。当初，北魏朝廷还担心浮水堰拦水的危害，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统帅十万大军，准备从徐州出发前来进攻浮山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借助兵力，浮山堰最终会自行倒塌的。"等到听说浮山堰真的崩溃的消息，胡太后非常高兴，给了李平丰厚的赏赐，任城王元澄也就没有成行。

14 二十八日，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15 魏胡太后数幸宗戚勋贵之家，侍中崔光表谏曰："《礼》[1]，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谓之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归宁，没则使卿宁。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崔光[2]，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帐以接群臣，示男女之有别也。今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祇请遂多，将成彝式。愿陛下简息游幸，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3]。"

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级。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④，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⑤，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⑥，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16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叟斩交州反者阮宗孝，传首建康。

17 初，魏世宗作瑶光寺，未就，是岁，胡太后又作永宁寺，皆在宫侧；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⑦，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

盛，未之有也。扬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高祖迁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城阙府寺颇亦颓坏，非所以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88]，南箕、北斗[89]！事不两兴，须有进退，宜罢尚方雕镂之作，省永宁土木之功，减瑶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不亦休哉！”太后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太后好事佛，民多绝户为沙门，高阳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90]，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91]，岂得轻纵背礼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亲老，弃家绝养，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92]？’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之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实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皆为沙门矣。”都统僧暹等忿瑒谓之“鬼教”，[93]以为谤佛，泣诉于太后。太后责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传》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本出于人，名之为鬼，愚谓非谤。”太后虽知瑒言为允，难违暹等之意，罚瑒金一两。

18 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求为东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许，竟卒于洛阳。

19 柔然伏跋可汗，壮健善用兵，是岁，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94]，系其足于驽马，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邻国先羁属柔然后叛去者，伏跋皆击灭之，其国复

强。

【注释】

①《礼》：指《礼记》。　此处所引系《礼记·礼运》篇中之辞。

②霍光：西汉平阳人，字子孟，是西汉时名将霍去病之弟，自汉武帝时起历昭、宣三朝，执政达二十多年，权倾朝野。

③含生：含有生机的事物，也就是指所有的生灵。语源于《大唐西域记》："舍金轮而临法界，擿玉毫而抚含生。"

④闲：同"娴"。

⑤赀：同"资"。

⑥正光：北魏孝明帝的年号，从公元520年7月开始改元，公元525年7月结束，共5年；正光四年（公元524年）卫可孤等谋反，到孝昌初年，北魏云中郡陷落。

⑦伊阙口：伊阙山口，在今河南洛阳南。

⑧兔丝：又写作菟丝，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茎很长，呈丝状，多寄生于别的植物之上。燕麦：又称雀麦或瞿麦，它的苗同麦相近，但穗细长少实。因兔丝有丝之名而不能用来纺织，燕麦有麦之名而不能用来生产粮食（古人认为燕麦不能吃），此处用来作为论证事物名实不符，或有名无实的例证。

⑨南箕、北斗：南箕，即箕宿，有四星，均属人马座，形似簸箕，故称；北斗，即北斗七星，属大熊星座，分布成勺状。《诗经》中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等句，故古人也常用此以说明有名无实之事。

⑩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语出《孝经》："五刑之属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相传这是孔子之言。

⑪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语出《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代儒家传统重孝，遇事则祭祀以告先祖；没有子孙来祭祀先祖，就是最大的不孝。绝祀：断绝祭祀，即俗语"断了香火"。

⑫未知生：语出《论语》孔子答子路之言："未知生，焉知死？"体现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主张。

⑬都统：职官名，北魏朝廷设立的专管佛教事务的官员，当时又称"沙门统"。

⑭俄弥突：俄弥突杀柔然佗汗，故伏跋可汗有此复仇之举。柔然佗汗被杀，事见上卷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

【译文】

15 北魏胡太后常常光临皇室贵戚和大臣的家庭，侍中崔光上表进谏说："《礼记》上讲，诸侯王不是因为慰问疾病或者吊唁丧事而出入大臣的家庭，就叫做君臣名分混淆，互相戏谑。《礼记》上虽没有说到王后和夫人，但却也表明了王后夫人不应随便到大臣家去的道理。作为诸侯夫人，娘家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有亲自回娘家省亲的礼节，父母已不在世，则要派卿大夫去代为探望。汉朝上官皇后将要废除昌邑王的君位时，霍光是太后的外祖父，本身又是宰相，但太后还是坐在武帐中来接见霍光等大臣，借此以表示男女有别。如今正当皇帝宗族繁衍生息的时期，贵戚功臣加官晋爵的很多，凡有喜庆请求皇太后都必定光临，多了就会形成定式。希望太后减少或停止游幸，静心治理国政，这样我国的人民就都有了依靠，芸芸众生也就都皆大欢喜了。"

任城王元澄因为见到北方边镇的将领选举日益轻率，担心敌人会伺机侵犯边疆，先祖的陵寝也受到威胁，上奏给朝廷要求加强边镇将领的选举工作，严密边疆的防务警备。朝廷下诏书让群臣商议此事。廷尉少卿袁翻发表意见，认为"近来沿边疆各个州郡，选用官吏不能任人唯贤，而是只看资历和官级。有时选举的正好是个贪婪污秽的人，这样的人一上任就大量增加边境的巡逻兵，广泛地设置各种将领，有的选用自己手下的亲信姻亲，有的收受他人的财物和请托，他们根本无心去防范敌人的入侵，只一心想着聚敛财富。那些勇敢强壮的士兵，就驱他们去抢劫，如果士兵们遇上强敌，就被抓去做了奴隶；士兵们如果有所擒获，他们就夺来据为己有。那些老小羸弱的士兵，如果稍微有点懂冶金炼铁之术，或略微有些通晓庭园建筑的，人人都被驱赶去修建营垒，其遭受奴役的困苦无以

复加。其他的士兵，有的被赶去深山伐木，有的种地垦荒，有的去内地边境往返贩运，士兵们在道路上络绎不断。这些士兵们俸禄本来不多，资产也很有限，却都被收取了实实在在的调绢，给的仅仅是空口白话的俸粮，榨干他们的体力，使他们衣不遮体，使用他们做工，发给他们很少的口粮，从冬到夏，一年四季不能停息，再加上疾病的痛苦，所以士兵们死于沟壑的常常要达到十分之七、八。正因为如此，邻敌伺机入侵，侵犯我国边疆，这都是因为边镇将领任用了不合适的人选的结果。臣认为从今开始，南、北各边镇将领及其所统领的郡、县政府辅佐、统军以至于戍堡首领，都让在朝大臣和王、公以下各级公卿推荐自己熟悉的人。一定要选举有才之士，不要拘泥于被选举人的出身和级别；若是被举之士任官称职或不称官，要连同推举人一起根据事实奖赏和惩罚。"胡太后没能采用袁翻的建议。等到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北方边镇的盗贼蜂拥而起，最后逼近代都，侵犯了先帝的陵寝，印证了元澄当初的担忧。

16 冬，十一月，梁朝交州刺史李翼杀了交州的造反者阮宗孝，将他的首级送到建康。

17 当初，北魏宣武帝建造瑶光寺，还未完工，到这一年，胡太后又建造永宁寺，两寺都建在皇宫的旁边；又在伊阙口修造石窟寺，这些寺庙都极尽建筑之美。而其中以永宁寺最为宏伟，寺中有八丈高的金佛像一座，和一般人大小的十座，王像二座。又修造有九层的佛塔，佛塔挖地筑塔基，向下直到见到地下水为止；佛塔高达九十丈，塔上又有十丈高的柱子，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铃铎的声音十里之内都能听见。佛殿的规模和太极殿相似，殿的南门如端门一样。佛殿有上千间僧房，拥有珠宝锦绣，让人看到惊心动魄。这一盛况，自佛教传入我国内地以来，从未有过。扬州刺史李崇呈表朝廷，认为"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至今三十年，祭祀的太庙尚未修建，太学荒芜废弛，城墙宫阙和政府机关也有墙垣倒塌的，您这样大建寺庙，不是用来弘扬先帝大业，为天下做出典范的行动。如今我国

国子监虽然有学官之名，但却并没有教授国子之实，这跟菟丝有丝之名，而无丝之实、燕麦有麦之名而无麦之实，南箕有箕之名而无箕之实、北斗有斗之名而无斗之实，又有何不同呢！事情有时不能同时进行，必须有的停工有的兴工，应该罢除那些营造雕刻的奢靡工程，省掉永宁寺建筑的工作，减少瑶光寺材料瓦石的用量，分出石窟寺镌刻雕琢的劳力，以及其它各项并不急切的工役，在四时农闲时节修建明堂、太学、城国府寺等项，使国家面貌崇高强盛，礼义教化蔚然成风，不就太好了吗！"胡太后下了道赞许的诏令答复李崇，但不能采用他的建议。

胡太后喜欢供奉佛祖，很多老百姓出家为僧，高阳王的属僚李瑒上书说："在三千种罪过中，最大的一种就是对祖先不孝，而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就是没有子嗣。我们怎能轻易地放纵背弃礼教的事情，肆意地发展人们向往佛法的意愿，一旦人们亲奉佛老，就抛弃家室，断绝奉养父母，损伤当今之世的礼法而寻求来世的利益！孔子说：'不知道生前的事，哪里去了解死后的事？'怎能抛弃堂堂正正的礼义政治去信奉鬼教呢！又有，现在南方的边境还不平安，各种徭役相当繁重，老百姓奉佛的实际目的，多属逃避徭役，如果再听任他们出家为僧，恐怕将孝道仁慈抛弃殆尽，家家都成为佛徒了。"沙门都统僧暹等对李瑒称佛教为"鬼教"感到气愤，认为这是毁谤佛法，哭着向胡太后投诉。胡太后责备李瑒，李瑒说："天称神，地称祇，人称为鬼。《传》上说：'著明于世的有礼乐，幽暗难晓的有鬼神。'这意思是说明白可见的就是堂堂正正的东西，幽微不明的就是鬼教。佛教本来是在人中产生出来的，称它为鬼教，下臣我认为不是诽谤。"胡太后虽然知道李瑒的话是正确的，但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愿，处罚李瑒一两黄金。

18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以便招回他投梁的两个儿子，胡太后不答应，田益宗最后死在了洛阳。

19 柔然的伏跋可汗，身体强壮又善于用兵，这一年，伏跋可汗向

西进军进攻高车，把高车打得大败，抓住了高车王弥俄突，把他的腿绑在一匹劣马的后边，将他在途中拖死，并把他的头颅涂上漆作为饮具使用。四周原先依附柔然后来又背叛了的邻国，伏跋可汗将他们全部攻灭，柔然又重新强大起来。

十六年

1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2 魏大乘余贼复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员外散骑侍郎延帅奴客拒之。贼烧斋阁，延突火抱福出外，肌发皆焦，勒众苦战，贼遂散走，追讨，平之。

3 甲戌，魏大赦。

4 魏初，民间皆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遣钱工在所鼓铸；民有欲铸钱者，听就官炉，铜必精练，无得殽杂。世宗永平三年，又铸五铢钱，禁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既而洛阳及诸州镇所用钱各不同，商货不通。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以为："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1]，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既无新钱，复禁旧者，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2]，不免饥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冻馁，子育黎元之意也。钱之为用，贯缗相属[3]，不假度量，平均简易，济世之宜，谓为深允。乞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与新铸五铢及古诸钱方俗所便用者，但内外全好，虽有大小之

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鸡眼、钵凿及盗铸、毁大为小、生新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从之。然河北少钱，民犹用物交易，钱不入市。

5 魏人多窃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4]，对句奏案[5]，更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又，在军斩首成一阶以上者，即令行台军司给券，当中竖裂，一支付勋人，一支送门下，以防伪巧。"太后从之。同，玄之族孙也[6]。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来[7]，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8]，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太后许之。尚书令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若闻有冒勋妄阶，止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绳以典刑。岂有移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数不从，虑其辞解，欲奖安之，乃加镇东将军。二月，丁未，立匡为东平王。

6 三月，丙子，敕织官，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翦，有乖仁恕。

7 丁亥，魏广平文穆王怀卒。

8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9 诏以宗庙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喧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帝竟不从。八坐乃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9]。

10 秋，八月，丁未，诏魏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10]，参决尚书奏事。

11 冬，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脩[11]，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阳台，置七庙座，每月中再设净馔。

12 乙卯，魏诏，北京士民未迁者[12]，悉听留居为永业。

13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汉宠叛，降魏。

14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请和于魏[13]，用敌国之礼。

15 是岁，以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道根谨厚木讷，行军能检敕士卒；诸将争功，道根独默然。为政清简，吏民怀之。上尝叹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16 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从之。是后民多私铸，钱稍薄小，用之益轻。

【注释】

①鸡眼：指铜钱薄小，中间的钱眼如鸡眼者。　镮凿：指四周一圈被取铜凿掉，仅仅留下中间薄小部分的铜钱。

②杼轴：又作杼柚(zhù zhóu 助妯)，旧时织布机上管经纬线的两个部件(梭子)，杼管经线，轴管纬线，这里代指纺织。

③缗："穿"的异体字，这里意思同"贯"，指穿钱用的绳线。

④中兵二局：中兵，指左、右中兵曹，掌诸都督告身、诸宿卫官、畿内兵丁帐等职事。案：军功既属官吏，其任免、升降、功过当由吏部考核，但军功又属军官功绩，属左、右兵曹职掌范围，故需集合吏部、中兵曹两部门共同审核。

⑤对句(gōu 勾)：核准，对照检验。句，同"勾"，稽考的意思。

⑥玄：卢玄，东晋名将卢谌的曾孙，北魏太武帝时曾拜中书博士，事见

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

⑦景明: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500—503年)。

⑧殿最:古时凡考课功勋的等级称为殿最。

⑨一元大武:即牛。《礼记》:"牛曰一元大武。"

⑩诏魏太师:应为"魏诏太师"之误。

⑪脯脩:干肉。脯,未加姜桂的干肉;脩,加过姜桂的干肉。

⑫北京:指北魏故都代都(今山西大同),因其在洛阳之北,故称"北京"。

⑬俟斤:柔然大臣的职官名,具体职掌不详。

【译文】

十六年(丁酉,公元517年)

1 春,正月,初九,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

2 北魏沙门法度的余党再次聚集叛乱,窜到瀛州,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家奴和门客进行抵抗。叛众放火烧毁斋阁,宇文延冒火冲进去抱起宇文福跳出阁来,肌肤头发都被烤焦了,但仍然指挥部众艰苦战斗,叛众最后四散逃走,宇文延率众追击,把他们平定了。

3 十二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4 北魏早期,民间交易全都不用货币,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造钱工人在官府鼓风吹炉铸造,老百姓想要铸造铜钱,也任凭他们到官府的冶炉去铸造,选用的铜材一定要非常精细,不能以次充好。魏宣武帝永平三年,朝廷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全国使用不符合标准的钱。但过不久洛阳和各个州郡边镇所使用的钱各不相同,商品交易无法进行。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表说,他认为"禁止使用的钱,法令上有明确的规定,指的是鸡眼、镮凿等一类钱,再没有其它的禁令。算起来黄河以南各个州境内现在所流行的钱都不在限制之列,先前下令禁止,下臣我私下深感不解。又黄河以北既没有铸造新的钱币,又不准使用旧的钱币,专门使用单丝的缣、疏线条的布作为货币,这种缣和布的宽度和长度都

不够，不合通常的定式，况且将整匹的布扯成一尺尺的布，作为货币来互通有无，白白造成了纺织的辛劳，并不能避免百姓遭受饥寒的痛苦，这大概不是朝廷救济冻馁、养育黎民百姓的本意。钱币的使用，用绳子相互贯穿在一起，不需借助度量衡器来衡量，公平合理，简单易行，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乞请同时给各州和边镇下令，太和五铢钱和新铸五铢钱以及民间使用方便的各种古钱，只要钱币内外完整无缺，即使相互之间有大有小，均可以通行于世，贵贱的差别，仍然依照以前的规定。这样差不多就可以做到天下的货物交换畅通，公家和私人都没有妨害。其余铸造鸡眼、镮凿钱币，以及毁大为小、新造一些不合法令的伪劣假钱的，依据法律予以治罪。"朝廷下诏书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黄河以北地区仍然很少有钱币，老百姓还依旧用物物交换，钱币不进入市场。

5 北魏的人们，很多私下假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登记功勋的簿子，借此加以检验核准，共发现假冒军功而获得官阶的三百多人，于是上奏说："乞请召集吏部、中兵曹两处的官员，依功勋记载簿，对照参考奏表案卷，重新编造两种功勋簿，一种送交吏部，另一种留在中兵曹。另外，在军队中因为杀敌积功达一阶以上的，就让行台军司发给证券，证券从中间竖着分开，一半交给有功者本人，另一半交送门下省，以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作假。"胡太后接受了他的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中尉元匡上奏取出景明元年以来，朝廷内外的考评功勋的簿籍、吏部任命文书、中兵部的功勋文案、以及各种定功的等级，想要广泛地核准并追究假冒功勋，窃取阶、级和官职的人，太后答应了他的奏请。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表认为："法令忌讳烦琐和苛刻，政治最重清省简约。御史的职责，是主持对各种传闻进行辨析的，如果听说有假冒功勋盗取官阶的现象，只需调出一本勋籍簿子，研究核实是真是假，依据法律加以处罚就行了。怎能调动整个尚书省的文案，从二十多年的事情中去查找？如果象这样挑别人的过错，那谁能受得了这种罪过！这件事确实是

圣朝所应该慎重处理的。"胡太后于是下令停止，又因为元匡屡次上书言事都没有采纳，担心他会借此辞职，想以奖励来稳住他，就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十六日，封元匡为东平王。

6 三月，十五日，皇上下令给织官，织成的文锦上不能织有仙人和鸟兽的图形，因为缝衣时文锦上的仙人鸟兽要遭受剪刀的裁剪，这样做是和仁恕之义相违背的。

7 二十六日，北魏广平王元怀去世。

8 夏，四月，十八日，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9 梁朝下诏宗庙里祭祀用牺牲，于鬼神之道有妨害，应该全都用面塑动物来代替。朝廷内外因此而议论纷纷，认为宗庙祭祀不用牛羊，那就不再有血食的意义，皇帝最终也未采纳这个意见。六曹尚书和令、仆就商议用大块干肉代替牛。

10 秋，八月，十八日，北魏朝廷下诏命太师高阳王元雍入居门下省，参预决议尚书的奏事。

11 冬，十月，梁朝下诏说宗庙祭祀用脯脩仍需改进，要重新商议用其它东西来代替，因而最后决定用大饼代替大块干肉，其余部分全用蔬食果品。又修建了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了七个庙座，每个月的十五摆两次素食果品供祭。

12 二十七日，北魏下诏书，代都迁都时没有迁者的居民，全都听任他们留下来永久居住。

13 十一月，初七，梁朝巴州刺史牟汉宠叛变，投降了北魏。

14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派俟斤尉比建等人向北魏请求议和，采用的是敌对两国平等礼仪。

15 这一年，梁朝任用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这个人性情谨慎厚道，木讷少言，行军时严格要求士兵；大将们争功论赏时，冯道根一人在旁沉默寡言。他治理政事清静简省，老百姓和官吏愿归顺他。皇上曾叹息说："冯道根任职的地方，可以让朝廷忘记还有这么一州。"

16 北魏尚书崔亮上奏请求在王屋山等地开山采铜铸造钱币，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以后民间很多人私自采铜铸钱，这些钱币稍薄而小，投入使用后就更加失去了份量。

十七年

1 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

2 魏秦州羌反[①]。

3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虽与上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上益以此贤之。秀与弟始兴王憺尤相友爱，憺久为荆州，常中分其禄以给秀，秀称心受之，亦不辞多也。

4 甲辰，大赦。

5 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龟。

6 魏东益州氐反。

7 魏主引见柔然使者，让之以藩礼不备，议依汉待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启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②]，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辕，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遗志，虏使之来，受而弗答。以为大明临御，国富兵强，抗敌之礼，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之！今虏虽慕德而来，亦欲观我强弱；若使王人衔命虏庭，与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获已，应为制诏，示以上下之仪，命宰臣致书，谕以归顺之道，观其从违，徐以恩威进退之，则王者之体正矣。岂

可以戎狄兼并[3]，而遽亏典礼乎！”不从。伦，白泽之子也[4]。

8 三月，辛未，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卒。

9 魏南秦州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谕之。

10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卒，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礼，赠鼗仪卫，事极优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与国珍合葬，谓之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诣阙上疏陈之，左右莫敢为通。会胡氏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5]，远同文母列于十乱[6]，今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孔子称‘必也正名乎[7]！’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也。伏愿停逼上之号，以邀谦光之福。”太后乃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议。王公皆希太后意，争诘难普惠；普惠应机辩析，无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难言也。”

太后为太上君造寺，壮丽埒于永宁。

尚书奏复征民绵麻之税，张普惠上疏，以为：“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8]，以爱民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于绢增税绵八两，于布增税麻十五斤，民以称尺所减，不啻绵麻，故鼓舞供调，自兹以降，所税绢布，浸复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在于幅广度长，遽罢

绵麻[9]。既而尚书以国用不足，复欲征敛。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臣共窃之也。何则？所输之物，或斤羡百铢，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滥恶，则坐户主，连及三长[10]。是以在库绢布，逾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长阔厚重，无复准极，未闻以端幅有余还求输官者也[11]。今欲复调绵麻，当先正称、尺，明立严禁，无得放溢，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龟矣。”

普惠又以魏主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以为：“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12]，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伏愿淑慎威仪，为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13]，竭心千亩[14]，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务令简约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则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俱赖矣。”寻敕外议释奠之礼，又自是每月一陛见群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普惠复表论时政得失，太后与帝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诘难。

【注释】

①羌：族名，我国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

地，以游牧为主，是今天羌族的祖先。

②竖子：指柔然之远祖社仑，含有轻蔑意味。

③戎狄兼并：戎、狄均为古代对少数民族的称呼；戎、狄兼并，指柔然伏跋可汗进攻高车国，柔弥俄突，以及击灭背叛柔然各部落之事，事见天监十五年(516年)

④白泽：白泽，即张白泽，事见一百三十四卷宋顺帝昇明元年(公元477年)。

⑤三从：指封建社会给妇女规定的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观。

⑥文母列于十乱：文母，指周文王妃太姒。十乱，古代所谓"十乱臣"之省称，《尚书》："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乱臣，即治臣，治理之臣；十乱臣，旧注认为是指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及文母。

⑦必也正名乎：语出《论语》，原为孔子答子贡之言，意思是遇事一定要先正名份，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⑧改重称：北魏孝文帝废弃大斗，舍弃长尺，改革重称这一系列爱民薄税政策的实施，事见一百四十卷齐明帝建武二年(公元495年)。

⑨遵罢绵麻：指于忠为收买人心，罢免百姓交纳绢一匹另外输绵八两，布一匹另外输麻十五斤的旧规，事见前文梁武帝天监十四年。

⑩三长：指北魏在乡里所设立的邻长、里长和党长。北魏立乡党之法，事见一百三十六卷齐武帝永明四年(公元486年)。

⑪端幅：端，古时布帛的丈量单位，六丈为端；幅，古时称布帛的宽为幅。

⑫祇劫之果：佛教用语。祇劫，即无数劫；果，即因果报应，又称果报。祇劫之果，意指经历无数劫难之后获得的善报。

⑬释奠成均：设馔酒面祭先师及五帝之学。释奠，指设牲牢或酒菜祭先师；成均，指古代所谓的五帝之学。

⑭千亩：指帝王的耤田(帝王亲耕之田)。

【译文】

十七年(戊戌，公元518年)

1 春，正月，初八，北魏封氐族部落首领杨定为阴平王。

2 北魏秦州境内的羌族人叛乱。

3 二月，初七，梁朝安成王萧秀去世。萧秀和皇上虽然是贫贱兄弟，到他们兄弟变成了君臣关系后，萧秀对皇上的谨慎敬重超过了疏远低贱的人，皇上因此更加器重他。萧秀和他的弟弟始兴王萧憺之间尤其互相友爱，萧憺长期担任荆州刺史，常常从自己的俸禄中分出一部分给萧秀，萧秀总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也不推辞太多。

4 十八日，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5 二十三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6 北魏东益州氐族人叛变。

7 北魏幼主接见了柔然的使臣，责备柔然没有遵行藩国的礼仪，商议依照汉代对待匈奴的旧例，派遣使者回报柔然。司农少卿张伦上表朝廷，认为："我大魏太祖开始经营帝业时，每天的事务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考虑柔然的问题，于是使得社仑老小子象游魂一样在西北飘荡，也因为中原处于多事之秋，急于处理华夏事务而放松了对柔然这些少数民族警惕的缘故。至孝文帝时又由于正在从事迁都事宜，无暇从事对柔然的讨伐。世宗宣武帝继承先朝的传统，对柔然使臣来朝贡，仅仅接待他们而并不派人回答。认为作为一位圣明的君主在位，国富兵强，就用不着对敌国的遣使来朝给予回答，害怕什么而去那样做呢，要求什么而去那样做呢！现在柔然虽然仰慕我朝圣德而来朝见，另一层意思却是想借机窥探我国的强弱；如果我国的使臣到柔然朝廷去听柔然可汗的使唤，同他们结为兄弟，这恐怕不是祖宗的意愿。如果事情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应该写上一份诏书，用君臣的礼仪相示，命令大臣递封书信，对柔然讲明归顺圣朝的道理，再看看他们的反响，慢慢决定是用恩信招抚他还是用威武斥退他，这样王者的体统就不会丧失。难道可以因为柔然和高车等部族互相兼并，而仓猝中失掉了礼仪吗！"朝廷不听从他的意见。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8 三月，十六日，北魏灵寿公于忠去世，谥号武敬。

9 北魏南秦州的氐族人叛变，龙骧将军崔袭受派持节前往晓谕。

10 夏，四月，十二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赠封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等职，尊号为太上秦公，以特别优异的礼节安葬，赠送寿衣和仪卫，事体极其优厚。又迎来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来和胡国珍合葬一处，称太后的母亲皇甫氏为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以前各朝太后的父亲没有称为"太上"的，"太上"这个名称不能施用于大臣身上，张普惠到宫中去上疏陈说自己的意见，宫中的大臣没有人敢去为他通报。正碰巧赶上胡氏挖墓穴，下面遇有巨大的石块，于是张普惠得以秘密地呈上他的奏表，认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一国没有两个君王，'太上'这个名称，是因为'上'这个字而衍生出来的名号。皇太后称自己的诏令为'令'，以附属在'敕'的底下，这应是采用了三从之道的结果，您可和远古的文母同列在十个治国名臣的行列，可现在司徒被称为'太上'，这恐怕是跟您将自己的诏令系名于'敕'下的意图相违背的。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分！'最近确定司徒的墓地时，已选好了吉利的地点，却又因为地表太浅而改卜他地，这也许是天地神灵在借此垂示至高的训戒、开启圣上的思想吧。下臣恳切希望停用'太上'的称号，以便获得谦虚光大的福佑。"胡太后于是亲自来到了胡国珍的宅府，召集五品以上的大臣广泛商议。王侯公卿们都仰承胡太后的心意，争相诘驳辩难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应变，分别辩析，没有人能说服他。胡太后派元义到张普惠那儿宣布太后的手令："我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愿；你张普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本义。朝廷的大臣既已经达成决议，你就不要坚决要求改变我的主意了。以后如有所见，也不要隐瞒不讲。"

胡太后为其已故的母亲太上君建造寺庙，雄壮阎丽的程度和永宁寺不相上下。

尚书又奏请恢复征收老百姓的绵麻税，张普惠呈上奏疏，认

为："高祖孝文帝废去大斗，去掉长尺，改革重称，因为爱民减少赋税。知道军事和国政必须要用绵和麻，所以在征绢一匹之外另加税绵八两，在征布一匹之外加税麻十五斤，老百姓认为称和尺所减少的，不只是绵麻这些实物，所以载歌载舞去上交调税。从此以后，所征收的税绢税布，渐渐地又变长变宽了，以致老百姓的叹息埋怨之声，在朝廷内外都能听到。宰辅大臣不探究问题的根本在于使用尺寸变长变大了，而是一下子免征绵麻等税。过了不久尚书又因为国家财政开支困难，又准备大肆征收调税。这些做法是远离天下的诚实信任，背弃已经实行的既定诏令，本是想补救以前的错误，结果又造成了后面的过失。不想府库中有很多的绵和麻，只是被大臣们合伙偷盗走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老百姓所交纳来的实物，有时每斤被多称了百铢，没曾听说过官吏依法来追究过州郡官员的罪责；有时仅仅稍微粗劣，那么就治户主的罪过，并连累到三长。因此在国库中的绢和布，超过法定尺寸的占多数，群臣接受俸绢俸布，人人要又长又宽又厚又重的，没有止境，从未听说过有大臣因为得的绢或布长度和宽度超过了自己的俸禄标准而退回给官府的。现在想要恢复征收绵麻调税，应当先审定称、尺的标准，明确建立严厉的禁令，不能放任滥行，要让天下百姓明白皇上和太后之心是如此珍重法律，爱惜百姓，那么太和年间的政治就可以在神龟年间再现了。"

张普惠又因为北魏皇帝喜欢在苑囿中游乐，不亲自过问朝政，过分崇奉佛法，郊庙祭祀之类的事大都委托给手下官吏去做，上奏疏痛切地进谏，认为："推崇不可思议的鬼神事业，耗费老百姓巨大的钱财，减少官吏的俸禄，削弱国家实力，四处供养无所事事的僧侣，将佛殿修饰等高大雄伟，向遥远的来世寻求不可知的善报，早晚上朝的大臣都依外来的佛法叩头行礼；讲求幺冥寂静的僧侣在朝廷内遨游，既违背了礼仪，又与时宜相抵触，于人于神都不和谐。下臣认为修持早晚的因缘，寻求经历无数劫难之后的果报，不如收

纳四方的欢心来事奉父母，使天下祥和安宁，不发生灾害。下臣谨希望陛下能谨慎威信风仪，为天下做出楷模，亲自主持郊庙祭祀以示虔诚，躬行朔望的典礼，在太学中设酒馔祭奠先师五帝之学，尽心于藉田的耕种，酌量撤除佛寺那些无关紧要的华丽装饰，归还恢复百官扣压日久的俸禄，已开工兴建的佛寺一定力求简省节约早日完成；尚未动工的一切不再兴建，那么孝悌之心可以上通神明，道德的教化可以光照四海了，节省开支而爱惜百姓，这样无论是僧佛还是百姓就都有了依靠。"朝廷很快下诏令在外朝讨论释奠礼节，又从此每个月皇帝见群臣一次，这些都是采用张普惠的建议。

张普惠又上表讨论时政的得失，胡太后和魏帝将普惠召到宣光殿，遇到事情就提问驳难。

11 临川王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而匿于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1]，上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

宏自洛口之败[2]，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3]，有盗伏于骠骑航[4]，待上夜出；上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上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5]，念汝愚耳！"宏顿首称无之，故因匿法寿免宏官。

宏奢僭过度，殖货无厌。库屋垂百间，在内堂之后，关籥甚严[6]，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上于友爱甚厚，殊不悦。

他日，送盛馔与宏爱妾江氏曰："当来就汝欢宴。"独携故人射声校尉丘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即呼舆径往堂后，宏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上意益疑之，于是屋屋检视，每钱百万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上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等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⑦，汝生计大可！"乃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方便敦睦。

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契，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上后知之，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始。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昺，雅有风力，为上所重，军国大事皆与议决，以为安右将军，监扬州。昺自以越亲居扬州⑧，涕泣恳让，上不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

辛巳，以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又以本号行司徒⑨。

臣光曰：宏为将则覆三军⑩，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可矣。数旬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注释】

①南司：从齐、梁开始，南朝称御史中丞为南司。御史中丞为南台之长，故亦称之为南司。

②洛口之败：梁朝以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驻军洛口（今安徽淮南

东北),结果不战而溃,事见卷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

③光宅寺:梁朝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内寺庙,梁武帝利用自己在城中的旧宅改成。

④骠骑航:航,以两只船相连接而成的浮桥;骠骑航,因航位于萧宏府前的秦淮河上,而萧宏官骠骑大将军,故以其官称之为骠骑航。

⑤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年):名恒,谥曰文,在位二十多年,民富国强,史称"文景之治"。此处指汉文帝以谋反罪杀其弟淮南王(又称淮南厉王)之事。

⑥关籥:关,即俗言门闩;籥,同钥,即钥匙。

⑦阿六:亲昵的称呼,因为萧宏在梁武帝兄弟中排行第六,故称。

⑧越亲居扬州:萧昺为梁武帝的堂弟而监扬州军事,自认为是超过了梁武帝的亲兄弟萧宏等人的亲属关系,所以恳请辞职。

⑨本号:指萧宏原有的中军将军的称号。

⑩覆三军:仍指萧宏洛口之败一事;三军,古时对军队的通称。

【译文】

11 临川王萧宏的妾弟吴法寿杀了人跑来躲藏在萧宏的家里,皇上下令给萧宏,让他将人交出来,吴法寿被交出来后当天就正法了。御史中丞上奏要求免除萧宏的官,皇上在奏章上批示说:"我爱护萧宏,是因为他是我本人的亲兄弟,我要罢免萧宏的官,是因为君王必须整肃他的法律。御史台的奏请是可行的。"五月,二十四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除所任各项官职。

萧宏自从洛口溃败逃回来之后,心中总是羞愧忿懑,京都每次有盗贼之类的事情发生,就打着萧宏的名号,因此萧宏多次被司法官员劾奏,皇上每次都赦免了他。梁武帝有一回幸临光宅寺,有盗贼埋伏在骠骑航下面,等候皇上外出时袭击;皇上将要动身回宫时,心里惊动了一下,好象预感到要出事似的,就改从朱雀航上通过。盗贼的事情败露后,声称是由萧宏指使去干的,皇上流着眼泪对萧宏说:"我个人的才能可以说超过了你上百倍,在皇帝这个位

置上尚且还担心承受不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不是能做当今的汉文帝，只是想到你是个糊涂虫才作罢！”萧宏叩头说自己没有指使盗贼，但这回就因为隐藏吴法寿而免了官。

萧宏奢侈惊人，聚敛财物永不满足。他的贮藏财物的库房多达百间，库房位于寝房的后面，门上加锁非常严密，有人怀疑库房中藏的铠甲和武器，暗中将此事报告了皇上。皇上对兄弟间的友爱之情很重视，但听了这个消息后很不高兴。有一天，皇上送了丰盛菜肴给萧宏的爱妾江氏，说：“我会来你们家欢聚宴会的。”便只是带了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赴会，和萧宏以及江氏一起开怀畅饮，喝到快要醉的时候，对萧宏说：“我今天想到你的后房去看看。”说完就呼来鸾轿径直往后房走去，萧宏害怕梁武帝看到他聚敛的财物，脸色看上去担心受怕，梁武帝心里就更加怀疑了，因此就一间房子换一间房子地去检查，看见每百万钱作为一堆，用黄榜给它标明，每千万钱合成一库，悬挂一个紫色标志，象这样堆放的钱的有三十多间房。皇上和丘佗卿掐指一算，共有钱三亿多万，其他的屋子贮存着布、绢、丝、绵、漆、蜜、麻、蜡等一类的杂物，只看到满库都是，不知道共有多少。皇上才知道萧宏后房里藏的不是武器，非常高兴，对萧宏说：“老六，你的生计安排的可是很充足啊！”于是重新入席畅饮直到夜晚，举着蜡烛回宫。兄弟俩的关系这才又开始和睦友好。

萧宏在京城有数十处府第，借高利钱订立契券，每每用借钱人的田地、住宅、府邸、店铺作为高利的抵押写上契约，期满以后，便将借债人从家里赶走，夺取他的宅第，京城、梁朝东部地区的老百姓，因此而失去产业的不只一家。皇上后来知道了此事，规定签订高利契约再不能写上驱赶借钱人抢夺宅第的文辞，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侍中、领军将领吴平萧昺，很有风概气度，很受皇上器重，军国大事他都参予决策，被任用为右安将军。监扬州军事。萧昺自己认

为这是超过了皇上的亲兄弟来居守扬州，流着泪恳切地推辞，皇上不答应。萧昺在扬州尤其以贤明果断著称，政令严谨整肃。

二十七日，梁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初一，又任命他以本号兼司徒之职。

史臣司马光说：萧宏作将领就使全军覆灭，作大臣又涉嫌犯上作乱，梁武帝姑息他的死罪是可以的。几旬之后，又重新让他位至三公，这从兄弟情份上讲的确是深厚，但君王的法律结果又在哪里呢！

12 初，洛阳有汉所立《三字石经》[1]，虽屡经丧乱而初无损失。及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2]，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请遣官守视，命国子博士李郁等补其残缺，胡太后许之。会元叉、刘腾作乱[3]，事遂寝。

13 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铁忽反[4]，自称水池王[5]；诏以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以讨之。子恭至河州，严勒州郡及诸军，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使知悔惧。八月，铁忽等相帅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怀之子也。

14 魏宦者刘腾，手不解书，而多奸谋，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护之功[6]，累迁至侍中、右光禄大夫，遂干预政事，纳赂为人求官，无不效者。河间王琛，简之子也[7]。为定州刺史，以贪纵著名，及罢州还，太后诏曰："琛在定州，唯不将中山宫来[8]，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遂废于家。

琛乃求为腾养息，赂腾金宝钜万计[9]。腾为之言于太后，得兼都官尚书，出为秦州刺史。会腾疾笃，太后欲及其生而贵之，九月，癸未朔，以腾为卫将军，加仪同三司。

15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变，欲以崇宪高太后当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于北邙[10]，谥曰顺皇后。百官单衣邪巾送至墓所[11]，事讫而除。

16 乙亥，以临川王宏为司徒。

17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经[12]。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迁都，制城内唯听置僧尼寺各一，余皆置于城外；盖以道俗殊归，欲其净居尘外故也。正始三年[13]，沙门统惠深，始违前禁，自是卷诏不行，私谒弥众，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尘秽，连比杂居。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谋[14]，冀州有大乘之变。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缁素殊途，盖亦以防微杜渐。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正以诱于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释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15]，内戒所不容[16]，国典所共弃也。臣谓都城内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于郭外，僧不满五十者，并小从大，外州亦准此。"然卒不能行。

18 是岁，魏太师雍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先朝为之禁限，亦非苟与细民争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民吝守，贫弱远来，邈然绝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什一之税，自古有之，所务者远近齐平，公私两宜耳。及甄琛启求禁集[17]，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

贱任口，请依先朝禁之为便。”诏从之。

【注释】

①三字石经：又称“三体石经”。通常认为“三体石经”是汉灵帝为正定五经，召集诸儒，以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在石碑上的经文，相传三体出于蔡邕之手。汉代召诸儒，刻石经，事见四十七卷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6年)。一说“三体石经”乃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所立。

②洛州：即洛阳。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以洛阳为洛州；迁都洛阳之后，改洛州为司州。

③元叉、刘腾作乱：指元叉、刘腾幽禁胡太后之事，见下卷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

④却铁忽：他本也写作“却铁忽。”

⑤水池：县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洮西南。

⑥保护之功：高皇后欲杀胡太后时，刘腾曾和于忠、侯刚等一起保护过胡太后，故此处称“保护之功”。事见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

⑦简：即北魏齐郡王元简，事见一百三十七卷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

⑧中山宫：后燕建都春秋中山国故地，修有宫室，北魏攻克中山之后，将原有宫室改为中山宫。

⑨钜：同“巨”。

⑩北邙：又作北芒，即北邙山(亦称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北。东汉及魏王侯公卿多葬于此。

⑪单衣邪巾：身上穿着“单衣”，头上斜系头巾。案：单衣，即古时的所谓巾褐，晋朝时江南人率先使用的一种见尊者时穿的上衣；邪巾，斜系的头巾，古时男子二十岁成年，士行冠礼，庶民著头巾，此处高太后葬礼，百官舍弃衰绖丧冠而单衣邪巾，说明百官对她的厌恶。

⑫比丘：梵语bhiksu的译音，佛教指和尚。

⑬正始：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504～508年)。

⑭法秀之谋：北魏沙门僧法秀以妖术惑众，谋划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叛乱，未发即被捕处死。事见一百三十五卷齐高帝建元三年(公元481年)。

⑮法王之社鼠：法王，即佛；社鼠，即城狐社鼠的省略。城狐社鼠：城上的狐狸，土地神庙的老鼠，此处比喻依仗佛法为非作歹的坏人。

⑯内戒：佛教内规定的戒条，据说有五条。

⑰甄琛启求禁集：北魏御史中尉甄琛上表请求罢盐池之禁，事见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

【译文】

12 当初，洛阳有汉代建立的《三字石经》石碑，虽然多次遭遇战争劫难但开始并未有什么损失。等到了北魏时期，冯熙、常伯夫等人相继担任洛州刺史，拆下搬走碑石用去修建佛塔和寺庙，结果导致了石碑的损坏，残存下来的也丢弃在荆棘之中，僧侣和百姓可任意搬走。侍中兼国子祭酒崔光请求派遣官员看护照管，命令国子博士李郁等人处处修残补缺，胡太后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事情碰巧遇到元叉、刘腾二人作乱，终于不了了之。

13 秋，七月，北魏河州境内的羌族人却铁忽反叛，自己号称水池王；朝廷下诏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去平定叛乱。源子恭到达河州，严厉约束州郡官吏以及各路大军，不许侵犯老百姓一草一木，也不能轻易和叛军开战，然后再用赏罚利害对叛众进行开导，让他们觉悟畏罪。八月，却铁忽等人相继率众到子恭营中投降，这时距源子恭出师前后不到二十天。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的宦官刘腾，虽然有手不知写字，但为人多奸诈谋术，善于揣测他人的心思；胡太后因为他有保驾的功劳，不断地提升他，直到侍中、光禄大夫之职，于是刘腾便得以参预政事，他收受贿赂替别人谋求官职，每次都能成功。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曾任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臭名昭著，等他卸了刺史回朝述职，太后下诏给他说："你元琛在定州，只没有把中山宫搬回家了，此外的一切全被洗劫一空，怎么能再使用你担任什么职务呢！"结果元琛就被废黜在家了。元琛跑去请求作刘腾的养子，贿赂给刘腾金宝好几

万。刘腾为他向胡太后求情，他得以兼任都官尚书，放外任为秦州刺史。碰巧赶上刘腾病得非常厉害，胡太后想让刘腾在有生之年富贵显荣，九月，癸未初一，朝廷任命刘腾为卫将军，加封仪同三司。

15 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出现了异常情况，想用高太后来抵挡。二十六日夜晚，高太后突然死去；冬，十一月，十五日，用尼姑的礼节安葬高太后于北邙山，谥号称顺皇后。百官穿着单衣斜系头巾把高氏的棺柩送到墓地，葬事完毕就脱下了丧服。

16 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17 北魏胡太后派遣使臣宋云和和尚惠生两人同去西域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奏说："从前高祖孝文帝迁都，规定京城里只准建和尚庙和尼姑庵各一座，其余的都要建在城外；原因不过因为佛门和凡俗的生活理想不一样，想使僧侣们能获得一个清静的地方居住。宣武帝正始三年，沙门都统惠深开始违背禁令在城中修建寺庙，从此之后从前的诏令才不再实行，僧侣私下请谒的人数增多，京城中的寺庙已超出五百座，其中抢占老百姓住房而修的将近三分之一，肉店酒铺这些尘世下等杂业，和清静的寺院并列交错。从前代都城北发生过法秀准备叛乱的阴谋，冀州出现过大乘佛徒的叛变。这说明太和、景明年间的禁令，不仅仅是为了让僧徒和凡世分开，大概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从前佛祖如来宣传教义，大多栖身于山林，如今这些佛徒都贪恋在都市里面，这恰恰是他们为利益物欲所诱惑，不能自拔的缘故，这些乃是佛门的渣滓，佛祖的城狐社鼠，既为佛家戒律所不容，也是国家法典完全唾弃的。下臣我认为京内的寺庙，尚没有完工的和可以搬迁的，应该一律搬到城外去，僧员不足五十人的寺庙，合并小庙成为大庙，外地州郡也都依照此例实行。"但朝廷最终也没能将此实行。

18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奏说："盐池是天然宝藏，养育着芸芸众生，先朝颁布禁令对它加以限制，也并不是苟且要和老百姓争夺利益。但是从天然盐池里获得利益，获取使用却没有章法，

有的盐池被豪强贵戚封闭看守，有的盐池被附近的百姓悭吝守护，贫穷羸弱者远道来取盐，希望邈茫得近乎没有。朝廷因而设立了主管官员，让他负责裁判监察，使豪强和贫弱者都能获得一定利益，务必要让他们各得其所。至于说收取十分之一的盐税，那是自古以来便有的惯例，所要竭力做到的只是要让离盐池远处的和近处的能平等相待，公家和私人两方面都方便罢了。等到甄琛上奏请求禁断公家专营盐利之时，盐池于是就被四周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牢固看守；说到这帮人设障禁止他人取盐的情形，比官吏们还要十倍利害，但他们自己则可自由取用和送人，盐价贵贱随他开口决定。请求朝廷依照先前的规矩禁止私人开采为宜。”朝廷下诏同意了他的奏请。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四十九

梁纪五　起屠维大渊献，尽昭阳单阏，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监十八年

1 春，正月，甲申，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令[1]，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2 丁亥，魏主下诏，称“太后临朝践极，岁将半纪，宜称‘诏’以令宇内。”

3 辛卯，上祀南郊。

4 魏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2]，求铨削选 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贲近千人，相帅至尚书省诟骂，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

不获[3]，以瓦石击省门；上下慑惧，莫敢禁讨。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4]，焚其第舍。始均逾垣走，复还拜贼，请其父命，贼就殴击，生投之火中。仲瑀重伤走免，彝仅有余息，再宿而死。远近震骇。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识者知魏之将乱矣。

时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吏部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5]。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司空咨议刘景安与亮书曰："殷、周以乡塾贡士[6]，两汉由州郡荐才[7]，魏、晋因循，又置中正[8]，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辩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亮复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时宜须异。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9]，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后因请见，复奏"乞令王公贵臣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事亦寝。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⑩，其子谧为侍御史，坐法徙怀朔镇，世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谧孙欢，沈深有大志，家贫，执役在平城，富人娄氏女见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马，得给镇为函使⑪，至洛阳，见张彝之死，还家，倾赀以结客。或问其故，欢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财物岂可常守邪！"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秀容刘贵⑫、中山贾显智、户曹史咸阳孙腾、外兵史怀朔侯景、狱掾善无尉景⑬、广宁蔡俊⑭，特相友善，并以任侠雄于乡里。

5 夏，四月，丁巳，大赦。

【注释】

①尚令：当为尚书令之误，他本均作"尚书令"。

②征西将军：他本后边均有"下陆文侯"四字。

③左民郎中：即"尚书左民郎"，尚书省分曹职官之一。

④捶辱极意：他本"意"字下有"唱呼动地"四字。

⑤殿中尚书：即殿中省尚书，掌内侍供奉之职。

⑥殷、周以乡塾贡士：相传为殷、周两代的选举制度。《礼记·王制》："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秀才而升之学，曰俊士。"

⑦两汉由州郡荐才：指西汉先后实行的选举贤良、文学、孝廉之士的制度。

⑧中正：指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颁布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士制度。

⑨叔向讥之：指《左传·昭公六年》所记郑国铸定刑律，叔向写信给子产讥笑郑国不合先王之制一事。

⑩高湖奔魏：后燕燕郡太守高湖率户三千降魏，事见一百十一卷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

⑪函使：奉送信函到京师去的使者；古时上奏书表均函封，故云。

⑫秀容：郡名，北魏永兴二年（公元410年）置，治所在秀容县（今山西忻县西北）。

⑬善无：郡名，北魏置，治所在善无县（今山西右玉东南）。

⑭广宁：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涿鹿。案：本句所言"省事"、"户曹吏"、"外兵史"、狱椽"，均为北魏所设边镇小吏。

【译文】

梁纪五　起己亥（公元519年），止癸卯（公元523年），共5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监十八年（己亥，公元519年）

1 春，正月，初四，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2 初七，北魏孝明帝颁发诏令，说"太后亲理朝政已经将近六年，应该在她向全国发布命令时使用"诏"字。"

3 十一日，皇上在南效举行祭祀。

4 北魏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向朝廷上呈密奏，请求修改削减选官的人数，抑制武将的势力，不让他们混杂于德行高洁的士大夫之列。因此武人们的吵嚷和叫骂之声处处皆是，他们在大街巷头张贴榜文，约定集合时间，要杀害张氏一家。张彝父子却处之泰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二月，二十日，羽林、虎贲等武士将近一千人，一同来到尚书省的门前叫骂，寻找张仲瑀的哥哥尚书左民郎中张始均，但没有找到，这伙人又用瓦块和石头砸尚书省的大门。尚书省的官吏都震惊恐惧，没有人敢上前去禁止和抓人。那些武士就又拿了火把，抢了路边人家的柴草，以石头、木棍作武器，直奔张家，把张彝拖到堂下，尽情地殴打和侮辱，放火烧了他的房舍。张始均翻墙逃跑，又赶回来向贼众求饶，请求饶了他父亲的命，贼众就上去殴打他，把他活活地丢进火里，张仲瑀被打成重伤后逃脱，张彝只剩下一口气，过了两夜就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朝廷内外都十

分震惊。胡太后收捕了羽林、虎贲中的八个首恶分子，杀了他们，其他的人就不深加追究治罪。二十五日，北魏朝廷又颁了大赦令来安抚参予闹事的武士们，并因此让武将可以按资历入选为朝廷官吏。有识之士都感到北魏将要大乱了。

北魏此时官员虽然名额不多，但参加应选的人却很多，吏部尚书李韶停止选举录用的工作，遭到了很多的埋怨，北魏朝廷便改任殿中省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奏请制定新的选拔制度，不管应选的士子是好是坏，只以待选时间的长短为断限，待选的时间长的人都称自己才能出众。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给崔亮说："商、周两朝采用从乡塾选拔官吏的方式选任官吏，两汉则采取由州郡推荐贤良、文学、孝廉的办法选举，曹魏和两晋沿用前朝的旧法，又增加了"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虽然它们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那些贤能之士应该招揽到十分之六、七。当然，朝廷贡举人才，仅仅要求士子的文采好，不考察他们的事理，察举孝廉只看辨章析句的才能，而不问他们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立中正官却不考核入选者的才能品行，只关心他们的姓氏宗族，那么录取人才的途径就既不广泛，淘汰庸滥的办法也不精当。舅父您受命担任选举要职，应该改革历代不尽完美的办法，怎么反而制定一个以待选年资为标准的办法来限定参加选拔的士子呢?这样，天下的士子又还有谁注意修养自己的名节和操行呢!"崔亮回答说："贤甥所说的确实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深远情怀。我前些时候定下以待选时间为准的制度，也有它的缘由。古代和今天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也应该有所变化。从前子产刊定刑律之书以救时弊，但叔向却用不合先王时候的法令来讥讽他的做法，这和你用古礼责难我的权宜之计是一样的啊!"洛阳令代郡人薛琡上书朝廷说："老百姓的命运，全都维系在吏部尚书一个人身上，如果吏部选士只按待选时间为准，不对甄别士人的才能高下，就象飞雁一样排队行进，就象游鱼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游动，拿着登记册呼叫姓名，一位小吏就够了，数数

士子的待选年月就决定是否录用，这怎么能叫做选择人才呢！”薛琡的上书呈进之后，并没有呈报给胡太后。后来薛琡请求拜见，又上奏“请求命王侯公卿和贵臣推举贤才以便补郡县官员的缺空，”胡太后下诏让公卿大臣议论，事情也不了了之，再往后甄琛等人接替崔亮任吏部尚书，因为这样选举于自己方便，就跟着继续实行，北魏选拔官吏不得法，可以说始于崔亮。

当初，北燕的燕郡太守高湖逃奔到北魏，他的儿子高谧任侍御史，犯法流放到怀朔镇，世代便定居北方边镇，也就适应了鲜卑人的生活风俗。高谧的孙子高欢，志向深远，胸怀大志，家庭贫困，在平城服役时，富人娄氏的女儿看到他非平庸之辈，就嫁给了他。高欢这才有了马匹，得以给怀朔镇官府充当信函使，高欢到洛阳，见到张彝被害，回到家里，便倾其所有去结交宾客。有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高欢说“皇宫中的禁卫军互相纠合去焚烧大臣的府第，朝廷竟害怕他们作乱而不敢问罪，治理国家到了这般地步，事态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钱财物资难道可以保持永久吗？”高欢和怀朔镇省事云中郡人司马子如、秀容郡人刘贵、中山郡人贾显智、户曹史咸阳人孙腾、外兵史怀朔镇人侯景、狱椽善无郡人尉景、广宁郡人蔡俊，关系特别亲密，均以任侠使气称雄乡里。

5 夏，四月，初八，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6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为司徒，京兆王继为司空。

7 魏累世强盛，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胡太后尝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少者不减百余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

损足，太后夺其绢，使空出，时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待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怪其少，对曰："臣两手唯堪两匹。"众皆愧之。

时魏宗室权倖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李崇富埒于雍而性俭啬，尝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

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旆。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1]，马脑椀，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2]，恨石崇不见我。"融素以富自负，归而惋叹三日。京兆王继闻而省之，谓曰："卿之货财不减于彼，何为愧羡乃尔？"融曰："始谓富于我者独高阳耳，不意复有河间！"继曰："卿似袁术在淮南[3]，不知世间复有刘备耳。"融乃笑而起。

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民力疲弊。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于民。府库渐虚，乃减削百官禄力[4]。任城王澄上表，以为"萧衍常蓄窥觎之志，宜及国家强盛，将士旅力，早图混一之功。比年以来，公私贫困，宜节省浮费以周急务。"太后虽不能用，常优礼之。

魏自永平以来[5]，营明堂、辟雍，役者多不过千人，有

司复借以修寺及供他役，十余年竟不成。起部郎源于恭上书⑥，以为“废经国之务，资不急之费，宜彻减诸役，早图就功，使祖宗有严配之期⑦，苍生有礼乐之富。”诏从之，然亦不能成也。

【注释】

①水精锋：一本作“水精钟”。水精，即水晶。

②石崇：西晋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字季伦，累官荆州刺史，迁卫尉，使航海致富，以豪侈闻名，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石崇事见八十一卷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 283 年）。

③袁术：东汉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北）人，袁绍之弟，累迁河南尹、虎贲中郎将，汉末军阀混战时据有寿春（治今安徽寿县），寿春城在淮河南岸。

④禄力：禄，指官吏应得俸禄；力，指官吏任职时役使的差役。

⑤永平：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号，起公元 508 年五月，止公元 512 年四月。

⑥起部郎：职官名，负责宗庙建筑，晋、宋以后始设，但多为临时性职务，事毕即罢。

⑦严配之期：指配天享受祭祀之期。语出《孝经》：“孔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译文】

6 五月，二十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7 北魏连续几朝都很强盛，东边和西域的小部落不断地向北魏进贡，又和邻近各国进行互市贸易以换取南朝的财物，到这时已是府库充实。胡太后曾出巡到藏绢的府库，命令随行的一百多位王公贵嫔和公主各自到府库去搬绢回家，每个人能搬多少就可以搬多少，结果搬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

王元融，两人一次揣绢太多，摔倒在地上，李崇扭伤了腰，元融跌伤了脚，胡太后夺下他们背上的绢，让他们俩空着手出去，当时人都讥笑他俩贪心。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绢，胡太后责怪他拿得太少了，崔光回答说："我两只手就只拿得了两匹。"众人听了他的话都感到惭愧。

当时北魏的皇室成员和掌权受宠的大臣们彼此都以豪富奢侈相炫耀，高阳王元雍，富贵为全国之首，他的宫室园圃，和皇帝的禁苑差不多，他有六千名男仆，五百名艺伎，出门的时候仪仗和卫士满街都是，回家以后歌舞鼓吹日夜不停，一顿饭价值好几万钱。李崇和元雍同样富有但生性吝啬，曾经对别人说："高阳王元雍的一顿饭，抵得上我吃一千天的花费。"

河间王元琛，平常总想与元雍比富，他有十几匹骏马，马料槽全都用金银做成，窗户上面雕有衔铃的玉凤，吐旆的金龙。有一次他会同诸侯王们饮酒，他拿出的水晶钟、玛瑙碗、赤玉卮等酒具，制作十分精巧，都是中原地区很难看到的精品。他又陈列出自己的艺伎、名马和各种珍宝，还带与会的诸侯王们去一一参观他的库房，里边的金银钱币，棉丝布帛，多得没法计算，回头他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遗憾没有见到石崇，遗憾的是石崇没有见到我。"元融一向以富有自我夸耀，回家后不由得叹息伤心多日。京兆王元继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来看望他，对他说："您的财物总计也不会比他的少，为什么还要惭愧和羡慕到如此地步呢？"元融说："当初我还认为比我富的只有高阳王元雍一个人哩，想不到还有那个河间王！"元继说："我说您就象当年袁术呆在淮南，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一位刘备呢。"元融这才笑着坐起来。

胡太后崇奉佛教，营造各种寺庙，没有一个尽头，命令各个州郡都建造五层佛塔，人力物力都消耗殆尽。诸侯王、贵人、宦官、羽林军将官也各人在洛阳修建寺庙，以宏伟壮观相攀比。胡太后多次设立斋会，向僧侣们布施出手就以万计算，赏赐给左右大臣也没有

什么节制，所花费的数量也无法计算，但她却从没有向老百姓施舍过恩惠。北魏国家的库房里日益空虚，因而就削减各级官吏的俸禄和差役。任城王元澄上表，认为“萧衍一直心怀窥视我朝的企图，应该趁我国强盛，将士们为国效力，早日谋划统一天下的大业。近年以来，国家和百姓贫穷困乏，应该节省那些不必要的花销以便应付当务之急。”胡太后虽然不能采用他的建议，但常常用优厚的礼节来接待他。

北魏从永平年间以来，开始经营建造明堂、辟雍等，役使的民工常常不过近千人，但主管官吏又借机抽调民工去修建寺庙和供应别的差事，结果十多年也没有修成明堂、辟雍。起部郎源子恭上书朝廷，认为“废弃治国必须全力以赴的大事，资助不急需的费用，应该撤消和裁减各种劳役，谋求早日建成明堂、辟雍，以使祖宗早日享受到配天的祭祀，而老百姓也就可多懂一些礼乐。”朝廷下诏采纳他的意见，但还是没有建成明堂、辟雍。

8 魏人陈仲儒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1]。有司诘仲儒：“京房律准[2]，今虽有其器，晓之者鲜，仲儒所受何师，出何典籍？”仲儒对言：“性颇爱琴，又尝读司马彪《续汉书》[3]，见京房准术，成数晰然。遂竭愚思，钻研甚久，颇有所得。夫准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窃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宜清。若依公孙崇[4]，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5]，清浊悉足。唯黄钟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则往往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音，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

曲。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今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徵，何由可谐！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准十三弦，隐间九尺[6]，不言须柱以不。又，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细难明。仲儒私曾考验，准当施柱，但前卻柱中，以约准分，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其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施轸以调声[7]，令与黄钟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笋，即于中弦按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8]，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9]，延寿不束脩以变律[10]。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受然后为奇哉！"尚书萧宝寅奏仲儒学不师受，轻欲制作，不敢依许；事遂寝。

9 魏中尉东平王匡以论议数为任城王澄所夺，愤恚，复治其故棺[11]，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状二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秋，八月，己未，诏免死，削除官爵，以车骑将军侯刚代领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为"历奉三朝，骨鲠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赐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若终贬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几，复除匡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孙也。

10 九月，庚寅朔[12]，胡太后游嵩高；癸巳，还宫。

太后从容谓兼中书舍人杨昱曰："亲姻在外，不称人

心，卿有闻，慎勿讳隐！”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相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饷领军元义⑬。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责之。义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义之从祖。舒卒，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泣责不听，元氏恨之。会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逃亡。义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华州刺史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为不逞。”义复构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围昱宅，收之，一无所获。太后问其状，昱具对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缚，处和及元氏死刑，既而义营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11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12 庚申，魏大赦。

13 是岁，高句丽王云卒⑭，世子安立。

14 魏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阳祖莹等八人以才用见留，余皆罢遣。深，祉之子也。

【注释】

①京房：历史上有二人，一为汉武帝时代人，曾为大中大夫，以治《易》闻；另一京房也是西汉人。师焦延寿治《易》，好钟律，知音乐，长于灾异之说，此处即指后一人。八音：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

②律准：律，本来指用来定音的竹管，古人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因此这十二个标准音就叫做十二律；这十二个固定的音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据史载京房用来确定乐音高低的乐器不是一般的律管，而是准；准的形态如瑟，有一丈长，十三弦，隐间九寸。

③司马彪:西晋初期人,字绍统,晋朝宗室,著作有《九州春秋》、《续汉书》等。

④公孙崇:北魏公孙崇造乐尺,事见一百四十七卷梁武帝天监八年(公元509年)。

⑤还相为宫:即旋相为宫。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宫、商、角、徵、羽五声均可作为音阶的第一级音,同时也就可以形成五种不同的调式,但宫、商、角、徵、羽等音只有相对音高,没有绝对音高,在实际音乐中,它们的音高要用律来确定,而这种用律来定宫音,形成多种调式的方法,就叫"旋相为宫"。

⑥隐间:古时琴等乐器上的装饰。

⑦轸:古时琴一类乐器上转弦的部件。

⑧五调调声:调,前一个读调(diào 吊);后一个读调(tiáo 条)。五调调声,即用五种调式调度弦音。

⑨燧人:即燧人氏,传说中发明钻木取火教民熟食的人。

⑩延寿:即焦延寿,京房的老师。

⑪复治故棺:北魏东平王元匹,先朝任支度尚书,在高肇专权时,曾自造棺材置于厅前,抬棺材上殿陈述高肇之罪。事见一百四十七卷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

⑫庚寅朔:他本"寅"后无"朔"字。案:庚寅为九月十四日,"朔"字应删。

⑬相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他本"相州"作"恒州";"器"下有"十具并"三字。

⑭高句丽:即高句丽国,相传公元前37年朱蒙创于今鸭绿江流域,公元427年迁都至今朝鲜平壤。

【译文】

8北魏人陈仲儒请求依汉代京房的方法造一种乐器"准"来调理和确定其它各种乐器的乐音。朝廷主管音乐的官员诘难他说:"京房用来确定乐音的律准,今天虽然还保存有这种乐器,但知道它的原理的人却很少了,陈仲儒你从哪位老师那儿学会这种原理,你讲的道理又出于哪部经典呢?"陈仲儒回答说:"我生性就很喜欢音乐,又曾经读过司马彪的《续汉书》,看到书中对京房使用律准调定

众多乐器的记载，可以说是非常清楚。于是我就用尽我愚下的智力，钻研了很长时间，结果大有收获。律准这种乐器所以能够代替律管来运用，是因为它同样是用了三分损益的规律来校定各种乐器的。我私下研究过调声的原理，宫、商二调应当低沉，徵、羽二调应当明快。如果依照公孙崇的说法，只用十二律来确定五声高低；还说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声调的低沉和激昂的形式就全都具备了。因为十二律中只有黄钟在律管上的度数最长，所以用黄钟律来定调，就能众音和谐流畅。如果要用各种乐器同时演奏，还需要采用各种调式交错使用，以配成美妙的乐曲。如果以应钟作为宫音，蕤宾作为徵音，那么徵音沉浊而宫音清扬，虽然可以弹出乐音来，但却不成其为曲调。如果用中吕作为宫调，那么十二律的各种调式就全不成其为乐曲了。现在依照京房的乐书，中吕作为宫调，却以去灭作为商调，执始作为徵调，这之后，才能和谐成韵。而公孙崇却以中吕作为宫调，仍然用林钟作为徵调，这样又如何能做到乐曲和谐动听呢！然而音乐之理非常精深微妙，史书上记载简略，旧书记载准这种乐器有十二根弦，隐间九尺，没有说明是否需要弦柱。又，一寸之内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细微的差别难以区别。我曾经私下考证和检验过，律准这种乐器上应该设上弦柱，只要从弦柱中间向前后调动一个调节器，用来确定律准上分度，这样产生出来的乐音就已经自然和谐了。它的中弦的粗细应该和琴宫相同，设立一个旋轸来调节中弦的发音，让它的音与黄钟律的高低相吻合。在紧靠中弦后面的一根弦上，依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的规律刻画出六十宫调的高低刻度，其他十二根弦也要象筝那样设立弦柱，将中弦上的各个音都弹奏出来，然后……将它们标明在十二根弦上。这样之后，再依照三分损益法，弄清十二个标准音在各弦上的位置，获得用十二律确定的商音和徵音。商和徵两个音已经确定，又依宫、商、角、徵、羽五种调式的调声方法来调定乐器，再然后错杂其它各种音来修饰它，如果不按这种方法进行，声音就不会和谐。况且燧

人氏不靠老师的教导掌握了用火的方法，焦延寿不曾交学费就变革了声律，所以说已掌握知识的人想要教人学习却没有人愿意拜他为师，心地通达的人能领会知识却没有先生可以师从，凡有一点真知灼见的，都与体会者本人的心胸相关，难道一定要经老师的传授之后才能为世重视吗？"尚书萧宝寅上书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轻易就想要制做乐器，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事情于是就搁置下来了。

9 北魏中尉东平王元匡因为自己的议论建议多次被任城王元澄否决，心中怨愤，又修理起他原先就抬出来过的棺材，准备拚死弹劾元澄。元澄因此上书陈述元匡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处元匡死刑。秋，八月，十二日，朝廷下诏免除元匡死刑，削去他的官职和爵位，任命车骑将军侯刚兼任中尉。三公郎辛雄上奏处理元匡的意见，以为元匡"连续事奉三位皇上，他鲠直不阿的事迹，朝廷内外人人都知道，所以高祖赐名叫'匡'。先皇既然在前朝都容忍他的冒犯，陛下您也应该宽恕他今天的过失，如果最后将他贬官削爵，恐怕会堵住了忠臣的口，让他们再也不敢讲话。"没过多久，朝廷又任命元匡做了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

10 九月，十四日，胡太后游历嵩高；十七日，回到宫中。

胡太后在闲话时对兼中书舍人杨昱说："皇亲国戚在外面任职，有些事不合情理，你如果听说这方面的事，切莫避讳隐瞒！"杨昱上书检举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辆车装回私货、相州刺史杨钧制造了银食器皿送去慰劳领军元义。胡太后召见元义夫妻，含泪责备他们。元义因此对杨昱怀恨在心。杨昱叔父杨舒的妻子，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也就是元义的叔祖父。杨舒死后，他的妻子元氏不断请求分开过日子，杨昱的父亲杨椿含泪责备她也不听，元氏对杨椿怀恨在心。正碰上瀛州平民刘宣明谋反，事情败露，逃亡在外。元义就让元和与元氏诬告杨昱藏匿了刘宣明，而且说："杨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杨椿，叔父华州刺史杨津，三人一同送给刘宣明三百件武

器，图谋造反。”元义又设法证实这些罪状，派遣五百名禁卫军夜间包围杨昱的住宅，拘捕了杨昱，结果什么证据也没找到。胡太后问起这件事，杨昱回答说这完全是由于元氏报怨的结果。胡太后给杨昱松了绑，判处元和和元氏的死刑。不久由于元义的营救，元和只免了官，元氏最终也没有治罪。

11 冬，十二月，初八，北魏任城王元澄去世。

12 十五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13 这一年，高句丽国王云去世，长子安继位。

14 北魏因为郎官的选拔不精，大加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和范阳人祖莹等八个人因为才能突出被留用，其余的全被罢官遣回原籍。羊深是羊祉的儿子。

普通元年

1 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2 丙子，日有食之。

3 己卯，以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份，奂之弟也[1]。

4 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庙[2]，既出宫，有司以闻。上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3]，不释祭服而往。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亦有劳王室，临之，礼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恸。

5 高句丽世子安遣使入贡。二月，癸丑，以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剑佩。魏光州兵就

海中执之，送洛阳。

6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怿，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好文学，礼敬士人，时望甚重。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兼总禁兵，恃宠骄恣，志欲无极，怿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倾内外，吏部希腾意，奏用腾弟为郡，人资乖越，怿抑而不奏，腾亦怨之。龙骧府长史宋维，弁之子也，怿荐为通直郎④，浮薄无行。义许维以富贵，使告司染都韩文殊父子谋作乱立怿⑤。怿坐禁止，按验，无反状，得释，维当反坐；义言于太后曰："今诛维，后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维为昌平郡守⑥。

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刘腾密谋，使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列云⑦：怿货定使毒魏主，若己得为帝，许定以富贵。"帝时年十一，信这。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太后不得出。怿入，遇义于含章殿后，义厉声不听怿入，怿曰："汝欲反邪！"义曰："义不反，正欲缚反者耳！"命宗士及直斋执怿衣袂⑧，将入含章东省，使人防守之。腾称诏集公卿议，论怿大逆；众咸畏义，无敢异者，唯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

义、腾持公卿议入，俄而得可，夜中杀怿。于是诈为太后诏，自称有疾，还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宫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断绝，腾自执管钥，帝亦不得省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废，不免饥寒，乃叹曰："养虎得噬，我之

谓矣。”又使中常侍贾粲侍帝书，密令防察动止。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同辅政，帝谓义为姨父。义与腾表里擅权，义为外御，腾为内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赏，政无巨细，决于二人，威振内外，百僚重迹。

朝野闻怿死，莫不丧气，胡夷为之剠面者数百人⑨。游肇愤邑而卒⑩。

7 己卯，江、淮、海并溢。

【注释】

①矣：指王矣，齐武帝时任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起兵被杀。事见一百三十八卷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

②二庙：指太庙和小庙。梁朝立有太庙，祭祀太祖文皇帝；又有小庙，祭祀太祖太夫人，因为她本非嫡夫人，故另立小庙。

③卫献公闻柳庄死：卫献公春秋时卫国国君；柳庄，卫国太史。卫献公吊唁柳庄事见《礼记·檀弓（上）》：“卫太史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

④通直郎：即通直散骑侍郎，是一种传达请谒之职。

⑤司染都尉：职官名，由周代染人，汉代平准令等演变而来，负责宫中丝织品的染色之事。

⑥昌平：郡名，治所在今北京昌平。

⑦主食中黄门：主食，指供奉御膳的人；中黄门，宦官名称。

⑧宗士：北魏朝廷宗师的部属。直斋：殿内斋阁值守将士，属直阁将军。

⑨剠（li 离）面：用刀划脸。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吊唁死者，用刀划脸而哭，表示极端悲哀。

⑩邑：通唈，呜咽短气。

【译文】

普通元年(庚子,公元520年)

1春,正月,初一,梁朝改年号,宣布大赦天下。

2初二,发生了日食。

3初五,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王份是王奂的弟弟。

4左将军豫宁伯冯道根去世,谥号"威"。这是正月的一天,皇上去太庙和小庙祭祖,已出宫门,主管官员将这个消息禀报上来。皇上问中书舍人朱异说:"吉凶两类事情发生在同一天,我现在可以去吊唁他吗?"朱异回答说:"从前卫献公听到柳庄的死讯,祭服没脱就去吊唁。冯道根虽说不能称为国家的重臣,但他对朝廷还是有功劳的,去吊唁他,也是合乎礼法的。"于是皇上亲临冯道根家吊言,哭得很悲痛。

5高句丽王国的世子安派使者来向梁朝进贡。二月,初九,梁朝任命高句丽世子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派使臣江法盛去授予安衣帽和佩剑等物。北魏光州的军队到海上抓获了江法盛一行,送到了洛阳。

6北魏太傅、侍中、清河王元怿,仪表俊美,风度翩翩,胡太后逼迫他接受宠幸。但元怿向来有才能,辅弼朝政常常能惩恶扬善,喜爱文学,礼贤下士,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又兼任禁军的统领,自恃受宠,骄横放纵,无所顾忌。他还贪得无厌,元怿常常用法来治他的过失,元义因而心怀怨恨。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势倾盖朝廷内外,吏部为了讨好他,上书奏请启用刘腾的弟弟作郡守,人才和资历都相差太远,元怿压下了奏章没有上呈,刘腾因而也对元怿怀恨在心。龙骧将军府的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怿推荐他做了通直郎,但他却浅薄无知,品行不端。元义答应日后给他荣华富贵,让他诬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阴谋造反,要立元怿为帝。元怿因此被判处监禁,经过调查核实,没有造反

的行为，获得释放，宋维应该判处诬谄罪；元义对胡太后说："现在杀了宋维，今后如果真有谋反的人，别人也不敢告发了。"于是就只将宋维贬为昌平郡守。

元义恐怕元怿最终会成为自己的祸患，就和刘腾秘密策划，让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己去招供说："元怿贿赂我胡定，让我去毒死当今皇帝，如果他元怿做了皇帝，答应给我荣华富贵。"孝明帝这时才十一岁，相信了胡定的话。秋，七月，初四，胡太后在嘉福殿，没有来到前殿，元义侍奉孝明帝来到显阳殿，刘腾关上了永巷门，胡太后出不了嘉福殿。元怿进宫来，在含章殿后面遇上了元义，元义厉声叫着不许元怿进去，元怿说："你想要造反吗！"元义说："我元义不造反，却正想抓造反的人呢！"命令宗士和在斋阁值班的卫兵揪着元怿的衣袖，将他带到含章殿的东省，派人防守他。刘腾假称胡太后有诏召集公卿大臣讨论，给元怿定下谋反的死罪；众人都畏忌元义，没有人敢表示异议，只有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反对说，这样定罪不行，最终没有下笔签名。

元义、刘腾拿了王公大臣们讨论的结果进殿去呈奏孝明帝，很快就得到了孝明帝的批准。夜里杀害了元怿。于是他们又伪称太后有诏，说自己有病在身，要将政权交给孝明帝。他们将胡太后软禁在北宫宣光殿中，宫门白天黑夜总是关着，内外互相隔断，刘腾自己掌管钥匙，孝明帝也不能去探望，只允许递一递食物罢了。胡太后衣服没法换、膳食也无法保证，不由得叹息说："人们常说养虎被虎吃掉，大概说的就是我吧。"元义、刘腾又派中常侍贾粲侍从孝明帝读书，密令他防范和监视皇帝的动静。元义于是得以和太师高阳王元雍等共同辅佐朝政，孝明帝称元义为姨父。元义和刘腾在朝廷内外专权，元义负责朝廷外面呈报上来的事务，刘腾负责监视朝臣的行为，他们常常在宫殿值班，一同决定赏罚，政事不论大小，全都由他们二人决断，威风震动上下，百官战战兢兢，不敢随便迈步。

朝廷内外听说元怿的死讯，大家都感到国家的前途暗淡。北魏

境内的少数民族百姓有好几百人划破了脸失声痛哭。游肇愤怒忧郁气闭而死。

7 初七,长江、淮河和东海全都大水泛滥。

8 辛卯,魏主加元服[①],大赦,改元正光。

9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熙,英之子也,与弟给事黄门侍郎略、司徒祭酒纂[②],皆为清河王怿所厚,闻怿死,起兵于邺,上表欲诛元义、刘腾,纂亡奔邺。后十日,长史柳元章等帅城人鼓噪而入,杀其左右,执熙、纂并诸子置于高楼。八月,甲寅,元义遣尚书左丞卢同就斩熙于邺街,并其子弟。

熙好文学,有风义,名士多与之游,将死,与故知书曰:"吾与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据大州,弟则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见废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独在前殿。君亲如此,无以自安,故帅兵民欲建大义于天下。但智力浅短,旋见囚执,上惭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尔仪,为国为身,善勖名节!"闻者怜之。熙首至洛阳,亲故莫敢视,前骁骑将军刁整独收其尸而藏之。整,雍之孙也。卢同希义意,穷治熙党与,锁济阴内史杨昱赴邺[③],考讯百日,乃得还任。义以同为黄门侍郎。

元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马始宾,始宾与略缚荻筏夜渡孟津[④],诣屯留粟法光家[⑤],转依西河太守刁双,匿之经年。

时购略甚急，略惧，求送出境，双曰："会有一死，所难遇者为知己死耳，愿不以为虑。"略固求南奔，双乃使从子昌送略渡江，遂来奔，上封略为中王山。双，雍之族孙也。义诬刁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系之，御史王基等力为辩雪，乃得免。

10 甲子，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叡卒[6]。时上方崇释氏，士民无不从风而靡，独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11 九月，戊戌，魏以高阳王雍为丞相，总摄内外，与元义同决庶务。

12 初，柔然佗汗可纳伏名敦之妻候吕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万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于大泽中施帐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7]。地万既挟左道，复有姿色，伏跋敬而爱之，信用其言，干乱国政。如是积岁，祖惠浸长，语其母曰："我常在地万家，未尝上天，上天者地万教我也。"其母具以状告伏跋，伏跋曰："地万能前知未然，勿为谗也。"既而地万惧，谮祖惠于伏跋而杀之。候吕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绞杀地万；伏跋怒，欲诛具列等。会阿至罗入寇[8]，伏跋击之，兵败而还。候吕陵氏与大臣共杀伏跋，立其弟阿那瓌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发帅众数万击之，阿那瓌战败，与其弟乙居伐轻骑奔魏。示发杀候吕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13 魏清河王怿死，汝南王悦了无恨元义之意，以桑落酒候之[9]，尽其私佞。义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悦为侍中、太尉。悦就怿子亶求怿服玩，不时称旨，杖亶百下，几死。

14 柔然可汗阿那瓌将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继、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赐劳甚厚。魏主引见阿那瓌于显阳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于亲王之下。宴将罢，阿那瓌执启立于座后，诏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难，轻来诣阙，本国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还本国，诛翦叛逆，收集亡散，臣当统帅遗民，奉事陛下。言不能尽，别有启陈。"仍以启授中书舍人常景以闻。景，爽之孙也。

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赐以衣服、轺车[10]，禄恤仪卫，一如亲王。时魏方强盛，于洛水桥南御道东作四馆，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来降者处之金陵馆，三年之后赐宅于归正里；自北夷降者处燕然馆[11]，赐宅于归德里；自东夷降者处扶桑馆[12]赐宅于慕化里；自西夷降者处崦嵫馆[13]，赐宅于慕义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馆处之。阿那瓌屡求返国，朝议异同不决，阿那瓌以金百斤赂元义，遂听北归。十二月，壬子，魏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护送阿那瓌达境首，观机招纳。若彼迎候，宜赐缯帛车马礼饯而返，如不容受，听还阙庭。其行装资遣，付尚书量给。

15 辛酉，魏以京兆王继为司徒。

16 魏遣使者刘善明来聘，始复通好。

【注释】

①加元服：举行冠礼；元服，指冠。

②司徒祭酒：指司徒府祭酒，从曹魏以来，公府有东、西阁祭酒。

③济阴：郡名，原治今山东定陶西北，北魏时移治今山东曹县西北。

④荻茷(dí fá 狄伐)：荻，芦苇一类的植物，茷，指草叶很多。荻茷，这里合指叶子很多的芦苇。元略和司马始宾缚荻茷从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渡过黄河。

⑤屯(chún 纯)留：县名，汉代治所在今山西屯留，北魏移治今山西长治西北。

⑥永昌：县名，治所在今湖南祁东西北。韦叡：死后溢号"严"，故称永昌严侯韦叡。

⑦可(kè 克)贺敦：柔然王后的称呼。

⑧阿至罗：高车部族的一支。

⑨桑落酒：酒名；因取九、十月间桑叶凋落时的水酿成，故名。《水经·河水注》："河东郡有姓刘名堕者，宿善工酿，采挹河流，酿成芳酎，拂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

⑩轺(yáo 遥)车：古代的一种轻便马车。

⑪燕然馆：北魏政府从燕然山命名的公馆；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脉。

⑫扶桑馆：以扶桑命名的公馆。扶桑，我国古代对日本的别称，因为它处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日出的地方汤谷而得名。

⑬崦嵫(yānzi 烟资)馆：以崦嵫命名的公馆。崦嵫，中国古代神话中日落的地方；一说山名，在今甘肃天水西。

【译文】

8 十九日，北魏为孝明帝举行冠礼，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光。

9 北魏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和他的弟弟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纂，都受到过清河王元怿的厚待，听说元怿被害，在邺城起兵造反，上书朝廷说要讨伐元义和刘腾，元纂逃

跑到鄄城。十天之后，长史柳元章等人率领城中人呼叫着涌入州刺史府，杀死了元熙手下的侍从，抓住了元熙、元纂和他们的儿子，关到高楼上。八月，十三日，元义派遣尚书左丞卢同到相州，在鄄城大街上杀了元熙和他弟弟和儿子们。

元熙喜爱文学，有风度讲义气，当时的名士大多喜欢和他交游，元熙将要受刑的时候，给他的老朋友写信说："我和弟弟们都曾蒙受到胡太后的知遇之恩，哥哥镇守大州，弟弟在宫中担任侍从官，太后对我们兄弟殷切关怀，言语和蔼可亲，恩情如同慈母一样深厚。如今皇太后被废黜在北宫里，太傅清河王遭受不测之祸，皇上年纪还很幼小，一个人在前殿受人摆布。君王和亲戚都这般处境，为臣我无法再坐视不理，所以就率领本州军民准备建立大义，昭示国人。只可惜见识短浅，力量微薄，立即就被抓获囚禁，对上有愧朝廷的恩惠，对下也有负各位知己的厚望。我起兵的本意是为了道义和名节，不得不这样做，现在即使是剖心砍头，又有什么话可讲呢！各位仁义君子们，请各自慎重自己的言行，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努力勉励你们的名节！"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他的死深感惋惜。元熙的首级送到洛阳，亲属和旧友没有人敢去看一眼，唯独前骁骑将军刁整收拾了他的尸体而予以掩埋。刁整是刁雍的孙子。卢同为讨元义的欢心，不断追查元熙的党羽，将济阴内史杨昱锁到鄄城，拷打审问了近百天，才让他回到济阴去。元义因此任命卢同为黄门侍郎。

元略逃亡到老朋友河内人司马始宾那儿，司马始宾和元略一起绑了芦苇夜间从孟津渡过黄河，到达屯留栗法光家中，再转而投靠西河太守刁双，在那里躲藏了近一年。当时北魏重金悬赏元略的人头非常紧急，元略害怕，请求刁双把它送出国境，刁双说："人总会要死的，所难得的是为知己而死，希望您不要为此担心。"元略坚决请求往南投奔梁朝，刁双就让他的侄子刁昌送元略渡过长江，元略得以来投奔梁朝，皇上封元略为中山王。刁双是刁雍的族孙。元

义诬陷刁整送元略过江，将他和他的儿子兄弟收捕囚禁起来，御史王基等人全力为他辩白，才获得释放。

10 二十三日，梁朝的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叡去世。此时皇上正崇奉佛教，全国上下没有人不随波逐流的，只有韦叡一人认为自己身为大臣，不想顺从这种风俗，所作所为仍和平时差不多。

11 九月，二十七日，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丞相，总管内政外交，和元义一同决定各项事宜。

12 当初，柔然伀汗可汗娶伏名敦的妻子侯吕陵氏为王后，生下伏跋可汗和阿那瓌等六个儿子。伏跋已继承王位，一天突然丢失了自己的小儿子祖惠，悬赏寻找也无法找到。有个巫婆叫地万的说祖惠现在住在天上，她能把祖惠从天上叫下来，就在大泽中搭起帐蓬，祷告天神帮助，祖惠一下子就出现在帐幕里面了，并且说自己一直在天上。伏跋非常高兴，称地万是人间圣女，并立她为王后。地万既有巫术，又长得很娇美，伏跋敬重而宠爱她，信她的话，采纳她的意见，她得以干涉并扰乱国家政治。象这样过了一些年，祖惠的年龄慢慢地长大了，告诉他的生母说："我失踪的日子一直住在地万家中，不曾到天上去过，上天那种话全是地万教我说的。"她母亲将这些情况告诉了伏跋；伏跋说："地万能够预见尚未发生的事，请不要对她进谗言了。"过不久地万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害怕，就在伏跋面前诋毁祖惠并假手伏跋杀死了祖惠。侯吕陵氏派大臣具列等人去绞死了地万；伏跋非常气愤，想杀死具列等人进行报复。正碰上阿至罗部族人侵，伏跋率兵进攻，结果被打败退回。侯吕陵氏和大臣一同杀死了伏跋，立他的弟弟阿那瓌做柔然国王。阿那瓌立为国王才十天，他的堂兄示发率领部众共几万人就来进攻，阿那瓌被打败，和他的弟弟乙居伐乘了快马投奔北魏。示发杀了侯吕陵氏和阿那瓌的两个弟弟。

13 北魏清河王元怿被杀，汝南王元悦一点也没有怨恨元义的意思，用桑落酒款待元义，报尽谄媚之能事。元义大为高兴，冬，十月，

十五日，元义任命元悦为侍中、太尉。元悦到元怿的儿子元亶那里索取元怿的服饰玩好，不能时时都称他的心意，因而打了元亶一百杖，差点把元亶打死了。

14 柔然国王阿那瓌快到达北魏，孝明帝派司空京兆王元继、侍中崔光等人先后前往迎接，赏赐的慰劳品非常丰厚。北魏孝明帝在显阳殿接见了阿那瓌，就地设宴，安排阿那瓌坐在亲王的下面。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阿那瓌手拿书信站到座位后边，孝明帝令人把他带到自己的座位前面，阿那瓌拜了两拜说："愚臣因为家庭发生内乱，只身一人来到了皇宫，我国的大臣百姓，都已经逃跑四散。皇帝陛下的恩情天高地阔，乞求派兵将我送回到柔然去，诛灭那叛逆之贼，收集逃散的部众，臣一定会统帅剩下的百姓，好好地事奉您皇帝陛下。言辞很难表达全部的意思，我这里另有书奏面陈。"又将书信交给中书舍人常景念给孝明帝听。常景是常爽的孙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北魏立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赐给阿那瓌衣服、辎车，分给阿那瓌的俸禄和仪仗卫队等，都和亲王的一样。此时北魏正是强盛之时，在洛水桥南面的御道东边修建了四座公馆，御道西边修建四片街坊，有从江南来投降的人就让他住在金陵馆内，三年之后在归正里赐给他住宅；从北方少数民族来投降的就住进燕然馆，在归德里赐给住宅；从东方少数民族来投降的就住进扶桑馆，在慕化里赐给他住宅；从西方少数民族来投降的就住进崦嵫馆，在慕义里赐给他住宅。到这次阿那瓌来依附北魏，就将他带到燕然馆居住。阿那瓌不断要求送他回柔然，朝中议论意见分歧，不能决定，阿那瓌送上百斤黄金贿赂元义，北魏就同意他回到北方柔然去。十二月，十三日，北魏孝明帝下手令让怀朔都督挑选二千骑兵护送阿那瓌到达柔然边界，相机行事，招安柔然。如果柔然国内欢迎阿那瓌，就赐给他丝帛车马，依礼节送别再回国，如果柔然不肯接受阿那瓌，仍然随他自己的心愿，允许他回北魏。阿那瓌的行装费用，责成尚书省根据计算支付。

15 二十二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司徒。

16 北魏派遣使者刘善明出使梁朝，从此南北两朝又恢复了友好往来。

二 年

1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2 置孤独园于建康，以收养穷民。

3 戊子，大赦。

4 魏南秦州氐反[①]。

5 魏发近郡兵万五千人[②]，使怀朔镇将杨钧将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国。尚书左丞张普惠上疏，以为："蠕蠕久为边患，今兹天降丧乱，荼毒其心，盖欲使之知有道之可乐，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悦服其心。阿那瓌束身归命，抚之可也；乃更先自劳扰，兴师郊甸之内，投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敌[③]，资天亡之丑虏，臣愚未见其可也。此乃边将贪窃一时之功，不思兵为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况今旱暵方甚[④]，圣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欲定蠕蠕，干时而动，其可济乎！脱有颠覆之变，杨钧之肉，其足食乎！宰辅专好小名，不图安危大计，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还，负何信义，臣贱不及议，文书所过[⑤]，不敢不陈。"阿那瓌辞于西堂，诏赐以军器、衣被、杂采、粮畜，事有优厚，命侍中崔光等劳遣于外郭。

阿那瓌之南奔也，其从父兄婆罗门帅众数万入讨示发，破之，示发奔地豆干[6]，地豆干杀之，国人推婆罗门为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表称："柔然已立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返，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旧尝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谕婆罗门[7]，使迎阿那瓌。

6 辛丑，上祀明堂。

7 庚戌，魏使假抚军将军邴虬讨南秦叛氐。

8 魏元义、刘腾之幽胡太后也，右卫将军奚康生预其谋，义以康生为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使之领左右。康生子难当娶侍中、左卫将军侯刚女，刚子，义之妹夫也，义以康生通姻，深相委托，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时或迭出，以难当为千牛备身[8]。康生性粗武，言气高下，义稍惮之，见于颜色，康生亦微惧不安。

甲午[9]，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为力士舞，及折旋之际，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执杀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10]，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谁！"群臣莫敢应。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万岁！帝前入阁，左右竟相排，阁不得闭。康生夺难当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11]，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康生乘酒势将出处分，为义所执，锁于门下。光禄勋贾粲绐太后曰："侍官怀恐不安，陛下宜亲安慰。"

太后信之，适下殿，粲即扶帝出东序，前御显阳殿，闭太后于宣光殿。至晚，义不出，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处康生斩刑，难当绞刑。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康生如奏，难当恕死从流。难当哭辞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时已昏暗，有司驱康生赴市，斩之；尚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亦坐绞。难当以侯刚婿，得留百日，竟流安州[02]；久之，义使行台卢同就杀之。以刘腾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腾宅[03]，参其颜色，然后赴省府，亦有终日不得见者。公私属请，唯视货多少，舟车之利，山泽之饶，所在榷固，刻剥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万计，逼夺邻舍以广其居，远近苦之。

京兆王继自以父子权位太盛，固请以司徒让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四月，庚子，以继为太保，侍中如故，继固辞，不许。壬寅，以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9 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罗门殊骄慢，无逊避心，责具仁礼敬；具仁不屈，婆罗门乃遣大臣丘升头等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还镇，具道其状，阿那瓌惧，不敢进，上表请还洛阳。

【注释】

①南秦州：北魏正始（公元 504～508 年）初以梁州改名，治所在洛谷城（今甘肃和县西南），西魏废帝三年（公元 554 年）改名成州。

②近郡：指靠近北魏京城洛阳的各个郡。

③勍(qíng 情)敌:强敌。

④旱暵(hàn 汉):干旱,干枯。

⑤文书所过:北魏制度,朝廷文书都须经过尚书二丞之手,张普惠为尚书左丞,故文书要从他手中经过。

⑥地豆干:北魏时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国家,相传其领地距室韦(契丹族的一支,居今内蒙东部一带)西千余里。

⑦牒云具仁:人名。牒云,复姓。

⑧千牛备身:禁卫官名。北魏北齐北周都有千牛备身,执掌御刀(千牛刀),侍卫国君左右。

⑨甲午:据《魏书·肃宗纪》正光三年:奚康生杀元叉事在三月甲午。此处当补"三月"两字。

⑩嫔御在南:宣光殿在洛阳北宫,元义等幽胡太后于此。北魏孝明帝和嫔妃住在南宫,故侯刚说"嫔御在南"。

⑪直后:官名,直阁将军的属将。

⑫安州:治所在今河北固安县南。

⑬八坐: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五曹(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秘书省、集书省)一令(尚书令)二仆射(左、右仆射)为八座(坐);九卿:太府、太常、光禄勋、卫尉、廷尉、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大鸿胪。

【译文】

二年(辛丑,公元 521 年)

1 春,正月,十二日,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

2 梁朝在京城建康设置孤独园,用来收养穷困无靠的平民。

3 十九日,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4 北魏南秦州的氐族人反叛。

5 北魏调动京畿附近的郡兵一万五千人,派怀朔镇镇将杨钧统帅,送柔然可汗阿那瓌回国。尚书左丞张普惠呈上奏章,认为:"柔然长期是我国的边患,现在老天给他们降下灾难,让他们心中受苦,大概是老天想让他们懂得按天道行事才快乐,要他们洗心革面叩头称臣来侍奉我们大魏吧。我皇陛下应该安抚百姓,恭敬自持来

使他们心里悦服。阿那瓌走投无路来投奔，安抚他就可以了；您还要首先自己受到劳顿侵扰，在近郊诸郡调集人马，把军队开到僻远蛮荒之地，救助世世代代与我们为仇的强敌，支援老天准备灭亡他们的丑恶夷虏，下臣我愚劣，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这样做。这些完全是由于边镇将领贪图一时的功绩，不考虑兴兵打仗本是凶险之事，圣王不到万不得已才使用。况且如今我国境内干旱很是厉害，皇上您慈爱人民，减少了自己的膳食，但又用一万五千人派杨钧作为统帅，想去平定柔然，违反时势而行动，事情难道会成功吗！假如发生了颠覆国家的事变，就算杀了杨钧而吃掉他的肉，他的肉难道可抵得上整个国家的价值吗！宰相大臣们专门喜欢贪图个人的小名声，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大计，这正是小臣我所以感到寒心的地方。况且阿那瓌不能回国重掌政权，我们曾有过什么许诺，又有什么失信不义之处呢？小臣我职位卑贱，对这些不得而知，只是朝廷文书既从我的手中经过，我不能不说出自己的意见。”阿那瓌到西堂向北魏孝明帝辞别，孝明帝下诏赐给他军器、衣被、杂物彩帛，粮食牲畜，事事都优越丰厚，命令侍中崔光等人在外城为阿那瓌饯别送行。

阿那瓌往南投奔北魏的时候，他的堂兄婆罗门率领好几万部众到国都讨伐示发，示发被打败，去投奔地豆干国，地豆干国杀了他，柔然国内推举婆罗门做了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上表北魏朝廷说：“柔然已经立了君主，恐怕不会有杀死了人家兄长的人又来迎接死者的弟弟的事，轻易前往，无功而回，只有损于我国的威信。所以除了再多增加兵力，没有办法送阿那瓌回柔然。”二月，北魏派曾经奉命出使过柔然的牒云具仁前往柔然晓谕婆罗门，要婆罗门前往边境迎接阿那瓌。

6 初三，皇上在明堂祭祀。

7 十二日，北魏派代抚军将军邢虬讨伐南秦州叛乱的氐族人。

8 北魏元义、刘腾软禁胡太后的时候，右卫将军奚康生参预了当时的密谋，元义任用奚康生为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让他兼领左

右卫的军事。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侍中、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为妻，侯刚的儿子又是元义的妹夫，元义因为奚康生儿子的婚姻关系，因此对他十分信任。他们三人平时多同住在宫中，有时轮流出宫，就让奚难当担任千牛备刀之职。奚康生生性粗鲁，言语无所顾忌，元义有些害怕他，嫌恶之情表现在脸上，奚康生也有些感到恐惧不安。

三月二十六日，北魏孝明帝在西林园朝见胡太后，文、武大臣在一旁陪坐，喝酒喝到半醉的时候大家纷纷跳起舞来，奚康生跳起了力士舞，到舞中回旋转折的时候，他总是回头看着胡太后，举手、顿脚、瞪眼睛、点头，做出捕杀的姿式，太后明白他的意思却不敢说话。天快黑的时候，胡太后想挽留孝明帝住在宣光殿，侯刚说："皇帝已朝见太后完毕，他应该和他的嫔妃们住在南宫，哪有必要留宿宣光殿！"奚康生说："皇上是太后的儿子，随皇太后去东去西，还有谁管得了！"大臣们不敢吭声。胡太后自己站起来拉着孝明帝的膀子，下堂往宣光殿去。奚康生大声呼喊让道，口中高唱万岁！孝明帝在前面进入殿门，身边的大臣互相推挤，殿门关不上。奚康生夺过难当身上的千牛刀，砍杀直后元思辅，大臣们这才安定。孝明帝已进了宣光殿，手下的大臣们都站立在西面的台阶下。奚康生趁着酒兴想出来安排大事，但被元义抓了起来，锁到了门下省。光禄勋贾粲诓骗胡太后说："侍从官员们心中恐惧不安，皇太后您应当下殿去安慰他们。"胡太后相信了他的话，正要走下殿去，贾粲扶着孝明帝走过了东边的边墙，往前下了宣光殿而进入显阳殿，将胡太后独自一人关在了宣光殿内。到了夜晚，元义也不出宫，命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多位官员到奚康生被押的地方审问他，判处奚康生斩首，奚难当绞死。元义和侯刚同在内宫，假传皇帝诏令批准了朝臣们的判决：奚康生如奏章上议论的那样处以斩刑，难当饶过一死改为流放。难当哭着向他的父亲辞行，奚康生情绪激昂，并不悲伤，说："我并不是因为反叛朝廷被杀，你有什么可哭的？"这时天

色已经昏暗不清，行刑的官吏驱赶着奚康生来到街上，杀了他；尚食典御奚混和奚康生一同拿着千牛刀进入宣光殿，因此也被判处了绞刑。难当因为是侯刚的女婿，所以能够在京城滞留了上百天，最后流放到了安州。过了一段时间，元义派行台卢同到安州将他杀了。任命刘腾为司空。八坐、九卿经常早晨就到元义府中来，先看他的脸色，然后再到官署去办公，也有等了一整天不让见面的。元义对于公家和私人的请托，一概根据进献财物的多少来决定，车船上缴的利税，山林沼泽的出产，以及各种专门的税钱他占为己有，还残酷的剥削西北边镇，北魏和邻国往来贸易，每年上交的利息达万亿，他也将其中饱私囊，他又逼迫强占邻居的房舍来扩大自己的住宅，远远近近的人都深受其害。

京兆王元继认为自己父子的职权地位太重，坚决请求将司徒之职让给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四月，初三，任命元继为太保，保留原先的侍中之职，元继坚决推辞，不准。初七，任命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等职不变。

9 北魏牒云具仁到达柔然，婆罗门特别骄傲怠慢，没有谦虚让位的意思，责令牒云具仁向他行礼。牒云具仁不肯屈从，婆罗门就派了他的大臣丘升头等人率领二千人马跟随牒云具仁前往迎接阿那瓌。五月，牒云具仁回到了怀朔镇，把这些情形全部向北魏做了报告，阿那瓌听后害怕，不敢再要求前进了，向北魏孝明帝上表请求返回洛阳。

10 辛巳，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据所部来降[①]。

六月，丁卯，义州刺史文僧明[②]、边城太守田守德拥所部降魏[③]，皆蛮酋也。魏以僧明为西豫州刺史，守德为义州

刺史。

11 癸卯[4]，琬琰殿火，延烧后宫三千间。

12 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假节，督众军讨义州，破魏义州刺史封寿于檀公峴[5]，遂围其城；寿请降，复取义州。魏以尚书左丞张普惠为行台，将兵救之，不及。

以裴邃为豫州刺史，镇合肥。邃欲袭寿阳，阴结寿阳民李瓜花等为内应。邃已勒兵为期日，恐魏觉之，先移扬州云[6]："魏始于马头置戍[7]，如闻复欲修白捺故城[8]，若尔，便相侵逼，此亦须营欧阳[9]，设交境之备。今板卒已集，唯听信还。"扬州刺史长孙稚谋于僚佐，皆曰："此无修白捺之意，宜以实报之。"录事参军杨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胜；邃好狡数，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悟曰："录事可亟作移报之。"侃报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无人也。"邃得移，以为魏人已觉，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发，伏诛者十余家。稚，观之子[10]；侃，播之子[11]。

13 初，高车王弥俄突死[12]，其众悉归哌哒；后数年，哌哒遣弥俄突弟伊匐帅余众还国。伊匐击柔然可汗婆罗门，大破之，婆罗门帅十部落诣凉州，请降于魏。柔然余众数万相帅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称："本国大乱，姓姓别居，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乞依前恩，给臣精兵一万，送臣碛北，抚定荒民。"诏付中书门下博议，凉州刺史袁翻以为："自国家都洛以来，蠕蠕、高车迭相吞噬，始则蠕蠕授

首[13]，既而高车被擒[14]。今高车自奋于衰微之中，克雪仇耻，诚由种类繁多，终不能相灭。自二虏交斗，边境无尘，数十年矣，此中国之利也。今蠕蠕两主相继归诚，虽戎狄禽兽，终无纯固之节，然存亡继绝，帝王本务。若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抚养，则损我资储；或全徙内地，则非直其情不愿，亦恐终为后患，刘、石是也[15]。且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16]；若其全灭，则高车跋扈之势，岂易可知！今蠕蠕虽乱而部落犹众，处处棋布，以望旧主，高车虽强，未能尽服也。愚谓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瓌于东，处婆罗门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阿那瓌所居非所经见，不敢臆度；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处之[17]。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实北虏之冲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将，配以兵仗，监护婆罗门，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其北则临大碛，野兽所聚，使蠕蠕射猎，彼此相资，足以自固。外以辅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车之畔援[18]，北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渐令北转，徙度流沙，则是我之外藩，高车勍敌，西北之虞可以无虑。如其奸回反覆，不过为逋逃之寇，于我何损哉？”朝议是之。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诣怀朔镇请兵[19]，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等奏：“怀朔镇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请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婆罗门于故西海郡，令各帅部落，收集离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上，宜少优遣，婆罗门不得比之。其婆罗门未降

以前蠕蠕归化者，悉令州镇部送怀朔镇以付阿那瓌。”诏从之。

14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加仪同三司。

15 魏以东益、南秦氐皆反，庚辰[19]以秦州刺史河间王琛为行台以讨之。琛恃刘腾之势[20]，贪暴无所畏忌，大为氐所败。中尉弹奏，会赦，除名，寻复王爵。

16 魏以安西将军元洪超兼尚书行台，诣敦煌安置柔然婆罗门。

【注释】

①南荆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南确山西南)。

②义州：梁朝置，治所在今河南商城西。

③边城：郡名，梁置，治所在今河南商城东。

④癸卯：据《梁书·武帝纪下》普通二年，瑰琰殿火在五月癸卯。

⑤檀公峴：地名，在今安徽金寨西南的大别山区，北魏边城郡治所设在此地。

⑥先移：他本“移”下有“魏”字。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⑦马头：指马头戍，北魏置，在今安徽寿县西北。

⑧白捺：城名，当在马头戍东北或东南。

⑨欧阳：即欧阳城。当在今安徽淮河以南长丰县或凤阳县西南境。

⑩观：长孙观，曾任北魏司空并发兵讨伐吐谷浑。

⑪播：杨播，杨椿之兄，曾任北魏前军将军。

⑫弥俄突死：事见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年)。

⑬蠕蠕授首：指柔然佗汗可汗被高车王弥俄突所杀，并被割下头发送给北魏羽林监孟威之事。

⑭高车被擒：指高车王弥俄突被柔然伏跋可汗擒获并杀死一事。

⑮刘：刘渊(公元？～310年)，匈奴人，冒姓刘，字元海，曾任西晋建威大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八王之乱”时，攻陷太原，进据河东，建立前

汉政权。 石：石勒(公元274～333年)羯族，字世龙，从刘渊起兵，进攻中原，后杀刘曜建立"十六国"中的后赵政权。

⑯窥觊(yú 鱼)：窥伺时机。

⑰西海：郡名。东汉建安中置。治所在居延县(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

⑱睥睨：同"睥睨"，横暴、跋扈的意思。

⑲怀朔镇：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

⑳庚辰：据《魏书·肃宗纪》正光二年，"庚辰"在十二月，为十七日。

㉑琛恃刘腾之势：元琛求为刘腾养子。事见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

【译文】

10十四日，北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率领部众前来投降。

六月，初一，义州刺史文僧明、边城太守田守德率领他们的部队投降了北魏，文僧明和田守德都是当地土著部落的首领。北魏任命文僧明为西豫州刺史，田守德为义州刺史。

11癸卯日，梁朝京师建康琬琰殿失火，大火漫延，烧毁后宫三千间。

12秋，七月，初一，梁朝任用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让他持朝廷符节，统帅各路军队进攻义州，在檀公岘打败北魏义州刺史封寿，进而包围了檀公岘的北魏戍城；封寿请求投降，梁朝重新夺取了义州。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张普惠为尚书行台，率兵去援救义州，但为时已晚。

梁朝任命裴邃为豫州刺史，镇守合肥。裴邃想袭击寿阳城，暗中和寿阳城中的城民李瓜花等人联系，让李瓜花他们作为内应。裴邃已经布置军队约定好日期，又担心北魏人察觉，就先给北魏扬州守军送去一封移文说："北魏原先在马头设置守关，如今又听说要修复白捺的旧城，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要侵犯威胁我们了，因此，我方也必须要营建欧阳城，建设边境地区的守备。现在修城的墙板都已完全具备，就只等你方的回信了。"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和手下

的幕僚们商议此事，幕僚们都说："我方根本没有修筑白捺旧城的意图，应该如实和梁军讲清楚。"录事参军杨侃说："白捺是座小城，本来不是军事险要地方，裴邃狡计多端，他如今集结军队并送来移文，恐怕有别的意图。"长孙稚完全醒悟了，说："录事你可以马上写封移文回答梁军。"杨侃回复的移文说："你方集结军队，想是别有用意，又何必再胡诌出什么我们修筑白捺旧城的事呢！'他人有什么心思，我就可以猜度出来'，不要认为我们秦地就没有能人了。"裴邃收到移文，认为北魏人已经发觉，就遣散了原先集结的军队。李瓜花等人因为错过了约定的日期，以为事情已经败露，就互相告发，被抄斩的达十多家。长孙稚是长孙观的儿子；杨侃是杨播的儿子。

13 当初，高车王弥俄突被杀，他的部众完全归顺了哌哒国；以后数年，哌哒国派遣弥俄突的弟弟伊匐率领弥俄突的余部回国。伊匐进攻柔然可汗婆罗门，把他打得大败，婆罗门率领十个部落到达凉州，请求投降北魏。柔然残余部众好几万人一起来迎接阿那瓌，阿那瓌给北魏朝廷上表说："我国遭受大的变乱，每个部落都不能安居，不断受到抢劫杀掠。现在北方的人民都象鸿鹄那样翘首等待拯救，乞求依照以前的恩准，配给下臣我一万精兵，送我回到北方戈壁去，以便安抚流离四散的百姓。"北魏孝明帝下诏将这件事交给中书、门下两省广泛讨论，凉州刺史袁翻认为："自从国家迁都洛阳以来，柔然、高车两国不断互相吞并，开始的时候是柔然王被高车国所杀，不久又是高车王被柔然国抓获。现在高车国自己从衰微中崛起，得以报仇雪耻，这实在是由于大漠中种族繁多，谁也不能最后消灭谁。自从柔然、高车两国交战以来，我国的边境地区已经有数十年没有战争了，这实在是中原的幸事。现在柔然的两个国王先后归顺我国，虽然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正如禽兽一样野蛮，始终没有纯正牢固的节操，但是使行将灭绝的种族得以延续，本是帝王份内之事。如果对他们弃之不理，那么就会有损我朝的大德；如果将

他们收留抚养，又会损耗我国的物资储备；而如果将他们全都迁往内地，不只是他们不情愿，恐怕最终还会造成后患，就象西晋时期的刘渊和石勒一样。况且柔然国还存在，那么高车国就还有后顾之忧，没有功夫伺机侵犯我国；如果柔然国被完全消灭，那么高车国专横无忌的形势，后果就是难以预测！现在柔然虽然发生变乱，但整个部落还没被消灭，他们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各处，而等待着原来国王的到来，高车国虽然强盛，但并未完全征服他们。愚臣认为柔然的两个国王均应该同时保留，让阿那瓌居住在东边，让婆罗门居住在西边，把那些降民分配给他们俩人，让降民们各有所属。阿那瓌所居住的地方我不曾见过，不敢主观意测；婆罗门居住的地方，请求修复西海旧城来安置他。西海旧城在酒泉的北面，距高车国所聚集的金山有一千多里，实在是北方少数民族往来的交通要道，土地肥沃，非常适合种植庄稼。应该派遣一员良将，配备武器装备，监护着婆罗门前往，顺便命令他屯田，以便省去粮草运输的烦劳。西海旧城的北面靠着大戈壁，是野兽聚集的地方，让柔然人在那里狩猎，和守军们互相资助，足以自我巩固。这样我们就既对外辅助了微弱的柔然，对内也防止了专横跋扈的高车，这可是安定边境保卫疆土的长远计策。如果婆罗门能收聚离散之众，使他的国家复兴的话，就逐渐让他向北迁移，穿过北方的流沙，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我国的外藩，高车的强敌，我国的西北边疆也就不再有边患了。如果他们奸诈无信，也不过是一群逃亡的流寇，对于我国又有什么损害呢？”朝臣们商议认为袁翻的建议可行。

九月，柔然国王俟匿伐来到怀朔镇请救兵，并且迎接阿那瓌回国。俟匿伐是阿那瓌的哥哥。冬，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等人上奏说：“怀朔镇北面的吐若奚泉，土地平旷肥沃，请求将阿那瓌安置在吐若奚泉，将婆罗门安置在西海郡，命令他们率领各自的部落，收集离散之众。阿那瓌居住的地点既然是在外境，遣送时就应该稍微优厚一些，婆罗门不能和他相比。其余婆罗门没有归顺以前

投奔我国的柔然人，命令各个州镇部署将他们送给阿那瓌。”北魏孝明帝诏令接受这个建议。

14 十一月，十九日，北魏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加封为仪同三司。

15 北魏因为东益州和南秦州的氐族人全都反叛，十二月十七日，任命秦州刺史河间王元琛为行台去讨伐他们。元琛依仗着刘腾的权势，贪婪残暴，无所顾忌，被氐族人打得大败。中尉上奏弹劾他，正碰上朝廷大赦天下，只被除名，不久又恢复了王爵。

16 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元洪超兼尚书行台，前往敦煌去安置柔然婆罗门。

三 年

1 春，正月，庚子，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①]。

2 辛亥，魏主耕籍田。

3 魏宋云与惠生自洛阳西行四千里[②]，至赤岭[③]，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暮[④]，至乾罗国而还[⑤]。二月，达洛阳，得佛经一百七十部。

4 高车王伊匐遣使入贡于魏。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久之，伊匐与柔然战败，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

5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6 癸巳，大赦。

7 冬，十一月，甲午，领军将军始兴忠武王憺卒。

8 乙巳，魏主祀圜丘[6]。

9 初，魏世祖以《玄始历》浸疏[7]，命更造新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历，侯验得失，合为一历，以壬子为元，应魏之水德，命曰《正光历》。丙午，初行《正光历》，大赦。

10 十二月，乙酉，魏以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11 初，太子统之未生也，上养临川王宏之子正德为子。正德少粗险，上即位，正德意望东宫。及太子统生，正德还本，赐爵西丰侯。正德怏怏不满意，常蓄异谋。是岁，正德自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顷之，亡奔魏，自称废太子避祸而来。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曰："岂有伯为天子，父作扬州，弃彼密亲，远投他国！不如杀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杀一小儿，称为己子，远营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复自魏逃归。上泣而诲之，复其封爵。

12 柔然阿那瓌求粟为种，魏与之万石。

婆罗门帅部落叛魏，亡归哌哒。魏以平西府长史代人费穆兼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将兵讨之，柔然遁去。穆谓诸将曰："戎狄之性，见敌即走，乘虚复出，若不使之破胆，终恐疲于奔命。"乃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以步兵之羸者为外营，柔然果至，奋击，大破之。婆罗门为凉州军所擒，送洛阳。

【注释】

①吴郡：梁置，治所在今江苏吴县。

②宋去与惠生自洛阳西行：北魏遣宋云和惠生求佛经一事，始见于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监十七年。

③赤岭：地名，即今青海湟源西部的日月山，位于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冲。

④再朞(jī机)：两周年。朞，同"期"，指一周年。

⑤乾罗国：西域国名，未详何处。

⑥圜丘：古时帝王祭天之坛，相当后来的天坛。

⑦魏世祖：据章钰校记，十二行本，乙十一行"祖"作"宗"。《玄始历》，事见一百二十六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3年)。

【译文】

三年(壬寅，公元522年)

1 春，正月，初七，梁朝任命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

2 十八日，北魏孝明帝在籍田耕种。

3 北魏宋云和惠生二人从洛阳往西走了四千里，到达赤岭，才走出北魏国境，他们继续往西前进，经过两周年，到达乾罗国后返回。二月，他们抵达洛阳，共得到一百七十部佛经。

4 高车王伊匐派遣使者到北魏进贡。夏，四月，十九日，北魏任命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过了很久，伊匐和柔然交战失败，他的弟弟越居杀了他，自己做了国王。

5 五月，壬辰初一，发生了日食，太阳全被隐没。

6 初二，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7 冬，十一月，初六，梁朝领军将军始兴王萧憺去世。

8 十七日，北魏孝明帝在圜丘祭天。

9 当初，北魏世宗因为《玄始历》渐渐不准确，命令重新制定新的历法。到这时，著作郎崔光上表要求选取荡寇将军张龙详等九家上

呈的历法，经过检验得失，合为一种历法，以壬子年作为新历首年，以便和北魏水德之命相适应，称为《正光历》。十八日，北魏开始推行《正光历》，宣布大赦天下。

10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元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11 当初，梁朝太子萧统还未出生，皇上抚养了临川王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为自己的儿子。萧正德从小就粗野阴险，皇上受禅为帝之后，萧正德一心想成为东宫太子。等到太子萧统出生之后，萧正德回到自己父母身边，被赐给西丰侯爵位。萧正德心中对此快快不快，总是蓄意图谋不轨。这一年，萧正德从黄门侍郎提拔为轻车将军，不久，他就逃去投奔了北魏，自称是梁朝被废弃的太子为避祸而来。北魏的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奏给北魏朝廷说："哪里有伯父做皇帝，父亲做扬州刺史，抛弃了至亲而远道来投奔他国的！还不如把他杀了。"北魏人因此对他不怎么优厚，萧正德就杀死了一个小孩，自称是自己的孩子，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块墓地；北魏人没有怀疑他。第二年，他又从北魏逃了回来。梁武帝流着泪教训他，又恢复了他的封爵。

12 柔然阿那瓌请求北魏发给他粟作为种子，北魏给了他一万石。

柔然的婆罗门率领他的部众反叛了北魏，逃去归顺了呔哒国。北魏任命平西府长史代郡人费穆兼任尚书右丞相西北道行台，带兵去讨伐，柔然人逃走。费穆对手下的各位将领说："戎狄部族的本性，见到敌手就逃跑，等你空虚无备时他又出来，如果不让他们遭到致命打击，最终恐会弄得我们疲于奔命。"于是费穆挑选精锐的骑士，埋伏在山谷中，用羸弱的士兵在外围扎营，柔然人果然来了，北魏猛力进攻，把柔然打得大败。婆罗门被凉州军所抓获，送到洛阳。

四　年

1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藉田。

2 柔然大饥，阿那瓌帅其众入魏境，表求赈给。己亥[1]，魏以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2]，持节抚谕柔然。孚，谭之孙也。将行，表陈便宜，以为："蠕蠕久来强大，昔在代京，常为重备。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乱亡，稽首请服。朝廷鸠其散亡，礼送令返，宜因此时善思远策。昔汉宣之世，呼韩款塞，汉遣董忠、韩昌领边郡士马送出朔方，因留卫助。又，光武时亦使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椽史，随单于所在，参察动静。今宜略依旧事，借其闲地，听其田牧，粗置官属，示相慰抚。严戒边兵，因令防察，使亲不至矫诈，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从。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3 三月，魏司空刘腾卒。宦官为腾义息重服者四十余人[3]，衰绖送葬者以百数，朝贵送葬者塞路满野。

4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瓌于柔玄、怀荒二镇之间[4]。阿那瓌众号三十万，阴有异志，遂拘留孚，载以辒车[5]。每集其众，坐孚东厢，称为行台，甚加礼敬。引兵而南，所过剽掠，至平城[6]，乃听孚还。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帅骑十万击柔然。阿那瓌闻之，驱良民二千、公私马牛羊数十万北遁，崇追三千余里，不及而还。

纂使铠曹参军于谨帅骑二千追柔然，至郁对原[7]，前

后十七战，屡破之。谨，忠之从曾孙也，性深沉，有识量，涉猎经史。少时，屏居田里，不求仕进，或劝之仕，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8]，须待时来。"纂闻其名而辟之。后帅轻骑出塞觇候，属铁勒数千骑奄至[9]，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之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虽疑有伏兵，自恃其众，进军逼谨。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骝[10]，铁勒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铁勒以为谨也，争逐之；谨帅余军击其追骑，铁勒遂走，谨因得入塞。

李崇长史钜鹿魏兰根说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之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11]，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崇为之奏闻，事寝，不报。

【注释】

①己亥：据《魏书·肃宗纪》正光四年，遣元孚抚谕柔然在"己卯"日，即二十二日。

②行台：尚书省的临时分支机构。

③义息重服：义息，指义子，养子；重服，古时丧制，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为五服，臣为君、子为父服丧三年，服斩衰，称为重服。

④柔玄、怀荒二镇：北魏所置的两个边镇，柔玄镇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镇在今河北张北。

⑤辒车：古代的一种卧车；一说匈奴车。

⑥平城：指北魏故都平城县，治所在今山西大同东北的古城。

⑦郁对原：地名，未详何处。

⑧台鼎：古时称朝廷禁省为台，称宰辅为鼎；因此"台鼎"为宰辅大臣的代称。

⑨铁勒：北魏时北方高车种族的一个分支，又称敕勒。

⑩騧(guā 瓜)：古指黑嘴的黄马。

⑪厮养：指烧饭劈柴的士兵。

【译文】

四年(癸卯，公元523年)

1 春，正月，初四，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宣布大赦天下。十九日，在明堂祭祀。二月，十八日，在藉田耕种。

2 柔然发生严重饥荒，阿那瓌率领他的部众进入北魏境内，上书北魏朝廷，要求给予赈济。二十二日，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元孚为西北行台尚书，持着符节前往安抚晓谕柔然。元孚，是元谭的孙子。元孚临行之前，上奏朝廷陈述自己相应的建议，认为："柔然很久以来就相当强大，从前在代都旧京的时候，我国就曾经对他们设置重大防务。现在上天赐福我们大魏，让柔然自己内乱不断，不得不到我国来叩头朝拜。我大魏朝廷集合他们的散乱逃亡人众，以礼相待，送他们返回故国，也应该趁这个时机好好地设计一下安边的长远之策。以前汉宣帝的时候，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叩见，汉朝派遣董忠、韩昌统帅边疆州郡的人马将他送出朔方城，并且留守朔方以便防卫和帮助他们。又，汉光武帝的时候，也曾派遣中郎将段彬设置安集掾史之职，跟随匈奴王行动，参与并观察他的举动。现在应该大致依照前代的办法，借助西北地区的闲置土地，让柔然人在那里耕种和放牧，简单地设置一些官僚机构，以表示对他们的安抚。同时命令边疆士兵严密警戒，以便提防和监视柔然人的行动，让他们亲近不至于弄虚作假欺骗我们，疏远也不至于兴师动众反叛我们，这样才可算是上上策。"北魏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柔然俟匿伐到北魏来朝拜。

3 三月，北魏的司空刘腾去世。宦官中作为刘腾的养子服重孝的有四十多人，穿丧服送葬的达数以百计，朝中贵戚大臣参加葬礼的把道路堵塞得水泄不通。

4 夏，四月，北魏元孚手持朝廷白虎幡为符节在柔玄、怀荒两镇之间抚慰阿那瓌统帅的柔然部落。阿那瓌手下的人马号称三十万，他暗里怀有叛离的意图，就软禁了元孚，把他关在辒车上。阿那瓌每次集合他的部下时，都让元孚坐在自己营帐的东厢，称呼元孚为“行台”，表面上是恭敬有加，实际是不让元孚去监察他们的行动。阿那瓌带领他的部众往南开进，柔然人所到之处四出抢劫，到了平城，才让元孚回洛阳。有关官吏奏劾元孚有辱使命，应该承受罪责。二十八日，北魏派遣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率领十万骑兵进攻柔然。阿那瓌听说这个消息，驱赶了二千匹良马、公家和私人的马、牛、羊数十万头往北逃窜，李崇追赶了三千多里，没有追到，只好退回。

元纂派铠曹参军于谨统领二千多骑兵追击柔然人，追到了郁对原，和柔然人打了大大小小七十多仗，每次都将柔然打败。于谨是于忠的堂曾孙，性情深沉，有见识度量，广泛地阅览过经史书籍。年青的时候，隐居在乡下，不寻求仕途的升迁。有人劝他出去做官，于谨说：“州郡里的小职，前人对此都已鄙夷不屑；朝廷中的台辅大任，那需要等待时机的到来。”元纂听说他的声名，就征召他做了自己的铠曹参军。任职后有一次于谨率领一些精干的骑兵出去侦探敌情，正碰到数千名铁勒骑兵突然来到，于谨因为自己的部众少，知道打不过敌人，而逃跑也一定脱不了性命危险，就将他的部众分散隐蔽在林莽草丛之中，又派人爬到附近的山上去指挥，好象部署大军设阵的样子。铁勒人远远地望见了山头上的人，虽然怀疑有埋伏，但依仗着自己人多势众，还是继续前进逼近于谨他们。于谨知道自己经常骑的骏马，一匹紫色一匹黄色，敌人认得出来，就派二

个人各骑一匹从自己的阵营中冲了出去，铁勒人认为是于谨逃跑了，争着去追杀；于谨率领其余的部众向追击的敌人发起进攻，铁勒终于逃走了，于谨也因此能够回到北魏。

李崇的长史钜鹿人魏兰根劝谏李崇说："从前沿着边疆地区开始设置各镇时，地广人少，有时征调中原地区豪强宗族的弟子去这些边镇，有时朝廷内的重臣，也将自己的亲信安置在那里，结果这些人就都留在了那里。边镇设置了一些年之后，当地官吏称这些移居边镇人为'府户'；把他们当成奴隶来驱使，按年纪来给他们婚配，以致于使他们失去了士大夫的身分，但他们原来的宗族兄弟却仍然居住在中原，地位荣耀显赫，看看自己再看看别人，这些移民于理必会产生怨愤。所以现在应该将边镇改设为州，再在州下设置郡和县，凡是原先各镇的府户，全都释放为平民，在入仕和按年月升迁方面，一概依照他们没有迁来之前的规定，这样文、武两手同时使用，恩惠、威胁一并实施。这种策略如果能够施行，国家也许就可以免去西北边疆的后顾之忧了。"李崇将他的意见上奏给朝廷，但事情被搁置起来，没有回音。

5 初，元义既幽胡太后，常入直于魏主所居殿侧，曲尽佞媚，帝由是宠信之。义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后。时出休于千秋门外，施木栏楯[1]，使腹心防守以备窃发，士民求见者，遥对之而已。其始执政之时，矫情自饰，以谦勤接物，时事得失，颇以关怀。既得志，遂自骄慢，嗜酒好色，贪吝宝贿，与夺任情，纪纲坏乱。父京兆王继尤贪纵，与其妻子各受赂遗，请属有司，莫敢违者。乃至郡县小吏亦不得公选，牧、守、令、长率皆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穷，人人

思乱。

武卫将军于景，忠之弟也，谋废义，义黜为怀荒镇将。及柔然入寇，镇民请粮，景不肯给，镇民不胜忿；遂反，执景，杀之。未几，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反[2]，杀镇将，改元真王，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拔陵引兵南侵，遣别帅卫可孤围武川镇，又攻怀朔镇。尖山贺拔度拔及其三子允、胜、岳皆有材勇[3]，怀朔镇将杨钧擢度拔为统军，三子为军主以拒之。

6 魏景明之初[4]，世宗命宦者白整为高祖及文昭高后凿二佛龛于龙门山[5]，皆高百尺，永平中[6]，刘腾复为世宗凿一龛，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万二千余工而未成。

7 秋，七月，辛亥，魏诏："见在朝官[7]，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

8 九月，魏诏侍中、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门下，与丞相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

9 冬，十月，庚午，以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10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笃，魏主亲抚视之，拜其子励为齐州刺史，为之撤乐，罢游眺。丁酉[8]，光卒，帝临，哭之恸，为减常膳。

光宽和乐善，终日怡怡，未尝忿恚。于忠、元义用事，以光旧德，皆尊敬之，事多咨决，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9]，时人比之张禹、胡广[10]。

光且死，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帝从思伯受《春

秋》,思伯虽贵,倾身下士,或问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时以为雅谈。

11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2 甲辰,尚书左仆射王暕卒。

13 梁初唯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上乃铸五铢钱,肉好周郭皆备[9]。别铸无肉郭者,谓之:"女钱。"民间私用女钱交易[10],禁之不能止,乃议尽罢铜钱。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

14 魏以汝南王悦为太保。

【注释】

①栏楯(shǔn 吮):栏干,栅栏。

②破六韩拔陵:破六韩,姓;拔陵,名。破六韩,又作"破洛汗",匈奴人的后裔,其先祖为汉末曹魏时匈奴右贤王之弟"潘六奚",后人讹为"破六韩。"

③尖山:北魏县名,治所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双尖山。

④景明: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号,起公元 500 年四月,止公元 504 年五月。

⑤龙门山:一名伊阙,即今河南洛阳南龙门。

⑥永平: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号,起公元 508 年五月,止公元 512 年四月。

⑦见(xiàn 现):现在的意思。

⑧丁酉:据《魏书·肃宗纪》正光四年,崔光卒在十一月丁酉。为十五日。

⑨裴、郭、清河之死:裴,指北魏尚书裴植,郭,指北魏尚书左仆射郭祚;二人受于忠诬陷而死,事见一百四十八卷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公元 515 年)。清河,指北魏清河王元怿,为元义所杀。

⑩张禹:西汉人,汉成帝时,拜相,封安昌侯,因为外戚专权,乞归;皇帝询问朝政,不敢直言。胡广:东汉安帝时人,累迁司徒,以定策立桓帝,历任安、顺、冲、质、桓、灵大帝。

⑪肉好周郭：肉，古代人对圆形钱币外边的称呼；好，则指圆形钱币中间的孔。周郭，指钱币四周的轮廓。

⑫女钱：他本均作“古钱。”

【译文】

5 当初，元义软禁胡太后以后，常常自己进宫在北魏孝明帝住的宫殿旁值班，对孝明帝曲意奉承，极尽谄媚的能事，孝明帝因此也就开始宠信他。元义从宫禁中出入，总是命令勇士手持武器在自己的前后侍卫。有时他走出千秋门到外面去休息，也要在周围安上木栅栏，派心腹卫兵在左右防守，以防备有人突然袭击，来求见他的人，不论是士人还是老百姓，都只能远远的对答罢了。元义刚开始执掌政权的时候，还虚情假义地自我粉饰，用谦恭、殷勤的样子待人接物，对于国家时事的得失还表现得十分关心。等到已经大权在握，就开始骄傲怠慢，嗜酒好色，贪图珍宝贿赂，生杀予夺的事情也随一时兴致行事，国家法令制度破坏殆尽。元义的父亲京兆王元继更是贪得无厌，伙同他的妻子儿女全都接受贿赂，向官吏们勒索，没有人敢违抗。以至于郡县一级的小官吏也无法公正选举，州牧、郡守、县令、乡长全都是些贪婪卑污之人。因此老百姓更加穷困潦倒，人人都想造反。

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弟弟，图谋废黜元叉，被元义贬为怀荒镇镇将。到柔然人侵犯的时候，镇上的百姓请他发放粮食，于景不肯给，镇上的老百姓们气愤不过，结果开始造反，抓住于景，杀了他。没过几天，沃野镇镇民破六韩拔陵聚集民众造反，杀死了镇将，改年号为真王，镇上的百姓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举旗响应，破六韩拔陵率兵向南进犯，派他手下的别帅卫可孤围攻武川镇，又进攻怀朔镇。尖山县人贺拔度拔和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都有勇力和才略，怀朔镇将杨钧提拔贺拔度拔为统军，他的三个儿子为军主，用来抵御卫可孤的进攻。

6 北魏景明初年，魏宣武帝命令宦官白整为高祖和文昭高后开凿两个佛龛在龙门山上，佛龛有百尺高。永平年间，刘腾又为魏宣武帝开凿二个佛龛，从这一年开始，共花了二十四年，合计十八万二千多个工时也没有完成。

7 秋，七月，二十七日，北魏颁布诏书："现在还在朝中任职的官员，依照法令七十岁御任的，可以配给他原来官职俸禄的一半，以便使他们至到终年生活都有保障。

8 九月，北魏下诏任命侍中、太尉汝南王元悦进入门下省，和丞相高阳王元雍参预决定尚书省呈奏的事宜。

9 冬，十月，十七日，梁朝任命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并以中卫将军的称号开府仪同三司。

10 北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病情严重，魏孝明帝亲自前往安慰探视，任命他的儿子崔勔为齐州刺史，并因为他而取消音乐，停止游览苑囿。十一月十五日，崔光去世，孝明帝亲往吊唁，哭得很悲痛，并因为他减少了日常的饮食。

崔光性情宽厚温和，乐观友善，整天无忧无虑的样子，几乎看不见他生气的时候。于忠、元义专权朝廷，因为崔光原先的好处，也都尊敬他，遇事情往往都与他商议，但他却没能救裴植、郭祚、清河王元怿的性命，当时人把他比作张禹、胡广。

崔光快死的时候，推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孝明帝跟着贾思伯学习《春秋》，贾思伯虽然地位显贵，但却能诚心诚意地礼贤下士，有人问贾思伯说："贾公您是怎么做到不骄傲自大的呢？"贾思伯说："有了地位就骄傲，那能保持长久吗！"当时的人将此传为佳话。

11 十一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12 二十二日，梁朝的尚书左仆射王暕去世。

13 梁朝最初只有扬州、荆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七个州用钱交易，交州、广州交易时用金银，其余的州郡夹杂使用谷物

布帛进行交换。皇上另外铸造五铢钱，钱的周边和内孔都齐备。另外又铸造有一种没有四周轮廓的钱币，称之为“女钱”。民间交易私下使用“女钱”，屡次禁止都没能止住，就商议全都废止铜钱。十三月，初六，开始铸造铁钱。

14 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为太保。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　起阏逢执徐，尽旃蒙大荒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

1 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

2 三月，魏以临淮王彧都督北讨诸军事，讨破六韩拔陵。

夏，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反[1]，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高平镇以应拔陵。魏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走。

卫可孤攻怀朔镇经年，外援不至，杨钧使贺拔胜诣临淮王彧告急。胜募敢死少年十余骑，夜伺隙溃围出，贼骑追击之，腾曰："我贺拔破胡也。"贼不敢逼。胜见彧于云中[2]，说之曰："怀朔被围，旦夕沦陷，大王今顿兵不进；怀朔若陷，则武川亦危，贼之锐气百倍，虽有良、平[3]不能为

大王计矣。”彧许为出师。胜还，复突围而入。钧复遣胜出觇武川，武川已陷。胜驰还，怀朔亦溃，胜父子俱为可孤所虏。

五月，临淮王彧与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④，兵败，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将军陇西李叔仁又败于白道⑤，贼势日盛。

魏主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问之曰：“今寇连恒、朔，逼近金陵⑥，计将安出？”吏部尚书元脩义请遣重臣督军镇恒、朔以捍寇，帝曰：“去岁阿那瓌叛乱，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镇为州，朕以旧章难革，不从其请。寻崇此表，开镇户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难追，聊复略论耳。然崇贵戚重望⑦，器识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仆射萧宝寅等皆曰：“如此，实合群望。”崇曰：“臣以六镇遐辞，密迩寇戎，欲以慰悦彼心，岂敢导之为乱！臣罪当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军旅，愿更择贤材。”帝不许。脩义，天赐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销祸于未萌，制胜于无形。魏肃宗既不能用⑧，及乱生之后，曾无愧谢之言，乃更以为崇罪，彼不明之君，乌可与谋哉！《诗》云：“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⑨。”其是之谓矣。

【注释】

①高平镇：北魏所置西北边镇，在今宁夏固原。

②云中：指北魏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

③良、平：指西汉高祖刘邦的著名谋臣张良、陈平。

④五原:北魏所置五原县,在今山西沁县境内。

⑤白道:地名,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为河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交通要冲。

⑥金陵:指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墓,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

⑦崇:李崇,北魏文成皇后之兄李诞的儿子。

⑧魏肃宗:北魏孝明帝庙号肃宗。

⑨覆俾我悖:"覆俾"以上四句语出《诗经·大雅·桑柔》,意思是说当政者听到别人歌功颂德的话才答理别人,听到别人讽谏的话则昏昏欲睡,这就叫做不能采纳善言,反而让我做悖理的事情。

【译文】

梁纪六　起甲辰(公元524年),止乙己(公元525年),共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甲辰,公元524年)

1春,正月,北魏孝明帝在南郊举行祭祀。

2三月,北魏任命临淮王元彧都督北讨诸军事,讨伐破六韩拔陵。

夏,四月,北魏高平镇镇民赫连恩等人造反,推举敕勒人的酋长胡琛为高平王,进攻高平镇,以便配合破六韩拔陵。北魏将领卢祖迁把他打败,胡琛向北逃窜。

卫可孤进攻怀朔镇已有一年,北魏的援军仍没有赶到,杨钧派贺拔胜到临淮王元彧那里去告急。贺拔胜招募到十多名勇敢的青年骑兵,夜间瞅空子冲破包围出去,敌人的骑兵追上了他们,贺拔胜说:"我是贺拔破胡",敌人不敢逼近。贺拔胜在云中郡见到了元彧,对元彧说:"怀朔镇被包围着,早晚就要陷落了,大王您现在按兵不动,如果怀朔镇失守,那么武川镇也就会危急,到那时敌人的锐气将更加百倍,即使有张良、陈平这样的谋士,恐怕也不能替大王想出解救的办法了。"元彧答应为怀朔镇出兵。贺拔胜返回,再次突破重围进入怀朔镇。杨钧又派贺拔胜出镇侦察武川镇的情况,武

川镇已经被攻下。贺拔胜飞快回报，怀朔也被攻破，贺拔胜父子全都被卫可孤俘虏。

五月，临淮王元彧同破六韩拔陵在五原交战，元彧被打败，治罪被削除官职和爵位。安北将军陇西人李叔仁又在白道被破六韩拔陵打败。叛军的势力日益强盛。

北魏孝武帝召集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到显阳殿，向他们说："现在寇贼遍及恒州和朔州，逼近先祖的陵墓，该想什么办法呢？"吏部尚书元脩义请求派遣朝廷要员都督大军镇守恒、朔二州以抵御贼寇，孝明帝说："去年阿那瓌叛乱，我派遣李崇去北方讨伐，李崇上表奏请求改边镇为州，我因为难于改变旧制，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寻思李崇的这个奏表，开启了各个边镇居民心存非分之想的先例，以致有今天的祸患；但已经过去的事情难以追回，这里姑且不去追究了。然而李崇身为皇亲国戚，声望很高，器量见识，英武超群，我想派他前去北征，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仆射萧宝寅等人都说："这样决定，完全符合大家的想法。"李崇说："愚臣所以敢上表请求改镇为州，是因为误认为六镇处于偏远边陲，和西北戎狄部落相距很近，想借改镇为州来安慰和取悦百姓之心，哪敢启导他们反叛朝廷！愚臣罪该万死，多谢皇上赦免；现在又派遣我北行，正是我报恩改过的机会。但是愚臣年纪已经七十，加上疾病在身，已经承受不了军旅生活的劳顿了。希望能另外选择贤能人才。"孝明帝不允许。元脩义是元天赐的儿子。

臣司马光说："李崇的上表，乃是为了将祸患消灭在萌发之前，在无形之中制敌取胜。北魏孝明帝既不能采用他的建议，等到叛乱发生之后，不但没有一点愧谢之言，反而还认为那是李崇的罪过，那个不明事理的君主，哪里可以和他来商量大事啊！《诗经》说："听到美言才应对，听到讽诵就欲睡；良善之言不采用，反而责我行逆罪。"说的大概正是北魏孝明帝这样的人吧。

3 壬申，加崇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深皆受崇节度。深，嘉之子也[①]。

4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以伐魏。

5 魏自破六韩拔陵之反，二夏、豳、涼[②]，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政刑残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内薛珍等聚党突入州门，擒彦，杀之，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大提自称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讨之。

初，南秦州豪右杨松柏兄弟，数为寇盗，刺史博陵崔游诱之使降，引为主簿，接以辞色，使说下群氐，既而因宴会尽收斩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惧。游闻李彦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攻游，杀之，以城应大提。大提遣其党卜胡袭高平，克之，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大提寻卒，子念生自称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6 丁酉，魏大赦。

7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书元脩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8 崔暹违李崇节度，与破六韩拔陵战于白道，大败，单骑走还。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战，不能御，引还云中，与之相持。

广阳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③]，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太和中[④]，仆射李冲

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乡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本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⑥，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同族留京师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即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边兵之格，镇人不听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庶滞凡才，乃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政以贿立，边人无不切齿。及阿那瓌背恩纵掠，发奔命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遂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求改镇为州，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⑦，拔陵杀之，遂相帅为乱，攻城掠地，所过夷灭，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而崔暹只轮不返，臣崇与臣逡巡复路，相与还次云中，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书奏，不省。

诏征崔暹系廷尉；暹以女妓、田园赂元义，卒得不坐。

【注释】

①深：元深，本当作“元渊”，李延寿《北史》避唐高祖李渊讳改“渊”为“深”。元渊为广阳王元嘉之子，元嘉事见一百四十二卷东昏侯永元元年（公元499年）。

②二夏：指北魏所置夏州和东夏州，夏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东夏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豳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平。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

③高门子弟：指祖先曾和北魏皇宗一同图谋创建魏国的人，即北魏所谓的大姓九十九。

④太和：北魏孝文帝的年号，起公元477年，止公元500年。

⑤虞候、白直：古代军中或边镇的下级小吏，虞候掌管看守山泽或地方奸宄；白直，职守与虞候相近，因为没有月俸，故名。

⑥高阙：即高阙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

【译文】

3 二十三日，北魏任命李崇为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令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元深全都接受李崇的节制和调遣。元深是元嘉的儿子。

4 六月，梁朝任命豫州刺史裴邃都督征讨诸军事，讨伐北魏。

5 北魏从破六韩拔陵造反开始，夏州、东夏州、幽州、凉州等各边疆州镇寇贼匪盗蜂拥而起。秦州刺史李彦，执政残酷暴虐，州民们怨声载道，这个月，州城里的薛珍等人聚集党羽冲进州府大门，抓住李彦，杀掉了他，推举他们的党羽莫折大提为帅，莫折大提自己号称秦王。北魏派遣雍州刺史元志前往讨伐。

当初，南秦州的豪强杨松柏兄弟，多次为盗作贼，刺史博陵人崔游引诱他投降，推荐他做了州主簿，和颜悦色地接待他，让他去劝说本地各个氐族部落归顺了朝廷，事情完了之后却借宴会之机把杨氏兄弟全都抓起来杀了，因此部下个个猜忌恐惧。崔游听说李彦被杀的消息，自己内心不安，准备逃走，但还没有动身；城中居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人进攻崔游，把他杀了，借此来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遣他手下的党羽卜胡偷袭高平镇，攻下了高平镇，杀死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不久死去，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自己号称天子，设置各级官吏，改年号天建。

6 十八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7 秋，七月，初六，北魏派遣吏部尚书元脩义兼任尚书仆射，任西道行台，统帅诸将讨伐莫折念生。

8 崔暹违抗李崇的节度，和破六韩拔陵在白道发生战斗，被破六

韩拔陵打得大败，只身一人逃回。破六韩拔陵合并各处的兵力来进攻李崇，李崇拼力作战，抵挡不住，率军退回云中，和破六韩拔陵相持不下。

广阳王元深向朝廷上书说："前朝建都平城的时候，认为北方边疆重要，大量选拔皇室亲属和贤能之才，挂印担任镇将，镇将手下配备高门子弟，让他们誓死捍卫边疆，服役边镇的贵族子弟不仅不会影响他们仕宦前途，而且还可以特别享受到地方行政和军旅的两次提升，当时的士人们，都向往到边镇任职。太和年间，仆射李冲执政边镇事务，凉州的本地人都可以免除各种苦差，而平城的那些高门大姓，仍然留下轮番去戍守边镇，如果不是在当今社会得罪权贵犯下罪行的人，没有谁还肯和那些旧贵族为伍了。戍守边镇的人在镇上当差，只能担任虞侯、白直这样一些下等小吏，一辈子提升到顶点，也不过是军主一级的职位；但他们同族中那些留在京师的却已得到高品位的大官。所以那些在边镇的士人由于被选拔的途径阻塞，很多都逃走了。于是朝廷就严格了边镇士兵的管理制度，镇上的人不允许自己在外漫游，因此使得年轻人不能拜师学习，成年人不能游历求官，只有这些不被当人的人，说起来都让人落泪！自从定都洛阳以来，边镇的职务更被人看轻，只有那被弃置不能提拔的平庸之辈，才派出去担任镇将，这些人互相模仿学习坏的习气，专门以聚敛财物为能事。有些从四面八方来的奸诈官吏，是因为犯罪被发配到边镇，他们为镇将出谋划策，以贿赂来决定政事，边镇的人对此恨之入骨。等到去年阿那瓌背弃恩义，纵兵寇掠，朝廷派兵迅速追击，十五万士兵横跨沙漠，等不了几天便全都退回内地。边镇的人们看到这种援助军队，于是就在心中更轻视起中原了。尚书令李崇请求将边镇改成为州，或许是有先见之明的，朝廷没有批准。但高阙戍主将指挥手下士兵失当，破六韩拔陵杀死守将，于是就结伙举行叛乱，攻占城池，抢夺地盘，所经过的地方化为平地，朝廷的军队不断被打败，贼寇的势力日益强大。这一段时间

的军事行动，本希望能安定叛乱；但崔暹私自进军，被打得全军覆没，愚臣我和李崇只好徘徊在进军时经过的老路上，互相连结回驻云中，将士们的情绪也一蹶不振。愚臣现在所担心的，并不是西北这两个边镇，恐怕其它各镇一下子也会发生叛乱，如果这样，天下之事，那将是不堪设想！”他的上书呈上去后，孝明帝没有细看。

北魏孝明帝下令将崔暹抓来交廷尉治罪；崔暹用女妓、田产贿赂元义，最终得以免于治罪。

9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杨伯年攻仇鸠、河池二戍[①]，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伊祥等击破之，斩首千余级。东益州本氐王杨绍先之国[②]，将佐皆以城民劲勇，二秦反者皆其族类，请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数经行阵，抚之足以为用，急之则腹背为患。”乃悉召城民，慰谕之，既而渐分其父兄子弟外戍都郡，内外相顾，卒无叛者。子建，羌根之族兄也。

10 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执刺史宋颖[③]，据州反。

11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俊拔魏童城[④]。

12 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曰：“凡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⑤]，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沮，坐待崩溃。夫飚至风举，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晓兵，奔利不相待，逃难不相顾，将无法令，士非教习，不思长久之计，各有轻敌之

心。如今陇东不守，汧军败散[6]，则两秦遂强[7]，三辅危弱[8]，国之右臂于斯废矣。宜敕大将坚壁勿战，别命偏裨帅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9]，则汧、陇之下，群妖自散。”

魏以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俱出梁、益[10]，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阳王天生将兵下陇。甲午，都督元志与战于陇口，志兵败，弃众东保岐州[11]。

13 东西部敕勒皆叛魏，附于破六韩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广阳王深之言。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12]，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更命朔州曰云州。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13]，抚慰六镇。时六镇已尽叛，道元不果行。

先是，代人迁洛者，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及六镇叛，元义乃用代来人为传诏以慰悦之[14]。廷尉评代人山伟奏记[15]，称义德美，义擢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14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郡，杀太守；丁酉，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杀太仆卿陆延[16]，秀容酋长尔朱荣讨平之。荣，羽建之玄孙也[17]。其祖代勤，尝出猎，部民射虎，误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复推问，所部莫不感悦。官至肆州刺史，赐爵梁郡公，年九十余而卒；子新兴立。新兴时，畜牧尤蕃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魏每出师，新兴辄献马及资粮以助军，高祖嘉之。新兴老，请传爵于子荣，魏朝许之。荣神机明决，御众严整。时四方兵起，荣阴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桀[18]，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及五原段荣、泰安窦泰皆往依之。显度，

显智之兄也。

15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窦双攻魏盘头郡⑬，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窦念祖击破之。

【注释】

①仇鸠：河池：二地名。河池，西汉置有河池县，在今甘肃徽县西；仇鸠，确址待考，疑也在甘肃徽县境内。

②杨绍先之国：北魏派兵攻占氐人据地武兴(今陕西略阳)，俘获氐王杨绍先，消灭氐人政权，改武兴为东益州，事见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

③幢帅：大概属于掌旗官。

④童城：即僮县之城；僮城属古下邳郡(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东)，确址待考。

⑤两城：指莫折念生攻占的北魏天水(今甘肃天水)、高平(今陕西华县东)两城。

⑥汧(qiān 牵)军：指北魏雍州刺史元志统率的征讨莫折大提的魏军，汧，水名，即今陕西西部渭水支流千水，北朝时是羌族的集居地，汧在陇坂(在今甘肃清水和陕西陇县交界处)之东，故上文称"陇东不守。"

⑦两秦：指莫折念生和张长命等。

⑧三辅：即西汉时于京畿之地所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合称，相当今陕西关中地区。

⑨麦积崖：即今甘肃天水市东南麦积山。

⑩梁、益：北魏置梁州(治今甘肃和县西南)和益州(治所不详)，他本"益"下均有"隶魏子建"四字。

⑪岐州：北魏置，治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

⑫军贯：指军籍。

⑬郦道元：北魏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文学家，著有《水经注》等，后来一度担任北魏荆州刺史。

⑭人：他本"人，上均有"寒"字。

⑮廷尉评：即汉代的“廷尉平”，掌评议决断诏狱，隋以后称“大理寺评事。”

⑯万于乞真：他本“真”下有“反”字；北魏秀容郡属肆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西北；南秀容治所不详。

⑰羽健：尔朱羽健事见一百一十卷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⑱桀：同“杰”。

⑲盘头郡：北魏盘头郡属东益州，具体治所不详。

【译文】

9 二十九日，莫折念生派遣他的都督杨伯年进攻北魏仇鸠、河池两个据点，北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手下的将军伊祥等人把杨伯年打败，杀敌一千多人。东益州原来是氐族王杨绍先的国土，东益州府中的将佐们认为城中居民强劲骁勇，南秦州和秦州的反叛者都是杨绍先的同族氐人和党羽，请求先收缴他们手中的武器兵仗，魏子建说：“城中民众多次经历战事，安抚他们完全可为我们使用，逼的太紧则会反叛，使我们腹背受敌。”于是他把城中的民众全都召集起来，安抚晓谕他们，然后又逐渐分派他们的父子兄弟到外地去戍守各个郡县，让这些人内外互相牵制，最终也没有人反叛。魏子建是魏兰根的族兄。

10 北魏凉州府幢帅于菩提等人将刺史宋颖抓了起来，占据凉州造反。

11 八月，十二日，梁朝徐州刺史成景俊攻占北魏童城。

12 北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朝廷说：“凡是粮少兵精的形势，有利于速决速战；粮多兵众，便于长久相持。现在陇地敌寇气焰盛大，并不是他们有长期的积蓄，他们虽占据了两座城池，但本来没有德义，这种形势就使他们急于交战，以便每天都能招纳降众，如果拖延就会导致人心背离沮丧，最终坐等大军溃败。大风暴到来时人们就应该顺风行事，反其道而行之那是侥幸于有万分一的成功；修建高大坚固的堡垒，王师掌握着全胜的策略。只是天下长久平安

无事，人们都不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争夺利益不肯等人一步，逃避灾难决不肯顾及他人，将官不懂发号施令，士兵没有经过教练演习，不思考长治久安的大计，内心怀有轻敌之心。现在陇东守不住，汧地元志的军队溃败逃散，那么秦州和南秦州的叛军就会强大起来，关中地区就会危险脆弱，国家的右臂从此就废弃了。应该下敕令命大将加固壁垒，不要出战，另外派遣偏帅率领数千名精兵从麦积山背后绕道袭击叛军，这样陇、汧地区的各路叛军就会不战而溃。

北魏派李苗为统军，和别将淳于诞同时从梁州和益州向西进军，还没到达陇、汧地域，莫折念生派遣他的弟弟高阳王莫折天生率兵前往陇地。十六日，都督元志与莫折天生在陇口交战，元志被打败，丢弃部众向东退守岐州。

13 东部和西部敕勒部族都反叛了北魏，归附了破六韩拔陵，北魏孝明帝这才想起李崇和广阳王元深的上书。十八日，北魏孝明帝颁布诏令："各州、镇现属军籍的人，除了犯罪发配服役的以外，其余的都免除军籍成为平民。"改边镇为州，将怀朔镇改为朔州，又令称朔州为云州。派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前往西北六镇安抚。当时六镇已完全反叛，郦道元没有真正成行。

在此之前，代都人迁往洛阳的，大多遭到吏部的压制，不能依次升迁。到六镇反叛之后，元义才使用代都来的人担任传递诏书的职务，借此来安抚取悦他们。廷尉评代都人山伟向朝廷呈上奏记，在文中称赞元义品德美好，元义因而提拔山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14 秀容郡人乞伏莫于聚集部众进攻郡城，杀死郡太守；十九日，南秀容牧人的儿子万于乞真杀死太仆卿陆延，秀容酋长尔朱荣讨伐并平定了这场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有一次出去打猎，他部落里的平民射老虎，误将箭射中他的髀骨，尔朱代勤自己拔出箭，不再追究责备这位平民，他部落的民众因此人人悦服感恩。尔朱代勤官至肆州刺史，北魏朝廷赐封

他梁郡公的爵位，他活到九十多岁才死；他的儿子尔朱新兴继位。尔朱新兴的时候，牲畜特别繁盛兴旺，牛羊骆驼和马匹，以不同的毛色来分群，在山川和河谷中到处都是，数也数不清。北魏每次出兵作战，尔朱新兴就献上马匹和物资粮草来帮助魏军，北魏高祖很赞赏他。尔朱新兴年老时，请求将爵位传给他的儿子尔朱荣，北魏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尔朱荣机智果断，管理部众特别严明。这时天下战乱暴发，尔朱荣心怀天下大志，广施牲畜和财物，用来招募纠集骁勇之士，结交招纳豪杰，因此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人段荣、泰安人窦泰都前往归附他。贾显度是贾显智的哥哥。

15 二十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窦双进攻北魏盘头郡，北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军窦念祖打败了窦双。

16 九月，戊申，成景俊拔魏睢陵[①]。戊午，北衮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②]。裴邃帅骑三千袭寿阳，壬戌夜，斩关而入，克其外郭。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御之。一日九战，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引兵还。别将击魏淮阳[③]，魏使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琛救寿阳，安乐王鉴救淮阳。鉴，诠之子也[④]。

17 魏西道行台元脩义得风疾，不能治军。壬申，魏以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宋颖密求救于吐谷浑王伏连筹，伏连筹自将救凉州，于菩提弃城走，追斩之。城民赵天安等复推宋颖为刺史。

18 河间王琛军至西硖石，解渴阳围[⑤]，复荆山戍。青、冀

二州刺史王神念与战，为琛所败。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树攻魏建陵城[6]，克之，辛巳，拔曲木[7]；扫虏将军彭宝孙拔琅邪。

19 魏营州城民刘安定、就德兴执刺史李仲遵，据城反。城民王恶儿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称燕王。

20 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幽、夏、北华三州[8]，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帅诸将讨之。顥，详之子也[9]。

21 甲申，彭宝孙拔檀丘。辛卯，裴邃拔狄城[10]；丙申，又拔甡城，进屯黎浆[11]，壬寅，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12]。定远将军曹世宗拔曲阳[13]；甲辰，又拔秦墟[14]，魏守将多弃城走。

22 魏使黄门侍郎卢同持节诣营州慰劳，就德兴降而复反。诏以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同屡为德兴所败而还。

23 魏朔方胡反，围夏州刺史源子雍[15]。城中食尽，煮马皮而食之，众无贰心。子雍欲自出求粮，留其子延伯守统万，将佐皆曰："今四方离叛，粮尽援绝，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国恩，当毕命此城；但无食可守，故欲往东州，为诸君营数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帅羸弱诣东夏州运粮[16]，延伯与将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数日，胡帅曹阿各拔邀击，擒之。子雍潜遣人赍书，敕城中努力固守。阖城忧惧，延伯谕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烂。但奉命守城，所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诸君幸得此心。"于是众感其义，莫不奋励。子雍虽被擒，胡人常以民礼事

之，子雍为陈祸福，劝阿各拔降。会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帅其众随子雍降。子雍见行台北海王颢，具陈诸贼可灭之状，颢给子雍兵，令其先驱。时东夏州阖境皆反，所在屯结，子雍转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遂平东夏州，征税粟以馈统万，二夏由是获全。子雍，怀之子也。

【注释】

①睢陵：县名，北魏置，治所在今江苏睢宁。

②北兖州：梁朝置，治所在今江苏淮阴县西南；赵景悦所围荆山，在今安徽怀远西南淮河北岸，北魏置荆山戍于此。

③淮阳：县名。治所应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古泗水西岸。

④诠：北魏安乐王元诠，事见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

⑤渦阳：县名，北魏置，治所在今安徽蒙城县。

⑥建陵城：北魏建陵县城，在今江苏新沂南沐河西岸。

⑦曲木：一作"曲沐"。城名。故址在今江苏新沂县东南。

⑧北华：北魏北华州，由东秦州改置，治所在今陕西黄陵西南。

⑨详：北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元详，事见一百四十五卷梁武帝天监三年（公元504年）。

⑩狄城：在今山东高青东南。

⑪黎浆：即黎浆亭，故址在今安徽寿县东南。

⑫司吾：汉代司吾县的故城，在今江苏新沂南嶍峿镇。

⑬曲阳：指汉代曲阳县故城，在今江苏沭阳东南；北魏也置有曲阳县，治所在今河北晋阳县。

⑭秦墟：地名，在今安徽淮南东上窑镇。

⑮夏州：北魏夏州治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

⑯东夏州：指北魏东夏州，治今陕西延安东延河东岸。

【译文】

16 九月，初一，成景俊攻下北魏的睢陵。十一月，梁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攻北魏荆山戍。梁朝裴邃率领三千骑兵袭击寿阳城，十五日夜晚，攻破守关，占领了寿阳外城。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抵抗裴邃的进攻，一天之内九次交战，因为梁朝蔡秀成率领的后援部队迷路没有赶到，裴邃率军撤回。梁朝的别将进攻北魏淮阳，北魏派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元琛救援寿阳，安乐王元鉴救援淮阳。元鉴是元诠的儿子。

17 北魏西道行台元脩义患有风疾，不能指挥军队。二十五日，北魏任命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统帅各路将领讨伐莫折念生。

北魏凉州刺史宋颖秘密地向吐谷浑王伏连筹求救，伏连筹亲自率兵救援凉州，于菩提抛弃凉州城逃走，援军追击并杀死于菩萨。凉州城民赵天安等人又推举宋颖任刺史。

18 河间王元琛统帅军队到达西硖石，解了渦阳的围，收复了荆山戍。梁朝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元琛作战，被元琛打败。冬，十月，初一，裴邃、元树进攻北魏建陵城，攻克了该城，初四，攻下曲沐城；梁朝的扫虏将军彭宝孙攻下琅邪。

19 北魏营州城城民刘安定、就德兴捉住刺史李仲遵，占据该城反叛。城民王恶儿杀死刘安定投降北魏；就德兴向东逃走，自称燕王。

20 胡琛派遣他的部将宿勤明达侵犯幽州、夏州和北华州，北魏派遣都督北海王元颢率领各部将领前往讨伐。元颢是元详的儿子。

21 初七，彭宝孙攻下檀丘。十四日，裴邃攻下狄城；十九日，又攻占甓城，进驻黎浆。二十五日，北魏东海太守韦敬欣献上司吾城投降。梁朝定远将军曹世宗攻占了曲阳；二十七日，又攻下了秦墟。北魏的守将大多数弃城逃跑。

22 北魏派出黄门侍郎卢同持着朝廷的符节前往营州慰劳，就德

兴投降后又再次反叛。北魏朝廷下诏书任命卢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卢同多次被就德兴打败，只好撤回。

23 北魏朔方的胡人反叛，围攻夏州刺史源子雍，夏州城中的粮食吃完了，就煮马皮吃，部下没有人有反叛之心。源子雍准备亲自出城寻找粮食，留下自己的儿子源延伯守卫统万城，他手下的将领僚佐都说："现在北魏全国到处在发生叛乱，粮食吃完，援军不至，还不如你们父子都离开统万城。"源子雍流着眼泪说："我源子雍世世代代都蒙受国家的恩惠，就是死也应该死在这里；只是没有粮食来坚守，所以想到东夏州去为大家筹集几个月的粮食，如果有幸能够获得粮食，守住统万城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就率领一些老弱士兵前往东夏州运粮，他的儿子源延伯和将佐们哭着为他送行。源子雍走了几天，胡人的将领曹阿各拔率兵拦击，将他抓住。源子雍暗中派人送信到统万城，敕令城中将士努力坚守统万城。全城的将士都忧虑恐惧，源延伯晓喻大家说："我父亲的生死现在没法知道，我内心十分焦急。只是奉命令守卫此城，肩负的责任非常重大，所以不敢因私害公。希望各位能明白我这番苦心。"大家被他的节义所感动，人人奋发自励。源子雍虽然被抓住，胡人还能用一般的礼仪来对待他，源子雍就借此向他们陈述祸福利害，劝说阿各拔投降北魏。正碰上阿各拔去世，他的弟弟桑生最终率领他的部众跟随源子雍投降了北魏。源子雍去拜见行台北海王元颢，详细陈述了各方寇贼可以平定的理由，元颢拨给他军队，命令他作先锋在前面开路。这时东夏州全境都已反叛，到处都驻扎着纠合的叛众，源子雍转战推进，九十天中，共打了数十战，终于平定了东夏州，征收税粮用以供给统万城，夏州和东夏州因此得以保全。源子雍是源子怀的儿子。

24 魏广阳王深上言："今六镇尽叛，高车二部亦与之同[1]，以此疲兵击之，必无胜理。不若选练兵守恒州诸要，更为后图[2]。"遂与李崇引兵还平城。崇谓诸将曰："云中者，白道之冲[3]，贼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则并、肆危矣。当留一人镇之，谁可者？"众举费穆，崇乃请穆为朔州刺史[4]。

25 贺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纠合乡里豪杰[5]，共袭卫可孤，杀之；度拔寻与铁勒战死。肱，逸豆归之玄孙也[6]。

李崇引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深奏莹诈增首级，盗没军资，莹坐除名，崇亦免官消爵征还。深专总军政。

26 莫折天生进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杀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泾州[7]，败光禄大夫薛峦于平凉东[8]。峦，安都之孙也。

27 丙辰，彭宝孙拔魏东莞。壬戌，裴遵攻寿阳之安城[9]，丙寅，马头、安城皆降。

28 高平人攻杀卜胡，共迎胡琛。

29 魏以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持节监北海王颢军，以救幽州，幽州围解。蜀贼张映龙、姜神达攻雍州[10]，雍州刺史元脩义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昱曰："长安，关中基本，若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留此何益？"遂与叔仁进击之，斩神达，余党散走。

30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降。

31 壬辰，魏以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都督西道诸军以讨莫折念生。

32 乙巳，武勇将军李国兴攻魏平靖关[11]，辛丑，信威长史

杨乾攻武阳关，壬寅攻峴关，皆克之。国兴进围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酋西郢州 蝡史田朴特相表里以拒之[12]。围城近百日，魏援军至，国兴引还。询，骏之孙也[13]。

33 魏汾州诸胡反[14]；以章武王融为大都督，将兵讨之。

34 魏魏子建招谕南秦诸氐，稍稍降附，遂复六郡十二戍，斩韩祖香[15]。魏以子建兼尚书，为行台、刺史如故[16]，梁、巴、二益、二秦诸州皆受节度[17]。

35 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民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

36 是岁，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坐事免，散骑常侍钱唐朱异代掌机密，军旅谋仪，方镇改易，朝仪诏敕皆典之。异好文义，多艺能，精力敏赡，上以是任之。

【注释】

①高车二部：高车国从阿伏至罗时分为二部，即通常所说的东部敕勒和西部敕勒。

②恒州：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 年）以司州改置，治所在北魏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古城）。

③白道之冲：北魏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白道又在云中之北，由白道进入恒州、平城必经云中，故称云中为“白道之冲”。

④朔州：朔州改名“云州”已见上文，故“朔”当作“云”。

⑤宇文肱：宇文泰之父。

⑥逸豆归：即宇文逸豆归。（后）燕王慕容皝伐宇文逸豆归，事见九十七卷晋康帝建元年二年（公元 344 年）。

⑦泾州：北魏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东南。

⑧平凉：北魏郡名，属泾州，治所在今甘肃华亭西。

⑨安城：县名，梁朝置，治所在今安徽寿县附近。

⑩蜀贼：张映龙、姜神达均属蜀中迁移到关中的移民。乘北魏六镇之乱为

盗,故称"蜀贼"。

⑪平靖关:又名西关,在今河南信阳西南,与湖北应山交界。与下文武阳关、岘关合称义阳三关。

⑫西郢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南泌阳。

⑬骏:骏,指裴骏,事见一百二十四卷宗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6年)。

⑭汾州:北魏置,此时治所尚在蒲子城(今山西隰县)。

⑮斩:他本"斩"下均有"贼帅"二字。

⑯刺史如故:指魏子建原先担任的东益州刺史之职。

⑰二益、二秦:指北魏所置益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和东益州,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和南秦州。

【译文】

24 北魏广阳王元深上书说:"现在六镇全都反叛,高车二部也同六镇一样反叛,用目前这些疲弊的军队去进攻叛军,一定没有取胜的道理。不如挑选训练精锐的部队守住恒州各个要塞,再做长远规划。"于是他就和李崇率兵退回平城。李崇对手下诸将领说:"云中郡是连接白道的军事要冲,敌寇的咽喉之地,如果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守住,那么并州、肆州也就危急了。应当留下一人镇守此地,不知谁可胜此重任?"众将推举费穆,李崇就呈请任命费穆为云州刺史。

25 贺拔度拔父子和武川镇的宇文肱纠集当地的豪杰之士,一起袭击卫可孤,杀死了他;贺拔度拔在和铁勒部落的战争中阵亡。宇文肱,是逸豆归的玄孙。

李崇引荐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元深上奏弹劾祖莹谎言多报杀敌人数,私吞军用物资,祖莹被治罪除去名籍,李崇也因此免去官职削除爵位,召回洛阳。元深一人独揽军政大权。

26 莫折天生进攻北魏岐州,十一月,初二,攻陷该州,抓住都督元志和刺史裴芬之,送往莫折念生处,莫折念生杀死他们。莫折念生又派卜胡等人进犯泾州,在平凉郡东部打败北魏光禄大夫薛峦。

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子。

27 初十，梁朝彭宝孙攻取北魏东莞。十六日，裴邃进攻寿阳的安城县，二十日，马头、安城全都投降。

28 高平人攻击并杀死卜胡，一起迎接胡琛。

29 北魏任命黄门侍郎杨昱兼任侍中，持符节监督北海王元颢的军队，前往援救幽州，幽州解围。蜀贼张映龙、姜神达进攻雍州，雍州刺史元脩义请求援助，一天一夜，求救的书信就送来九次。都督李叔仁犹豫不决，未去救援，杨昱说："长安是关中地区的基础和根本，如果长安守不住，大军就会自行崩溃，留在此地有何益处？"便与李叔仁一起进军，向蜀贼发起攻击，杀死姜神达，其余的党羽四散逃走。

30 十二月，初一，北魏荆山戍向梁朝投降。

31 北魏任命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都督西道诸军事前往讨伐莫折念生。

32 二十九日，梁朝武勇将军李国兴进攻北魏平靖关，二十五日，信威长史杨乾进攻武阳关，二十六日，进攻岘关，都攻下来了。李国兴进而包围北魏郢州，北魏郢州刺史裴询和当地土著人酋长西郢州刺史田朴特里外配合，抵抗梁军。梁军围攻郢州近百天，北魏的援军赶到，李国兴率军撤回。裴询是裴骏的孙子。

33 北魏汾州各地的胡人全都反叛；北魏任命章武王元融为大都督，率军讨伐。

34 北魏魏子建招安晓谕南秦州各地氐人，氐人渐渐降附北魏，魏子建于是恢复了东益州的六郡十二戍，杀死贼帅韩祖香。北魏朝廷任命魏子建兼任尚书，任行台、东益州刺史依旧，并命梁州、巴州、二益州、二秦州都受他节制调度。

35 莫折念生派兵进攻凉州，凉州城民赵天安等人又抓起刺史宋颖响应反叛。

36 这一年，梁朝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因事获罪免去官职，散骑常

侍钱唐人朱异代替他掌管朝廷机密，梁朝军事计划和策画，方镇的更改变化，朝廷仪礼诏诰敕令，都由他掌管。朱异喜文义，会多种技艺，精力充沛，反映敏捷，皇上因而信任他。

六 年

1 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晋安王纲遣安北长史柳浑破魏南乡郡[1]；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2]，庚戌，又破马圈、彭阳二城[3]。

2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3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义，见义骄恣，恐祸及己，遂谋反。魏遣中书舍人张文伯至彭城，法僧谓曰："吾欲与汝去危就安，能从我乎？"文伯曰："我宁死见文陵松伯[4]，安能去忠义而从叛逆乎！"法僧杀之。庚申，法僧杀行台高谅，称帝，改元天启，立诸子为王。魏发兵击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来降。

安东长史元显和，丽之子也[5]，举兵与法僧战；法僧擒之，执其手，命使共坐，显和不肯，曰："与翁皆出皇家[6]，一朝以地外叛，独不畏良史乎！"法僧犹欲慰谕之，显和曰："我宁死为忠鬼，不能生为叛臣。"乃杀之。

上使散骑常侍朱异使于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7]，与将军义兴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将兵应接。

4 莫折天生军于黑水[8]，兵势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帅众五万讨之。延伯与行台萧宝

寅军于马嵬。延伯素骁勇，宝寅趣之使战[9]，延伯曰："明晨为公参贼勇怯。"乃选精兵数千西渡黑水，整陈向天生营；宝寅军于水东，遥向继援。延伯直抵天生营下，扬威胁之，徐引兵还。天生见延伯众少，争开营逐之，其众多于延伯十倍，蹙延伯于水次，宝寅望之失色。延伯自为殿后，不与之战，使其众先渡，部伍严整，天生兵不敢击。须臾，渡毕，延伯徐渡，天生之众亦引还。宝寅喜曰："崔君之勇，关、张不如[9]。"延伯曰："此贼非老奴敌也，明公但安坐，观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宝寅举军继其后。天生悉众逆战，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锋，将士尽锐竞进，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追奔至小陇[10]，岐、雍及陇东皆平。将士稽留采掠，天生遂塞陇道，由是诸军不能进。

宝寅破宛川[11]，俘其民以为奴婢，以美女十人赏岐州刺史魏兰根，兰根辞曰："此县介于强寇，不能自立，故附从以救死。官军之至，宜矜而抚之，奈何助贼为虐，剪以为贱役乎！"悉求其父兄而归之。

5 乙巳[12]，裴邃拔魏新蔡郡[13]，诏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将众前驱，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与诸将继进。癸酉，裴邃拔郑城[14]。汝、颍之间，所在响应。

魏河间王琛等惮邃威名，军于城父[15]，累月不进，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赍斋库刀以趣之[16]。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寿阳，欲出兵决战。长孙稚以为久雨未可出，琛不听，引兵五万出城击邃。邃为四甄以待之[17]，使直阁将军李祖怜先挑战而伪退；稚、琛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师大

败，斩首万余级。琛走入城，稚勤兵而殿，遂闭门自固，不敢复出。

魏安乐王鉴将兵讨元法僧，击元略于彭城南，略大败，与数十骑走入城。鉴不设备，法僧出击，大破之，鉴单骑奔归。将军王希聃拔魏南阳平[8]，执太守薛昙尚。昙尚，虎子之子也[9]。甲戌，以法僧为司空，封始安郡公。

魏以安丰王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彧为都督，以击彭城。

【注释】

①南乡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淅川西南。

②晋城：地名，确址未详，疑在今河南新野县或邓县境。

③马圈：城名。在今河南镇平南。彭阳：城名。确址不详，疑在今河南邓县或镇平县境。

④文陵松柏：文陵，指北魏孝文帝元宏的陵墓；见文陵松柏，喻见已故的孝文帝。

⑤丽：北魏安西将军元丽，事见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

⑥与翁皆出皇家：元法僧为阳平王拓跋熙的曾孙；元丽是小新成的孙子，依族属长幼的次序论，元显和应称元法僧为翁。

⑦元略为大都督：元略从北魏投奔梁朝，事见卷一百四十九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4年)。

⑧黑水：当指黑水河，即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境西拉木伦河支流查干木伦河。

⑨关、张：指关羽和张飞。

⑩小陇：即小陇山。陇山有大陇山和小陇山；大陇山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小陇山在今陕西宝鸡西北。

⑪宛川：县名，应为"苑川"之误；治所在今陕西宝鸡东。

⑫乙巳：据《梁书·武帝纪下》普通六年，当作"己巳"。为二十四日。

⑬新蔡郡：治所在今河南新蔡。

⑭郑城：地名，即今安徽颍上。

⑮城父：县名，治所在今安徽亳县东南城父集。

⑯斋库刀：即千牛刀。

⑰甄：古代军事摆布的阵名，长形。

⑱南阳平：北魏以南朝侨置阳平郡改置，寄治彭城（今江苏徐州）。

⑲虎子：薛虎子，曾事北魏孝文帝，历任州镇职，有政绩。

【译文】

六年（乙巳，公元525年）

1 春，正月，初一，梁朝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派遣安北长史柳浑攻破北魏南乡郡；司马董当门攻破了北魏的晋城。初五，又攻破了马圈、彭阳二城。

2 初六，皇上到南郊祭祀，宣布大赦天下。

3 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一向谀附元义，看到元义骄奢放纵，恐怕有一天大祸降临会连及自己，于是就谋划造反。北魏朝廷派遣中书舍人张文伯到彭城，元法僧对张文伯说："我想要和您一起远离危亡而寻求安定，您能听从我吗？"张文伯说："我宁愿赴死去见孝文帝陵前的松柏，怎么会背弃忠义而顺从叛逆呢！"元法僧把他杀死了。十五日，元法僧又杀死了行台高谅，自称为帝，改年号天启，立自己的儿子为王。北魏发兵进攻他，元法僧便派他的儿子元景仲来梁朝投降。

北魏安东长史元显和是元丽的儿子，率领军队和元法僧交战；元法僧活捉了他，拉着他的手，让他和自己同坐，元显和不肯坐，说："我和您爷儿俩都是皇室，现在您占地反叛，难道就不怕良史秉笔直书，遗臭万年吗！"元法僧还想抚尉劝说，元显和说："我宁愿死了做个忠鬼，也不能做个叛臣活着！"元法僧便将他杀了。

皇上派散骑常侍朱异出使到元法僧帐，任命宣城太守元略为

大都督，和将军义兴人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人率兵前往接应元法僧。

4莫折天生率军驻扎在黑水，军威很强大。北魏任命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统帅五万军队前去讨伐。崔延伯和行台萧宝寅驻军马嵬。崔延伯向来以骁勇著称，萧宝寅督促他与莫折天生作战，崔延伯说："明天早晨我去替您试探一下敌寇是勇是怯。"于是他精选了精锐战士数千人向西渡过黑水河，摆好阵势向莫折天生的军营前进；萧宝寅驻扎在河的东面，远远的作后继和接应。崔延伯率兵直接逼近莫折天生的营前，向敌人示威，又慢慢率军退回。莫折天生见崔延伯带的人少，争着打开营门追击，敌人的人数超出崔延伯手下的十倍，把崔延伯逼到水边，萧宝寅远远望见大惊失色。崔延伯自己作为殿后，不和莫折天生交战，他让自己部众先渡河回营，指挥部署得十分严整，莫折天生不敢追击。过了一会儿，部队全都渡过了黑水，崔延伯自己才慢慢过河，莫折天生的部队也都撤了回去。萧宝寅高兴地说："崔君的勇敢，就是关羽、张飞也比不上。"崔延伯说："莫折天生不是老奴我的敌手，明公您只管安心地坐着，在一旁观看老奴我怎样打败他"。十八日，崔延伯指挥军队出发，萧宝寅统帅余军跟随在后面为后援。莫折天生倾巢出动迎战，崔延伯冲在士兵的前面，摧毁了敌人的前锋，将士们全都争先恐后，把敌人打得大败，俘虏和斩杀敌人十多万。莫折天生向西逃窜，崔延伯追赶至小陇山，岐州、雍州和陇东地区均得以平定。北魏将士们滞留从事采购和劫掠，莫折天生趁机堵住陇西通道，因此北魏各路军队无法继续进军。

萧宝寅攻破了苑川，俘获苑川的平民作为奴隶婢女，又拿十名美女赏赐给岐州刺史魏兰根，魏兰根推辞不接受，说："这些平民，隔绝在强盗当中，自己活不下去，才依附顺从贼人保全性命。朝廷的军队来了，本应该怜悯抚慰他们，为什么还要帮助贼人虐待他们，使这些人成为卑贱的奴仆呢？"于是寻找所有这些人的父亲、兄

长来，放他们回去。

5 二十四日，梁朝裴邃攻下新蔡郡，梁朝下诏令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率领军队在前面开路，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综和各路军队紧跟在后。二十八日，裴邃攻下郑城，汝水、颍水之间的民众，纷纷起来响应。

北魏河间王元琛等人惮于裴邃的威名，驻扎在城父，连续几个月都不敢进军交战，北魏朝廷派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朝廷符节、送来斋库刀督促元琛等进军。崔孝芬是崔挺之的儿子。元琛到达寿阳，想要出兵和裴邃决战。长孙稚认为天气长久下雨不可出兵，元琛不听，率兵五万出城向裴邃进攻。裴邃布置好四甄的阵势等元琛入彀，让直阎将军李祖怜先上去挑战又假装败退；长孙稚、元琛全军出动追击李祖怜，裴邃让四甄同时发起攻击，北魏军队被打得大败，被斩首的一万多人。元琛逃入寿阳城，长孙稚指挥士兵为殿后，从此紧闭城门，不敢出城一步。

北魏安乐王元鉴率兵讨伐元法僧，在彭城南面进攻元略，元略被打得大败，和数十名骑兵逃入彭城。元鉴不设置防备，元法僧出城进攻，把元鉴打得大败，元鉴仅自身一人骑马逃回。将军王希聃攻下北魏南阳平郡，活捉了太守薛昙尚。薛昙尚是薛虎子的儿子。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元法僧为司空，封他为始安郡公。

北魏任命安丰王元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为都督，去进攻彭城。

6 魏以京兆王继为太尉。

二月，乙未，赵景悦拔魏龙亢[1]。

7 初，魏刘腾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卫微缓。元义亦

自宽，时出游于外，留连不返，其所亲谏，义不纳；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对帝谓群臣曰："今隔绝我母子，不听往来，复何用我为！我当出家，修道于嵩山闲居寺耳[2]。"因自欲下发；帝及群臣叩头泣涕，殷勤苦请，太后声色愈厉。帝乃宿于嘉福殿，积数日，遂与太后密谋黜义。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来显阳之言，皆以告义；又对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日有数四。义殊不以为疑，乃劝帝从太后所欲。于是太后数御显阳殿，二宫无复禁碍[3]。义举元法僧为徐州，法僧反，太后数以为言，义深愧悔。

丞相高阳王雍，虽位居义上，而深畏惮之。会太后与帝游洛水，雍邀二宫幸其第。日晏，帝与太后至雍内室，从官皆不得入，遂相与定图义之计。于是太后谓义曰："元郎若忠于朝廷，无反心，何故不去领军[4]，以余官辅政！"义甚惧，免冠求解领军。乃以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8 戊戌，魏大赦。

9 壬辰[5]，莫折念生遣都督杨鲜等攻仇池郡，行台魏子建击破之。

10 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6]，履行六军顿所[7]。乙丑，命豫章王综权顿彭城，总督众军，并摄徐州府事。己巳，以元法僧之子景隆为衡州刺史[8]，景仲为广州刺史[9]。上召法僧及元略还建康，法僧驱彭城吏民万余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宠待甚厚；元略恶其为人，与之言，未尝笑。

11 魏诏京兆王继班师。

12 北凉州刺史鍚休儒等自魏兴侵魏梁州⑩，攻直城。魏梁州刺史傅竖眼遣其子敬绍击之，休儒等败还。

13 柔然王阿那瓌为魏讨破六韩拔陵，魏遣牒云具仁赍物劳赐之。阿那瓌勒众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屡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复遣中书舍人冯俊劳赐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强，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注释】

①龙亢：县名，属北魏下蔡郡，治今安徽怀远西北。

②嵩山闲居寺：北魏派僧暹择嵩山形胜之地建闲居寺，事见一百四十七卷梁武帝天监八年（公元 508 年）。

③二宫：指胡太后所居之宫和孝明帝所居之宫。

④领军：也称领军将军，统领禁军之职。

⑤壬辰：胡三省注："以上戊戌、下三月己酉推之，'壬辰'当作'壬寅'。"案：壬寅为二月二十七日。

⑥白下城：在今江苏南京北金川门外、幕府山南麓，北临大江，梁朝为南琅琊治所。

⑦六军：古礼制称国家制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此处泛指诸军。

⑧衡州：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 507 年）置，治所在今广东英德西北。

⑨广州：即指梁朝所置广州，北魏另置有广州，治今河南鲁山西北。

⑩北凉州：当为北梁州之误。梁朝北梁州治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北魏梁州治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直城，北魏东梁州金城郡属县，治所在今陕西汉阴西部汉江北岸。

【译文】

6 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尉。

二月，二十日，赵景悦攻下北魏龙亢。

7 当初，北魏刘腾已经去世，胡太后与北魏孝明帝周围的防卫稍微放松。元义也自己放松了警戒，时常到宫禁外游玩，留连忘返，他身旁的亲信向他提出进谏，他也不采纳；胡太后观察了解到这些情况。秋天过后，胡太后一天当着孝明帝的面对大臣们说："现在把我们母子隔开，不允许我们往来，那还用得着留我在宫里吗？我应当出家，到嵩山闲居寺去修行。"因而想剪下自己的头发；孝明帝和大臣们磕头流泪，言辞恳切地苦苦哀求，胡太后的语气和面色更加严厉。孝明帝于是住在嘉福殿，一连住了好几天，和胡太后秘密商量废黜元义。但是孝明帝故意隐藏自己的态度，把胡太后心怀愤怒，想要自由来往于显阳殿的话，全都告诉了元义；还对元义声泪俱下，叙述胡太后想要出家的事，他讲的时候，担忧畏惧的心情一天之内表现出四次。元义一点也没有怀疑，还劝孝明帝顺从胡太后的意愿。因而胡太后得以多次进入显阳殿，二宫间不再有禁令和阻碍。元义推荐元法僧为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了，胡太后每每以此为口实发挥，元义深感惭愧和悔恨。

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职位在元义之上，但心中却非常畏忌元义。正碰上胡太后和孝明帝一起去洛水边游玩，元雍邀请孝明帝和胡太后一起临幸自己府内。天晚了，孝明帝和胡太后来到元雍的内室，随从官员不能进去，他们于是就相互商定废黜元义的计策。因此胡太后对元义说："元郎你如果是忠于朝廷，没有反叛之心，那为什么不解除领军之职，就以你担任的其他职位来辅助朝政！"元义很害怕，取下自己的官帽请求解除领军之职。于是北魏任命元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左右。

8 二十三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9 壬辰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杨鲜等人进攻仇池郡，西道行台魏子建打败了他。

10 三月，初五，皇上亲临白下城，视察了六军营地。二十一日，命令豫章王萧综权且驻扎彭城，总督各路军队，并且代行徐州府事。

二十五日，任命元法僧的儿子元景隆为衡州刺史，元景仲为广州刺史。皇上召元法僧和元略回到建康，元法僧驱赶彭城的官吏和百姓共一万多人渡江南迁。元法僧抵达建康，皇上宠幸优待他非常丰厚；元略厌恶元法僧的为人，和他一起谈话，从来不笑。

11 北魏下诏命令京兆王元继班师回朝。

12 梁朝北梁州刺史锡休儒等人从魏兴出发进攻北魏梁州，攻打直城。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派遣他的儿子傅敬绍反击，锡休儒等人失败逃回。

13 柔然王阿那瓌为北魏讨伐破六韩拔陵，北魏派遣牒云具仁送来物品慰劳安抚他。阿那瓌指挥部众十万，从武川往西向沃野进发，多次打败破六韩拔陵的军队。夏，四月，北魏孝明帝又派中书舍人冯俊慰劳阿那瓌。阿那瓌的部落日渐强盛，自称为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14 魏元义虽解兵权，犹总任内外，殊不自意有废黜之理。胡太后意犹豫未决，侍中穆绍劝太后速去之。绍，亮之子也[①]。潘嫔有宠于魏主，宦官张景嵩说之云，“义欲害嫔”。嫔泣诉于帝曰：“义非独欲害妾，将不利于陛下。”帝信之，因义出宿，解义侍中。明旦，义将入宫，门者不纳。辛卯，太后复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除义名为民。

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怿讼冤，乞诛元义等曰：“昔赵高柄秦，令关东鼎沸；今元义专魏，使四方云扰。开逆之端，起于宋维，成祸之末，良由刘腾，宜枭首洛宫[②]，斩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发刘腾之墓，露散其

骨，籍没家赀，尽杀其养子。以子熙为中书舍人。子熙，麒麟之孙也。

初，宋维父弁常曰："维性疏险，必败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绪凶疏，终倾宋氏，若得杀身，幸矣。"维阿附元义，超迁至洛州刺史，至是除名，寻赐死。

义之解领军也，太后以义党与尚强，未可猝制，乃以侯刚代义为领军以安其意。寻出刚为冀州刺史，加仪同三司，未至州，黜为征虏将军，卒于家。太后欲杀贾粲，以义党多，恐惊动内外，乃出粲为济州刺史，寻追杀之，籍没其家。唯义以妹夫，未忍行诛。

先是给事黄门侍郎元顺以刚直忤义意，出为齐州刺史[3]；太后征还，为侍中。侍坐于太后，义妻在太后侧，顺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愤！"太后嘿然。顺，澄之子也。他日，太后从容谓侍臣曰："刘腾、元义昔尝邀朕求铁券[4]，冀得不死，朕赖不与。"韩子熙曰："事关生杀，岂系铁券！且陛下昔虽不与，何解今日不杀！"太后怃然。未几，有告"义及弟瓜谋诱六镇降户反于定州[5]，又招鲁阳诸蛮侵扰伊阙[6]，欲为内应。"得其手书，太后犹未忍杀之。群臣固执不已，魏主亦以为言，太后乃从之，赐义及弟瓜死于家，犹赠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江阳王继废于家，病卒。前幽州刺史卢同坐义党除名。

太后颇事装饰，数出游幸，元顺面谏曰："《礼》[7]，妇人夫没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临天下，年

垂不惑，修饰过甚，何以仪刑后世！”太后惭而还宫，召顺，责之曰：“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邪！”顺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

顺与穆绍同直，顺因醉而入其寝所，绍拥被而起，正色让顺曰：“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方进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谢事还家，诏谕久之，乃起。

初，郑羲之兄孙俨为司徒胡国珍行参军，私得幸于太后，人未之知。萧宝寅之西讨，以俨为开府属[8]。太后再摄政，俨请奉使还朝，太后留之，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尝食典御[9]，昼夜禁中；每休沐[10]，太后常遣宦者随之，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书舍人乐安徐纥[11]，粗有文学，先以谄事赵脩，坐徙抱罕[12]。后还，复除中书舍人，又谄事清华河王怿；怿死，出为雁门太守[13]。还洛，复谄事元义。义败，太后以纥为怿所厚，复召为中书舍人，纥又谄事郑俨。俨以纥有智数，仗为谋主；纥以俨有内宠，倾身承接，共相表里，势倾内外，号为徐、郑。

俨累迁至中书令、车骑将军；纥累迁至给事黄门侍郎，仍领舍人，总摄中书、门下之事，军国诏令莫不由之。纥有机辩强力，终日治事，略无休息，不以为劳。时有急诏，令数吏执笔，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无经国大体，专好小数，见人矫为恭谨，远近辐凑附之。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皆领中书舍人，为太后所信任，时人云神轨亦得幸于太后，众莫能明也。神轨求婚

于散骑常侍卢义禧，义禧不许。黄门侍郎王诵谓义禧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众男⑭，卿岂易之邪！"义禧曰："所以不从者，正为此耳。从之，恐祸大而速。"诵乃坚握义禧手曰："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⑮。"女遂适他族。临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内外惶怖，义禧夷然自若。神轨，崇之子；义禧，度世之孙也。

【注释】

①亮：穆亮随北魏起家于代都，与李崇等家，历世显贵。

②洿(wū 污)宫：掘掉宫室。这里指要掘掉刘腾的坟墓，将他暴尸示众。

③齐州：北魏皇兴三年(公元469年)改冀州置，治所在今山东济南。

④铁券：古代用来颁赐给功臣的凭证，获铁券者本人及其后世子孙如遇犯罪，则以铁券为证，朝廷得推念前功，予以赦减，因这样的证书要坚久不坏，所以要以铁为之。铁券，还有丹书铁券，金书铁券等称。

⑤定州：北魏天兴三年(公元400年)改安州置，治所在今河北定县。

⑥伊阙：指伊阙关，在河南洛阳南伊阙山上。

⑦《礼》：指《礼记》。案：一说妇人丈夫死自称未亡人始见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注，未知孰是。

⑧开府属：职官名，为开府属官。

⑨尝食典御：又作"尚食典御"。

⑩休沐：古代朝廷给官吏休息洗沐的例假，汉代制度，中朝官五日可一下里舍休沐。

⑪乐安：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光山西部。

⑫袍罕：地名，在今甘肃临夏，北魏曾置袍罕镇于此。

⑬雁门：郡名，治所在今山西代县西南古城。

⑭不以一女易众男：引晋乐广故事，事见八十五卷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

⑮不敢以告人：语出《诗经·唐风·扬之水》"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意谓：我早已听知您的这个意思，但不敢将此告诉他人。

【译文】

14 北魏元义虽然被解除兵权，但还是总管朝廷内外的政务，一点儿也没有感觉自己将被废黜的事。胡太后对除掉元义的事心中还在犹豫，侍中穆绍劝胡太后尽快动手。穆绍是穆亮的儿子。潘嫔很受北魏孝明帝的宠爱，宦官张景嵩劝说潘嫔说："元义准备加害于您。"潘嫔哭着向孝明帝投诉说："元义不只是想加害于我，还要对陛下您采取不义行动。"孝明帝相信了她的话，趁元义回家住夜的机会，解除了元义的侍中职务。第二天，元义要进宫去，守门的卫士们不让他进去。十七日，胡太后又再次临朝代为执政，下诏书追削刘腾的官职和爵位，削除元义的官籍，贬为平民。

清河王元怿封国的郎中令韩子熙上书朝廷，为清河王元怿诉讼冤枉，乞请诛杀元义等人，说："从前赵高独揽秦朝政权，使关东六国沸沸扬扬；如今元义专掌我北魏的大权，导致天下一片混乱。这场灾祸的起端，在于宋维身上，灾难的最后酿成，完全由于刘腾所致，应该将他们斩首示众，掘墓暴尸，鞭尸灭族，以表明他们罪恶深重。"胡太后命令人挖开刘腾的坟墓，分裂他的尸骨，将他的家产没收充公，把他的养子全都杀死。任命韩子熙为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子。

当初，宋维的父亲宋弁常说："宋维性情粗疏阴险，必定会败坏我们宋家。"李崇、游肇、郭祚等人也说："宋伯绪凶险粗野，最终将会倾覆宋氏家族，如果最后只是自己一人被杀，那倒是件幸事。"宋维阿谀依附元义，被越级提拔为洛州刺史，至此时被除去名籍，不久又被赐死。

元义解除领军之职时，胡太后因为元义的党羽还很强大，不能很快制服，便让侯刚代替元义为领军来稳定元义党羽的心。不久就将侯刚放外任为冀州刺史，加封他为仪同三司，侯刚还没有赴冀州上任，已贬为征虏将军，死在家中。胡太后想杀贾粲，担心元义党羽多，恐怕惊动朝廷内外，就将贾粲放外任为济州刺史，很快又派人

追去杀死他，将他的全家没入官府。只有元义一人因为是自己的妹夫，不忍心杀死他。

在此之前，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为刚直不阿冒犯了元义的意旨，被贬为了齐州刺史；胡太后将元顺征召回朝，让他担任侍中。元顺在胡太后身边陪坐，元义的妻子也在胡太后身边，元顺指着她对胡太后说："陛下您怎么能因为一个妹妹的缘故，不将元义的罪行正之以法，让天下的人无法伸诉自己的冤愤呢！"胡太后默然无声。元顺是元澄的儿子。有一天，胡太后轻松地对周围的侍臣们说："刘腾、元义过去曾向我邀功请赏，要我颁给他们铁券证书，希望永远享有免死的特权，但是我怎么也没有给他们。"韩子熙说："生死攸关的事情，哪是铁券所能决定的！况且陛下过去虽没有给他们铁券，哪能作为今天不杀他们的理由！"胡太后怅然若失。没过多久，有人告发"元义和他的弟弟元瓜密谋诱惑六镇的降户在定州造反，又招诱鲁阳等地的蛮族侵扰伊阙，他们自己准备作为内应。"并获得了元义的谋反手书，胡太后还是不忍心去掉元义。大臣们坚持不断地请求，北魏孝明帝也多次提出此事，胡太后这才听从建议，赐元义和他弟弟元瓜在家自尽，但还是赠给了元义骠骑大将、仪同三司、尚书令之职。江阳王元继被罢官在家，病死了。前幽州刺史卢同判定为元义的同党，被除去官籍。

胡太后花大力梳妆打扮，频繁地外出游玩，元顺直面进谏说："《礼记》中说，妇人丈夫去世之后自称未亡人，头上不戴珠玉首饰，衣服不绣彩色花纹图案。陛下以国母身分君临天下，年纪已近四十，修饰打扮太过浓艳，那怎么能为后世人建立榜样！"胡太后惭愧地回到宫中，召来元顺，责备他说："我从千里外将你征召回朝，难道是想要你当众羞辱我吗？"元顺说："陛下您不怕天下人耻笑，而对下臣的一句话感到羞耻吗！"

元顺和穆绍一同在宫中值夜，元顺因喝醉酒而进入穆绍的寝室，穆绍拉起被子就起了床，神情严肃地责备元顺说："我任了二十

年的侍中，与你父亲多年共事，即使你刚刚受到了重用，也不应该对我如此唐突吧！”于是便辞职回家，胡太后下诏劝谕多时，才重新回朝。

当初，郑羲的侄孙郑俨担任司徒胡国珍的行参军，私下被胡太后宠幸，外人都不知道。萧宝寅西征的时候，郑俨任命为开府属。胡太后再次代理执政之后，郑俨请求奉命回朝回复王命，胡太后就留下了他，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兼任尝食典御，白天夜晚都在宫中；每次休沐假日回家，胡太后总是派宦官跟着他，郑俨见到他的妻子，也只能说说家务事罢了。中书舍人乐安人徐纥，稍微有点文采，先前因为阿谀谄附赵脩，判罪贬谪抱罕。后来回朝，又任用为中书舍人，再谄媚投靠清河王元怿；元怿死后，放外任为雁门太守。回到洛阳后，又谄附侍奉元义。元义倒台后，胡太后因为徐纥曾被元怿看重，重新召回徐纥为中书舍人，徐纥此时则又阿谀事奉郑俨。郑俨因为徐纥有智术，依靠他做自己的谋主；徐纥因为郑俨受胡太后的宠幸，对郑俨尽心尽意地迎奉，两人互相勾结，权势倾动朝廷内外，人称为徐、郑。

郑俨不断升迁至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不断升迁至给事黄门侍郎，仍旧兼任中书舍人，总管中书省、门下省的事务，国家军政诏书命令都由他负责。徐纥机智灵活，口才极好，精力旺盛，整天处理事务，根本不加休息，也不感到疲劳。有时有急需的诏书，徐纥命令几个属吏执笔，自己有时躺着有时走动，分别向几个人同时口述，不一会便全都写好了，没有什么不合事体的地方。但徐纥这样的人没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专门喜欢玩弄聪明，见了人总是假装出十分恭敬谨慎的样子，远远近近的人都如车辐一样附合于他。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兼有侍中的职务，受胡太后的信任，当时有人说李神轨也得到胡太后的宠幸，众人无法知道实情。李神轨向散骑常侍卢义僖要求结为儿女亲家，卢义僖不答应。黄门侍郎王诵对卢义僖说：“前人不用一个女儿来交换几个儿子，您难

道要这样做吗!"卢义僖说:"我所以不答应这桩婚事,正是因为不想这样做。如果答应了这门亲事,恐怕祸事还要大而又很快降临。"王诵紧握了卢义僖的手说:"我听了你的这番见教,决不敢告诉别人。"卢家女于是许配他人。临结婚的晚上,胡太后派中使到卢家宣布敕令,停止婚嫁之事,卢家里外的人都惊恐不安,卢义僖轻松自如,若无其事。李神轨,是李崇的儿子;卢义僖,是卢度世的孙子。

15 胡琛据高平[1],遣其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魏泾州[2],将军卢祖迁、伊瓌生讨之,不克。萧宝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会祖迁等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威甚盛。丑奴军于安定西北七里,时以轻骑挑战,大兵未交,辄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议先驱击之。别造大盾,内为锁柱,使壮士负以趋,谓之排城,置辎重于中,战士在外,自安定北缘原北上。将战,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且乞缓师。宝寅、延伯未及阅视,宿勤明达引兵自东北至,降贼自西竞下,覆背击之[3],延伯上马奋击,逐北径抵其营。贼皆轻骑,延伯军杂步卒,战久疲乏,贼乘间得入排城;延伯遂大败,死伤近二万人,宝寅收众,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败,乃缮甲兵,募骁勇,复自安定西进,去贼七里结营。壬辰,不告宝寅,独出袭贼,大破之,俄顷,平其数栅。贼见军士採掠散乱,复还击之,魏兵大败,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万余人。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而群臣自外来者,太

后问之，皆言贼弱，以求悦媚，由是将帅求益兵者往往不与。

16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邃深沉有思略，为政宽明，将吏爱而惮之。壬子，以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事，驰驿代邃。

17 益州刺史临汝侯渊猷遣其将樊文炽、萧世澄等将兵围魏益州长史和安于小剑，魏益州刺史邴虬遣统军河南胡小虎、崔珍宝将兵救之。文炽袭破其栅，皆擒之，使小虎于城下说和安令早降，小虎遥谓安曰："我栅失备，为贼所擒，观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坚守，魏行台、傅梁州援兵已至[4]。"语未终，军士以刀殴杀之。西南道军司淳于诞引兵救小剑，文炽置栅于龙须山上以防归路[5]。戊辰，诞密募壮士夜登山烧其栅，梁军望见归路绝，皆恟惧，诞乘而击之，文炽大败，仅以身免，虏世澄等将吏十一人，斩获万计。魏子建以世澄购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18 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

19 初，帝纳东昏侯宠姬吴淑媛[6]，七月而生豫章王综，宫中多疑之。及淑媛宠衰怨望，密谓综曰："汝七月生儿，安得比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贵，勿泄也！"与综相抱而泣。综由是自疑，昼则谈谑如常，夜则于静室闭户，披发席藁，私于别室祭齐氏七庙[7]。又微服至曲阿拜齐太宗陵[8]，闻俗说割血沥骨，渗则为父子，遂潜发东昏侯冢，并自杀一男试之，皆验，由是常怀异志，专伺时变。综有勇力，能手制奔马；轻财好士，唯留附身故衣，余皆分施。恒

致罄乏。屡上便宜，求为边任，上未之许。常于内斋布沙于地，终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严重，人莫敢言。又使通问于萧宝寅，谓之叔父。为南兖州刺史，不见宾客，辞讼隔帘听之，出则垂帷于舆，恶人识其面。

及在彭城，魏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将兵二万逼彭城，胜负久未决。上虑综败没，敕综引军还。综恐南归不复得至北边，乃密遣人送降款于彧；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综军验其虚实，无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济阴鹿悆为彧监军[19]，请行，曰："若综有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何惜一夫！"时两敌相对，内外严固，悆单骑间出，径趣彭城，为综军所执，问其来状，悆曰："临淮王使我来，欲有交易耳。"时元略已南还，综闻之，谓成景俊等曰："我常疑元略规欲反城，将验其虚实，故遣左右为略使，入魏军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来，可遣人诈为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户外，令人传言谢之。"综又遣腹心安定梁话迎悆，密以意状语之。悆薄暮入城，先引见胡龙牙，龙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见[20]，故遣呼卿。"又曰："安丰、临淮，将少弱卒，规复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东鄙，势在必争，得否在天，非人所测。"龙牙曰："当如卿言。"又引见成景俊，景俊与坐，谓曰："卿不为刺客邪？"悆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后图。"景俊为设饮食，乃引至一所，诈令一人自室中出，为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且遣相呼，欲闻乡事；晚来疾作，不获相见。"悆曰："早奉音旨，冒险祗

赴，不得瞻见，内怀反侧。”遂辞退。诸将竞问魏士马多少，悆盛陈有劲兵数十万，诸将相谓曰：“此华辞耳！”悆曰：“崇朝可验[11]，何华之有！”乃遣悆还。成景俊送之戏马台[12]，北望城堑，谓曰：“险固如此，岂魏所能取！”悆曰：“攻守在人，何论险固！”悆还，于路复与梁话申固盟约。六月，庚辰，综与梁话及淮阴苗文宠夜出，步投魏军[13]。及旦，斋内诸阁犹闭不开，众莫知所以，唯见城外魏军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来，在我军中，汝尚何为！”城中求王不获，军遂大溃。魏人入彭城，乘胜追击[14]，复取诸城，至宿豫而还，将佐士卒死没者什七八，唯陈庆之帅所部得还。

上闻之，惊骇，有司奏削综爵土，绝属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诏复属籍，封直为永新侯[15]。

西丰侯正德自魏还[16]，志行无悛，多聚亡命，夜剽掠于道[17]，以轻车将军从综北伐，弃军辄还。上积其前后罪恶，免官削爵，徙临海[18]；未至，追赦之。

综至洛阳，见魏主，还就馆[19]，为齐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三年。太后以下并就馆吊之，赏赐礼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杨王，更名赞。以苗文宠、梁话为光禄大夫；封鹿悆为定陶县子，除员外散骑常侍。

综长史济阳江革、司马范阳祖暅之皆为魏所虏，安丰王延明闻其才名，厚遇之。革称足疾不拜。延明使暅之作《欹器漏刻铭》，革唾骂暅之曰：“卿荷国厚恩，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革辞不为。延明将箠之，革厉色曰：“江革行年六十，

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饭三升，仅全其生而已。

上密召夏侯亶还，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复进。

【注释】

①高平：郡名，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置，治所在今宁夏固原。

②泾州：北魏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东南。

③覆背：即“腹背”。胡三省注：“‘覆’，或作‘腹’”。

④魏行台：指魏子建，北魏以魏子建为行台兼尚书，事见上年。傅梁州：指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

⑤龙须山：地名，在今四川奉节东。

⑥吴淑媛：淑媛吴氏的简称。淑媛，后宫女官名，魏文帝曹丕始置，宋明帝萧彧以淑媛为九嫔之首，齐、梁沿袭旧称。

⑦七庙：古时帝王建有七庙，即所谓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

⑧齐太宗陵：萧齐诸帝中没有“太宗”，此处当是“齐高帝”之误。齐高帝于公元479年篡宋建齐，死后葬于曲阿(今江苏丹阳)。

⑨济阴：地名，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⑩元中山：指元略；元略投奔梁朝，梁朝封他中山王，故称元中山。

⑪崇朝：即终朝。崇同“终”；“崇朝”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崇朝。”

⑫戏马台：地名，在今江苏徐州城区南部。

⑬步投魏军：他本“魏”作“彧”。

⑭乘胜追击：他本“击”下有“梁兵”二字。

⑮永新：县名，治所在今江西永新西。

⑯西丰侯正德：西丰侯萧正德，从北魏逃回梁朝，事见上卷梁武帝普通三年(公元522年)。

⑰剽掠于道：他本“掠”下有“杀人”二字。

⑱临海：梁朝郡名，治今浙江临海。

⑲就馆：似指回到北魏设置的供梁朝降将居住的金陵馆。

【译文】

15 胡琛占据了高平，派遣他的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人侵犯北魏泾州，北魏将军卢祖迁、伊甕生讨伐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未能取胜。萧宝寅、崔延伯已打败莫折天生，率军与卢祖迁他们在安定会师，共有十二万步兵，八千骑兵，军势非常强大。万俟丑奴驻军在安定西北七里处，经常出动轻骑挑战，北魏大部队还没有和他们交战，他们的轻骑就已退回。崔延伯仗着自己勇猛，而且新近立有战功，便自告奋勇作为前锋去攻击敌人。他特造了很大的盾牌，里面造有锁柱，派强壮的战士扛着前进，称之为排城，将自己部队的辎重安排在阵列中间，战士安排在行列外面，从安定北面沿着高地北进。刚要开战的时候，有数百名骑马的敌人手中拿着假称是投降的文书赶到，他们自称是投降者，而且请求暂缓进军。萧宝寅、崔延伯还没来得及打开文书看，宿勤明达率兵从东、北方向来到，那些假投降者则从西面冲来，北魏军队前后受敌，崔延伯上马奋力抗击，追杀敌人直抵敌营。敌人全是轻锐骑兵，崔延伯的军队则步兵和骑兵交杂，作战时间长了战士疲惫困乏，敌人趁机进入排城；崔延伯的军队因此被打得大败，死伤战士近二万人，萧宝寅收集部队，退守安定。崔延伯对自己的失败感到羞耻，就修缮武器，招募骁勇之士，再次从安定向西开进，在离敌人七里远的地方扎寨。十八日，崔延伯不报告萧宝寅，独自率兵出寨偷袭敌人，把敌人打得大败，一会儿功夫，踏平了敌人数座栅垒。敌人看到北魏的将士四处抢劫，乱成一团，又回转过来反击，北魏军队反被打得大败，崔延伯身中流矢而死，士兵死者一万多人。当时北魏强大的贼寇没有平定，又失去了勇猛的将领，朝廷内外因此恐惧。于是贼寇的势力更加强盛，但朝廷大臣们自外地回京的，胡太后问及征讨情况，都说贼兵微不足道，借此来取悦胡太后，因而在外征讨的将帅有请求增派军队的，朝廷往往不给。

16 五月，梁朝夷陵侯裴邃去世，谥号“烈”。裴邃有深谋远虑，办

事有方略，执政宽容而严明，将士和官吏们对他既爱又怕。初八，梁朝任命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事，乘驿站快马火速赴任代替裴邃的位置。

17 益州刺史临汝侯萧渊猷派他手下的将领樊文炽、萧世澄等人率兵在小剑围攻北魏益州长史和安，北魏益州刺史邴虮派统军河南人胡小虎、崔珍宝率兵前往营救。樊文炽偷袭攻下了胡小虎、崔珍宝的栅垒，把他们二人俘获，派胡小虎到小剑城下劝说和安，让和安早点投降，胡小虎远远地对和安喊话说："我的栅垒没有防守好，被敌抓住了，但我看敌人的兵力，根本不值得一提。你们要尽力坚守小剑，魏行台、傅梁州的援兵已经到了。"他的话还没有喊完，身边的梁军士兵就用刀把他杀了。北魏西南道军司淳于诞率兵来救援小剑城，樊文炽在龙须山设置栅垒来防守自己撤退的道路。二十四日，淳于诞暗中招募勇士在夜间登上山去烧毁了山上的栅垒，梁朝军队望见栅垒被烧，归路断绝，都心惊胆战，淳于诞乘机发起攻击，樊文炽被打得大败，仅仅一人逃回，北魏俘虏了萧世澄等十一名梁军将领，杀死俘获近万人。北魏魏子建用萧世澄为人质换回胡小虎的尸体，然后安葬了他。

18 北魏魏昌伯李崇去世，谥号"武康"。

19 当初，皇帝将东昏侯宠幸的姬妾吴氏纳为淑媛，七个月就生下了豫章王萧综，宫中对此大多疑惑。等到吴淑媛失宠产生怨恨，她就秘密地对萧综说："你七个月就出生了，可不能和其他的皇子相比。但是你是现在太子的大弟弟，好好保住你现在的荣华富贵，千万别将此事泄露出去！"说完和萧综抱头流泪。萧综因此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白天和平常一样有说有笑，夜晚就在内室里关上门窗，披头散发，坐在藁席上面，私下在另外的秘室中祭奠萧齐王朝的七庙。又穿上平民的服装到曲阿去拜谒齐高帝的陵墓。听民间传说割肉流血滴在尸骨上，如果血渗进骨头里就说明滴血者和死者是父子，于是就偷偷地掘开东昏侯的坟墓，并且亲自杀死了自己

的一个儿子来试验，都应验了。因此，萧综总是心怀异志，专门等待时机发动叛乱。萧综勇猛有力，能空手制服狂奔的惊马；轻财好士，只留贴身的旧衣服，其余的都施舍给别人，常常弄得家徒四壁。多次上陈机宜，请求担任边防吏职，皇上未曾同意他。萧综经常在内室的地上铺满沙子，光着脚在地上行走，脚上都磨起了厚茧，一天能步行三百里路。朝廷的王、侯、妃子和公主以及外人都知道萧综的企图，只是皇上生性严峻持重，没有人敢讲此事。萧综又派使者去向萧宝寅通信问候，称他为叔父。萧综任南兖州刺史，不接见宾客，诉讼之事都隔一道门帘处理，出门的时候都要将车舆上的帷布放下，讨厌他人认出他的面孔。

等到萧综在彭城，北魏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二万人马逼近彭城，很久也没分出胜负。皇上担心萧综会战死在外，命令萧综率师南归。萧综恐怕回朝后无法再返回到北部边疆，就秘密派人向元彧转达投降的诚意；北魏没有人相信他，元彧招募人去萧综军中验证事情的真假，没有人敢去。殿中侍御史济阴人鹿悆任元彧的监军，请求前往，说："如果萧综有诚心，我就和他订立盟约；如果他是欺诈我们，又哪在乎一名使者！"这时两军严阵以待，内外防守严密，鹿悆一个人骑马抄小路出发，直向彭城而去，被萧综的军队抓住，梁军盘问他来彭城干啥，鹿悆说："临淮王元彧派我来，要和你们做桩交易。"此时元略已南行回朝，萧综听说后，对成景俊等人说："我常常怀疑元略想要举城反叛，准备验明他的假实，所以派了手下的一个人作为元略的使者，潜入到北魏军中，叫北魏军队派一个人来联系。现在他们果然派来了一个人，可以派一个人假说是元略生病躺在深室休息，把北魏的使者叫到门外，让身边的人传话感谢使者。"萧综又派遣自己的心腹、安定人梁话迎接鹿悆，暗中把自己归降北魏的心愿告诉鹿悆。天快黑的时候鹿悆被带进彭城城中，先引去与胡龙牙见面，胡龙牙说："中山王元略非常想见你，所以派人来叫你去。"又说："北魏安丰王和临淮王所率军队良将少士兵

弱，想要夺回彭城，那可能吗！”鹿悆说：“彭城是北魏的东部边镇，势在必争，能不能夺到那要看天意，不是人力所能预料的。”胡龙牙说：“你说的有道理。”又将他带去见成景俊，成景俊和他坐在一起，对他说：“你不会是刺客吧？”鹿悆说：“现在我奉命出使，还要返回本朝复命，至于做刺客的事，以后再另找机会。”成景俊设酒席招待他，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事先设计好让一个人从室中走出来，假称是代替元略向鹿悆表示歉意说：“当初我南奔投降梁朝是有目的的，而且派了人去北方请求派信使来，想要听你们谈谈故乡的情况；可惜昨夜疾病发作，不能亲自来见面了。”鹿悆说：“早就接到您的意旨，冒着生命危险前来探望，没有机会见上一面，内心实在感到不安。”于是告辞退出。梁军将领们争着打听北魏守军人马多少，鹿悆夸耀说有精兵几十万，梁军将领纷纷议论说“这是夸大其词。”鹿悆说：“过不了多久就可以验证的，有什么夸大其词的呢！”于是就将鹿悆送回。成景俊送鹿悆到戏马台，对鹿悆说：“你看戏马台是如此险固，难道北魏人能够攻下！”鹿悆说：“攻守战术成败在人，哪谈什么险固不险固？”鹿悆返回北魏，在路上和梁话又重申了订立的盟约。六月，初七，萧综和梁话以及淮阴人苗文宠夜间出发，步行投奔了北魏军队。等到天亮，萧综住所的几间房门都仍旧关着，众人都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只听见城外的北魏军队在叫：“你们的豫章王昨天夜晚已来投降，现在正在我们军中，你们还要怎么办呢？”城中的军队到处找豫章王也找不到，军队因而彻底崩溃。北魏人进入彭城，乘胜追击，又攻占了几座城池，进到宿豫城才退回，梁朝的将佐士卒死亡达十分之七、八，只有陈庆之统帅的部队返回。

皇上听到这一消息，惊恐不已，有关官吏上奏章要求削去萧综的爵位和封地，除掉他的名籍，将他的儿子萧直改姓悖氏。但没过十天，下诏命恢复萧综的名籍，封萧直为永新侯。

西丰侯萧正德从北魏逃回之后，招聚了很多亡命之徒在身边，夜间在路上抢劫，他被任命为轻车将军随萧综北伐，丢下军队就逃

回。皇上总计他前后的罪行，将他免了官职削除封爵，发配去临海郡，还没有到临海，又派人追去赦免了他。

萧综抵达洛阳，见到北魏孝明帝，然后退下住进客馆，为齐朝东昏侯举行哀悼仪式，服斩衰孝服，尽三年之孝。胡太后以下的王公大臣们全都到客馆去吊唁，赏赐的礼物非常丰厚，任命萧综为司空，封为高平郡公、丹杨王，改名为萧赞。任命苗文宠、梁话两人同时为光禄大夫；封鹿念为定陶县子，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

萧综的长史济阳人江革、司马范阳人祖暅之都被北魏军俘虏，安丰王元延明听说过他们的才名，对他们以优厚的礼节相待。江革说自己的腿脚有毛病不下拜。元延明让祖暅之写作《欹器漏刻铭》，江革唾骂祖暅之说："你蒙受国家的厚恩，反而给胡虏撰写铭文，辜负朝廷的恩情！"元延明听说之后，命令江革写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江革推辞不写。元延明准备鞭挞他，江革神情严厉地说："江革年纪将近六十，今天能死实在是幸事，决不为别人握笔作文！"元延明知道江革不会屈服，就不再强逼；每天给江革脱粟饭三升，仅仅让他维持生命而已。

皇上秘密召夏侯亶撤退，让他在合肥休整军队，等淮堰复成后再进攻。

20 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21 破大韩拔陵围魏广阳王深于五原[①]，军主贺拔胜募二百人开东门出战，斩首百余级，贼稍退。深拔军向朔州，胜常为殿。

云州刺史费穆，招抚离散，四面拒敌。时北境州镇皆没，唯云中一城独存[②]。道路阻绝[③]，援军不至，粮仗俱尽，

穆弃城南奔尔朱荣于秀容[4]，既而指阙请罪，诏原之。

长流参军于谨言于广阳王深曰[5]："今寇盗蜂起，未易专用武力胜也。谨请奉大王之威命，谕以祸福，庶几稍可离也。"深许之。谨兼通诸国语，乃单骑诣叛胡营，见其酋长，开示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等将三万余户南诣深降[6]。深欲引兵至折敷岭迎之[7]，谨曰："破六韩拔陵兵势甚盛，闻乜列河等来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据险要，未易敌也。不若以乜列河饵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从之，拔陵果引兵邀击乜列河，尽俘其众；伏兵发，拔陵大败，复得乜列河之众而还。

柔然头兵可汗大破破六韩拔陵，斩其将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8]。将军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于广阳王深，深率众赴之。贼前后降附者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乞于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贷，息其乱心。"魏朝不从，诏黄门侍郎杨昱分处之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9]。"

22 秋，七月，壬戌，大赦。

23 八月，魏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反于上谷[10]，改元真王，攻没郡县，高欢、蔡俊、尉景及段荣、安定彭乐皆从之。洛周围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11]，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元谭讨之。景，爽之孙也。自卢龙塞至军都关[12]，皆置兵守险，谭屯居庸关。

【注释】

①五原：地名，汉五原县故地，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②云中：北魏李崇举费穆为云州刺史，守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③道路：他本道上均有"久之"二字。

④秀容：北魏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忻县，因"云中"在"秀容"郡南，故文中称费穆南奔。

⑤长流参军：职官名，职掌禁卫防务。通常从公府置长流将军；小府无长流将军，置禁防将军。

⑥西部铁勒：铁勒，古代高车部落的一部，或称"敕勒"，北魏时分裂为东、西二部；。

⑦折敷岭：一作"折敦岭"，地名，未详何处。

⑧渡河：指渡过北河；北河，清代以前对黄河自今内蒙古磴口以下约相当于今乌加河的称呼。

⑨乞活：指因饥荒而迁往外地就食的民众；东晋刘琨北伐时，并州发生饥荒，一万多灾民往冀州就谷，时称"乞活"。事见八十六卷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 307 年）

⑩上谷：地名，在今河北怀来东南。

⑪燕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北涿县。

⑫军都关：即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从卢龙塞（在今河北喜峰口一带）到军都关都是古长城，一说军都关在居庸山南，与居庸关相距二十里。

【译文】

20 初十，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孝昌。

21 破六韩拔陵在五原围攻北魏广阳王元深，军主贺拔胜招募到二百人打开东门出击，杀敌一百多人，贼寇渐渐退去。元深开拔军队前往朔州，贺拔胜常常在队伍后面担任警戒。

云州刺史费穆，招抚离散的部众，四面抗击敌人。这时北魏北方边境各地都已失守，只有云中一城还未陷落。北魏政府去云中的道路完全被叛军阻隔，援军没有办法抵达，云中城中粮草武器全都用尽，费穆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云中南逃秀容投奔尔朱荣，不久又

赴朝廷请求治自己南逃之罪，朝廷下诏原宥了他。

长流参军于谨对广阳王元深说："如今天下寇贼蜂起，不能简单地只靠使用武力取胜。我请求禀承大王的威命，对叛众讲明归顺的好处和叛乱的灾祸，或许可以使他们慢慢地脱离乱道。"元深答应了他的要求。于谨同时通晓多种语言，便只身到反叛的胡人营地，求见到他们的酋长，对他们宣传朝廷恩义和信用，因此西部铁勒部族的酋长乜列河等人率领三万多户向南到元深驻地投降。元深想率兵到折敷岑去迎接，于谨说："破六韩拔陵兵势非常强大，听说乜列河等人前来投降，一定会带兵中途阻截，如果他们抢先占领了险要地形，那就不容易对付了。不如将乜列河作为诱饵引他们出来，再在途中埋伏好部队等他们到来，这样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元深听从他的建议，破六韩拔陵果然派兵来邀击乜列河，把乜列河的部众全都俘获了；北魏埋伏的军队发起攻击，破六韩拔陵被打得大败，又将乜列河的部众夺回，回到营地。

柔然头兵可汗大败破六韩拔陵，杀了他手下的大将孔雀等人。破六韩拔陵逃避柔然的攻击，往南迁徙渡过北河。北魏将军李叔仁因为破六韩拔陵渐渐逼近自己，向广阳王元深求援，元深率领部众前往增援。敌寇先后投降归附北魏的达二十万人，元深和行台元纂一起向朝廷上表说："乞请在恒州北部另外设立郡县，安置投降的民户，根据情况加以救济，消除他们叛乱的心理。"北魏朝廷没接受他们的意见，下诏命令黄门侍郎杨昱分别将他们安排到冀州、定州、瀛州就食。元深对元纂说："这些降户如今又成了'乞活'了。"

22 秋，七月，十九日，梁朝宣布大赦天下。

23 八月，北魏柔玄镇平民杜洛周在上谷聚众造反，改年号真王，攻陷郡县，高欢、蔡俊、尉景以及段荣、安定郡人彭乐都随他起事。杜洛周围攻北魏燕州刺史博陵人崔秉，九月，十四日，北魏任命幽州常景兼尚书为行台，和幽州都督元谭一起讨伐杜洛周。常景是常爽的孙子。北魏在从卢龙塞到军都关都布置军队据守险要地形，元

谭驻军居庸关。

24 冬，十月，吐谷浑遣兵击赵天安，天安降，凉州复为魏。

平西将军高徽奉使哌哒，还，至枹罕。会河州刺史元祚卒[1]，前刺史梁钊之子景进引莫折念生兵围其城。长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进亦自行州事。徽请兵于吐谷浑，吐谷浑救之，景进败走。徽，湖之孙也。

25 魏方有事于西北，二荆、西郢群蛮皆反[2]，断三鸦路[3]，杀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种落最盛，其余大者万家，小者千室，各称王侯，屯据险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诏曰："朕将亲御六师[4]，扫荡逋秽，今先讨荆蛮，疆理南服。"时群蛮引梁将曹义宗等围魏荆州[5]，魏都督崔暹将兵数万救之，至鲁阳[6]，不敢进。魏更以临淮王彧为征南大将军，将兵讨鲁阳蛮，司空长史辛雄为行台左丞，东趣叶城[7]。别遣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王熊将兵一万，自武关出通三鸦路，以救荆州。

衍等未至，彧军已屯汝上，州郡被蛮寇者争来请救，彧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众已集，蛮左唐突[8]，挠乱近畿，王秉麾阃外[9]，见可而进，何论别道！"彧恐后有得失之责，邀雄符下。雄以群蛮闻魏主将自出，心必震动，可乘势破也，遂符彧军，令速赴击。群蛮闻之，果散走。

魏主欲自出讨贼，中书令袁翻谏而止。辛雄自军中上

疏曰："凡人所以临陈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罚，四避祸难，非此数者，虽圣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速死哉？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蛮左乱常，已历数载，三方之师[10]，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之故也。陛下虽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将士之勋，历稔不决[11]，亡军之卒，晏然在家，是使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尽力者也。陛下诚能号令必信，赏罚必行，则军威必张，盗贼必息矣。"疏奏，不省。

曹义宗等取顺阳、马圈[12]，与裴衍等战于淅阳[13]，义宗等败退。衍等复取顺阳，进围马圈。洛州刺史董绍以马圈城坚，衍等粮少，上书言其必败。未几，义宗击衍等，破之，复取顺阳。魏以王罴为荆州刺史。

26 邵陵王纶摄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遨游市里，问卖鲊者曰[14]："刺史何如？"对曰："躁虐"。纶怒，令吞鲊而死，百姓惶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著之，匍匐号叫。籓帅惧罪[15]，密以闻。上始严责纶，而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逾甚，乃取一老翁短瘦类上者，加以衰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捶之于庭。又作新棺，贮司马崔会意，以辎车挽歌为送葬之法[16]，使妪乘车悲号。会意不能堪，轻骑还都以闻。上恐其

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太子统流涕固谏，得免，戊子，免纶官，削爵土。

27 魏山胡刘蠡升反⑰，自称天子，置百官。

28 初，敕勒酋长斛律金事怀朔镇将杨钧为军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及破六韩拔陵反，金拥众归之，拔陵署金为王。既而知拔陵终无所成，乃诣云州降，仍稍引其众南出黄瓜堆⑱，为杜洛周所破，脱身归尔朱荣，荣以为别将。

【注释】

①河州：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 492 年）以抱罕镇改置，治所在今甘肃临夏。

②二荆、西郢：指北魏所置西荆州（治今陕西洛南东南）、北荆州（治今河南南阳南）和西郢州（治今河南正阳北）。

③三鸦路：从河南南阳盆地循今白河支流口子河谷北行，逾伏牛山分水岭循襄河河谷抵鲁山境，达于汝、洛水流域。第一鸦在今南阳市北百重山；第二鸦在分水岭北麓；第三鸦即鲁阳关，在今南召、鲁山二县交界处。

④六师：即“六军”，代指国王统帅的军队。

⑤荆州：指北魏所置荆州，治穰城（今河南邓县）。

⑥鲁阳：指鲁阳关，一名鲁关，为“三鸦路”上第三鸦。

⑦叶城：即叶县城，北魏襄州治所，在今河南叶县西南。

⑧蛮左：从刘宋以来，今河南境内各土著部落都被称为蛮左，在土著部落区域所设置的郡治，都称为“左郡”。

⑨阃（kǔn 捆）外：指京城以外；阃：特指城门的门槛。

⑩三方之师：指西讨秦、陇，北御边镇，南击蛮左的北魏军队。案：他本“三”上均有“凡在戎役数十万人，扞御”十字，“方”下无“之师”二字。

⑪历稔（rěn 忍）：即历年，古时以一年五谷成熟一次为一稔。

⑫顺阳：北魏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唐河西南。

⑬渐阳：北魏郡名，治所在今河南西峡北。

⑭鲝(shàn 善)：同"鱓"，今通作"鳝"，即"鳝鱼"。

⑮簿帅：典簿之官，南朝在各王国置簿帅，多委派国王的近侍担任，监察刺史等地方官的执政情形。

⑯辒(ér 而)车：古代的一种丧车。

⑰山胡：指当时徙居于汾州(治今山西隰县)境内的一少数民族部落。

⑱黄瓜堆：又名黄花堆，即今山西山阴东北黄花梁。

【译文】

24 冬，十月，叱谷浑派军队攻打赵天安，赵天安投降，凉州再次被北魏占有。

平西将军高徽奉命出使呖哒，返回，抵达枹罕。正遇上河州刺史元祚去世，前河州刺史梁钊的儿子梁景进带来莫折念生的军队包围了河州城。长史元永等人推举高徽代理州政，指挥军队坚守州城；梁景进也自称代刺史。高徽向吐谷浑请求援兵，吐谷浑派兵增援，梁景进战败逃走。高徽是高湖的儿子。

25 北魏正在西北地区连年用兵，西荆州、北荆州、西郢州各地的土著部落全都反叛了，阻断了北魏南部通往洛阳的三鸦路，杀死都督，骚扰侵略向北延伸到襄城。汝河流域有冉氏、向氏、田氏，部族最为强盛，其他的部落大的有近万户人家，小的有一千户人家，各自称王封侯，派兵占据险要地形，各处的交通因此阻隔。十二月，十二日，北魏孝明帝下诏说："我将要亲自统帅王师，扫清那些肮脏的流寇逃贼，现在首先讨伐荆州蛮族，清扫南方的道路。"当时土著部族正带来梁朝将领曹义宗等人围攻北魏荆州城，北魏都督崔暹率兵数万人前来援救，抵达鲁阳后，不敢再往前开进。北魏另派临淮王元彧为征南大将军，率兵讨伐鲁阳境内的土著部落，司空长史辛雄为行台左丞，往东开赴叶城。另外又派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王元罴，率兵一万人，从武关出发打通三鸦路，以便援救荆州。

裴衍等人还没有到达，元彧的军队已经进驻汝水岸边，各被蛮

人侵扰抢劫的州郡都争着前来请求救援，元彧因为地方分散，各管一片，不想答应出兵，辛雄对他说："现在裴衍还没有赶到，大王您的人马已经聚集起来，蛮左一向胆大冒进，扰乱京都附近地区，大王您在京城外指挥大军，看准时机便应进军，说什么谁管的地盘！"元彧担心以后会追查得失的责任，就要辛雄颁给自己一道尚书行台符令。辛雄认为各地的土著部落听到北魏孝明帝将亲自出征的消息，内心一定会受到震动，正可借助这一有利形势击破他们，就颁给了元彧一道符令，命令他立即进军攻击。各地的土著部落听到这个消息，果然四散逃走。

北魏孝明帝准备亲自出征讨贼，因中书令袁翻的劝谏便撤销了这一决定。辛雄从军中上书说："一般人所以上战场能奋不顾身，面对刀枪而不害怕，其中的原因，一是为了求取荣名，二是因为贪求重赏，三是因为害怕刑罚，四是为了逃避祸难，不是因为上面几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再圣明的君主也不能驱使他的臣民，再严慈的父亲也不能激励自己的儿子。明主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奖赏一定要施行，处罚一定要兑现，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各种类型的人，听到钟鼓的声音，看见旌旗行列，人人奋发激厉，争先恐后冲入敌阵，这难道是他们不愿活得太久而喜欢快些死去吗？利害摆在眼前，想撒手也不可能啊！自从秦、陇两地发生叛乱以来，蛮左扰乱纲常，已经有数年时间，近来朝廷派军队讨伐，失败的时候多取胜的次数少，追究其中的原因，全在于赏罚不严明。陛下虽然颁发诏书，奖赏不拖延，但将士们的功勋，几年都未考定，开小差的士兵，安然无事地生活在家里，这样就叫节义之士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和荣誉，庸碌之辈没有任何畏惧和顾虑；冲锋陷阵去杀敌，死亡迫在眉睫而奖赏遥遥无期；退缩不前而逃跑，保全了性命又不会承担罪责，这就是士兵看见敌人就逃窜沮散，不愿拚命杀敌的原因。陛下您如果真能发出号令就一定执行，赏罚迅速兑现，那么我们的军威就能远扬四方，盗贼就一定能平息。"辛雄的奏章呈递上去后，北魏孝明帝没有

仔细看。

梁朝曹义宗等人攻占顺阳、马圈，与北魏裴衍等人在淅阳交战，曹义宗等人失败退走。裴衍等人重新占领了顺阳，进而围攻马圈。洛州刺史董绍以为马圈城坚固，裴衍等人粮食少，上书北魏朝廷说裴衍一定会战败。没过多久，曹义宗进攻裴衍等人，把他们打败，再次占领了顺阳。北魏任命王罴为荆州刺史。

26 梁朝邵陵王萧纶代行南徐州刺史，在州中执政时喜怒无常，横行不法。他在集市里游荡，问卖鳝鱼的人说："刺史这个人怎么样？"卖鳝鱼的人回答说："粗暴残酷"。萧纶听了勃然大怒，命令卖鳝鱼的人吞鳝鱼致死，老百姓个个惊恐万状，路上相遇都不敢讲话，只能递个眼色。萧纶曾外出碰到人家送葬的车，他夺过孝子的孝服自己穿上，爬在地上嚎叫。他身边的典签害怕自己有失职的罪名，就秘密地把萧纶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报告，皇上这才严厉地斥责萧纶，但是萧纶仍不能改过自新，于是就派人去代替萧纶之职。萧纶更加悖逆无礼了，他找来一个和皇上长得有些相似的矮瘦老头，给他戴上王冠，穿上衮服，让他坐在高处，把他当成君王来朝拜，向他陈述自己无罪；又让他到自己座位前，剥掉他的衣服，在院子里捶打他。萧纶还制作了一口棺材，把司马崔会意装在里边，用丧车挽歌扮成送葬的样子，让一个老婆子乘车悲戚地号哭。崔会意受不了这种侮辱，骑快马回京报告了萧纶的恶行。皇上恐怕萧纶畏罪逃跑，派禁卫兵把他抓住，准备让他在狱中自尽，太子萧统流着眼泪坚决劝止，萧纶才得以幸免，十八日，萧纶被免去官职，削除了爵位和封地。

27 北魏的山胡刘蠡升反叛，自称为天子，设置百官。

28 当初，敕勒酋长斛律金侍从怀朔镇主将杨钧，担任军主，他行军布阵采用匈奴兵法，望见尘土飞起就能推知敌人骑兵和步兵多少，在地上闻一闻就知道敌人军队的远近。到破六韩拔陵反叛时，斛律金带着他的人马去投降了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委任斛律

金为王。很快斛律金看出破六韩拔陵最终不会成就大业，就到云州投降了北魏，但仍不时率领他的部众往南越过黄瓜堆，被杜洛周击破，斛律金脱身后归顺了尔朱荣，尔朱荣任命他为别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纪七　起柔兆敦牂，尽强圉协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

1 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2 壬子，魏以汝南王悦领太尉。

3 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戍兵反[①]，应杜洛周，众合二万，洛周自松岍赴之[②]。行台常景使别将崔仲哲屯军都关以邀之，仲哲战没，元谭军夜溃，魏以别将李琚代谭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4 初，魏广阳王深通于城阳王徽之妃。徽为尚书令，为胡太后所信任；会恒州人请深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测。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户在恒州者谋奉深为主，深惧，上书求

还洛阳。魏以左卫将军杨津代深为北道大都督，诏深为吏部尚书。徽，长寿之子也。

五原降户鲜于脩礼等帅北镇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3]，改元鲁兴，引兵向州城，州兵御之不利。杨津至灵丘[4]，闻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据州城。脩礼至，津欲出击之，长史许被不听，津手剑击之，被走得免。津开门出战，斩首数百，贼退，人心少安。诏寻以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魏以扬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与河间王琛共讨脩礼。

5 二月，甲戌，北伐众军解严。

6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干西[5]，与费也头牧子相连结。三月，甲寅，游击将军尔朱荣击破洛阳于深井[6]，牧子于河西[7]。

7 夏，四月，乙酉，临川靖惠王宏卒。

8 魏大赦。

9 癸巳，魏以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徽为仪同三司。徽与给事黄门侍郎徐纥共毁侍中元顺于太后，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顺奉辞于西游园，纥侍侧，顺指之谓太后曰："此魏之宰嚭[8]，魏国不亡，此终不死！"纥胁肩而出，顺抗声叱之曰："尔刀笔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岂应污辱门下，数我彝伦[9]！"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10 魏朔州城民鲜于阿胡等据城反。

11 杜洛周南出，钞掠蓟城[10]，魏常景遣统军梁仲礼击破之。丁未[11]，都督李琚与洛周战于蓟城之北，败没。常景帅

众拒之，洛周引还上谷。

12 长孙稚行至鄴，诏解大都督，以河间王琛代之。稚上言："彧与琛同在淮南，琛败臣全，遂成私隙，今难以受其节度。"魏朝不听。前至呼沱⑫，稚未欲战，琛不从。鲜于脩礼邀击稚于五鹿⑬，琛不赴救，稚军大败，稚、琛并坐除名。

【注释】

①安州：指北魏所置安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后改为定州。石离、穴城、斛盐三戍：均在安州境内，石离、穴城二戍确址不详，疑在今河北古北口以北潮河上游一带；斛盐戍，在今河北滦平南。

②松崅(xing 陉)：地名，又写作松崆、松陘、即今辽宁建平北部老哈河东岸沿河南北走向的山岭。

③定州：北魏天兴三年(公元 400 年)改安州置，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左城：在今河北安平一带。

④灵丘：县名。治所即今山西灵丘东圈城。

⑤桑干：北魏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山阴东南。

⑥深井：地名。疑在今山西山阴西部一带。

⑦河西：指北河(清朝以前黄河自今内蒙磴口以下的北分支(流)，约当今乌加河)西岸地区。

⑧宰嚭：人名，即战国时吴国太宰伯嚭，贪财好谗，吴越之争时吴王夫差信任他，吴国被越国灭亡。

⑨黩(dú 妒)：败坏的意思。

⑩蓟城：在今北京城西南。

⑪丁未：依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梁普通七年四月无此日，疑为"乙未"之误。

⑫呼沱：又作"滹沱"、"嘑沱"，指今河北滹龙河支流大沙河。

⑬五鹿：一作五鹿墟，又名沙鹿，在今河北大名东。

【译文】

梁纪七　起丙午(公元526年),止丁未(公元527年),共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丙午,公元526年)

1 春,正月,初一,梁朝大赦天下。

2 十二日,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兼任太尉之职。

3 北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城守关的士兵反叛,响应杜洛周,反叛的士兵汇集起来有二万人,杜洛周从松岘开拔,前往叛军驻地。行台常景派别将崔仲哲进驻军都关邀击杜洛周,崔仲哲失败战死,元谭的军队也在夜间败散,北魏任命元谭的别将代替元谭为都督。崔仲哲是燕州刺史崔秉的儿子。

4 当初,北魏广阳王元深和城阳王元徽的妃子私通。元徽任尚书令时,受到胡太后的宠幸和信任;正碰到恒州人请求让元深作恒州刺史,元徽对胡太后说元深居心诡秘,难以猜测。等到杜洛周反叛,住在恒州的五原降户策划要拥立元深为主,元深心中恐惧,上书朝廷请求让他回洛阳。北魏任命左卫将军杨津代替元深为北道大都督,诏令元深任吏部尚书。元徽是元长寿的儿子。

五原的降户鲜于脩礼等人率领北镇的流民在定州的左城举兵造反,改年号鲁兴,带兵向定州进发,定州城守兵抵抗失利。杨津抵达灵丘,听到定州危急的消息,率兵前来营救,进据了州城。鲜于脩礼到达定州城,杨津准备出城迎击,长史许被不答应,杨津手持佩剑向许被刺去,许被跑开才得免于一死。杨津打开城门出去迎战,杀敌数百人,敌人退走,城中的人心才稍稍安定。北魏朝廷不久就下诏书任命杨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北魏任命杨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和河间王元琛一道共同讨伐鲜于脩礼。

5 二月,初五,北伐的各路军队解除了戒严。

6 北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在桑干西部反叛,和费也头牧子互相连结。二月,十五日,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打败了斛律洛阳,在北

河西岸打败了费也头牧子。

7 夏,四月,十七日,梁朝临川王萧宏去世。谥号"靖惠"。

8 北魏大赦天下。

9 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元徽为仪同三司。元徽和给事黄门侍郎徐纥一起在胡太后面前进元顺的谗言,贬黜元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奉命在西游园向胡太后辞行,徐纥侍从在胡太后身边,元顺指着他对胡太后说:"这是我们魏朝的太宰伯懿,北魏不灭亡,他不会最后死亡!"徐纥耸着肩膀走出去,元顺大声喝斥徐纥说:"你这种刀笔小才,只能抄抄写写罢了,难道配在门下省供职,污辱门下,败坏纲纪!"于是拂衣而起。胡太后没有做声。

10 北魏朔州城中的城民鲜于阿胡等人占领朔州城造反。

11 杜洛周向南方进军,在蓟城抢劫,北魏常景派遣统军梁仲礼打败了他。丁未,都督李琚与杜洛周在蓟城北面交战,战败而死。常景率领部众抗击,杜洛周退回上谷。

12 长孙稚行进到鄴城,朝廷诏令解除他的大都督职,任用河间王元琛代替他。长孙稚上书说:"从前我和元琛同在淮南作战,元琛战败但我保全了部队,于是结成私怨,现在难以接受他的指挥调遣。"北魏朝廷不允许。进军至呼沱河边,长孙稚不想和敌人交战,元琛不接受他的意见。鲜于脩礼在五鹿围攻长孙稚,元琛不去援救,长孙稚的军队被打得大败,长孙稚、元琛一并治罪削除名籍。

13 五月,丁未,魏主下诏将北讨,内外戒严,既而不行。

14 衡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丧。及魏元叉死,胡太后欲召之,知略因刁双获免,征双为光禄大

夫，遣江革、祖暅之南还以求略。上备礼遣之，宠赠甚厚。略始济淮，魏拜略为侍中，赐爵义阳王；以司马始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本县令[①]，刁昌为东平太守[②]，刁双为西兖州刺史[③]。凡略所过，一餐一宿皆赏之。

15 魏以丞相高阳王雍为大司马。复以广阳王深为大都督，讨鲜于脩礼；章武王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并受深节度。

深以其子自随，城阳王徽言于太后曰："广阳王携其爱子，握兵在外，将有异志。"乃敕融、衍潜为之备。融、衍以敕示深，深惧，事无大小，不敢自决；太后使问其故，对曰："徽衔臣次骨[④]，臣疏远在外，徽之构臣，无所不为。自徽执政以来，臣所表请，多不从允。徽非但害臣而已，从臣将士，有勋荣者皆见排抑，不得比他军，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于殊死，是以从臣行者，莫不悚惧。有言臣善者，视之如仇雠，言臣恶者，待之如亲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于不测之诛，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临外州，臣无内顾之忧，庶可以毕命贼庭，展其忠力。"太后不听。

徽与中书舍人郑俨等更相阿党，外似柔谨，内实忌克，赏罚任情，魏政由是愈乱。

16 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帅众弃城奔定州。

17 乙丑，魏以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讨汾州反胡。

18 六月，魏绛蜀陈双炽聚众反[⑤]，自号始建王。魏以假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薛脩义轻骑诣双炽

垒下，晓以利害，双炽即降。诏以脩义为龙门别将⑥。

19 丙子，魏徙义阳王略为东平王，顷之，迁大将军、尚书令，为胡太后所委任，与城阳王徽相埒，然徐、郑用事，略亦不敢违也。

20 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纥真等将兵掠蓟南⑦，秋，七月，丙午，行台常景遣都督于荣等击之于栗园⑧，大破之，斩曹纥真及将卒三千余级。洛周帅众南趣范阳⑨，景与荣等又破之。

21 魏仆射元纂以行台镇恒州⑩。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

22 上闻淮堰水盛，寿阳城几没，复遣郢州刺史元树等自北道攻黎浆⑪，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寿阳。

23 八月，癸巳，贼帅元洪业斩鲜于脩礼，请降于魏；贼党葛荣复杀洪业自立。

24 魏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过肆州，肆州刺史尉庆宾忌之，据城不出。荣怒，举袭肆州，执庆宾，还秀容⑫，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魏朝不能制。

初，贺拔允及弟胜、岳从元纂在恒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尔朱荣，胜奔肆州。荣克肆州，得胜，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为别将，军中大事多与之谋。

【注释】

①本县：指栗法光所居的屯留县(治今山西屯留古城)。

②东平：北魏所置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东平西北。

③西兖州：北魏置，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北。

④衔臣次骨：意即对臣恨之入骨；次骨，言深刻至骨。

⑤绛蜀：指由蜀地徙居绛郡（治所在今山西绛县南）的蜀人。

⑥龙门：地名，一名禹门口，在北魏龙门县（治今山西河津东南）西北的黄河两岸。

⑦都督王：北魏杜洛周、葛荣为了笼络住叛众，军中将领无不加封王爵，曹纪真身为都督而加封王号，故称都督王。

⑧栗园：指北魏所置栗园县，治所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北易县或涞水一带。

⑨范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涿州。

⑩恒州：治所在其故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⑪黎圻：地名，在今安徽寿县东南。

⑫秀容：郡名。治所在今山西忻县西北。

【译文】

13 五月，初九，北魏孝明帝颁布诏令将要北伐讨平叛乱，朝廷内外戒严，不久又改变主意没有成行。

14 梁朝衡州刺史元略，自从到达梁朝以来，一天到晚哭泣，总象居丧的样子。等到元义死后，胡太后想召他回朝，得知他靠刁双搭救而免于大难，就征用刁双为光禄大夫，派人送江革、祖暅之回梁朝以便换回元略。皇上以周到的礼仪派人送走元略，对他的宠遇赠礼特别丰厚。元略刚渡过淮河，北魏便任他为侍中，赐爵位义阳王；任命司马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屯留县令，刁昌为东平太守，刀双为西兖州刺史。凡元略所过之处，提供过一餐一宿便利的都给予了奖赏。

15 北魏任命丞相高阳王元雍为大司马。又任用广阳王元深为大都督，讨伐鲜于脩礼；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两人都接受元深的指挥调遣。

元深让自己的儿子跟着出征，城阳王元徽对胡太后说："广阳王携带自己的爱子，在外指挥大军，将会产生异心。"于是胡太后便敕令元融、裴衍对他暗加提防。元融、裴衍把胡太后的手谕给元深看，元深心中恐惧，军中事情不论大小，他都不敢自己决定；胡太后派使者去问他这样做的缘故，元深回答说："元徽对我恨之入骨，我被疏远外放带兵，元徽加害诬陷我，什么手段都用上了。自从元徽执掌朝政以来，我向朝廷上表奏请的事情，大多不被应允。元徽还不仅加害我本人而已，跟随我的将士，有功勋的都被排挤压抑，无法和其他军中的将士相比，而且他们还备受嫉恨和仇视，有的稍微有罪时，就被苛求严责，以至于被杀，因此跟随我出征的将士，人人恐惧不安。如果有为我讲几句好话的人，元徽就把他看成自己的仇人，如果有讲我坏话的人，元徽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戚。元徽在朝中掌权，一天到晚想要将我诬陷至死，我哪能安心带兵！陛下您如果能让元徽到外地州郡去，我没有内顾之忧，那么我就庶几可以在敌垒中完成作战使命，向朝廷展示我的一片忠心。"胡太后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元徽和中书舍人郑俨等人更加相互勾结，结党营私，他们表面上温和谨慎，内心实则忌刻他人，朝廷的赏罚随心所欲，北魏的朝政因此而更加混乱。

16 初十，北魏燕州刺史崔秉率领部众丢下燕州城逃往定州。

17 二十七日，北魏任命安西将领宗正珍孙为都督，讨伐汾州反叛的山胡。

18 六月，北魏绛蜀陈双炽纠合部众反叛，自称为始建王。北魏任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伐绛蜀的都督。长孙稚手下的别将河东人薛脩义轻骑来到陈双炽的营垒下，对他晓以利害，陈双炽很快投降了。朝廷下诏命令薛脩义为龙门镇将。

19 初九，北魏改封义阳王元略为东平王，不久，又提升他为大将军、尚书令，受胡太后的器重和信任，与城阳王元徽不相上下，但此

时北魏朝廷徐纥、郑俨专权，元略也不敢有所违抗。

20 杜洛周派遣都督王曹纥真等人率兵到蓟门关南部抢劫，秋，七月，初九，行台常景派遣都督于荣等人在栗园向曹纥真等人发起攻击，把敌人打得大败，杀了曹纥真以及三千多名将士。杜洛周率领部众往南开赴范阳，常景和于荣等人又将他打败。

21 北魏仆射元纂以行台身份镇守恒州。鲜于阿胡率领朔州流民侵犯恒州，十一日，攻陷平城，元纂逃奔冀州。

22 皇上听说淮堰中河水很大，寿阳城几乎被淹没，又派遣郢州刺史元树等人从北路攻打黎浆，派豫州刺史夏侯亶从南路攻打寿阳城。

23 八月，二十七日，叛军将领元洪业杀鲜于脩礼，请求向北魏投降；叛贼同党葛荣又杀死元洪业自立为王。

24 北魏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路过肆州，肆州刺史尉庆宾忌恨他，在城中不出来慰问和迎接。尔朱荣心中发怒，发军袭击肆州，抓住了尉庆宾，回到秀容，委任他的堂叔尔朱羽生为刺史，北魏朝廷不能控制。

当初，贺拔允和他的弟弟贺拔胜、贺拔岳跟随元纂驻扎恒州，平城失守的时候，贺拔允兄弟几个相互失散；贺拔岳投奔了尔朱荣，贺拔胜投奔了肆州。尔朱荣攻克肆州，获得了贺拔胜，满心欢喜地说："得到了你们兄弟几个，天下何愁不能平定！"任命贺拔胜为别将，军中大事多与贺拔胜商议。

25 九月，己酉，鄱阳忠烈王恢卒。

26 葛荣既得杜洛周之众[①]，北趣瀛州，魏广阳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蹑之[②]。辛亥，荣至白牛逻[③]，轻骑掩击章武庄

武王融，杀之。荣自称天子，国号齐，改元广安。深闻融败，停军不进。侍中元晏密言于太后曰："广阳王盘桓不进，坐图非望。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风尘之际，恐非陛下之纯臣也。"太后深然之，诏榜尚书省门，募能获谨者有重赏。谨闻之，谓深曰："今女主临朝，信用谗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祸至无日。谨请束身诣阙，归罪有司。"遂径诣榜下，自称于谨，有司以闻。太后引见，大怒。谨备论深忠款，兼陈停军之状，太后意解，遂舍之。

深引军还，趣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亦疑深有异志；深闻之，止于州南佛寺。经二日，深召都督毛谧等数人，交臂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谧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谋不轨。津遣谧讨深，深走出，谧呼噪逐深。深与左右间行至博陵界[4]，逢葛荣游骑，劫之诣荣。贼徒见深，颇有喜者，荣新立，恶之，遂杀深。城阳王徽诬深降贼，录其妻子[5]。深府佐宋游道为之诉理，乃得释。游道，繇之玄孙也。

27 甲申[6]，魏行台常景破杜洛周，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等，捕虏四百人。

28 就德兴陷魏平州[7]，杀刺史王买奴。

29 天水民吕伯度，本莫折念生之党也，后更据显亲以拒念生[8]；已而不胜，亡归胡琛，琛以为大都督、秦王，资以士马，使击念生。伯度屡破念生军，复据显亲，乃叛琛，东引魏军。念生窘迫，乞降于萧宝寅，宝寅使行台左丞崔上和据秦州。魏以伯度为泾州刺史，封平秦郡公[9]。大都督元脩义停军陇口[10]，久不进，念生复反，执士和送胡琛，于道杀

之。久之，伯度为万俟丑奴所杀，贼势益盛，宝寅不能制。胡琛与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韩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费律至高平，诱琛，斩之，丑奴尽并其众。

30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31 丁贵嫔卒，太子水浆不入口，上使谓之曰："毁不灭性[11]，况我在邪！"乃进粥数合。太子体素肥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

32 夏侯亶等军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扬州刺史李宪以寿阳降，宣猛将军陈庆之入据其城，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丁亥，纵李宪还魏，复以寿阳为豫州[12]，改合肥为南豫州[13]，以夏侯亶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寿阳久罹兵革，民多离散，亶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民户充复。

33 杜洛周围范阳，戊戌[14]，民执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送洛周，开门纳之。

34 魏齐州平原民刘树等反[15]，攻陷郡县，频败州军，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达为将，讨平之。

35 曹义宗据穰城以逼新野[16]，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救之。义宗战不利，不敢进。纂，雄之从父兄也。

36 魏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17]，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华夷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

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此弊，分郡县为三等，清官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⑩。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强暴自息矣。"不听。

【注释】

①既得杜洛周之众：据史载，葛荣得杜洛周之众在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公元528年)，此处当为"得鲜于修礼之众"。

②交津：地名，在今河北磁县西清漳河与漳河合流处。

③白牛逻：地名，确址不详，旧注认为在今河北蠡县境内。

④博陵：北魏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安平。

⑤录：录囚的意思，指将元深的妻儿作罪犯囚禁起来。

⑥甲申：据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推算，此"甲申"当为该年十月十八日。

⑦平州：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北。

⑧显亲：即东汉显亲侯国故址，北魏为显新县，治今甘肃秦安西北。

⑨平秦郡：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置平秦郡于雍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属岐州。

⑩陇口：陇坻之口，约在今陕西陇县陇山南端。

⑪毁不灭性：语出《孝经》，意谓哀毁过甚而灭性伤身，后世"毁灭"一词即源于此。

⑫复以寿阳为豫州：南朝从刘宋以来，各代均以寿阳(今安徽寿县)为豫州治所，萧齐时，裴叔业以寿阳投降北魏，北魏在寿阳置扬州，梁朝此时又以寿阳为豫州治所，恢复宋齐旧态。

⑬南豫州：梁朝徙豫州治所至合肥，事见一百四十六卷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

⑭戊戌：依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戊戌当为该年十二月四日。

⑮魏齐州平原：北魏平原郡，治所在今甘肃平凉东泾水南岸；但北魏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此处平原应为北魏"东平原郡"(治今山东平原)。

⑯穰城：地名，在今河南邓县。新野，在河南新野。

⑰停年：指北魏崔亮制定的官吏选拔的制度，这种制度不问士之贤愚，只以待选的时间长短为限，故称"停年"；事见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

【译文】

25 九月，十三日，梁朝鄱阳王萧恢去世，谥号"忠烈"。

26 葛荣已得到了杜洛周的部众，便向北开往瀛州，北魏广阳王元深从交津率军跟踪追击。十五日，葛荣到达白牛逻，派轻骑兵对在章武的庄武王元融突然袭击，杀死了他。葛荣自称天子，定国号为齐，改年号广安。元深听到元融被打败的消息，就停止进军。侍中元宴秘密地对胡太后说："广阳王徘徊不前，坐图非分之想。有位叫于谨的人，谋略超过常人，为元深出谋划策，如今天下动荡不安，元深恐怕不是陛下的忠臣"。胡太后也深以为然，下令在尚书省门前张贴出文告，以重赏招募能抓住于谨的人。于谨听到这个消息，对元深说："现在太后当朝执政，信任重用谗佞小人，如果她不明白您是一向忠心耿耿，恐怕您不久就会大祸降临。于谨我请求捆绑了自己去朝廷，让司法机关治我一人之罪。"于是他直接进京站在文告下面，自称他就是于谨，有关官吏向胡太后作了报告。胡太后让人把于谨带去审问，勃然大怒。于谨详细地陈述了元深对朝廷的忠诚之心，兼而讲述了按兵不动的具体情况，胡太后明白了情况，就放了于谨。

元深率军回撤，开赴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也怀疑元深图谋不轨；元深听说这一情形，就在州城南边的佛寺里住下，两天之后，元深召来都督毛谧等人，同他们订立盟约，危难关头，希望互相援救。毛谧对元深更加怀疑，密告杨津说元深图谋不轨。杨津派遣毛谧讨伐元深，元深逃走了，毛谧在后面叫喊着追赶。元深和身边亲近抄小路走到博陵地界，遇上了葛荣手下的游兵，将他们抓住送到

葛荣帐下。叛敌们见到元深,很多人心中欢喜,葛荣刚刚自立为王,对此十分不满,便杀了他。城阳王元徽诬陷元深投降了叛军,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女。元深的府佐宋游道为他们申诉冤屈,才得以获释。宋游道是宋繇的玄孙。

27 十月十八日,北魏行台常景打败杜洛周,杀了他手下武川王贺拔文兴等人,捕获四百人。

28 梁朝就德兴攻陷北魏平州,杀平州刺史王买奴。

29 天水百姓吕伯度,本来是莫折念生的同党,后来另占显亲侯国故地抗击莫折念生;不久失利,逃去归附胡琛,胡琛委任他为大都督、秦王,资助他人马,让他去进攻莫折念生。吕伯度多次打败莫折念生的军队,又重新占据了显亲地盘,于是背叛胡琛,从东边引来了北魏军队。莫折念生穷途末路,向萧宝寅乞求投降,萧宝寅派行台左丞崔士和占领秦州。北魏任命吕伯度为泾州刺史,封他为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义率军停留在陇口,很久不向前开进,莫折念生再次反叛,抓住崔士和给胡琛送去,在半路上又把他杀了。又过了很久,吕伯度被万俟丑奴杀死,贼寇的声势更加强盛,萧宝寅不能控制局面。胡琛和莫折念生互相串通,事奉破六韩拔陵的态度日益怠慢,破六韩拔陵派遣他的大臣费律抵达高平镇,诱捕到胡琛,把他杀了,万俟丑奴完全兼并了胡琛的部众。

30 冬,十一月,十五日,梁朝大赦天下。

31 梁朝丁贵嫔去世,太子萧统滴水也不肯沾,皇上派人去对他说:"哀伤但不要伤害性命,这是古圣的遗训,何况我还活着呢!"萧统这才喝了几口粥。太子萧统身体一向肥胖壮实,腰带有十围大,到此时减少了大半。

32 梁朝夏侯亶等人的军队进入北魏境内,遇到的城池全被攻下。十六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宪献上寿阳城投降,宣猛将军陈庆之进城占据全城,寿阳一带共有五十二座城投降,获得人口男女共七万五千人。二十二日,梁朝放李宪回北魏,重新用寿阳城作为豫州

府治，改合肥城为南豫州府治，任命夏侯亶为豫州、南豫州二州刺史。寿阳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老百姓大多四散逃离，夏侯亶减轻刑罚和赋税，尽力发展农业减免徭役，很快城中的民众又多起来了。

33 杜洛周围攻范阳城，十二月四日，城民抓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送给杜洛周，打开城门让杜洛周进城。

34 北魏齐州东平原郡的百姓刘树等人反叛，攻陷郡城、县城，多次打败齐州府的军队，齐州刺史元欣任用平原郡房士达为将领，讨平了齐树等人的叛乱。

35 梁朝曹义宗占据穰城向新野逼进，北魏派遣都督魏承祖以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前往援救。曹义宗作战失利，不敢前进。辛纂是辛雄的堂兄。

36 北魏境内盗贼日益增多，征战讨伐不断，国家财政枯竭，提前征调六年的租调，还不够用，就减掉发给百官的酒肉，又征收每个进城人税钱一钱，以至于店铺客邸都要收税，老百姓怨声载道。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朝廷，认为："汉、夷各族百姓互相聚集举行叛乱，难道有什么别的恨事吗？只是因为地方郡县长官任用不当，老百姓受不了他们的压迫而已。应该从现在开始早些加以抚慰。但是郡县两级官吏的选拔，历来为世人轻视，宦游求仕的才俊之士，没有人愿担任这两级职务。应该改革这些弊病，将郡、县分为三个等级，清肃选补官吏的办法，很好地兼顾门望和才能两个方面，如果这个方面无法兼顾，那么首先看官吏的才能，其次才看门望，不能拘泥于待选年限的长短。郡县官吏三年升降一次，有称职的，补充为京官中的显要官员；如果没有担任过郡守县令，就不能担任内省官职。这样就会使每个地方官都能想到自我勉励，百姓的冤屈可得到申诉，盗贼的暴乱也就会自行平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大通元年[1]

1 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2]。

2 辛未，上祀南郊。

3 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4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3]，以北道行台博陵崔楷为刺史。楷表称："州今新立，尺刃斗粮，皆所未有，乞资以兵粮。"诏付外量闻，竟无所给。或劝楷留家，单骑之官，楷曰："吾闻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若吾独往，则将士谁肯固志哉！"遂举家之官。葛荣逼州城，或劝减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谓吾心不固，亏忠而全爱也。"遂命追还。贼至，强弱相悬，又无守御之具；楷抚勉将士以拒之，莫不争奋，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属何爱一身！"连战不息，死者相枕，终无叛志。辛未，城陷，楷执节不屈，荣杀之，遂围冀州[4]。

5 萧宝寅出兵累年[5]，将士疲弊。秦贼击之，宝寅大败于泾州[6]，收散兵万余人，屯逍遥园[7]，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8]。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蒨根应之。豳州刺史毕祖晖战没[9]，行台辛深弃城走，北海王颢军亦败。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10]，叱干麒麟据豳州以应天生[11]，关中大扰。雍州刺史杨椿募兵得七千余人，帅以拒守，诏加椿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北地功曹毛鸿宾引贼抄掠渭北[12]，雍州录事参军杨侃将兵三千掩击之；鸿宾惧，请讨贼自效，遂擒送宿勤乌过仁。乌过仁

者，明达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胜寇雍州，萧宝寅部将羊侃隐身堑中射之，应弦而毙，其众遂溃。侃，祉之子也。

6 魏右民郎杨平路思令上疏[13]，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则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则三河方为战地[14]。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扼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强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帅畏敌，迁延而不进。国家谓官爵未满，屡加宠命；复疑赏赉之轻，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财殚尽，遂使贼徒益甚，生民凋敝，凡以此也。夫德可感义夫，恩可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简练士卒，缮修器械，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则何异厉萧斧而伐朝菌[15]，鼓洪炉而燎毛发哉！"弗听。

【注释】

①大通元年：此年三月才改元"大通"，故史书也称此年为"普通八年"。

②仆射：此时梁朝尚书缺右仆射，故左仆射止为仆射。

③殷州：北魏置殷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领赵郡、钜鹿、南钜鹿和广宗四郡。

④冀州：北魏时治所在今河北冀县。

⑤萧宝寅：他本萧上均有"魏"字。

⑥泾州：北魏置，治所在今甘肃镇原东南。

⑦逍遥园：地名，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⑧东秦州：北魏置东秦州于陇东郡，治汧城（今陕西陇县东南）。

⑨鄯州：北魏置，治所在今甘肃宁县。

⑩北华州：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82年)以东秦州改名，治所在今陕西黄陵西南。

⑪叱干，少数民族复姓。

⑫北地：北魏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富平境内。

⑬右民郎：即尚书右民郎，晋武帝时初置，尚书省属官之一。

⑭三河：汉代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相当于今河南北部、中部及山西南部地区。对北魏都城洛阳而言，三河乃是近郊。

⑮厉萧斧而伐朝菌：萧斧，斧头的一种；朝菌，语出《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旧注称为"大芝"。"厉萧斧而伐朝菌"。比喻事情容易办到。

【译文】

大通元年(丁未，公元527年)

1 春，正月，初一，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

2 初七，皇上在南郊举行祭祀。

3 初十，北魏任命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4 北魏从定州、相州二州分出四个郡设置殷州，任命北道行台博陵人崔楷为殷州刺史。崔楷上表奏给朝廷说："殷州如今刚刚设立，一尺长的兵器、一斗粮食，都没有，请求资助武器和粮食。"朝廷诏令交有关官员计算一下武器粮食的数量，然后上报皇帝，结果什么都没有供给。有人劝崔楷把家属留在京城，独自一人前去赴任，崔楷说："我听说吃别人俸禄的人，就应该替别人分担忧患，如果我独自一人去赴任，那么州中的将士谁还有坚守的决心呢！"于是便带上全家去殷州任职。葛荣逼近州城，有人劝他把家中老弱小孩送出城去避难，崔楷派人在夜间将他的小儿子和一个女儿送出州城，不久又后悔了，说："人们会说我态度不坚决，为了父爱而损害忠义。"就命令将儿女追回。叛军到达州城，双方强弱悬殊，又没有守城的器具；崔楷安抚勉励将士们去抗击敌人，将士们人人奋勇当先，都说："崔公尚且不爱一家人的性命，我们这些人又怎么能爱惜

一己的生命!”连日战斗不停,死者互相枕藉,始终也没有叛变之心。初七,州城被攻破,崔楷坚持节操而不屈服,葛荣杀了他,进而围攻冀州。

5、萧宝寅率兵出战多年,将士们疲惫不堪。秦地叛军向他进攻,萧宝寅在泾州被打得大败,收集逃散的士兵一万多人,屯驻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湖献上汧城向叛军投降。莫折念生逼近岐州,州城中的人捉住刺史魏兰根响应叛军。幽州刺史毕祖晖战死,行台辛深放弃州城逃走,北海王元颢的军队也被打败。叛军将领胡引祖占据北华州,此于麒麟占据幽州来响应莫折天生,关中地区一片混乱。雍州刺史杨椿招募士兵获得七千多人,便自己率领抗击敌人。北魏朝廷下诏书加杨椿侍中兼尚书右仆射,担任行台,负责调遣指挥关西地区各路将领。北地郡功曹毛鸿宾带领叛军在渭北地区抢劫,雍州录事参军杨侃率领三千士兵袭击他们;毛鸿宾害怕了,请求讨伐叛军将功补过,就抓住宿勤乌过仁送到北魏军营。宿勤乌过仁是宿勤明达哥哥的儿子,莫折天生乘胜进犯雍州,萧宝寅的部将羊侃隐藏在战壕中向莫折天生射击,莫折天生中箭而死,他手下的军队于是四散溃逃。羊侃是羊祉的儿子。

6、北魏右民郎阳平人路恩令向朝廷上疏,认为:“军队出征获胜,全在于率军的将帅,将帅得到了合适的人选,那么就可以唾手扫清天下,将帅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京畿地方也要成为战场。我个人认为往年出征的将帅多是朝廷宠臣贵戚的子孙,沉迷于酗酒游乐,骄奢淫逸,趾高气扬,打仗之前眉飞色舞,摩拳擦掌,自以为可攻城斩将,马到成功;等到遇到强敌,心中又愁又怕,当日雄图锐气,一下子便烟消云散。于是下令老弱士兵在队伍前面抵挡敌人,强壮士兵留在后面来保卫自己,再加上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够精良,指挥无方,用这样的军队来抵抗铤而走险的叛众,久经沙场的强敌,想要避免失败,又怎么可能呢! 因此士兵知道作战一定失败,刚刚集合起来便争先逃跑;将领们害怕敌人,拖延日期而不肯进军。国家还

认为给他们的官爵不够高，不断给他们加封爵禄；又怀疑赏赐不够丰厚，天天散发黄金布帛。国库因此空虚，百姓的财物榨取殚尽，致使叛众越来越多，民不聊生，原因全都在这里。德可以感动礼义之士，恩可以鼓励敢死的士兵。现在如果能罢黜愚暗，擢用贤明，赏善罚恶，精选训练士卒，修缮武器，先派遣善言之才去叛众中晓谕祸福，如果叛众不思悔改，朝廷以正义之师去讨伐叛逆，名正言顺，这样就好象磨快了斧去砍伐朝菌，鼓风煽旺洪炉去燎毛发啊！"北魏朝廷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7 戊子，魏以皇甫度为太尉。

8 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诏内外戒严，将亲出讨，竟亦不行。

9 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①]，将军彭群、王辩围琅邪，魏敕青、南青二州救琅邪[②]。司州刺史夏侯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等出义阳道，攻魏平静、兰陵、阴山三关[③]，皆克之。夔，亶之弟；之礼，邃之子也。

10 魏东清河郡山贼郡群起[④]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景伯，举家亡去，景伯穷捕，禽之，署其子为西曹掾，命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皆相帅出降。

景伯母崔氏、通经，有明识。贝丘妇人列其子不孝[⑤]，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名不如见面，山民未知礼义，何足深责！"乃召其母，与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面惭，其心

未也，且置之。”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景伯，法寿之族子也[6]。

11 二月，秦贼据魏潼关。

12 庚申，魏东郡民赵显德反[7]，杀太守裴烟，自号都督。

13 将军成景俊攻魏彭城，魏以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以御之。先是，孝芬坐元义党与卢同等俱除名[8]，及将赴徐州，入辞太后，大后谓孝芬曰：“我与卿姻戚[9]，奈何内头元义车中，称“此老妪会须去之！”孝芬曰：“臣蒙国厚恩，实无斯语。假令有之，谁能得闻！若有闻者，此于元义亲密过臣远矣。”太后意解，怅然有惭色。景俊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击之，景俊遁还。

14 三月，甲子，魏主诏将西讨，中外戒严。会秦贼西走，复得潼头，戊辰，诏回驾北讨。其实皆不行。

15 葛荣久围信都，魏以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以救之。

16 初，上作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之，取其反语相协[10]，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门。辛未，上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

17 魏齐州广川民刘钧聚众反[11]自署大行台；清河民房项自署大都督，屯据昌国城。

18 夏，四月，魏将元斌之讨东郡，斩赵显德。

19 己酉，柔然头兵可汗遣使入贡于魏，且请讨群贼。魏人畏其反复，诏以盛暑，且俟后救。

20 魏萧宝寅之败也，有司处以死刑，诏免为庶人。雍州

刺史杨椿有疾求解，复以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椿还乡里，其子昱将适洛阳，椿谓之曰："当今雍州刺史亦无逾于宝寅者，但其上佐，朝廷应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圣朝百虑之一失也。且宝寅不藉刺史为荣，吾观其得州，喜悦特甚，至于赏罚云为，不依常宪，恐有异心。汝今赴京师，当以吾此意启二圣，并白宰辅，更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安关中，正须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忧。"昱面启魏主及太后，皆不听。

【注释】

①谯州：梁朝置，治所在今安徽滁县境。东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息县。

②青：青州，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境内。南青州：治所在今山东沂水。

③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即平靖关(在今河南信阳西南与湖北应山交界处)穆陵关(在今河南新县南潢河源鄂、豫二省交界处)，阴山戍(在今湖北麻城东北)。

④东清河郡：即南朝刘宋时侨置清河郡故地，后被北魏占领，改为东清河郡，治所在今山东邹平东长山。

⑤贝丘：县名，北魏贝丘县治所在今山东临清东南；一说本为南朝刘宋侨置贝丘县，后被北魏所占，治所在今山东淄博淄川。

⑥法寿：指房法寿。房法寿与其从弟房崇吉谋袭盘阳，投降靠容白曜，事见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

⑦东郡：北魏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

⑧与卢同等俱除名：北魏前幽州刺史因与元义同党被除名，事见上卷梁武帝普通六年(公元525年)。

⑨与卿姻戚：据史载，胡太后当时已将崔孝芬之女纳为北魏孝明帝世妇，故此处称与崔为婚姻亲戚。

⑩反语相协：反语，指以二字正切、倒切作隐语，在"同泰"和"大通"之间，

"同泰"两字的切音为"大"(中古音),"大通"两字的韧音为"同";相协,指"同"与"通"、"泰"与"大"交相协(谐)韵。

⑪广川:指北魏齐州广川郡,治所在今河北枣强东南;一说本为宋武帝刘裕侨置广川郡,后入于北魏,治所在今山东邹平境内。

⑫昌国城:地名,在今山东淄博东南。

⑬椿还乡里:杨椿家世居华阴(今陕西华阴东南),此处即指回华阴。

⑭心膂(lǚ)重臣:心腹重臣。

⑮二圣:指胡太后和北魏孝明帝。

【译文】

7 二十四日,北魏任命皇甫度为太尉。

8 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因为天下叛乱不能平息,下诏命令内外戒严,准备亲自出征讨伐。最终也没有成行。

9 梁朝谯州刺史湛僧智围攻北魏东豫州,将军彭群、王辩围攻北魏琅邪郡,北魏朝廷敕令青州、南青州二州前去援救琅邪。梁朝司州刺史夏侯夔统帅北武将领军裴之礼等人越过义阳道,进攻北魏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全都攻下。夏侯夔是夏侯亶的弟弟;裴之礼是裴邃的儿子。

10 北魏东清河郡山贼蜂拥而起,朝廷下诏任命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郡太守。东清河郡百姓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无礼,房景伯为太守后刘简虎全家逃走,房景伯坚持搜捕,抓住了他,任用他的儿子为自己手下的西曹椽,命令他去晓谕山贼。山贼们看到他不记旧仇,全都相继出山投降了。

房景伯的母亲崔氏,通晓经学,有见识。贝丘县有位老妇人列举她儿子种种不孝的事实上告,房景伯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崔氏,他母亲说:"我听说听人传说不如亲自见面一看,山野百姓不懂得礼义,哪能对他们求全责备呢!"于是将那位山民的母亲召来,和自己在同一张桌上进餐,使那位山民侍立在堂下,看自己是怎样为老人供奉食物的。不到十天,那位山民自己知错悔过了,请求让他

们母子回去;崔氏说:"他现在虽说面子上觉得惭愧了,但他的内心还没真正转变,暂且还把他留在这里。"一共留了二十几天,那位山民叩头流血,他母亲也流着泪请求让他们回家,这样才允许他们回去,最后那位山民以孝道而闻名远近。房景伯是房法寿族侄。

11 二月,北魏秦地叛军占领了潼关。

12 二十七日,北魏东郡百姓赵显德反叛杀死东郡太守裴烟,自称为都督。

13 梁朝将军成景俊进攻北魏彭城,北魏任命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去抵抗成景俊。在此之前,崔孝芬因判罪为元义的同党,和卢同等人一起被除名,等到他即将到徐州赴任时,进宫向胡太后辞行,胡太后对他说:"我和你是姻戚,为什么要把头缩在元义的车里,说要把我这个老太婆尽早赶跑呢?崔孝芬说:"我蒙受国家巨大的恩惠,确实没有说过这话,假如真有此事,有谁能听到呢!如有听到的人,那么他和元义亲密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我和元义亲密的程度。"胡太后心中明白了,怅然若失地惭愧起来。成景俊想要堵塞泗水来淹彭城,崔孝芬和都督李叔仁等向他发起攻击,成景俊退回。

14 三月,初一,北魏孝明帝下诏书准备亲自西讨。朝廷内外宣布戒严。正碰上秦地叛军向西逃跑,潼关又被收复,初五,下诏銮驾返回去讨伐北方。实际上那儿也都没去。

15 葛荣长期围攻信都,北魏任命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去援救信都。

16 当初,皇上修建同泰庙,又在宫墙上开设大通门来与之对应,取两者互为反切的隐语和协韵,皇上早晚光临寺庙,都从大通门中进出。初八,皇上到同泰寺自加苦行;十一日,皇上从寺里回到宫中,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通。

17 北魏齐州广川郡百姓刘钧聚集部众造反,自命为大行台,清河郡百姓房项自命为大都督,屯据昌国城。

18 夏。四月，北魏将领元斌之讨伐东郡叛乱，杀死赵显德。

19 十七日，柔然头兵可汗派使臣到北魏进贡，并且请求参加北魏讨伐多地叛军。北魏人怕柔然反复无常，朝廷下诏书说因为时值盛夏，暂且等待以后的敕令。

20 北魏萧宝寅战败后，北魏司法机关判处他死刑，皇帝下诏免死削籍为庶民。雍州刺史有病请求解职，朝廷又任命萧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从潼关以西地区都受他的调遣与指挥。杨椿回到故里，他的儿子杨昱要去洛阳，杨椿对他的儿子说："如今雍州刺史的人选自是没有人比萧宝寅更适合了，但是他府中的佐吏，朝廷应该派心腹大臣去担任，哪能任凭他自己选用呢！这一点可以说是朝廷百虑中的一大失算。况且萧宝寅不以刺史之职为荣，我看他得到雍州的地盘，心中特别喜悦，至于赏罚之类的事件，不依常规行事，我恐怕他有异心。你现在去京城，应把我的意思向太后和皇帝讲明，一并告诉朝中宰相，另外派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如果想要关中安定，正需要这样三位官吏。如果不派，结果一定会成为大的祸患。"杨昱当面向胡太后和孝明帝讲述了他父亲的意见，但都没有采纳。

21 五月，丙寅，成景俊攻魏临潼、竹邑[1]，拔之。东宫直阎兰钦攻魏萧城、厥固[2]，拔之，钦斩魏将曹龙牙。

22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讨刘钧，平之。

23 秋，七月，魏陈郡民刘获，郑辩反于西华[3]，改元天授，与湛深智通谋[4]，魏以行东豫州刺史谯国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以讨之，源于恭代世表为东豫州。诸将以贼众强，官军弱，且皆败散之余，不敢战，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

肿，舆出，呼统军是云宝谓曰[5]："湛僧智所以敢深入为寇者，以获、辩皆州民之望，为之内应也。罗闻获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战可破，获破，则僧智自走矣。"乃选士马付宝，暮出城，比晓而至，击获，大破之，穷讨，余党悉平。僧智闻之，遁还。郑辩与子恭亲旧，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将吏面责子恭，收辩，斩之。

24 魏相州刺史乐安王鉴与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6]。鉴幸魏多故，阴有异志、遂据邺叛，降葛荣。

25 己丑，魏大赦。

初，待御史辽东高道穆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纵不法，道穆按之。世哲弟神轨用事，道穆兄谦之家奴诉良[7]，神轨收谦之系延尉。赦将出，神轨启太后先赐谦之死，朝士哀之。

26 彭群、王辩围琅邪，自夏及秋[8]，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马鹿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长史刘仁之将兵击群、辩，破之，群战没。劭，勰之子也。

27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攻邺。子邕行及汤阴[9]，安乐王鉴遣其弟斌之夜袭子邕营，不克；子邕乘胜进围邺城，丁未，拔之，斩鉴，传首洛阳，改姓拓跋氏[10]。魏因遣子邕、裴衍讨葛荣。

28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阖门皆尽，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诣萧宝寅请降。魏复以宝为尚书令，还其旧封[11]。

29 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12]，

魏将军元显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阳[18]引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庆和举城降。夔以让僧智，僧智曰："庆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将应募乌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军素严，必无侵暴，受降纳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帜，建梁帜，庆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获男女四万余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谓君子矣！忘其积时攻战之势，以授一朝新至之将，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攻成不取，以济国事，忠且无私，可谓君子矣！

30 元显伯宵遁，诸军追之，斩获万计。诏以僧智领东豫州刺史，镇广陵。夔引军屯安阳[19]，遣别将屠楚城[20]，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

31 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阁陈庆之攻魏涡阳，诏寻阳太守韦放将兵会之。魏散骑常侍费穆引兵奄至，放营垒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人，放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

魏又遣将军元昭等众五万救涡阳，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陈庆之欲逆战。韦放以魏之前锋必皆轻锐，不如勿击，待其来至，庆之曰："魏兵远来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诸君若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帅麾下二百骑进击，破之，魏人惊骇。庆之乃还，与诸将连营而进，背涡阳城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将士疲弊。闻魏人欲筑垒于军后，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议引军还，庆之杖节军门曰："共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

极多。今诸君皆无斗心，唯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抄暴耳！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审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今日犯者，当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

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军。庆之衔枚⑱夜出，陷其四城，涡阳城主王纬乞降。韦放简遣降者三十余人分报魏诸营，陈庆之陈其俘馘，鼓噪随之，九城皆溃，追击之，俘斩略尽，尸咽涡水，所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

【注释】

①临潼：城名，北魏临潼郡治所，在今安徽灵璧东北。竹邑：城名，北魏南济阴郡治所，在今安徽宿县北。

②东宫直阁：指梁朝太子属下所设直阁将军。萧城：又名歇马城，在今山东冠县。厥固：在今安徽萧县南。

③西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西华南。

④与湛僧智通谋：案，梁将湛僧智正围魏东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息县城关)。

⑤统军：州府属官，武职。

⑥乐安王：元鉴被封为"安乐王"。胡三省注："'乐安'当作'安乐。'"

⑦家奴诉良：家奴投诉主人逼迫(自己)良民为奴婢。案，北魏律令禁止压良为贱。

⑧自夏及秋：他本"夏"均作"春"。

⑨汤阴：县名，治所在今安徽阜阴境。

⑩拓跋氏：本为北魏之姓，孝文帝改姓后，拓跋降为庶姓；改姓拓跋，即贬为庶族。

⑪旧封：指北魏封萧宝寅为丹杨郡公和梁郡公时的封赐。

⑫广陵：指北魏东豫州治所广陵(今河南息县城关)。

⑬武阳：指义阳三关之一的武阳，关位于今河南罗山南。

⑭安阳：指北魏安阳郡城，在今河南汲阳西。

⑮楚城：北魏西楚州治所，又名楚王城，在今河南信阳北。

⑯胡床：坐具，即交椅，又名交床、校椅。

⑰驼涧：地名，在今安徽蒙城西北。

⑲衔枚：古代军队秘密行动时，让士兵口中衔着象筷子一样的东西，防止说话而被敌人发觉。

【译文】

21 五月，初四，梁朝成景俊进攻北魏临潼、竹邑，全都攻下。梁朝东宫直阁将军兰钦进攻北魏萧城、厥固，全都攻下，兰钦斩了北魏将领曹龙牙。

22 六月，北魏都督李叔仁讨伐刘钧，平定了这次叛乱。

23 秋，七月，北魏陈郡的百姓刘获、郑辩在西华县造反，改年号天授，和湛僧智通信合谋，北魏任命代理东豫州刺史谯国人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前往讨伐，源子恭接替曹世表担任东豫州刺史。北魏诸将因为叛军人多势强，政府军弱小，而且都是些战败逃散的残余，不敢交战，想要死守保城。曹世表正背上有疾，肿得很厉害，用轿子抬出来，叫来统军是云宝，对他说："梁朝湛僧智之所以胆敢深入我国腹地为寇，是因为刘获、郑辩都是东豫州百姓中有名望的人物，可以为他做内应。前不久我听说刘获带领军队准备迎接湛僧智，离这里八十里；现在我们出其不意发动攻击，一战就可以把他打败，刘获被打败，那么湛僧智也就不战自退了。"于是挑选人马交是云宝率领，夜晚出城，天亮时赶到指定地点，向刘获发动进攻。把他打得大败，穷追猛打，刘获的余党全部平定。湛僧智听到消息，退兵后撤。郑辩和源子恭有老交情，逃去躲到源子恭家中，曹世表集合将领和官吏当面指责源子恭的违法，收捕了郑辩，将他斩首。

24 北魏相州刺史安乐王元鉴与北道都督裴衍共同救援信都。元鉴对北魏天下大乱幸灾乐祸，暗中藏有异谋，于是占据鄴城反叛，

投降了葛荣。

25 二十八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当初，北魏侍御史辽东人高道穆奉命出使相州，前任相州刺史李世哲奢侈放纵，行为不法，高道穆依法追究他的罪责。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在朝中专权，高道穆的哥哥高谦之家的奴仆向官府起诉主人逼迫良民为奴，李神轨收捕高谦之交给延尉治罪，北魏大赦天下的法令即将宣布，李神轨启奏胡太后先赐死高谦之，朝中人士都哀怜他。

26 梁朝彭群、王辩围攻琅邪郡，从夏天一直到秋天，北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勰派遣司马鹿念，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遣长史刘仁之率兵攻击彭群和王辩，将他们打败，彭群战死。元勰是元叡的儿子。

27 八月，北魏派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进攻鄄城。源子邕行军抵达汤阴，安乐王元鉴派遣他的弟弟元斌之夜间偷袭源子邕的军营，没能取胜；源子邕趁胜利进而围攻鄄城，十七日，攻下了鄄城，杀死元鉴，将他的首级送到洛阳，把元鉴的姓改为拓跋氏。北魏借机派源子邕、裴衍讨伐葛荣。

28 九月，北魏秦州城中的城民杜粲把莫折念生全家杀尽，杜粲自己行使州政。南秦州州城百姓辛琛也自己行使州政，派遣使者到萧宝寅的帐下请求投降。北魏又任命萧宝寅为尚书令，还给他以前追夺的封地。

29 梁朝谯州刺史湛僧智在广陵围攻北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北魏将军元显伯前往援救，梁朝司州刺史夏侯夔从武阳关率军去帮助湛僧智。冬，十月，夏侯夔到达东豫州城下，元庆和献上州城投降。夏侯夔想把受降的功勋让给湛僧智，湛僧智说："元庆和要向您投降，不向湛某投降。现在让我去受降，恐怕和他的本意不合。况且我所统帅的都是响应招募而来的乌合之众，无法用军纪来控制他们；您治军向来严肃，一定不会发生侵犯民众的事件，前去接受投降者，实在是非常合适。"夏侯夔便登上东豫州城，拔掉北魏的旗

帜，树起梁朝的旗帜；元庆和放下武器出城投降。全城的百姓官吏无一骚乱，梁朝共俘获男女四万多口。

臣司马光说："湛僧智真可以称得上是正人君子啊！忘记了自己长期攻战的劳苦，而将受降的战果交给短期内刚刚赶到的将领，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没别人的长处，大功告成却不去占取以便成就国家大事，忠心无私，可以称得上是谦谦君子啊！

30 北魏元显伯连夜逃跑，各路梁军追击他，杀死俘获达万人。皇上下诏任命湛僧智兼任东豫州刺史，镇守广陵城。夏侯夔率军驻守安阳，派遣别将杀尽楚城军民，从此从义阳通往北魏的道路被隔断。

31 梁朝的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阁陈庆之进攻北魏涡阳，梁朝下诏命令寻阳太守韦放率军会师。北魏散骑常侍费穆率军突然来到，韦放的军队营垒还没有建好，手下的士兵只有二百多人，韦放脱下盔甲，翻身下马，靠在交椅上指挥作战。士兵们都殊死奋战，个个以一当百，北魏兵终于撤退。韦放是韦叡的儿子。

北魏又派遣将军元昭等人率领五万人马来援救涡阳，先头部队到达驼涧，离涡阳城四十里。陈庆之想去迎战，韦放认为北魏军队的先锋一定都是些轻装上阵的精锐，不如不与他们交战，等他们大军到达涡阳再说，陈庆之说："北魏军队远道而来已经疲倦，离我们又远。他们一定不会怀疑我们会去迎战，趁他们没有全部集合，定要挫伤他们的锐气。各位将军如果还犹疑不定，陈庆之我请求独自去迎战。"于是率领他麾下二百骑兵出发进攻，把北魏的先头部队打败，北魏人惊恐不安。陈庆之回到梁军驻地，和其他将军连营进发，背靠涡阳城与北魏军相对持。从春天到冬天，两军交战数百次，将士都已十分疲劳。听说北魏人准备在梁军背后修筑营垒，曹仲宗等人担心前后遭受敌人的夹击，商量率军退回。陈庆之拄着朝廷的符节站在军门前说："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历时一年，花费国家

的钱财很多。现在各位全无斗志，一心想着退缩，这难道是想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样子，简直就是聚众抢劫侵暴而已！我听说将军队置于死地作战，方可以求得生还，就是要等到敌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再跟他展开决战。如果你们确想撤兵？我陈庆之另有皇帝的密令在手，现在如有违犯的，我就依敕令处置他！”曹仲宗等人这才作罢。

北魏人修筑十三座城堡，想借此来控制梁朝军队，陈庆之率兵夜间悄悄出城，攻下了其中四座城堡，渑阳城城主王纬请求投降。韦放从投降的北魏士兵中挑选了三十多人前往其他城垒送信，陈庆之把自己俘获的战俘列阵在后面，擂鼓呐喊前进，北魏其余九座城堡也都崩溃，梁朝趁胜追击，差不多把北魏军队全都俘虏杀死，尸体堵住了渑水，梁朝俘获所有城堡中的男女三万多人。

32 萧宝寅之败于泾州也，或劝之归罪洛阳，或曰：“不若留关中言功自效。”行台都令史河间冯景曰[①]：“拥兵不还，此罪将大。”宝寅不从，自念出师累年，糜费不赀，一旦覆败，内不自安；魏朝亦疑之。

中尉郦道元，素名严猛，司州牧汝南王悦嬖人丘念[②]，弄权纵恣，道元收念付狱；悦请之于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杀之，并以劾悦。

时宝寅反状已露，悦乃奏以道元为关右大使[③]。宝寅闻之，谓为取己，甚惧，长安轻薄子弟复劝使举兵。宝寅以问河东柳楷，楷曰：“大王，齐明帝子，天下所属，今日之举，实允人望。且谣言‘鸾生十子九子赐，一子不赐关中

乱④'。大王当治关中，何所疑！"道元至阴盘驿⑤，宝寅遣其将郭子恢攻杀之，收殡其尸，表言白贼所害⑥。又上表自理，称为杨椿父子所谮。

宝寅行台郎中武功苏湛⑦，卧病在家，宝寅令湛从母弟开府属天水姜俭说湛曰⑧："元略受萧衍旨⑨，欲见剿除，道元之来，事不可测，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须为身计，不复作魏臣矣。死生荣辱，与卿共之。"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我百口今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鸟投人，赖朝廷假王羽翼，荣宠至此。属国步多虞，不能竭忠报德，乃欲乘人间隙，信惑行路无识之语，欲以羸败之兵守关问鼎⑩。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但见其败，未见有成，苏湛不能以百口为王族灭。"宝寅复使谓曰："我救死不得不尔，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计耳。"湛曰："凡谋大事，当得天下奇才与之从事，今但与长安博徒谋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于斋阁，愿赐骸骨归乡里，庶得病列死，下见先人。"宝寅素重湛，且知其不为己用，听还武功。

甲寅，宝寅自称齐帝，改元隆绪，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长史毛遐⑪，鸿宾之兄也，与鸿宾帅氐、羌起兵于马祗棚以拒宝寅；宝寅遣大将军卢祖迁击之，为遐所杀。宝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礼未毕，闻败，色变，不暇整部伍，狼狈而归。以姜俭为尚书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达为宝寅使⑫，在洛阳，有司欲收之，惠达逃归长安。宝寅以惠达为

光禄勋。

丹杨王萧赞闻宝寅反，惧而出走，趣白马山[13]，至河桥，为人所获，魏主知其不预谋，释而慰之。行台郎封伟伯等与关中豪桀谋举兵诛宝寅，事泄而死。

魏以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以讨宝寅。

正平民薛凤贤反[14]，宗人薛脩义亦聚众河东[15]，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寅。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

33 十一月，丁卯，以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镇渑阳。戊辰，以渑阳为西徐州。

34 葛荣围信都[16]，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帅励将士，昼夜拒守，粮储既竭，外无救援，己丑，城陷；荣执孚，逐出居民，冻死者什六七。孚兄祐为防城都督，荣大集将士，议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争相为死，都督潘绍等数百人，皆叩头请就法以活使君。荣曰："此皆魏之忠臣义士。"于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魏以源子邕为冀州刺史，将兵讨荣；裴衍表请同行，诏许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请留；臣行，请留衍；若逼使同行，败在旦夕。"不许，十二月，戊申，行至阳平东北漳水曲[17]，荣帅众十万击之，子邕、衍俱败死。

相州吏民闻冀州已陷，子邕等败，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农李神志气自若[18]，抚勉将士，大小致力，葛荣尽锐攻之，卒不能克。

35 秦州民骆超杀杜粲，请降于魏。

【注释】

①行台都令史：尚书行台属官，依尚书都令史之例而设，南北朝时期，尚书都令史与尚书左右丞总领都台事务。

②司州牧：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阳置司州；牧，州刺史的别称。

③关右：指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

④一子不瘅(duàn 段)关中乱：瘅，多作"瘅"，指卵坏，孵不出子；齐明帝萧鸾为萧宝寅之父，萧衍代齐，齐明帝诸子均被害，仅萧宝寅一人逃脱；"关中乱"，意即关中治，他本"乱"下均有"乱者治也"四字。

⑤阴盘驿：指北魏阴盘县驿，在今陕西临潼东北阴盘城。

⑥白贼：关中一带对前秦苻坚以来占据关中的鲜卑人的称呼。

⑦武功：地名，在今陕西扶风东南。

⑧开府属：北魏以萧宝寅为开府仪同三司，故其属官有掾有属；开府属，即开府仪同三司属官。

⑨元略受萧衍旨：元略以从梁朝回到北魏，深受胡太后宠信，萧宝寅此时叛乱，就用此为借口。

⑩问鼎：指窥视天子之位，据《左传》记载，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想霸占周朝天下，遣使问三代传国之宝九鼎的轻重，后世即以问鼎为图谋君位的代称。

⑪都督长史：即都督府长史，萧宝寅为北魏西讨大都督，故设有都督府长史等属官。

⑫文安：县名，北魏置，治所在今陕西延川西南；旧注一说文安县是西汉文安县故地，治所在今河北文安。

⑬白马山：一名白马坂，在今河南洛阳东北。

⑭正平：北魏郡名，治所在今山西新绛。

⑮河东：北魏郡名，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

⑯信都：他本"信"字上均有"魏"字；信都地址在今河北冀县境。

⑰阳平：郡名，北魏置，治所在今河北馆陶。

⑱恒农：即弘农，地名，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函谷关故城，北魏时因避献文帝拓跋弘讳，改弘农为恒农。

【译文】

32 萧宝寅兵败泾州的时候，有人劝他到洛阳去请罪，有人说："不如留在关中立功补过。"萧宝寅手下的行台都令史河间人冯景说："手握重兵不肯回朝，那罪名是非常大的。"萧宝寅不听从他的意见，自认为出兵在外多年，所花费的钱财无法计算，一旦全军覆没，心中很感不安；北魏也怀疑他有不轨行为。

北魏中尉郦道元，向来以严厉苛刻著称，司州刺史汝南王元悦的宠幸者丘念，依仗权势，横行无忌，郦道元将丘念收捕下狱；元悦向胡太后请情，胡太后打算赦免丘念，郦道元把丘念杀了，并且用此事弹劾元悦。

这时萧宝寅反叛的情形已经显露，元悦就上奏朝廷任用郦道元为关右大使。萧宝寅听到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为了抓获自己派来的，心中很害怕，长安城中的轻薄子弟们又劝说让他起兵造反。萧宝寅将此事询问河东人柳楷，柳楷说："大王您是齐明帝的儿子，是天下人心的归属，现在起兵的行动，实在是符合天下人的愿望。况且民间有谣谚说：'萧鸾生十个儿子九个没成器，一个成器将平定关中'。大王您应当统治关中地区，还有什么好犹疑不决的！"郦道元行至阴盘驿，萧宝寅派遣他手下的大将郭子恢进攻杀死了他，收埋了他的尸体，上表朝廷说郦道元被鲜卑人杀害。又上表奏朝廷申辩自己无罪，声称自己为杨椿父子的谗言诬陷。

萧宝寅的行台郎中武功人苏湛，生病在家卧床不起；萧宝寅命令苏湛的姨表弟开府属天水人姜俭去游说苏湛说："元略秉受萧衍的意图，回来后想要将我除掉，郦道元到关中来，事情难以预料，我不能坐着等待死亡，现在必须为自己打算，不再作北魏的大臣了。死生荣辱，愿与您一同享用。"苏湛听了这些话，放声大哭。姜俭马上制止他说："怎么能这样呢！"苏湛说"我一家上下百十口人的性命现在就要被屠灭了，说什么不哭的话！"哭了数十声，才慢慢对姜俭说："替我告诉齐王，他本来因为穷途末路投靠别人，靠朝廷使他

羽翼丰满，享受到如此荣华宠幸。遇上国家多难之际，不能够尽忠报效国家的恩德，还想乘人危难之际，听信路人的无知狂言，想以羸弱残兵守住潼关称帝。现在北魏国运虽然衰落，但天命还没完全改变。况且齐王的恩义还没有遍及百姓，只会看到他的失败，不会看到他的成功，苏湛我不能把一家百口让齐王连族屠灭。"萧宝寅又派人对他说："我为了活命不能不这样做，我之所以没有事先告诉您，是恐怕您坏了我的计谋。"苏湛说："凡是谋划大事的，都应该获得天下的奇才和他一起商议，现在您只和长安的赌徒们谋划，这有成功之理吗！苏湛我担心荆棘一定会长满殿堂，希望能恩赐我回到故乡去，或许可以病死在家中，地下能与祖先相见。"萧宝寅一向很敬重苏湛，并且知道他不会被自己所用，就听任他回到武功。

二十五日，萧宝寅自称为齐帝，改年号为隆绪，在他统帅的部下中实行大赦，设置各级官吏。他的都督府长史毛遐，是毛鸿宾的哥哥，和毛鸿宾一起率领氐族和羌族部落在马祗棚起兵来抵抗萧宝寅，萧宝寅派大将军卢祖迁攻打毛氏兄弟，被毛遐杀死。萧宝寅正在南郊祭祀，举行即皇帝位的礼仪，还没有完毕，听说卢祖迁被杀，脸色都变了，来不及整理好部队，狼狈不堪地回城。任命姜俭为尚书左丞，把心腹要务委任给他。文安人周惠达作为萧宝寅的使节，住在洛阳，有关司法机构准备逮捕他，周惠达逃回了长安。萧宝寅任命周惠达为光禄勋。

北魏册封的丹杨王萧赞听说萧宝寅反叛了，心中恐惧，仓皇出逃，逃往白马山，到河桥时被人抓住，北魏孝明帝知道他没有参预谋反的事情，释放并安慰了他。行台郎封伟伯等人与关中的豪杰们谋划发兵讨平萧宝寅，事情泄露被杀。

北魏任命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去讨伐萧宝寅。

北魏正平郡百姓薛凤贤造反，他的同族人薛脩义也聚集部众在河东郡造反，他们分别占领盐池，围攻蒲坂城，东西连成一片以响应萧宝寅。北魏朝廷下诏命令都督宗正珍孙去讨伐。

33 十一月，初八，梁朝任命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镇守渑阳城。初九，梁朝以渑阳设置西徐州。

34 葛荣围攻信都，从春天一直围到冬天，北魏冀州刺史元孚率领并勉励将士，日夜拒守，粮食已尽，外面又没有救援，十二月初一，信都城失守；葛荣抓住了元孚，把信都城的居民从城里赶出来，冻死的达十分之六七。元孚的哥哥元祐是防城都督，葛荣召集了全部将士来商议元氏兄弟的生死去留。元孚兄弟各人都将罪过推在自己身上，争着去死，元孚手下的都督潘绍等几百人，都磕头请求依法处死他们来救活刺史元孚。葛荣说："这些人都是北魏的忠臣义士。"因此一同被囚禁的五百人都得到免死。

北魏任命源子邕为冀州刺史，率兵讨伐葛荣；裴衍上表请求和源子邕一起出征，朝廷下诏书同意了。源子邕上书说："裴衍出征，我就请求留下；我出征，就请求将裴衍留下；如果逼迫我和他一同出发，败亡的日子不会太远。"北魏朝廷不听他的意见，十二月，二十日，他们到达阳平东北的漳水边，葛荣率领十万人马向他们进攻，源子邕、裴衍一起战败而死。

北魏相州的官吏和百姓听说冀州已经失守，源子邕等人战败，人人担心保不了性命。相州刺史恒农人李神轨镇定自若，他安抚劝勉将士，士兵们个个拚力抗敌，葛荣用上了全部的精锐部队进攻，最终也没能攻下。

35 北魏秦州百姓骆超杀死杜粲，向北魏请求投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著雍涒滩，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

1 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2 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居鲜于脩礼、杜洛周之间，迭来攻围；津蓄薪粮，治器械，随机拒击，贼不能克。津潜使人以铁券说贼党，贼党有应津者，遗津书曰："贼所以围城，正为取北人耳[①]。城中北人，宜尽杀之，不然，必为患。"津悉收北人内子城中而不杀[②]，众无不感其仁。

及葛荣代脩礼统众，使人说津，许以为司徒，津斩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围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围

出，诣柔然头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请，头兵遣其从祖吐豆发帅精骑一万南出；前锋至广昌[3]，贼塞隘口，柔然遂还。乙丑，津长史李裔引贼入，执津，欲烹之，既而舍之。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洛周。

3 乙丑，魏潘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4 萧宝寅围冯翊[4]，未下；长孙稚军至恒农，行台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反，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若愚计可取，愿为明公前驱。"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脩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5]，如何可往？"侃曰："珍孙行陈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蒲反，西逼河潼[6]，封疆多在郡东。脩义驱帅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来至，皆有内顾之心，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7]，侃声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观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军举三烽，当亦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其故，各自散归；脩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丙子，稚克潼关，遂入河东。

会有诏废盐池税，稚上表以为："盐池天产之货，密迩京畿，唯应宝而守之，均赡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磬竭，冀定扰攘，常调之绢不复可收，唯仰府库，有出无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不下三十万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8]。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径解河东者，非缓长安而急蒲反，一失盐池，三军乏食。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与物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国用不足，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夺人私财，事不获已。臣辄符同盐将、尉，还帅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

萧宝寅遣其将侯终德击毛遐。会郭子恢等屡为魏军所败，终德因其势挫，还军袭宝寅；至白门[9]，宝寅始觉，丁丑，与终德战，败，携其妻南阳公主及其少子帅麾下百余骑自后门出，奔万俟丑奴。丑奴以宝寅为太傅。

二月，魏以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群盗李洪攻烧巩西阙口以东[10]，南结诸蛮；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讨之。穆败洪于阙口南，遂平之。

【注释】

①北人：北方人，相对北魏都城洛阳一带而言。

②子城：指大城附属的小城，如外城所围之内城、以及附郭的月城等。

③广昌：县名，属代郡，治今河北涞源北。

④冯翊：郡名，北魏置，治所在今陕西高陵境。

⑤虞坂:地名,一作虞阪,又称颛轮、颛陵阪,在今山西平陆东。

⑥河滨(chún 唇):河边,水边。

⑦石锥壁:地名,因建于石锥山而得名,在今山西永济虞乡镇东。

⑧事同再失:梁武帝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北魏宣武帝接受御史中尉甄琛建议,罢盐池之禁,为一次失计;此次又废盐池税,故称"再失"。

⑨白门:指长安城西南门。

⑩巩:巩县,治所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译文】

梁纪八　戊申(公元528年),一年。

高祖武皇帝八

大通二年(戊申,公元528年)

1春,正月,初五,北魏任命北海王元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2北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卫定州城,处在鲜于脩礼和杜洛周的中间,被二人轮番围攻;杨津积聚粮食和柴草,修缮武器,随机应变地抗击敌人,叛军无法攻下定州城。杨津暗中派人持铁券证书游说叛军,叛军中响应杨津的人,给杨津送来回信说:"叛军之所以围攻定州城,只是为了获得城中的北方人罢了。定州城中的北方人,应该全都杀掉,不这样的话,一定会成为后患。"杨津把城中的北方人全都抓起来关在子城中但并不杀死,北方人个个都感激他的仁道。

等到葛荣接替鲜于脩礼统治他的军队之后,派人来游说杨津,答应让杨津担任自己的司徒之职,杨津杀了葛荣的使者,坚守定州城三年。杜洛周围攻定州,北魏无力来援救杨津。杨津派遣他的儿子杨遁突破包围冲了出去,到柔然头兵可汗那儿求援。杨遁日夜不停哭着请求救兵,头兵可汗派遣他的叔祖吐豆发统帅一万精锐骑兵向南进发;先头部队抵达广昌,叛军扼守住南下关口,柔然军队就撤了回来。初七,杨津的长史李裔引进叛军,抓住了杨津,叛军先准备将杨津煮死,不久又把他放了。瀛洲刺史元宁献上州城投降了

杜洛周。

3 初七，北魏潘嫔生下一个女儿，胡太后假称是生的儿子。初八，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泰。

4 萧宝寅围攻北魏冯翊郡，没能攻下；长孙稚的军队抵达恒农郡，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魏武帝和韩遂、马超在潼关交战，相持不下，韩遂、马超的才能，根本不能跟魏武帝相比，但是双方久久不能分出胜负，其原因就在韩遂、马超扼守了险要地形。现在叛军防守已很牢固，就是魏武帝再生，也不能施展他的才智和勇武。我们还不如向北去夺取蒲坂，渡过黄河向西发展，进入萧宝寅的腹心之地，将我们的士兵置于不战必死之地；这样华州的围困就不交战也能自动解除，潼关的守敌也一定会顾及后方而撤走，叛军的关键地方已经解决，长安城就垂手可得了。如果您认为我的计策可用，希望您能让我做您的前锋。"长孙稚说："你的计策是很好的；但现在薛脩义围攻河东，薛凤贤占据安邑，宗正珍孙守卫虞坂无法前进，我们哪里走得了？"杨侃说："宗正珍孙是一介武夫，偶然的机遇才使他得以成为大将，他可以供别人调遣，怎有能力指挥他人！河东郡治所在蒲坂城，西边靠近黄河岸边，属地则大多位于郡城东边。薛脩义驱使他手下的军队和百姓围攻蒲坂城，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留在原先所在的村庄，一旦听说官军来到，都会有顾及家室的忧虑，一定会听到风声便自行溃散的。"长孙稚便派自己的儿子长孙子彦和杨侃率兵从恒农渡过黄河北上，占据石锥壁，杨侃倡议说："现在我们暂且驻扎在此等待步兵，另一方面也为了考察民心向背。"下令把那些送投降名单的人各自回他们的村庄，"等到行台所属官军燃起三堆烽火的时候，你们也应当点燃烽火来响应；谁要是不点烽火响应，自然就是叛军党羽，我们将进军攻击，把他们杀掉，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后犒赏三军。"因此村民们互相转告，即使实际并没投降的人也假装燃起烽火，一夜之间，数百里地方到处都是火光，围攻蒲坂城的叛军一时弄不清缘故，各自四散逃回自己的村

庄;薛脩义也逃回了家,与薛凤贤一起请求投降。十八日,长孙稚攻下潼关,于是进入河东郡。

正赶上北魏朝廷下诏令废止盐池税,长孙稚上表朝廷认为:"盐池是天然的物产,和京城相距很近,只应该珍视并守护,按常规均衡补充国库。现在国家多难,府库空竭,冀州、定州骚扰不断,正常的征绢不再能收到,全靠国库支付,结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大致估计盐税,一年之内,依照绢的价值而言,不少于三十万匹,这可是等于把冀州和定州移置到京郊;现在如果把盐池税免去了,那可就是第二次失计了。下臣我上次违背严明的圣旨,不先讨平潼关叛军,径直去解河东之围,不是以为长安可以暂缓而蒲坂紧急,是怕一旦失去了盐池,那会导致三军缺乏军资。幸亏上天帮助大魏,我的这一着没有失策。从前高祖太平盛世的年份,国家什么也不缺少,尚且创置盐官而对盐池加以守护,这并不是和老百姓争夺这一点物质利益,而是恐怕因为老百姓争夺盐池之利而搞乱了风俗。何况现在国家费用不足,地租已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粮食,调绢已征收了来年的实物,这些都是抢夺老百姓私产的行为,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下臣我现在就汇同管理盐池的将、尉们行动,回去率领各自的部下,按常规征收盐税,是否可行,再等候以后的敕令。"

萧宝寅派遣他的将领侯终德向毛遐进攻。正碰到郭子恢等人多次被北魏军队打败,侯终德趁萧宝寅势力遭受挫折之际,撤回军队袭击萧宝寅,侯终德的部队到达白门,萧宝寅方才发觉。十九日,萧宝寅和侯终德交战,失败,携带了他的妻子南阳公主以及小儿子率领一百多名骑兵从后门逃出,投奔了万俟丑奴。万俟丑奴任用萧宝寅为太傅。

二月,北魏任命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群盗李洪等进攻烧毁巩县以西伊阙口以东地区,并且和南面各蛮族互相勾结;北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前去讨伐。费穆

在伊阙口南部击败李洪，最后平定了群盗。

5 葛荣击杜洛周，杀之，并其众。

6 魏灵太后再临朝以来，嬖倖用事，政事纵驰，恩威不立，盗贼蜂起，封疆日蹙。魏肃宗年浸长，太后自以所为不谨，恐左右闻之于帝，凡帝所爱信者，太后辄以事去之，务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骑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宠于帝，使领左右；太后屡讽之，欲用为州，士恢怀宠，不愿出外，太后乃诬以罪而杀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语，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杀之于城南而悬赏购贼[①]。由是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是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②]，魏朝惮之。高欢、段荣、尉景、蔡俊先在杜洛周党中，欲图洛周不果，逃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刘贵先在尔朱荣所，屡荐欢于荣，荣见其憔悴，未之奇也。欢从荣之马厩，厩有悍马，荣命欢翦之，欢不加羁绊而翦之，竟不蹄啮，起，谓荣曰："御恶人亦犹是矣。"荣奇其言，坐欢于床下，屏左右，访以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畜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欢曰："今天子阁弱，太后淫乱，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之罪以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③]。"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

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孙也，与荣善，荣兄事之。荣常与天穆及帐下都督贺拔岳密谋，欲举兵入洛，内诛雙倖，外清群盗，二人皆劝成之。

荣上书以"山东群盗方炽，冀、定覆没，官军屡败，请遣精骑三千东援相州。"太后疑之，报以"念生枭戮，宝寅就擒，丑奴请降，关、陇已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渐平。又，北海王颢帅众二万出镇相州，不须出兵。"荣复上书，以为"贼势虽衰，官军屡败，人情危怯，恐实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瓌荷国厚恩，未应忘报，宜遣发兵东趣下口以蹑其背④，北海之军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⑤，滏口以西⑥，分据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遂勒兵召集义勇，北捍马邑⑦，东塞井陉。徐纥说太后以铁券间荣左右，荣闻而恨之。

魏肃宗亦恶俨、纥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诏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荣以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⑧，帝复以私诏止之。俨、纥恐祸及己，阴与太后谋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为帝，大赦。既而下诏称："潘充华本实生女⑨。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宜膺大宝。百官文武加二阶，宿卫加三阶。"乙卯，钊即位。钊始生三岁，太后欲久专政，故贪其幼而立之。

尔朱荣闻之，大怒，谓元天穆曰："主上晏驾，春秋十九，海内犹谓之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帅铁骑赴哀山陵，翦除奸佞，更立长

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复见于今矣。”乃抗表称：“大行皇帝背弃万方，海内咸称酖毒致祸。岂有天子不豫，初不召医，贵戚大臣皆不待侧，安得不使远近怪愕！又以皇女为储两⑩，虚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选君于孩提之中，实使奸竖专朝，隳乱纲纪，此何异掩目捕雀，塞耳盗钟。今群盗沸腾，邻敌窥窬，而欲以未言之儿镇天下，不亦难乎！愿听臣赴阙，参预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侍卫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⑪，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择宗亲以承宝祚。”荣从弟世隆，时为直阎，太后遣诣晋阳慰谕荣；荣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来，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预为之备，非计也。”乃遣之。

【注释】

①而悬赏购贼：他本“而”下均有“诈”字。

②广：当作“唐”，指北魏唐州，治所在白马城（今山西临汾）。

③贺六浑：高欢，字贺六浑。

④下口：地名，旧注认为是指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东南。

⑤井陉：指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西北。

⑥滏口：地名，古“太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滏水发源于此。

⑦马邑：地名，在今山西朔县。

⑧上党：北魏郡名，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古城。

⑨潘充华：即潘嫔；充华，宫中女官名。

⑩储两：又称储后、储君、储副等，均为太子别称。

⑪司败：即司寇。古代官名，掌刑狱。

【译文】

5 葛荣进攻杜洛周，把他杀死，吞并了他的部众。

6 北魏胡太后重新执政以来，受宠小人专权，政事混乱，朝廷的恩信威仪无法施及各地，盗贼蜂拥而起，北魏的领土一天天缩小。北魏孝明帝年龄一天天大起来，胡太后自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谨慎，担心身边的大臣会向孝明帝报告，所以凡是孝明帝宠信的人，胡太后就借某种事情除掉他，一定要堵塞住各种途径，不让孝明帝知道外面的事情。通直散骑常侍昌黎人谷士恢受孝明帝的宠信，孝明帝让他统领左右禁卫军。胡太后屡次向孝明帝暗示此事，想将谷士恢调放外地任职，谷士恢依恃孝明帝的宠信，不愿离京外调，胡太后就罗织罪名把他杀死。有位名叫蜜多的道人，能讲西域少数民族语言，孝明帝经常将他召唤在身边侍问，胡太后派人将他杀死在京城城南，又假装重金悬赏杀人犯。因此胡太后和孝明帝母子之间，隔阂日益加深。

这时候，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的兵多势强，北魏朝廷对他很害怕。高欢、段荣、尉景、蔡俊原先在杜洛周手下，想杀掉杜洛周没有成功，逃去投奔葛荣，后来又逃奔尔朱荣。刘贵早在尔朱荣手下，曾多次向尔朱荣推荐高欢，尔朱荣见高欢身体瘦弱，相貌憔悴，没有认为他有什么独特之处。高欢跟着尔朱荣走到马棚去，尔朱荣看见马棚中有匹悍马，就命令高欢去修剪这匹悍马的鬃毛，高欢没有给马绊住四蹄，安上马笼头就开始修剪，悍马居然没踢没咬高欢，高欢站起身，对尔朱荣说："制服恶人也应该象这样。"尔朱荣惊奇他的这番话，让高欢坐到交椅上，屏退了身边侍从，向他咨询时事，高欢说："听说大人您的马匹布满十二座山谷，按毛色分成不同的马群，您养了这么多的马到底有什么用呢？"尔朱荣说："只想听听你的意见！"高欢说："如今皇帝弱小，壅蔽不明，太后淫乱，宠信的小人专权，朝政混乱。凭大人您的雄才大略，趁这个时机施展才略，讨伐郑俨、徐纥的

罪行以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之辈，霸主的业绩举手可得，这就是我贺六浑（高欢）的看法。”尔朱荣非常高兴，和高欢从中午一直交谈到半夜才出来，从此高欢经常参与尔朱荣的军事谋划。

并州刺史元天穆，是拓跋孤的五世孙，和尔朱荣关系很好，尔朱荣象兄长一样事奉他。尔朱荣跟元天穆以及元天穆手下的都督贺拔岳秘密策划，准备发兵进入洛阳，杀掉朝中的宠幸权臣，清除朝廷外面的所有盗贼，元天穆和贺拔岳都鼓励他这样做。

尔朱荣上书朝廷认为“崤山以东地区各种盗贼的活动正猖獗，冀州、定州已经失守，官军多次被打败，我请求朝廷派遣三千精锐骑兵开赴东边救援相州。”胡太后对尔朱荣的建议持怀疑态度，便回答尔朱荣说：“莫折念生已被斩首示众，萧宝寅被抓住，万俟丑奴请求投降，关中、陇山地区已经平定。费穆把各处的土著叛众打得大败，绛郡叛乱的蜀人也逐渐平定。另外，北海王元颢统帅二万部众出去镇守相州，因而不必派兵去增援相州。”尔朱荣又上书，认为“盗贼的势力虽然衰弱，但官军多次被打败，人心害怕，恐怕实际上难起作用。如果不重新考虑战争策略的话，难以保证万无一失。下臣私下认为柔然可汗阿那瓌蒙受过国家厚恩，不应该忘记报答，应该让他发兵东进到下口一带，以便背后向相州的叛军发动攻击，北海王元颢的军队严加警戒，在正面抵挡敌人，下臣我手下的人马虽少，可尽力命令部队从井陉以北，滏口以西进军，分别占领险要地形，从中间要害部位向叛军发起攻击。葛荣虽然兼并杜洛周的部队，恩德还没施行，威信尚未建立，两支部队还未融合一体，这种形势下发动进攻，势必会使他们分裂溃散。”于是尔朱荣指挥军队，召集义勇之士，向北占据马邑，往东扼守井陉。徐纥劝说胡太后用铁券证书去间离尔朱荣身边人背叛尔朱荣，尔朱荣听说后心中愤恨。

北魏孝明帝也厌恶郑俨、徐纥等人，逼迫胡太后除掉他们，但没能成功，秘密下诏书命令尔朱荣率兵向京城进发，准备用尔朱荣的力量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任命高欢为前锋，部队行军抵达上党

后，孝明帝又私下诏令尔朱荣停止进军。郑俨、徐纥恐怕灾祸将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暗中与胡太后秘谋用毒酒毒死孝明帝，二十五日，孝明帝突然去世。二十六日，胡太后立孝明帝的女儿为帝，大赦天下。不久又下诏书声称："孝明帝潘嫔所生的实际是女儿。临洮王元宝晖的王子元钊，是高祖的嫡系后代，应该为一代君主。即位之日，文武百官各加升二级，宿卫官各加三级。"二十七日，元钊即皇帝位。元钊刚刚三岁，胡太后想要长久独掌政权，所以贪图他年幼无知而立他做了皇帝。

尔朱荣听说这一消息，心中大怒，对元天穆说："皇上去世，年纪十九岁，天下人还说他是小皇帝；何况现在奉立还不会讲话的小孩来为一国之主，这样想得天下太平，怎么可能呢！我想要率领将士赶赴京城哀悼孝明帝，清除奸佞小人；另立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觉得怎样？"元天穆说："你这样完全就是当代的伊尹和霍光啊！"尔朱荣于是上表直言说："已故皇帝丢下他的天下走了，全国上下都说皇帝是被毒酒毒死的。难道说皇上身体不适，病发时不召御医治疗，病重时贵戚大臣不服侍在左右？皇帝死得如此突然，这能不叫全国各地的人感到奇怪、吃惊！再者把皇女立为太子，名不符实地大赦天下，对上欺骗天地，对下为迷惑臣民。事后又从小孩之中选立国君，实际上是让奸佞小人独揽朝政，破坏国家纲纪，这和蒙住眼睛捕雀，掩塞耳目偷钟有什么两样。如今天下盗贼纷纷，邻近的敌国窥视着我们，而朝廷却用一个话都还不会说的小孩来治国安邦，这不是太难了吗！希望朝廷允许我赶赴京城，参与商议国家大事，向侍卫的臣子们询问孝明帝去世的原因，查问清楚禁卫将士们不知道的内幕，将郑俨、徐纥一伙人交司寇处理，以洗清我们君主被人暗害的耻辱，消除远远近近臣民的怨恨之情，然后再另择宗室成员继承皇位。"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此时担任朝廷的直阁将军，胡太后派他到晋阳去向尔朱荣慰问劝说；尔朱荣想要将他留下来，尔朱世隆说："朝廷怀疑兄长你的用心，所以派我来安抚你，现

在你把我留下，这就使得朝廷能预先对你作些防备，不是个好办法。”于是就让尔朱世隆回了洛阳。

7 三月，癸未，葛荣陷魏沧州[1]，执刺史薛庆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8 乙酉，魏葬孝明帝于定陵，庙号肃宗。

9 尔朱荣与元天穆议，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勋[2]，其子长乐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从子天光及亲信奚毅、仓头王相入洛，与尔朱世隆密议。天光见子攸，具论荣心，子攸许之。天光等还晋阳，荣犹疑之，乃以铜为显祖诸孙各铸像[3]，唯长乐王像成。荣乃起兵发晋阳，世隆逃出，会荣于上党。灵太后闻之，甚惧，悉召王公等入议，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为，莫肯致言。徐纥独曰：“尔朱荣小胡[4]，敢称兵向阙，文武宿卫足以制之。但守险要以逸待劳，彼悬军千里，士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为然，以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帅众拒之，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将兵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5]。先护，俨之从祖兄弟也。

荣至河内[6]，复遣王相密至洛，迎长乐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与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潜自高渚渡河[7]，丁酉，会荣于河阳[8]，将士咸称万岁。戊戌，济河，子攸即帝位，以劭为无上王，子正为始平王，以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

郑先护素与敬宗善，闻帝即位，与郑季明开城纳之。李神轨至河桥，闻北中不守，即遁还；费穆弃众先降于荣。徐纥矫诏夜开殿门，取骅骝厩御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亦走还乡里。太后尽召肃宗后宫，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发。荣召百官迎车驾，己亥，百官奉玺绶，备法驾，迎敬宗于河桥。庚子，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9]。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沉太后及幼主于河。

费穆密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服。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知公虚实，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恐公还北之日，未渡太行而内变作矣。"荣心然之，谓所亲慕容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芟翦，终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何如？"绍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权，殽乱四海，故明公兴义兵以清朝廷。今无故歼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长策也。"荣不听，乃请帝循河西至淘渚[10]，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前黄门侍郎王遵业兄弟居父丧，其母，敬宗之从母也，相帅出迎，俱死。遵业，慧龙之孙也，俊爽涉学，时人惜其才而讥其躁。有朝士百余人后至，荣复以胡骑围之，令曰："有能为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出应募，遂使为之。荣又令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皆称万岁。荣又遣数十人拔

乃向行宫，帝与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帐外。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诈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杀劭及子正，又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置之幕下。

帝忧愤无计，使人谕旨于荣曰："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岂敢妄希天位！将军见逼，以至于此。若天命有归，将军宜时正尊号；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当更择亲贤而辅之。"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荣疑未决。贺拔岳进曰："将军首举义兵，志除奸逆，大勋未立，遽有此谋，正可速祸，未见其福。"荣乃自铸金为像，凡四铸，不成。功曹参军燕郡刘灵助善卜筮，荣信之，灵助言天时人事未可。荣曰："若我不吉，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有天命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思愧悔曰："过误若是，唯当以死谢朝廷。"贺拔岳请杀高欢以谢天下，左右曰："欢虽复愚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多事，须藉武将，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夜四更，复迎帝还营，荣望马首叩头请死。

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为迁都之计。荣狐疑甚久，武卫将军汎礼固谏。辛丑，荣奉帝入城。帝御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从太原王将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二阶，武官三阶，百姓复租役三年。时百官荡尽，存者皆窜匿不出，唯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赦于阙

下。洛中士民草草[11]，人怀异虑，或云荣欲纵兵大掠，或云欲迁都晋阳；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率皆逃窜，什不存一二，直卫空虚，官守旷废。荣乃上书，称："大兵交际，难可齐一，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粉躯不足以塞咎，乞追赠亡者，微申私责。无上王请追尊为无上皇帝，自余死于河阴者，王赠三司，三品赠令、仆，五品赠刺史，七品已下白民赠郡镇。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劳问。"诏从之。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无上王之子韶为彭城王。荣犹执迁都之议，帝亦不能违；都官尚书元谌争之[12]，以为不可，荣怒曰："何关君事，而固执也！且河阴之事，君应知之。"谌曰："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奈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谌！谌，国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复何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荣大怒，欲抵谌罪，尔朱世隆固谏，乃止。见者莫不震悚，谌颜色自若。后数日，帝与荣登高，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臣昨愚阔，有北迁之意，今见皇居之盛，熟思元尚书言，深不可夺。"由是罢迁都之议。谌，谧之兄也。

癸卯，以江阳王继为太师，北海王颢为太傅；光禄大夫李延寔为太保，赐爵濮阳王；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爵上党王；前侍中杨椿为司徒；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领尚书令，进爵顿丘王；雍州 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冯翊王；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赐爵魏郡王；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恭加仪同三司；其余起家暴贵者，不可胜数。延寔，沖之子也，以帝舅故，

得超拜。

徐纥弟献伯为北海太守，季产为青州长史，纥使人告之，皆将家属逃去，与纥俱奔泰山⑬。郑俨与从兄荥阳太守仲明谋据郡起兵，为部下所杀。

丁未，诏内外解严。

【注释】

①沧州：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置，治所在今河北盐山西北。

②彭城武宣王：指北魏彭城王元勰，谥号宣武。

③显祖：北魏献文帝元弘的庙号。

④尔朱荣小胡：尔朱荣先人本为胡人，北魏曾任用他为秀容（今山西忻县西北）酋长，统治当地胡人，故徐纥称他为"小胡"。

⑤小平津：地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的黄河上。

⑥河内：北魏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沁阳。

⑦高渚：地名，在今河南孟津东。

⑧河阳：北魏河阳县，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北故北中城，是由黄河以北抵达洛阳的要冲。

⑨河阴：地名，位于今河南洛阳东北。

⑩淘渚：又作"陶渚"，北魏河阳县西南十三里古遮马堤。

⑪士民草草：指百姓忧心忡忡，唯恐飞来横祸；草草，语出《诗经·巷伯》"劳人草草"。

⑫都官尚书：即隋朝以后的刑部尚书，北魏时职掌军事刑狱，因与侍中、散骑常侍等常在天子左右，故又称"常伯"。

⑬泰山：指北魏所置泰山郡，属兖州，治所在今山东泰安东南；徐纥"东奔兖州"，即指此处奔泰山。

【译文】

7三月，二十六日，葛荣攻陷了北魏的沧州，抓住了沧州刺史薛庆之，城中居民被杀的达十分之八九。

8 二十八日，北魏将孝明帝安葬在定陵，庙号肃宗。

9 尔朱荣和元天穆商议，认为彭城王元勰对北魏忠心耿耿，建有功勋，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平素声誉很好，准备立他为皇帝。又派他的侄子尔朱天光和亲信奚毅、仆役王相到洛阳，和尔朱世隆秘密商议。尔朱天光见到元子攸，详细地向他转述了尔朱荣的意思，元子攸答应了。尔朱天光等人回到晋阳，尔朱荣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让谁做皇帝好，就用铜给显祖所有子孙都铸像，用以占卜皇帝人选，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像铸成了。尔朱荣于是发兵离开晋阳向南进军，尔朱世隆从洛阳逃出，在上党与尔朱荣会合。胡太后听说这一消息，心中非常害怕，把所有王公大臣全都召集进宫商议，皇室大臣都痛恨胡太后的所作所为，没有人肯讲话献策。徐纥一个人说："尔朱荣那个小胡人，竟敢兴兵来进犯朝廷，文武大臣和禁卫军就足够来制服他了。只要我们守卫住险要地区，以逸待劳，他孤军南下千里，人马疲惫不堪，我们肯定可以打败他。"胡太后也认为是这样，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部队去阻击尔朱荣，别将郑季明、郑先护率兵去守卫河桥，武卫将军费穆驻兵于小平津。郑先护是郑俨的堂兄弟。

尔朱荣进军到河内时，又派王相秘密到洛阳去，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夏，四月，初九，元子攸和他的哥哥彭城王元劭、弟弟霸城公元子正偷偷地从高渚渡过黄河北进，初十，在河阳与尔朱荣相会，将士们见了元子攸都呼万岁。十一日，部队渡过黄河南下，元子攸即皇帝位，任命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任命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爵为太原王。

郑先护一向和孝庄帝元子攸关系亲密，听说孝庄帝已经即位了，便和郑季明一起打开河阳城门把孝庄帝迎进城去。李神轨抵达河桥，听说河阳城已失守，就马上撤回洛阳；费穆则丢下部队自己先去投降了尔朱荣。徐纥假托胡太后的诏令在夜晚打开了宫殿大

门，从骅骝厩里取了十匹御马，往东逃奔兖州去了，郑俨也跑回了自己的老家。胡太后把孝明帝后宫嫔妃全部召集起来，命令她们全部出家为尼，胡太后自己也削了发。尔朱荣召集文武百官迎接孝庄帝的车驾入京，十二日，北魏文武百官献上玉玺和绶带，准备了车辇，到河桥迎接孝庄帝圣驾。十三日，尔朱荣派骑兵抓住了胡太后以及她立的儿皇帝，押送到河阴。胡太后对尔朱荣讲了许多话，尔朱荣拂衣而起，将胡太后和儿皇帝沉入黄河。

费穆偷偷地劝尔朱荣说："您手下人马不超过万人，现在长驱直入地进入到洛阳，前面没有阻挡，既没有战胜的威信，众人心中一向又并没有屈服于您。大臣们凭着京师的势力，百官的强盛，又了解您的虚实，所以有轻慢之心。如果您不大肆施行杀戮，另外树立自己的亲信和党羽，恐怕您回到北方去的时候，还没有过太行山朝廷已发生了变乱了。"尔朱荣认为他说得对，对自己的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城中的人口繁盛，骄奢淫佚已成习惯，如果不将他们剪灭一些，恐怕最终仍难制服他们，我准备借百官出迎圣驾的时候，把他们全都杀了，你认为怎么样？"慕容绍宗说："胡太后荒淫无道，奸佞小人把持权柄，国家一片混乱，所以您才率领仁义之师来肃清朝廷。现在无故屠杀众多官吏，对忠义之士和奸佞小人不加区别，恐怕会失去了天下的人心，这不是获取天下的良策。"尔朱荣不听，于是请孝庄帝沿黄河向西到了淘渚，把文武百官带到淘渚行宫的西北，说是准备祭天。文武百官集合起来以后，尔朱荣便布置胡人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责难他们说，天下混乱，孝明帝突然间死去，都是因为你们这些朝中大臣贪婪无忌，不能匡正时政所致，说完便命令士兵屠杀他们，从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以下，被杀的朝臣达二千多人。原黄门郎王遵业兄弟正在为父亲服丧，他的母亲是北魏孝庄帝的姨妈，他们兄弟一起出来迎接孝庄帝，也都被杀。王遵业是王慧龙的孙子，俊拔豪爽而学识广博，当时人爱惜他的才学而讥讽他的急躁。有一百多位朝臣比规

定的时间晚到，尔朱荣又用胡人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下令说："能够写禅让文告的可以免去一死。"侍御史赵元则走出来响应，尔朱荣就让他来写禅文。尔朱荣又命令他手下的将士们喊"元氏已经灭亡，尔朱氏已经兴起"，大家全都高呼万岁。尔朱荣又派好几十人提着刀走向行宫，孝庄帝和无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一齐走出帐幕来。尔朱荣先派了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人叱列杀鬼两人站在孝庄帝身边，假称是防卫孝庄帝的安全，把孝庄帝抱入帐幕，其余的几十人就杀了无上王元劭及始平王元子正，尔朱荣又派了好几十人把孝庄帝转移到河桥，把他安置军营帐幕之下。

孝庄帝忧愁愤慨，无计可施，派人向尔朱荣说明自己的意愿说："帝王朝代的更替，变化没有定规。现在天下四分五裂，将军您振臂而起，所向无敌，这可是天意，而不是凭人力能够达到的。我本意是来投奔您的，愿望不过是保全性命，哪里敢妄想来做皇帝！只因为将军逼我登位，我才到了现在这样。如果天命已归尔朱氏，将军您趁早确定尊号；如果您推却而不肯登基，想保存大魏的社稷，也应该选择仁厚贤德的人来辅佐他。"此时都督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尔朱荣身边的人大多赞同，尔朱荣自己犹豫不决。贺拔岳进言说："将军您首先发动仁义之师，目的在于铲除奸佞不义之辈，大功尚未完成，马上又想自立为帝，我认为这样只能是很快招致灾祸，我看不出它的福兆。"尔朱荣就给自己铸造铜像来占卜吉凶，共铸了四次，也没有铸成。尔朱荣的功曹参军燕郡人刘灵助很会卜筮之术，尔朱荣很信任他，刘灵助说天时人事两方面都不能称帝。尔朱荣说："如果我做皇帝不吉利，那么应该把元天穆请出来做皇帝。"刘灵助说："元天穆也不吉利，只有长乐王符合天命。"尔朱荣此时也神情恍惚，自己支持不住了，过了很久才醒悟过来，又后悔又惭愧，说："我的过错如此之大，只有以一死来向朝廷谢罪了。"贺拔岳请求把高欢杀了来向天下人谢罪，尔朱荣手下亲近的人说："高欢虽然愚蠢地出了个疏漏的主意，说出的话没想到是否吉利，但现在

天下战乱不断，还必须要依靠武将，请求把他饶了，让他以后为您效力。”尔朱荣这才作罢。夜晚四更的时候，又将孝庄帝接回自己的营帐，尔朱荣自己向着孝庄帝的马首叩头请求以死谢罪。

尔朱荣手下的胡人骑兵屠杀京城的朝臣已经很多，便害怕再进驻洛阳城中，准备作向北方迁都的打算。尔朱荣心中犹豫了很久，武卫将军汎礼坚决劝谏。十四日，尔朱荣护卫孝庄帝到洛阳城。孝庄帝住在太极殿，下诏令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义。尔朱荣手下的将士，每人晋升五级官阶，在京城的文官每人晋升二级，武官三级官阶，老百姓免除三年的租赋徭役。这时京城里的大臣们已被屠灭殆尽，活下来的都逃窜躲藏，不愿出来，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个人在宫阙下面拜领圣旨。洛阳城中居民人人害怕飞来横祸，个个心中另有打算，有的说尔朱荣准备让他的军队大肆杀戮抢劫，有的说朝廷准备迁都晋阳；因此洛阳城中富人抛弃住宅，穷人背着包袱，全都向外逃跑，城中居民留下的不到十分之一二，宫廷守卫无人，官府长久空缺。尔朱荣于是上书孝庄帝，说：“大军交战的时候，很难对所遇到的人一一区别善恶，所以京城的各诸侯王和朝廷重臣，横遭杀害的很多，我现在粉身碎骨也无法抵消罪责，请求皇上对那些死去的人赠追封爵，以稍微减轻一点我的罪责。请追尊无上王元劭为无上皇帝，其余在河阴遇难的人，爵位为王的追赠太尉、司空、司徒等职，三品官阶者追赠令、仆，五品官阶者追赠刺史，七品以下以及没有官职的士民追赠为郡太守和镇将等；凡是已经遇害本人又没有子嗣的，随便过继子孙，马上就授予封爵。又派遣使者在洛阳城中挨家挨户安抚城民。”孝庄帝下诏书同意了他的请求。因此朝廷官吏们才渐渐出来，城中的人心基本安定下来。分封无上王元劭的儿子元韶为彭城王。尔朱荣还坚持迁都的主张，孝庄帝也不能违背；都官尚书元谌争辩迁都之事，认为迁都不妥，尔朱荣发怒说：“迁都关你什么事，你这么固执！况且河阴朝臣被杀的事，你应该是知道的。”元谌说：“国家大事应当与天下的人民来共

同商量，怎么能用河阴的血腥事来恐吓我元湛呢！元谌是皇家的宗族，任尚书之职，活着既然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死亡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即使就在今天碎尸万段，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尔朱荣非常恼怒，准备将元谌治罪，尔朱世隆坚持劝阻，这才作罢。在旁边目睹这一场面的官吏个个胆战心惊，元谌脸色依旧，毫无畏惧。又过了好几天，孝庄帝和尔朱荣一同登高游览，看到洛阳城中宫庭宏伟壮丽，树木排列成行，尔朱荣不由得感叹道："下臣我前些天是如此愚昧狭隘，竟然有迁都的想法，现在看到洛阳城是这样壮观，再好好想想元尚书的话，确实是不易之言。"因此撤消了迁都的议题。元谌是元谧的哥哥。

十六日，北魏任命江阳王元继为太师，北海王元颢为太傅；光禄大夫李延寔为太保，赐封他濮阳王的爵位；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封上党王的爵位；任命原侍中杨椿为司徒；车骑大将穆绍为司空，兼任尚书令，进封顿丘王的爵位；任命雍州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封他冯翊王的爵位；任命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左仆射，赐封为魏郡王；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元恭加官为仪同三司；此外从平民突然升迁高官的，多得数不清。李延寔是李沖的儿子，因为是孝庄帝的舅舅，所以能被破格升迁。

徐纥的弟弟徐献伯是北魏北海郡太守，郑季产是北魏青州长史，徐纥派人告知他们朝廷变故，二人都带上家属逃走，和徐纥一同投奔到兖州泰山郡。郑俨和堂兄北魏荥阳太守郑仲明密谋占据荥阳起兵反叛，被部下杀死。

二十日，孝庄帝下诏解除朝廷内外的戒严。

10 魏郢州刺史元显达请降[①]，诏郢州刺史元树迎之，夏侯夔亦自楚城往会之[②]，遂留镇焉。改魏郢州为北司州，以

夔为刺史，兼督司州。夔进攻毛城[3]，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围南顿[4]，攻陈项；魏行台源子恭拒之。

11 庚戌，魏赐尔朱荣子义罗爵梁郡王。

12 柔然头兵可汗数入贡于魏，魏诏头兵赞拜不名，上书不称臣。

13 魏汝南王悦及东道行台临淮王彧闻河阴之乱，皆来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称魏官为伪，彧表启独称魏临淮王；上亦体其雅素，不之责。魏北海王颢将之相州，至汲郡，闻葛荣南侵及尔朱荣纵暴，阴为自安之计，盘桓不进；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邺。行台甄密知颢有异志，相帅废遵，复推李神摄州事，遣兵迎颢，且察其变。颢闻之，帅左右来奔。密，琛之从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举州来降[5]。

14 五月，丁巳朔，魏加尔朱荣北道大行台。以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光禄勋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后闻。欣，羽之子也[6]。

15 尔朱荣入见魏主于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誓言无复贰心。帝自起止之，因复为荣誓，言无疑心。荣喜，因求酒饮之，熟醉；帝欲诛之，左右苦谏，乃止，即以床舆向中常侍省。荣夜半方寤，遂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

荣女先为肃宗嫔，荣欲敬宗立以为后，帝疑未决[7]，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文公在秦[8]，怀嬴入侍；事有反经合义，陛下独何疑焉！"帝遂从之，荣意甚悦。

荣举止轻脱，喜驰射，每入朝见，更无所为，唯戏上下

马;于西林园宴射,恒请皇后出观,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叫,将相卿士悉皆盘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随之举袂。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9];日暮罢归,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10]。性甚严暴,喜愠无常,刀槊弓矢,不离于手,有瞋嫌,辄行击射,左右恒有死忧。尝见沙弥重骑一马[11],荣即令相触,力穷不能复动,遂使傍人以头相击,死而后已。

辛酉,荣还晋阳,帝饯之于邙阴[12]。荣令元天穆入洛阳,加天穆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以行台郎中桑乾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为之。

16 丙寅,魏主诏:"孝昌以来[13],凡有冤抑无诉者,悉集华林东门,当亲理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竭,始诏"入粟八千石者赐爵散侯[14],白民输五百石者赐出身,沙门授本州统及郡县维那[15]。"

尔朱荣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鹄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郎恽拒守不从。乙亥,子鹄拔平阳,斩元珍及恽。元珍,挺之从父弟也。

【注释】

①鄂州:北魏正始元年(公元504年)改梁朝司州置鄂州,治义阳(今河南信阳北);梁朝鄂州治江夏郡(今湖北武昌)。

②楚城:又名楚王城,在今河南信阳北长台关之西。

③毛城:地名,在今河北涉县。案:夏侯婴镇守楚城(今河南信阳北),进攻毛城,进逼新蔡(今河南新蔡),似应不离今河南境地;而毛城位于今河北境

内，矛盾显而易见。故"毛城"应改为"毛国"(今河南宜阳东北)为是。

④南顿：郡名，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南；陈项，地名，未详何处。

⑤北青州：北魏置北青州于东阳(今山东益都)，梁朝置北青州于怀仁(今江苏赣榆西)；北魏北青州离梁朝国界很远，故此处"北青州"旧注多认为是梁朝北青州(可能一度为北魏占领)。

⑥羽：指孝文帝元宏的弟弟元羽，被封为广陵王。

⑦未决：他本"决"下均有"给事"二字。

⑧文公：指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

⑨虏歌：即胡人歌曲。

⑩《回波乐》：乐曲名。旧说为唐中宗时创制，《乐府诗集》归入商调曲；今据此处记载，《回波乐》创制时间实早于唐中宗时期。

⑪沙弥：本梵语译音，指刚刚出家还没接受十戒的僧人。

⑫邙阴：邙山之北，邙山，又名北邙，在今河南洛阳北。

⑬孝昌：北魏孝明帝元诩的年号，起于公元 525 年，止于公元 528 年。

⑭散侯：闲散无一定食邑封地的侯爵；据史载，北魏之制，散侯低开国侯一品。

⑮维那：僧寺中管理众僧事务者的称呼，也称作"纲维"，位置次于"上座"。

【译文】

10 北魏郢州刺史元显达向梁朝请求投降，皇上下诏令梁朝郢州刺史元树前往迎接，夏侯夔也从楚城前往会合，后来就留下镇守原北魏郢州。梁朝改北魏郢州为北司州，任命夏侯夔为该州刺史，并兼管督理司州。夏侯夔进攻毛城，逼近新蔡；豫州刺史夏侯亶围困南顿，进攻陈项；北魏行台源子恭进行抵抗。

11 二十三日，北魏赐封尔朱荣的儿子尔朱义罗梁郡王的爵位。

12 柔然头兵可汗屡次派人向北魏进贡，北魏朝廷下诏书让头兵可汗上朝廷参拜时不必自呼其名，上书朝廷不用称臣。

13 北魏汝南王元悦和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听到河阴之乱的消息后，都来投奔梁朝。在这之前，北魏来梁朝投降的人都称北魏的

官职为伪官，元彧一个人向梁朝呈上启奏时照旧自称为北魏临淮王；皇上赞赏他的这种儒雅风度，并不责备他。北魏北海王元颢将要到相州赴任，走到汲郡，听说葛荣南侵以及尔朱荣纵兵屠杀朝臣的消息，暗中为自己准备保命的计划，徘徊路途，迟迟不进；任命他的舅舅殷州刺史范遵代管相州政务，代替前任相州刺史李神轨守鄴城。行台甄密得知元颢心中另有打算，便和当地人一起夺了范遵的政权，再推举李神来代理州政，并派兵去迎接元颢，一面也观察元颢的变化。元颢得知这一消息，带上身边的亲近人员来投奔了梁朝。甄密是甄琛的堂弟。北魏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都献上州城前来投降梁朝。

14 五月，初一，北魏给尔朱荣加官为北道大行台。任命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光禄勋元欣作为他的副职，巡视地方，根据情况升降地方官吏的职务，并可先斩后奏。元欣是元羽的儿子。

15 尔朱荣到光明殿去晋见北魏孝庄帝，再次为河桥之事向孝庄帝谢罪，发誓说自己不再对朝廷怀有二心。孝庄帝亲自起身劝阻他，并借机再次对尔朱荣发誓，说自己决无疑心。尔朱荣心中高兴，便向孝庄帝讨酒来喝，喝得烂醉；孝庄帝想杀了他，左右大臣苦苦劝阻，这才作罢。就让人用交椅把他抬到中常侍府中。尔朱荣直到半夜才醒来，到天亮也没再睡着，从此再不留宿禁宫了。

尔朱荣的女儿原先是北魏孝明帝的妃子，尔朱荣想把她立为孝庄帝皇后，孝庄帝犹豫不决，黄门侍郎祖莹说："从前晋文公在秦国，怀嬴就曾到后宫侍奉他；有些事违背经典却合乎道理，陛下您为何如此犹豫不决呢！"孝庄帝于是便答应立尔朱荣的女儿为皇后，尔朱荣非常高兴。

尔朱荣的行为轻佻、放任，喜欢跑马射箭，每次进宫来参见孝庄帝，更是没什么事好做，只是把所有的马拉来摆弄；在西林园设宴比箭的时候，总是把皇后请出来观看，并且将宫中的王公、后妃和公主叫来坐在一块。每当看到孝庄帝射中的时候，就独个儿站起

来手舞足蹈地叫喊，朝中的将相大臣们也跟着蹦跳，以至于后妃公主们也不得不跟着挥动衣袖象要跳舞。尔朱荣喝到兴浓、面红耳热的时候，总是端端正正坐着大声唱起胡歌；傍晚罢宴回去时，又和自己身边的侍从手拉手，用脚踏地打着拍子，高唱着《回波乐》走出来。尔朱荣生性残暴，喜怒无常，刀槊弓箭，从不离手，遇上他发怒的时候，他就要动刀动箭，他身边的侍从总是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主人会在某次怒气中杀了自己。有一次看到两个出家人合骑在一匹马上，尔朱荣便命令他们两个人互相碰撞，撞到精疲力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就让"旁边的人拉着这两个和尚对撞，直到撞死为止。

初五，尔朱荣要回晋阳，孝庄帝在邙山北面为他饯行。尔朱荣命令元天穆到洛阳来，给元天穆晋升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任命行台郎中桑干人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中的显要职位，全都任用他的心腹之人来担任。

初十，北魏孝庄帝下诏书说："从孝昌年间以来，凡是有冤曲无处投诉的，全都集中到华林东门，我要亲自审理。"当时正是国家遭受动乱之后，国库空虚，便开始下诏书"凡交粟八千石的人赐给散侯爵位，平民交粮五百石的，赐给贵族出身，和尚则授予本州州统和郡县维那之职。"

尔朱荣到洛阳来的时候，派他手下的都督樊子鹄攻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郦恽据城抵抗，不肯听从尔朱荣的命令。十九日，樊子鹄攻下平阳城，杀死崔元珍和郦恽。崔元珍是崔挺的堂弟。

17 将军曹义宗围魏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板。时魏方多难，不能救，城中粮尽，刺史王罴煮粥与将士均分食

之，每出战，不擐甲胄[①]，仰天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国家，令箭中王罴额；不尔，王罴必当破贼。"弥历三年，前后搏战甚众，亦不被伤。癸未，魏以中军将军费穆都督南征诸军事，将兵救之。

18 魏临淮王彧闻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还，辞情恳至。上惜其才而不能违，六月，丁亥，遣彧还。魏以彧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

19 魏员外散骑常侍高乾，祐之从子也，与弟敖曹、季式皆喜轻侠，与魏主有旧。尔朱荣之向洛也，逃奔齐州，闻河阴之乱，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频破州军。魏主使元欣谕旨，乾等乃降，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荣以乾兄弟前为叛乱，不应复居近要，魏主乃听解官归乡里。敖曹复行抄掠，荣诱执之，与薛脩义同拘于晋阳。敖曹名昂，以字行。

20 葛荣军乏食，遣其仆射任褒将兵南掠至沁水[②]，魏以元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帅宗正珍孙等讨之。

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反于青州之北海[③]，自称汉王，改元天统。戊申，魏以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帅众讨之。

辛亥，魏主诏曰："朕当亲御六戎，扫静燕、代。"以大将军尔朱荣为左军，上党王天穆为前军，司徒杨椿为右军，司空穆绍为后军。葛荣退屯相州之北。

21 秋，七月，乙丑，魏加尔朱荣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22 壬子[④]，魏光州民刘举聚众反于濮阳[⑤]，自称皇武大

将军。

23 是月，万俟丑奴自称天子，置百官。会波斯国献师子于魏⑥，丑奴留之，改元神兽。

24 魏泰山太守羊侃，以其祖规尝为宋高祖祭酒从事，常有南归之志。徐纥往依之，因劝侃起兵，侃从之。兖州刺史羊敦，侃之从兄也，密知之，据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袭敦，弗克，筑十余城守之，且遣使来降，诏广晋县侯泰山羊鸦仁等将兵应接。魏以侃为骠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侃斩其使者不受。

将军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续灵珍拥众万人攻蕃郡以应梁⑦；魏徐州刺史杨昱击灵珍，斩之，弁引还。

25 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孙击刘举于濮阳，灭之。

【注释】

①擐(huàn 换)：穿，尤指穿铠甲等古代战衣。

②沁水：北魏沁水县，属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济源东北。

③北海：地名，在今山东潍坊西南。

④壬子：纪日疑误。

⑤光州：北魏置，治所在掖县(今山东掖县)。

⑥波斯国：古代伊朗的别称。

⑦蕃郡：北魏置，治番县(今山东滕县)。

【译文】

17 梁朝的将军曹义宗围攻北魏荆州，拦河堵水，用水淹荆州城，城墙只剩几道墙板那么高就要被淹没了。此时北魏正值多事之秋，无暇顾及援救荆州，荆州城中的粮食吃完了，刺史王罴就煮了粥与

守城的将士们分着吃。每次出城交战时，王罴也不穿铠甲，总是昂头向天大叫着："荆州城是孝文皇帝设置，如果老天不保祐我们大魏的江山，那就让敌人的箭射中我王罴的额头；如果敌人的箭射不中我的额头，那我王罴一定会打败敌人。"这样一直坚持了三年，前后打了多场仗，王罴也没有受伤。二十七日，北魏任命中军将军费穆都督南征诸军事，率兵来援救荆州。

18 北魏的临淮王元彧听到孝庄帝即位的消息，就借家中老母需要赡养为托词，请求让他回北魏，他的言辞非常恳切。皇上虽然爱惜他的才能但不好拒绝，六月，初一，派人送元彧回北魏。北魏任命元彧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

19 北魏的员外散骑常侍高乾，是高祐的侄子，和弟弟高敖曹、高季式都轻财好侠，跟北魏孝庄帝有老交情。尔朱荣进洛阳的时候，高乾兄弟逃奔到齐州，听说河阴发生了屠杀朝臣的事情之后，他们就聚集流民在黄河、济水之间造反，并接受葛荣的官爵，多次打败当地北魏政府的军队。北魏孝庄帝派元欣向他们传达了自己的旨意，高乾兄弟就投降了北魏，北魏任命高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高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尔朱荣认为高乾兄弟以前曾经起兵造反，不应该再让他们担任皇帝身边的要职，北魏孝庄帝只好解除他们官职，让他们返回故乡。高敖曹又开始打家劫舍，尔朱荣设计把他捕获，与薛绾义一同关在晋阳。高敖曹名昂，以字行世。

20 葛荣的军队缺粮，他便派自己的仆射任褒率军向南抢劫到沁水县境，北魏任命元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率领宗正珍孙等人前往讨伐。

北魏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人邢杲率领河北十多万流民在青州的北海造反，自称为汉王，改年号为天统。二十二日，北魏任命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率领部队前往讨伐。

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下诏书说："我将亲自统帅六军，扫清幽燕与代郡地区。"任命尔朱荣为左军统帅，上党王元天穆率领前军，

司徒杨椿率领右军，司空穆绍率领后军。葛荣后撤退驻到相州的北部。

21 秋，七月，初十日，北魏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22 壬子日，北魏光州平民刘举聚众在濮阳造反，自称是皇武大将军。

23 这个月，万俟丑奴自称天子，设置文武百官。正碰上波斯国给北魏献狮子，万俟丑奴扣留下狮子，改年号为神兽。

24 北魏泰山郡的太守羊侃，因为他的祖父曾担任过南朝宋高祖的祭酒从事，因而一直有投奔梁朝的愿望。徐仡到泰山郡去投靠他，借此劝说羊侃起兵投奔梁朝，羊侃接受了他的建议。兖州刺史羊敦，是羊侃的堂兄，暗中探知到这一消息，便据守兖州城抗击羊侃。八月，羊侃率兵袭击羊敦，没能成功，就修筑十几座城堡固守，而且还派来使者向梁朝投降，皇上下诏命令广晋县侯泰山人羊鸦仁等率兵接应。北魏则任命羊侃为骠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羊侃杀了北魏派来的使者，不接受北魏的任命。

梁朝将军王弁侵犯北魏的徐州，北魏徐州蕃郡的百姓续灵珍纠集一万多名部众进攻蕃郡郡城来响应梁朝的行动；北魏徐州刺史杨昱进攻续灵珍，将他斩首，王弁率军撤回。

25 十九日，北魏大都督宗正珍孙在濮阳进攻刘举，把他消火了。

26 葛荣引兵围鄴[1]，众号百万，游兵已过汲郡[2]，所至残掠，尔朱荣启求讨之。九月，尔朱荣召从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镇晋阳，曰："我身不得至处，非汝无以称我心。"自帅精兵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3]，以侯景为前驱。葛荣为盗日久，横行河北，尔朱荣众寡非敌，议者谓无取

胜之理。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令其众曰："此易与耳，诸人俱办长绳，至则缚取。"自邺以北，列陈数十里，箕张而进。尔朱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勒军士赍袖棒一枚[4]，置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壮勇所向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尔朱荣身自陷陈，出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擒葛荣，余众悉降。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大喜，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以槛车送葛荣赴洛，冀、定、沧、瀛、殷五州皆平。时上党王天穆军于朝歌之南[5]，穆绍、杨椿犹未发，而葛荣已灭；乃皆罢兵。

初，宇文肽从鲜于脩礼攻定州，战死于唐河[6]。其子泰在脩礼军中，脩礼死，从葛荣；葛荣败，尔朱荣爱泰之才，以为统军。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荣子平昌公文殊、昌乐公文畅并进爵为王，以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徽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荣至洛，魏主御阊阖门引见[7]，斩于都市。

27 帝以魏北海王颢为魏王，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将

兵送之还北。

28 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以长乐等七郡各万户，通前十万户，为太原王荣国，戊戌，又加荣太师，皆赏擒葛荣之功也。

29 壬子，魏江阳武烈王继卒。

30 魏使征虏将军韩子熙招谕邢杲，杲诈降而复反。李叔仁击杲于惟水[8]，失利而还。

31 魏费穆奄至荆州，曹义宗军败，为魏所擒，荆州之围始解。

32 元颢袭魏铚城而据之[9]。

33 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兵数十万，击羊侃于瑕丘，徐纥恐事不济，说侃请乞师于梁，侃信之，纥遂来奔。晖等围侃十余重，栅中矢尽，南军不进。十一月，癸亥夜，侃溃围出，且战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10]，众尚万余人，马二千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谢曰："卿等怀土，理不能相随，幸适去留，于此为别。"各拜辞而去。魏复取泰山。晖，劲之子也。

34 戊寅，魏以上党王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35 十二月，庚子，魏诏于晖还师讨邢杲。

36 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北边被其患。尔朱荣以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中山；楼畏胜威名，不敢南出。

【注释】

①鄴:指鄴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鄴镇。

②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淇县东南。

③滏口:古代"太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滏水发源于此,故称"滏口"。案:滏口为古代从鄴东西交通的要道,所以尔朱荣要抢先占领此地。

④赍(jī机):带着,揣着的意思。

⑤朝歌: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淇县西南淇门渡。

⑥唐河:水名,源出于今河北唐县北,南流经县城东,至今定县北入寇水(今唐河)。案:北魏时唐县属定州中山郡。

⑦阊阖门:北魏东都洛阳城西面有广阳、西明、阊阖三门,此处阊阖门却指其中之一。

⑧惟水:当作"潍水",他本或作"潍水"。案:潍水,即今山东东部潍河。

⑨铚城:春秋故邑,位于今安徽宿县西南。

⑩渣口:又称相口,相水入沐水口,在今江苏沐阳西。

【译文】

26 葛荣率兵围攻鄴城,号称百万大军,游散之兵已经过了汲郡,所到之处残暴抢劫,尔朱荣上书朝廷请求前往讨伐。九月,尔朱荣将他的侄儿肆州刺史尔朱天光召来留守晋阳,说:"我本人不在的地方,只有交给你我才能放心。"尔朱荣自己率领七千精悍骑兵,每匹马都配有辅助的第二匹马,抄近路日夜兼程,往东出了滏口,任命侯景为前锋。葛荣发动叛乱已经历时很久,横行黄河以北地区,尔朱荣的部队与葛荣的部众力量悬殊,议论的人都认为尔朱荣没有取胜的希望。葛荣听到这话,高兴的神气都表现在脸上了,对他的部众下命令说:"这场仗很好打,每个人都准备好长绳子,等敌人来了把他们捆起来就行了。"葛荣将他部队从鄴城北部开始,排开几十里的阵营,象张开的簸箕一样向前推进。尔朱荣将军队埋伏在山谷,作为奇兵,分派督将以上的军官三个人为一组,每一组又配

有数百名骑兵，命令士兵到处扬起尘土擂鼓呐喊，让敌人弄不清虚实。又因为人马逼近作战，刀不如木棒，指挥士兵每人身上带着一根短木棒，把它放在马肚边，等到交战时担心下马斩敌首级或割下敌人左耳会耽误追击敌人，便不按斩下敌人首级多少论功，用木棒猛击敌人就行了。又分别命令强壮勇猛的士兵四处冲击，部队号令严明，将士们个个奋勇杀敌。尔朱荣亲自冲锋陷阵，从叛军背后出击，里外合击，把敌人打得大败，在战场上将葛荣抓获，其余的敌人全部投降。尔朱荣因为叛军人数太多，如果马上将他们一一分开处置，恐怕他们会疑虑恐惧，有的可能会重新聚集造反，于是下令他们各人随意去从，亲属可以相随，随便他们停留居住在哪儿，所以投降的叛军人人心中欢喜，立刻四处逃散，几十万人马一早晨就跑得一个不剩。等到这些人逃出几百里之外，才开始分别让各地押解认领，随当时当地的方便加以安置，叛众个个都得其所。尔朱荣又提拔叛军首领，依照他们的才能授予职务，新近归附的将领心中都很满意，当时人都佩服他处理得非常迅速。命令用囚车把葛荣押送往洛阳，冀、定、沧、瀛、殷五州全部平定。当时上党王元天穆的军队驻扎在朝歌县的南部，穆绍、杨椿的部队更是还没有出发，葛荣已经被消灭，于是都停止发兵。

当初，宇文肱跟随鲜于脩礼进攻定州，在唐河战死。他的儿子宇文泰在鲜于脩礼的军中，鲜于脩礼死后，又跟随了葛荣；葛荣战败，尔朱荣爱惜他的人才，任命他为统军。

二十一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安。

二十七日，北魏任命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尔朱荣的儿子平昌公尔朱文殊、昌乐公尔朱文畅同时晋升为王爵，任命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元徽为司徒。

冬，十月，初三，葛荣被押解到洛阳，北魏孝庄帝亲临阊阖门，葛荣被押来见过孝庄帝之后，在都市被斩首。

27 皇帝封北魏北海王元颢为魏王，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率兵

护送他回北方去。

28 十二日，北魏任命太原王尔朱荣的嫡长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十三日，又命令从长乐等七郡领地中各分出一万户，连同原先的十万户，做为太原王尔朱荣的王国，十四日，又加封尔朱荣为太师，这些都是对他擒获葛荣之功的奖赏。

29 二十八日，北魏江阳王元继去世。

30 北魏派征虏将军韩子熙去招降晓谕邢杲，邢杲假称投降但接着又反叛。李叔仁在潍水进攻邢杲，结果战斗失利退回。

31 北魏费穆突然抵达荆州。梁朝曹义宗军队战败，他本人也被北魏俘获，北魏荆州的围困被解除。

32 北魏北海王元颢袭击北魏的铚城并占领了此城。

33 北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人有九十万军队，在瑕丘进攻羊侃，徐纥恐怕事情会失利，劝说羊侃向梁朝去请求援兵，羊侃听信了他的话，徐纥于是就来投奔了梁朝。于晖等人将羊侃包围十几层，羊侃军营中的箭矢用完了，梁朝的军队又没有上来。十一月，初十的夜晚，羊侃冲破北魏的包围出来，边打边走，一天一夜逃出北魏边界，到达渣口时，他手下的部队还有一万多人，二千匹马。士兵们整夜放声悲歌，羊侃于是谢罪说："你们大家都怀念故乡，理所应当不能随我南行，大家去留自便，我们就在此分手罢了。"于是互相拜别而去。北魏又获取了泰山郡。于晖是于劲的儿子。

34 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35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魏下诏命令于晖撤军前往讨伐邢杲。

36 葛荣的余部韩楼又占据幽州造反，北魏北方的边境地区受他的害。尔朱荣任命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守中山；韩楼害怕贺拔胜的威名，不敢向南进军。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纪九　屠维作噩，一年。

高祖武皇帝九

中大通元年

1 春，正月，甲寅，魏于晖所部都督彭乐帅二千余骑叛奔韩楼，晖引还。

2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3 甲子，魏汝南王悦求还国，许之。

4 辛巳，上祀明堂。

5 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①]，以高祖为伯考，大司马兼录尚书临淮王彧表谏，以为“汉高祖立太上皇庙于香街[②]，光武祀南顿君于春陵[③]。元帝之于光武，已

疏绝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4]。高祖德洽寰中，道超无外，萧祖虽勋格宇宙，犹北面为臣。又，二后皆将配飨，乃是君臣并筵，嫂叔同室，窃谓不可。"吏部尚书李神俊亦谏，不听。彧又请去"帝"著"皇"，亦不听。

6 诏更定二百四十号将军为四十四班[5]。

7 壬寅，魏诏济阴王晖业兼行台尚书，都督丘大千等镇梁国。晖业，小新成之曾孙也[6]，

8 三月，壬戌，魏诏上党王天穆讨邢杲，以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9 夏，四月，癸未，魏迁肃祖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又追尊彭城王勰为孝宣皇帝。临淮王彧谏曰："兹事古所未有，陛下作而不法，后世何观！"弗听。

10 魏元天穆将击邢杲，以北海王颢方入寇，集文武议之，众皆曰："杲众强盛。宜以为先。"行台尚书薛琡曰："邢杲兵众虽多，鼠窃狗偷，非有远志。颢帝室近亲，来称义举，其势难测，宜先去之。"天穆以诸将多欲击杲，又魏朝亦以颢为孤弱不足虑，命天穆等先定齐地，还师击颢，遂引兵东出。

颢与陈庆之乘虚自铚城进拔荣城，遂至梁国；魏丘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城以拒之。庆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垒，大千请降。颢登坛燔燎，即帝位于睢阳城南[7]，改元孝基。济阴王晖业帅羽林兵二万军考城[8]，庆之攻拔其城，擒晖业。

11 辛丑，魏上党王天穆及尔朱兆破邢杲于济南[9]，杲降，

送洛阳，斩之。兆，荣之从子也。

【注释】

①神主：又称木主，古代立于宇庙中供神栖依的牌位。

②香街：地名，在汉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内。

③春陵：汉光武置春陵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境）。

④大宗：相对小宗而言。由嫡长子排列起来的宗族体系是"大宗"，嫡长子以外的宗族体系则为"小宗"。"大宗"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⑤四十四班：班，指军阶。梁朝于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定将军为二十四班，接着又移宁远将军班中的明威将军于轻车将军班中，以轻车将军班中征远将军入宁远将军班中。又加安远、宣远、戎夷将军等号，共二百四十号，为四十四班。

⑥小新成：人名，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之弟，封济阳王，事见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公元416年）。

⑦睢阳城：在今河南商丘南。

⑧考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民权东北。

⑨济南：郡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章丘西北。

【译文】

梁纪九　己酉（公元529年），一年。

高祖武皇帝九

中大通元年（己酉，公元529年）。

1 春，正月，初二，北魏于晖所统帅的都督彭乐率领二千多名骑兵反叛，投奔了韩楼，于晖率部退回。

2 初九，皇上在南郊祭祀，宣布大赦天下。

3 十二日，北魏汝南王元悦请求回北魏，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

4 二十九日，皇上在明堂祭祀。

5 二月，十二日，北魏孝庄帝追尊彭城宣武王为文穆皇帝，庙号为肃祖；追尊他的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并准备将他父母的神道牌

位迁到太庙，尊奉孝文帝为伯考。北魏大司马兼尚书临淮王元彧上表劝谏，认为“从前汉高祖在香街建立太上皇庙，汉光武在春陵祭祀南顿君。汉光武和汉元帝之间，已经超出了五服的关系，但还是奉行嫡长子的孝道，入宗族继承大宗。我大魏孝文帝功德遍及天下，恩泽普照环宇，肃祖虽然功勋盖世，但终究还是孝文帝的臣子。另外，孝文帝的皇后和文穆皇后都将同时在太庙一侧享受祭祀，这可就是君臣共处一席，嫂叔同列一室，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吏部尚书李神俊也进行劝谏，孝庄帝不肯采纳。元彧又请求去掉文穆皇帝的“帝”字而只保留“皇”字，孝庄帝也不听从。

6 梁朝下诏书重新确定二百四十号将军为四十四班。

7 二十日，北魏下诏书任命济阴王元晖业兼任行台尚书，都督丘大千等镇守梁国。元晖业是小新成的曾孙。

8 三月，十一日，北魏下诏令上党王元天穆讨伐邢杲，任命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9 夏，四月，初二，北魏将肃祖和文穆皇后的神道牌位迁至太庙，又追尊彭城王元勰为孝宣皇帝。临淮王元彧又劝谏说：“这种事古代从来没有过，陛下做事而不考虑是否合法，后世人会怎么看您呢！”孝庄帝不听。

10 北魏元天穆将要进攻邢杲，因为北海王元颢也正在入侵，集合文武官员一起商议。大家都说：“邢杲兵力强大，应该先讨伐邢杲。”行台尚书薛琡说：“邢杲虽然兵多势大，但都是些偷鸡摸狗的乌合之众，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元颢是皇帝的近亲，此次入侵自称是义举，他的发展趋势很难估计，应该首先考虑讨平他。”元天穆因为众将多数主张进攻邢杲，同时北魏也认为元颢是孤危弱小，不足以为虑，命令元天穆等先平定齐地，再回师进击元颢，于是元天穆便率军东进。

元颢和陈庆之一起乘虚而入，从铚城进军攻下荥城，抵达梁国；北魏丘大千有七万兵力，分别修筑了九座堡垒来抵抗元颢。陈

庆之向丘大千发起攻击，从早晨一直打到午后，攻下了丘大千部下的三座堡垒，丘大千请求投降。元颢登上高坛燃燎祭天，在睢阳城南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孝基。济阴王元晖业率领二万名羽林军驻扎在考城，陈庆之攻下考城，活捉了元晖业。

11 二十日，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和尔朱兆在济南打败了邢杲，邢杲投降，被送往洛阳杀死。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子。

12 五月，丁巳，魏以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荥阳[①]，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虎牢[②]，侍中尔朱世承镇崤崄[③]。乙丑，内外戒严。

戊辰，北海王颢克梁国。颢以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杨昱拥众七万，据荥阳，庆之攻之，未拔，颢遣人说昱使降，昱不从。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将大军前后继至，梁士卒皆恐，庆之解鞍秣马，谕将士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兄弟，掠人子女，亦无算矣；天穆之众，皆是仇雠。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万，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虏骑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未尽至，急攻其城而据之。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脍。"乃鼓之，使登城，将士即相帅蚁附而入，癸酉，拔荥阳，执杨昱。诸将三百余人伏颢帐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荥阳城下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愿乞杨昱以快众意！"颢曰："我在江东闻梁主言，初举兵下都，袁昂为吴郡不降[④]，每称其忠节。杨昱忠臣，奈何

杀之！此外唯卿等所取。”于是斩昱所部统帅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围城，庆之帅骑三千背城力战，大破之，天穆、吐没儿皆走。庆之进击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获魏东中郎将辛纂[5]。

魏主将出避颢，未知所之，或劝之长安，中书舍人高道穆曰：“关中荒残，何可复往！颢士众不多，乘虚深入，由将帅不得其入，故能至此。陛下亲帅宿卫[6]，高募重赏，背城一战，臣等竭其死力，破颢孤军必矣。或恐胜负难期，则车驾不若渡河，征大将军天穆、大丞相荣各使引兵来会，犄角进讨，旬月之间，必见成功，此万全之策也。”魏主从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内郡北[7]，命高道穆于烛下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内。

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帅百僚，封府库，备法驾迎颢。丙子，颢入洛阳宫，改元建武，大赦。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邑万户。杨椿在洛阳，椿弟顺为冀州刺史，兄子侃为北中郎将，从魏主在河北。颢意忌椿，而以其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敢诛也。或劝椿出亡，椿曰：“吾内外百口，何所逃匿！正当坐侍天命耳。”

颢后军都督侯暄守睢阳为后援[8]，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驰往围暄，昼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斩之。

上党王天穆等帅众四万攻拔大梁[9]，分遣费穆将兵二万攻虎牢，颢使陈庆之击之。天穆畏颢，将北渡河，谓行台郎中济阴温子升曰：“卿欲向洛，为随我北渡？”子升曰：

“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击之，无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驾，此桓、文之举也[10]。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费穆攻虎牢，将拔，闻天穆北渡，自以无后继，遂降于庆之。庆之进击大梁、梁国，皆下之。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城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

颢使黄门侍郎祖莹作书遗魏主曰：“朕泣请梁朝，誓在复耻，正欲问罪于尔朱，出卿于桎梏。卿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假获民地，本是荣物，固非卿有。今国家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则皇魏再兴；脱或不然，在荣为福，于卿为祸。卿宜三复，富贵可保。”

颢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齐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议所从，曰：“北海、长乐[11]，俱帝室近亲，今宗祐不移[12]，我欲受赦，诸君意如何？”在坐莫不失色。军司崔光韶独抗言曰：“无颢受制于梁，引寇雠之兵以覆宗国，此魏之乱臣贼子也；岂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齿，下官等皆受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等皆曰：“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光韶，亮之从父弟也。于是襄州刺史贾思同[13]、广州刺史郑先护[14]、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颢命[15]。思同，思伯之弟也[16]。颢以冀州刺史元孚为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孚封送其书于魏主。平阳王敬先起兵于河桥以讨颢，不克而死。

魏以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邺城[17]。

魏主之出也，单骑而去，侍卫后宫皆按堵如故。颢一旦得之，号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风政。而颢自谓天授，遽有骄怠之志，宿昔宾客近习，咸见宠待，干扰政事，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从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阳出从魏主，魏主问洛中事，子儒曰："颢败在旦夕，不足忧也。"

尔朱荣闻魏主北出，即时驰传见魏主于长子[08]，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还，荣为前驱。旬日之间，兵众大集，资粮器仗，相继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

荣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尔朱天光为并、肆等九州行台[09]，仍行并州事。无光至晋阳，部分约勒，所部皆安。

己丑，费穆至洛阳，颢引入，责以河阴之事而杀之。颢使都督宗正珍孙与河内太守元褒据河内；尔朱荣攻之，上党王天穆引兵会之，壬寅，拔其城，斩珍孙及褒。

【注释】

①荥阳：北魏荥阳郡治所，在今河南荥阳。

②虎牢：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

③崤崄：一称崤陉，在今河南登封东南。

④袁昂：南朝萧齐时吴兴(今浙江吴兴南)太守，萧衍篡齐，袁昂不降，因而受萧衍厚遇。事见一百四十四卷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

⑤陛下：他本"下"下均有"若"字。

⑥河内郡：北魏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武陟西南)。

⑦睢阳：此即梁国(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南)。

⑧大梁：战国大梁城故地，在今河南开封西北。

⑨桓、文：指我国春秋时齐国的国君齐桓公和晋国的国君晋文公，史书上

认为他们以武力维护了周王朝的统一和宗主地位。

⑩北海、长乐：北魏北海王元颢为元详之子；孝庄帝本为长乐王，是北魏彭城王元勰之子，同出于北魏显祖，故称为"帝室近亲"。

⑪宗祏(shí 石)：古代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室。

⑫襄州：北魏襄州治赭阳(今河南方城东)。

⑬广州：北魏置，治鲁阳(今河南鲁山东)。

⑭南兖州：北魏南兖州治谯城(今安徽亳县)。

⑮思伯：指北魏都官尚书贾思伯，其事见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

⑯邺城：北魏相州州治，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

⑰长子：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山西长子县；北魏移治今山西长治南。

⑱并、肆等九州：九州，指北魏并州、肆州、恒州、朔州、云州、蔚州、显州、汾州、晋州。

【译文】

12五月，初六，北魏秀派东南行台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侍中尔朱世承镇守崿坂。十四日，宣布京城内外实行戒严。

十七日，北魏北海王元颢攻下梁国。元颢任命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率军西进。杨昱拥有七万人马，据守荥阳，陈庆之进攻荥阳，没有攻下，元颢派人劝说杨昱，让他投降，杨昱不肯答应。元天穆和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率领大军前后呼应，不断赶到，梁军士兵都非常害怕，陈庆之解下马鞍给马喂料，为将士们分析形势说："我们到北魏以来，攻下城池，抢占土地，实在是为数不少；你们大家杀戮他人父兄、掠夺人家的子女，也是没法计算了；元天穆的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队伍总共才七千人，敌人的部众有三十多万人，今天面临的这场战斗，只有抱着拼死作战的决心才有可能绝处逢生。敌人的骑兵多，我们不能和他们在野外作战，应当趁他们的人马还没有全部赶到，猛攻下他们的城堡并占领它们。诸位

请不要再疑惑犹豫了，各自放心吃肉喝酒去吧。”于是下令击鼓进军，命士兵们攀登荥阳城，将士们当即象蚂蚁一样依城墙攀登进城，二十二日，攻下荥阳城，抓住了杨昱。元颢的部将三百多人拜倒在元颢的面前请求说：“陛下您渡江以来转战三千里，没有耗费过一只箭头，昨天荥阳城下一天功夫便被杀伤五百多人，希望将杨昱交给我们处置，以消除大家心中的仇恨！”元颢说：“我在江南听梁武帝说过，他当初率领义军攻下建康之后，袁昂作为吴郡太守不肯投降，梁武帝总称赞他的忠贞节操。杨昱是为其主效命的忠臣，为什么要杀掉他呢！除他之外的人随你们处置。”因此杨昱部下的将领有三十七人被杀，他们的心都被挖出来吃掉了。不久元天穆等率军来围攻荥阳城，陈庆之率领三千骑兵依据荥阳城拚死迎战，把他们打得大败，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全都逃走。陈庆之趁胜进攻虎牢，尔朱世隆放弃守城逃走，活捉了北魏东中郎将辛纂。

北魏孝庄帝准备外出逃避元颢之难，不知投奔哪里是好，有人劝他去长安，中书舍人高道穆说：“关中地区荒芜凋敝，哪里可以再去！元颢手下的军队不多，乘东南防备空虚攻入，这是因为我们的将领没有能人，所以他们得以逼近洛阳。陛下如果能亲自统帅禁卫军，重赏高价招募能将勇士，依凭都城决一死战，下臣们竭尽全力拼命抗敌，一定可以打败元颢孤军深入的部队。如果担心胜败难以预料，那么不如北渡黄河，征召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各方率兵前来会合，结成犄角之势进军讨伐，十天或一月之内，一定会取得成功，这可以说是一条万全之策。”北魏孝庄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二十三日，孝庄帝往北出走，夜晚，抵达河内郡北部，命令高道穆在蜡烛下写下数十张诏书，向四方发布出去，这样北魏各地才知道孝庄帝在哪里。二十四日，北魏孝庄帝进入河内郡。

北魏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领洛阳城中的朝廷官员，封存国家的府库，准备了鸾舆来迎接元颢。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改年号建武，宣布大赦天下。任命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

军，增封给他一万户食邑。杨椿在洛阳城中，他的弟弟杨顺任冀州刺史，侄儿杨侃为北中郎将，跟随北魏孝庄帝到黄河北岸去了。元颢心中忌恨杨椿，但因为杨家世世代代都是朝廷显要的大臣，恐怕失去贵族们的人心，没敢杀掉杨椿。有人劝杨椿逃到外地去避难，杨椿说："我一家大大小小上百口人，能逃到哪里去呢！正应该坐在家里听天由命。"

元颢的后军都督侯暄守卫睢阳城作为后援，北魏的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快速赶去围攻侯暄，白天、黑夜不断进攻，二十七日，侯暄突围逃跑，北魏军队把他抓住杀了。

北魏上党王元天穆等人率领四万军队攻下大梁，分拨二万人马派费穆去进攻虎牢，元颢派陈庆之去攻打费穆。元天穆害怕元颢，准备放弃大梁往北渡过黄河，对行台郎中济阴人温子升说："你是准备去洛阳，还是跟我一起渡黄河北行呢？"温子升说："孝庄帝就因为虎牢关失守，才招致这样狼狈不堪。元颢刚刚进入洛阳，人心尚不稳定，现在去进攻他，一定可以取胜。大王您如果能平定京城，迎回孝庄帝，这可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壮举。放弃这样的机会而北渡黄河，我私下为大王感到可惜。"元天穆认为他说得很好但却不能采用，结果还是率军往北渡过了黄河。费穆进攻虎牢，眼看就要攻下了，听说元天穆北渡黄河的消息，自以为没有了后援，就向陈庆之投降了。陈庆之继而进攻大梁、梁国，全被攻下。陈庆之凭着数千人的队伍，从铚城到洛阳，共攻下三十二座城池；打了四十七战，每战都取得了胜利。

元颢让黄门侍郎祖莹写信给北魏孝庄帝说："朕流泪向梁朝请求派军，发誓要报仇雪恨，向尔朱氏兴师问罪，把你从枷锁中解救出来。你现在把性命交给豺狼保护，恰似老虎嘴边的猎物，假如获得百姓和土地，本来就是尔朱荣手中之物，根本不属于你所有。现在国家的兴亡，全维系在你和我身上。如果上天辅助正义，那么大魏就可以复兴；如若不然，对尔朱荣来说是福，对你来说就是祸。你

应该三思,荣华富贵方可保住。”

元颢已进入洛阳,黄河以南的北魏州郡很多都归附了他。北魏齐州刺史沛郡王元欣召集文武官吏商议何去何从,说:“北海王和长乐王原本都是皇室近亲,现在无论他们中谁来继承皇位都仍是大魏的江山,我准备接受元颢的赦免,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在坐的文武官吏个个都惊恐得改变了脸色。只有军司崔光韶一人反对说:“元颢受梁朝的控制,引来敌国的军队颠覆国家与自己的宗族,这应该说是大魏的乱臣贼子;岂只是大王您应该出于家族观念对他咬牙切齿,就象下官这些蒙受过朝廷恩泽的臣民,也不敢跟随您去听命元颢!”长史崔景茂等人都说:“军司讲得对。”元欣便杀了元颢的使者。崔光韶是崔亮的堂弟。因此北魏襄州刺史贾思同、广州刺史郑先护、南兖州刺史元暹,也不接受元颢的命令。贾思同是贾思伯的弟弟。元颢任命冀州刺史元孚为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元孚把元颢给他的信封好了派人送给了孝庄帝。北魏平阳王元敬先在河桥发兵讨伐元颢,失败而死。

北魏任命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守邺城。

北魏孝庄帝出奔的时候,只骑了一匹马匆匆离去,侍卫人员和后宫嫔妃依旧留在原地。元颢一下获取洛阳,一切全由自己发号施令,北魏的百姓都希望他实行良好的政治。但元颢自认为自己取得政权乃是皇天所授予,马上产生了骄傲怠慢之心,往日的门客和亲信,全都受到宠遇,干扰政事,日夜不停地纵酒作乐,完全不体恤国家的政治军事;跟随他来的梁朝士兵,在街市乡里欺凌百姓,官吏民众都很失望。高道穆的哥哥的儿子高子儒从洛阳城中逃出来追随孝庄帝,孝庄帝问起洛阳城中的事情,高子儒说:“元颢的失败已为时不远,您不值得为此担忧。”

尔朱荣听说孝庄帝往北出奔,立即乘驿站传车去长子见孝庄帝,路上他一边赶路,一边布置救援的军队。北魏孝庄帝当天便南

回，尔朱荣在前边开路。一个月内，北魏便聚集了大量的军队，物质、粮食和武器，也先后运到。六月，初二，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尔朱荣已经南行，并州、肆州又不安定，尔朱荣便任命尔朱天光为并州、肆州等九州行台，并仍旧负责并州的政事。尔朱天光到达晋阳，布置部队，约束号令，他统帅的各地都很安定。

初九，费穆抵达洛阳，元颢让人把费穆带来见面，用劝尔朱荣在河阴大杀朝臣之事责问他，并且把他杀了。元颢派都督宗正珍孙与河内太守元袭占领河内郡；尔朱荣进攻河内郡，上党王元天穆也率军前来会合，二十二日，北魏攻下河内郡城，将宗正珍孙和元袭杀了。

13 辛亥，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来降[1]。

14 闰月，己未，南康简王绩卒。

15 魏北海王颢既得志，密与临淮王彧、安丰王延明谋叛梁；以事难未平，藉陈庆之兵力，故外同内异，言多猜忌。庆之亦密为之备，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虚实，连兵四合，将何以御之！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敕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延明曰："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众，宁肯复为人用乎！大权一去，动息由人，魏之宗庙，于斯坠矣。"颢乃不用庆之言。又虑庆之密启，乃表于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时克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动摇百姓。"上乃诏诸军继进者皆停于境上。

洛中南兵不满一万，而羌、胡之众十倍，军副马佛念为庆之曰："将军威行河洛，声震中原，功高势重，为魏所疑，一旦变生不测，可无虑乎！不若乘其无备，杀颢据洛，此千载一时也。"庆之不从。颢先以庆之为徐州刺史[2]，因固求之镇，颢心惮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忽闻舍此朝寄，欲往彭城，谓君遽取富贵，不为国计，非徒有损于君，恐仆并受其责。"庆之不敢复言。

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3]，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大王发并州之日，已知夏州义士之谋指来应之乎，为欲广施经略匡复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尝不散而更合，疮愈更战；况今未有所损，岂可以一事不谐而众谋顿废乎！今四方颙颙[4]，视公此举；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舆飘荡，主忧臣辱。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舍之北归，使颢复得完聚，征兵天下！此所谓养虺成蛇[5]，悔无及矣。"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椿与其族居马渚，自言

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⑥，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陈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⑦，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入宿殿中，洒扫宫庭，封闭府库，出迎魏主于北邙，流涕谢罪，帝慰劳之。庚午，帝入居华林园，大赦。以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诸立义者加五级，河北报事之官及河南立义者加二级。壬申，加大丞相荣天柱大将军，增封通前二十万户。

北海王颢自辗辕南出至临颍⑧，从骑分散，临颍县卒江丰斩之，癸酉，传首洛阳。临淮王彧复自归于魏主，安丰王延明携妻子来奔。

陈庆之之入洛也，萧赞送启求还⑨。时吴淑媛尚在，上使以赞幼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注释】

①淮阴：北魏未置淮阴郡，且湖阳（北魏县名，治今河南唐河西南湖阳镇）

属北魏南豫州西淮安郡，故此处"淮阴"当为"淮安"之误。

②徐州刺史：指梁朝的徐州刺史。案：北魏徐州，治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梁朝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今陈庆之欲往彭城，故知应指梁朝徐州。

③河中渚：黄河中间的小洲；旧注认为此洲指古中滍城(今河南孟县西南黄河沙洲上)。

④颙颙(yóng)：仰望的样子。

⑤虺(huī灰)：旧注认为是指小蛇。

⑥硤石：地名，在今河南陕县东南硤石镇。马渚，当也是黄河洲名，今未详何处。

⑦汝阴：县名，治今安徽阜阳。

⑧临颍：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临颍西北。辕辕，指辕辕关，在今河南偃师东南辕辕山上。

⑨萧赞：即原梁朝豫章王萧赞，因疑其非萧衍之子而投奔北魏，事见一百五十卷梁武帝普通六年(公元525年)。

【译文】

13 三十一日，北魏淮安太守晋鸿献上湖阳投降梁朝。

14 闰月，初九，梁朝南康王萧绩去世。

15 北魏北海王元颢已占领洛阳，秘密地和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策划背叛梁朝；因为战事和混乱局面还没平定，还要依靠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上和梁朝保持一致，但暗地里却怀有异图，言语也多有猜忌。陈庆之也秘密对元颢做了防备，劝元颢说："现在我们远道来到洛阳，不肯降服的人还很多，如果他们打听到我们的真实军情，连络军队从四面向我们合击，那我们怎么抵挡得了！应该启奏我们梁朝的天子，另外请求派遣精兵，同时您也给魏朝各州府下道命令，如果有梁朝人隐藏在当地的一定要全部送到我们这里来。"元颢准备按陈庆之的意思办，元延明说："陈庆之的兵力不过几千人，已经很难控制；现在另外要求增加他的兵力，他难道还

肯听您的指挥吗！大权一旦失去，您的一举一动就全得由别人来决定，那么大魏天下，也就从此完了。”元颢于是便不采纳陈庆之的建议。元颢又恐怕陈庆之会秘密地向梁朝皇上启奏自己意见不被他元颢采纳之事，便抢先向皇上禀奏说：“现在黄河南北的魏地不久就可平定，只有尔朱荣还敢顽抗，我和陈庆之便可以讨平他。目前魏地的州郡刚刚扫顺，只应该以德安抚，不宜另外再加派兵力，使老百姓惊恐不安。”皇上于是就颁发诏令，让各路继援助陈庆之的部队全都停留在边境上。

洛阳城中的南朝军队不到一万人，而羌族和胡人的士兵是梁军的十倍，梁军军副马佛念给陈庆之献计说：“将军您的威风遍及河、洛流域，名声震动中原大地，功勋大、权势重，已被北魏元颢他们所猜疑，一旦发生不测，能不时时担心吗！还不如趁他们没有多少防备，杀了元颢，占据洛阳，这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陈庆之不听从他的意见。元颢本来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因为陈庆之坚决要求去镇守徐州，元颢心中害怕了，便不让陈庆之去，对陈庆之说：“皇上把洛阳这块地方的事全都委托给你了，忽然又听说你丢下了我们北魏朝廷的依托——洛阳，准备到彭城去，会说你是想很快博取功名富贵，不为国家考虑，这样不只是对您有损害，恐怕我也会一同承受责备。”陈庆之不敢再说什么了。

尔朱荣与元颢的军队相持在黄河两岸。陈庆之守卫北中城，元颢亲自据守河桥南岸；陈庆之三天之内打了十一仗，杀死杀伤了很多敌人。有一位夏州的勇士为元颢守卫河中渚，暗中和尔朱荣勾通消息，要求破桥立功，尔朱荣率兵赶去接应。当河桥攻破时，尔朱荣的接应部队没能赶到，元颢把通谋的士兵全都杀了，尔朱荣心中怅然若失，感到很失望。又因为安丰王元延明沿黄河一线设防坚守，而自己北岸的军队又没有船可以渡河，商议准备退回北方去，再计划今后的行动。黄门侍郎杨侃说：“大王您从并州出发的时候，是已经得知夏州义士的密谋来接应他的呢，还是准备施展你的才能来

匡复社稷的呢？行军打仗这样的事，哪个不是败散了再纠合兵力，创口癒合后重新参战；况且现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损失，难道能因为一件事不成功便将所有的计划全都废弃了吗！当今天下人全都翘首以待，注视着大王您的此番出征；如果没有什么成就，马上就又率军回去，老百姓心中失望，各人考虑自己的归宿，到时候谁胜谁负，那就很难预料了。不如现在就征调老百姓一些木材，多造些桴和木筏，再加上一些船只，沿黄河排列开来，数百里的黄河上，到处摆出渡河的姿态，我军上下相距既远，就可以使元颢的军队不知防守哪里为好，而一旦渡河成功，就必定会建立大功。"高道穆说："现在皇上四处飘荡，君主忧虑，臣民受辱。大王您拥有百万大军，辅助天子而指挥诸侯，如果将士兵分散各地制造木筏，沿河各处分别渡河，攻破元颢指日可待；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机会向北撤回，让元颢又有时间再修缮武器，聚集兵力，向全国征调人马呢！这正是养虺成蛇，到时候可就后悔莫及了。"尔朱荣说："杨黄门侍郎也已经给我谈了这个计策，我再给大家商量一下。"刘灵助对尔朱荣说："不超过十天，黄河以南就可平定。"仗波将军正平人杨标及其同族居住在马渚上，自称家中有好几只小船，请求担任渡河的向导。十八日，尔朱荣命令车骑将军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捆绑木材做成木筏，夜晚从马渚西面的硖石渡河，袭击元颢的儿子领军将军元冠受，抓住了他；安丰王元延明的部下听到这个消息，四散溃逃。元颢失去了依靠的军队，率领手下几百名骑兵向南逃跑，陈庆之收集了几千步骑兵，结成阵列往东撤回，元颢原先获得的那些城池，一下子又向北魏投降了。尔朱荣亲自率军追击陈庆之，正碰上嵩高县境内的五渡河涨水，陈庆之手下的士兵死亡逃散殆尽，他自己就剃去头发胡须装成一个和尚，抄小路经过汝阴，回到建康，仍然因为北方之行的功劳而任命为右卫将军，封爵为永兴县侯。

北魏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去皇宫中守夜，洒扫宫庭，封闭好府库，出洛阳直到北邙山去迎奉孝庄帝，流着泪水向孝庄帝

谢罪，孝庄帝安慰犒劳他。二十日，孝庄帝迁入华林园居住，大赦天下。任命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从北方来收复洛阳的战士以及随孝庄帝同行的文武大臣中各个建有功劳的加升五级官爵，黄河北岸向朝廷及时禀报军事的官吏以及坚持大义未归附元颢的官吏加升二级官爵。二十二日，又加封大丞相尔朱荣为天柱将军，增加他的封户，加上原有的封户共二十万户。

北海王元颢从辕辕关南行抵达临颍县境，被临颍县的士兵江丰所杀，二十三日，他的首级送到了洛阳。临淮王元彧又归顺于北魏孝庄帝，安丰王元延明携带了妻子儿女前来投奔梁朝。

陈庆之到洛阳的时候，萧赞给梁朝送来书信请求回去。当时萧赞的生母吴淑媛还在世，皇上派人把萧赞小时候穿的衣物送去，信还没有送到萧赞手里，陈庆之已经失败。陈庆之从北魏回来，特别看重北朝人，朱异对此感到奇怪便问他原因，陈庆之说："我原先认为长江以北的地方都是没有开化的地方，等到了洛阳之后，才知道知书达礼之人全都集中在中原，不是我们江南所能赶得上的，怎么能轻视他们呢？"

16 甲戌，魏以上党王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徽为大司马兼太尉。乙亥，魏主宴劳尔朱荣、上党王天穆及北来督将于都亭，出宫人三百，缯锦杂采数万匹，班赐有差，凡受元颢爵赏阶复者[1]，悉追夺之。

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宫。

以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2]，不止，道穆令卒击破其车。公主泣诉于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责之也！"道

穆见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谢也。"

于是魏多细钱，米斗几值一千，高道穆上表，以为"在市铜价，八十一钱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赢二百[3]。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抵罪虽多，奸铸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名而无二铢之实，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犯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钱，计私铸所费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亦奏乞听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民乐为而弊自改。魏主从之，始铸永安五铢钱。

17 辛卯，魏以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18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远，更立巴州以统诸獠[4]，凡二十余万户，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5]，以始欣族子恺为镇将。始欣贪暴，孝昌初[6]，诸獠反，围州城，行台魏子建抚谕之，乃散。始欣恐获罪，阴来请降，帝遣使以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之，为恺所获，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镇为南梁州，用恺为刺史，囚始欣于南郑[7]。魏以唐永为东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子建去东益而氐、蜀寻反，唐永弃城走，东益州遂没[8]。

傅竖眼之初至梁州也[9]，州人相贺，既而久病，不能亲政事。其子敬绍，奢淫贪暴，州人患之。严始欣重赂敬绍，得还巴州，遂举兵击严恺，灭之，以巴州来降，帝遣将军萧玩等援之。傅敬绍见魏室方乱，阴有保据南郑之志，使其

妻兄唐昆仑于外扇诱山民，相与围城，欲为内应。围合而谋泄，城中将士共执敬绍，以白竖眼而杀之，竖眼耻恚而卒。

19 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寔为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杨椿致仕。

20 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10]。上释御服，持法衣，行清静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子，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11]。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祈白三宝，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上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

21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尖山侯渊讨韩楼于蓟，配卒甚少，骑止七百，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今以此众击此贼，必能取之。"渊遂广张军声，多设供具，亲帅数百骑深入楼境。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渊潜仗以乘其背，大破之，虏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城，左右谏曰："既获贼众，何为复资遣之？"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须为奇计以离间之，乃可克也。"渊度其已至，遂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渊为平州刺史镇范阳。

先是，魏使征东将军刘灵助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顿丘[12]，因帅流民北还，与侯渊共灭韩楼，仍以灵助行幽州事，加车骑将军，又为幽、平、营、安四州行台。

22 万俟丑奴攻魏东秦州⑬，拔之，杀刺史高子朗。

23 冬，十月，己酉，上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会毕，上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

24 魏以前司空萧赞为司徒。

25 十一月，己卯，就德兴请降于魏，营州平⑭。

36 丙午，魏以城阳王徽为太保，丹杨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27 十二月，辛亥，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叛，降魏。

28 以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⑮。有妖贼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⑯庆之讨斩之。

29 魏以岐州刺史王罴行南秦州事，罴诱捕州境群盗，悉诛之。

【注释】

①复：指免除赋役。

②赤棒卒，即清道的中尉前驱之卒，因手持"赤棒"，故称。

③斤赢二百：指每斤铜可造薄钱二百而大获赢利。

④更立巴州：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另立巴州，治所在太谷郡(今四川巴中)。

⑤隆城镇：地名，在今四川阆中。

⑥孝昌：北魏孝明帝元诩的年号，起公元525年，止公元528年。

⑦南郑：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汉中。

⑧东益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西。

⑨梁州：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96年)由仇池镇改置，治所在今甘肃西和西南。

⑩四部无遮大会：四部，佛教语，又称四部大众，即僧、尼及善男子、善女

人；无遮，梵语般阇于瑟的义译，意即宽容无阻，道俗贵贱贤愚均可平等参与。大会，即大法会。

⑪《涅槃经》：佛教经典，有大乘、小乘二部，其中以北本大乘"涅槃经"流传最广。

⑫濮阳顿丘：指北魏所置濮阳郡顿丘县，治所在今河南浚县北。

⑬东秦州：治所在今陕西陇县东南。

⑭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

⑮北兖州：梁朝北兖州，治所在今江苏淮阴西南。

⑯北徐州：梁朝北徐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东北。

【译文】

16 二十四日，北魏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元徽为大司马并兼任太尉。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在都亭设宴慰劳尔朱荣、上党王元天穆以及从北方率军恢复洛阳的将领，放出三百名宫女，将锦绸彩缎数万匹依功劳大小颁赐给参加宴会的人，凡是接受过元颢的爵位、官职、奖赏和免除赋役优待的，所有的奖赏全部追回。

秋，七月，初二，北魏孝庄帝才正式迁进皇宫。

北魏任用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赶路时冒犯了御史中尉手下清道开路的士兵，士兵们挥舞棒子呵斥她，寿阳公主仍不停下，高道穆命令士兵把她的车子打坏了。寿阳公主哭泣着跑去向孝庄帝投诉，孝庄帝说："高中尉是位清正刚直的人，他所做的是在执行公务，我怎么能因为自己的私情而责备他呢？"高道穆见到孝庄帝，孝庄帝对他说："我的姐姐赶路时妨碍了你，我对此感到非常惭愧。"高道穆取下帽子谢罪，孝庄帝说："是我对你感到抱歉，你有什么向我赔罪的哩。"

此时北魏又薄又小的钱币很多，一斗米差不多要卖到一千钱，高道穆向孝庄帝上奏，认为"市场上的铜价，八十一钱就可以买到一斤，民间私下铸造的薄小钱币，一斤铜可以造二百钱。一方面现有的铜价向老百姓显示了厚利，一方面又用严酷的刑罚来威胁他

们,抓起来治罪的人虽然很多,私下铸钱的人却越来越多。现在市场上流行的钱币只是名义上叫着五铢钱,实际上的重量却不到二铢,把它们放到水上,简直都沉不下去。这种情况完全是过去的弊端长期积聚成的,纠察监督不力,完全是朝廷的过失,老百姓有什么罪过!所以现在应该改铸大钱,在钱上刻文记下铸造的年号,用以记录开始使用的时间,那么一斤铜铸成的只有七十钱,结果私人铸钱所花费的还要超过所能赚到的,不会有什么利润,自然就会放弃私铸钱币的念头,况且国家还设置了多种严酷的刑罚禁他们私下铸钱呢!"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上奏请求允许百姓和官府同时铸造新型的五铢钱,让老百姓高高兴兴放手铸造,结果会因为无利可图而自动改正了原先的弊端。

17 十二月,北魏任命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18 当初,北魏因为梁州和益州两个州所处的地理环境偏远荒僻,便另外设立了巴州来统治当地各獠人部落,总共有二十多万户,任用巴人的酋长严始欣为刺史;又设置了隆城镇,任用严始欣同族中下一辈的严恺担任镇将。严始欣贪婪残暴,孝昌初年,巴州的各獠人部落都起来造反,包围了巴州城,行台魏子建招抚晓谕,才解散回去。严始欣害怕因此获罪,暗中派人来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派使者带了诏书、铁券、衣冠等物去赐给他,但使者被严恺抓获了,并把使者送到魏子建手中。魏子建上奏北魏朝廷把隆城镇改为南梁州。任用严恺为南梁州刺史,把严始欣囚禁在南郑。北魏任命唐永为东益州刺史来替代魏子建,任命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魏子建离开东益州后,东益州的氐族人和蜀人马上就反叛了,唐永丢下州城逃走,东益州于是陷落。

傅竖眼刚刚到达梁州的时候,州中的百姓都相互庆贺。不久,傅竖眼就长期大病不起,不能亲自去处理政事。他的儿子傅敬绍,骄奢淫逸而且贪婪残暴,梁州的人们都把他当成祸患。严始欣用重金贿赂傅敬绍,得以回到巴州,便率兵去攻打严恺,把严恺消灭了,

献上巴州城向梁朝投降，皇帝派遣将军萧玩等人率军前往援助。傅敬绍看到北魏国内正纷乱四起，便在心中暗暗产生了割据南郑的念头，派他的妻兄唐昆仑到州城外煽动诱惑山民造反，山民一拥而来围住州城，傅敬绍准备作为内应。山民刚刚围住州城，傅敬绍的计划就泄露了，城里的将士们一起把傅敬绍给抓了起来，在向傅竖眼禀报之后，把傅敬绍杀了，傅竖眼对自己儿子的事又羞又恨而一命归天。

19 八月，初十，北魏任命太傅李延寔为司徒。二十五日，侍中、太保杨椿年老退休。

20 九月，十五日，皇上亲临同泰寺，开设僧俗男女均可参加的无遮大法会。皇上脱下了皇袍，换上法衣，行清净大舍，以同泰寺中一便省为住所，睡没有雕饰的便床，吃饭使用瓦质的器皿，乘坐小车，用家臣执役。十六日，登上讲坛法座，为四部大众开讲《涅槃经》大意。二十五日，梁朝大臣们献钱一亿万祈请佛陀耶众、达摩耶众和僧伽耶众，要求赎回皇帝菩萨，寺中的僧人们默加认可。二十七日，梁朝百官来到同泰寺东门，呈上表奏请求皇上回宫主持国政，上了三次表，皇上才同意。皇上给群臣们的表奏回了三次信，每封回信前后都称"顿首"。

21 北魏尔朱荣派出大都督尖山侯渊前往蓟城讨伐韩楼，配备的士兵很少，骑兵只有七百名，有人为此向尔朱荣进谏，尔朱荣说："侯渊这个人，随机应变是他的特长；如果让他指挥千军万马，不一定能行。现在就派他指挥这不多的将士去进攻叛军，一定能取得胜利。"侯渊于是多设疑兵，虚张声势，多设供应军士的用具，亲自率领几百名骑兵深入到韩楼的境内。离蓟城一百多里远的地方，遭遇叛军头目陈周的步兵和骑兵共一万多人，侯渊暗地把军队埋伏起来从背后攻击叛军，把叛军打得大败，俘获了五千多名叛军士兵。但马上又将马匹和武器归还给了这些士兵，放了他们，让他们回蓟城去，侯渊手下的人进谏说："已经把这伙叛众抓住了，为什么又发

给他们马匹和武器放他们回去呢?"侯渊说:"我们的兵力很少,不能对他们强攻,一定要设奇计来间离他们,这样才能取胜。"侯渊估计遣返的叛军士兵已到达蓟城,便率领骑兵连夜追击,天亮时,赶到了蓟城之下。韩楼果然怀疑遣返的叛军会做侯渊的内应,便弃城逃跑,侯渊追击并把他抓获,幽州平定了。北魏任命侯渊为平州刺史,镇守范阳。

在此之前,北魏让征东将军刘灵助兼任尚书左仆射,去濮阳的顿丘慰劳幽州的流民,并借此机会率流民返回幽州,和侯渊一起消灭韩楼,仍就任命刘灵助负责幽州行政,加封他为车骑将军,还任命他为幽州、平州、营州、安州四州的行台。

22 万俟丑奴进攻北魏的东秦州,占领了东秦州,杀死了该州刺史高子朗。

23 冬,十月,初一,皇上又设四部无遮大会,僧尼和平民参加的有五万多人。法会结束后,梁武帝乘金辂车回宫,来到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中大通。"

24 北魏任命原先的司空萧赞为司徒。

25 十一月,初二,就德兴请求投降北魏,营州平定。

26 二十九日,北魏任命城阳王元徽为太保,丹杨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27 十二月,初四,梁朝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叛变,投降了北魏。

28 梁朝任命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有一名身挟妖术的贼名叫僧强,自称天子,当地的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他们的兵力达到三万人,攻陷了北徐州,陈庆之讨伐并杀死了他们。

29 北魏任用岐州刺史王罴负责代理南秦州政事,王罴诱捕了南秦州境内各路盗贼,把他们全部杀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　上章阉茂，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

中大通二年

1 春，正月，己丑，魏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遣将击严始欣，斩之，萧玩等亦败死，失亡万余人。

2 辛亥，魏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等杀刺史元大宾[1]，据城反，魏遣都官尚书平城樊子鹄讨之；二月，甲寅，斩文欣。

3 万俟丑奴侵扰关中，魏尔朱荣遣武卫将军贺拔岳讨之。岳私谓其兄胜曰："丑奴，勍敌也，今攻之不胜，固有罪，胜之，谗嫉将生。"胜曰："然则奈何？"岳曰："愿得尔朱氏一人为帅而佐之。"胜为之言于荣，荣悦，以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

以岳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2]，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

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发洛阳以西路次民马以给之。时赤水蜀贼断路[3]，诏侍中杨侃先行慰谕，并税其马，贼持疑不下。军至潼关，天光不敢进，岳曰："蜀贼鼠窃，公尚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进击蜀于渭北，破之，获马二千匹，简其壮健以充军士，又税民马合万余匹。以军士尚少，淹留未进。荣怒，遣骑兵参军刘贵乘驿至军中责天光，杖之一百，以军士二千益之。

三月，丑奴自将其众围岐州，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围趣栅，天光使贺拔岳将千骑救之。菩萨等已拔栅而还，岳故杀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萨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自渭南与菩萨隔水而语，称扬国威，菩萨令省事传语[4]，岳怒曰："我与菩萨语，卿何人也！"射杀之。明日，复引百余骑隔水与贼语，稍引而东，至水浅可涉之处，岳即驰马东出。贼以为走，乃弃步兵轻骑南渡渭追岳，岳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贼半渡冈东，岳还兵击之，贼兵败走。岳下令，贼下马者勿杀，贼悉投马，俄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并收其辎重。丑奴闻之，弃岐州，北走安定[5]，置栅于平亭[6]。天光方自雍至岐，与岳合。

夏，四月，天光至泾、渭之间[7]，停军牧马，宣言："天时将热，未可行师，俟秋凉更图进止，"获丑奴觇候者，纵遣

之。丑奴信之，散众耕于细川[8]，使其太尉侯伏侯元进将兵五千[9]，据险立栅，其余千人以下为栅者甚众。天光知其势分，晡时，密严诸军，相继俱发，黎明，围元进大栅，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纵遣，诸栅闻之皆降。天光昼夜径进，抵安定城下，贼泾州刺史侯几长贵以城降。丑奴弃平亭走，欲趣高平[10]，天光遣贺拔岳轻骑追之，丁卯，及于平凉[11]。贼未成列，直阁代郡侯莫陈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擒丑奴，因大呼，众皆披靡，无敢当者，后骑益集，贼众崩溃，遂大破之。天光进逼高平，城中执送萧宝寅以降。

【注释】

①东徐州：北魏于孝昌元年（公元 512 年）置，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东。

②侯莫陈悦：北魏境内胡人姓名，侯莫陈，姓；悦，名。

③赤水蜀贼：蜀人迁居赤水，相聚叛乱，故称为"赤水蜀贼"。赤水，指今甘肃陇西县东渭河的支流赤亭水。

④省事：职官名，相当于后来的"通事"，两军相对，派此官往来通传言语，故名"通事"。

⑤安定：西汉置安定县故地，在今甘肃泾川北泾河北岸。

⑥平亭：地名，在今甘肃泾川北。案：安定城本在今甘肃泾川北，平亭也位于此处，故两地应相距不远。

⑦汧（qiān 谦）、渭：指汧水和渭水；汧水，又称汧川，即今陕西西部渭水支流"千水"。

⑧细川：指今甘肃泾川、灵台一带的平川，土地适宜农耕。

⑨侯伏侯元进：北魏时少数民族姓名。侯伏侯，三字姓；元进，名。

⑩高平：北魏郡名，治所在今宁夏固原。

⑪平凉：北魏平凉郡，治所在今甘肃华亭西。

【译文】

梁纪十　庚戌(公元530年),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

中大通二年(庚戌,公元530年)

1春,正月,十三日,北魏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人派遣将士进攻严始欣,把严始欣杀了,萧玩等梁朝将领也战败而死,梁朝战死和逃散的士兵共一万多人。

2十五日,北魏东徐州城中的百姓吕文欣等人杀死州刺史元大宾,占领州城造反,北魏派遣都官尚书平城人樊子鹄前往讨伐;二月,初八,将吕文欣斩首。

3万俟丑奴侵扰北魏关中地区,北魏尔朱荣派遣武卫将军贺拔岳前往讨伐。贺拔岳私下对他的哥哥贺拔胜说:"万俟丑奴可是强悍的敌人,这次出征战不胜他,固然会获罪,战胜了他,谗言和嫉妒也会随之而来。"贺拔胜说:"那你怎么办好呢?"贺拔岳说:"希望能让尔朱氏家族中的一人担任主帅而由我来辅助他。"贺拔胜把贺拔岳自己想担任助手的要求向尔朱荣说了,尔朱荣非常高兴,任用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任命贺拔岳为左大都督,又任命征西将军代郡人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一同作为尔朱天光的副将前去讨伐万俟丑奴。

尔朱天光刚刚进军的时候,尔朱荣只配给他战士一千人,征发洛阳以西地区沿途各地老百姓的马匹来供应尔朱天光。当时赤水一带叛乱的蜀中移民切断了道路,北魏朝廷下诏命令侍中杨侃先往该地安抚晓谕,并征发他们的马匹抵偿赋税,叛贼对朝廷的安抚心怀狐疑,不肯归降。尔朱天光率领的军队抵达潼关,他不敢再向前开进,贺拔岳说"这些叛乱的蜀中移民多是偷鸡摸狗之辈,您尚且心中恐惧,不敢进军,如果遇到强大的敌人,那又将怎么去作战呢!"尔朱天光说:"眼下的战事,就全拜托你了。"贺拔岳于是便向渭河北岸的蜀贼进攻,把他们打败了,缴获了二千匹马,挑选了其

中精壮剽悍的士兵补充到自己军中，又向当地百姓征发马匹共一万多匹。因为军中士兵数量还少，尔朱天光的军队停留原地没能再向前开拔。尔朱荣发怒了，派遣骑兵参军乘驿站快马赶到尔朱天光军中责备他，打了他一百军杖，给他增派了二千士兵。

三月，万俟丑奴亲自统帅他的部队围攻岐州，派遣他的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仵从武功向南渡过渭水，进攻北魏军队的外沿阵地，逼近营栅，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领千名骑兵去救援围困地区。尉迟菩萨已拔下营栅撤走，贺拔岳故意大肆杀戮抢劫尉迟菩萨属下的官吏百姓，以便激怒对方，但尉迟菩萨已率领步兵和骑兵二万人回到渭水北部。贺拔岳带领数十名轻骑兵在渭水南岸和尉迟菩萨隔水对话，贺拔岳称颂宣扬北魏朝廷的威势，尉迟菩萨派省事传达自己的回话，贺拔岳发怒说："我和尉迟菩萨对话，你是什么人！"用弓箭将他射死。第二天，贺拔岳又率领一百名骑兵隔着渭水与尉迟部队对话，随后又慢慢地带领队伍向东移动，到了水浅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贺拔岳便快马加鞭地向东奔去。叛军认为贺拔岳他们逃跑了，就丢下步兵只用轻骑兵往南渡过渭水追击贺拔岳，贺拔岳凭借纵横的土冈埋下伏兵，等待追兵的来到，追兵刚渡到河中还没有到达冈东，贺拔岳回师进攻叛军，叛军被打败逃走。贺拔岳下令，只要叛军士兵自动下马就不要杀死他们，叛军全都把马丢下了，一会儿就俘获了三千人，马也一匹不少，终于抓住了尉迟菩萨。贺拔岳仍率军渡河到达渭水北部，叛军投降的步兵和骑兵一万多人，同时还缴获了他们的辎重。万俟丑奴听到这个消息，丢下岐州，往北逃往安定，在平亭设置营栅。尔朱天光这才从雍州来到岐州，与贺拔岳会合。

夏，四月，尔朱天光抵达泾水和渭水之间的地区，驻扎下军队，放养战马，对外宣传说："天气马上就要热起来了，不能冒着炎热去行军作战，等到秋天天气凉爽之后再作进军计划。"抓到万俟丑奴手下的侦探之后，就把他们放回去。万俟丑奴相信了尔朱天光的宣

传,把自己手下的部队分散到汧水和渭水流域的细川耕作放牧,派他的太尉侯伏侯元进率领五千士兵,占据险要处设立营栅,其余一千人以下分散设立营栅的很多。尔朱天光了解到万俟丑奴的势力分散之后,傍晚时分,秘密命令各个部队接连不断地开进,第二天天亮时,围攻侯伏侯元进的大营栅,攻下了它,所有抓获的俘虏,全部放回,万俟丑奴手下其它营栅中的士兵听到这一消息,全都投降了。尔朱天光日夜兼程,直抵安定城下,万俟丑奴手下的泾州刺史侯几长贵献上州城向尔朱天光投降。万俟丑奴放弃平亭逃走,准备去高平,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轻骑兵追击,二十二日,赶到了平凉城。万俟丑奴的部队还没有排好阵势,北魏直阁代郡人侯莫陈崇就一马当先单独冲进了万俟丑奴的军中,在马上活捉了万俟丑奴,趁势大呼,万俟丑奴的部下闻声逃窜,没有人敢来抵挡,北魏后续的骑兵越来越多,叛军溃不成军,被打得大败。尔朱天光进而逼近高平城,城中的人抓住了萧宝寅押送来投降。

4 壬申,以吐谷浑王佛辅为西秦、河二州刺史。

5 甲戌,魏以关中平,大赦。万俟丑奴、萧宝寅至洛阳,置阊阖门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观凡三日。丹杨王萧赞表请宝寅之命,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素与宝寅善,欲左右之,言于魏主曰:"宝寅叛逆,事在前朝。"会应诏王道习自外至[1],帝问道习:"在外何所闻?"对曰:"惟闻李尚书、高黄门与萧宝寅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谓宝寅叛逆在前朝,宝寅为丑奴太傅,岂非陛下时邪?贼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赐宝寅死于驼牛署[2],斩丑奴

于都市。

6 六月，丁巳，帝复以魏汝南王悦为魏王。

7 戊寅[3]，魏诏胡氏亲属受爵于朝者皆黜为民。

8 庚申，以魏降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从魏王悦北还。

9 万俟丑奴既败，自泾、豳以西至灵州[4]，贼党皆降于魏，唯所署行台万俟道洛帅众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时高平大旱，尔朱天光以马乏草，退屯城东五十里，遣都督长孙邪利帅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镇之[5]。道洛潜与城民通谋，掩袭邪利，并其所部皆杀之。天光帅诸军赴之，道洛出战而败，帅其众西入牵屯山[6]，据险自守。尔朱荣以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复遣使杖之一百。以诏书黜天光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降爵为侯。

天光追击道洛于牵屯，道洛败走，入陇，归略阳贼帅王庆云[7]。道洛骁果绝伦，庆云得之，甚喜，谓大事可济，遂称帝于水洛城[8]，置百官，以道洛为大将军。

秋，七月，天光帅诸军入陇，至水洛城，庆云、道洛出战，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还走，拔其东城。贼并兵趣西城，城中无水，众渴乏，有降者言庆云、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谕庆云使早降，曰："若未能自决，当听诸人今夜共议，明晨早报。"庆云等冀得少缓，因待夜突出，乃报曰："请俟明日。"天光因使谓曰："知须水，今相为小退，任取涧水饮之。"贼众悦，无复走心。天光密使军士多作木枪[9]，各长七尺，昏后，绕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

枪中，备其冲突，兼令密缚长梯于城北。其夜，庆云、道洛果驰马突出，遇枪，马各伤倒，伏兵起，即时擒之。军士缘梯入城，余众皆出城南，遇枪而止，穷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坑之，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于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州皆降。

天光顿军略阳。诏复天光官爵，寻加侍中、仪同三司。以贺拔岳为泾州刺史，侯莫陈悦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谋杀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谋杀刺史辛显，超、显皆觉之，走归天光，天光遣兵讨平之。

步兵校尉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关，以功迁征西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凋弊，泰抚以恩信，民皆感悦，曰："早遇宇文使君⑩，吾辈岂从乱乎！"

10 八月，庚戌，上饯魏王悦于德阳堂，遣兵送至境上。

【注释】

①应诏：职官名，相当于汉代的"待诏"，因为其职掌是应诏"金马门"，备皇上顾问，故名。

②驼牛署：北魏驼牛都尉官署。驼牛都尉，太仆寺属官，掌饲养驼、骡、驴、马，故有此名。

③戊寅：据《魏书·孝庄帝纪》三年，当为"戊午"。

④灵州：北魏孝昌(公元525～528年)年间改薄骨律镇置，治所在今宁夏宁武西南。

⑤原州：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改高平镇置，治所在今宁夏固原。

⑥牵屯山：山名，在今宁夏固原境内。

⑦略阳：北魏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

⑧水洛城：地名，在今甘肃庄浪。

⑨木枪：又称拒马枪，古代设于城门外或要隘之处的防守战具，用以抵御

敌人的骑兵马队。木枪的设置通常是用直径二尺的圆木插地，上面放上横木，而用长枪贯穿在横木之中，让枪刃向外堵住要路。

⑩使君：奉使之官尊称"使君"，多用来指州刺史。

【译文】

4 二十七日，梁朝任命吐谷浑王佛辅为西秦州和河州二州的刺史。

5 二十九日，北魏因为关中地区叛乱被平定，宣布大赦天下。万俟丑奴、萧宝寅被押解到洛阳、囚禁在阊阖门外的大街中，城中的男男女女们围观共达三天。丹杨王萧赞上表北魏朝廷请求保住萧宝寅的性命，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一向与萧宝寅关系非常亲密，想改变对萧宝寅的处理，对北魏孝庄帝说："萧宝寅叛逆的事，发生在前朝。"正碰到应诏王道习从外地到洛阳来，孝庄帝问王道习说："你在外面听说了些什么事情？"王道习回答说："只听说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和萧宝寅关系极为亲密，两人又都处在便于向您进言的职位上，一定是可以保全萧宝寅的性命了。不过他们两人说萧宝寅叛乱的事发生在前朝，但萧宝寅担任万俟丑奴的太傅，难道不是在陛下您执政的时候吗？叛逆的大臣不除掉，国家的法律还有什么用呢！"孝庄帝于是赐萧宝寅死于驼牛署，将万俟丑奴在都市中斩首。

6 六月，十三日，梁皇帝又任命北魏汝南王元悦为魏王。

7 戊寅，北魏颁布诏令将胡太后家族中凡在朝廷中受过封爵的一律贬为平民。

8 十六日，梁朝任命北魏降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刺史，跟随魏王元悦回北方去。

9 万俟丑奴已被打败，从泾州、豳州到灵州地区，叛军党羽都投降了北魏，只有万俟丑奴委任的行台万俟道洛率领六千人逃入了山中，不肯投降。当时高平地区大旱，尔朱天光因为军马缺少草料，

退军驻扎高平城东五十里的地方，派遣都督长孙邪利率领二百人代理原州行政事务镇守高平城。万俟道洛暗中和城中居民通谋，突然袭击长孙邪利，连同他率领的二百名士兵全都被杀。尔朱天光率领各路军队赶赴救援，万俟道洛出城迎战结果失败，率领自己的军队往西撤退进牵屯山，占领险要地形抵抗。尔朱荣因为尔朱天光损失了长孙邪利，没有擒住万俟道洛，又派遣使者打了他一百杖，借皇帝诏书贬尔朱天光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将他的爵位降为侯。

尔朱天光追击万俟道洛至牵屯山，万俟道洛败逃，进入陇山，投归了略阳叛军统帅王庆云。万俟道洛无比骁勇果断，王庆云得到他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可成大业了，便在水洛城自称皇帝，设置文武百官，任命万俟道洛为大将军。

秋，七月，尔朱天光率领大军进入陇山，抵达水洛城，王庆云、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尔朱天光用箭射中万俟道洛的膀子，万俟道洛丢掉了手中的弓箭往回逃，尔朱天光攻下了水洛城的东城。叛军合并兵力逃向西城，城中没有饮水，叛军士兵们又渴又饥，投降过来的叛军士兵报告说王庆云、万俟道洛准备突围逃走。尔朱天光恐怕又让他们逃走了，就派人去招安，劝说王庆云早日投降，说："如果你一个人决定不了，可以让你手下的大将们今夜一起商议，明天早晨早些回话。"王庆云等人希望获得少许的喘息，趁夜间突围出去，就回信说："请等明天回话。"尔朱天光通过使者对王庆云、万俟道洛说："知道你们很需要水，现在我为你们稍微后撤一点，让你们尽情取涧水饮用。"叛军上下欢喜，没有了逃走的打算。尔朱天光暗中派士兵做了很多木枪，各七尺长，天黑以后，围绕城四周布置好，交通要冲增加一些，又在木枪中埋伏士兵，防备叛军落马后徒步逃奔，同时秘密下令士兵们在城北绑扎了登城的长梯。当天夜晚，王庆云、万俟道洛果然策动快马突围出来，撞上木枪，战马一一受伤倒地，埋伏在木枪中的伏兵冲出，当即把他们擒获。北魏士兵们攀缘长梯进入水洛城，叛军余部都从城南冲出，遇上木枪也被阻拦，

走投无路，纷纷乞求投降。初三，尔朱天光把叛军士兵的武器全部收缴后把士兵们活埋，死去的共一万七千人，把他们的家属分赐给了部下。因此秦州、南秦州、东秦州、河州、渭州、瓜州、凉州、鄯州等州全都投降。

尔朱天光驻扎略阳修整军队。北魏朝廷又下诏恢复尔朱天光官职和爵位，不久又加封他侍中、仪同三司。任命贺拔岳为泾州刺史，侯莫陈悦为渭州刺史。北魏秦州城民密谋刺杀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密谋刺杀刺史辛显，骆超、辛显都发觉了，逃奔去投归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派兵讨伐平定了二州企图叛乱的城民。

北魏步兵校尉宇文泰跟随贺拔岳进军关中，因军功提升为征西将军，代理原州行政。此时关中、陇中一片凋零破败景象，宇文泰用恩惠和信义抚慰百姓，百姓们全都感激欢喜，说："要是早些遇上了宇文长官的话，我们怎么会跟着去造反呢！"

10 八月，初七，皇上在德阳殿为魏王元悦饯行，派兵把他送到边境上。

11 魏尔朱荣虽居外藩，遥制朝政，树置亲党，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动静，大小必知。魏主虽受制于荣，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数亲览辞讼，理冤狱，荣闻之，不悦。帝乂与吏部尚书李神俊议清治选部，荣尝关补曲阳县令①，神俊以阶悬，不奏，别更拟人。荣大怒，即遣所补者往夺其任；神俊惧而辞位，荣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摄选。荣启北人为河南诸州，帝未之许；太宰天穆入见面论，帝犹不许。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为国宰相，若请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违之，如何启数人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

"天柱若不为人臣,朕亦须代;如若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之理。"荣闻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

尔朱皇后性妒忌,屡致忿恚。帝遣尔朱世隆语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复决。"世隆曰:"止自不为。若本自为之,臣今亦封王矣。"

帝既外逼于荣,内逼皇后,恒怏怏不以万乘为乐,唯幸寇盗未息,欲使与荣相持。及关、陇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谓尚书令临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无贼。"彧见帝色不悦,曰:"臣恐贼平之后,方劳圣虑。"帝畏余人怪之,还以他语乱之曰:"然。抚民荒馀,弥成不易。"荣见四方无事,奏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2],臣恶其言,已斥遣令去。"荣时望得殊礼,故以意讽朝廷,帝实不欲与之,因称叹其忠。

荣好猎,不舍寒暑,列围而进,令士卒必齐壹,虽遇险阻,不得违避,一鹿逸出,必数人坐死。有一卒见虎而走,荣谓曰:"汝畏死邪!"即斩之,自是每猎,士卒如登战场。尝见虎在穷谷中,荣令十余人空手搏之,毋得损伤,死者数人,卒擒得之,以此为乐,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业已盛,四方无事,唯宜修政养民,顺时蒐狩,何必盛夏驱逐,感伤和气?"荣攘袂曰:"灵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节。葛荣之徒,本皆奴才,乘时作乱,譬如奴走,擒获即已。顷来受国大恩,未能混壹海

内，何得遽言勋业！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与兄戒勒士马，校猎嵩高，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3]，悉拥生蛮，北填六镇[4]，回军之际，扫平汾胡[5]。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以数千骑径渡缚取。然后与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称勋耳。今不频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

城阳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帝之姊婿也。徽、彧欲得权宠，恶荣为己害，日毁荣于帝，劝帝除之。帝惩河阴之难[6]，恐荣终难保，由是密有图荣之意，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亦预其谋。

会荣请入朝，欲视皇后挽乳，徽等劝帝因其入，刺杀之。唯胶东侯李侃晖、济阴王晖业言：“荣若来，必当有备，恐不可图。”又欲杀其党与，发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阳人怀忧惧，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东出，荣乃遍与朝士书，相任去留。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书呈帝，帝恒望其不来，及见书，以荣必来，色甚不悦。子才名劭，以字行，峦之族弟也。时人多以字行者，旧史皆因之。

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往来通命[7]，帝每期之甚重，然犹以荣所亲信，不敢与之言情。毅曰：“若必有变，臣宁死陛下，不能事契胡[8]。”帝曰：“朕保天柱无异心，亦不忘卿忠款。”

尔朱世隆疑帝欲为变，乃为匿名书自榜其门云：“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为计，欲杀天柱。”取以呈荣。荣自恃其强，不以为意，手毁其书，唾地曰：“世隆无胆，谁敢生

心!"荣妻北乡长公主亦劝荣不行,荣不从。

是月,荣将四五千骑发并州,时人皆言"荣反",又云"天子必当图荣"。九月,荣至洛阳,帝即欲杀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为后患,故忍未发,并召天穆。有人告荣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岂可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阳王徽曰:"纵不反,亦何可耐,况不可保邪!"

先是,长星出中台[9],扫大角[10];恒州人高荣祖颇知天文,荣问之,对曰:"除旧布新之象也。"荣甚悦。荣至洛阳,行台郎李显和曰:"天柱至,那无九锡,安须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见机。"都督郭罗察曰:"今年真可作禅文,何但九锡!"参军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何虑天柱不应之!"荣下人皆陵侮帝左右,无所忌惮,故其事皆上闻。

奚毅又见帝,求间,帝即下光明殿与语,知其至诚,乃召城阳王徽及杨侃、李彧告以毅语。荣小女适帝兄子陈留王宽,荣尝指之曰:"我终得此婿力。"徽以白帝,曰:"荣虑陛下终为己患,脱有东宫,必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则立陈留耳。"帝梦手持刀割落十指,恶之,告徽及杨侃,徽曰:"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割指亦是其类,乃吉祥也。"

戊子,天穆至洛阳,帝出迎之。荣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宴射,荣奏曰:"近来侍官皆不习武,陛下宜将五百骑出猎,因省辞讼。"先是,奚毅言荣欲因猎挟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

辛卯，帝召中书舍人温子升，告以杀荣状，并问以杀董卓事，子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凉州人，必不应至此。"良久，语子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不必死，吾宁为高贵乡公死[11]，不为常道乡公生[12]！"帝谓杀荣、天穆，即赦其党，皆应不动。应诏王道习曰："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特为荣所委任，具知天下虚实，谓不宜留。"徽及杨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远、天光岂有来理！"帝亦以为然。徽曰："荣腰间常有刀，或能狼戾伤人，临事愿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其日，荣与天穆并入，坐食未讫，起出，侃等从东阶上殿，见荣、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

壬辰，帝忌日；癸巳，荣忌日。甲午，荣暂入，即诣陈留王家饮酒，极醉，遂言病动，频日不入。帝谋颇泄，世隆又以告荣，且劝其速发，荣轻帝，以为无能为，曰："何忽忽！"

预帝谋者皆惧，帝患之。城阳王徽曰："以生太子为辞，荣必入朝，因此毙之。"帝曰："后怀孕始九月，可乎？"徽曰："妇人不及期而产者多矣，彼必不疑。"帝从之。戊戌，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序，声言皇子生，遣徽驰骑至荣第告之。荣方与上党王天穆博，徽脱荣帽，欢舞盘旋，兼殿内文武传声趣之，荣遂信之，与天穆俱入朝。帝闻荣来，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升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帝令子升作赦文，既成，执以出，遇荣自外入，问："是何文书？"子升颜色不变，曰"赦"，荣不取视而入。帝在东序下西向坐，荣、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荣见

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从东户入[13]，即起趋御座，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乱斫，荣与天穆同时俱死。荣子菩提及车骑将军尔朱阳觀等三十人从荣入宫，亦为伏兵所杀。帝得荣手版，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竖子若过今日，遂不可制。"于是内外喜噪，声满洛阳城。百僚入贺。帝登阊阖门，下诏大赦，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将兵镇北中[14]。是夜，北乡长公主帅荣部曲，焚西阳门，出屯河阴。

卫将军贺拔胜与荣党田怡闻荣死，奔赴荣第。时宫殿门犹未加严防，怡等议即攻门，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有备，吾辈众少，何可轻尔！但得出城，更为他计。"怡乃止。及世隆等走，胜遂不从，帝甚嘉之。朱瑞虽为荣所委，而善处朝廷之间，帝亦善遇之，故瑞从世隆走而中道逃还。

荣素厚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荣死，子如自宫中突出，至荣第，弃家，随荣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还北，子如曰："兵不厌诈，今天下恟恟，唯强是视，当此之际，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变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桥，还军向京师，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余力，使天下畏我之强，不敢叛散。"世隆从之。己亥，攻河桥，擒奚毅等，杀之，据北中城。魏朝大惧，遣前华阳太守段育慰谕之，世隆斩首以徇。

魏以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以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

兼尚书令、北道行台，经略河、汾。

荣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随，禁于驼牛署；荣死，帝引见，劳勉之。兄乾自东冀州驰赴洛阳，帝以乾为河北大使，敖曹为直阁将军，使归，招集乡曲为表里形援。帝亲送之于河桥，举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杰，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傥有变，可为朕河上一扬尘。"乾垂涕受诏，敖曹援剑起舞，誓以必死。

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尔朱拂律归将胡骑一千，皆白服，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门望之[19]，遣主书牛法尚谓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终，阴图衅逆，王法无亲，已正刑书。罪止荣身，余皆不问。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归曰："臣等随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归。愿得太原王尸，生死无恨。"因涕泣，哀不自胜，群胡皆恸哭，声振城邑。帝亦为之怆然，遣侍中朱瑞赍铁券赐世隆。世隆谓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国，长乐不愿信誓[20]，枉加屠害，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吾为太原王报雠，终无降理！"瑞还，白帝，帝即出库物置城西门外，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一日即得万人，与拂律归等战于郭外。拂律归等生长戎旅，洛阳之人不习战斗，屡战不克。甲辰，以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帅众讨世隆。

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书令魏兰根兼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皆禀兰根节度。

尔朱氏兵犹在城下，帝集朝臣博议，皆惟惧不知所出。通直散骑常侍李苗奋衣起曰："今小贼唐突如此，朝廷

有不测之忧，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日。臣虽不武，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径断河桥。”城阳王徽、高道穆皆以为善，帝许之。乙卯，苗募人从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桥数里，纵火船焚河桥，倏忽而至。尔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争桥北渡，俄而桥绝，溺死者甚众。苗将百许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官军不至，尔朱氏就击之，左右皆尽，苗赴水死。帝伤惜之，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河阳侯，谥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诏行台源子恭将步骑一万出西道，杨昱将募士八千出东道以讨之，子恭仍镇太行丹谷[17]，筑垒以防之。世隆至建州[18]，刺史陆希质闭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杀城中人无遗类，以肆其忿，唯希质走免。

诏以前东荆州刺史元显恭为晋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

【注释】

①曲阳县：汉置，北魏改为下曲阳县，治所在今河北晋县西。

②九锡：古代天子赐给有大功的诸侯的车马、衣服、弓矢等九件礼物，自王莽篡汉之后，凡加九锡多视为篡位的信号。

③三荆：指北魏置东荆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北荆州(治所在今河南嵩县东北)和荆州(先治今陕西商县，后移治今河南邓县)。

④六镇：即北魏初年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面自西而东设置的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原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土城子)、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境内)六镇，葛荣领导的起义即发生于此。六镇起义后，六镇荒残，所以尔朱荣准备移民“北填六镇”。

⑤汾胡：居住在汾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后移治今山西汾阳)境内的胡人。

⑥河阴之难：尔朱荣于河阴屠杀北魏朝臣，史称"河阴之难"，事见一百五十二卷梁武帝大通二年(公元 528 年)。

⑦建义：建义，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年号(公元 528 年)。

⑧契胡：胡人的一种，尔朱荣出身的种族；此处代指尔朱荣。

⑨长星：指彗星。 中台：三台六星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两颗星。彗星出中台，古人多认为是除旧布新或兵戎之象。

⑩大角：星名，又名栋星或天栋，即天王星。

⑪高贵乡公：三国魏文帝曹丕孙曹髦，字彦士，封郯县高贵乡公，齐王曹芳废，公卿迎立，后因为与司马氏集团的矛盾被司马昭所杀。

⑫常道乡公：三国曹魏末代君主，曹操之孙曹奂，字子唐，封常道乡，被司马昭立为元帝，后禅位于司马炎，废为陈留王。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事见七十九卷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 265 年)。

⑬少卿：职官名，汉代九卿各置正卿一人，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 488 年)始置少卿一人，作为正卿的副职。典御：指尝食典御。

⑭北中：指北魏北中府所在地北中城，在今河南孟县南。

⑮大夏门：洛阳城门，在城北。

⑯长乐：即长乐王；北魏孝庄帝本封长乐王。

⑰太行丹谷：即太行山丹溪，在今山西晋城境内。

⑱建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东北高都。

【译文】

11 北魏尔朱荣虽然身居自己太原王的封地，但却能在外地控制北魏的朝政，扶持党与亲信，安置在北魏孝庄帝的身边，伺察朝廷中的一举一动，大事小事他都必定知道。北魏孝庄帝虽然受到了尔朱荣的控制，但生性勤于处理政事，白天黑夜不知疲倦，多次亲自审阅诉讼状，审理冤案，尔朱荣得知这一情况，心中不高兴。孝庄帝又和吏部尚书李神俊商议清理整顿官吏选举之事，尔朱荣曾要破格任用一人担任曲阳县令，李神俊因为此人的官阶离县令太远，没有将他呈奏上去，另外改派了一人。尔朱荣非常恼怒，当即派自己要任用的那名补选者前往曲阳县抢夺县令之职；李神俊害怕得罪

便辞掉了吏部尚书的职位，尔朱荣派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代理官吏选举事宜。尔朱荣上表请求任命北方人担任河南各州的刺史，孝庄帝没有同意；太宰元天穆进宫去与孝庄帝当面争取，孝庄帝还是不同意。元天穆说："天柱将军尔朱荣已立下大功，是一国的宰相，就算是他要调换全国的官吏，恐怕陛下也不能不同意，为什么上表请求派几个人担任州刺史，竟然不允许呢！"北魏孝庄帝神情严肃地说："天柱将军如果不想做人的臣子，我也肯定是可以取代的；如果他还保持作为臣子的大节的话，绝对没有随便调换天下百官的道理。"尔朱荣听到这些话，心中又气又恨，说："他忘了他这个皇帝是由谁才得到的！现在竟然不肯听我的意见！"

孝庄帝的尔朱皇后生性嫉妒刻薄，多次向孝庄帝发泄她心中的怨恨。孝庄帝派尔朱世隆给她说明事理，她说："天子是我家帮他夺来的，现在却是这样待我；我父亲当初如果自己称帝的话，现在天下的事也就要重新裁决了。"尔朱世隆说："正是因为他自己不肯称帝，如果当初他自己称帝，我现在也肯定封了王爵了。"

孝庄帝既从外受到尔朱荣的威胁，在宫中又受到尔朱皇后的逼迫，总是郁郁不快，感觉不到做一国之君的快乐，只是庆幸寇贼没有平息，想让寇贼与尔朱荣相抗衡。等到关中和陇地的叛乱已经平定，前方报捷的时候，便不怎么高兴，对尚书令临淮王元彧说："这就是说天下从此就没有盗贼了。"元彧看到孝庄帝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说："我恐怕叛贼平定之后，才是您圣上劳神的时候。"孝庄帝害怕其他人听到这话会感到奇怪，就回头用些别的话来岔开话题说："安置抚慰战乱后的遗民，完成这样的事情实在并不容易。"尔朱荣看到北魏国内没有叛乱发生，上奏章给孝庄帝说"参军许周劝我向朝廷索取九锡的封赏，我讨厌他的话，已经把他斥退。"尔朱荣此时心里希望得到朝廷的特殊礼遇，所以把自己的意愿委婉地暗示给朝廷，孝庄帝实际上也不愿给他九锡的封赐，就借此机会对他的忠心赞叹一番。

尔朱荣喜欢打猎，严冬酷暑也不停息，让军队排列成圆阵向前推进，命令士兵一定要步调一致，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也不能避开，如果有一头野鹿逃出了合围圈，一定会有好几个人被治罪处死。有一个士兵看见老虎就逃走了，尔朱荣对他说："你怕死吗！"当场把他杀了，从此以后每次围猎，士兵都如同上了战场。有一次在深谷中看到一只老虎，尔朱荣命令十多人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不能对老虎有任何损伤，死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捉住这只老虎，尔朱荣用此来取乐，但他手下的人却对此苦不堪言。太宰元天穆曾从容地对尔朱荣说："大王功勋业绩已很显赫，天下平安，只应该修行仁政抚养百姓，顺应天时阅兵狩猎，为什么一定要在炎炎夏天驱赶士兵去追逐围猎，伤害了自然的和气呢？"尔朱荣撸起袖子说："胡太后是位女主，不能自行正道，我们推戴拥立皇帝，乃是做为国家大臣的常节。葛荣那般人，本来是下等的奴仆，趁时势混乱发动叛逆，他们就象奴仆逃走一样，本来没有什么大志，抓回来也就没事了。近来我们蒙受了国家大恩大惠，但却没能很快统一天下，哪能就谈得上建功立业呢！如今听说朝中大臣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样子，我准备今年秋天和你一起整顿人马，到嵩高名山去练武围猎，让那班贪婪污浊的朝中显贵到围猎圈中去与老虎搏斗。再率军越过鲁阳，跨过三荆，把那些不肯归附朝廷的蛮族一并抓获，送往北方六镇去充边，然后趁从六镇撤回的机会，把汾州的胡人一举扫平。到明年，再挑选精悍的骑兵，从江、淮间分别南进，如果萧衍肯投降，他可以乞求我们封给他万户侯；如果他不肯投降，我们率领几千骑兵直接渡江把他捆来。完成这番大业之后我再与你一起拥护天子，巡幸四方，这才可以算得上是建功立业啊。现在如果不经常校猎，士兵斗志松懈，到时候会有什么用！"

北魏城阳王元徽的妃子，是孝庄帝舅父的女儿；侍中李彧，是李延寿的儿子，孝庄帝的姐夫。元徽、李彧想获得朝中的大权和孝庄帝的宠幸，讨厌尔朱荣成为自己的障碍，天天在孝庄帝面前说尔

朱荣的坏话,劝孝庄帝除掉他。孝庄帝鉴于河阴之难的教训,担心尔朱荣最终会有异心,因此暗中也有除掉尔朱荣的念头,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也参预了这一谋划。

正碰到尔朱荣请求来朝中,想看皇后生育,元徽等人劝孝庄帝趁尔朱荣入朝的机会,刺杀他。只是胶东侯李侃晔、济阴王元晖业说:"尔朱荣如果来朝,他一定会有防备,恐怕暗算不了他。"又准备将尔朱荣在朝廷中的党羽杀了,发动军队阻挡他来朝。孝庄帝犹豫不决,而洛阳城中人人心中忧虑恐惧,中书侍郎邢才子之类的人已经避祸东逃,尔朱荣便给朝臣每人写了书信,让各人自己选择是离职还是留在朝中。中书舍人温子升把书信呈给孝庄帝,孝庄帝总以为尔朱荣不会来洛阳,等到看了尔朱荣的信,认定尔朱荣一定会来,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邢才子名叫邢劭,以字行世,是邢峦的族弟。当时人很多都以字行世,旧史也都沿袭了这种称法。

北魏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年曾来往于尔朱荣和孝庄帝之间,为他们传达使命,孝庄帝每次都对他寄予了厚望,但还是因为他是尔朱荣所亲信的人,不敢和他谈论实情。奚毅说:"如果真的要发生变故,我宁可为陛下而死,不会去事奉尔朱荣这个胡人。"孝庄帝说:"我保护天柱将军尔朱荣不会有二心,也忘不了你对朝廷的一片忠心。"

尔朱世隆怀疑孝庄帝将有行动,就写了封匿名信贴在自己家门口,上面写道:"皇上和杨侃、高道穆等几个人商议计策,想要杀害天柱将军尔朱荣。"然后把这封信取下来呈给尔朱荣。尔朱荣自恃自己势力强大,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用手把信撕毁了,扔在地上啐了一口说:"世隆你太胆小了,谁还敢对我有不轨的企图!"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长公主也劝尔朱荣不要去洛阳,尔朱荣不听她的劝阻。

这个月,尔朱荣率领四、五千骑兵从并州出发,世人都说"尔朱荣造反了",又说"孝庄帝一定会杀了尔朱荣"。九月,尔朱荣到达洛

阳，孝庄帝马上便准备杀他，因为太宰元天穆留在并州，恐怕会成为后患，所以忍耐住没有动手，同时召元天穆进京。有人告诉尔朱荣说："孝庄帝准备加害你。"尔朱荣马上把这些话都上奏给孝庄帝，孝庄帝说："外面的人也说太原王尔朱荣要加害我，难道这些话可信吗！"因此尔朱荣不再疑心自己的安全了，每次进宫去朝见孝庄帝，随从人员不过几十个，又都徒手进去不带武器。孝庄帝想放弃杀尔朱荣的打算，城阳王元徽说："纵然他不反叛，也无法忍受，更何况并不能保证他不反叛呢！"

在此之前，有慧星经过中台，扫过天王星；恒州人高荣祖精通天文星学，尔朱荣问他这些天象的喻意，高荣祖回答说："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尔朱荣非常高兴。尔朱荣抵达洛阳，行台郎中李显和说："天柱将军这次进京，哪能不授九锡，根本用不着太原王自己去索讨！当今皇帝也太不识时事了。"都督郭罗察说："今年完全可以作禅让文章了，岂止是加九锡！"参军褚光说："人们传说并州城上紫气萦绕，那还怕天柱将军不应了这番吉兆！"尔朱荣手下的人个个对孝庄帝身边的人凌辱侮弄，毫无顾忌，所以这些事全都被上报给孝庄帝知道了。

奚毅又去谒见孝庄帝，请求打发左右的人单独和孝庄帝说话，孝庄帝当即走下明光殿和他单独交谈，知道他对朝廷忠诚不贰，就召来城阳王元徽和杨侃、李彧等人，把奚毅的话告诉了他们。尔朱荣的小女儿嫁给了孝庄帝哥哥的儿子陈留王元宽，尔朱荣曾指着元宽说："我最终会得到这个女婿的帮助。"元徽把这话告诉了孝庄帝，说："尔朱荣恐怕陛下最终会成为自己的后患，假如有东宫太子，他一定会要求立幼儿为帝，如果皇后不生太子，就立陈留王为帝。"孝庄帝梦见用手拿刀割掉了自己的十个指头，很厌恶这个梦，将梦告诉了元徽和杨侃，元徽说："蝮蛇螫手之后，豪壮之士可以把手砍掉，梦见割掉了手指也和砍掉手相似，这可是吉祥的征兆。"

十五日，元天穆到达洛阳，孝庄帝出城迎接。尔朱荣和元天穆

一同跟随孝庄帝到西林园宴饮游乐，尔朱荣上奏说："近来侍卫官吏都不练习武艺，陛下应该率领五百骑兵出去狩猎，借此少处理一些诉讼公务。"在此之前，奚毅曾对孝庄帝说尔朱荣想借围猎之机挟持皇上迁都，这样，孝庄帝更加怀疑尔朱荣了。

十八日，孝庄帝召中书舍人温子升进宫，把要杀尔朱荣的事告诉了他，并且向他询问汉代杀董卓的事情，温子升详细地讲述了董卓事情前后的经过。孝庄帝说："王允当时如果迅速赦免了凉州人的话，后来一定不会到那种地步。"过了很久，又对温子升说："我现在的情况和处境，你全都知道。就是死我也要除掉尔朱氏，何况还不一定会死，我宁愿成为高贵乡公去死，也不愿象常道乡公那样活着！"孝庄帝认为杀掉尔朱荣、元天穆后，应立即赦免他们的党羽，党羽们获得赦免后应该不会叛乱。应诏王道习说："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完全是因为深受尔朱荣信任而委以重任的，他们完全知道国家的力量分布，我认为不应该把他们留下。"元徽和杨侃都说："如果尔朱世隆性命不保，尔朱仲远、尔朱天光就决不可能臣服朝廷！"孝庄帝也认为如此。元徽说："尔朱荣腰间经常佩有刀，到时候也许会凶狠拚命伤着人，事发时希望陛下起身避开一下。"于是便在明光殿东面埋伏下杨侃等十几个人。当天，尔朱荣与元天穆一同进宫，在宫中坐下来吃东西还没吃完，就起身出去，杨侃等人从东面的台阶上殿，看见尔朱荣、元天穆已走到庭院中去了，事情便没有成功。

十九日，这一天是皇帝的忌日；二十日，是尔朱荣的忌日。二十一日，尔朱荣刚进宫一会儿，就到陈留王家里喝酒去了，喝得大醉，于是便说生病了，连日不进宫上朝。孝庄帝的计划大多泄露出去了，尔朱世隆又把这些消息报告了尔朱荣，并且劝他早日动手，尔朱荣轻视孝庄帝，认为他没有能力对自己动武，说："哪用得这么匆忙！"

参预孝庄帝谋划的人都很害怕，孝庄帝也忧心忡忡。城阳王元

徽说："如果用皇后生了太子作为借口，尔朱荣一定会进宫来，借这个机会杀掉他。"孝庄帝说："皇后怀孕才九个月，这能行吗？"元徽说："产妇不到产期而生产的多得很，他一定不会起疑心。"孝庄帝接受了他的意见。二十五日，孝庄帝在明光殿东墙边埋伏下士兵，声称皇后生了太子，派遣元徽骑快马飞奔到尔朱荣府邸去向他报信。尔朱荣此时正和上党王元天穆一同博戏，元徽脱下尔朱荣的帽子，欢乐地盘旋起舞，加上宫殿里的文武官吏传信来督促，尔朱荣最终相信了，和元天穆一起进宫朝见。孝庄帝听说尔朱荣来了，不禁变了脸色，中书舍人温子升说："陛下的脸色都变了。"孝庄帝连忙要酒来喝。孝庄帝命令温子升起草赦免文告，已经写成，手拿着它走出宫去，正碰到尔朱荣他们从外面进来，尔朱荣问："这是什么文书？"温子升脸色自若，说"是赦文"，尔朱荣也不拿过去看看就进宫去了。孝庄帝在殿堂东墙边向西坐着，尔朱荣、元天穆在御榻西北边向南坐着。元徽从外面进来，才跪在地上拜了一次，尔朱荣看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人抽出刀从东边的门中进殿，就马上起身奔向孝庄帝的座榻，孝庄帝事先把刀横放在膝下，于是就亲手把尔朱荣杀了，鲁安等人一顿乱砍，尔朱荣和元天穆两人同时都被砍死。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提和车骑将军尔朱睹等三十位随同尔朱荣入宫的人，也都被伏兵杀死。孝庄帝拾到尔朱荣随身带来记事的笏板，上面有几封启奏，都是自己身边大臣任免名单，不属于他心腹的全都在罢黜之列，孝庄帝说："这小子如果活过了今天，那可就不能制伏了。"因此宫内外都一片欢腾，欢声响遍了整个洛阳城。百官入朝祝贺。孝庄帝登上阊阖门，下诏书大赦天下，派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率兵镇守北中。当天晚上，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长公主率领尔朱荣的家丁，焚烧了洛阳城西阳门，突出城外，驻军河阴。

卫将军贺拔胜和尔朱荣的党羽田怡等人听说尔朱荣的死讯，奔赴尔朱荣的府邸。当时宫中的门还并没有严加防守，田怡等人商

议马上进攻宫门，贺拔胜制止他们说："皇上既然要做这样大的事情，一定会有所准备的，我们兵力少，怎么可以轻易进攻呢！只要能够出洛阳城，另外再想别的办法。"田怡等人这才作罢。等到尔朱世隆等人逃走，贺拔胜就不再跟他们走了，孝庄帝对贺拔岳非常赞许。朱瑞虽然深受尔朱荣的信任，但善于在尔朱荣和朝廷之间周旋，孝庄帝也待他很好，所以朱瑞跟随尔朱世隆逃走后，中途就又逃回来了。

尔朱荣一向对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很不一般，尔朱荣死后，司马子如从中宫突围出来，赶到尔朱荣的府邸，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跟随尔朱荣的妻子逃出洛阳城。尔朱世隆急着要立即回北方去，司马子如说："兵不厌诈，如今全国乱成一团糟，只看是谁强大谁就可以控制天下，在这种时候，不能让人看出你的软弱，如果匆匆忙忙地往北逃跑，恐怕我们内部也会生变。还不如分派一些士兵守住河桥，挥师再杀向洛阳，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这样或许会取得成功。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足以显示我们还有余力，让天下的人害怕我们的强大，不敢背叛和脱离我们。"尔朱世隆接受了他的建议。二十六日，尔朱世隆进攻河桥，抓住了奚毅等人，把他们杀了，占领了北中城。北魏朝廷十分恐惧，派遣前华阳太守段育前去安抚晓谕尔朱世隆，尔朱世隆将他斩首示众。

北魏任命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任命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兼任尚书令、北道行台，经营统辖河、汾地区。

尔朱荣进入洛阳的时候，把高敖曹带在自己身边一同前往，到洛阳后将他囚禁在驼牛署衙中；尔朱荣已死，孝庄帝召见高敖曹，慰问勉励他。高敖曹的哥哥高乾从东冀州快马加鞭地赶赴洛阳，孝庄帝任命高乾为河北大使，高敖曹为直阁将军，让他们回故乡去，招募乡丁作为朝廷的外应。孝庄帝亲自把高氏兄弟俩送到河桥，举起酒杯指着流水说："你们兄弟是冀州地方的英雄豪杰，能让地方

的士兵为你们拼死战斗，京城里如果发生了变故，希望你们能为我在黄河上举兵声援。”高乾流着泪接受了诏令，高敖曹拔出剑跳起舞来，发誓以死报国。

冬，十月，初一，尔朱世隆派遣尔朱拂律归率领一千胡人骑兵，人人穿着白色的孝服，来到洛阳外城下，要求归还太原王尔朱荣的尸首。北魏孝庄帝登上大夏门楼上观察了一番，派主书牛法尚对尔朱拂律归他们说：“太原王尔朱荣为国家立功有始无终，暗中谋划大逆不道，国家的法令不分亲疏，他本人已经被依法处决。尔朱荣有罪，只处罚他本人，其余的人都不问罪。你们如果肯投降，那各人原有的官职和爵位不变。”尔朱拂律归说：“我们这些人跟随太原王尔朱荣一起来京师朝谒，太原王忽然含冤死去，现在我们不忍心空着手回去，希望得到太原王的尸首，我们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说到这里眼泪掉下来了，十分悲哀，跟着来洛阳的所有胡兵也都痛哭起来，哭声震动城邑。孝庄帝也因此黯然伤心，派侍中朱瑞等人送去铁券证书赐给尔朱世隆。尔朱世隆说：“太原王的功有天高，对国家一片赤诚，长乐王元子攸不愿信守誓言，冤枉他并对他加以杀害，现在这么两行铁字，有什么可信之处！我要为太原王报仇，决没有投降之理！”朱瑞回到城中，把尔朱世隆的话告诉了孝庄帝，孝庄帝马上把府库里的财物取出来放在洛阳城西门外，用财物招募不怕死的战士去讨伐尔朱世隆，一天之内就招募到上万人，同尔朱拂律归等人在洛阳城外交战。尔朱拂律归等人从小生长在军旅之中，洛阳城中的人不熟悉战争之事，打了多仗都没能取胜。初二，北魏任命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率领军队讨伐尔朱世隆。

初六，北魏皇子降生，大赦天下。任命中书令魏兰根兼任尚书左仆射，担任河北行台，定州、相州、殷州三州都受他节制调遣。

尔朱氏的军队还在洛阳城下，孝庄帝召集朝廷大臣们广泛商议，大臣们都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对付。通直散骑常侍李苗拍打自己的衣裳站起来说：“眼下逆贼如此猖獗，朝廷有被颠覆的危险，

正是忠烈之士尽忠报国的时候。下臣我虽然并不英勇，请求率领一旅士兵为陛下径直截断河桥。"城阳王元徽、高道穆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孝庄帝允许了他的请求。十三日，李苗召募到一些人夜晚从马渚的上游乘船而下，在离河桥几里远的地方，放出火船焚烧河桥，转眼间火船便到了河桥下。尔朱氏那些在河桥南岸的士兵，望见火船来到桥下，争着从桥上渡河北撤，落水溺死的很多。李苗率领一百来人将船停泊在河中的小岛上等待南岸朝廷的增援，援军没有赶来，尔朱氏的部队逼近他们，发起进攻，李苗身边的人都战死了，李苗自己也投水自尽了。孝庄帝对此很伤心，追赠李苗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他为河阳侯，谥号为忠烈。尔朱世隆也撤兵向北逃走。十四日，北魏下诏书命令行台源子恭率领步兵和骑兵一万人从西线，杨昱率领召募来的士兵八千人从东线前往讨伐，源子恭仍镇守太行丹谷，修筑堡垒防备尔朱氏军队来进犯。尔朱世隆抵达建州，建州刺史陆希质关闭城门守卫，尔朱世隆攻下建州，把城中的人几乎杀尽了，借以发泄他心中的忿怨，只有陆希质一人逃脱了。

北魏下诏命东荆州刺史元显恭为晋州刺史，并兼任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

12 魏东徐州刺史广牧斛斯椿素依附尔朱荣[①]，荣死，椿惧，闻汝南王悦在境上，乃帅部众弃州归悦。悦授椿侍中、大将军、司空，封灵丘郡公，又为大行台前驱都督。

13 汾州刺史尔朱兆闻荣死，自汾州帅骑据晋阳；世隆至长子，兆来会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晔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晔，英之弟子也[②]。以兆为大将

军，进爵为王；世隆为尚书令，赐爵乐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荣从弟度律为太尉，赐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长史彦伯为侍中；徐州刺史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3]。仲远亦起兵向洛阳。

尔朱天光之克平凉也，宿勤明达请降，既而复叛，北走，天光遣贺拔岳讨之，明达奔东夏[4]。岳闻尔朱荣死，不复穷追，还泾州以待天光。天光与侯莫陈悦亦下陇，与岳谋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谕天光，天光与岳谋，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频启云："臣实无异心，唯欲仰奉天颜，以申宗门之罪。"又使其下僚属启云："天光密有异图，愿思胜算以防之。"

范阳太守卢文伟诱平州刺史侯渊出猎[5]，闭门拒之。渊屯于郡南，为荣举哀，勒兵南向，进，至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为渊所败。

敬宗以城阳王徽兼大司马、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徽意谓荣既死，枝叶自应散落，及尔朱世隆等兵四起，党众日盛，徽忧怖，不知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独与帝谋议，群臣有献策者，徽辄劝帝不纳，且曰："小贼何虑不平！"又靳惜财货，赏赐率皆薄少，或多而中减，或与而复追，故徒有靡费而恩不感物。

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行台杨昱共讨尔朱仲远。

乙亥，以司徒长孙稚为太尉，临淮王彧为司徒。

丙子，进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爵为王。长广王亦

以天光为陇西王。

尔朱仲远攻西兖州[6]，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肃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壬辰，又以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胜共讨仲远。戊戌，诏罢魏兰根行台，以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郑先护疑贺拔胜，置之营外。庚子，胜与仲远战于滑台东，兵败，降于仲远。

初，尔朱荣尝从容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荣曰："兆虽勇于战斗，然所将不过三千骑，多则乱矣。堪代我者，唯贺六浑耳。"因戒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乃以高欢为晋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欢，欢遣长史孙腾诣兆，辞以"山蜀未平[7]，今方攻讨，不可委去，致有后忧。定蜀之日，当隔河为掎角之势[8]。"兆不悦，曰："还白高晋州，吾得吉梦，梦与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独余马蔺[9]，先人命吾拔之，随手而尽。以此观之，往无不克。"腾还报，欢曰："兆狂愚如是，而敢为悖逆，吾势不得久事尔朱矣。"

十二月，壬寅朔，尔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死，都督史仵龙开壁请降，源子恭退走。兆轻兵倍道兼行，从河桥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广，谓兆未能猝济，是日，水不没马腹。甲辰，暴风，黄尘涨天，兆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矢不得发，一时散走。华山王鸷，斤之玄孙也[10]，素附尔朱氏。帝始闻兆南下，欲自帅诸军讨之，鸷说帝曰："黄河万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宫，鸷复

约止卫兵不使斗。帝步出云龙门外，遇城阳王徽乘马走，帝屡呼之，不顾而去。兆骑执帝，锁于永宁寺楼上，帝寒甚，就兆求头巾，不与。兆营于尚书省，用天子金鼓，设刻漏于庭[11]；扑杀皇子[12]，污辱嫔御妃主，纵兵大掠，杀司空临淮王彧、尚书左仆射范阳王诲、青州刺史李延寔等。

城阳王徽走至山南[13]，抵前洛阳令寇祖仁家[14]。祖仁一门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旧恩，故投之。徽赍金百斤，马五十匹，祖仁利其财，外虽容纳，而私谓子弟曰："如闻尔朱兆购募城阳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将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邀杀之，送首于兆；兆亦不加勋赏。兆梦徽谓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觉，意所梦为实，即掩捕祖仁，征其金、马。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行金百斤、马五十匹"。兆疑其隐匿，依梦征之，祖仁家旧有金三十斤、马三十匹，尽以输兆。兆犹不信，发怒，执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捶之至死。

尔朱世隆至洛阳，兆自以为己功，责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应广，如何令天柱受祸！"按剑瞋目，声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由是深恨之。尔朱仲远亦自台滑至洛[15]。

戊申，魏长广王大赦。

尔朱荣之死也，敬宗诏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使袭秀容[16]。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势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还晋阳以御之，使尔朱世隆、度律、彦伯等留镇洛阳。甲寅，

兆迁敬宗于晋阳，兆自于河梁监阅财资[17]。高欢闻敬宗向晋阳，帅骑东巡，欲邀之，不及，因与兆书，为陈祸福，不宜害天子，受恶名；兆怒，不纳。尔朱天光轻骑入洛，见世隆等，即还雍州。

初，敬宗恐北军不利[18]，欲为南走之计，诈云征蛮，以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未及发而兆入洛。道穆诈疾去，世隆杀之。主者请追李苗封赠，世隆曰："当时众议，更一二日即欲纵兵大掠，焚烧郭邑，赖苗之故，京师获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复追。"

尔朱荣之死也，世隆等征兵于大宁太守代人房谟[19]，谟不应，前后斩其三使，遣弟毓诣洛阳。及兆得志，其党建州刺史是兰安定执谟系州狱，郡中蜀人闻之，皆叛。安定给谟弱马，令军前慰劳，诸贼见谟，莫不遥拜。谟先所乘马，安定别给将士，战败，蜀人得之，谓谟遇害，莫不悲泣，善养其马，不听人乘之，儿童妇女竞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马也。尔朱世隆闻之，舍其罪，以为其府长史。

北道大行台杨津，以众少，留邺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会尔朱兆入洛，津乃散众，轻骑还朝。

尔朱世隆与兄弟密谋，虑长广王母卫氏干预朝政，伺其出行，遣数十骑如劫盗者于京巷杀之，寻悬榜以千万钱募贼。

甲子，尔朱兆缢敬宗于晋阳三级佛寺，并杀陈留王宽。

是月，纥豆陵步蕃大破尔朱兆于秀容，南逼晋阳。兆

惧，使人召高欢并力。僚属皆劝欢勿应召，欢曰："兆方急，保无他虑。"遂行。欢所亲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欢往往逗留，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屡败，告急于欢，欢乃往从之。兆时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乐郡[20]欢与兆进兵合击，大破之，斩步蕃于石鼓山[21]，其众退走。兆德欢，相与誓为兄弟，将数十骑诣欢，通夜宴饮。

初，葛荣部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凌暴[22]，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谋乱不止。兆患之，问计于欢，欢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腹心使统之，有犯者坐其帅，则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谁可使者？"贺拔允时在坐，请使欢领之。欢拳殴其口，折一齿，曰："平生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事取舍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23]，请杀之！"兆以欢为诚，遂以其众委焉。欢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号令。"乃建牙阳曲川[24]，陈部分。军士素恶兆而乐属欢，莫不皆至。

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田鼠而食之，面无谷色，徒污人境内，请令就食山东[25]，待温饱更受处分。"兆从其议。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方今四方纷扰，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复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龙以云雨，将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虑邪！"绍宗曰："亲兄弟尚不可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欢金，因称绍宗与欢有旧隙，兆怒，囚绍宗，趣欢发。欢自晋阳出滏口，道逢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有马三百

匹，尽夺而易之。兆闻之，乃释绍宗而问之，绍宗曰："此犹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欢，至襄垣[26]，会漳水暴涨，桥坏，欢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信公主之谗，自来赐追，今不辞渡水而死，恐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水，与欢坐幕下，授欢刀，引颈使欢斫之，欢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贺六浑更何所仰！但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耳。今为旁人所构间，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复斩白马，与欢为誓，因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兆，欢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与敌，若英雄乘之而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骁勇，凶悍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复召欢，欢将上马诣之，孙腾牵欢衣，欢乃止。兆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兆腹心念贤领降户家属别为营，欢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杀之。士众感悦，益愿附从。

14 齐州城民赵洛周闻尔朱兆入洛[27]，逐刺史丹杨王萧赞，以城归兆。赞变形为沙门，逃入长白山[28]，流转，卒于阳平[29]。梁人或盗其柩以归，上犹以子礼葬于陵次。

15 魏荆州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阳太守赵修延，以琰之敬宗外族，诬琰之欲奔梁，发兵袭州城，执琰之，自行州事。

16 魏王悦改元更兴，闻尔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还。斛斯椿复弃悦奔魏。

17 是岁，诏以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30]。庆之引兵围魏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

起等于溱水⑬，又破行台孙腾等于楚城⑭，罢义阳镇兵，停水陆漕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注释】

①东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古邳镇东。

②英：北魏中山王元英，北魏太和（公元477～500年）、正始（公元504～508年）间，南征北讨，建有大功。

③三徐：指北魏置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北徐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北）、东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

④东夏：北魏置东夏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城东延河东岸。

⑤范阳：郡名，属北魏平州，治所在今河北涿州。

⑥西兖州：北魏太和（公元477～500年）中置西兖州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孝昌（公元525～528年）迁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

⑦山蜀：从蜀中迁徙来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依山而居的移民，称之为"山蜀"。

⑧掎：应为"犄"之误。

⑨马蓼：即马蓼子，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于河谷地区，叶似蓬而长厚，嫩叶可供食用。

⑩斤：拓跋斤，北魏建国之前代王什翼犍的侄子，曾劝说什翼犍的庶长子寔君弑什翼犍，杀诸兄弟，国中大乱，拓拔珪随母贺氏归依贺讷，事见一百四卷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

⑪刻漏：古代计时的器具，用铜壶盛水（或沙），壶底穿一小孔，壶中立箭，上刻度数，壶中水漏出显露箭杆上的刻度即可知时间。

⑫皇子：指尔朱皇后所生的皇子。

⑬山南：胡三省注："山南，伊、颍南山之南也。"案：伊、颍南山，即应为嵩山，在今河南登封西北。

⑭寇祖仁：或作"寇弥"。

⑮滑台：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

⑯河西：指黄河自今内蒙古磴口以下南、北二支中的北支，约相当于今乌加河，当时为黄河正流。纥豆陵步蕃：纥豆陵，三字姓；步蕃，名。

⑰河梁：即"河桥"。

⑱北军：指源子恭率领的镇守太行丹谷(今山西晋城东北)的军队。

⑲大宁：胡三省注："'大'，当作'泰'。"案：北魏建州有"泰宁郡"而无"大宁郡"，泰宁郡，治所在今山西沁水西故城镇。

⑳平乐郡：旧注认为当作乐平郡；案：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分太原置乐平郡，治所在今山西乐平境。

㉑石鼓山：指北魏秀容郡秀容县(今山西忻县西北)境内的石鼓山，确址不详。

㉒契胡：胡人的一种，尔朱氏即属此族，此处代指尔朱氏。

㉓阿鞠泥：贺拔允字阿鞠泥。

㉔阳曲川：在今山西太原东北阳曲一带，因汾水南流经该县城西而得名。

㉕山东：北魏并州、肆州、冀州、定州、瀛州、相州、殷州以太行山、常山为限，并州、肆州在两山西部，其余各州在两山东部，前者称为山西，后者称为山东。

㉖襄垣：县名，北魏置，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北郊。

㉗齐州城：今山东济南。

㉘长白山：山名，即今山东邹平西南的会仙山。

㉙阳平：北魏县名，治所在今山东莘县。

㉚南·北司二州：指梁朝南司州和北司州二州。南司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北司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

㉛颍州：北魏孝昌四年(公元528年)置，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溱(zhēn真)水：即今河南确山、汝南县境汝河支流溱头河。

㉜楚城：梁朝西楚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北长台关西。

【译文】

12 北魏东徐州刺史广牧人斛斯椿一向依附于尔朱荣，尔朱荣死后，斛斯椿心中害怕，听说北魏汝南王元悦从梁朝回国已抵达国界上，就率领自己的部众抛弃了东徐州投归了元悦。元悦授予斛斯椿

侍中、大将军、司空之职，封给他灵丘郡公的爵位，又任命他为大行台前驱都督。

13 北魏汾州刺史尔朱兆听说尔朱荣的死讯，从汾州率领骑兵占领了晋阳；尔朱世隆抵达长子县，尔朱兆前来与他会合。三十日，他们共同推奉太原太守、代理并州政务的长广王元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明。元晔是元英的侄子。长广王任命尔朱兆为大将军，晋升他的爵位为王；任命尔朱世隆为尚书令，封赐他乐平王的爵位，加封他为太傅、司州牧；又任命尔朱荣的堂弟度律为太尉，封赐给他常山王的爵位；任命尔朱世隆的哥哥天柱将军府长史尔朱彦伯为侍中；任命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并兼任尚书左仆射、三徐大行台。尔朱仲远也率领军队向洛阳进发。

尔朱天光攻下凉州的时候，宿勤明达请求投降，但不久又重新反叛，向北逃走，尔朱天光派贺拔岳前往讨伐，宿勤明达投奔了东夏州。贺拔岳听说尔朱荣已经死了，便不再对叛军穷追，回到泾州等待尔朱天光到来。尔朱天光与侯莫陈悦也南下陇地，和贺拔岳商议率军向洛阳进发。北魏孝庄帝派遣朱瑞去慰劳晓谕尔朱天光，尔朱天光与贺拔岳一起谋划，想让孝庄帝外出避难而另外立一位皇室成员为帝，就不断地给孝庄帝上书说："我确实没有二心，只希望能叩见到皇上，有机会申述家门的罪过。"又让自己的下属官吏向孝庄帝上书说："尔朱天光暗中图谋不轨，希望皇上想出良策来防备他。"

北魏范阳太守卢文伟引诱平州刺史侯渊出城打猎，回头来关上城门不让侯渊入城。侯渊驻扎在郡城南面，为尔朱荣举行哀悼仪式，指挥军队向南进发，前进至中山郡，行台仆射魏兰根伏击他，但被他打败。

北魏孝庄帝任命城阳王元徽兼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全面负责朝廷内外的政务。元徽心中以为尔朱荣已经死了，他的党羽自然也就会树倒猢狲散了，等到尔朱世隆等人的军队四处起事，势力一天

比一天强大，元徽心中恐慌了，遇事不知所措。元徽生性嫉贤妒能，不愿有人地位在自己之上，总是单独和孝庄帝商议大事，群臣中如有人向朝廷进献计策，元徽就劝孝庄帝不要采纳，并且说："何必担心那些小小的叛贼不能平定！"又非常吝惜财物，对功臣们的赏赐都很少，有时候虽说多一些但中途又削减了，有时候已经颁赐却又将赏赐追回，所以只是白白耗费了钱物而群臣却感受不到朝廷的恩惠。

十一月，初一，孝庄帝任命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和行台杨昱一起共同讨伐尔朱仲远。

初三，北魏任命司徒长孙稚为太尉，临淮王元彧为司徒。

初四，晋升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的爵位为王。长广王元晔也封尔朱天光为陇西王。

尔朱仲远进攻西兖州，初五，攻下西兖州，活捉了该州刺史王衍。王衍是王肃的侄子。十一日，孝庄帝任命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二十日，又任命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和贺拔胜一起讨伐尔朱仲远。二十六日，下诏罢免魏兰根的行台之职，任命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任北道行台。郑先护怀疑贺拔胜与尔朱氏有勾连，把他安置在军营外面。二十八日，贺拔胜与尔朱仲远在滑台东部交战，贺拔胜的军队被打败，向尔朱仲远投降了。

当初，尔朱荣曾随意地问左右侍臣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可以来统帅大军？"他身边的人都说尔朱兆可以。尔朱荣说："尔朱兆虽然战斗很勇敢，但他所能统帅的不过三千骑兵，如果他统帅多了就会出乱子了。能够代替我指挥全军的，只有贺六浑(高欢)一个人。"并借机告戒尔朱兆说："你不是高欢的对手，最后恐怕要被他制服的。"于是任命高欢为晋州刺史。等到了尔朱兆率军向洛阳开拔的时候，派使者去召唤高欢，高欢派自己的长史孙腾到尔朱兆那里，推辞说"山中的蜀贼还没有平定，现在我正在讨伐，不能丢下他们南去，这样会招来后顾之忧。等到平定蜀贼的那天，我自当隔

着黄河和你形成犄角之势进攻洛阳。”尔朱兆不高兴，说：“回去告诉你们晋州刺史高欢，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和我的先人登上了高丘，高丘旁边的土地，已经耕种得很熟了，只留下一些马蔺草，我的先人让我把它们拔掉，我顺手就把它拔完了。从这种梦来看，我这次出征是战无不胜的。”孙腾回去汇报，高欢说：“尔朱兆如此狂妄无知，还敢起来背叛朝廷，我肯定不会长期侍奉尔朱氏的。”

十二月，初一，尔朱兆进攻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死，都督史仵龙打开堡垒请求投降，源子恭后撤退走。尔朱兆率轻骑兵抄近路日夜兼程，从河桥的西面淌水渡河。先前，孝庄帝因为黄河又深又宽，认为尔朱兆不可能短期内渡河，但这一天黄河河水还没能淹到马肚子上。初三，起了大风，黄色的灰尘遮天蔽日，尔朱兆率轻骑兵到了皇宫门口，守卫皇宫的禁兵这才发觉，他们拉上弓来射击，弓矢却射不出去，一会便四散逃走。北魏华山王元鸷，是拓跋斤的玄孙，一向依附于尔朱氏。孝庄帝听说尔朱兆率军向南开来，想自己亲自统帅各路大军前去讨伐，元鸷劝说孝庄帝说：“黄河是道万仞城墙，尔朱兆哪能渡得了河！”孝庄帝于是觉得自己很安全。等到尔朱兆进入宫中，元鸷又约束制止卫兵不让他们和尔朱兆的部队交锋。孝庄帝步行走出云龙门外，碰上城阳王元徽乘着一匹马跑过来，孝庄帝不断叫元徽带上自己，元徽回头看也不看一下就跑远了。尔朱兆在马上抓住了孝庄帝，把他锁在永宁寺的楼上，孝庄帝非常冷，到尔朱兆跟前要求给自己一条头巾御寒，尔朱兆没有给。尔朱兆把军营设在尚书省的衙门里，使用天子用的金鼓，在自己的院子里设置刻漏计时；摔死了皇子，污辱后宫的嫔妃和公主，放纵自己的士兵四处抢劫，杀害了司空临淮王元彧、尚书左仆射范阳王元晦、青州刺史李延寔等人。

城阳王元徽逃到了山南，抵达前洛阳令寇祖仁的家。寇祖仁一个家里出了三个刺史，都是元徽推荐和提拔的，因为对寇家曾经有恩，所以就来投奔他。元徽送给寇祖仁一百斤黄金，五十匹马，寇祖

仁贪元徽的钱财，表面上虽然容纳他，但私下地却对自己的兄弟儿子说："现今听说尔朱兆重金悬赏要买城阳王的人头，抓到城阳王的人可以封千户侯，今天我们富贵的日子到了！"于是吓唬元徽说官方的搜查者就要来了，让元徽快点逃到别的地方去避难，又派人在半路上拦住元徽并把他杀死了，把元徽的首级送到尔朱兆那里；尔朱兆也没有给寇祖仁记功颁赏。尔朱兆梦见元徽对自己说："我有二百斤黄金、一百匹马在寇祖仁家里，你可到寇家去拿来。"尔朱兆一觉醒来，心中认定自己梦见的事是真的，就马上逮捕了寇祖仁，要他交出黄金和马匹。寇祖仁认为有人向尔朱兆告了密，一审问就如实招供了，说："实际得到黄金一百斤、马五十匹。"尔朱兆怀疑他隐瞒了数字，按梦中的数字向他要黄金和马匹，寇祖仁家中原有三十斤黄金、三十匹马，全都交给了尔朱兆。尔朱兆还是不相信、勃然大怒，将寇祖仁抓了起来，把他的脑袋吊在高高的树上，用大石头坠在他的腿上，一直到把他打死为止。

尔朱世隆到达洛阳，尔朱兆自以为眼前的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责备尔朱世隆说："叔父你在朝廷执政那么长时间，见识应该很广了，怎么还让天柱将军遭了杀身之祸！"手按在剑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和脸色都很严厉；尔朱世隆用谦逊的话谢罪，这样才算作罢，因此对尔朱兆深怀怨恨。尔朱仲远也从滑台到达洛阳。

初七，北魏长广王宣布大赦天下。

尔朱荣死后，孝庄帝下诏书给河西的叛军首领纥豆陵步蕃，让他袭击秀容郡。等到尔朱兆南下进入洛阳，纥豆陵步蕃也南下进军，军队声势非常之大，所以尔朱兆没时间在洛阳停留太久，马上回晋阳去抵抗纥豆陵步蕃，让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人留下镇守洛阳。十三日，尔朱兆将孝庄帝转移到晋阳，尔朱兆自己从河梁监视将财物北运。高欢听说孝庄帝向晋阳转移，率领骑兵往东巡逻，想半途拦住留下孝庄帝，但没有赶上，趁机写信给尔朱兆，对尔朱兆讲述行事的得失，不应该杀害孝庄帝，承受恶名；尔朱兆

大怒，不肯采纳高欢的意见。尔朱天光率轻骑兵进入洛阳城，见到尔朱世隆等人，马上又返了雍州。

当初，孝庄帝恐怕派往洛阳北面抵抗尔朱氏的军队战斗失利，准备安排往南逃避的方案，假托说要去征讨当地蛮族，任命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还没有出发尔朱兆就进入了洛阳。高道穆推托有病要离开京师，尔朱世隆把他杀了。主事人要求追夺李苗的封爵和赠官，尔朱世隆说："当时要给李苗封赠是大家商议的，再过一两天我们就要放出士兵大肆抢劫，焚烧城邑了，亏了李苗的缘故，洛阳才得以保全；世上的好事是一致的，不应该重予追夺。"

尔朱荣死的时候，尔朱世隆等人向大宁太守房谟征集军队，房谟不同意，先后杀了尔朱世隆等人派出的三位来使，派自己的弟弟房毓到洛阳去。等到尔朱兆得势之后，他的同党建州刺史兰安定把房谟抓进建州监狱治罪，大宁郡内的蜀地移民听到这一消息，全都叛变了。是兰安定给房谟一匹羸弱的马，命令他在军队前面慰劳叛军，各处叛军看到房谟来了，人人远远地就跪拜。房谟原先骑的那匹马是兰安定另外给了其他的将士，骑这匹马的将士被打败，蜀中移民得到了，认为房谟已经被害，个个悲伤得掉泪，精心地养着那匹马，不让人来骑它，儿童妇女争着给那匹马喂草料，都说它是房公的马。尔朱世隆听到这个消息，赦免了房谟的罪过，任用他为自己府中的长史。

北魏北道大行台杨津，因为自己手下的士兵少，停留在鄗城召募新兵，打算从滏口进入并州，正碰到尔朱兆已到洛阳，杨津便遣散了自己的部队，率领轻骑兵回朝。

尔朱世隆和兄弟秘密策划，担心长广王的母亲卫氏会干预朝廷政治，窥伺到她外出的时候，派了几十名骑兵打扮成行劫的强盗，在京城的小巷子里把她杀了，马上又张榜悬赏千万钱缉拿凶手。

二十三日，尔朱兆在晋阳的三级佛寺中吊死了孝庄帝，同时还

杀死了陈留王元宽。

这个月,纥豆陵步蕃在秀容将尔朱兆打得大败,往南逼近晋阳。尔朱兆害怕了,派人召请高欢和自己合力抗击纥豆陵步蕃。高欢的僚佐和下属都劝高欢不要去应召,高欢说:"尔朱兆眼下正处于危急中,保证他不会有什么阴谋。"便率军出发。高欢亲信的贺拔焉过儿请求放慢行军速度来加剧尔朱兆的困境,高欢便处处停留,推辞说汾河上没有桥梁,无法渡过。纥豆陵步蕃的军队日益强盛,尔朱兆多次被打败,向高欢告急,高欢这才赶去增援。尔朱兆此时因为要避开纥豆陵步蕃而率军南下,纥豆陵步蕃抵达平乐郡,高欢和尔朱兆进军夹击,把纥豆陵步蕃打得大败,将纥豆陵步蕃杀死在石鼓山,纥豆陵步蕃手下的部众逃了回去。尔朱兆感激高欢,和高欢盟誓结拜为兄弟,率领了几十名骑兵到高欢营中,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

当初,葛荣的部众流落到并州、肆州的有二十多万,他们遭受到尔朱氏的凌辱,人人无法生活,大大小小造了二十六次反,被诛杀的人超过了半数,还是不停地策划反叛。尔朱兆对此很忧虑,向高欢问对策,高欢说:"六镇叛军的残余,不可能全都杀光,应该挑选一位大王的心腹之人来统驭他们,如有犯法的残余叛军就治统帅者的罪,这样要处罚的人就少了。"尔朱兆说:"很对!那谁可以出任这一职位呢?"贺拔允当时正好在坐,请求尔朱兆让高欢去担任此职。高欢对着贺拔允的嘴巴就是一拳,打折了贺拔允的一颗牙齿,说:"过去天柱将军在的时候,你们这些奴才就象豢养的鹰犬一样听话。如今天下大事怎样处理大王自会安排的,而你这贺拔允小子竟敢无大无小的乱讲,我请求大王把你杀了!"尔朱兆认为高欢对自己很忠诚,于是便将这一职务委任给了高欢。高欢认为尔朱兆这是酒醉时的话,恐怕尔朱兆醒后会后悔,于是便走出军营,对部队宣布说:"我受尔朱兆大王委任统帅六镇士兵,你们原来属六镇反正的士兵可以到汾河东边去集合听我的号令。"于是在阳曲川设

置了军署，安置各部队。军士们一向讨厌尔朱兆而乐于跟随高欢，没有人不来高欢的部下。

过了没多久，高欢又派刘贵到尔朱兆那里请示说，因为“并州、肆州连续几年来霜降过早，降户们都是挖出田鼠来吃，人人脸上没有血色，只是徒然地玷污了你的辖地，请求命令他们到山东去就食，等到他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再来接受调遣。”尔朱兆接受了他的建议。尔朱兆的长史慕容绍宗向他进谏说：“不行。现在天下到处一片混乱，人人都心怀不轨的企图，高欢的雄才大略举世无双，再让他在外掌握兵权，这就好象是借给蛟龙云和雨，您将控制不了他。”尔朱兆说：“我和高欢有燃香火对天的盟誓，有什么担心的呢！”慕容绍宗说：“亲兄弟尚且都不能互相信任，还谈什么燃香火对天盟誓！”这时尔朱兆身边的人都接受了高欢贿赂的金钱，趁机说慕容绍宗和高欢原来有矛盾，尔朱兆发怒了，把慕容绍宗关了起来，敦促高欢早日出发。高欢从晋阳越过滏口，路上碰到北乡长公主从洛阳回来，身边带有三百匹马，就把马全抢过来换了劣马给她。尔朱兆听说此事，这才放了慕容绍宗而向他问对策，慕容绍宗说：“高欢现在还是您的掌中之物。”尔朱兆便亲自去追赶高欢，到襄垣的时候，正巧碰到漳河河水陡涨，桥又坏了，高欢隔河向尔朱兆下拜道歉说：“我之所以向北乡长公主借马，并没有别的缘故，是为了防备山东地区的盗贼。大王听信北乡长公主的谗言，亲自前来追赶，如今我不怕渡水前来受死，恐怕我带的这些部众叛乱。”尔朱兆陈说自己没有来问罪的意思，于是就率轻骑渡过漳水，和高欢同坐在帐幕之下，交给高欢大刀，伸了脖子让高欢来砍自己，高欢大声哭着说：“自从天柱将军遇难之后，我高欢还有什么依靠呢！但愿大王您长命百岁，以施展您的雄才大略。现在我被旁人所离间，大王您怎么能忍心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尔朱兆把刀丢在地上，又杀了白马，与高欢歃血为盟，顺便又留住下来通夜饮酒。尉景埋伏了精壮的士兵准备抓住尔朱兆，高欢用口咬自己的臂膀制止住他，

说："现在杀了他，他的党羽一定会逃回去重新纠集在一起，我们的士兵饥饿马匹瘦弱，无法与他们相比，如果有位英雄人物乘机起事，那造成的危害将更大，还不如暂时放过他。尔朱兆虽然骁勇，凶狠强悍却缺乏智慧，不值得去算计他。"第二天早晨，尔朱兆回到自己的军营，又召唤高欢到自己军营去，高欢准备上马出发，孙腾拉住高欢的衣服，高欢这才作罢。尔朱兆隔着漳水河大骂高欢，快马加鞭回了晋阳。尔朱兆的亲信念贤率领一班降户另外设置营盘，高欢假装和他亲近，说要看看他的佩刀，趁机夺过刀来把他杀了。士兵们对高欢更加感激诚服，更愿意归附高欢了。

14 北魏齐州城城民赵洛周听说尔朱兆已进入洛阳，赶走了州刺史萧赞，献上州城归附了尔朱兆。萧赞装成一个和尚，逃到长白山，流离山野，死在阳平县。梁朝有人偷了他的棺柩回去，皇上还是按儿子的礼节把他埋葬在皇陵边上。

15 北魏荆州刺史李琰之是李韶的族弟。南阳太守赵修延，因为李琰之是孝庄帝的外戚，诬陷李琰之想投奔梁朝，派兵袭击荆州州城，抓住了李琰之，自己来代理荆州政务。

16 梁朝封的魏王元悦改年号为更兴，听说尔朱兆已经进了洛阳，自知自己的力量不顶事，便策马南回梁朝。斛斯椿又抛弃元悦投奔了北魏。

17 这一年，梁朝下诏任命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州等四州诸军事、南·北司州二州的刺史。陈庆之率军包围了北魏的悬瓠，在溱水打败了北魏颍州刺史娄起等人，又在楚城打败了北魏行台孙腾等人。梁朝撤退了义阳的守军，停止了向义阳的水陆粮运，长江、鄱阳、洞庭湖流域都得以休养生息；开垦出了六千顷良田，二年以后，仓廪充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起重光大渊献，尽玄默困敦，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中大通三年

1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2 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护闻洛阳不守，士众逃散，遂来奔。丙申，以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3 二月，辛丑，上祀明堂。

4 魏自敬宗被囚，宫室空近百日。尔朱世隆镇洛阳，商旅流通，盗贼不作。世隆兄弟密议，以长广王疏远，又无人望，欲更立近亲。仪同三司广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学有志度，正光中领给事黄门侍郎[①]，以元叉擅权，讬瘖病居龙华

佛寺，无所交通。永安末[2]，有白敬宗言王阳瘖，将有异志，恭惧，逃于上洛山[3]，洛州刺史执送之，系治久之，以无状获免。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说尔朱天光曰："广陵王，高祖犹子[4]，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历年所，若奉以为王，必天人允叶。"天光与世隆等谋之，疑其实瘖，使尔朱彦伯潜往敦谕，且胁之，恭乃曰："天何言哉[5]！"世隆等大喜。孝通，聪之子也。

己巳，长广王至邙山南，世隆等为之作禅文，使泰山太守辽西窦瑗执鞭独入，启长广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广陵，愿行尧、舜之事。"遂署禅文。广陵王奉表三让，然后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黄门侍郎邢才子为赦文，叙敬宗枉杀太原王荣之状，节闵帝曰："永安手翦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耳[6]。"因顾左右取笔，自作赦文，直言："门下：朕以寡德，运属乐推，思与亿兆，同兹大庆，肆眚之科[7]，一依常式。"帝闭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为明主，望致太平。

庚午，诏以"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盖递为冲挹，自秦以来，竞称'皇帝'，予今但称'帝'，亦已褒矣。"加尔朱世隆仪同三司，赠尔朱荣相国、晋王，加九锡。世隆使百官议荣配飨，司直刘季明曰[8]："若配世宗，于时无功；若配孝明，亲害其母；若配庄帝，为臣不终。以此论之，无所可配。"世隆怒曰："汝应死！"季明曰："下官既为议首，依礼而言，不合圣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荣配高祖庙廷。又为荣立庙于首阳山[9]，因周公旧庙而

为之，以为荣功可比周公。庙成，寻为火所焚。

尔朱兆以不预废立之谋，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尔朱彦伯往谕之，乃止。

初，敬宗使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领兵三千守太行岭[10]，侍中源子恭镇河内；及尔朱兆南向，仵龙、文义帅众先降，由是子恭之军望风亦溃，兆遂乘胜直入洛阳。至是，尔朱世隆论仵龙、文义之功，各封千户侯，魏主曰："仵龙、文义，于王有功，于国无勋。"竟不许。尔朱仲远镇滑台，表用其下都督为西兖州刺史，先用后表，诏答曰："已能近补，何劳远闻！"尔朱天光之灭万俟丑奴也，始获波斯所献师子，送洛阳，及节闵帝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命送归本国。使者以波斯道远不可达，于路杀之而返，有司劾违旨，诏曰："岂可以兽罪人！"遂赦之。

【注释】

①正光：北魏孝明帝的年号，起公元520年6月，止公元525年3月，当时北魏属元叉专权时期。

②永安：北魏孝庄帝的年号，起公元528年3月，止公元530年2月。

③上洛山：山名，在北魏洛州上洛郡上洛县（治今陕西商县）境内。

④犹子：即侄子。案：古代把兄弟的儿子称为"犹子"，北魏广陵王元羽是高祖（北魏孝文帝的庙号）的弟弟，故史称元恭为"高祖犹子"。

⑤天何言哉：语出《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⑥成济之祸：指曹魏高贵乡公曹髦欲诛司马昭，与贾充战于南阙，被成济所杀一事；成济，魏太子舍人。魏高贵乡公遭成济之祸，事见七十七卷魏元帝

景元元年(公元260年)。

⑦肆眚(shěng 省):即赦免罪犯。眚,罪过。

⑧司直:职官名,北魏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始置,为廷尉属官,不署曹事,只负责复理御史台的检劾之事。

⑨首阳山:首阳山古代有二处:一处在今山西永济西南;另一处在今河南偃师西北,即邙山最高处。此处疑指后者。

⑩太行岭:确址不详。案:该岭以"太行"为名,似应在太行山上,或即今山西晋城南的"太行关"。

【译文】

梁纪十一　起辛亥(公元531年),止壬子(公元532年),共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一

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531年)

1 春,正月,初十,皇上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

2 北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护听说洛阳失守,手下的士兵四散逃走,便来投奔梁朝。二十五日,梁朝任命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3 二月,初一,皇上到明堂祭祀。

4 北魏自从孝庄帝被尔朱兆囚禁起来以后,皇宫里已近百天没有主人了。尔朱世隆镇守洛阳,商人和旅客可以自由通行,盗贼从未发生。尔朱世隆兄弟秘密商议,认为长广王元晔和皇族的血缘关系比较疏远,声望又不高,打算另外立一位皇家近亲为帝。仪同三司广陵王元恭,是元羽的儿子,好学而又有志向和气度,正光年间任给事黄门侍郎,因为元叉专权,元恭假托患瘖病居住在龙华佛寺中,与外面完全隔绝。永安末年,有人告诉孝庄帝说元恭是假装有瘖病,将有别的企图,元恭心中恐惧,逃到上洛山上躲了起来,洛州刺史把他抓住送交朝廷,朝廷将他审问了很长时间,因为没有证据,释放了他。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向尔朱天光建议说:"广陵王元恭是高祖的侄子,一向声誉很好,深沉不语,已有很多年了,如果

奉立他作一国之君，一定会天人和谐。”尔朱天光和尔朱世隆等人商议此事，怀疑元恭真的有癫病，派尔朱彦伯悄悄地到元恭住处去弄清楚，并且加以胁迫，元恭这才说道：“天何言哉？”尔朱世隆等人非常高兴。薛孝通是薛聪的儿子。

二十九日，北魏长广王元晔到达邙山南面，尔朱世隆等人为他写好了禅让皇位的禅文，派泰山太守辽西人窦瑗拿着鞭子独自去元晔住处，启奏元晔说：“天意人心，都希望广陵王来作一国之君，希望您能效行尧、舜的故事禅让天下。”元晔便签署了禅文。广陵王元恭捧着即位的文书礼让了三次，然后才登基即位，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普泰。黄门侍郎邢才子写一篇赦文，其中叙述有孝庄帝枉杀太原王尔朱荣的情况，节闵帝元恭说：“永安年孝庄帝亲自剪除了尔朱荣，不是他德行有过失，只是因为天意还没有厌祸，所以赶上了成济那样的灾祸。”便回头叫身边人拿笔来，自己动手写赦文，只写道：“门下省：我以德行浅薄之身，有幸得到大家惠赐推举来做国君，希望能同普天之下的人民，同享这重大的喜庆，赦宥国中罪犯一类的事，全部依照往常的定式办理。”节闵帝闭口不言已有八年，至此才开口讲话，朝廷内外的人都很高兴，认为他们遇到了开明的君主，希望这位开明的君主能带来太平。

三十日，节闵帝下诏认为：“三皇都称‘皇’，五帝都称‘帝’，夏、商、周三代都称‘王’，大致是一个比一个谦逊，从秦朝以后，各朝君主都争着称‘皇帝’，我现在只称‘帝’，这已经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褒奖了。”加封尔朱世隆仪同三司，追赠尔朱荣相国、晋王等官爵，加赠九锡之礼。尔朱世隆让百官讨论尔朱荣的神位在北魏宗庙中供奉的位置，司直刘季明说：“如果让他配飨宣武帝，他那时还没建功勋；如果让他配飨孝明帝，他亲手杀死了孝明帝的母亲；如果让他配飨孝庄帝，他做孝庄帝的大臣有始无终。由此来推论，他没有好配飨的。”尔朱世隆发怒了，说：“应该处死你！”刘季明说：“下官既然身居谏议官之首，只是按礼仪制度来论事，不合您的意愿，要杀

要砍随您的便!"尔朱世隆也不再拿他问罪。将尔朱荣配飨于高祖的庙廷。又为尔朱荣在首阳山修了庙宇,借周公的旧庙修建而成,认为尔朱荣的功勋可以和周公相比。庙修成之后,马上就被火焚毁了。

尔朱兆因为自己没有参预废立皇帝的谋划,大为恼火,想要进攻尔朱世隆,尔朱世隆派尔朱彦伯前去向尔朱兆说明情况,尔朱兆这才作罢。

当初,北魏孝庄帝派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每人率领三千人马镇守太行岭,侍中源子恭镇守河内郡;等到尔朱兆向南进军,史仵龙、阳文义率领手下的军队先投降了尔朱兆,因此源子恭的军队也闻风溃散,尔朱兆于是乘胜直接进入洛阳。到现在,尔朱世隆奖励史仵龙、阳文义的功勋,两人都封为千户侯。节闵帝说:"史仵龙、阳文义两人对于大王您虽有功劳,但对国家并无勋业可言。"最终也没答应。尔朱仲远镇守滑台,上表启用自己手下的都督担任西兖州刺史,先任用然后才补上表奏,节闵帝下诏书答复道:"已经可以就近补选,又何必劳神老远上表报请朝廷!"尔朱天光消灭万俟丑奴的时候,得到波斯国献来的狮子,这才送到洛阳,等到节闵帝即位,下诏说:"禽兽要是关起来就会违背它的天性。"命令送回波斯国去。送狮子的使臣认为波斯路途遥远,没法送到,在路上把狮子杀了就回来了,有关官员弹劾使臣违抗了圣诣,节闵帝说:"怎么可以因为禽兽而治人的罪呢!"于是赦免了使臣。

5 魏镇远将军清河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众围东阳[①],旬日之间,众十余万。刺史东莱王贵平帅城民固守,使太傅咨议参军崔光伯出城慰劳,其兄光韶曰:"城民陵纵日

久，众怒甚盛，非慰谕所能解，家弟往，必不全。”贵平强之，既外出，人射杀之。

6 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自谓方术可以动人，又推算知尔朱氏将衰，乃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声言为敬宗复仇，且妄述图谶，云：“刘氏当王。”由是幽、瀛、沧、冀之民多从之，从之者夜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国城[2]。

尔朱兆遣监军孙白鹞至冀州，托言调发民马，欲俟高乾兄弟送马而收之。乾等知之，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合谋，潜部勒壮士，袭据信都，杀白鹞，执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乡里，我不如封皮[3]。”乃奉隆之行州事，为敬宗举哀，将士皆缟素，升坛誓众，移檄州郡，共讨尔朱氏，仍受刘灵助节度。隆之，靡奴之族孙也[4]。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将五千人袭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将士十余骑驰击之，乾在城中缒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败走。敖曹马捎绝世[5]，左右无不一当百，时人比之项籍。

高欢屯壶关大王山[6]，六旬，乃引兵东出，声言讨信都。信都人皆惧，高乾曰：“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会，今日之来，必有深谋，吾当轻马迎之，密参意旨，诸君勿惧也。”乃将十余骑与封隆之子子绘潜谒欢于滏口，说欢曰：‘尔朱酷逆，痛结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奋！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倾心，若兵以义立，则屈强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鄙

州虽小，户口不下十万，谷秸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思其计。”乾辞气慷慨，欢大悦，与之同帐寝。

初，河南太守赵郡李显甫，喜豪侠，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7]。显甫卒，子元忠继之。家素富，多出贷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责，乡人甚敬之。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赵郡，以赂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及葛荣起，元忠帅宗党作垒以自保，坐大槲树下[8]，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击却之。葛荣曰：“我自中山至此，连为赵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众攻围，执元忠以随军。贼平，就拜南赵郡太守[9]，好酒无政绩。

及尔朱兆弑敬宗，元忠弃官归，谋举兵讨之。会高欢东出，元忠乘露车[10]，载素筝浊酒以奉迎，欢闻其酒客，未即见之。元忠下车独坐，酌酒擘脯食之，谓门者曰：“本言公招延俊杰，今闻国士到门，不吐哺辍洗[11]，其人可知，还吾刺[12]，勿通也！”门者以告，欢遽见之，引入，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歌阕，谓欢曰：“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事尔朱邪？”欢曰：“富贵皆因彼所致，安敢不尽节！”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来未？”时乾已见欢，欢绐之曰：“从叔辈粗，何肯来！”元忠曰：“虽粗，并解事。”欢曰：“赵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孙腾进曰：“此君天遣来，不可违也。”欢乃复留与语，元忠慷慨流涕，欢亦悲不自胜。元忠因进策曰：“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赐

委。冀、殷既合，沧、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刘诞黠胡或当乖拒，然非明公之敌。”欢急握元忠手而谢焉。

欢至山东，约勒士卒，丝毫之物不听侵犯，每过麦地，欢辄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益归心焉。

欢求粮于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与；有车营租米，欢掠取之。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开门纳之。高敖曹时在外略地，闻之，以乾为妇人，遗以布裙；欢使世子澄以子孙礼见之，敖曹乃与俱来。

【注释】

①青州七郡：北魏青州，治东阳城（今山东益都）；青州七郡，指北海郡、乐安郡、渤海郡、高阳郡、河间郡、乐陵郡等七郡。

②安国城：地名，属北魏博陵郡，位于今河北安县东南。

③封皮：封隆之，小字封皮。

④磨奴：封磨奴，北魏章安侯封懿的侄子，早孤，封懿因事株连将灭族，请求北魏明元帝留封磨奴性命，得以不杀。事见一百一十九卷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

⑤马矟（shuò 朔）：即“槊”，旧说矛长八尺曰槊，因为多马上使用，故称“马矟”。

⑥壶关大王山：壶关，又名吾儿峪，即今山西黎城东北东阳关，北魏置壶关县治于此；大王山，在今山西壶关县东南。

⑦西山：地名，在今河北宣化东北，当时属北魏殷州广阿县境。

⑧榆（hú 胡）树：一种落叶乔木，叶呈倒卵形，黄花，坚果，木材坚硬。

⑨南赵郡：北魏以南钜鹿郡改置，治所在今何处待考。

⑩露车：古代一种用于载物的车，上面没有车盖，四周没有帷裳，故称“露车”。

⑪吐哺辍洗：用周公和汉高祖刘邦礼贤下士的典故。相传周公为了接见贤才食物嚼在嘴里等不到下咽便吐了出来；汉高祖刘邦为召见郦食其（yì jī

义机)等不到把脚洗完。

⑫刺:名刺,相当于后世的名片。

【译文】

5 北魏镇远将军清河人崔祖螭等人纠集了青州七个郡的民众围攻东阳,十天之内,部众达到十多万。青州刺史东莱人王贵平率领城民坚守州城,派太傅咨议参军崔光伯出城慰劳围城的民众,崔光伯的哥哥崔光韶说:"州城的人们对四周的民众欺凌太久了,各郡民众心中的怒火很旺,不是慰劳解释所能解决的问题,我弟弟如果被派去慰劳,一定会性命难保的。"王贵平强迫崔光伯前往,出城之后,被人用箭射死了。

6 北魏幽州、安州、营州、并州四州行台刘灵助,认为自己的方术可以鼓动民众,又推算阴阳得知尔朱氏即将衰亡,于是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声称要为孝庄帝报仇,并且传播谶纬谣言,说:"刘氏当王"。因而幽州、瀛州、沧州、冀州的百姓很多人都跟随他起事,跟随他的人夜间举着火把作为信号,不举火把的人各村便一起出动将他杀死。刘灵助率兵抵达博陵的安国城。

尔朱兆派遣监军孙白鹞到达冀州,假托说要征调老百姓的马匹,打算等高乾兄弟俩送马来的时候将他们拘捕起来。高乾兄弟得知这一消息,和原河内郡太守封隆之等人一起策划,暗中布置了精壮的士兵,偷袭并占领了冀州,杀掉了孙白鹞,抓住了冀州刺史元嶷。高乾等人打算推举自己的父亲高翼来代理冀州政务,高翼说:"治乡安民,我赶不上封隆之。"于是就推举封隆之来负责冀州事务,为孝庄帝举行哀悼仪式,将士们都穿白色孝服,升坛誓师,发檄文到各个州郡,共同讨伐尔朱氏,名义上仍然接受刘灵助的节制调遣。封隆之是封磨奴的族孙。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领五千人袭击信都,高敖曹来不及披挂铠甲,带了十几名骑兵飞快冲上阵去,高乾在城里用绳子坠下五百

名士兵，追上去救援高敖曹，没有赶上，高敖曹已和尔朱羽生的军队短兵相接，尔朱羽生战败逃走。高敖曹使得一手举世无双的马矟，身边的人个个以一当百，当时人把他比做项羽。

高欢驻扎在壶关大王山，二个月之后，才率军往东进发，声称要讨伐信都。信都城中的人个个心惊胆战，高乾说："我听说高欢雄才大略举世无双，他的愿望一定是不肯屈居人下的。况且尔朱氏残暴无道，对上谋杀国君对下虐待民众，这正是英雄建功立业的机会，现在他要到信都来，一定有深谋远虑，我应当轻装快马前去迎接，暗中观察他的用意，各位请不要害怕！"于是率了十几名骑兵和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悄悄到滏口拜会了高欢，劝高欢说："尔朱氏残酷叛逆，人神共怨，凡是有见解的人，谁不想奋起抗争呢！明公您的威名和恩德久已闻名，天下人个个归心于您，如果您的军队以仁义之名起事，那么尔朱氏手下的那些愚蠢横蛮的家伙根本不能与您为敌。冀州虽然狭小，但户口不少于十万，粮草税钱，足够接济军队开支，希望您能好好考虑我的建议。"高乾说话语气慷慨，高欢非常高兴，和高乾同帐而睡。

当初，河南太守赵郡人李显甫，豪爽侠义，纠集了好几千户李姓人家在殷州西山方圆五六十里的地方居住。李显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元忠继承了他的事业。李家一向富有，过去多用高利贷收获利息，李元忠把这些契约债券都烧了，免掉了欠债人的债，乡里的人对他都非常尊敬。此时盗贼蜂拥而起，清河县有五百人到西部去戍边，回来时经过赵郡，因为道路阻隔，一同去投奔李元忠；李元忠派遣自己的奴仆去给他们带路，说："如果在路上碰到盗贼，只说是李元忠派你们来的就是了。"这班人按李元忠说的去做，果然盗贼都退避。等到葛荣发动叛乱，李元忠率领自己的宗族和同党修筑了堡垒保卫自己，坐在大槲树下指挥，先后斩杀了三百名违抗命令的人，叛军来到时，李元忠把他们打退了。葛荣说："我从中山打到这里，接连被赵郡的李姓打败，这样下去怎么能成就大业呢！"于是发

动自己所有的军队来围攻李元忠的堡垒，把李元忠抓起来随军而行。叛军被平定后，李元忠被就地任命为南赵郡太守，但他喜欢喝酒没有什么政绩。

等到尔朱兆杀害了北魏孝庄帝后，李元忠抛弃了官职回到故乡，谋划兴兵讨伐尔朱兆。正赶上高欢向东开拔，李元忠乘坐了一辆露车，车上带了素筝浊酒前往奉迎，高欢听说他是位好酒之徒，没有马上接见他。李元忠下车独个坐着，边倒酒边撕肉吃，对高欢的门卫说："原来听说高公要招揽优秀人才，现在他已知道国士到了军门，不吐哺辍洗来迎接，高公其人可想而知了，把我的名刺还给我，不要再给我去通报了！"门卫把这番情况报告了高欢，高欢马上就接见了他，把他领到内营设酒招待，喝了两杯酒之后，李元忠从车上取下素筝弹奏起来，慷慨地唱了一曲，唱完，对高欢说："天下的形势已很清楚，明公您还要侍奉尔朱氏吗！"高欢说："我的荣华富贵全是靠尔朱氏才获得的，怎么敢不尽节呢！"李元忠说："这您就不象是英雄了，高乾兄弟来过了吗？"这时高乾已面见过高欢，高欢却骗李元忠说："从叔他们生性粗犷，怎么肯来见我呢？"李元忠说："他们虽说粗犷，但都很明时事。"高欢说："李太守喝醉了。"让人把李元忠扶出门去。李元忠不肯起来，孙腾向高欢进言道："这位先生是老天派来的，不能违背天意。"高欢这才又留他一同交谈，李元忠慷慨悲壮，泪流满面，高欢也不胜悲伤。李元忠趁机向高欢献计说："殷州很小，没有粮食和武器，不能成就明公的大事。如果您到冀州去，高乾兄弟一定会做您的东道主，殷州的事就交给我好了。冀州、殷州已经联合，沧州、瀛州、幽州、定州也就自然而然都俯首臣服了，只有刘诞这个狡黠的契胡有可能违抗您，但他不是您的对手。"高欢急忙握住李元忠的手向他致谢。

高欢抵达太行山以东地区，约束管制士兵，不让士兵侵犯当地丝毫之物，每当经过麦地的时候，高欢就牵着马步行，远远近近听说此事，都称赞仪同三司高欢治军严明整肃，更加归心于他了。

高欢向相州刺史刘诞索取粮食，刘诞不肯给他；正碰上刘诞运租米的车，高欢便把米抢来了。高欢进军到达信都，封隆之、高乾等人打开城门接纳了他。高敖曹这时正在外面抢占地盘，听到这个消息，认为高乾象个女人，便给高乾送来了女人的布裙；高欢派嫡长子高澄按侄儿侄孙见长辈的礼节去拜见高敖曹，高敖曹这才和高澄一起回信都。

7 癸酉，魏封长广王晔为东海王，以青州刺史鲁郡王肃为太师，淮南王欣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稚为太尉，赵郡王谌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并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勃海王，征使入朝。长孙稚固辞太尉，乃以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兆辞天柱，曰："此叔父所终之官，我何敢受！"固辞，不拜，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高欢辞不就征。尔朱仲远徙镇大梁[①]，复加兖州刺史。

尔朱世隆之初为仆射也，畏尔朱荣之威严，深自刻厉，留心几案，应接宾客，有开敏之名。及荣死，无所顾惮，为尚书令，家居视事，坐符台省，事无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听事东西别坐[②]，受纳辞讼，称命施行；公为贪淫，生杀自恣；又欲收军士之意，泛加阶级，皆为将军，无复员限，自是勋赏之官大致猥滥，人不复贵。是时，天光专制关右[③]，兆奄有并、汾，仲远

擅命徐、兖，世隆居中用事，竞为贪暴。而仲远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诬以谋反，籍没其妇女财物入私家，投其男子于河，如是者不可胜数。自荥阳已东，租税悉入其军，不送洛阳。东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远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恶尔朱氏，而惮其强，莫敢违也。

8 己丑，魏以泾州刺史贺拔岳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并加仪同三司。

9 魏使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人叱列延庆讨刘灵助，至固城，渊畏其众，欲引兵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曰："灵助庸人，假妖术以惑众，大兵一临，彼皆恃其符厌，岂肯戮力致死，与吾兵争胜负哉！不如出营城外，诈言西归，灵助闻之必自宽纵，然后潜军击之，往则成擒矣。"渊从之。出顿城西，声云欲还，丙申，简精骑一千夜发，直抵灵助垒；灵助战败，斩之，传首洛阳。初，灵助起兵，自占胜负，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当灭。"及灵助首函入定州，果以三月之末。

10 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统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使省录朝政，百司进事，填委于前，太子辩析诈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按劾，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好读书属文，引接才俊，赏爱无倦；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在东宫，虽燕居，坐起恒西向，或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及寝疾，恐贻帝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宫门，号泣道路。

11 癸丑，魏以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以安定王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

12 魏尔朱天光出夏州，遣将讨宿勤明达，癸亥，擒明达，送洛阳，斩之。

13 丙寅，魏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14 魏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

15 五月，丙子，魏荆州城民斩赵修延，复推李琰之行州事。

16 魏尔朱仲远使都督魏僧勖等讨崔祖螭于东阳，斩之。

17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贵嫔，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赂宦者俞三副求卖地，云若得钱三百万，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上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毕，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若厌之，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长子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初皆有宠于太子④，邈之晚见疏于雅，乃密启上云："雅为太子厌祷。"上遣检掘，果得鹅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但诛道士。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及卒，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还镇。

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注释】

①大梁:即大梁城,在今河南开封西北,时属北魏兖州辖区,故北魏加尔朱仲远兖州刺史。

②听事:即厅事,古代将官府治事的处所或私人住宅的中庭称为厅事。

③关右:即函谷关以西地区。

④宫监:即东宫监官。案:梁朝设有东宫内监殿局,内监殿局,负责东宫内外事务。

【译文】

7初三,北魏封长广王元晔为东海王,任命青州刺史鲁郡王元肃为太师,淮阳王元欣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稚为太尉,赵郡王元谌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都任命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天光为天柱大将军;封赐高欢勃海王的爵位,征召他进京朝觐。长孙稚坚持推辞太尉之职,于是就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天光推辞天柱大将军之职,说:"这是我叔父临终时的职官,我怎么敢接受呢!"坚决推辞,没有授予他官职,马上就加封为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高欢推辞不来京应征。尔朱仲远移往大梁城镇守,朝廷又加封他为兖州刺史。

尔朱世隆刚刚担任仆射之职的时候,畏惧尔朱荣的威严,自我要求很严,对往来文书尽心尽职,应对接待宾客,以开明敏达闻名。等到尔朱荣死后,尔朱世隆便无所顾忌,他担任尚书令之职,住在家里处理政事,坐在私宅管理尚书省,政事不论大小,如果不先向尔朱世隆报告,有关官员便不敢采取行动。派尚书郎宋游道、邢昕两人在自己家的中庭东西两边分别坐着,接受呈来的诉讼文书,按尔朱世隆的意愿行事;公开贪污淫乱,随意断人生死;又想收买将士的人心,人人都加赐官阶官级,个个都是将军,不再有员额限制,从此功勋赏官大为杂乱,人们不再把官爵看得那么贵重。这时期,尔朱天光独断专行于关西地区,尔朱兆一下占领了并州、汾州,尔

朱仲远独霸徐州、兖州，尔朱世隆在朝中专权，竞相施行残暴贪婪的统治。而尔朱仲远尤其厉害，他所统治地区的富户大姓人家，大多被他诬陷加上谋反的罪名，把这些人家的妇女财物以没收充公的名义收进自己的家中，男人则抓起来投入河中，象这样的事情数也数不清。从荥阳往东，所有地方的租税都交到了他的军中，不送给朝廷。北魏东南部各州郡从刺史、太守以下乃至于百姓，人人对尔朱仲远就象遇到了豺狼一样恐惧。因此北魏全国的人民个个憎恨尔朱氏，只是慑于他们的强大，不敢违抗罢了。

8 十九日，北魏任命泾州刺史贺拔岳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同时加封二人仪同三司之职。

9 北魏派遣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郡人叱列延庆讨伐刘灵助，二人到达固城，侯渊害怕刘灵助的军队，打算率军向西进发，据守山关依恃险要地形等待局势的变化，叱列延庆说："刘灵助是个凡夫俗子，凭借妖术来迷惑民众，我们的大军一旦到达，他们就都依赖符咒求胜，怎么肯合力殊死战斗，和我们的军队来争个高低呢！我们还不如到城外去扎营，假称准备撤回去，刘灵助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自动放松警惕，到时我们再暗中派军队去进攻他，我军一到他就要被活捉。"侯渊接受了叱列延庆的建议，将军队驻扎在城西，声称准备撤退。十四日，挑选了精锐骑兵一千名趁夜出发，直插刘灵助的堡垒；刘灵助战败，被斩首，首级送到了洛阳。当初，刘灵助起兵的时候，自己占卜预测胜负，说："三月的末期，我一定会进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就会灭亡。"等到刘灵助的首级被用木匣子装着运到定州城，时间果然是三月末尾的日子。

10 夏，四月，初六，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去世。昭明太子从行冠礼之日起，皇上就让他省阅朝政，文武百官前来奏事，前后的人络绎不断，昭明太子分辩其中的真伪谬误，一丝一毫也不放过，但只是让犯错作伪的人予以改正，并不对他们追究弹劾，公平处理判决法律案件，对犯人多加宽恕，宽和待人，容纳下民，喜怒都不表现在

脸上，喜欢读书作文，引荐接纳才俊之士，对这些人赞叹不已；出居东宫二十多年，不蓄声乐。每当遇到久雨或积雪连日的时候，就派遣身边的人遍访大街小巷，看到贫穷无靠的人便予以救济。生性孝道谨慎，在自己宫中，即使是平常无事的时候，起居也总是面向西方，有时候夜间接到见驾的诏书，要他第二天早晨进殿，他就正襟危坐一直等到天亮。到他病重的日子，恐怕让皇帝担忧，皇帝下敕令来问候，他就亲手书写回信。等到昭明太子去世，朝廷内外都十分惋惜惊愕，建康城中的男男女女，奔向东宫，一路上呼号哭泣。

11 十四日，北魏任命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任命安定王尔朱虎智为肆州刺史。

12 北魏尔朱天光从夏州出发，派将领讨伐宿勤明达，二十四日，抓住宿勤明达，押送到洛阳，将宿勤明达斩首。

13 二十七日，北魏任命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14 北魏朝廷颁发诏书，命令有关部门不能再称呼梁朝为伪梁。

15 五月，初七，北魏荆州城的城民杀死赵修延，重新推举李琰之管理州政。

16 北魏尔朱仲远派遣都督魏僧勗等人前往东阳讨伐赵祖螭，将他斩首。

17 当初，昭明太子安葬他的生母丁贵嫔，派人去寻找一块吉祥的墓地。有人贿赂宦官俞三副要卖地给宫中，说如果卖得三百万钱，就分给俞三副一百万。俞三副就秘密地启奏皇上，说："昭明太子所买来的地没有现在我买的这块地对皇上吉利。"皇上此时已年纪大了，多有忌讳，就马上命令把俞三副说的那块地买下了。葬事完了之后，有位道士说："丁贵嫔的墓地对长子不吉利，如果镇一镇，有可能延长太子的寿命。"于是就做了蜡鹅和其它一些东西埋在墓地旁边的长子位上。昭明太子东宫的宫监鲍邈之、魏雅当初都受昭明太子的宠信，鲍邈之后来不如魏雅受昭明太子信任了，就暗中启奏皇上说："魏雅为太子镇邪祷寿。"皇上派人挖地核实，果然

挖到蜡鹅之类的东西，大吃一惊，准备狠狠地追究此事，徐勉竭力劝谏这才罢休，只是将道士杀了。昭明太子因此终生羞惭愤郁，没法向梁武帝说明真情。等到他去世，皇上征召他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来建康城，想把他立为皇位继承人，但由于记恨昭明太子的那件事，犹豫了很久，最终也没有决定，二十一日，又把萧欢送回了南徐州刺史任所。

臣司马光说：君子对于正道，不能有丝毫的偏离，不可以有小半步的过失。凭着昭明太子仁爱孝谨的品性，梁武帝慈善博爱的德性，一旦产生了一点嫌疑，自己便忧愤而死，而且罪过还连累到后代，寻求吉利得到的是灾祸，直到死也未能洗刷冤屈，怎能不让人引以为戒啊！因此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人，奇异诡怪的术数，君子应该离它远些。

18 丙申，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司议侍郎周弘正尝为晋安王主簿[1]，乃奏记曰："谦让道废，多历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将圣[2]，四海归仁，是以皇上发德音，以大王为储副。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3]，执子臧大贤之节[4]，逃玉舆而弗乘，弃万乘如脱屣[5]，庶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古有其人，今闻其语，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使无为之化复生于遂古，让王之道不坠于来叶，岂不盛欤！"王不能从。弘正，舍之兄子也。

太子以侍读东海徐摛为家令[6]，兼管记[7]，寻带领直[8]。摛文体轻丽，春坊尽学之，时人谓之宫体。上闻之，怒，召摛，欲加诮责。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意更释然，因问

经史及释教，摛商较纵横，应对如响，上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遂乘间白上曰："摛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自养。"上谓摛真欲之，乃召摛，谓曰："新安大好山水[9]。"遂出为新安太守。

六月，癸丑，立华容公欢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誉为河东王，曲阿公詧为岳阳王[10]。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欢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久之，鲍邈之坐诱掠人，罪不至死，太子纲追思昭明之冤，挥泪诛之。

19 魏高欢将起兵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库狄干与欢妻弟娄昭、妻之姊夫段荣皆劝成之。欢乃诈为书，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忧惧。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11]，发万人，将遣之。孙腾与都督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欢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众皆号恸，声震原野。欢乃谕之曰："与尔俱为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征发乃尔！今直西向，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尔！"欢曰："反乃急计，然当推一人为主，谁可者？"众共推欢，欢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有百万之众，曾无法度，终自败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毋得陵汉人，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然，不能为天下笑。"众皆顿颡曰："死生唯命！"欢乃椎牛飨士，庚申，起兵于信都，亦未敢显言叛尔朱氏也。

会李元忠举兵逼殷州，欢令高乾帅众救之。乾轻骑入

见尔朱羽生，与指画军计，羽生与乾俱出，因擒斩之，持羽生首谒欢。欢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广阿[12]。欢于是抗表罪状尔朱氏，尔朱世隆匿之不通。

20 魏杨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刚毅，椿、津谦恭，家世孝友，缌服同爨[13]，男女百口，人无间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门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诛尔朱荣也，播子侃预其谋；城阳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尔朱兆入洛，侃逃归华阴[14]，尔朱天光使侃妇父韦义远招之，与盟，许贳其罪[15]。侃曰："彼虽食言，死者不过一人，犹冀全百口。"乃出应之，天光杀之。时椿致仕，与其子昱在华阴，椿弟冀州刺史顺、司空津、顺子东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氏谋反，请收治之，魏主不许；世隆苦请，帝不得已，命有司检按以闻。壬申夜，世隆遣兵围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于华阴，东西之族无少长皆杀之，籍没其家。世隆奏云："杨氏实反，与收兵相拒，已皆格杀。"帝惋怅久之，不言而已。朝野闻之，无不痛愤。津子逸为光州刺史[16]，尔朱仲远遣使就杀之。唯津子愔于被收时适出在外，逃匿，获免，往见高欢于信都，泣诉家祸，因为言讨尔朱氏之策，欢甚重之，即署行台郎中。

【注释】

①司议侍郎：职官名，又作"司文义郎"，胡三省注："'议'当作'义'"。梁普通年间（公元 520～527 年）始置。

②天挺将圣：即"天纵将圣"的意思，语出《论语·子罕》："太宰问于子贡

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③目夷:春秋时宋国大臣子鱼字目夷。当时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坚决请求立子鱼为君,子鱼推辞说,太子能以国家相让,可见他是最仁德的了,我怎能赶得上太子呢!

④子臧:春秋时曹国公子欣时字子臧。《左传·成公十三年》: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军中,曹国人派公子负刍驻守,派公子欣时迎丧,负刍杀太子自立;葬事完毕,诸侯抓住负刍,准备立欣时为曹君,欣时闻讯,逃往宋国。

⑤屣(xǐ喜):鞋。

⑥侍读:职官名,由晋代王绍宗侍皇太子读书得名。

⑦管记:职官名,职掌同"公府记室。"

⑧领直:职官名,梁朝官制,东宫有领直,统领值宫卫兵。

⑨新安:梁朝新安郡,治所在今浙江淳安西北。

⑩詧:同"察",用于人名。

⑪步落稽:即稽胡。

⑫广阿:北魏广阿县,治所在今河北隆尧东。

⑬缌服同爨(cuàn窜):缌服,本为古代丧服中最轻的一种,这里代指亲疏关系在缌服以内的亲族;同爨,同在一起烧火吃饭。

⑭华阴:北魏华阴县,此时治所在今陕西华阴东南。

⑮贳(shì世):宽纵,赦免。

⑯光州:北魏皇兴四年(公元470年)置,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译文】

18 二十七日,梁朝立昭明太子的同母弟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廷内外大多认为此举不合宗法制度,司议侍郎周弘正曾任晋安王主簿,得知这一消息后给晋安王萧纲上奏记说:"谦让的大道被废弃,已经有多年了。我想敬告大王殿下,上天将让您成为圣人,四海之内都称颂您的仁德,因此皇上降下恩旨,立大王为太子。我私心里希望殿下能象目夷那样有崇古高蹈的举动,显示子臧那样大贤大德的节义,逃避王舆而不乘,辞去方乘之位象脱鞋那样轻松,这样或许可以改善社会上趋利争权的时俗,发扬光大吴国礼让

天下的风尚。古代有谦让天下的人，今天还可听到他们的说话，但能身体力行的，除了殿下还有谁呢！使无为而治的教化再现于今天，谦让王位的义举流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一件盛事吗！”晋安王萧纲没能接受周弘正的建议。周弘正是周舍的侄子。

梁朝皇太子萧纲任命侍读东海人徐摛为家令，兼任管记，不久又任命为领直。徐摛的文风轻靡艳丽，宫坊全都模仿他的文章，当时人称之为“宫体”。皇上听说此事，发怒，将徐摛召进宫中，准备加以责备。等到见到徐摛应对明晰机智，辞采文义很美，责备之意便消释了，趁机向徐摛问了一些经史和佛教方面的问题，徐摛侃侃而谈，对答起来象行云流水一样，皇上更加对他赞叹，宠信的程度一天胜过一天。梁朝领军将军朱异对此很不高兴，他对自己亲近的人说：“徐摛这老头在皇帝和太子之间进进出出，越来越威胁到我的地位，我应该早点给他安排个去处。”于是瞅空子向皇上建议说：“徐摛年纪大了，又喜爱有山有水的名胜之地，他的心中希望能得到一个好郡守的职位去怡养自己。”。皇上认为徐摛真想这样，就召见徐摛，对徐摛说：“新安郡有大片的好山好水。”于是就派徐摛出任新安太守。

六月，十五日，梁朝封立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他的弟弟枝江公萧誉为河东王，曲阿公萧誉为岳阳王。皇上因为人们对他封萧纲为太子的议论不停息，所以就分封萧欢兄弟大郡食邑，借以安慰萧欢兄弟。过了很久的日子，鲍邈之因诱骗抢劫他人被治罪，罪行不够处死，梁太子萧纲追忆起昭明太子含冤去世的旧事，便流着泪将鲍邈之判处了死刑。

19 北魏高欢准备起兵讨伐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人库狄干以及高欢的内弟娄昭、妻子的姐夫段荣等几人都参加促成此事。高欢于是伪造了一封书信，信中说尔朱兆要把六镇起义军的残余分配给尔朱氏家族做家丁，大家听到这话都十分恐惧忧虑。又伪造了尔朱兆的并州兵符，要征调六镇人去讨伐步落稽，要

调一万人，马上就要出发。孙腾和都督尉景为六镇人向高欢请求停留五天，这样反复请求停了两次，高欢亲自把那一万人送到城郊，挥泪送别，部众们都失声恸哭，哭声震动原野。高欢这才明告部众们说："我与你们大家一样都是背井离乡流落在外的游子，情分上就如同一家人，没想到尔朱氏征调你们这样急！如今大家听令到西部去，定死无疑，而误了军期，又将处死，分配给尔朱氏作家奴，也将要死，这如何是好？"部众们都说："只有造反了！"高欢说："造反乃是被逼出来的应急之举，这必须要推举一个人来为头领，谁能担任这个头领呢？"部众们一致推举高欢，高欢说："你们都是乡里乡亲的，难以控制。你们难道没见过葛荣吗？虽然他拥有百万大军，但竟然没有一点法令制度，最终自取灭亡。今天你们推我为头领，应当和葛荣时有所不同，你们不能凌辱汉族人，违反军令，生死由我来决定才行；不然的话，我们弄不好就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部众们都磕头说："生死都听您的！"高欢这才杀了牛来犒赏将士，二十二日，从信都起兵，但也没敢明言要背叛尔朱氏。

正赶上李元忠发兵逼近殷州，高欢命令高乾率军去援救殷州。高乾率轻骑兵到殷州城拜见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和尔朱羽生一道商议军事计划，尔朱羽生和高乾一起出城，高乾趁机将他捉住杀了，拿着尔朱羽生的首级谒见高欢。高欢拍着胸说："今天我决计反了！"于是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守广阿。高欢因此上表朝廷历数尔朱氏的罪状，尔朱世隆将高欢的表奏隐藏起来不上报给节闵帝。

20 北魏杨播和他的弟弟杨椿、杨津都有名望和德行。杨播刚直果断，杨椿、杨津为人谦恭，一家人世代孝道和睦，缌服之内仍同灶吃饭，上下男男女女上百口人，同心同德。杨椿、杨津两人都位至三公，一家中出了七个郡太守，三十二个州刺史。孝庄帝杀尔朱荣的时候，杨播的儿子杨侃参预了谋划；城阳王元徽、李彧都是杨侃的姻亲。尔朱兆进入洛阳时，杨侃逃回了华阴县，尔朱天光派杨侃的

岳父韦义远召见杨侃，说要和杨侃盟誓，答应赦免杨侃的罪过。杨侃说："尔朱天光即使自食其言，害死的也不过我一人，还有希望保全一家百口的性命。"于是便出去应召，尔朱天光将他杀了。当时杨椿退休在家，和他的儿子杨昱都在华阴县，杨椿的弟弟冀州刺史杨顺、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刺史杨辨、正平郡太守杨仲宣都在洛阳。秋，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家谋反，请求逮捕惩处他们，北魏节闵帝不同意；尔朱世隆坚持请求，节闵帝迫不得已，命令有关部门检核上报。初四夜晚，尔朱世隆派兵包围了杨津的府第，尔朱天光也派兵突然袭击杨椿在华阴的家，东西两家杨氏的老少都被杀害，将其家产没收充公。尔朱世隆上奏说："杨氏确实造反，和前往逮捕的士兵相抗拒，已全部杀掉。"节闵帝惆怅惋惜了很久，只有沉默无言，朝廷内外听说这一消息，人人痛惜愤慨。杨津的儿子杨逸担任光州刺史，尔朱仲远派使者前去把他杀了。只有杨津的儿子杨愔被搜捕时正好外出，躲藏起来，才幸免于难，他赶往信都见高欢，哭着诉说家中的大祸，并趁机向高欢进献讨伐尔朱氏的计策，高欢非常器重他，当即任命他为行台郎中。

21 乙亥，上临轩策拜太子，大赦。

22 丙戌，魏司徒尔朱彦伯以旱逊位，戊子，以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彦伯于兄弟中差无过恶。尔朱世隆固让太保，魏主特置仪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为之。斛斯椿谮朱瑞于世隆，世隆杀之。

23 庚寅，诏："凡宗戚有服属者，并可赐汤沐，食乡亭侯，随远近为差。"

24 壬辰，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敬容，昌寓

之子也。

25 魏尔朱仲远、度律等闻高欢起兵，恃其强，不以为虑，独尔朱世隆忧之。尔朱兆将步骑二万出井陉，趣殷州，李元忠弃城奔信都。八月，丙午，尔朱仲远、度律将兵讨高欢。九月，己卯，魏以仲远为太宰，庚辰，以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26 癸巳，魏主追尊父广陵惠王为先帝，母王氏为先太妃，封弟永业为高密王，子恕为勃海王。

27 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座，讲《涅槃经》，七日而罢。

28 乐山侯正则，先有罪徙郁林[1]，招诱亡命，欲攻番禺[2]，广州刺史元仲景讨斩之。正则，正德之弟也。

29 孙腾说高欢曰："今朝廷隔绝，号令无所禀，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欢疑之，腾再三固请，乃立勃海太守元朗为帝。朗，融之子也。壬寅，朗即位于信都城西，改元中兴。以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己酉，尔朱仲远、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军于阳平[3]。显智名智，以字行，显度之弟也。尔朱兆出井陉，军于广阿，众号十万。高欢纵反间，云"世隆兄弟谋杀兆"，复云"兆与欢同谋杀仲远等"，由是迭相猜贰，徘徊不进。仲远

等屡使斛斯椿、贺拔胜往谕兆，兆帅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椿、胜等追，晓说之，兆执椿、胜还营，仲远、度律大惧，引兵南遁。兆数胜罪，将斩之，曰："尔杀卫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尔不与世隆等俱来，而东征仲远，罪二也。我欲杀尔久矣，今复何言？"胜曰："可孤为国巨患，胜父子诛之，其功不小，反以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诛臣，胜宁负王，不负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贼密迩，骨肉构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胜不惮死，恐王失策。"兆乃舍之。

高欢将与兆战，而畏其众强，以问亲信都督段韶④，韶曰："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尔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顺讨逆，如汤沃雪，何众强之有！"欢曰："虽然，吾以小敌大，恐无天命不能济也。"韶曰："韶闻'小能敌大，小道大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⑤。'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心，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从者哉！"韶，荣之子也。辛亥，欢大破兆于广阿，俘其甲卒五千余人。

30 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讲《般若经》⑥，七日而罢。

31 庚辰，魏高欢引兵攻邺⑦，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

32 是岁，魏南兖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刘世明，举州来降。世明，芳之族子也。上以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谯城。以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仪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请北归，上许之。世明至洛阳，奉送

所持节，归乡里，不仕而卒。

【注释】

①郁林：梁朝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古城。

②番禺：地名，在今广东广州。

③阳平：北魏阳平县，治所在今山东莘县。

④亲信都督：职官名，北魏末年诸将各专兵权，始置此官，职掌为统领亲兵。

⑤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语出《尚书·蔡仲之命》，意思是上天不偏心于任何人，只辅助有德者。

⑥般若经：佛教经典名；般若，梵文译音，义为智慧。

⑦鄴：指鄴城，北魏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鄴镇。

【译文】

21 初七，皇上亲临殿前策封皇太子，大赦天下。

22 十八日，北魏司徒尔朱彦伯因天旱而退位，二十日，北魏任命尔朱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彦伯在尔朱氏兄弟之中罪恶较少。尔朱世隆坚决辞让太保之职，北魏节闵帝特地为他设置了仪同三司之官，地位仅次于上公，二十二日，任命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斛斯椿在尔朱世隆面前进朱瑞的谗言，尔朱世隆把朱瑞杀了。

23 二十二日，梁朝下诏："所有皇室亲属尚在五服之内的，全都可享有恩赐，妇女赐汤沐邑，男子食乡侯或亭侯，按服属关系的远近分成不同等级。"

24 二十四日，梁朝任命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何敬容是何昌寓的儿子。

25 北魏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人听说高欢起兵讨伐尔朱氏，自恃其强大，不把高欢放在心上，只有尔朱世隆一人对此担忧。尔朱兆率领二万步兵和骑兵越过井陉东进，扑向殷州，李元忠放弃殷州

城投奔信都。八月，初九，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率军讨伐高欢。九月，十二日，北魏节闵帝任命尔朱仲远为太宰，十三日，任命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26 二十六日，北魏节闵帝追尊自己的父亲广陵惠王为先帝，母亲王氏为先太妃，册封自己的弟弟元永业为高密王，皇子元恕为勃海王。

27 冬，十月，十三日，皇上亲临同泰寺，登上法座，讲解《涅槃经》，七天才结束。

28 梁朝乐山侯萧正则，早先因为有罪迁徙郁林郡，招纳亡命之徒，准备攻打番禺，广州刺史元仲景前往讨伐并将他斩首。萧正则是萧正德的弟弟。

29 孙腾劝高欢说："现在我们和朝廷已断绝往来，号令没有出处，如不作权宜之计立一位皇帝，那么部众将因为没有核心而瓦解溃散。"高欢还在犹疑，孙腾两次三番地坚决请求，高欢这才立勃海太守元朗为皇帝。元朗是元融的儿子。初六，元朗在信都城西即皇帝位，改年号中兴。任命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尚书右仆射。

十三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率军驻扎于阳平。贾显智名智，以字行世，是贾显度的弟弟。尔朱兆越过井陉东进，将军队驻扎在广阳，部众号称十万。高欢施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谋划杀死尔朱兆"，又说"尔朱兆和高欢合谋要杀掉尔朱仲远等人"，因此，尔朱氏之间互相猜疑，率军徘徊不前。尔朱仲远等人多次派斛斯椿、贺拔胜前往尔朱兆军营向尔朱兆说明情况，尔朱兆率领三百名轻骑兵来尔朱仲远军中，和尔朱仲远一同坐在帐幕里，脸色愤愤不平，手里挥舞着马鞭，凝望着远方，口里大声呼叫，怀疑尔朱仲远有

变故，于是奔跑出尔朱仲远的军营，飞马回到自己军中。尔朱仲远派遣斛斯椿、贺拔胜等人去追赶尔朱兆，向尔朱兆说明情况并劝说他，尔朱兆把斛斯椿、贺拔胜扣押起来带回自己的军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非常恐惧，带兵往南逃走。尔朱兆历数贺拔胜的罪状，准备将贺拔胜斩首，说："你杀死了卫可孤，这是第一条罪状。天柱大将军遇难后，你不和尔朱世隆一同来北方，反而远途征讨尔朱仲远，这是第二条罪状。我老早就想杀你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好讲？"贺拔胜说："卫可孤是国家的大患，我贺拔胜父子杀了他，这实在是功劳不小，怎么反过来还成了我的罪状呢？天柱大将军被害，那是孝庄帝以国君的名义诛杀大臣，我贺拔胜宁可有负于大王您，也不能有负于朝廷。今天的事，我是死是活全在大王您一句话。只是叛贼近在咫尺，你们亲骨肉之间互相猜疑，从古到今，还没有象这样而不被消灭的。我贺拔胜不怕死，只怕大王您失策铸成大错。"尔朱兆这才放了他。

高欢将要与尔朱兆交战，但害怕尔朱兆太强大，问亲信都督段韶此事该怎么办，段韶说："所谓人多势众，是指能得到大家拚死努力；所谓势力强大，是指能获得天下的民心。尔朱氏在上弑杀天子，在朝廷中屠杀公卿，向下残害百姓，大王您以正义讨伐无道，就象用温水去融化冰雪，尔朱氏有什么强大之处呢！"高欢说："话虽然这样说，但我凭弱小的力量去和强大的势力对抗，恐怕没有天命事情是不能成功的。"段韶说："段韶听说'弱小者能战胜强大者，因为弱小者合乎正义而强大者贪淫无道。''皇天不偏私任何人，只辅助有德者'。尔朱氏对外扰乱天下，对内失去了英雄们的希望，有智慧的人不肯为他出谋献策，有勇武的人不愿替他冲锋陷阵，人心已经失去，天命哪有不帮助您的呢！"段韶是段荣的儿子。十五日，高欢在广阿把尔朱兆打得大败，俘虏了尔朱兆手下的战士五千多人。

30 十一月，二十九日，皇上幸临同泰寺，宣讲《般若经》，七天才结束。

31 十四日，北魏高欢率军进攻鄄城，相州刺史刘诞据城固守。

32 这一年，北魏南兖州城民王乞得劫持了该州刺史刘世明，献上南兖州投降梁朝。刘世明是刘芳的族子。皇上任命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守谯城。任命刘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封为仪同三司。刘世明不肯接受，坚决请求回到北朝去，皇上同意了。刘世明到达洛阳，送回所持的刺史符节，回到家乡，不再做官，直到去世。

四　年

1 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2 立西丰侯正德为临贺王[①]。正德自结于朱异，上既封昭明诸子，异言正德失职，故王之。

3 以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卫送魏王悦入洛。

4 庚午，立太子纲之长子大器为宣城王。

5 魏高欢攻邺，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邺，擒刘诞，以杨愔为行台右丞。时军国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开府咨议参军崔悛。悛，逞之五世孙也。

6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②]，欲遣还北，兖州刺史羊侃为军司马，与法僧偕行。

7 扬州刺史邵陵王纶遣人就市赊买绵彩丝布数百匹，市人皆闭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启闻。纶被责还第，乃遣防阁戴子高以槊刺智通于都巷，刃出于背。智通识子

高，取其血以指画车壁为"邵陵"字，乃绝，由是事觉。庚戌，纶坐免为庶人，锁之于弟，经二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

8 辛亥，魏安定王追谥敬宗曰武怀皇帝，甲子，以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以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安定王帅百官入居于邺。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辞厚礼谕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请节闵帝纳兆女为后；兆乃悦，并与天光、度律更立誓约，复相亲睦。

斛斯椿阴谓贺拔胜曰："天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为之用，亡无日矣，不如图之。"胜曰："天光与兆各据一方，欲尽去之甚难，去之不尽，必为后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说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讨高欢。世隆屡征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欢作乱，非王不能定，岂可坐视宗族夷灭邪！"天光不得已，将东出，问策于雍州刺史贺拔岳，岳曰："王家跨据三方，士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但能同心戮力，往无不捷。若骨肉相疑，则图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自全。"天光不从。闰月，壬寅，天光自长安，兆自晋阳，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皆会于邺，众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3]，节闵帝以长孙稚为大行台，总督之。

高欢令吏部尚书封隆之守邺，癸丑，出顿紫陌[4]，大都督高敖曹将乡里部曲王桃汤等三千人以从。欢曰："高都

督所将皆汉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鲜卑兵千余人相杂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将，练习已久，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洽，胜则争功，退则推罪，不烦更配也。"

庚申，尔朱兆帅轻骑三千夜袭邺城，叩西门，不克而退。壬戌，欢将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陈[5]，连系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兆望见欢，遥责欢以叛己，欢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辅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6]，我报雠耳。"欢曰："我昔闻天柱计，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义绝矣。"遂战。欢将中军，高敖曹将左军，欢从父弟岳将右军。欢战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骑冲其前，别将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敖曹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之[7]，兆等大败，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于陈降欢。兆对慕容绍宗扶膺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欲轻骑西走，绍宗反旗鸣角，收散卒成军而去。兆还晋阳，仲远奔东郡[8]。尔朱彦伯闻度律等败，欲自将兵守河桥，世隆不从。

度律、天光将之洛阳，大都督斛斯椿谓都督贾显度、贾显智曰："今不先执尔朱氏，吾属死无类矣。"乃夜于桑下盟，约倍道先还。世隆使其外兵参军阳叔渊驰赴北中，简阅败卒，以次内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诡说叔渊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闻欲大掠洛邑，还都长安，宜先内我以为之备。"叔渊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据河桥，尽

杀尔朱氏之党。度律、天光欲攻之，会大雨昼夜不止，士马疲顿，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潼陂津[9]，为人所擒，送于椿所。椿使行台长孙稚诣洛阳奏状；别遣贾显智、张欢帅骑掩袭世隆，执之。彦伯时在禁直，长孙稚于神虎门启陈："高欢义功既振，请诛尔朱氏。"节闵帝使舍之郭崇报彦伯，彦伯狼狈走出，为人所执，与世隆俱斩于阊阖门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于高欢。

节闵帝使中书舍人卢辩劳欢于邺；欢使之见安定王，辩抗辞不从，欢不能夺，乃舍之。辩，同之兄子也。

辛未，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降于安定王，以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尔朱仲远来奔。仲远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自滑台诣欢降。欢责之曰："汝事仲远，擅其荣利，盟契百重，许同生死。前仲远自徐州为逆[10]，汝为戎首；今仲远南走，汝复叛之。事天子则不忠，事仲远则无信，犬马尚识饲之者，汝曾犬马之不如！"遂斩之。

尔朱天光之东下也，留其弟显寿镇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欲与之俱东。贺拔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以应高欢，计未有所出。宇文泰谓岳曰："今天光尚近，悦未必有贰心，若以此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悦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悦军说之，悦遂与岳俱袭长安。泰帅轻骑为前驱，显寿弃城走，追至华阴，擒之。欢以岳为关西大行台，岳以泰为行台左

丞，领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之。

尔朱世隆之拒高欢也，使齐州行尚书房谟募兵趣四渎[11]，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乱城[12]，扬声北渡，为掎角之势。及韩陵既败，弼还东阳，闻世隆等死，欲来奔；数与左右割臂为盟。帐下都督冯绍隆，素为弼所信待，说弼曰："今方同契阔，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众。"弼从之，大集部下，披胸令绍隆割之，绍隆因推刃杀之，传首洛阳。

丙子，安东将军辛永以建州降于安定王[13]。

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欢以安定王疏远，使仆射魏兰根慰谕洛邑，且观节闵帝之为人，欲复奉之。兰根以帝神采高明，恐于后难制，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悛共劝欢废之。欢集百官问 所宜立，莫有应者，太仆代人綦毋俊盛称节闵帝贤明，宜主社稷，欢欣然是之。悛作色曰："若言贤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广陵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为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欢遂幽节闵帝于崇训佛寺。

欢入洛阳，斛斯椿谓贺拔胜曰："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耳，若不先制人，将为人所制。高欢初至，图之不难。"胜曰："彼有功于时，害之不祥。比数夜与欢同宿，且序往昔之怀，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惮之！"椿乃止。

欢以汝南王悦高祖之子，欲召立之，闻其狂暴无常，乃止。

时诸王多逃匿，尚书左仆射平阳王脩，怀之子也。匿于田舍。欢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见脩所亲员外散骑

侍郎太原王思政，问王所在，思政曰："须知问意。"椿曰："欲立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从思政见脩，脩色变，谓思政曰："得无卖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变态百端，何可保也！"椿驰报欢。欢遣四百骑迎脩入毡帐，陈诚，泣下沾襟，脩让以寡德，欢再拜，脩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帷门，磬折延首而不敢前，脩令思政取表视之，曰："便不得不称朕矣。"乃为安定王作诏策而禅位焉。

戊子，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群臣朝贺，升阊阖门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初，欢起兵信都，尔朱世隆知司马子如与欢有旧，自侍中、骠骑大将军出为南岐州刺史。欢入洛，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朝夕左右，参知军国。广州刺史广宁韩贤[19]，素为欢所善，欢入洛，凡尔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夺，唯贤如故。

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追尔朱仲远，仲远已出境，遂攻元树于谯。

丞相欢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畏欢，欲单马入朝。行台右丞薛孝通说岳曰："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诚亦难敌。然诸将或素居其上，或与之等夷，屈首从

之，势非获已。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高王除之则失人望，留之则为腹心之疾。且吐万人虽复败走[15]，犹在并州，高王方内抚群雄，外抗勍敌，安能去其巢穴，与公争关中之地乎！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执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逊辞为启而不就征。

壬辰，丞相欢还邺，送尔朱度律、天光于洛阳，斩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节闵帝于门下外省，诏百司会丧，葬用殊礼。

以沛郡王欣为太师，赵郡王谌为太保，南阳王宝炬为太尉，长孙稚为太傅。宝炬，愉之子也。丞相欢固辞天柱大将军，戊戌，许之。己酉，清河王亶为司徒。

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养子，丞相欢命以为弟，恃欢势骄公卿，南阳王宝炬殴之，曰：“镇兵何敢尔！”[16]魏主以欢故，六月，丁卯，黜宝炬为骠骑大将军，归第。

【注释】

①正德：萧正德，本梁朝临川王萧宏之子，梁太子萧统未出生时，梁武帝收为养子，萧统出生后，封为西丰侯，快快不快，投奔北魏，第二年又逃回梁朝，品行不正，梁武帝几次免除他的官爵，但终重亲情，复其封爵。

②东魏王：梁武帝已封北魏汝南王元悦为魏王，从西道入北魏境；又派元法僧从东道入北魏，故封元法僧为东魏王。

③洹水：即今河南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

④紫陌：本名祭陌，因春秋时俗巫为漳水河伯娶妇，祭河伯于此而得名。十六国后赵建武十年（公元344年）建紫陌浮桥于此，故又名紫陌，地点在今

河北临漳西南故邺县城西北漳河边。

⑤韩陵:山名,一名七里冈,在今河南安阳东北。下文"圆陈"的"陈"同"阵"。

⑥永安:北魏孝庄帝的年号,起公元528年,止公元530年。

⑦栗园:地名,在今河南安阳东北。

⑧东郡:北魏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滑县东旧城。

⑨滍陂津:一名雷波,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古河桥西边。

⑩徐州为逆:指北魏尔朱荣死后徐州刺史尔朱仲远起兵向洛阳一事,事见一百五十四卷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

⑪四渎:即四渎津,在今山东仕平东南古黄河上。

⑫乱城:地名,在北魏青州境内(治今山东益都),具体地址不详。

⑬建州:北魏建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东北高都。

⑭广州: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置,治所在今河南鲁山东。

⑮吐万人:尔朱兆字吐万人。

⑯镇兵:北魏迁都洛阳后,原边镇人均籍属镇兵。

【译文】

四年(壬子,公元532年)

1 春,正月,初一,梁朝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2 立西丰侯萧正德为临贺王。萧正德私下和朱异相勾结,皇上已分封过昭明太子的各个儿子,朱异说萧正德爵位太低,所以皇上就封萧王正德为临贺王。

3 梁朝任命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刺史,护送魏王元悦去洛阳。

4 初五,立太子萧纲的大儿子萧大器为宣城王。

5 北魏高欢进攻邺城,在城墙下面挖了地道,地道中先树立支柱再点火焚烧支柱,支柱被焚毁后上面的城墙便陷塌到地里。十七日,高欢攻下邺城,活捉了刘诞,任命杨愔为行台右丞。当时国家和

军队正是多事之秋，有很多文书檄文教令需要起草，而这些都是出于杨愔和开府咨议参军崔悛之手。崔悛是崔逞的五世孙子。

6 二月，梁朝任命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想将元法僧遣送回北朝，任命兖州刺史羊侃为军司马，与元法僧一同前往。

7 梁朝扬州刺史邵陵王萧纶派人到市场上去赊购锦彩丝布几百匹，商人都关闭店门不出来；少府丞何智通把事情的原委启奏给了皇上。萧纶受责备后回到自己府第，于是派遣防阁戴子高等人用长矛在京城的小巷子里将何智通刺杀，矛尖刺穿了何智通的腹背。何智通认识戴子高，用手指沾血在车壁上写下了“邵陵”两个字，这才断气，因此谋杀的事情被发觉。十五日，萧纶被判罪免去官爵降为平民，被锁在自己的府第之中，过了二十天才打开锁，不久就又恢复了他原先的封爵。

8 十六日，北魏安定王追尊孝庄帝谥号为“武怀皇帝”，二十九日，任命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初二，任命高澄为骠骑大将军。十三日，安定王率文武百官入居邺城。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人互相猜疑牵制，尔朱世隆以谦卑的言辞送上丰厚的礼物去劝说尔朱兆，想让尔朱兆来洛阳，尔朱兆可随心所欲决定自己做什么，又请求节闵帝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高兴，和尔朱天光、尔朱度律一起重新订立了誓约，又恢复了亲近和睦。

斛斯椿私下对贺拔胜说：“天下都痛恨尔朱氏，但我们这些人还为尔朱氏充当走卒，恐怕灭亡之日不远了，还不如想法除掉尔朱氏。”贺拔胜曰：“尔朱天光和尔朱兆各自占据一方，想要彻底消灭他们很难，要除掉他们如果不能彻底消灭，那一定会成为后患，怎么办好呢？”斛斯椿说：“这个好办。”于是劝尔朱世隆敦促尔朱天光等人来洛阳，共同讨伐高欢。尔朱世隆多次征召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没有来，尔朱世隆派斛斯椿亲自前去邀请尔朱天光，说：“高欢起来造反，离了您谁还能平定他？难道您能坐视自己的宗族被高欢消

灭掉吗!"尔朱天光迫不得已,准备向东进军,向雍州刺史贺拔岳询问对策,贺拔岳说:"大王一家雄据了天下三方,人马强盛,高欢手下是一帮乌合之众,怎能和您相比呢!只要你们尔朱氏齐心协力,就能无往而不胜。如果你们亲骨肉之间互相猜疑,那么保存自己都来不及,哪里能制服他人!依下官我的看法,还不如暂且镇守关中以巩固您的大本营,分派一些精锐部队和其他各路人马联合,这样您进可以消灭敌人,退回来又可以保全自己。"尔朱天光不听从他的建议,闰月,初九,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尔朱兆从晋阳出发,尔朱度律从洛阳出发,尔朱仲远从东郡出发,一起到郾城会合,号称有二十万大军,沿洹水两岸驻扎。节闵帝派长孙稚为大行台,总领各路大军。

高欢命令吏部尚书封隆之据守郾城,二十日,高欢进军驻扎于繁陌,大都督高敖曹率领家乡的家丁王桃汤等三千人随高欢出征。高欢说:"高都督你率领都是汉兵,恐怕不顶事,我想从我的部队中划千余名鲜卑士兵混合在一起供你使用,你愿意吗?"高敖曹说:"我所率领的部队,训练演习过很长时间,前后几次作战,并不比鲜卑兵逊色。现在如果划拨鲜卑兵来混合使用,两者性情不一,胜利后就会互相争功,败退了又会互相推诿罪过,用不着麻烦您再来分配了。"

二十七日,尔朱兆率领三千名轻骑兵夜间袭击郾城,攻击郾城西门,没能成功便撤退了。二十九日,高欢率领不到二千匹战马,不足三万名步兵进军,因为和尔朱氏的军队相比力量悬殊,便在韩陵布成圆形阵列,把牛和驴连系在一起把退路堵塞起来。因此将士们个个有拚死的决心。尔朱兆远远望见高欢,责骂高欢背叛自己,高欢说:"我原先之所以和你合作,为的是一同辅助朝廷。如今天子在何处?"尔朱兆说:"孝庄帝枉杀了天柱大将军,我只是为天柱大将军报仇罢了。"高欢说:"我过去听说天柱将军设计谋害皇帝时,你就站在他的门口,怎么能说你不是反叛呢!况且国君杀掉了大臣,

这有什么仇可报的！现在我们俩之间的情义全都一笔勾消了。”于是双方开战。高欢率领中军，高敖曹率领左军，高欢的堂弟高岳率领右军。高欢作战不利，尔朱兆等乘胜进击。高岳率五百名骑兵冲在阵前，别将斛律敦收集散兵跟在后面，高敖曹率一千多名骑兵从栗园中侧面出击，尔朱兆等人被打得大败，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在阵前就投降了高欢。尔朱兆对慕容绍宗捶胸说：“当初不听您的话，所以落到这地步！”想率身边的轻骑兵往西逃走，慕容绍宗翻转旗帜吹响号角，收集了散兵排成军队撤走。尔朱兆回到晋阳去了，尔朱仲元投奔东郡去了。尔朱彦伯听说尔朱度律等人战败，打算亲自率军据守河桥，尔朱世隆不同意。

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将要去洛阳，大都督斛斯椿对都督贾显度、贾显智说：“现在不抢先抓住尔朱氏，我们这些人将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大家夜间在桑树下盟誓，约定抄近路日夜兼程先赶回洛阳。尔朱世隆派自己手下的外兵参军阳叔渊乘快马赶赴北中府城，挑选检阅败退回来的士兵，按先后次序把他们收入北中城。斛斯椿抵达北中，没法进城去，于是欺骗阳叔渊说，“尔朱天光的部下都是西部人，听说他们准备大肆抢劫洛阳，迁都长安，你应该先让我进城来做些防备。”阳叔渊相信了他的话。夏，四月，初一，斛斯椿等人进城占领了河桥，把尔朱氏的党羽全都杀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想要进攻斛斯椿，正碰上天下大雨，日夜下个不停，人马都很疲乏，弓箭也用不上，便向西逃走，抵达澶陂津时，被人抓住了，送到斛斯椿的住地。斛斯椿派行台长孙稚到洛阳向节闵帝奏明情况，另外派遣贾显智、张欢率领骑兵对尔朱世隆突然袭击，把尔朱世隆抓住了。尔朱彦伯当时在禁中值勤，长孙稚在神虎门向节闵帝启奏说：“高欢的义军声势已经很大，请求诛杀尔朱氏。”节闵帝派舍人郭崇报告尔朱彦伯，尔朱彦伯狼狈逃出洛阳，被人抓住，和尔朱世隆一起在阊阖门外被斩首，人们把尔朱世隆、尔朱彦伯的首级和尔朱度律、尔朱天光一起送到高欢营中。

节闵帝派中书舍人卢辩去鄴城慰劳高欢，高欢让卢辩见安定王，卢辩顶着不听，高欢压不服他，就将他放走了。卢辩是卢同哥哥的儿子。

初八，北魏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投降了安定王，安定王任命侯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尔朱仲远来投奔梁朝。尔朱仲远手下的都督乔宁、张子期从滑台到高欢那里投降。高欢斥责他们说："你们侍奉尔朱仲远，贪图荣华富贵，盟誓契约订了上百次，答应彼此共生死。前次尔朱仲远从徐州来洛阳作乱，你们都是他的前锋，现在尔朱仲远南逃梁朝，你们又背叛了他。你们事奉国君可以说不忠君，事奉尔朱仲远可以说是背信弃义，犬马还知道记住喂养它的主人，你们竟连犬马都不如！"于是把他们斩首。

尔朱天光从关中向东进军时，留下他的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召来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打算让他和自己一道东下。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一定会失败，想留下侯莫陈悦一同图谋尔朱显寿以响应高欢，但又不知如何办是好。宇文泰对贺拔岳说："现在尔朱天光还没走远，侯莫陈悦不一定敢对尔朱天光怀有贰心，如果把您的想法告诉了侯莫陈悦，恐怕他会非常惊恐。但侯莫陈悦虽然是一主将，却控制不了人，如果先去游说他的部下，一定会人人有留下来的要求；这样就会使侯莫陈悦既担心前进会误了尔朱天光规定的军期，又要担心撤退会导致人心浮动，发生变故，趁那时再去劝说侯莫陈悦，事情就一定会成功。"贺拔岳非常高兴，当即命令宇文泰到侯莫陈悦军中前去游说，侯莫陈悦最终和贺拔岳一起袭击长安。宇文泰率领轻骑兵作为前锋，尔朱显寿放弃长安城逃走，宇文泰追赶到华阴，将尔朱显寿抓住。高欢任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任用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无论大事小事全都委托宇文泰处理。

尔朱世隆抵御高欢的时候，派齐州行台尚书房谟召募士兵赶

赴四渎，又派自己的弟弟青州刺史尔朱弼赶赴乱城，扬言要北渡黄河，互相构成犄角之势。等到韩陵战役失败，尔朱弼回到东阳，听说尔朱世隆等人已死，想来投奔梁朝，多次和身边将领割破臂膀订立盟誓。尔朱弼帐下的都督冯绍隆，一向受尔朱弼的信任，劝尔朱弼说："现在大家正是共渡难关的时候，应该重新割破心前之肉歃血为盟。"尔朱弼接受了冯绍隆的建议，将部下都召集起来，敞开前胸让冯绍隆来割肉，冯绍隆借势举刀把尔朱弼杀了，将首级送到洛阳。

十三日，北魏安东将军辛永献上建州城投降了安定王。

十八日，安定王到达邙山。高欢因为安定王和北魏宗室关系疏远，派仆射魏兰根安慰晓喻洛邑士民，并且借此考察节闵帝的为人，想再推奉他为皇帝。魏兰根认为节闵帝神情风度高贵敏锐，恐怕日后难以控制，和高乾兄弟以及黄门侍郎崔悛一起劝高欢废黜节闵帝。高欢召集文武百官询问谁适合立为皇帝，没有人起来回答，太仆代郡人綦毋俭极为称赞节闵帝贤明，应该主持国政，高欢高兴地赞同。崔悛改变了脸色说："如果要说贤明，自然要等我们的高王慢慢来登上王位。广陵王既然是大逆不道的尔朱氏立的皇帝，怎么能再继续做天子！如依綦毋俭之言让广陵王继续为帝，我们大王的军队发难怎么能称得上仁义之举呢？"高欢于是将节闵帝幽禁在崇训佛寺里。

高欢进入洛阳，斛斯椿对贺拔胜说："如今天下的命运，全在我和你的手中，如果不先发制人，那我们就将要被别人控制。高欢刚到洛阳，对付他很容易。"贺拔胜说："他对时局有功，谋害他不吉利。最近几夜我和他住在一起，彼此畅叙了往日的思慕，加之他蒙受过你不少恩情，你为什么要害怕他呢！"斛斯椿这才作罢。

高欢因为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的儿子，召请他准备立为皇帝，因听说他暴戾无常，这才作罢。

当时北魏各诸侯王多逃亡躲避起来了，尚书左仆射平阳王元

脩，是元怀的儿子，躲藏在农家屋中。高欢想立他为帝，派斛斯椿去寻找。斛斯椿见到元脩亲近的员外散骑侍郎太原人王思政，询问元脩在哪里，王思政说："我一定要明白你的意图才能告诉你。"斛斯椿说："准备把他立为皇帝。"王思政这才告诉他元脩的去处。斛斯椿跟随王思政去见元脩，元脩吓得脸色都变了，对王思政说："你该不会出卖我吧？"王思政说："不会。"元脩说："你能担保吗？"王思政说："事情变化莫测，怎么敢担保呢？"斛斯椿飞马回去报告高欢。高欢派遣四百名骑兵把元脩迎入毡房，陈述了自己的诚意，泪水流下沾湿了衣襟，元脩辞让说自己缺少德行，高欢拜了两次，元脩也下拜。高欢走出毡房准备御服，进奉热水让元脩沐浴，整夜在四周警戒。天亮后，文武百官手中执鞭前往朝拜，让斛斯椿捧着劝进表，呈上。斛斯椿进入帷门，弓着腰伸着脖子但不敢上前，元脩命令王思政拿表过来看，说："这样我就不能不做皇帝了。"于是为安定王写了禅让皇位的诏策。

二十五日，元脩在东郭外即皇帝位，使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旧制度，用黑毡子蒙住七个人，高欢是其中一个，孝武帝元脩在毡子上面向西方拜完天之后，进入太极殿，登上阊阖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昌。任命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二十七日，加封高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当初，高欢从信都起兵的时候，尔朱世隆知道司马子如和高欢有老交情，从侍中、骠骑大将军任上把他贬出为南岐州刺史。高欢到了洛阳，召来司马子如担任大行台尚书，朝夕相处，参加处理军国大事。北魏广州刺史广宁人韩贤，一向和高欢亲密，高欢进入洛阳，所有尔朱氏任命的官爵一例全都罢免，只有韩贤一人官爵如故。

北魏任命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任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一同追赶尔朱仲远；尔朱仲远已逃出北魏边境，便进攻谯城元树。

北魏大丞相高欢征召贺拔岳为冀州刺史，贺拔岳惧怕高欢，准备独自一人到洛阳应召。行台右丞薛孝通劝贺拔岳说："高欢凭借几千名鲜卑兵打败了尔朱氏百万大军，的确也是很难对付的。然而各路大将有的一向官爵在高欢之上，有的地位和高欢平等，现在俯首听命于他，这乃是形势所迫。现在这些将领有的身在洛阳，有的据守州镇；高欢除掉他们就会失去人心，留用他们却是自己的心腹之患。况且尔朱兆虽然失败逃走，但他本人还在并州，高欢如今对内要安抚群雄，对外要抗击强敌，哪里还能远离他自己的根据地，到关中来与您争夺这块地盘呢！现在关中的英雄豪杰都归心于您，愿意为您献计出力。您如果以华山作为城墙，以黄河作为护城河，进可以兼并华山以东的大片领土，退可以以函谷关作为边疆，怎么反准备捆住自己的双手受别人去摆布呢！"话还没有说完。贺拔岳抓住薛孝通的手说："您说得很对。"于是以谦逊的言辞写了启奏回复高欢，但没有去应征。

二十九日，北魏大丞相高欢回到邺城，送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到洛阳，将他们二人斩首。

五月，初三，北魏孝武帝在门下外省官署用药酒毒死了节闵帝，下诏百官会同办理丧事，用隆重的葬礼埋葬了节闵帝。

北魏任命沛郡王元欣为太师，赵郡王元谌为太保，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长孙稚为太傅。元宝炬是元愉的儿子。丞相高欢坚决推辞天柱大将军之职，初五，北魏孝武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十六日，北魏孝武帝任命清河王元亶为司徒。

北魏侍中河南人高隆之，本是徐氏的养子，丞相高欢认他为自己的弟弟，高隆之自恃高欢的权势对公卿态度骄横，南阳王元宝炬打了他一顿，说："镇兵怎么敢如此猖狂？"北魏孝武帝因为高欢的缘故，六月，初五，罢黜了元宝炬的骠骑大将军之职，责令他回自己府中。

9 魏主避广平武穆王之讳，改谥武怀皇帝曰孝庄皇帝，庙号敬宗。

10 秋，七月，庚子，魏复以南阳王宝炬为太尉。

11 壬寅，魏丞相欢引兵入滏口[①]，大都督库狄干入井陉，击尔朱兆。庚戌，魏主使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帅步骑十万会丞相欢于太原，因以隆之为丞相军司。欢军于武乡[②]，尔朱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欢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12 魏夏州迁民郭迁据青州反，刺史元嶷弃城走；诏行台侯景等讨之，拔其城。迁来奔。

13 魏东南大行台樊子鹄围元树于谯城，分兵攻取蒙县等五城[③]，以绝援兵之路。树请帅众南归，以地还魏，子鹄等许之，与之誓约。树众半出，子鹄击之，擒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以归。羊侃行至宫竹[④]，闻树败而还。九月，树至洛阳，久之，复欲南奔，魏人杀之。

14 乙巳，以司空袁昂领尚书令。

15 冬，十一月，丁酉，日南至，魏主祀圜丘。

16 甲辰，魏杀安定王朗、东海王晔。

17 己酉，以汝南王悦为侍中、大司马。

18 魏葬灵太后胡氏。

19 上闻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复以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

20 魏主以汝南王悦属近地尊，丁亥，杀之。

21 魏大赦，改元永兴，以与太宗同号，复改永熙。

22 魏主纳丞相欢女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纳币于晋阳[5]。欢与之宴，论及旧事，元忠曰："昔日建义，轰轰大乐，比来寂寂无人问。"欢抚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戏曰："若不与侍中，当更求建义处。"欢曰："建义不虑无，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为此翁难遇，所以不去。"因捋欢须大笑。欢悉其雅意，深重之。

23 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险隘，出入寇抄。魏丞相欢扬声讨之，师出复止者数四，兆意怠。欢揣其岁首当宴会，遣都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欢以大军继之。

【注释】

①滏口："太行八陉"之一，在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

②武乡：县名，北魏时改名为乡县，治所在今山西榆社西北。

③蒙县：梁朝蒙县在今安徽蒙城西北；此处当指南朝宋朝侨置蒙县故地，在今河南商丘境内。

④官竹：一名梁王园，在今河南商丘东南。

⑤纳币：古代婚礼之一，又称纳征，行于纳吉之后，男方向女方献玄纁束帛俪皮等礼物。

【译文】

9 北魏孝武帝为避广平武穆王的讳，改武怀皇帝元子攸的谥号为孝庄帝，庙号"敬宗"。

10 秋，七月，初八，北魏又任命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

11 初十，北魏丞相高欢率军进入滏口，大都督库狄干进入井陉关，进攻尔朱兆。十八日，北魏孝武帝派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率领步兵和骑兵十万人赴太原与丞相高欢会合，因此任命高隆

之为丞相军司。高欢驻扎于武乡，尔朱兆在晋阳大肆抢劫，向北逃往秀容。并州被平定。高欢因为晋阳四周险阻，于是设置大丞相府常驻晋阳。

12 北魏夏州移民郭迁占据青州造反，青州刺史元嶷丢下青州城逃走；北魏诏令行台侯景等人前往讨伐郭迁，攻下青州城。郭迁来投奔梁朝。

13 北魏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包围谯城进攻元树，分别派兵攻下了蒙县等五座县城，用以阻隔元树援兵的道路。元树请求率领部众南奔梁朝，把领土交还北魏，樊子鹄答应了，和元树达成盟约。元树的部众从谯城中刚撤出一半，樊子鹄发起攻击，抓住了元树和谯州刺史朱文开，并把他们带回洛阳。梁朝羊侃率援军赶到官竹，听说元树被打败就退了回去。九月，元树到达洛阳，过了很久之后，又想往南投奔梁朝，北魏把他杀了。

14 十四日，梁朝任命司空袁昂兼任尚书令。

15 冬，十一月，初七，冬至日，北魏孝武帝在园丘祭祀。

16 十四日，北魏杀死安定王元朗、东海王元晔。

17 十九日，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为侍中、大司马。

18 北魏为胡太后举行葬礼。

19 皇上听说北魏朝廷已经稳定，十二月，二十一日，又任命太尉元法僧为鄢州刺史。

20 北魏孝武帝因为汝南王元悦和皇室血缘关系亲近而且地位尊显，二十八日，杀了元悦。

21 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兴，因为和北魏太宗的年号相同，又改为永熙。

22 北魏孝武帝纳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命令太常卿李元忠去晋阳纳币给高欢。高欢和李元忠宴饮，谈论到往日的旧事，李元忠说："当日兴兵举义的时候，是多么的轰轰烈烈，近来冷冷清清无人来理会了。"高欢拍手笑着说："全是你这个人在逼我起兵。"李元忠

开玩笑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的建议，我定会另找兴兵举义的人。"高欢说："兴兵举义的人自然不担心找不到，只怕象我这样的老头没法遇到。"李元忠说："只因为象这样的老头子难以碰到，所以我当初才不肯离去。"趁势拉着高欢的胡须大笑。高欢完全明白他的意思，非常器重他。

23 尔朱兆已经到达秀容，分派军队守住险要关口，四处抢劫。北魏丞相高欢扬言要声讨尔朱兆，军队出发又停下，反复三、四次，尔朱兆的心里松懈了下来。高欢揣测尔朱兆在明年大年初一定会宴会诸将，派遣都督窦泰率精锐骑兵飞快挺进，一天一夜走了三百里，高欢率大部队随后出发。

